
胡林翼書札
一

胡林翼書札類鈔新序

許嘯天

「宋學」到了明末清初的時候，因受了環境的驅使；起了一種重大的變化；這變化是什麼？是由空的「宋學」一變而爲養氣務實的「樸學」。這時代的大師要算王陽明是一個承先啓後的代表；接着那王黎洲王船山顧亭林顏習齋章實齋這幾位，都經過一番氣的修養，實的磨練。裏面雖也有反對陽明的，因陽明前半世從宋儒的理學脫胎而來，不免染有幾分禪宗談玄說妙的氣味；但後半世發明「良知」的學說，却給三百年來一班讀書人以內心修養的方法。所以後來幾位大儒，得了他的暗示，却于養氣務實的工夫上得力不少。莫說王顧顏章幾位，果然各有各的成就；便是在他們二百年以後一班所謂中興名將曾左胡李這幾位人物；人祇見他在武力上有所成就，却不知道他們都是得了清初大師的暗示，都能夠從忍氣養性一方面做去。他們在經史學問上，雖也各有相當的修養；但他們專業的成就，却完全得力在養氣工夫。他既不是富於軍事知識的人，我們一讀他們的日記，或是書札，便可以看得出他的所以終究能夠戰勝太平軍，這全在他的能夠忍志養心，一片忠厚誠實的氣度，感化他的軍隊。他們手下的軍隊，和自己家裏的子弟一般，所以能夠得到這

戰勝的效力。這工夫不是學所能夠得來的，是從「養」字上得來的；這「養」字，便是三百年來一般新宋學家獨得的心傳；祗因他養的工夫深，發出來也深仁厚大。他們的反抗長髮軍，我們正不必學着時髦的口氣，說他們同胞殺同胞。莫說是種族革命，是一種半盲目狹隘不徹底的主義——參看我曾國藩名言類鈔序文岳傳新序——便算洪秀全是眞正的種族革命，但就他的事實論起來，我是浙江人，從小便聽我父母述說他當時親身在江浙一帶經歷過的所謂「長毛」——太平天國的軍隊——的行爲，奇慘異毒，比較到滿清入關，至少也可以下一句「以暴易暴」的評語。像這種暴虐的軍隊，便不是忠臣，便照人道主義上講，在保護家鄉子弟的私情上講，再加上曾左胡李這幾位是平素深得新宋學教訓的人，他便不由不自然的忠義奮發，爲救同類而出於反抗的行爲。所以曾左胡李的反抗太平軍，他的動因，我可以說並不是爲功利主義，也決不是效忠於一姓的卑鄙觀念；這完全是他平日學養的實踐，人格的表現。日本人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裏面有一段也證明曾國藩的反抗太平軍，並非勤於王室。他說道：

曾國藩奉朝命，練兵湖南之鄉里，然並非勤王之師，何則？彼當時服母喪，退居；咸豐三年中，在鄉時作保守平安歌三首，以警告鄉人。第一首莫逃走，謂湘鄉在藍縷如碧之湘江枝流，宜保此洵

美之江山，勿離安樂鄉爲第一義；第二首要齊心，所以要求鄉黨之一致；第三首操武藝，言保安鄉土，在武器熟練：以上三歌，皆七言俚歌之體。彼先以要求鄉黨之自衞，並無一字及於勤王。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考其與友人書云：「郭嵩燾十五日夜來我家，勸予至長沙幫辦義勇兵事務；予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且恐長沙之人心惶懼，故思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出發。」又觀其前後之家信，亦未見有勤王之意。咸豐四年，頒佈討粵匪檄，此檄爲湘軍之精神與其信條；其旨不外對於社會民生之秩序，中國固有之宗教道德，指摘髮軍之行爲。王闓運亦謂：彼自云行軍用兵，非其素習，初無出湘南以從戰之志也。

所謂中興的名將，不獨是曾國藩因保護鄉土而出兵；便是後來的胡林翼，他的用兵，也何嘗不是以民生爲念？一部胡林翼書札類鈔裏，雖是十有七八是講軍事的；但我們可以從他談軍事裏面看出他的學養，看出他的人格，看出他的因憐念民生而用兵，不是因討好滿洲皇帝而用兵的真意來。清朝全史裏有兩段說胡林翼的道：

名將羅澤南未竟之志，今由胡林翼起而廣續之矣。胡謂：平寇之要，不在攻戰；彼有恢復省城以後，免附近四十六州縣之租稅，而復牙帖稅，徵鹽稅，收釐金，藉以補充軍資。胡當時獻言之大意

曰：自古用兵之地，荊襄為南北之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鄰疆震驚，南服均阻，無控制之術。昔周室征淮，先出江漢；晉武平吳，預謀荊襄。據扼長江，惟鄂為要。今也四年之中，三陷武昌，四陷漢陽；夫善鬬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武漢特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器糧餉之供給不絕，傷卒病兵之休養得所。平吳之策，必在保鄂也明矣！又就地方行政言之如下曰：湖北地方官多不得人，被擾亂之三十餘州縣，元氣傷殘，良莠不分；未擾亂之三十餘州縣，官仇人民，人民仇官。吏治不修，兵禍之所以起也；士氣不振，民心之所以變也。上下交接委之幕僚；官民之事，諉之門下。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即明日之大賊也！予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不待髮賊之再至矣！林翼以考察之所得，經營湖北；幸總督官文為滿人，聽胡之言，大小事任之不疑。薛福成以此謂胡之權略，巧於操縱滿人云。然而湖北之屹然為重鎮，則自胡林翼之保障始。

咸豐中，胡林翼克復武昌，威望日隆；湖廣總督官文，欲倚重胡，三往拜之，胡謝而不見。或說胡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總督巡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胡乃往答拜，官文敬謝不敏。官文有寵妾，値生日，胡親往賀壽，司道以下，皆從之，官文大喜。官妾又拜胡母為義母，饋遺無虛日，兩

家之過從益密。官文有門役某，縣而貪，攘利無算；胡欲劾之而官反薦居要地，陰為官文爪牙，耗帑無慮十餘萬。胡積不能平，語其幕僚閻敬銘，欲除之。閻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未嘗專任漢人以兵權；今督撫及統兵大臣，皆滿漢並用，而卓然有聲績者，常在漢人。此固氣運之轉移，然非朝廷一秉大公，化除畛域，不能至此。湖北當天下之衝，勁兵良將之所聚；為督撫者，必為朝廷所深信。況官文又係滿人，能利用官文之信用，藉其言以行大事，誠千載一時之遇也；苟有濟於事，區區十萬金，誠不足計。胡聞此語甚喜，曰：微足下言，余幾誤事！綜胡之政績，假官文以成之者殊多；彼蓋運洪承疇之故智，而能處以權變者也。

讓別國人來批評我國的歷史，固然有許多失當的地方；但稻葉君山，他是一個熱心於中國事件的人，全部清朝全史論斷的地方，大致也還不錯。便是這兩段的敘論，也很能夠明白胡林翼的個性，和當時的背景：從他的第一段看去，胡林翼的用兵，完全是被迫於內心的學養；他的免四十六州縣租稅，他說「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何等的尊重民意？即此可見他的削平太平軍，並不是貪圖武功，並不是自相殘殺，更不是為見好滿人；我可以說，他完全是平素新宋學養氣工夫的表現，和人道的防禦戰。這是有主義的戰爭，比到現在一般爭奪地盤，祇圖擴張私慾，不知保全民生

的軍閥，相去實在不可以道里計呢！再從他的第二段看去，我們可以知道滿清中葉曾左胡李這一番武功，不全是於漢人的幸福上毫無影響的。他們這一場戰爭所得最大的效果，從近的直接的說；他們已經把我們漢人的人格從滿洲人手裏奪了過來，從此以後，使滿人不得不重視重用我們漢人。從遠的間接的說；我們漢人漸漸在滿洲人政府之下握得了政治上的重權，使漢人社會逐步進化，民氣日見發皇，而成了如今中華民國漢人做了主人翁的局面。我嘗說：正當的戰爭，確是一件有利的事業。我在史記的序文裏也說：『戰爭當爲從進文化改變社會心裏的原動力，進一步說，世界無戰爭，便無進步。況人生既從戰爭得來，便善於製造再戰的機會；人生遂從這條戰線進到那條戰線，在這一推移的時候，生命便跟着他進步。太平之戰，便是漢人爭回人格的一個好機會；但是倘然沒有那班曾左胡李新宋學家的學養有素，雖有這個機會，怕也不得成功。我們讀了胡林翼的書札，固然可以增長不少軍事智識；但尤其要看出他的軍事上融化成的一種新宋學的精神，現在我們做百姓的，受了外國人莫大的羞辱，受了軍閥莫大的蹂躪，却沒有一毫生氣，這個大病，便在缺少這一種新宋學養氣務實的精神。弄得毫無擔當，毫無剛氣！可憐可憐！

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

胡林翼書札類鈔

湘鄉曾國荃纂輯

學術

致張仲遠莊蕙生

得書敬悉。趙呂劉三子，均到營，已與接談一次，尙須留三四日再深談；劉子才尤美，若善教養，當可有成。賁善奎固可位置，而鄙人屬望，尙不止於牙籤之薪水，照例之保舉也。呂子是故人之子，一見尤爲心惻；堯仙之後豈忍以縣丞降辱，似應於捐銅局加捐知縣，分發試用。林翼必竭力助之，或俟有便，再謀成全之法。此子頗醇美。趙子與我情本深，或加助捐貲，或待異日效力入名軍籍，均無不可。總論三子，劉子異日成就較易，亦較大；呂子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趙子頗見精采，剝落浮華，返於醇樸，乃可有造。從學入德，固有其門；不習爲吏，當自得師。孔子之教，不輕許人以從政，蓋其愼也。此三人者應以何人爲從政之才?公試思之，不患無位，患所以立。鄙見異日之行走分發，凡公有言，弟必應命，特舉人以祿位較易，而成人之美，使之練習成才，似較難也。

仲遠所論屯衞利弊，較審委員分查之議，祈先議定委員，弟必從命也；分統之志，弟必成之；日夜

以此事爲事，泰山之溜，可穿石矣。遠夫開缺，十八日已發，有負蒼生之雅囑；著筆甚輕，較告病尚直捷了當，而更無窒礙耳。湖南之事，尚未甚穩；賊力甚大，蓄謀太深，謂爲張皇者，淺之乎覷人矣。

致湘鄉楊石泉朱鐵橋

湘軍起義，撐持數年，近則將有暮氣相乘矣；惟羅公與李公未竟之志事，必以吾黨救之，乃可以成其終。蓋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則終不可挫。今日軍中之人才志氣，殆不如前；然獨賴有希庵也。希庵毋病，欲假歸三月以慰其私；閣下爲忠烈高弟子，乞爲東南民命，強起到黃州代理三四月，俟希庵八月圖皖，公仍可歸湘中。林翼才分無可表見，而其好善之誠，與接待軍士之情誼肫切，則差可自信；或者聲音顏色，尚非不可與言，而距於千里之外者乎？

復應山縣吳木齋

所稟均有心思，若再閱歷有年，便是大有條理之才，以其質地本樸實也。應山之士民，習見官之無恥，遂自忘其恥；習見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百年痼疾，豈一旦所能挽回？來書以「寡廉鮮恥習與性成」渾括一縣之士民；斯言也，抑何不仁之甚！夫士民之風俗，在父母斯民之轉移；果能隨事隨時

諄諄教誘，則天良具在，自知感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互鄉難言，孔子進之，此古今不易之理。特必寬以歲月，行之以漸，持之以恆，乃有效耳。獨是積弊州縣，貪吏在官，則劣紳與官一氣，集事轉易，乍以廉吏爲之，冰火相搏，轉不能集事。然此亦古今惰情，天下通病。昔子產治子皙子南之獄，始右子皙而逐子南，以子皙之宗強，而子產之爲政日淺，令有不行也。繼而幷誅子皙，一事而前後異詞，子產蓋識時務之俊傑矣。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德慧術知者，殆卽指此。作官久，臨事多，則昔年所讀之書，均思之有味。吾子其體驗物理人情，以施於政事，始患其扞格，終必渙然冰釋，油然理順矣。又此時宜急訪正派士民，加以恩禮，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思之。

與蔣文若論刊讀史兵略事例

初六日晡後，得尊卒寄來摘鈔左氏傳，披閱一過。林翼連年待罪戎行，惟今日之學稍勤，而案上公牘則廢擱不治矣。梅村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於兵略者，不錄，其意良是。所言各條，亦均是。惟渠之地輿之學，極爲精博；刪煩就簡，非梅村自爲之，則恐擇之不精也。又此編以兵略爲本，而兵略以地利爲要：如楚失成皐而亡；蜀失荊州而蹙；秦王得虎牢而竇王幷禽；宋伐燕雲而汴京不守；元爭襄陽而鄂歸掌握之類，凡有關於大略遠謀者，幸明以教我。又凡以謀略勝人，不戰

而訓人之兵者；又如衞文大帛之冠，大布之衣；如魏武屯田邸閣之事，皆強兵之至計也。不必有兵事之可錄，而必須編入冊中；如子西之策夫差，淮陰之料項羽是也。大約分編在諸賢，而總裁則專屬之梅村矣。刻本亦須大雅，不可以坊間俗本爲式；字書須細筋入骨，鐵畫銀鉤。如武昌無好手，可在湘潭長沙覓之，此則專屬之文若矣。

復恩秋舫

承解火藥，然試極佳；惟配合灰料，古法以茄稈爲最，柳杉次之。茄稈刻難購覓，柳杉儘有，何至采用雜木？愚意且依法配試，何如何如？

致左季丈

得初三日書，又將十日矣；軍情何似？焦憤日深。不肖之志，尙欲以力助湘；而謀尙未成，志亦不申，不敢告也。公之於時事，蓋可謂才；然林翼視之，尙未盡其用。有德有寵，無位無民，其何以濟？聞公者湘人，非鄂人也。此等事，何足一嗤一哂哉？惟是籌筆勤苦，中懷拂逆，恐身其瘠矣！湖南軍事，賊勢已代草會奏；既以預防上游，而又與前言相合。近日衡永寶情形穩固否？昔條侯之破七國，堅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詔，故曰：「亞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破宋金剛，亦堅壁年餘；俟其糧盡遁走，則一

日夜追剿二百餘里。秦王非天錫智勇者哉！設今人當之，則議其怯矣。天下絕少知略之人，近月發憤著書，取左傳通鑑之兵事地理而編次之；兵事以知略爲上，地理以釋今爲考證。公講輿地二十年，管兵事又十年，明晰此中之精微者矣；此書秋前可成，冬春當可刊板以行也。印渠何如？將中應注意於此人。

復閻丹初農部

渭春來信，先已批復所欲之將與兵，弟必竭力爲之。弟不輔渭春，豈得謂爲有良心人哉？且心愛河南久矣，得渭春爲之潤及湖北，凡欲自保者，非保鄰不可。近人之識力特如春蠶自縛，轅駒自促耳！顧淡如既廉潔可靠，必乞堅言延致之；凡人到心地可靠，則才之短長皆宜在所以位置之者得所否耳。弟昨專弁以百金迎劉融齋先生來鄂，酬訂三百金，可與午山共作主人；凡楚士閱課之有文有行者，可使從游。弟與午山公請此老以教楚人，并可爲我輩之師。其館舍即賃屋而居，午山代謀之。又專弁以百金迎郭筠仙於梓木洞，天貧苦如此，而求賢之渴慕如此，惟公尙以爲是耳。厚庵催餉，二月能速解否？天下將才，惟厚庵希庵禮堂耳，春霆別是一種，又須另法將之。異日若吳幹臣可成大器，亦三五千人大將才也。

致官秀峯揆帥

連日心憂賊之入蜀，日夜不安，旁皇無措。賊前已分枝竄寶慶武岡矣。近乃舍郴陽而以大股竄邵陽新化及武岡，其分陷廣東州縣者又必陸續而來；既以綴永衡之追師，使湘人疑畏而不得并力於寶武，計亦狡矣！查資水發源於武岡，夏漲可由安化益陽分犯岳常澧，則皆舟楫萃聚之所，又聞賊蹤已至洪江，則踞沅水之上流，河滸船料堆積如山，賊得辰州常德，必造船礮以蹴洞庭，而洞庭之險必失。然此猶近患也，且料賊勢必不如此，即如此以湖北湖南之力，尚可掃除一二，即不然，禁遏之使不能東下，其禍亦輕也。慮見賊必以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無安枕之日。此乃異常之大變，賊計果遂，必於近一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逞，十年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

古今謀吳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捍關是也。賊之志在此，鄂之所患亦獨此為大耳。湖南之辰永等府，前面無攔阻，後路追逐，是送賊入蜀也。南撫固無此意，而將帥之力不能戰者，必且以入蜀

爲孳孳，謂不欲以鄰國爲壑，特大言耳。中堂昨日賜函，欲以水師守三峽之險；此湖北切要之大政，亦老成忠藎之遠謀。惟水師守險自上剿下，則事半而功倍；自下防上，則勢逆而力勞。何也？盛漲之時，水師泊於依岸之處，而中流仍不可制；蜀中產大木，設以巨筏橫撞火船，載薪乘風浪夏漲以圖我，則固可危；又兩岸須陸師，乃有依賴之勢。楚師守水，安得同心協力之蜀師以保陸路；又遣將出境？譬如遣女歸人，其家自有翁姑，不能事事歸我主張；設遇不知兵情之主帥，則調撥乖方，如安徽焦湖之失，齎寇兵而張賊勢，均係可慮之事也。且縱能守於一時，不能保日久之不懈；即使賊不入鄂，不能使其不害蜀與秦。況賊入蜀則國家歲少二百萬之入款，而又歲增四百萬之出款；兵與已十年矣，何堪再煩聖主之焦念哉？即以鄂之一省而論，東防吳而西防蜀，分兵則兵力單，添兵則餉力絀：且蜀之鹽斤百貨釐稅，亦軍餉所關也。蜀之不利，鄂庸獨利乎？是必應代蜀爲謀，已無疑義矣。

林翼之志如精衛，而愚如杞人；近日不寐，竊思一策，敢獻其愚，惟乞中堂採擇施行：江西現無多賊，景德鎮不過萬人，嬰堅壘而不出；石逆之入蜀者，至少亦必十萬廿萬人，若請朝命，以李定泰守饒州，饒廷選守撫州，彭玉麟守九江，即異日金陵大股，因飢分竄上游，金陵兵多，尚可回剿，其禍猶小。湖南追兵入蜀，將無統一；湖南有鄰省遠隔鞭莫莫及之勢，蜀督有主客相形呼應不靈之苦。查現在江

西之兵，與湖南之兵，半係曾滌帥舊部；若密奏請旨飭曾滌帥酌帶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陸精銳，將備由鄂馳入蜀中；限五十日可到；只須坐鎮夔州，而蜀中士風民風，已隱然有鼓舞奮興之勢。蓋由鄂入夔，可繞在賊之前面；由湘入蜀，則反出於賊之後路矣。石逆頗避滌帥之兵；去年滌帥欲到浙江，而石逆入閩；滌帥欲詣閩，而石逆入粵東。此亦有趨而避之之隱情矣。一也。滌帥造水師，水師將備尤能得情；欲保蜀之不失，亦非於水師得人不可。二也。蜀中財賦，可以自贍；以滌帥前往，而兼總督，則士民輸將，爭先恐後，不至即虞餉竭，致呼救於司農，以增主上之憂。三也。滌帥忠實，久在聖明賞鑒之中；其事上信友，全憑一誠。即如中堂推赤心相待，滌帥之感激非常，幷無絲毫意氣可見，其必能成功。且此奏爲大局起見，中朝必見採納。四也。四川新督，外強中乾，色厲內荏，於軍務尤不相宜，其調蜀而又來京者，嫌於暎夷之欲撤其人，而實則知其不可用也。且聖意必不令往蜀，前次派往粵東，雅步從容，無心國事；此番到蜀，貽害必多。有公署任水陸軍務，亦不相合，必與外省情形格閡不通；以滌帥督師，則石逆必不能逞志，保全大局。五也。金陵之賊，必可漸飢；皖北之賊，鄂人任之。惟捻匪之禍甚大，招降之黷必有奇變。滌帥欲請馬隊，意固注於兩淮；然兩淮之勢，尚不如長江勢力之大，且中朝尚有人能剿此賊，西蜀之富，五倍於兩淮，十倍於江西，二十倍於湖北；失蜀則急切無人能了此賊，中朝亦未必即

勦禁旅。是失蜀則禍大，保蜀則福大。六也。滌帥若得蜀中兼署總督軍務，緊急必能不請外餉；軍務平定，必能每歲協濟京餉二百餘萬。此可於奏中切實聲明，必能保其不誤。七也。以人事君大德也；保誠篤之臣，爲國家之益大功也。薦賢不必受賞，隱德必及子孫。八也。惟是正摺中或用三銜雙銜專銜夾片，或用清字專銜另摺，以實情密陳，力請代辦總督；并申明該侍郎本年五月現已服滿，且須聲明必有地方之責，則餉糈不匱，州縣聽令，乃於軍務有益。中堂爲國宰輔，爲柱石臣，此等大政非中堂不能進言，非中堂不敢進言。樹翼幼年即見外省督撫，惟陶文毅林文忠與鄖竹軒盧厚山先生之心術德量，與中堂心術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見陶文毅請其密保林文忠伊莘農先生作兩江督，人文毅深以爲然。事關大局安危，及早補救，實有大功於國家；即一時未蒙採納，亦不失爲忠愛之言。如覺愈允，則舉一人而一省受福，天下受福矣！或疑賊必全竄江西，江西必不支；夫江西不支，無礙於鄂，亦無礙於天下，四川不支，則楚與秦均不安矣。兩利兩害，擇其輕重，惟中堂密酌。林翼人微言輕，而救蜀救鄂，舍此則必無良法；如蒙採納，一二即密傳澹村蕙生及同城大員，公同密商擬稿，須囑之蕙生，精心結撰，將利害得失之故，明白曉暢；尤以必得總督爲要著，切囑其勿草草也。專此密陳，敬請採擇酌度。

致曾滌生制軍

荊宜漢沔水災重大，各處籓局沖去十餘處；前擬官捐後攤派民捐，刻下尚須緩辦也。丈之批牘，精簡而當於情理無冗字閒句而意義精深，殆如東坡批范淳甫講義也。林翼批牘，或比俗吏爲優，以此上塵冰案，殆如河伯之望洋，又如子貢之言宮牆也。去年多病，冬月屬黃子山飭各房書吏雜鈔十本，亦不過十存四五耳。十本之中，鈔存二本作梅閱定，偶有圈點，辱承台命，謹以就正有道。臨發又增愧赧，欲不寄去而又不可也。

致長沙張燮庵處士

日與果臣游，藉悉吾兄學業志行，超越庸流，時深企慕。林翼新纂左傳通鑑兵事地理諸書，非得博極羣編精於考據者詳加校對，竊恐乖舛雜陳，遺譏來者。閣下淹通如貴與，精核如升庵，必能辨別風淮雨之訛，訂安息酉陽之誤。茲特以一書爲介紹，即祈命駕來鄂，俯賜參訂，俾成善本，是所切禱！

致平江張子衡

閣下負幹濟之才，究心軍事；重以義衛桑梓，倍著賢勞，曷勝欽挹！林翼因軍事負罪而出，客冬臘八，馳駐黃州；此間辦事需材，特以一紙書爲介紹，即請束裝來營，共爲將伯之助，仍分別軍務地方，酌量任事，不盡限以軍事也。

復孝感縣文任吾

接來函藉悉一切，錢漕額賦，業經痛減陋規；而欺隱民情，猶有盜憎主人之意，蚩蚩者何太愚也！惟賢宰徐徐清理，加以詳密；當不至正供久缺，使斯民日陷於罪而不自知。昔子產之褚衣冠而伍田疇，孰殺之歌，不後於誰，嗣亦愛人以德之事也。張濂卿孝廉，聞其襟期品藻，卓爾不羣；扃試論文，當能供拔眞士。弟亦曾奉關聘，欲請設館舟次，編集書史，未審惠然肯來否？

致陳秋門前輩

奉到大咨，幷荷手諭；省垣釐局，已具條理。感何言狀？老前輩大人，德量冠時，鄉里矜式；乃以時値艱危，養兵無術，溷大君子以市廛緡算之鄙事。在公只以保民贍軍爲心，故屈意曲成而不悔；在林翼則殊非敬禮長者之義，負罪懷慚，心以爲愧！惟是取利於人，非得碩望耆艾重臣之一言，則勿信勿從。刻下懷胎初成，成效尙待一二月以後；如蒙俯允，暫俟一二月，更荷成全之美，非敢固請；實所心企，尙祈諒之。幷求於此一月內愼選正士，則事不勞而功可久大。

再林翼於雩堂之左，構寶善堂七楹，其前又七楹；意欲爲專賢友仁之居，而提挈無人，衡鑒或誤，乞請老前輩爲寶善堂主人，如書院師長之禮，特不課八股八韻耳。堂成於七月望後，屆期再專弁來

迪。林翼羣賢自代，非官職之不耐，實禮教之自傷；至於金革之事，萬無可諉。昔年以各營付迪庵，迪庵殉國，不忍恝然；且鄂居天下之中，非四路擴清，八表安晏，鄂固不可一日無兵備也。愚誠悃悃，尚祈明鑒。

致宜昌陳石山

鶴峯州雷調導品學純篤，而親老家貧，甚爲可念。前令主鶴峯、長陽兩書院講席，兼派鹽課局務；應請照舊辦理，并囑張令送給關聘爲視，此孝子名儒，祈轉飭所在善視之。

致李香雪都轉

天下治則輕小事重大事，天下亂則重小事輕大事。商政之季年苛察，而周政則只言所重民食喪祭；秦政苛刻，而漢政約法三章。弟昨以所重命題，卽此意也。

致周志圃汪梅村蔣文若

啓者：先光祿公正學純行，矜式鄉里；慈顏見背，不聞庭訓者二十年矣！八年因母喪歸里，展視松楸；見邱隴有水嚙痕，悲慟自責，負罪萬狀！十數年荷戈於外，省墓缺如，致先人體魄不安，急思改得吉卜；奈甫滿百日，而三河變起，朝廷有從軍之命，義不得顧其私。逾年，始倩堪輿家物色一二佳壤，已請

黃大令諸廣文前往覆勘，妥定後另遷先光祿幽宮。

伏念先光祿主持正學，身體力行，爲邑人士所欽仰；擬行塋高敞，於地旁建立祠堂，外間架疊爲書院體勢，購羣書實中，即以公之邑人士。四庫全書目錄，經史子集，體用兼賅；此外名公記載有關世道之文，爲目所未備，爲進德修業之士所必不可少者，措千金售之。請梅老志園兄查取書目及刻本何者爲精，何者爲劣，均一一閱註；並懇文若以貲橐屬積學之士，前往蘇杭購辦，或兌寄浙江。請少村世兄代往購之。林翼終鮮兄弟，嗣子尙穉，循髮自視，已覺早衰，因念益陽山水清奇，潛德之士懷抱奇節，甘心窮餓，遯世而不悔者，代不乏人。鄉里著述，見聞甚隘；搜羅坊間俗本，不足以資考據。爲研精眈道之助。先光祿公家貧植學，多以借籀游目，旁搜遠覽，博通天人；每課徒取士，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效法先儒，毋徒視誦讀爲貲文藝獵科名具。林翼薄德能鮮，勿克負荷，願與吾鄉父老率其子弟共守此志，孜孜勵於實學，振起士風，弗致守缺抱殘，恨遺經之不廣，是則林翼之欲以祠堂爲書院，而推衍先光祿正學之傳意也。諸兄以爲何如？

致曾滌師

太湖羅山衙捷音，二十七日初更已至英山，藎勤稍慰，惟求指訓一切機宜，及某將應添某將應

滅之處，金余似應循天堂以謀桐也，一切求穰細指示。義渠到淮北，恐非所願，而志在爲吏；吾黨無人做實官者。各從其志何如？將似不能兵，須酌之。春霆錚錚，蜀亂已甚，假歸恐不能不爲所羈絆；不如以賞邀其母妻，養於蘄黃也。朱雲麗可循石牌以先謀樅陽否？

復毛驥雲

奉手書並另件，領悉種切。穆參將、陶訓導二人，和衷共濟，深堪嘉尚，亦足徵閣下推誠布公之雅度。捻氛稍遠，善紓北顧之憂；惟豫州之兵力已殫，殆必及於楚矣。可及時間暇，離樊城市外一里半里許作大濠，內爲土牆，牆外通車人行處，各安碉樓二三座，左右夾拱，以備擊賊；碉式參差如品字形，必字形相離，約擡槍彼此可及。其碉座以空心開小礮眼，橫列三層，每層五六尺；低者去地四尺餘，尤須多列礮眼。二層作門，外大內小，可施放擡鳥槍；其稍上一層，亦如之。其最上一層，如城上門樓式，可以眺遠，可以火包灰罐石塊噴筒等物拋擲。其守碉之丁，寢食便溺，均在其中；傍牆濠之內穴一門梯而上，入門即將梯收入碉中，放開閉門。其平時只須碉丁四五人持銅鑼木梆槍手，日夜巡守；有警將擡槍手助之，約每碉不過容十人十六人而止。賊以萬人來亦仰望歎息而莫可如何。其乘釁而來，其擄物而遁，均畏官中擡槍大礮之遠擊而中傷其頭目也。凱右營或當久駐襄陽，此良士也。所須馬隊，弟

書函商撰帥，請其酌定，以馬隊向係撰帥專主也。

致汪梅村

祠堂爲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弟意私之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爲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過須田五十四十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修，須佃租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錢三百串。世衰道微，經明行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乃可教其子弟。若太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關修之所尙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皆官長之道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八人，不過十餘名，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籌薪水，及修葺牆屋，啓閉戶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百餘石，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亦粗具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石；以長短肥磽截補，大抵銀百兩，必得田六畝，歲租可十石。

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即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此事無論升沈禍福，仕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衰，黽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水爲師。三禮之學，百世不惑；講學亦必以復禮爲主。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大；然亦惟先職之德

明可耳，戩不敬謹從事哉！局中師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燮庵、東谷、濂卿諸先生，與梅村老友，愼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倚依先人塋墓，宜山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發可虞也。此間軍事果敢敬愼，不怠，未必不可有爲；如天憐皖難，人有敬畏之心，或可已亂，亦未可知。

致李希庵方伯

手教軍機進止，只看天色久雨乍晴，當是成功之日；天下兵將，只靠吾楚耳。承擬貞右元左發中亨中來英山，均樸實人，以成武臣，爲總管尤妙。弟竟可寫字看書，坐享成功，盛情不淺。公欲以書法壓倒諸葛，諸葛仍說公膽甚大，日請鄧守之先生寫先君箴言；書院各種箴銘規條，又乞諸葛作碑銘，均一時之盛也。吉右貞右元左三營應照各營加夫，以期一律。丁果臣汪梅村考校地圖，已專家人借公康熙地圖寄署中一核，必不致貽誤也。

致兩司及糧臺

蜀亂則楚人無食，月餉不止十餘萬。財用如人身血脈，一肢殘廢，則一身之血脈皆阻格，而大命以傾；況巴蜀之扼我腦者乎？秦何以興，先得巴蜀之故，漢高祖失職入漢中，以巴蜀之利而後能東向以爭天下。晉隋之平吳，巴蜀之利也。大約勘亂之略只二端：據上游而有餉，得梟騎而有馬；乃富強之

明效。蜀中亦有人在都中能與言此乎？

致單學使

古公品留可亭𡺋雲均極推重，刻下未許從軍，異日仍乞練習時事兼備兵事。臥龍鳳雛，前型未遠；幸爲吾楚思久安，活此百姓也。

胡林翼書札類鈔

湘鄉曾國荃纂輯

●事理

致胡蓮舫周笠西王孝鳳

軍中極匱，敬乞速爲接濟！此軍頗強，頗知恥，並無鬧事之人；天下惟要臉者不招人愛，而不要臉者偏愛之矣。自來家庭亦然，假如二子同居，一子不肖，父母兄弟鄰里乃愛之憐之周濟之；一子勤苦，謂其尚可緩也，亦大可笑事。即如江西之援軍，及滌帥舊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總算強兵，然百餘日無餉矣。若吳若皖之兵，以十餘萬計，未必如此之厄，亦可慨矣！此時愁病日深，夜仍數起，肌膚欲削，心緒不佳。

致鄂中僚友

林翼於八月十一日扶櫬回里，前奉恩旨賞銀治喪，賞假回籍；苟非全無天良，豈忍孤負君恩，託詞自便？惟是奪情起復，名教攸關；天下之患，不在盜賊，而在風化。己則尸位，何以教人？

籌餉籌兵，在目前屬急務；而自大端論之，則此僅末務也。秀峯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實能主

持東南全局，其器宇度量，有舍己從人之概。林翼相處最久，相知最深，非敢謾爲諛詞，巧自脫卸也。

羅澹村莊蕙生均極一時之選，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至都直夫舒輔廷楊厚庵李迪庵均冠世之名將，但令鄂省不缺其餉，皖省不撓其權，必能指日成功。而秀帥心地公忠，能顧大局，此鄂事可以無慮者也。儼以煢煢在疚之身，尸戀官位，林翼之心愈悲矣！刻已涕泣陳情，當可俯允。昔江陵奪情，負天下之大謗，以江陵之才力勛德，功被海宇，而天下猶且非之；儼才力不能有所成就，是爲進退失據之人矣！

致郭筠仙太史

軍士傷，尚可完；大將亡，不可贖。楚才殄瘁，國事殆不堪思矣！林翼必竭二三年之精力，以求補救；而成敗利鈍，實非所料。昨祭迪公文有「公奪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又有與公同命覥顏尚存」之語；又有「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等語。文詞甚悲切，異日當錄呈左右。迪公碑記諡法，乞錄稾示之。羅公一案，亦乞補錄。林翼擬合刊一本，寄呈翰林院國史館，并將前後戰功刻入，以垂後來，以備史臣之採取。

林翼精力殆將不支，然無法可避，只合幹去；譬之大海遭風，不行亦未必活命也。此時大討應速

求統將二三人，僅恃希弇一人，尙不足也。求之未得，我勞如何！令弟三先生，聞其天分絕高，左公之論謂德則公兄弟自一而二而三，以天定之序爲定；謂才則公兄弟自三而二而一，以人事自下而上也。公思之果有當耶？三先生能助我否？

致李次青觀察

益陽奉復謝函，幷璧厚賻；非薄於老兄也，老兄之淸貧，萬萬不敵老弟之富厚。迪帥飾終之典，近百餘年無與比倫，人亦孰不樂爲忠義？强爲忠義哉？林翼負大罪而出，不可爲人事；若有濟，猶恐貽天下後世之口實，不濟，則更不堪問；嘗讀史見袁粲、褚淵之忠奸，其端先判於此事，實用憮然！要之，近二三年必住軍中，必力圖皖事；皖事定，吾楚可安，弟亦當陳乞以贖大罪矣。

希庵氣固，弟氣亦尙不衰弱；前撰祭迪公之文，文之字句，儘有不妥，而氣性淋漓，卽此一端，或尙可辦成一二事耶？其文質地頗美，乞老兄同滌丈點竄，以便付梓。溫公之忠骨已得，係湖廣督標馬兵劉步瀛之力；去年覓迪公與小石之忠骸，亦此人也。弟等各營，近日擬進駐蘄水。星槎署安陸，誦聲冠楚；吏實可爲吏治之準繩，國人之矜式。惜弟左右無人，營務不理。蓋弟處自有星槎，而吾之左右皆正人，四月以後，仍當調之入營也。滌丈如有保摺，乞以篠泉保湖北記名道，非私於鄂人也；欲以鄂爲中

原之樞紐，故求賢獨急耳。如嫌不合例，則林翼應專奏以求之。

致漢陽府劉冰如

昨得復函，明白切實；舉善無溢詞，觀人無俗念；即此亦足徵公之胸次矣。鏡驅以品行純謹，才堪經世作考；聽孫以綜理精密，志行清嚴作考，已繕摺擬月內拜發。措詞在軍務，注意在地方，必軍務乃能破格保留也。稍暇當加函寄閩，仍乞老兄函致弟傾慕延跂如飢如渴之意。文忠清德冠時，此來繞道邁行，亦殊不易；應從何處寄致盤費？乞明以示我。

林翼每念治理之要，賢才為本；苟不知求賢，即勞心焦思，亦屬廢事。公其隨事留意，苟有一節之可取，一行之足稱者。乞手函示我，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日即於亡，得水得木得氣得食則生，此理至明，人自不察耳。又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大抵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為主。嘗論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也。昨讀聽孫所寄閣下家書，其言蘇人作善僅慕其名；若去奢崇儉以虛用作實用，尚可多養一二萬人。此即孔子用力於仁，力無不足之義。又言旅居清苦，一介不取，無黍所生；又言豪富侈泰，州縣般樂怠傲。旨哉斯言！固志節之士也，中心嚮往，不能言罄！

復伍茨孫

初十日探稟均悉，定遠已專人往探矣。我軍念楚邊之尙虛，未能分道速進，實爲可愧！力有不足，非心之或忍也。且湖南之賊，已緊逼永郴；豫州之賊，一陷睢陽，一擾南陽，建德之賊，又將窺彭湖，失我劉守騰鶴。吾楚爲四爭之地，楚其旰食，今日乃驗矣！聞豫中邱鎭陣亡，河南在此請兵，已奉廷旨矣。楚力不能遠及，遷地爲良；楚材亦實難四路兼顧，昨已分步營二千一百八，馬隊二百，水師二營援湘，湘居上游，脣齒之患尤切也。

閱書并雲鴻曉亭公函；事理明白，形勢了然；板橋旣爲七八路歸束之處，實可爲楚豫皖出入總路，閱圖考說，欣慰無似！至於費用一節，毫無足慮；試問吾民自二三年以至今日，所失於盜賊者何限？所費於詐索者又何限？卽如蔡同知開坊，曾因被人控爲通賊，勸捐十萬；夤緣再四，已繳二萬串，又另繳三千串。而前此之二萬串，尙付之流水也。豈不可惜？處此時勢，四面皆烽煙，所在皆荆棘；惟有努力自衞，尙是中策。居今日而求多財以自豐，譬如燕雀處堂，母子煦煦相樂，而不知禍機已發也。爲盜賊積蓄，拱手奉之而尙不識其姓名，彼亦并不道謝，豈不愚哉？鄙人在楚，官吏尙不至十分貪詐；以供應出差之錢，爲百姓保身家足矣，又何經費之足慮哉？且

此等事，是藉地利以省費，愚人難於慮始，易於圖成，願雲渴曉亭大聲疾呼，不日成之。鄙人今日之率作興事，人頗嫌之；至二三年之後，思鄙人之言，與其日夜孳孳之苦心，當有含泣而思念不置者矣！

致閻丹初

久聞志行，如饑如渴；始得之渭春，繼訪之午山，又證之以傳詩，而傾慕之誠，結於夢想矣！頃奉上諭，已蒙聖恩俞允，從此鄂中受福無窮；延望之殷，徇乞投袂而起，不我遐棄。新野衞公，是吾死友王槐軒所舉，去年即欲同午山奏調而不果。弟不知衞公字號，徇乞老兄轉致悉忱，一同速駕。軍務地方，不拘一格；必軍務乃能逾格，必地方得人，軍務乃能順手，此機當共鑒之。弟才力至劣，而好善之誠，殆過時人；如憐其愚而教益之，則事猶可爲也。天下之患，不獨在盜賊，患在人心不轉，人才不出耳。人才隨時而生，患在人之不求耳。欲言不盡，聊抒梗概，敬質高明。

致官揆帥

昨唐義渠拏獲安慶逆首羅光簡之妻劉氏，稟請如何處置；鄙意以爲殺一賊婦，無損於賊，適以阻其歸順之心，不如厚爲安慰，另覓一明白可靠之人，密往賊中，諭令獻城。光簡獻城贖罪，即可保全眷屬，並許奏獎二四品官職，以示招徠。業將此情批令設法妥辦，其賊婦劉氏，并令送交省垣委員管

看，優加撫卹。管見如是，未審可否？

致羅方伯事

希庵治兵極有法度，其立志以謀皖保鄂自任，純一不二。蓋此公是志在聖賢，心無纖毫妄念者也。六合無賊，太湖之圍尙阻隔，水道不能得手；兩水夾護一城，春夏之交，宛在水中央，應俟秋令乃可謀也。其母久病，思子頗切；湖南軍務未竣，湖北亦難深入，不如及此夏令準其私假三月。弟思人生之事，莫大於思親；見面一月，則心安理得，此後爲國出力，氣必盛於前，心力亦必專一不紛矣。弟是鮮民，不忍重違其意。昔信陵君奪晉鄙軍，下令曰：父母在一子在軍者歸養，兄弟在軍者一人歸養，八萬人選汰爲六萬人，遂以破秦。蓋用兵之道，在得人之心，乃能得人之力；信陵君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至湖北各營法度謹嚴，將官謹愼有餘；林翼卽不才，尙能任此而不致貽誤。今日與希庵面談，林翼自信必不自作聰明，且自言惟其稍有聰明，故能不自作聰明也。

近月以來，弟營所訪求勇敢著名一可當十當百者，頗不乏人；均歷年打仗確有實跡之人，非虛聲也。厚以廉俸，延攬頗多；林翼之好勇，敢更勝於他將，其平日優待將士之情，固人所共見也。惟因餉項未裕，不敢放手；此時且多儲人才，以備異日之選。林翼從軍已七年，尙未厭兵，私志尙欲創造規模，

力開風氣；俟削平皖北，乃求我志耳。愚公之山，精衛之石，殆毋類是？咸甯錢漕，向有附城包戶五百餘家；苟非多取於民，詎樂爲此？能清其致弊之由而徐爲整理，以復自封投櫃之法乎？咸甯茶葉幷百貨釐通行，上海委員呼應不靈，偷漏且多，能助力會辦添益軍餉乎？咸甯好訟，能於聽斷明決，不取分文；幷約束書差，不致魚肉鄉愚乎？夫爲政之要，在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作州縣者，不爲劣紳富戶之所賺使，斯得之矣。乞濟村先生與李令遇泰，堅明約束，勉踐斯言，乃不愧幹練之吏耳。

致羅濟村方伯事

安陸士習民風，錢糧詞訟，積弊甲通省；來示所言，均是也。周壽山署煩難疲玩之缺，以試其才，自可因事造就；近年才志均好，然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幸嚴以戒之，新息之兄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大器晚成；可見君子愛人，自有深意，鄙見幷不望其補缺升官也。唐鶴九之才，與吳公同調，心力均果銳，能入其清查沔陽，如有成效，一洗積弊，則以之委署監利，人不能嫌，我不能疑；若猶未也，應待後命。乞公查詢沔陽近事，或竟以手函詢之，由尊處速卽函詢，均可行也。舉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則須循名核實，否則人卽無言，而我心先愧矣。來示以近月同通州縣來鄂者，轂擊肩摩，如貧家食指日繁，無執事以相處，則且私相訾議；自以智慮譾淺，惴惴致愼，爲謙退之詞。此時指省者，均以湖

北已治已安矣；欲享清閒之福，以遂其稻粱之謀。世俗之情，固不足怪。

安富如江蘇山西陝西四川，指捐者一二千員，均無位置，亦無差委，任其去來則可耳；鄂省尙有見長官之一日，如江蘇四川山西，則有不得見者三年矣。此中人才，豈可以一人之見一筆抹倒？應請分日分起促膝並坐，與之緩談事理；久之則浮僞者其本末立見，而稍稍可用者，姑志於心以待試用，或亦拉沙揀金之一法乎？然此事頗費眼力：須全副精神，隨事貫注乃可有準耳。至於地方委用，我輩旣欲稍稍補救於斯民，豈可再避嫌怨？須知禍福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怨者未必得，不避嫌怨者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以求一己之福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奮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以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禍福進退，何足動其毫末哉？以林翼料事，如中堂之德，大福厚，必無纖芥之私，必無後慮；老兄懇懇篤厚，秉心公正，亦必無嫌怨之慮。所不可知者，林翼耳！林翼用人頗患束濕薪之過，氣粗智闊，百孔千瘡；然此公心尙在，尙可勉附於中堂與老兄之末。此後更當綜核名實，純一不二；苟其才也，雖疏必舉，苟其非人，雖親必斥。充類之盡，不過怨謗沸騰，放廢不用。昔年聞梁某公署蘇撫，暎夷入江，梁公送客，佯倒於宅門外，口流沫而目斜視；以此避死，姑蘇之人皆目笑之。厥後劉督在閩派商，梁公避於江浙，纍纍如喪家之狗。又蘇藩司聯某，於粵

匪破鎮江時，效樂所爲而加甚焉。又昔年家居六年，見某撫與某藩在湘，凡可以徇人情而避怨謗者，無所不用其極；湘中之吏治，頹廢不可救藥，而亦禍逮其身。然則守柳下之直道，必愈乎梁公之僞疾以求退矣！若陸贄若萬之貽害地方，又不如任怨之尚可盡此心矣！且世間那有恩怨哉？官事如浮雲，蒼狗美人，惟人所肯。昔漢平陽侯願以齊之獄市爲寄，我輩亦當如是；苟其中無私毫之欲，則綜核者盡一時之心力而已矣。處此時艱，豈容更萌他念？公其毅然行之而毋疑。書詞汗漫，傷時駭俗，幸閱後焚之祕之。

致羅方伯事

去年星槎到而林翼居憂，星槎即欲同歸；中堂獨信任而委以安陸，不知者尚欲爲達夫作復歸於毫之計，其議論星槎者屢屢矣！茲閱其來稟，其治行何如？鍾祥得此功效，始願尚不及此；使守令若此，天下安得有亂世哉？林翼不保星槎，亦不顧星槎之久作官，更不絜其補缺發財；然沾沾不釋於去年進言之事，則必以爲憤也。可見世事無眞是非，特有假好惡耳！我君狗私以枉事，異日豈有利於星槎哉？然世之狗私以枉事者，試返而自問，異日又豈能獲私利之報於其所狗私利之人哉？盍亦反其本矣！江浦一帶，信息尚好；儻使狗而可屠，則皖民尚有再生之日。勝帥之前奏，蓋覬覦六合之功也；貪

功者決非大器，早聞各摺，諒已詳察矣。

復商城羅復亭司馬

接奉惠復，具悉防禦之設，深費籌勞，謝謝！此事爲節省防兵起見，守險在民，而決戰仍在將士也。來示周詳，心爲慨然。竊念決勝運籌，以地利爲要義，而非身經履勘，胸有智珠，亦不能得其要領；閣下老謀碩畫，洞中機宜，酌夷險而措置之，必爲地方安全之利。惟是香社高叟久耽煙霞，以一紙煩勞玉趾，至與雜作爲儔，此心殊抱不安。不才如林翼，亦何能有爲？惟賴二三同志，從公戮力耳！

皖謀尚無進步，而湘氛告警，又爲鄂拊背之虞，任鉅時艱，莫此爲極，先生何以教之？

致牙釐文案糧臺諸君

據副右營逃去之敗勇孫姓供：四眼狗於鶴營降後，破勝帥之營，即夜馳往江浦，不能逞志；賊約六七萬人，官軍亦有數十營壘，嚴守不戰，前憑江流，後阻沮澤，賊亦不能越也。狗偷渡金陵，以金陵求援日急，每人日米四兩，每禮拜錢八文，數日後狗仍渡江，欲即往六合，如六合不敗，則金陵可破，計零星接濟，必不能多；湖南之局，終爲鄂患，力不足也。昨日之奏稿三件抄上，祈錄一分，備諸公異日之張本。諸君子須勉自愛，鄙人欲以此事傳一二替手久矣，香雪不必說，少村異日何如？閱後仍還之，候中

堂辦發後抄行各處，并寄滌帥也。

又湖北存庫之錢不佳，須轉移於無形；每月領一萬串，仍限二月三月將鑪局錢之佳者繳還，應請少固香雪文若經手則無弊，而於異日之緩急，仍有可恃。凡商民不可使之疑，錢價貴時，出庫錢萬串以便民；若以庫錢取用於有警變之時，商民未習，貫索未勻，則不免疑阻矣。此莊子所以致慨於朝暮賦狙也。又利國之要，尙須鑄錢；如購銅器設局於武漢之市，大約千錢可得十餘斤之銅器，加白鉛三成，并加以火工之雜費，如千錢所購之銅器，自應改成，以雍正康熙錢式爲定，仍可得千錢，而贏數十錢或十錢，便爲上利。卽千錢購器，僅能鑄成千錢，尙是中利；千錢購器鑄成九百八九十錢，亦是小利。利在權操於國，不操於私鑄之奸民，而商民之隱受其利者無窮也。均當勉行。諸君子公商審處，若用藩雲所用之人，仍無當也。此事若苦心思之，實力行之，楚民可富；富在民不在官，民富乃官富也。若今日之官長，則必以大錢之欺民者爲利？豈知勾本爲利，卽縮本亦爲利哉？吁！此事應商之方伯，方伯與鄂人非言利之人；然方伯於國計民生之受益處，必毅然行之，但恐我之委託非人，則無如何耳！臨銅器之事，少固兄爲之必得其實；鑄事則望香雪文若思議之，若此計不行，錢必日見其小，民必日見其窮，不可不知。其錢貴銀賤，猶其淺顯者耳。速卽周咨博訪以窮其變，洗思妥議以折其中。

梅村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爲帝者師矣！然亦視諸公之天分何如，志氣何如。又凡可以利國利民俗人所疑而志士所獨任者，不妨集思以益我；凡奇謀至計總在平實處，如布帛菽粟之類，愈近淺愈廣大而精微也。又富國之道，總須先從利民著議，乃有根本，乃有歸宿；欺君者詐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爲也；剝民自剝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饑，腹未飽而身已殘，仁者不爲也，不可不知。華元付以銀四十，招降札文一道，前往矣。此等事亦可備一格，而不可專恃此也。

致童子木檢討

林翼聞閣下之志氣於渭春已二年矣，揣像思擬，蓋當世之豪傑；春間以大名疏請於朝，得命報可，楚人歡忭，各私爲慶。朝命催促入對，由鄂由秦，其道奚往？李申甫從軍撫州，過郯城時，談兩日夜，知公以家爲累，林翼竊謂不然，盜賊滿天下，近人之所知也，而所患不盡在盜賊，則近人之所不知也。公亦何以家爲？公爲西甄先生高弟子，抱負奇氣，存遠大志，聞於世俗之情，鄙棄不留於胸次；必慨念時艱，翻然命駕，以盡其所志所學矣。渭春不言公之所居，林翼亦不知公居何地？前寄摺稿於蜀督，未知鈔寄臺端否？盜賊縱橫已十年，欲儉德避難，當學枯寂仙佛，謝絕人間事；而近年賊蹤所至，窮僻寺觀，

贊掠一空，操是欲安歸哉？及是時二百餘年之恩澤尙未泯，盡人事之當然，爲愚公之移山，爲精衞之銜石，過是欲少味矣。林翼負罪從戎，念才力之無所樹立，故日夜汲汲以求於當代之賢豪；公其鑒其愚而憐其誠，不勝至感！軍次郴城，日飲峨眉雪水，西望雲山深處，睪然企思，所期未至，我勞如何！專此敬請台安，不盡馳慕。

復平江何達夫

得書，敬悉龍臣以濟時材，佐戎東下，方冀從容贊畫，悉攄韜鈐，一展其胸中抱負；乃變起非常，全軍覆沒，元戎參佐文武四百餘員，同歸於盡。迪庵、篠石、溫甫、浣溪四人而外，均不屍還，而龍臣忠骸，尤一再求之不獲。念之每爲淚下！顏常山竟爲虀粉，史閣部僅有衣冠；丈夫報國，生且不愛，安惜遺蛻？所難爲情者，獨生存者耳！然清風亮節，顯揚甚大，庭訓益昭，固無煩以尋常慰藉之詞進也。

其嗣子尙雅齒，遺腹女雛髮未燥；薄賻千兩，囑子山湘舫轉交，均其敎養婚嫁之資，諒已妥爲位置。閣下爲大宗起見，欲爲其殤子立後；親支中果有昭穆相當者，事屬可行，或再嗣一姪，亦足以廣其後。然此閣下家事，妥酌行之可也。遺稿乃其生平精血所在，自應壽世；顧鄙人道卑德薄，軍興以來，閒闕戎馬，筆硯俱荒，何足傳龍臣？承囑傳贊誌銘諸事，不敢輕諾也；竊有志焉，能脫稿當爲另寄。湘省軍

事甚緊，鄂蜀皆唇齒相依，水陸馳援，尙不知有濟否？黃州下游，如安慶宿太一帶，皖賊與官軍久持不下；一俟秋間湘事稍紓，乃可大舉圖皖。知念並聞。

復霍山縣王竹坪事

接奉惠函，具悉溫甫先生忠骸已獲，而元首尙在賊營；其設法購覓之處，惟仗大才運用機宜，多方開導，或可有濟。至何龍臣伯凝丁篁村諸君子，其殉節處所，當亦不遠；前遣各隨丁前來認辨，諒經足下諄囑士紳，依地而求，必能勾當。惟彌月之久，尙無消息，心甚懸懸，尙乞加意調停，以期必得，使千秋義魄，歸妥枌楡，則足下之爲功於忠魂者，卽其造福無量者也。瑣瀆淸神，不勝感荷激切之至！

致左季丈事

十一月疏稿，讓美揚善，學進而識量益宏；此時此世，惟讓美可以免禍，不僅道理應如是，分量應如是也。揆帥十五日自發一疏，錄希稿而連賤名；以我視之，猶嫌蛇足。少此疏不更高矣美矣乎？希庵無纖報未卜何如？幸示大略。希破圍後，頗刻論人才；立功之時，不應及此。以其時考之，則近乎新婦鷦火之躁；以其事考之，亦非曹武惠江南勾當公事之識量也。丈異日處功名之際，亦當思念鄙言。

致嚴渭春廉訪事

二月三日得二十二日四號信，奉恩諭來京展覲；天顏有喜，嘉謨入告，感慰何如！九月闈後再定行期，其時滌公當自北而南，仍歸於鄂；則公事更好商量；但未審老兄近年行囊，足供京國之資否？如公事交付爲難，私計支絀太甚；則片奏聲明軍務，亦甚便也。計程須三月之久，乃可往返；只此三月，我意猶嫌誤矣，公豈可久離者哉？公握篆後，卽專意延見，此治國之先務；眼光精力，宜注重於此，乃識時務之俊傑矣！趙公晏清固佳士也；州縣傳單，尙無需索供應之語，然已付之灘帥矣。愛人以德，足見高誼；近人不講友誼久矣，良用慨然！竊見近十年二十年，有子姪在側，而其父其叔乃以字號呼之；風俗之薄至此，何況古人直諒之義哉！

諸葛大名，已知詳咨部矣。推位讓賢，滌公以爲大智，且謬曰忠孝仁讓，四者皆備矣。初八子刻驛遞，十四日必到，計程應早批回，然至今未見也。滌公徘徊邯鄲道上，望國門而不敢入，畏黔驢而苦夜郎之行，播州非人所居，固人情也。到保定當接閱疏稿，則晝接情詞，可以坦然自任鄂事矣。此舉先天不遠，久在意中；惜救罪稍遲，於我仍歉歉耳！救此良友，自念頗誠；爲鄂民謀，固亦忠矣。皖事殆不可支，翁在壽春，勝在蔣墹；此君不去，皖難未已。計一省疑捻不下三四十萬人，而無一旅之兵可恃，無一日之餉可籌；中朝若以爲可有可無，則不如棄之，若猶不忍舍，當改弦而更張之矣。

與沔陽州周壽山

足下志氣豈復時人所有，而識力亦超越今人；林翼等方扶持之不能，深自愧矣！營中友人所擬駁，乃因時艱而却慮，非盡爲此事之至理。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蓋非草昧洪荒，不能談論及此。足下上策，決非其時。襄隄加高培厚，道在人爲，使以邢公及足下爲之，事必有濟，又安得百坡千放翁以供我江漢之用耶？卽此尙不能如人意，遑論神禹之明德哉？

致左季丈李仲雲

芝房遺孤，零丁可念。鄂中莊蕙生方伯，文友石廉訪，顧子山觀察，張仲遠觀察，厲伯符觀察五君子，又助百五十金，皆仁人之粟也。託公以前項置田乞賜查收，再爲擴充八九，略以足其衣食。士類得飽食，便可自立，惟乞盛德成全之。又聞如冠九太守另寄百金到否？

致曾滌帥

奉丈言，以敝部及大部作堅扼之師，多鮑希淩作游擊之師；唐倘在可酌之列，蔣終歸希，一一如尊旨，可尺寸不失。林翼以英山爲老營，暫無深入之勢，惟皖楚之交萬山叢薄，袤斜三四百餘里。如英山霍山潛山，皆山邑也；霍山設城在山之盡處，如及賊之未至，而以兵臨其城下，則凡潛山霍山英山

羅田麻城蘄州蘄水之山險均爲我奪，又不僅天堂一隅之爲可貴矣。擬以十三日派吳廷華先至黑石渡，十六日派金逸亭繼進；十九日二十日舒先廷之舊部馬隊四百人，從流波礦繼進，均於霍山城外相地駐紮。英山城距霍山城約二百七十里，得此山險，異日不致因孤城牽綴我兵，而轉運之煩，勞費加倍。然興兵以爲民也，使霍民輟耕太息，十室九空，不如勞師而使貧民稍資春耕，所謂住與行勞費正等也。商之諸君均欣然，惟林翼撥膺二營，不得不屈請事丈速營暫資鎮守。舒公尚有待馬之兵，亦暫留此。近日第三路情形，大致如此；此間尚是一氣，似不爲難。金吳以萬人幷力專精，主剿不主守，主合不主分，斷無敗理，可慰藎念。

復鮑春霆鎮軍

軍情無定相，一聽多都護主持，則軍令一而衆志和，其成功必易；而又先之以偵探，加之以詳愼。賊雖多何患焉？大約年內陳逆必不能速至，盡力圍困，太湖之功可成也。吾弟忠心義膽，兄所素知；乃我行閱歷，馴至於優容大度，愼密小心，學問進境，亦如是之速，蓋可知也！承示城圍周密，連日以大礮轟擊之，石走瓦飛，賊無固志；尤須嚴防遁脫，必得鼠輩而盡磔之，庶終歲攻苦勤勞，藉以大快人意耳。弟營係扼城賊去路，切囑夜哨勇丁多方準備，必以積薪擧火爲號；營中亦須多辨火光，以爲接應。幷

飛報多禮堂都護，俟天明時向前追殺爲要。至於日間衝突，猶易爲功；要在吾弟與蔣唐兩軍悉心籌備耳。此間擬撥金守與吳營入駐霍山，計以扼盡皖邊山險，數日卽可進發矣。

復多禮堂都護

接來函，據探狗逆現來桐城；其舒廬巢縣等處逆匪麕集，前隊已到靑草塥，爲數甚衆，不日卽到石牌。等因。查陳逆如果全力上犯，自以分兵於新倉迎剿爲上策；如僅止陳逆賊黨二隊冒稱陳逆自來，希圖預撤城圍，則此中緩急機宜，應請細心衡酌。如果偵探確切，自應依仁兄前議，以蔣之純八營會合貴營專剿援賊；以唐義渠鮑春霆二軍專顧太湖西北隅，以固楚疆。其如何設法迎剿與力顧楚疆，牽制太湖城賊，顧全大局之處，皆賴碩畫主持；探確賊情，隨時指示各軍，協力妥辦。仍請就近咨移各營，遵照辦理；幷將援賊實情函商滁帥，以便互爲聲援。弟已駐軍英山城南，相去二百餘里，軍情瞬悉；不能遙揣，亦復何能遙制？且賊駐舒桐，則英霍六安皆警，而天堂兵力尙單，均應由弟處隨時策應，弟已撥湘軍入駐霍山。隨身營伍，不敷分撥；其太湖石牌兩路，以仁兄大力肩此重任，弟斷不致掣肘；卽鮑唐蔣各營，惟仁兄指揮是聽。敬乞時惠好音爲禱。

復曾滌帥

奉手諭，深以太湖調撥爲駭異。林翼原議以多蔣備剿援賊，以唐鮑專制城賊，而固楚疆。多君與蔣君十五日商定，忽以霆營一并前往小池驛；十六日得霆營信，恐已無及矣。至尊意留霍山各軍，暫止不進。查霍山各軍，只可勉強兼顧天堂；擬留金逸亭十二營暫駐柳林河，俟天霽則進青田畈東界嶺等處，距天堂僅八十里，距霍山城百里以外。如天堂有警，由青田畈派五六成隊打行仗，仍以青田畈爲老營。至曾吳七營，聞已冒風雨前進黑石渡，恐止之不及。事丈尚待二十一二十二日始進，事丈晉丸營至黑石渡，正月秒會合不遲。黑石渡雄據一面，控制三面，阻水負山，萬全無害；鄙意或不必強之使止，致駭軍心。多君此番調度，閱春霆信亦是強使從令也。惟如此舉動，賊必變計不折而北趨，必不久覓太湖各軍索戰，第二路戰事稍鬆矣。至二郎河陳德園似尚無慮；林翼只此兵力，天堂所分，是侵第二路之界限。蔣之八營，亦是第三路第四路之兵而改入第二路者也。然天堂後路，仍必兼顧。尊處尚待霆軍，霆軍一年來，每苦行殺太勞；赴難甚勇，而又不能應機中節。太湖西北，尚乞酌度救全；風雪荒寒，我不得進，賊亦不得進也。尚乞寬釋自衞。介唐之得士民心，亦近年所獨見也。潛士到營，長跪不起，痛哭不止；林翼不得已，允其暫留五月。介唐之居爲天堂，介唐之遇如地獄，非介唐之利而爲此也。此等事只看有利心無利心，林翼非小人之恥爲小人；一軍深入，不得不徇十萬生靈之請而強作

五月之留。且余軍何可孤懸？恐前勞付之流水，而又貽後日之深憂也。

致官揆帥

奉手諭，敬承一切。應復事宜，條列於後：一，蕭軍未到，而多禮堂急不能待，已調鮑蔣移小池驛。多公驍果戰將之才，非統將之才；然目下我軍無所統一，不得不俯從之。弟於軍事，總是委曲求全之心也。一，多公欲添一千二千人，弟擬大局稍定，撥趙李楊朱李五營歸多；而添人則不僅無將，亦且無餉。一，多公是勝克齋一流人物，似較克齋為勇，亦是可取。一，光固一路，本擬以馬隊千人幷撥步兵由六安流波礮進發，與豫州所求廷旨所論正合。請尊處卽行復奏。一，瑛蘭坡如肯稍助湖北之餉月二萬兩，弟必以四千步兵一千馬隊由六安捍蔽豫境，特林翼不便明言耳。尊處可否函商酌之？一，韋志俊尚有六七千人，欲歸命於楊軍門，須給月餉。雪琴已另稟上聞，乞酌示復奏，大概請尊處酌辦。一，滌帥慮陳德園二郎河，則未免太過。弟之復信頗詳，錄請酌示。一，天堂尚可救援，大局當不致有礙。縷縷奉請鈞安。

致官揆帥

浙江十日無報，非危迫，卽梗塞；浙江關系京倉京餉海運根本，戶部之政事日非，知催餉而不知

餉事擧地方安靖無從著手也。若照部臣近日之樣，亂不可止，殆有甚焉！前撥六千人援之，恐尙不濟。至伍令欲以逸亭援浙，逸亭爲營務之才，曉暢軍務，輯和士卒，實是確評；惟獨當一路，則氣不甚固，威亦不行也。多欲獨謀桐城，除再撥二營，尙須添六百名，乃是一萬步軍之數，應可令其自募舒城人少地荒，均不甚願舒城，希庵卽潛桐之交作四路策應之師；昔年塔忠武羅忠節李忠武均仁愛肯救人，希庵亦仁人也。滌意原欲多公作策應救人之師，多旣不願策應，而願獨謀一路；且多公之救人，尙不如李公之眞切而肫至也。何如？

致莊蕙生

閔生儒者，其心地乃君子也。如不願六侯祠庚信到，弟仍留之；此君有愛敬之意，非嫌而遠之也。六是大都，可富可強；無論土地甚美，卽茶利亦可足兵足食。美利自在天地間，人事阻之，不知愛惜；其病總在不求才，不擇人。古人一成一旅而可爲，今人以千里數千里而安於一成，可恥也已，可慨也已！

致羅少村

玆得滌帥來函，知賢姪奉母，並挈兩幼弟，已到武穴，且悲且慰。二月二十五日接尊大人二月十三日手書，知杭垣喫緊；卽派援軍六千二百人星馳赴救，方意堅守以待，必可保全。詎料其二月二十

七日之變乎？世亂初生，正人早喪，涕泗縱橫，寢食俱廢！現在浙垣已復，尊大人忠骸，想必早爲殯殮；東望武林，悲憤萬狀。珂里兵燹之餘，恐難棲止；應請吾姪先到鄂垣，假館暫寓，林翼當與秀帥、滌帥、蕙生、希庵諸公，商定一切。異日或於湘南謀一妥善之地，諸俟晤商，望即束裝前來，是所至企！

致莊蕙生方伯

連奉書，敬承一切。籤復各事宜，已囑營中文案復勘。公之是處與不是處，不妨取證於人；應詳悉酌議，奉復。省中既另設局，公竟不能一臨；或因清恙未瘉，不可以風也。如近日已出閣子辦公事，尙乞督同人公議之；公爲領袖，雖勞苦，又烏能自已乎？公牘以無害爲先，國帑以踏實爲先；林翼之愚妄而爲難，非挑駁以逞臆，非苛細以炫奇，求其事之有濟而已。牘背可畏，籌簿無程，此絳侯魏尙之所歎也。簿書期會，俗吏云云，此文學士之所鄙也。弟是傖父，不足自異；公爲學者，何嘗不稍厭簿書哉？八年九年以來，都中方搜取世間必不可得之財，誅求必不可行之事，公亦旣見之矣。總之，應擔當者弟必不辭，苟有益於國計之公，與可免州縣之私，而又不徒爲部吏所督過所挪揄，齗齗苦我以必不能承，弟又何不可擔承之有？薔理可自信，卽執奏再四，義猶可爲也。若一經部駁，啞然自笑，廢然自沮，則又不如愼之於始。公事不厭精詳，弟之不是，儘宜更正；更正之後，無傷於明，實見其公也。自二月初五日至

於今日，無三日不雨之日，年豐而歉不平，方且日衆，況飢耶？

致糧臺

希庵之母仍病，七十五歲而患風痺，恐竟難言。金逸亭十年於外，從事湘軍又六年，是爲湘軍中最久之人；得兵心明地勢，只惜兵非家兵，尚難行威耳。屈指近人之從軍者，文武不下數百員，而去取之際，衡量再四，若有緊要軍謀，亦無以易此老也。前歲去歲乞假，弟強留之；今春乞假，弟又堅留之。而希庵則早許之。滌帥最仁，聞人乞請無不俯從；弟意欲再堅留之，以備將選。東山霖雨，三年傷悲，況十年耶？古人於出師遣將，必反復纏綿以慰其私，兵事且十年而無慍色，奈何！其丹初文若敢不顧旃；若存大意，恐一旦無以應敵。請丹初文若票發千金，專寄逸亭，遣迎其母，駐黃州，則異日吳楚將不止百萬金之益矣。至於得兵心明地勢六字之考，可質天地鬼神無疑，有歉無愧，其長處尚不止此。

致荊州同知周笠西

奉手教，言保舉事理甚詳明，應保之人，由尊處酌定，出力者不沒其勞，總期足以服人心而止。所言已足以括事理之要矣。牙釐保舉部駮甚嚴；弟無以鼓勵士心，有深愧焉！如劉惇典三君，承事有年，十分竭力而恩無可加，則不妨獎其子弟以示優異。謝太傅謂陶桓公用法能得法外意，即此類也。秉

至公之心以行之，可質諸鬼神而無疑。弟病甚深，勉力支持，五十始衰，尚不應如此之憊也。

致駱籲門中丞

季丈以幕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覷湘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留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儻事勢果平靖，終身隱居，豈非大願？印渠獨當一面，可為印賀，并可為桂管之人欣喜。特蜀疆將非復吾有耳！

復范西民

濤公忠櫬，及其夫人節女之櫬，均旋故里；弟輓聯有『世治正神為人，世亂正人為神，一室貞魂光國牒；大節忠臣不生，大名忠臣不死，千年遺恨付胥濤』之句，頗悲壯。少村奉其庶母並兩幼弟，均已避出，惟濤公服官二十餘年，身後清況如同極寒之士，蓋百餘年來所僅見者矣。蕭公緣事解任，特授鄂臬；天眷至隆，不過暫時垂翅耳。

與安化梁卓軒湘陰張介卿邵陽高翔卿

資湘之間，山水清奇，士負剛正之氣，秉節艱貞，胸次宏遠，近攬德輝，中心愛慕久矣。鄙人崎嶇戎馬，時事艱難；將使天下後世之人，謂我楚之稱領軍寄干冒不韙，苦力支撐如林翼者，實不足為吾楚

之寵重，而貽父老之羞辱，是亦諸君子之所心懼也。閣下志節學行，不同流俗，聞風思慕，如見其人。即望命駕來營，以慰飢渴；或兵事餉事吏事，惟公自擇；其守處而盡其所長，南望洞庭，心神依向！鹿鳴於野，鶴鳴於臯；古誼可援，我勞如何！

致吳幹臣

余會亭各營，都將軍必欲調往揚州；僅足下千餘人駐紮黎兒嶺，勢成孤立。狗逆定計秋間上援，其來必速；楚邊均苦空虛無備，目今宜收斂固嗇，以近守為是。鄙意擬請足下移紮新鋪，溝壁修二壘，高大堅深如城，并於前七里之土地嶺左路大均右路蘇家坑設關設碉設卡，每日各派一哨，輪流把守。五日一換班，以均勞逸。則英山羅田蘄州蘄水之門戶可保，而鄂省之邊患以紓。先此奉商，惟足下妥酌，速即稟復。

致郭意城崑燾孝廉

奉書具承所示時艱事急，當各盡其心力所能，不必才之果異於人，事之果期於成也。遇事每謀每斷，不謀不斷，亦終必亡；與其坐亡，不如謀之。凱章速來，滌軍乃盛。季丈即可率部并帶凱章之勇資以季丈之謀，亦必有濟。季丈自募五六千人，自不可少，然事頗不易辦，人實不易知也。來示言季丈用

人不疑，有誤用之人，不肯自承爲誤，旨深哉！鄙人今春不欲與季丈拾捃，恐傷其氣；實則應諫之事，應拾之捃，均俟之異日也。然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儻事經閱歷，必能日進無疆。廷旨欲以督辦四川軍務寄之季公，督辦四川，鄂湘受福，潤可千里；襄辦兩江，善良保全，氣類感通。蜀亂始生，吳亂已極，功效又大不同。林翼有私愛於季公，此事竟不能爲房杜矣。請賀之高明，迅速函復爲要！

致書局牙釐局文案

梅村果臣二老，均以前三稿爲不謬；弟如荒陋老諸生試文，稍稍成篇，便引領望中試官之意。況經梅果二老之贊歎，樂何如耶？太空之有浮雲，九閽之有虎豹，古今同慨，是有命焉；吾輩惟義所在，勇以自決可耳。梅村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爲滌公謀，即不盡爲滌公謀。至言滌不握督符而僅握兵符，萬餘人已足，此却不然；弟欲滌帥一人任天下之危，總三江之兵事，弟意督符更重於兵符也。假以十人握兵符，仍無一兵可用，是滌誤國而兼自誤，不如包攬力任其艱難爲是。應由徽甯廣德以二萬人速入吳會，以一人留饒廣，以一人守徽甯，以一人趨浙江造水師，以一人率萬人出揚州造水師；其夾江兩岸之事，如彭如楊如李如多，暫交不肯代管，爲異日會合進攻西梁山之本，必如此然後吳事可謀也。若諉之於人，又必十年無成。

鮑之驍果，余之忠良，弟五六年精力所注；心念揚州之鹽米，尙是我國家之命根，都公迂謹無才略，尙是近帥之不敢放肆者，都未必能強余而行，余亦未必爲都所。使然不以好將好兵謀淮揚亦自問不忠主憂臣辱之謂何？天下惟無精衞愚公，故事至於此；若一念之差而貽楚北以不守之禍，則林翼一人之罪也。應以勸捐開架幷提收稅契，如辦牙帖等衰弊之政，搜括無遺，錐刀之末，亦且爭之；故古人薄事功而貴道德吾以救時，不得盡喩於人也。可請香雪文若密議之。

覆羅少村

前奉書遣人往宿松石門探問，尙不知足下已到武穴也。頃閱所寄文若書，乃悉一切。傷哉！世亂則正人爲神，世治則正神爲人，傷哉！因此病幾不起矣。濟村先生大節完備，自有千古；所閱邸鈔，謹以奉上。姪此時以速入武林，扶忠骨歸里爲上策。其家事等必能從容料理。彭楊聞命，獨以八萬餘金募勇而往；援兵未行而事已壞，彭楊之義不可忘，而其心彌苦。彭楊之意，欲以報尊人之至誠，而幸其一得也。傷哉！手此奉致，不盡欲言。

再覆羅少村

讀來書，幷死事狀，悲傷不可言。子山諒已到里，預爲安頓料理。文若爲丹初強留，丹初新到，糧臺

不放。文若擬五月即到宿松，林翼四月初旬中旬，當到宿松一哭。尊公死事大節，及平時立身處己居敬存誠之概，異日當爲文以傳之。近三月病久，氣不振，厲實負我澹村先生也。孱軀久不瘵，奈何！手復即頌禮安，勉自節抑，以體先志。

致羅澹村家族

貴邑山水清奇，人心醇古，鄉存廉讓之風，士敦雍睦之義。林翼耳聞目睹，敬慕不衰久矣！澹村中丞清正忠烈，曠代偉人，其持身涉世，至誠相感，絕無世故周旋。且服官二十餘年，僅止草屋十餘間，薄田數十畝，蓋百餘年來疆吏所僅見者也。林翼與澹公同舟至好，愛莫能助；惟念少鄖病骨支撐，閱歷尚淺，擯擋一切，正未易易。閣下惠顧宗盟，關垂自切，倘乞代爲照料，俾諸孤有所成就，行見廬江不作，陸氏之綱紀如新；僕射不亡，謝庭之本支自篤。古誼可接，企慕維殷。

復嚴渭春方伯

奉手教意義精深，座有超凡絕俗之佳客，陳太史作梅見之大悅；謂遊遍天下，惟鄂中吏治得六分，弟思之不過三四分耳。俗吏無清剛之氣，無遠大之志，除卻幕友家丁書差，一籌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是可憂也！託此輩以人民，民何由治；以家丁書差爲腹心手足，即國策所謂「

亡國之人與役處也。」危矣哉！

丹初兄天下正人，未得行其志耳。輔翼一年，翩然翱翔，可爲一代人物；順則于淸端陳恪勤也；趣則孫高陽盧宜興也。弟與兄明多於誠，弟痛自滿潔，痛自收斂；十年以來，悔罪竭誠，而精力疲敝，德未成而力先瘁，然此志則無可自弛之日。公之精神聰明，欲爲一代偉人，較弟之資地更高，才氣亦十倍於不肖，近人不能望其肩背。公須引道德之儒尊養座中以作吾師；則道德之氣，涵濡深粹，所謂與師處與友處之義也。

復鄧守之傳密

奉手翰，幷惠寄各種書册，均收到。尊大人五種，擬寄都中刻之；地志韻編，俟軍事稍定，再行酌付剞劂也。滌帥受任於覆軍之餘，兵力餉力俱形不足；甯國被圍日久，赴救尙遲，若此城不保，則滌帥進兵之路尙多阻隔。皖北上游八年之久，無一官經理，幷無一人過問；現經分飭辦理營務團防添修碉卡等事，皖事當有起色。湖北本年水災特大，荆宜漢沔一片汪洋。所示靈泉洞一節，目前決不可行；蜚鴻滿野，不惜民而興役以飾寺觀，人其議之矣。如疆土無恙，人民安樂，三五年後再行酌議可也。

復郭意城孝廉

營中注意驍果，是正辦；然當以誠篤廉謹之士，如石泉諸公者，爲營務處，及各營幫辦。及初募之時，猶可補救於無形；否則必歸於田興恕之流，終不能成大功。統將公費月七百金，長夫三百名，尙不能稍餘一錢；然必須有此，乃不窘手。又季公不顧其家，應請籲門前輩札飭鹽茶局司道，每年籌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此亦非薄之至。鄂中營官之有家在鄂省者，均不止此；若季公，非有廉可領者也。都多舒李鮑佘月費，均大有過千金者；不窘其手，卽是不掣其肘，能恤其私，乃能專精於公。公意云何？

復嚴渭春方伯

奉手書，具承一切。覲唐之才，公屢解之，均致之滌帥矣。滌帥亦思皖南可恃，卽移節淮揚；其地江湖河海，一氣卷舒，且以鹽爲富強之本，如相得益彰，吳事之幸也。弟於兵戎之事，向以外匪主撫，內匪主剿爲定見；弟無疑於覲唐公言圓通之病，弟尙疑之。滌帥德高而謹愼之過，季高才高而偏執激切之過，均性情獨往，不能易也。弟今春憔悴之狀，自分必塡溝壑；四月以後，輿致叉別。亦殊不料滌帥季公兵事近年乃日進，可見人貴專一，精神所致，金石爲開；兄能稍用心，異日必愛益。果決人宜兵，柔儒人不宜：直爽人宜兵，修頭修足修邊幅人不宜也。

勸捐事待時而行，此外各事宜均應早爲籌度；或先勸後勸，一步緊一步，兄自與糧臺酌之。丹初

能節小物而不能節其大，浪費總在兵多，弟之罪也。丹初能司出而不能司入，司入者，弟與兄之責也。弟之兵多，亦有苦處；鄂力要苦撐一年，乃可保也。艱哉！人皆熙熙如登春臺，我輩惟職思其憂耳。鹽觔加價稿子，均妥；七子同心宣布，盡力籌謀。乃可有裨。飢寒逼身，慈父尙不能得之於子；況夫勇悍之夫，戰陣之際哉？賊勢實較七年八年加五六倍或七八倍，今年必又倍於九年矣！笠西雲卿且不勸移；雲卿之志，如老僧，不顧荆州同知之膏潤也。吳嗣仲有才，實勝於阮；然弟是拙人，弟是下等才分，愛德而不好才。故德安一席，竟不能決；心中目中，竟無其人，公再思之。

致曾滌帥

左季高不願入蜀，以素與蕭軍不和，願依丈而行。來信幷駱郭信附上。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爭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則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謀淮揚，不出仁人之疆域。臨事決疑定策，必大忠於主人。兩路均是一面之才。且吳禍大於蜀，不難執理直陳，請丈專稿挈銜拜發。

致嚴渭春方伯

徽帥月費三十萬之餉；浙帥月費五十萬之餉；問其兵，則答曰六萬人三萬人也，問其謀與其摺

矣，則人盡冒爲吳孫彭韓矣。乃急則求此不足萬人之曾滌帥，且惱羞成怒也。湖南各軍，弟已羽檄交馳，然非七月杪不能到防。滌帥詢我以言，已酌籌復之，仍請集思益我，我將以公謀告之滌帥，而不攘爲我私也。

復金觀察

得信知尊夫人殉節，十年化石，一旦完貞；義烈千秋，流芳不替，可以愧今之宮太保督三江而下賤無恥不堪爲尊門作奴婢矣！老兄之門有烈女，老兄亦且不朽，其勉力自愛，講究兵事，以紓國難而報家仇，毋過戚戚。

致官揆帥

前任黃州府金菊仙先生，於咸豐三年粵匪復竄楚北，殉難黃州，其妻女眷屬，先於二年鄂省被陷時亦俱殉節，闔門忠義，大節凜然，洵堪矜憫！查金故守在楚，所至之處，廉正愛民，其治績優異，年來無此好官；忠節之概，賢良之治，實令人追感不已！身歿之後，不名一錢；茲其胞姪鵬程廣文赴鄂扶櫬歸里，長途跋涉，資斧艱難。其家只寡媳幼孫，尙在休甯也。應請中堂俯念該守爲鄂省第一賢良，爲國捐軀，一門全節，與渭春、義渠、伯符諸君子通商籌度，俾其忠骨五棺早歸，不致久淪異地，以昭激勸而

慰忠魂，是所至感！附上該故守行狀，並乞賜覽。林翼向不識菊仙先生，而每聞其德政品節，欽佩萬分；如蒙中堂仁人優厚忠良，林翼願以二百金附入賻單之後，七月歸款寄交省中，並以附聞。

致韓南溪觀察

左公入蜀，蜀重；入吳，吳重；然合則兩利，分恐兩傷，惜不能合也！弟之畀劉入蜀，爲蜀謀應如此。田忠普特營官哨長才耳，湘人保之太過，黔人爭之太力，以致樞廷以爲異人；實則此等勇士，近年所在皆有，以言將略將才則未也。終恐誤黔，并必誤楚。

復李少荃觀察鴻章

今春論和春秦定三向榮，均是用違其才；又極論田興恕之不可大用，劉富成一夫之勇，不可爲大將，左公謂我刻，殆因此也。歷年江南人論兵將，均極寬宏仁恕，掩覆過失，羈縻勿絕而已；實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爲，不知兵事，故於兵將多恕詞。又其識見不屑爲兵將，故於兵將多鄙詞，以爲戰陣之事，非此輩不可，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

復舒輔廷副都統

奉到惠函，具悉清恙未癒，尊體大不如前，系念綦切。推時局艱難，正聖主憂勤之日，非臣子退閒

之時。老兄德性忠純，軍心感戴；正須加意調攝，力保危疆，以繫衆望。去之一字，微論義不可言，卽以病狀上聞，亦未必邀恩准也。弟孱軀久病，精力已十分頹廢，而時艱勢危，亦不敢不免竭其愚，倘冀珍衞榮調，艱難共濟，是則私心之所切禱耳！至令弟岳公之事，彼自不肯，非老兄之過；弟義應直言，兄已懲辦，卽是大公無私。此等事不必留在心中，不可因此而積鬱在心；天下情形日見艱難，弟與兄惟有盡心竭誠，力所能及者勉力爲之而已。此後弟兄同命，始終幷無二心，倘祈鑒之諒之。

復曾沅圃觀察

議仙信二件，均悉。所論自正大。此公宜助滌帥，滌丈任重事煩，東至於海，南至嶺外，北及齊魯滕薛之交，其西則及蘄黃幷長沙本郡所屬之壤土矣。非才不濟，全視乎人才多寡以定興衰；公亦須力函懇之，求才當如白圭治生之法，不得不止，公其助力代求之。

致嚴方伯

勘災徵糧，核實爲實；我輩所爲何事，不爲民生起見，豈爲富貴自封，如盜賊攫金之志哉？我兄言做大官須從百姓做起，知此則知稼穡之艱難，民之情僞矣。今某官至以筆墨欺飾，與文字澆漓之頹風也！詖詞濫詞，害政害事。

致官揆帥

聞尊體日漸復元，應健脾胃爲主；脾胃者，人之元氣也。潛山天柱，漢代尊爲南嶽；漢武巡狩，由盛唐至潛登天柱，泛舟樅陽，射蛟潯陽江中，即其地。萬山從龍，獨產天堂野朮，士人以繩縛腰，別緊繩樹石間，跳身絕壑懸巖間以采之，惜所得不多，弟服之大效。其和平中正，如老兄性格；付上一匣，計野朮三十五枝。如試服有效，秋冬更可購覓奉上。

致曾欽使

辦大事以集才集氣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丈必以此議爲然。吏然治本無不傳之祕。用人行政之大，安能出丈範圍？林翼在黔，即覺時俗之人無一當意者；魏將侯心花怒發，而不知所裁。韓南溪張虛齋各有所長，亦均有所短。沈秋颿勤民事察情僞，知其官聲之美，而不曾共事一日，此在黔八年所獨得而欣賞之人也。入湘以後，默察丈之鑑賞，乃自信益堅矣。

復荊州府唐蔭雲

兩奉手函，備悉一切。黃孫氏幷非黃氏親屬，張元亦是下流；凡此等案，總須親屬男子到案，乃是真情。黃孫氏張元總是女子小人，是陰類；蕭姓兄弟，總是士類。即令飾婢買賊，情罪果眞，亦何益與黃

孫氏之事?不可不爲留廉恥，更不必究其虛實眞僞也。此案尙須會處斟酌。武昌失守三次，失去公私資財，何啻二三千萬?若徇家族婦人女子，及曾經跟隨之僕從，得以訐告追逋，則案牘繁興，市獄自擾，李爲察之至署銅仁府之黃培杰，弟曾同事，現已不知存亡，蓋久爲國殤矣!從何質證?應以一筆勾銷爲直捷了當法門，毋自苦也。

復李副郎

來示言軍餉日絀，但能儉已求人，兩邊著實打疊；譬如固窮之士，不壞品行，終不至餓殺。此論精至。儉已求人四字，祈公引申其旨，發揮旁通，以啓牖鄙人之愚。四月宿松道上，滌帥臨別贈言，富莫如節用，強莫如裁兵，古今名論顚撲不破。如何實力奉行之法，乞公示之，乞少荃公議。

致李希庵方伯

公長官爲羈勒，誠然。弟之於兄，本另有相知相關處，他人不能喻也。此事兄可自告之滌帥代酌，弟必不相強，蓋私心不忍強也。丹初第一正人君子也，以對不過軍士爲恥愧，便是正人心術，有一美才周壽山，公與深談否?此奇士也，亦微有毛病；世人固不識此人，疑我之私之。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可嘆!

復李少荃觀察

奉書言高叟思親，自督隊未必能止使不行；林翼曾力阻滌帥，以滌帥不善騎馬，且關系全軍。其平時節概，如上年夏間，尙恥襲取成都，則必不肯爲滎陽成皐之獨騎跳去，故願以奉戒。至左軍師羽扇綸巾，自有道法，戰事應從其志；試歷三四次，本領更強也。開次青尙在，且喜且憐之；放令歸山，不過一年，仍以憂憤賫志以死。次青御士有恩，取友必信；其戰事本不長，其守專本可信。林翼夏間與謀次青募勇之麻羅黃孝不必分防，只須城守派二營足矣。餘則盡在黃州城外操演，日夜學習，日夜挑選；何方有賊，應之裕如。其防麻城城內之二營，亦半年一調入黃州操演；另派二營往防，不必支支節節分防也。潛山山外山內不失，則各路均可保安慶之圍師，如滌帥嫌南岸兵少，可以沅圃萬人調去，北岸不須沅圃也。

致鮑春霆鎭軍

日前袁令羅都司以弟密告之意來英山，當即復函，嚴詞囑弟不得妄萌他念，計可到覽。前信中尙有未明言之意，不得不剴切言之，以釋弟惑：九月二十五日滌帥奉旨，因某帥奏調弟軍北援，奉嚴旨飭令鮑超迅速北上，交勝保管帶。滌帥與兄深知其爲人忮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

北援，無論南北風氣異宜，長途餉項軍火無人主持；且必爲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也。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違，萬不可以他詞推諉。其時滌帥籌思無策，只待應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饑困，亦不致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

昨言欲克復休甯徽州，仍求回北岸打四眼狗，當已面繳該二弁，以爲必不可行；恐吾弟尚不知滌帥苦心婆心，教全弟命之誠，故不惜反復言之。弟於世事太懸，當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法。弟以一協標兵，受滌帥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備加都司。此次以舊率歸舊部，豈忍萌妄念哉？豈敢萌妄念哉？知北岸狗來，力自能支；即令力不能支，滌帥自知派援，不待弟之自請也。手此縷縷訓弟，皆一片良心之言，千古藥石之言，弟可熟讀，莫忘，仍不可與他人見也。攻堅傷人，挫氣誘賊出戰爲宜。張凱章知兵，可公商之。

復曾沅氏觀察

讀手教，以希庵前此商議移駐高河埠一節，承公毅然以賊入英霍，尚能堅持十五日二十日

自任；公志與公之軍氣早料其必能如此。今讀公書，氣甚固，志甚堅；所言事理，亦平實無一字虛夸。感慰欣慕，爲能自已？幸以尊意告之滌丈希庵。爲要此間亦將尊函鈔寄各處，使其專心破賊。昨函以三千石米運安慶，尙有太湖城守一千二百石，亦應改奉安慶軍營也。次青之文讀過，悲其志，惜其才，終當設法以曲全之。

復李眉生駕部

夙未晤教，而閣下之德性襟期，久經耳熟；頃聞台旆出都，作挈眷遠游之計。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縱作意避秦，何處是桃源勝境？況以閣下之才學而遠思高蹈，誰與共濟時艱？因將賦扶桄三章，相要道左，尙冀枉駕來游，不我遐棄，謹掃榻以待。

復左季高京卿

軍中勞苦，敬問將軍眠食何如？希庵早回桐城，據報狗逆已至；然十日之久，蟄伏未動，殆有狡謀。此間各大將均能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沈舟之志，却以攬轡安閒出之，其濟，君之靈也。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皖南情勢不熟，不能遙臆；惟丈與滌丈謀之斷之，賊本至弱，幷力圖之，必可破也。九月二十日有

留止鮑春霆之北行，我輩專意東南，分當效力；天心仁愛，即顛沛造次而不忍於吳楚之民，皮幣珠玉，太王樂天，明夷艱貞，王室如燬。此後努力歲寒，願公節勞自衛，毋以精力倍人自竭其力。林翼積勞六七年，憂思成痗，病勢日增而不可言病；故望公早自節宣，毋使真病也。林翼雖力戒春霆攻堅，以春霆有攻堅之癖，又屢寓書滌帥戒止之。連日不寐，苦思再四；兵行如水，不可執著，如有可攻之機，則昔年羅李之攻蒲圻，春霆之攻意生寺，亦未始不以血肉換此城壘。應變之機，公試謀之。公之戰馬膽力何如？南人好川黔之馬，是小走碎步，非馬之正軌；北馬乃良，所向無空闊，一心成大功。然須腰腳有力，乃能乘此；明以示我，以憑物色。

復霍山縣張桐封

得書具悉，米粟芻茭，採辦不竭，並備竹木以資軍渡；想見紳民響應，董勸有方，至以為慰。添練鄉丁，立成營伍，選派勁勇百名，教習技藝；仍以寓兵於農之法，使民力不疲，而緩急又皆可恃，亦自謀守禦之長計也。但其要在於紳董得人，不侵不擾，而後實效可期，是在足下之善為審擇耳。

復曾沅圃觀察

希庵薄臬篆而不受，設以使節畀之，能不受耶？皖節之來，十居八九，此皖中亂極思治之機也，希

剿，如何能退？弟已三年不加一贊詞，原有私情於希公，爾天心鑒察，畀任獨隆，天也。天可逃乎？爲將在得人，爲大吏亦止在得人；其體異，其一揆也。公言高叟數月之後，亦知行之維艱，此爲至言；我輩走錯路了，若昔年閉戶著書，使天下後世想像其人，必曰：「惜其時不之用耳！」今竟何如？丈閱此，當爲一噴飯。舒六兄馬隊亦調由太潛來會，成鎮調入霍山旁路，即賊由雁六入松關之來路也，迎之於外較佳。

致羅少村

敬啓者：廿八專作書，專丁行至中途，遇孫都司而自歸，原信仍㪷上。孫都司到，讀手書，大慰。明德正人，慍於群小，屈於八著，將申於天地。得作梅兄之大力，使忠魄得所依歸，鬱鬱佳城，以世蔭其後裔，而讀書守道義於無竟，公之功亦大矣。林翼病除而衰弱不可除，所示均悉。現臨別所定，方不敢增刪自立意，愼之也。必欲求作梅兄不須臾離，而天寒山徑凍封；惟臘月廿日之約，必求俯從耳。賞及弁兵費至二十餘金，又犒勞酒食；是鄙人無益，而少村轉勞也。心何以安？樅陽賊退，南岸近狀亦穩。此頌大安。

復厲伯符觀察

子貞先生游鄂，其品學爲當時所推重，求善視之，并求揆帥牽屬助之；來示不以尋常過客相處，誠禮賢之盛意也。子貞老矣，不可久留，久留亦恐失敬，當公舉以贈其行耳。

復舒輔廷都護

得書，以此番進剿，尙未得揆帥明文；想偶因他務延展，而弟處已有咨行矣。兄之忠直樸實，惟弟佩之至深。弟曾言無論如何，弟與兄與希庵三人永不相離，總是三人共命而已。一切不必生氣，似宜速到桐城助希庵合戰爲是。是所拜禱。

復曾制軍

奉手教，並抄示軍謀數則，敬承一切；賊情地勢，隨時遷移。林翼距皖南太遠，又不深悉地勢，未能遙謀。丈所籌思，均極妥善，游夏不必贊詞。惟賊計不襲成跡，不必定走舊路；我軍只宜并力，不可太分，此愚人之臆見懸空而又無所指實也。又奉十八日賚回復函，於康卿梅村之文則賞之，於野人之獻則欲拒之；丈則貴德賤貨，而林翼之無文，可爲慚悚！軍中勞苦，目營四海，心憂九州，折枝之勞，以助神明，承筐之將，無違忠愛。若竟却謝，則恐懼於屏棄，而將無以自立；遲至明年，蠹蝕其中，又何貴乎箴言？書院藏書漸富，丈到揚州再賜數種；則顧子所謂明道之文，經世之文，與切於實用之典章，庶幾大備。

所求於丈者甚奢博而不可殫紀，丈得毋怖恐而預杜之耶？稱城近二三日將大戰，林翼到此時，轉甚閒暇，希多公和睦如一鼻孔出氣，希庵夜宿多帳中，并不歸營，亦奇境也。

復王緝甫太守

奉函具悉，磊落長才，固知不久於抑塞；勝公處暫時未便言及，弟於司道向守在官言官之訓。相交極深而界限甚嚴，未可即以私情相瀆也。

復左京卿

霍英破後，賊遂長驅入蘄水；假昌營號衿頂帽，裝束以襲黃州武漢。黃本無兵勇，笨人下棋，死不顧家，其林翼之謂乎。病中精力竭而思慮亦鈍，又無人以拱卒舍痾子教我者。林翼無死於牖下之志，尤不喜死於婦人之手；處煩惱之地，得隱逸之病，病何足惜？死更不足惜，獨患氣根淸深，欲生不得，速死不能，不能辦一事而徒貽誤耳！軍事相定，恐不可留，此時無話可說。

復官中堂

敬啓者：二十五日亥刻，奉到二十二日手諭，二三千言，整暇之度，安閒之致。使武漢固於金湯，勛在天下，咸欲何言？黃陂之賊，上犯德安，不過牽綴兵力耳；必踞德安，以二千人設守。中堂隨宜調度，札

飭施行。太湖太遠，不能代謀；卽地方一切公事，均請中堂作主，曾告之義渠兄矣。

林翼大病五月，神銷肌削，氣促而已；近來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二十六日以後，添咳嗽吐濃紫色血；前聞仲遠之病，而不敢請繼；因太湖雖守備皆完，而以烽煙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則病勢危篤，一日不如一日，來亦無及矣！辱承深愛獨厚，且感結來生而已。

致李次青

久病未能作書，而蘊結特甚。近聞懷思返里，觀小桃源記之作，知其憤激有深焉者矣。昔諸葛公之短長，陳壽譏於史冊，時俗之論，何足以蔽高賢？況兄以倉卒召募之師，跛倚而疾入徽城；謂銳於行義則可，精於治軍則不可。失律之咎，滌帥所屬望於兄者甚賒，故其責備於兄者亦切。蓋徽防關係之重里，至於急不擇言；弟再四寓書，不能申救，亦未免參之過激。特念兄數載行間，而尚未知今日賊勢之盛，數千人不能以自立，滌帥信兄之過，亦兄自信之過歟？然猶是君子之過也。林翼之敬兄，謂其愛才如命，嫉惡如仇，其誠心可以共諒，而知人之明，則尙未敢以相許。然要不至於隨人指蹤，而因失所親。乃近聞右軍欲勾致閣下，遣人由祁門而江西，如蘇秦以舍人隨侍張儀故事，其用計亦巧，而兄不之却，何耶？豈亦未免動心耶？大抵吾儒任事，與正氣同死；死亦得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

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況又不能不死耶？處世無遠慮，必陷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黨猶爲同臯，而無解於正士之譏評。右軍之權詐，不可與同事，兄豈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見，則吾竊爲閣下不取也。兄之吏才與文思過人，弟與希庵兄均掃榻以俟高軒之至；如可相助爲理，當亦滌帥所心許，何嘗不欲酬復前勞與其危身以陷險也。弟以與兄有素日之雅，故敢盡情傾吐之。此次臥病十餘日，爲桂辛大賓所誤，元氣大傷；年未五十，衰老如八九十人，兩旬餘尚未出帷幄一步。鄙人本不欲生，貌生亦贅耳！知念并及。

復曾使相

聞陳鎮大富一軍潰失。景鎮不守；春霆從彭澤馳援，尚能補救否？春霆於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驚駭之餘，頗作兒女子態；林翼責以嚴詞，催令速行馳援，並允代爲設法挪移餉錢一二萬串，聞初五日已移營矣。撫建之賊，前已報陷樟樹鎮，近狀如何？殊爲懸憂：陳逆分陷德安孝感雲夢應城，守土之吏，太不作臉；此非距心之罪歟？希庵以兵事委逸亭，逸亭不能與狗鬬智力，終必喫虧，已致書切實言之。額帥已遣劉靖臣從荊門馳援安陸，鄂事或尚可保；鄂餉頓竭，然尚不如南岸之甚。徽州無米，得之亦正難守，且斂兵自固爲宜。霞仙尚在沙市一帶，額公有章彈方進，未知接手果何人耳？

復曾沅圃觀察

得示，知朱公來，實慰。又知鮑公速來，合之成胡，共萬一千人矣。多公近日必不能援安慶，以黃陂之牽其後也。士久則疲，軍士之精神，皆下等精神；我輩孱弱，可五日三日不睡，軍士不能也。彼之得氣稍強而又稍濁，濁則不能耐久，以神志易昏，故易疲也。滌丈以朱告奮勇來助，即是節養軍士勞苦之意；鮑來則不必求多公出濠助剿之說，斷不宜行。緣萬人前後分守，袤斜十餘里，此非強將如亞夫，斷不能如此堅定。圍師視剿兵較難，蓋剿師只防一面二面，圍師須防三面四面，自古以來，惟強兵能力及三面，公乃力顧四面而來示自謙爲弱將弱兵，殆高林先生所謂「彌謙彌僞」者乎？太湖羊毫甚利，此書卽羊毫所揮，公覘其精銳之氣，尚能破賊否？

胡林翼書札類鈔

湘鄉曾國荃纂輯



政治

上皖撫王清苑師

前歲肅函，并善化羅茂才書交門下士汪士鐸呈上；時以親學與會汪生樸學醇才，可以助理也。借求到而夫子已秉節皖江，汪生亦挾策北上矣；遲遲至今，歉悚何已！皖省爲淮服屏蔽，江介要衝；士秀而專利，民逐末而倦於農。大江之北，刀劍以嬉，囂然不靖，故稱難治。自豫河再決，鄰國爲壑；雖以濟獻之觀越，鄭公之守青，猶恐民氣大傷，瘡痍滿目，則求治更難。然而君子不更法以治者何也？法因人而立，貴審其宜；事因境而遷，貴當其可。夫以今日之天下，學校衰而下無實學，科舉濫而士無眞才；貪販之賈，得乘君子之車，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衣食忘農桑之要，而野鮮力田之民；政事爲財用之源，而上無端本之治。凡此久大之謀，固非一手足之烈與旦暮之功所能撥而正之也。即目前之所謂武備，緝捕，刑名，詞訟，亦甚絲棼矣！試爲吾師一一陳之，以備採擇焉：

一，武弁宜注意也。國家設立官制，武轄於文，而文嘗輕武；近日裕督師之敗於淛，以文武之不調

和也，急而求之，驟而繩之，其無濟固宜。惟先待以恩信，則禮貌之間無損於威，酒醴之勞無傷於財；而下之身心樂爲之用，此平物之所以安劉也。

一，標兵宜拔其尤也。本朝以督撫寄軍令，卽將軍之制也。夫行軍之法，必有左右親兵，然後可冒不測之鋒而作一軍之氣——韓岳之「背嵬軍」是也——卽明史所載如楊洪家蒼頭王越之選跳士，梁震何卿馬永馬芳等，均以親兵百餘人，克立奇勛，而滿桂之處孤城，叛兵憚其家卒，成梁之蓄健兒，異日皆爲將帥，此蓄養之力。然蓄養則貲費不易，惟有簡拔兵丁，優以餼廩，如戚繼光譚綸遺法，則可以收練兵之效矣。

一，州縣之疲玩，宜作其氣也。公文絡繹，大抵絕不關心，付之幕友書吏之手；卽迫於程限，亦且含糊上復耳。惟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直抉其隱，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稟復之日。公文同而手札專，則有不敢輕視之心；公文嚴而手札親，則有不忍膜視之心。嘗見一老吏言，生平所畏惟此。明相張太岳之鼓勵人卓然爲救時之相者，亦惟此耳。

一，捕盜宜定以日程也。先以手諭，令有案者開報姓名，無案者訪查巢穴；寬已往之罪，嚴諱飾之科。復自置册登錄，分日分起，責令拿獲。敍功月計歲計而賞罰定焉。卽有不肖而忧於別案發覺大憲

訪查，其不用力者鮮矣。

一，親兵可遣捕盜也。有所訪聞，約道里之遠近，而給書函若干；到第一驛開二驛之封，以次至境，可無漏洩。彼恐中途改委，必不敢預折到境之封，而地方聞大憲專緝，不敢不效協拿之力。且遇事觀才，默授以方略之要；積功得賞，復可爲簡拔之階。若罷職小，即到州縣所需幾何？設有犯罪之人，即有制罪之法；天下固無無弊之政，惟視用之何如耳。廣漢翁歸，其發姦摘伏，雖不免鉤距之譏，要非無補於治術也。

一，詞訟刑名，宜限以日程也。案牘之起，一人投狀，十家爲破；官揣其肥瘠而食焉，膏脂幾何，徒飽衙蠹；其或優柔寡斷，濫收於前而積壓於後，有案歷十數官而不結者。是宜嚴立課程，限其册報，別置書記掌之；分日分起，札追結報，與捕盜同。

一，胥役宜嚴懲也。此輩狠吞虎噬，爲禍最烈。皖省某縣，差役號猾，一案到官，差先納錢，請票官以爲肥；而差役之豪侈肆虐，甲於他省。此皆在所宜革也。

一，懲貪污以厲節也。國家之敗，皆由官邪；近日風氣，似乎大法小廉矣，而實不能然。巧避其名，而陰取其利，市於事前而償於事後；大約與者雖強出而不能怨，受者直以爲禮義矣。即如我朝之臺灣

西域川楚教匪，皆因官吏貪婪，職為厲階。我朝承前明之制，其有亂民而無叛官，雖百世可知矣。然民亂必由官貪，使早劾黷貨之人，豈不賢於十萬兵哉？彼一家之哭，何如一路哭耶？

一，勤接見以廣耳目也。日坐廳事，門無留賓，專意詢訪，集思廣益，即使縱橫說士，射利營私，而明鏡在空，本無成見，正未可因噎而廢食也。

凡此皆卑卑無甚高論，以老夫子之襟量涵古，經猷冠時，而林翼顧沾沾為此者，土壤不擇，泰岱之高，細流不捐，河海之大，工賈進規，矇瞍獻頌，況林翼之受知最深者乎？直陋無文，伏乞鑒察誨訓！

致廣順但雲湖丈

一，貴州知府有自理地方，則詞訟案件，首當盡心，盡心之道，莫如使衙役無所藉手。擬放告日，當堂收呈，或準或駁，即時批明榜示；已準者具呈時兩造均到，即諭令批呈，事畢，本日即為訊結，無庸差喚。

一，被告未到，查非顯然犯法，不致逃匿之案；即於呈尾批令中證約鄰，轉飭被告，定於某日某時自行赴質，以免差傳，並聲明逾限不到，立即差傳；原告不到，即行銷案。

一，必須差喚之案，分別道里遠近，人數多寡，事由難易，限以到案日期，收呈之日，即時出票籤差，

詞訟案件，一票一差，逾限不到，將差分別懲處。仍自立號簿，每日稽查。

一，中證不干緊要，卽行删除名姓，仍標明「某某不必到案」字樣於差票中。總求少喚一人，卽可保全一家；中證有未齊到而案情已無遁飾，可結卽結，不使拖延。至呈詞已準者，剋期必審；不準，和息。

一，差票內擬粘連章程數條，如不準鎖鍊，不準私押人證，多帶白役等弊；使鄉愚一目了然，則棍蠹之恐喝訛索，庶可少戢。人到，不問何時，立卽稟明，不得在外羈押，致滋勒索。且免在城訟師，代爲設法。如差人不如限到城，及到城不卽稟到者，如何盡法懲差，準被害人鳴鑼喊稟，或當堂面稟，卽能明察無遺。

一，貴州白役最多，石阡一府，最僻最瘠，白役尙數千人，此外各府已可槪見，似可約留十餘人及數十人，幷榜示鄉城，載明榜上無名均非官役，留者籤分名次，以次差遣，仍令五人互結，取具連環保狀，以免逃匿。其裁汰之散役，不致別滋事端否？有緊要大案須差之時，不致爲差役所勒掯否？

一，命案之擾害閭閻，其禍尤烈；擬命案到後，卽刻查問初供，不分風雨早暮。帶仵作刑書皂役各一名，轎夫四名，馬一匹；路遠或被褥及鹽菜飯食一肩，近則删去，共不得逾十名。每名自發飯食錢文，

家人差役，一概不帶，一切陋規，概行禁除；所帶夫役仵作，即隨身傍，可免在外滋弊，兇手飭差同鄉約鄰講拿送，酌量優賞。自盡及希圖拖累之案；酌予懲處，似於地方可免滋擾。惟緝拿兇手，如何而能迅速無誤程限，尙須隨地審察。

一，盜案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利盜之財則匿之，惟恐不深，民惡盜之害則除之，惟恐不盡。然民懼賊而每畏賊，非畏賊也，畏官耳；送賊需費，又不即理，苛求細故，問擬擅殺擅傷制縛諸法，又或賊口誣攀，事後報復，種種刁難，恩賊仇民，則除害而先受害，惟有裹足不前，忍氣吞聲而已矣！誠能予民以制賊之權，洞察民隱，力除陋習，仍嚴防挾嫌妄拿誣陷等弊，則盜風亦當少息。

一，昔人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況我朝內外問刑衙門，均以民命爲重，殺人且不死，而盜賊更無論矣。彼知破案而罪不過如此，則其膽益壯。昔漢帝治盜使盜自相捕斬；而紀文達說部中載一婢主使工作尾綴盜後，盜返即返，盜行即行，天未明而盜已委棄所封贓物。此誠知盜賊之情狀者矣。可否仿其意以偵察窩頓。

一，保甲團練，第一良法，亦可爲第一弊政。何以？使城鄉軍民，不費一文，不見一役，而自能成功。

一，苗民之刁許者，須加嚴處；而江西四川湖廣客民之百端盤剝，實爲大害。何以兩得其平，共知

感懼？；一州縣公事，有廢弛蹋茸不振者，何以作其氣？其例設循環簿，向歸巡道提查知府可否，一并提查；此外有何鼓舞歆勸之法，如何而可按期催結，照例遵行。

以上各條，皆入仕淺陋之說。總之，勤快耐煩，而民之枉費錢文者必少；或疑如此則煩難瑣碎，不知官果能刻刻以懲惡愛民為念，則期月之後，獄訟自然少息，煩難瑣碎正以求簡便法門耳。愚昧無知，伏乞分條訓誨，永為遵守。

論貴州境插花情形啓

竊以貴州境內地多插花，安順尤甚。林翼妄不自揣，思欲逐一察清，妥擬章程，彼此移易，歸於至當；謹先陳愚管，仰祈訓示。如蒙允準，再行縷析繪圖陳說，呈懇咨部改撥，以正經界，以便官民。

查貴州所謂插花地者，其情形約略有三種：如府廳州縣治所在此，而所轄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遙，或數百里之外，世謂之插花，即古所謂「華離之地」也。又如二壤本屬一邑，中間為他境參錯，僅有一綫相連，世亦謂之插花，即古所謂「犬牙之地」也。又如一綫之地，插入他境，既斷而復續，已續而又絕，縣縣延延，至百十里之遙，世亦謂之插花，即古所謂「甌脫之地」也。

而貴州所以多插花者，其故又有三：貴州之郡縣，一因乎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

剿撫蠻苗所得之土田。｜明之衛所，本以屯田為實據。而屯田亦有星散四出之地。國初諸公，徒取其城治之近者，即并為一邑，未暇一一清釐；所以州縣地多插花，其弊一也。土司之壤，或承自唐｜宋，或剏於元｜明，歷世既久，彼此侵奪，本非畫一之規。及其獻土也，則舉其所有而歸之於州縣，不暇一一為之分析；所以州縣又多插花，其弊二也。征討之法，或用雕剿，則平一姓而衆平數姓之人：招降之利，必聯族類，則降一寨而兼降數寨之人。當其創制州縣，輒以一時所獲田土，歸之一邑；所以插花愈多，其弊三也。

三者之弊，皆國戡定亂略之時，未暇深考，而其流弊乃百出而不窮。姑即弊之切近者言之：插花地有離本治二三百里，而離他治未百里數十里者；民之輸將也，不於其近而於其遠，期會不時，資斧既竭，遠來負米，勞費可矜。士之應試，其弊亦然。命案藉遠地而遲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姑無論矣；即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者，十之四五，輾轉關移，百無一應。官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所謂大事；羈候日久，既無以恤其貲財，證佐不齊，又無以剖其曲直。歷數年而不見一官，歷數官而不得一審；往往釀成大案，此其不便於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臥榻之傍，悉他人之地。其所應教誨應整飭應修明應捕緝者，皆遠在數百里之外；府廳州縣，號為親民之官，欲其出入可見咨詢易及耳。乃所親者在遠，而所

不親者在近；縱有留心民瘼之良吏，亦限於聞見而莫可如何。追呼不便，公事掣肘，此其不便於官也。然亦有所甚便者，則刁劣之生監，與擾害之棍徒耳。——而盜賊爲尤甚。盜賊成羣結黨，必於插花之地；糾察之所不及，摘發苦於所難。吏胥以別境爲搪塞之詞，州縣以關移爲遷延之計；即有任事之員，邇奉道光二十一年申明聖訓，不分畛域。而平日之耳目不習，即臨時之呼應不靈；戶口阨塞，非其所知，鄉約寨頭，非其所轄，則越境捕盜之難也。其狡黠大盜，甚則結交各屬吏役；此邑見捕，歸於他邑，揘情希脫，賄弊多方。漠不關心者，旣涉因循；因以爲利者，更廣祖縱。是又公文關移之無益也。

凡此各弊，相沿已久；而不敢輕言更張者，則恐吏胥之因緣爲奸，更恐州縣之肥瘠不定耳。然使官不擾民，自爲經理；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裒多。不更易州縣之名，不增減糧賦之數；則民情當必帖然，而吏治實爲大便。

姑卽安順而論之：安順領二州三縣，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爲五屬，實八屬也。八屬之中，插花無慮數十處，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鎭甯。安平居府城之東少北，鎭甯居府城之西；中隔府屬及普定，形勢本不相連，而此二州縣之壤，割裂交錯，幾無疆段。略而言之，蓋二邑各離而爲三；其與安平城治相近者，則爲五所及柔東三排。五所者，明代平壩衞之故地；柔東三排者，明代柔遠所東偏

之故地也。五所三排，聯聚一處；東西相距九十里，南北相距八十里。東北一綫，接清鎮之蘆荻哨，西南一綫，接普定之石板房，爲驛道近旁之地。而環其南北者，皆鎮甯插花地。此安平之正壤一也。

柔西三排，在安平之西北七十里，北負思臘河；河之南數里，有齊伯房城；卽明柔遠所之故城也。三排所亦卽明代柔遠西偏之故地，其地東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相距三十里；東南西三面，多爲鎮甯插花地所環，北又貫筑羊鵲塘茅草寨及大河十三寨環之。自柔西至安平，必出鎮甯插花之境，此安平隔越在西北之壤二也。又有西堡十二枝者，本西堡土司之故地，原屬普定；康熙五十五年，始改屬安平。其地在安平西北二百里，東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六十里；跨沙家大河之南北，二枝在河北，十枝在河南。沙家大河者，卽思臘河之上流也。是河自郎岱之黃沙渡流入西堡之六罵枝爲陰臘渡，貫十二枝之北境，行三十里，至樂東渡，出西堡境，又隔二百里，至邱哨渡，始入柔西之境，復爲安平地。其間蓋爲郎岱普定鎮甯平遠之地所隔越也。若自西堡入安平，必假道普定之窪南里，及鎮甯之蒙楚諸枝，此安平西北絕越之插花三也。

至若鎮甯州之三壤，則附州城諸枝一也，安平以北諸枝二也，安平以南諸枝三也。鎮甯附州城之地，爲東屯枝，爲西屯枝，爲郎洞枝；東西相距約五六十里，南北亦然。此爲鎮甯之正壤，又有木岡寨，

水阿破三枝在其北；東接普定之定南里，西接郎岱之羅別汛。雖爲普定之腰鋪水母塘所隔，而阿破枝之北古寨越在沙家大河之北，毗連平遠，以其大致尙與鎭甯治所相接續，即可謂爲鎭甯之正壤：此其一。

齊伯房枝居安平柔西之東，而公具蒙楚二枝又居其西；其南三枝，大勢環接。然在普定定南里之東，不與州北之三枝相連，又橫梗安平柔西之中，爲鎭甯隔越在東之地；此其二。

上九枝，中九枝，下九枝，居廣順州之東，安平之南；而南聯歸化廳，西則本州之䆀革枝，東則本州之華楚枝。諸枝大勢相聯，團聚一處，爲鎭甯隔越在東南之極境：此其三。

大抵二邑之六壤，或數寨旁出，或半枝隔絕，非親履周詢，不能縷析也。其他者府屬之與普定，則府屬之五起十三枝，與普定之五里五枝，往往交錯；大約縣境居北及西南，而府境在東及南，縣境自城而北直屬於三岔河，則本明定南里之故地。又自城而西南，直接乎歸化；則五枝之地，本甯谷司所故也。其四里居驛道之旁者，則普定衞之故地也。大勢尙相連接，然又有東出二百餘里，遠在鎭甯華楚枝之旁；而介乎貴筑廣順之間者，則爲尅坐場府屬之五起，本爲安順舊州之地，其餘十三枝，則安順舊軍民府之地也。十三枝參錯匀布，自東而南而西，薄乎縣屬之甯谷五枝而止。然又有水西莊在

鎮甯之西南三十里，蜡蓬寨錯出安平堡唐基堡之東，鏡唐堡錯出安平豬槽堡之東，亦府屬之插花地也。

郎岱歸化二廳，地頗連屬；蓋畫疆在雍乾之際，其時司事者留心疆域，故無遺議。清鎮雖併聚在東北一隅，而貫筑之穀上穀下二里，袤六七里，廣且百餘里。又有羊鵲塘舊入寨茅草寨若絕若續，與之橫亙；其中居二穀之北者，爲鎮里安里，明故鎮西衞之地，居二穀之南者，爲淸里定里，明故威淸衞之地。永甯雖集處於西南之一隅，而其地本偏遠州城及打罕。一馬沙營頂營慕役三司六保阿果二枝，皆居北盤江之東，樂運樂壩樂舉八大朵萬播西邕便邕由八十石石灣寨下慕役十一馬。

又在白水河之東，惟江外金井之地，則居北盤江之西外界，貞豐地，復荒廣爲盜賊聚萃之區。凡此，皆諸屬插花之情形也。

又攷西堡，去安平遠而去鎮甯近，齊伯房公具蒙楚上九中九下九隴革華楚八枝，去安平近而去鎮甯遠；若舉以相易，實爲兩便。他若穀上穀下之當歸淸鎮，江外之宜併貞豐，則又事關外郡，不敢輕議也。又查齊伯房之應納正銀凡九十二兩八錢七分七釐，原糧八十石七斗四升八合三勺；公具枝之正銀二百四十八兩一錢一分三釐，原糧一百九十二石零九升。蒙楚枝正銀二百一十一兩三

錢九分二釐，原糧一百六十三石六斗五升二合；上九正銀二十五兩九錢八分五釐，原糧四百九十一石一斗。中九正銀二十九兩四錢五分八釐，原糧五百七十石二斗九升六合；下九正銀二十兩九錢三分，原糧四百零二石一斗七升。隴革正銀一百七十三兩五錢四分三釐，原糧一百三十四石三斗四升三合；華楚枝正銀三百八十二兩一錢九分五釐，原糧三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五合；統計八枝，共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九分三釐，糧二千三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四合三勺。又查西堡秋糧米共四百十二石七斗一升七合三勺，又諸色銀共七十兩六錢二分九釐。七枝之米，多西堡且六倍，銀多西堡十五倍，此爲不侔之數，而實則西堡肥而七枝瘠，二邑恐不能從也。仍當察核地界，酌其相宜，一一比較，方爲愜當。此林翼所爲欲逐一察淸妥議章程者也。

上喬見齋中丞

鎭遠一郡，水火盜賊，事事可慮。水火限於地利，旦夕難以圖功；盜賊以黃平台拱爲最多，施秉天柱亦甚不靖。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其最著者也，其旁村若黎樹坳卡榜白洗梭衣坡亮擺桃樹榜牌坊寨老鼠寨甕谷隴毛栗坪新寨黑寨靑岡窩小米山樓梯坪冷水衝等處，皆盜勢滋蔓。革夷分上中下三寨，共七百戶，不盡皆盜，現已分別良莠，密册登記。高山五十八戶，只三戶不爲盜，其餘各寨良

民貧多，莠民十之二三，其情狀或分或合，忽聚忽止。

剿辦一層，無論兵不得力，將不得人，必致僨事；且官甫出而盜先逃，官甫歸而盜仍聚。輕去則損威，亟歸則玩寇，竊恐於事無濟；即使倖而剿殺，亦恐良莠不分，既傷於仁；奸惡倖免，復傷於義。蓋殺人而不當其罪，不惟不知感，尤不知畏也。

況林翼密察地圖，苗夷三寨，勢甚綿延；箐林幽險，深入既恐失機，圍擒恐難周匝。高山孤聳，峭厲高逾數里，砲力不能上攻，人力不能幾及；而苗人滾山驀澗，則處處可通。近日官心兵心，人人浮動；一人受挫，萬隊先奔。地利人和，兩無可恃，又何敢輕言兵剿耶？身歷其境，始知其難。計惟有以民衞民，而使賊之無可入；以盜捕盜，而使盜之自相疑。添卡哨以巡防，購綫眼以追捕；信賞必罰，威信兩明。其團練招募，雖有流弊，而勢逼處此，不能不行。天下蓋無無弊之政，惟有隨時補救，隨時策厲耳。

致台拱令陳竹坡

作一日官，盡一日心力；潦草固為罪，粉飾尤大罪也。山丙之事，盡以奉託；欲弟助力，弟必如教。弟之來此，以承乏耳，多則一年，少只五月。然京兆五日之念，所不敢存。擡槍乃利器，無論賊之大小，得二三十門，必可盡力；莫輕於前，莫餒於中，莫懈於後。上遊意旨，不必揣摩，能辦賊乃能省事，能振作乃能

靜鎮事上以誠意感之，實心待之，乃眞事上之道；若阿附隨聲，非敬也。

致天柱令魏將侯

天柱糧案情同化外，斂錢聚衆，恐不畏法，兄言該處士民深知悔罪，如果眞心悔罪；必將糧米照舊上納，必將殺差兇手綑送，必將唱首滋事之衆人先行投首，方可施一線之恩。竊恐兄之所謂悔罪者不過爲緩兵之計也。尙祈切實查明，毋失事機。

囘黎平啓呂方伯

六月奉檄囘本任，七月十六日履任視事；其地盜賊情形，慘無天日。大約三百六旬之中，每日不止一案，每案亦不止一命；特其窩遠，一味諱匿，勢必至成粵西之續矣。到任後，查訪情形，歷任所言團練，均係止文告之虛文，而并無實跡；到任二日，卽躬自下鄉督辦，并分派委員三人，帶同紳士九人分辦。刻下團練保甲大致粗定，約九月杪可以一律蕆事；又自練壯丁百名，分途巡徼，訪古人雕剿之法，以爲百姓聲援。兩月以來，虛聲震懾，可暫而不可久，尤兢兢矣。僅有搶奪行李案，均經據實詳報，不肯一字虛誑；致盜賊實情，褻於上聞也。惟是巨盜甚多，巢穴亦散漫不一，救此則廣彼之失機，征南而患北之我怨。一旬之間，或三五日在外，則本署之公事蝟冗矣；或三五日在署，而又恐潛伏之寇盜蜂起

矣。五官并用，日不暇給；自慚才力薄弱，不能勝此重任。

尤可慮者，前任某公在此，隱匿之案，不可勝計；其重情則有一案三命，一案數家者。案未詳報，不免授人以柄。現將開泰縣令劾參，勢必因此挾制；鹿不擇陰，蠆猶有毒，此事勢之必然矣。該員到省後，稟混開報，自獲盜犯五十八名，又擅代卑府開報二十八名，并擅代繕通稟通報；而閱其寄回單內，只係老歪一名現存；餘均註明病斃。當此循名核實之時，忽作此追魂攝魄之舉，後任何能代爲補苴？不得已將實情詳稟誠甫廉訪，并稟密商撤任，卑府之身受恩全，感企尤切！

卑府辦事，不惜精力，不惜經費；五年黔中，自問尚可對人。無如勢逼處此，憂疑牽掣，地方之公事，一籌莫展；而一方之疾苦，百病叢生。竊恐未能久隨麾節，勉效馳驅矣！了無兵柄，惟恃自募練勇，自籌實餉耳。蘇力易竭，而盜匪無窮，此事所以難也。秉性愚拙，不能一事狡猾，不肯一事放鬆；處艱難之地，終日焦灼，此身之所以不支也。家慈在漁，僑寓考棚中，七十有六，精神尚健，差慰慈注。

啓程晴峯制軍

設使粵省果能蕩平戡定，亦未能比擬萬一。粵事救於已敗，楚禍遏於將萌，其功德可蔭百世；楚中億萬人士，世世誦祝無窮，願老夫子大人世世子孫，受福無量。衡清兩縣紳士，不肯出力，必有瞻顧

之勝情。傳聞衡清敗類，其有身家在學校者，恐亦難免，此紳士所以瞻徇退縮而不前也。愚以爲必得廉正賢明之吏，久處此地，又得有才思血性之士而用之，當可安戢此邦。從前達州西域臺灣倡亂，均由官吏貪鄙，差役詐擾，故莠民得以乘機鼓動脅誘鄉愚；即近年新甯之匪，金田之匪，亦因官吏激釀而成。故地方得一廉能之吏，賢於十萬甲兵矣！

前讀邸抄，恭悉老夫子大人激揚清濁，整飭紀綱，舉措至明，四方風動；是誠至要之策，欽感莫名！粵事得嚴仙舫姚石甫兩先生來信，均無十分把握；書中極言兵怯勇囂，恐非歲月可了。勞辛階方伯來書，亦言南太之匪，滋蔓未艾，成算尚難。此均十月初旬之書，又不知近狀何似？

黎平盜匪之多，民生之惰，亟力整頓，心力交瘁。靖州署牧鄒公，奮發有爲，盡心民事，鄰境叨益良多。黔中近日惟天柱清江丹江都江盜匪時常出沒，黎平之境，四面空虛，誠恐有隙可乘，倍切兢惕耳。

左孝廉品高學博，性至廉潔，即陶少雲之業師，又其妻父也。在文毅第中，讀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情，通曉治略，當爲近日楚材第一；惟秉性剛急，不願出山，實爲可惜！

啓張石卿中丞

敬稟者：正月二十五四月初九十七日肅奉兩稟，計呈鈞鑒；每念籌筆之勤，心願執鞭爲役，惟鱗

隸楚版，言行未孚，州里不行，而黎平職守之事亦未盡了，當然神情依慕，固無時不在左右矣！前舉衡湘之士七人，聞其有才，未曾面晤，必可羅而致之，量才驅策。內有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三次薦呈夾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鑑。即使所謀有成，必不受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時事孔棘，得人爲先；林翼身受恩遇，拔識於儕伍之中，如前賢韓魏公歐陽公薦士，不必識面，以此感激，日夜思竭其愚忱，以報所知。計惟有舉賢才以贊幕府，方爲忠愛之至計；野人葵藿之誠，蓋爲此也。季高處至今不能預告，恐其嗔林翼之多事而違其隱處之初心耳。

近聞粵匪已入楚邊，衡寶長沙各郡邑，民心動搖，戰守之地需才尤殷；林翼之愚，以爲即再調兵十萬，亦決其不能破賊。以武備廢弛，已成不可救藥之勢；且有兵之處無賊，有賊之處無兵，兵與賊終不相逢。即迫之使戰，亦不過虛應故事，必無蕩平之日；除卻用士用民，堅壁清野，守中言戰，別無良策，不僅節省經費已也。

付呈二件，敬乞鑒納。再者，近又訪得楚南士子數人，均有才識，另單開呈，伏乞葑菲不遺，專意延訪，推心委任，必能贊助高深，以成大勳；即諸人而各舉所知，則拔茅彙征，衆志成城矣。事急矣！愚昧之

見，不勝激切！倘乞恩鑒。

薦韓委員啓

敬稟者：韓委員超，系候選州判，因揀發借挑府經到黔，其同班後到之鍾策勳，早已實補，而韓獨向隅。查該員應歸揀發班補用，得缺較易，刻下柳霽縣丞后丞出缺，韓君系不論題調，皆可酌補之員，可否乞恩歸於酌量補用之內，抑或另調一現任府經而使補其所遺，是所望於鴻恩逾格於選法變通之成全之。該員腹有十萬兵，胸羅念一史，沈勇慷慨，一步百計，殊非泛讀兵書侈言將略者可比。且忠勇正直，血性奇男子，可爲名將，可爲良吏；若及見拔之，大可爲國家出力。其年已逾五十矣，再過五六年，則恐其精力稍遜，實爲可惜。上年來黎平，即在外巡緝，深明機略，籠絡苗民，得其心力；本年正月杪囘郡，二月初赴防所，風雨早暮，不避辛勤。近日兼督堡工，訓練丁壯，覩其駐工之所，辛勞刻苦，非復尋常官吏所能堪；其迭次所陳兵略，採擇上聞，非敢攘善也，實因轉抄不及，故摘要以聞。竊謂此材固一時之豪傑，如及時提挈，則感激思奮，不待鞭策；此人雄心遠略，不與俗諧，而人亦無有賞之者。上年蒙大人面獎至再，破格垂青，業已以身許公矣；當此需才之時，用敢乞請逾格成全。區區愚誠，諸維海納。

致委員張虛齋

始意建倉遇凶歲則出之，遇中歲則取息；給守碉之食，縱不能取息，而按年支放，可支二三十年，實力奉行，永除盜賊。三十年之休養，亦屬佳境。其建倉以千石爲率，須穀本五百金；若置田則以三四百金爲率，然其息僅養三四人耳。一千石之保團倉每年以六百石出借，乾穀一石還新收毛濕穀一石四斗，除去一斗四升補耗外，又除去六升爲經費及不虞之費外，實收利穀二斗；其收利穀一百二十石，所費與田相同，而利倍之。且利在救飢，經理得人則救生靈於無窮，其利甚溥，而弊在難其人耳。濫借無收，數年化爲烏有矣。置田之利在急切無人敢賣，又不能負之而趨；弊在置買時浮損丈尺，浮損租石。一年有秋，二年告匱，三年則漫言漫應矣！

乞留古州某丞啓

敬稟者：連日籌思上下烏沙之事，惟古州清江兩處，復信已到，均有眉目；而丹江台拱途程尙遠，專差前去，尙須半月，方可定奪。料賊必竄必匿，一次不淨，誓以至再至四；始終其事，或者愚忱所積，稍補萬一，尙不能自信也。頃聞傳言大憲欲以古州置之年終甄別，自系大憲整飭地方之苦心。惟查該丞到任甫及三月，而在外巡緝者已五十餘日，黎平古州只三日程，訪察最確。該員才本明察，洞悉奸

宄之情僞，是其所長；幼出官門，未經患難，身家念重，是其所短。然今日之官吏，其辦事而不顧身家者，實難其人；惟有董戒其不能使之知所趨向，方是正辦。

該員到任之始，至於今日，無一二日不飛函商辦之事，該員亦無不虛心遵辦之事；並曾再三函囑，告以服官雖久，郤均是太平景象。今非其地，當以嘗膽臥薪自處；該員復函亦深領會，曾將其所親歷地方形勢，保團方法，作稿通知。卑府嘗告以甫有頭緒，便須埋頭幹去，不在早爲通禀。細察該員明察之才，警惕之心，均有可取。烏沙毗連數廳，古州尤關緊要，刻下正擬從此入手；若驟易一人，則必致呼應不靈，卑府何能按兵而待後任之來？若令其盡力拏辦烏沙匪徒，限以四月，期於淨盡，當此無可解免之際，荷此深恩，使功不如使過，當有濟乎？伏乞憲恩，密陳兩院憲，暫與寬假；並乞面諭首府，迅速飭知令其專心辦事。倘其奮勉出力，則地方可保，憲恩可寬；如其不知感懼，緝拏不力，四月限滿，卑府必當密禀，斷不能狥情誤公。愚昧之見，倘蒙格外垂鑒，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復古州廳耶

頃得來示，詳列十紙，具見躬行實踐，了然於心，了然於目，了然於口。良工心苦，夫復何言！豈忍疑其不用心耶？苗人有槍，禁之必不可；因而用之，即古人所謂因勢利導也。嘗笑近年官吏，不能禁賊槍，

爾思禁民槍，豈非癡乎？設異日有事，不須多調，大約好手三百足矣。且須諭以只辦吉州地面，不致越境，則苗人乃肯應命，否則疑矣。藥鉛火繩，可用印文，向營中借用，俟稟請憲給發歸款；如再拘泥，則即以稟稿交給閱看。囑一面支借，一面徑申，斷無阻止者矣。

口糧可每名給米一升，加錢三十文四十文；特須妥人經管，並須有頭目承領，乃不虛糜。然此亦臨時調遣則然；平日則止可犒牛酒而已。謝買無團練，其人既與賊通，尤須設法妥辦保甲；烏沙之附屯軍共幾堡，共若干戶，可設法責成也。總之，一人理事，事必不勝；弟辦保甲團練，亦甚嚴矣，必規杜召跡近申韓。如本寨有人出外為盜，則責成本寨鄉正團長牌長要人；如外寨有盜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者，則責成本寨鄉正鄉正團長，罰錢入本寨充公備用，而官不經手。一年有餘，得盜三百餘人，豈弟一人之耳目才力能如是哉？不過責成嚴而罰賞明耳。即月前嶺快塘搶奪之事，責成毛洞訪拏，即時五人盡獲，所以必須先嚴保甲而後有綫索在手也。其鄉正團長牌長寨頭款頭，署中必有冊可稽；一遇有事，即按冊札飭勒交，此冊置之座右，終日披閱。大約十戶則設一牌長，一寨則設團長二三人，數寨則設鄉正一二人；以此數人，專主盜賊之事，即漢書之游徼；周禮之閭師也。賢之高明，當以為然。

南丹既須嚴編保甲，小丹章為盜賊出沒之所，均應設隘設關，派附近各寨，輪流守之；烏雞寨人

戶少，可嚴諭附近救援，並設關隘碉卡守之。洞里平油列辰俾吊孖三一哨樓是何名字？必經相度允協；大坡頭九結坡喬亥各建卡一處，派人輪守，甚善。振冷場撮箕均為緊要之地，應設關隘，俟斟酌妥善，訪察至密，將地圖寄來，即稟請道憲給銀督作，並代稟藩憲，均無不可。大約大憲之意，只要核實有益，幷非吝錢也。營兵久成廢物，屯軍尤不可恃，臨時再斟酌。尊處練勇，至少亦須四十名精而又精之手；日前所見十八，皆不中用。如此自費銀錢，誠不可恃。如得好手，不妨以五千六千養之，只用三十人亦可，貴精不貴多，尤以每日兩操為定。榕江車江尤為苗船必由之路，望於最要設一水關，關上或設一礮臺，以杜其入粵之路，此必不可少之計也。

委員薪水，只可請公項發給；關隘工程，亦只可請捐項支銷。一絲不苟，處處綜核，各憲自必相信矣。

幷村之說，上憲亦深知其不可行，刪去為妙。拏賊非賞不行，用人非錢不可；誠為切論；然須放膽辦去，天下事只在人力作為，到山窮水盡之時，自有路走。只要切實去辦，道憲藩憲必有耳目鑑察，必能無所疑慮矣。再者，從住城堡起，至喬亥等處，與清江台拱丹江八寨連界者，望詳悉訪問要隘，並査堡幾處；譬如一人之身，從頂至項，既有耳目口鼻而咽喉為一總，從肩至手臂而外腎又為一總。稱料

地勢亦必如此，總有一必要之路，乞訪問繪示，盼切盼切！其毗連之處，共計屯堡有幾所，有若干人？尤須切實查明交界之處，派人偵探，尤爲要著，切不可遲，切不可少。

拔貢梅儷等以禮羅之，必可應召，且可令其舉賢材而用之，用士較用官尤得力耳。

致左季高

胡林翼頓首百拜上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前奉二函，一交張中丞專送，一交唐蔭雲轉交；七月八月，張中丞兩次專人備禮走請先生，一阻於兵，其一計已登青覽。昨得張中丞八月二十三日喬口舟次信，言思君如飢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膽血性，一時無兩，林文忠薦於宣宗皇帝，以是大用。先生最敬服林文忠，張中丞固文忠一流人物也。默計楚禍方烈，天下之禍方始，非才不濟，而大勛必成於張中丞，以其開布公誠，一片至性。近年以來，官長之所少者才略，而尤少者眞性情也。林翼與雲南崔觀察，黃州徐太守，同蒙奏調；八月十三，同日奉旨赴楚，方冀趨附驥尾，殫血誠以酬知己，業已簡料戎衣，計日待發。且已物色壯士百人，挾之以趨而黔中。八月十四，驛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系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奏詞過分，林翼決不能如此。然勢必留黔，虛負中丞知己之誼；東望枌榆，我心如何！崔觀察聞極有才，未曾識面；徐太守警敏異才，與林翼同辦事，極相得，可見中丞之知人。且軍中尙有一

奇人，江岷樵者，中丞已招而致之，必與先生志同道合矣。

林翼之先人，與先生之先賢交最厚；林翼與先生風雨聯牀，徹夜談古今大政，前後十餘年，先生究心地輿兵法，林翼曾薦於林文忠，文忠一見傾倒，詫爲絕世奇才。去年冬間，以大名呈薦於程制軍，而不能告之先生，固知志有不屑也。林翼之意，非欲溷公於非地；惟桑梓之禍，見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設先生屈己以救楚人，較唐荊州之出山，所補尤大，所失尤小。設程制軍聽余言而堅求先生，楚禍何至如是之亟？區區愛國愛鄉里悃誠，未蒙深察，且加誚讓，且入山從此日深。異哉，先生之自爲計則得矣！須知自古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先生高則高矣，先代積累二百年，虛生此獨善之身，諒亦心所不忍出也。如以近日急功近名爲不屑，則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盧；仲連遺法，尚可遵守。況張中丞不世奇人，虛心延訪，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少受脩脯，或竟不受，均足以全其清節。即或結義勇以殺賊，而不與官吏合隊，又不經手銀錢，又何嫌焉？設楚地淪於賊，柳家莊梓木洞其獨免乎？先生其毋遺葑菲之言，以自遺後悔。

辦台清丹江盜匪說略

台清丹江一帶盜匪，有出路兩條：一路由山脚都江古州下江丙妹之八樂堡至㟁頭入粵，一條

由都勻下洄凱里巖門新城勝秉施峒口清江柳霽至黎平之苗光平略挂治王寨茅坪徑天柱縣境入楚；上年七月，林翼於開泰縣屬之苗光，及府屬之王寨，挂治，茅坪，各設水卡。其時顧賦亭亦於清江柳霽南嘉堡沿河各汛各堡，均設水卡；本年顧公卸事，清江之水卡廢，而黎平之水卡如舊。擬日內函致古州，於城外設水卡二處，用杉木浮於水面作牌形；城頭設一處，派武營司之，用本城兵二十名；城尾設一處，派古州廳司之，用屯軍差役二十名。凡船隻往來，均須稽察。下江之城外，亦設卡二處；文武分司，均安礮位。一交下江游擊，一交下江廳；丙妹設一處，派丙妹縣丞司之。如此節節有備，當可無虞；卽使疏漏於彼，尙可盤詰於此。其卡均在城之左右，用兵用屯軍用差役苗民，均不遙遠，不煩多費工食；卽欲從優發給，每名日給米一升，錢二十文，儘可足用。其三脚都江古州下江丙妹請一拌札諭行之，此可防其竄粵矣。至苗光茅坪挂治平略水卡，其地無文武汛官；王寨有一汛官，兵丁不多。應請飭派委紳士，帶資財少許，獎諭地方百姓，加意嚴防。其柳霽地方，本有游擊，又有縣丞，司設二卡，文武分司；其南嘉堡有屯軍，可設一卡。清江廳有副將通判，可設二卡；施硐口有勝秉縣丞，有營汛，均相距不遠；又有鎭遠府，關稅隘口可設二卡。每處派撥二十人，巡守官發槍礮口糧，所費無多，敬請飭行，可防其竄楚。

凡水卡之文武兵役，如有緝獲照獲盜例，賞銀二十兩；由地方官審明發寄供詞，歸案審辦。如遷不經心，致任免脫；或經別處發覺，或由下游盤獲，審實由某卡竄出，文武兵役，應請議罰。其餘陸地要隘，敬乞速飭各處，詳悉繪圖貼說，並懇賜寄一分，俟詳爲揣度，另稟懇請訓正。

再此次用練或不須五百，亦尙未定；其委員紳士薪水，或仍照防堵章程，委員二十金，紳士八金，亦可敷衍。府道以上，各自出費，不取公項。再者，凡水卡日以橫木浮於江面，旁安一船；凡往來船隻，令其由口內經過，須防兵役滋擾，擾人財物，最爲要著。夜以橫木斷江，尤須嚴防偸渡。又一卡需二十人，設有二三十頁盜，成羣執械，順流駛下；守卡兵差，多用人則浪費，少用人則勢孤。似須在城之左右，及大村寨屯軍街堡之處設之。儻河勢寬闊，用碎石障水，使歸一邊；或拋石於中流，使其淺礁，則勢必附岸而泊。賊有執械抗拒者，準其開礮；又堆積大石於高岸上，以石擲之，其舟可壞。又用大鐵鉤，繫以粗繩，使力士於岸捧之，可以鉤拽賊船。凡凱里黃平台拱勝秉清江黎平間之苗光王寨地段，又都勻古州下江丙妹至㟴頭地段，可否均飭行遵辦。

與友人論黃平事

民不怨官而怨書斗，曾聞此言；及身歷其間，沈思密訪，覺不盡然。周牧爲人，盡心民事，愛民甚切；

到任以來，所費公私銀錢，均非民間之物。此非好利之人，尤非偏護書斗之人。若以早年情形而論，書斗誠爲可殺；若以周牧到兩年而論，官尙未曾征收分釐，書斗房屋身家蕩然無存，從何作弊？此卽叛臣清君側爲名之故智。須知君側除而叛臣之叛仍如故也。且此次並非眞鬧糧，匪徒本無糧，欲脅糧戶以聚衆成事之後，彼之魚肉花戶，欺壓良民，必更甚於盜賊，其弊豈止於書差哉？卽如日前彭姓糧只數斗；該匪在秦卡寺遣人傳說，卽日碾米十石送去，畏其凶暴，不敢不從。該民密同紳士言每年交官不滿一石，該匪已索我十石；此後該匪又索，何以應之？又按戶派錢，勒人出銀，是何道耶？

又該匪沈人於河，置人於死，遠年近年一切莫須有之積案，憑空誣人，詐辨勒贖，此豈爲糧事乎？豈爲糧太重乎？

又藍旎下通吳楚，黃平之利，盡在此中，其利倍於穀，其功亦倍於穀；視上游之種罌粟者，邪正迴殊。此又向鬧糧事乎？莠民出示拔之，是何從乎？到時紳士畏縮不前，其所以不前者，半是自知負罪情怯耳。十七日之事，卑府極不願再四以身攔槍手，遣人前去，其狂悖之狀，狂悖之詞，亦不忍書之於手。所以不書者，卑府非要軍功討好，不過期於地方大局可了而已。

再者，各處來書，其意不過欲人盡如甕安耳，如甕安何害於我？如甕安亦何害於周牧？特一甕安，

起而效甕安者多；一舊州起，而效舊州者，將及通省。且率天下而甕安，不僅無此政體，勢必至官危而民更危。舊州之人，其造意非甕安之比；其人勢亦非甕安之比；揑造狂詞以駭鄉愚，種種不法，何能形之筆牘？且又置此一二萬鄉愚於何地乎？示威以散之，擇要而懲之，此不得已之苦心也。

刻下糧已大減，書差每年可得二千金者，今僅二百金矣；昔年官之用費及正雜解款，均因限期催迫，由書墊出。糧書豈是富戶？加五加四貸之於人，即不能不取償於民；有書吏已收而因私累妄費者，有窮民久欠官勒書吏賠墊者，有富紳乘書比限緊急不交糧而放債以利準折者。書吏無力可賠，自不免向良懦小戶多索，而富戶與刁民轉得自便其私。此近五六年書斗之積習，亦黃平之實情也。吏胥多半是不肖之人，其害既已在民，而吏亦並不能爲利；今周牧定爲自封投櫃，則書斗無權。然官之緩急，官之期限，不能再責成於書吏；必士民各矢天良，早爲完納，尚可不致虧欠。我朝賦稅最輕，黔省輕而又輕。必以古人催科政拙爲美談，沽名干譽，自爲計則得矣；質以古之作貢治賦之正理，竊恐亦未盡當。

總之，莠民因粵逆猖獗，而欺官欺民，以無糧之人脅有糧之戶；卽使盡數奏豁免，其鼓譟抗違如故，其滋事擾民如故，其狂悖不法必更如故。「捧頭有孝子，法在則知恩。」非虛語矣。今日具結同

家者已數百寨，不日卽可了結一切；此番不殺，其氣方驕，此番不殺，後更多殺。區區愚忱，敢布腹心。再者，化大爲小，化有爲無，此誠官場之切密金鐵；然行之於道光初年，尙爲有益。蓋今日之風俗人心，已非昔比；愈退怯則民氣愈驕，愈消化而癰毒愈大。當可之謂時，不可一例而論，特不可稍涉張大，且本心不可以有事爲榮耳。

再者，未到之先，周牧已減徵，而仍抗違如故；蓋刁民之氣燄方張，必欲盡如所言，則世間不必設官；然使定不準減，則是官與民爭利，非士大夫之行也，吾輩又何須作官？除官之秤餘酌量裁減外，又量剔書吏二千金，僅存交金，可謂厚於民而薄於官吏矣。有恩有威，勢不可遏；有威無恩，後難持久。所患者官事日煩，缺分日瘠，不能養育良吏，而不肖者轉得側身其間，非地方百姓之福也。

再者，鄉市耆民來城，面訴言此次者不整頓，則該匪等魚肉無窮；日前勒派勒罰，已不堪命，若使得志，又將日日苛派斂辦矣。此言頗誠，附以及之。再者，十七日抄尾之人，內有頓姓文生一名，持械圍官，被黎竦殺斃；此人二月尙在書院應課，周牧窘迫萬狀，本年於書院中捐備膏火銀用四百兩，其意亦不過欲養士安民耳。而孰料人之無良，竟至於此。其家不敢言亦不敢認，可以警戒一切矣。

致黎平府

得手書，具悉一切。下江劉容夫稟稿已閱悉，惟逸犯名單，粗率不能細密。如元年揚星垣，初辦蕪晉塘案以浮游不實之誣供上稟，遂破黎平天柱良懦數十百家，弟七月到任，八月得楊浪子，始審實眞供，亦已晚矣。是可戒也。此皆問案不細心之弊，祈以弟意懇切囑之爲禱。至所示劉容夫之爲人，弟亦素所深知，然此案不獲眞實盜犯，則空言何補？開泰大信之事，如實係互爭起釁，亦須根究實情，竊恐有假託消化之弊，不可不嚴爲查察。

平秋金廠，可救黎平之窮，前書欲封禁，似不得其要；鄙意不如以本境之人，開本境之廠，惟不準外人參雜其中，致生事端。況本境之人，亦須造册稽查，則後患易弭；廠旺則有益於民，廠竭亦不致爲亂。粵西因官員家丁，取煙土而不給錢，且酷虐貪詐，致有傷官之事。此種貪污之徒，實屬可恨！我輩宜嚴馭屬吏委員，毋蹈粵西之覆轍。鄉間須親去，如萬萬不能分身，則遣委員不如遣紳士之爲妥也。至黎平紳士，淳厚者最多，其紳士之邪正，曾經密及，定可曉然。用紳士總在平日接見時專心致志，詳爲談論，講究一切，察其爲人如何，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即當告以大義，若有邪心者，即當面折其非。承示派人輪流巡守，思患預防，極是近日地方之要著，天下多故，誠不可一日鬆勁。

養練一層，若不操練，與無練同；招練而不挑選至精，亦與無練同。精練不必過百人，足以禦侮矣；

縱未能一可當五，一可當十，總須力兼二三人，方爲有用。尤不宜用城市之人，讀咸甯塘書，自能領悟。首府信已悉，此後如拿獲要犯，最要者稟臬憲；其供情如果確切，自己信得心過，則不必解省。總以辦事爲主，毋以稟牘爲先；若一稟公局，則有許多推諉，許多疑慮也。弟因黃平舊州聚衆滋事，於十六日帶練至舊州，當傳各紳士，反復開導；無如該匪始終抗拒，不得不稍示以威。現在均已畏服，進城具結乞恩者，已有數百餘案，其事即可了結；俟事竣後，仍當回溪籌辦緝捕事宜。奉旨籌捐，黎平一府去年台州一萬餘，下江二千餘，永從未報確數，弟尙不知也，黎平開泰五萬餘，通計亦已七萬矣；除古州已收已報外，黎平開泰已捐銀錢米穀收至二萬有餘，民心不爲不厚，民力未免可矜，此時只須催捐微省，不可再爲寫捐。貴州十二府一州三直隸廳，惟黎平人心最厚，亦惟黎平最窮。

讀請孔廉訪親臨甕安啓

初四初六初七日，均已稟陳一切，囑平越州專呈，兼囑繞道行走；緣此間文報不通已經三日，恐被匪黨四路阻截也。徐令與杜教官不合之處，甚屬小事，只候大憲按臨，嚴飭勸傳滋事生員，該教官豈能脫身事外耶？且文武生員，有身家妻子之累，不能久匿山谷，勸傳必到；該教官平時有教訓之責，此時豈能安坐不理？此事甚不足難，所難者匪黨遍地皆是；卑府之意以解散爲主，以從緩緝拿首犯

為要。徐令言首犯固結必不可得，且以為此地必為粵匪之續，堅持一掃光之法，欲逐寨焚剿；卑府告以焚剿之餘，民無生業，勢必激成流寇。且兵練所到，首犯先逃，所殺者只老弱良懦婦女耳，斷不可為。且焚剿一二處，而四鄉之亂民必致倡惑要結，徒堅其作亂之心，於大局必不可支。

徐令言黨羽既盡，則首惡即逃出亦不能反；卑府之意，覺無此糜爛辦法也。徐令言莠民固結誘拿必不肯來，差緝又不能下鄉；即坐守一二月，兵退之後，仍復思毒，只有備辦殉難二字而已。卑府之意，此時本無必得首犯把握，然盡剿多殺之說，期期不敢奉詔；緣此時首犯與脅從，心志尚未齊一，若多為剿殺，是速之使一也。總之，徐令疾惡如仇，專意主剿，欲以身殉，殊不知此時國計兵力，實有不能如願之苦衷。該員秉心剛正，本所欽羨，然度德量力，揣時審勢，必不可為。敬乞大人俯賜按臨，庶事有稟承，可以遏此亂萌。至初五日之前，卑府極力開導，所以寬宥之者不遺餘力；乃至初五日，匪黨愈聚愈多，漸逼漸緊，且先期二三時，仍遣人再四開導，且予以投誠赦宥之牌。該匪竟將牌砍毀，三面撲我，一面斷後，不得已殺四十一人。其劉瞎么一犯，尚是先日所得。可見臨陣所殺，不能分別首從，只於執械抗官者，即為可殺耳。該匪是日傳齊之人，不可殫紀；四山阻截，三面乘我，且於遍地要隘，聚石為關，屯人防守，又要殺軍中遣回之人，至於支解二名，并斷軍糧。徐令之怒因此，而其前此之積怒，更可知

矣。殺亦無傷，只於時於勢大不可耳。卑府神志有限，才思有限，力量有限；必乞大人俯念事關緊要，儻其寬勝失當，必致禍患頓起，即望親臨督辦，臨稟瞻望，日夜引領！

陳辦梛匪情形啓四則

此間自初五日三次開仗斬殺四十二人以後，四鄉脅從，漸次解散；惟首惡未得，擬明日下鄉偵緝圍剿，未知能否得手。先是，初四初五文書之差運糧之役，均被該匪等中途遣人要截綑殺，此均是未開仗以前之事。刻下官與民相隔，城與鄉又相隔，差役被戕之後，官衙中無一人敢於下鄉；城鄉舉貢生員，雖無用之才，然不能不就地節取，庶上下之氣可通，而官民之情乃協。若卑府等以積厲無前之概，作吐棄一切之狀，若輩惟有脫身而去，緘口不言耳。

該匪之罪不惡極，夫復何言！然赦脅擒渠，乃古今不易之法；即使渠不可擒，而脅仍衆赦。若逼之使爲一心，後患將不可言。前得九月朔日書，知已剴切示諭，堅索只得一紙，令何教官懸於巖坑矣。卑府昨擬一示，雖不敢必其取信，然匪黨勾結已遍大里，不能不如此設想，以冀早爲解散。已交何教官雇人分送。即有疑其寬緩者，卑府亦當毅然行之。初一日以後，有無賜書，敬乞查明，恐被中途要截乎！越營兵，原不望其能戰，惟冀壯威耳；昨已函致該營，如遇大憲親臨，可隨同護衛前進。吳甄丈曾言此

後帶兵，凡省城之人，驕怯尤甚，幸勿調遣，或者有昧乎其言之也。

十三日肅稟後，探得距城十里許之白巖，有匪徒數名負險拒守，壘石爲關，安設大礮等情。卑府於四更造飯，五更起程，同徐令前往；卯刻到白巖坡下，查驗所設石關屬實，其山頂均有草棚數處，哨望者約數十人。見官兵直上，旋即竄逃；當卽將壘石扒一缺口而進，匪徒直奔山梁。經徐令帶領練勇，追斬五名，生擒五名，奪獲鳥槍二門，大木礮一門，標桿三件，餘匪滾巖翻山而逃。卑府因微雨路滑，飭令不必窮追，收隊回城。查所造青棡木礮一門，其粗大笨重，不知者以爲可駭；殊不知槍礮不可有絲毫走氣之處，走氣則藥力橫出矣。該匪且圖重大，名貯子藥，以兩片合成，則知其無能爲矣。再查此事如河魚餒敗，自內而外，遍體糜爛；逐一焚剿，亦不爲過。但剿則首要與脅從不分，焚則人不可得而徙毀其生聚，恐後患無已。卑府願受遲鈍之誚，不圖苟且之謀；一縣之地，妥實辦理，不過一月可畢。當其時無奇功，竟其事無後禍，本心如此，未知福分才具能副所願否？今日投該者三案，二案給示，一案勒交首要，限十日後再爲給示，逐一清釐，苦心分明，較之逐一剿洗，以爲得計。容俟次第辦理，再爲縷陳。平越兵已到百名，此不過爲城中驚慌特甚耳，未必有濟於事；刻下情形，四鄉附者十散六七矣。

近三日之中，投誠者百餘案，當時給予免牌，牌卽按案按戶詳註，幷備存一册，牌予民，爲民之證

符，册存官，爲保甲張本也。其寨中著名士匪，分別勒限綑獻，以地方之人，拏地方之匪，不派一差下鄉，并勒令呈繳槍礮。刻下城中設局，每里派二人專司其事，到局者無一文之費；六里共派紳士十二人，并派何教官魯未入總司其事。凡投投誠之村寨戶口，逐一登明，卽可接辦保甲，淸查糧册，以杜書吏欺矇，兼可物色醇謹老成之人，選派辦事。蓋鄉匪假鄉以欺官殺人，此次由官經理，則六權在手，操縱因心；昔日之鄉匪爲政，異日之保甲，官爲故，似可弭患一時，兼可弭患永久矣。十日之內，大致可定；一月之內，當可就理。勒緝首要一節，差不可用，練不可用，只有用地方人民之一法；縱有遠颺之人，亦必有就獲之人。就獲者解行轅辦理，遠颺者責成地方，則永無歸路，至則成擒；惟在行之以實，持之以恆耳。卑府之愚，總以安民爲心，以不嗜殺爲主；恐事機稍失，貽害無窮。察看情形，解散者十居其九。初五十四，軍威未挫，匪技已窮；兼聞麾節按臨，故不煩言而解。兵可不用，餉可有餘。

鈞帖敬承至訓，十九日從早至暮，投誠者二百餘起，均給免剿牌；內有三四紙叩留未發，仍限十日勒交補給。又白巖之李武生，綽號六霸王到案，勒令另緝巨魁贖罪，又巖坑角旁等處投誠之中，頗有匪類，已加結加保加限前往緝匪，并搜尋大鐵礮大木礮等件，以爲贖罪地步。審察情形，似非不力；二三日後，當必有確信矣。保甲乃救此禍之急藥，投誠畢而保甲之綱目盡得矣。渤海不云乎：「治亂

國如治亂繩。』又云：『將勝之乎？抑安之耶？』誠爲此時此地寫照。

論辦甕安櫥匪啓

卑府八月三十日，帶黎練二百五十名，鎮練七十名，馳抵甕安，其地土匪蜂起，幾於合邑皆是，而千里之干溪，尤爲倡亂之始。初一日出城至千里，擇野田中安設營帳，傳集城鄉士子，設法開導，赦宥脅從，專緝首要；實已舌敝唇焦，至再至四。詎該匪劉瞎么等於初五日三面撲營，數至二三萬人，木礮鳥槍，直前抗拒；並將持牌開導之差役細殺祭礮，牌示砍毀，往來文報米糧，一並阻截刦奪，民夫官役細殺至十餘名之多。且於官軍來路，折橋斷後，其心叵測，不得已親自督練，斬獲六十餘人，賊燄稍挫，被脅良民亦解散。十四日復探得賊匪於白巖險要隘口，壘石爲關，安設大礮；當於夜半造飯，冒雨潛行，出其不意，攻破石壘，奪獲四百觔大礮，並鳥槍刀矛數十件，賊匪驚覺，追斬數十人，並生擒首惡劉瞎么，阜老五等，餘匪並被脅良民，十散其九。現在按名勒緝逸犯，準令被脅各戶投誠免罪；並予綑獻匪徒贖罪，於城中設局收結過堂，造册記載，戶口多寡，分別有無遺漏，以爲辦理保甲團練張本。

初，劉瞎么等十餘人，於上年四月倡議，以齊櫥爲名，斂錢建廟；恐民之不從也，則以歷年來詞訟告官不理，盜賊控官不究，不如在櫥私埋沈河，由櫥斷案罰處，省費不準入城爲詞。又恐民之不輸錢

也，則以櫛成後，一切錢糧由櫛作主，可以欺官減糧爲詞。實則甕安官糧所餘甚廉，並非朘民以肥官；然而愚民之信而從者十之一，畏而從者十之一，遂於六里中各村各寨選取紛不安分武斷鄉曲之人，派充頭目。大者管領數千百戶，小者管領百數十戶，勢稍稍滋蔓矣。本年派錢建廟已成，復按戶派造鳥槍，按戶共造大礮；民之不願入夥者，掠其財產，毀其房屋，控案纍纍，派差拘拿，細殺多命。民之畏之信之附和之者，十之八九，此甕安始亂之實在情形也。幸而發覺尚早，代庖之令徐河清未敢諱疾，故黨羽不堅，器械不習，官吏猶得而懲之耳。

或謂匪人以齊櫛滋事，亦藉保甲爲名，顯與官抗；乃不多殺以立威，而從保甲著議，非襲其成跡歟？對曰：昔日之櫛匪爲政，故亂；異日之保甲官爲政，且可選擇人之有才品身家者充鄉正甲長之選，故可治也。綱目初舉，條緒尚煩；一月二月後實力辦理，當有轉機。渤海不云乎：『赤子弄兵潢池，將勝之耶？抑安之耶？』升卿錯節利器爲先，此一說也；治亂國如治亂繩，又一說也。揣勢度時，不可膠一法以求治；愚昧之忱，未識有當否？

致左季高

季高先生姻丈執事：年前專二力奉上一函，又郵寄一函，計先後可到。崔正甫除夕過滌，詢問賊

情，言楚北大勝，武昌危而復安，然乎否乎？張石卿先生，公誠英勇，極力振飭；楚中數十年積弊，當可復見天日。但辦事總以積漸而成，若得二三年內不即升調，則勛業必集；聞中丞勤勞特甚，亦須節省精力。又聞先生終日勞神案牘，見無片刻之暇；竊謂宜再延一精曉例案之刑名幕友，專管審題文案而先生專管例外之奏摺，及例案外之文批。則精力有餘，智慧更大，謀畫更鎮定而有餘。

刑名法律，秦漢已然；即蕭曹名將相，亦以文無害見長。絳侯將百萬兵而不能爲獄吏牘背，自古如此，何況今日？大抵天下亂則法密，密則必亂；天下治則法疏，疏則必治。此不刊之至論，而無如胥吏之天下，勢不可驟挽回也，惟在司事者神明於規矩之中耳。目今辦事，必須知今知古，知今者可與言蕭曹之規隨，知古者可與言房杜之謀斷；先生可謀可斷，而法律太繁，則恐精力或有不及。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例難盡悉；此不過專爲書吏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然彊吏殫竭血誠以辦地方之事，而部吏得以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氣短乎？林翼所處，只有一府耳；其辦事也，終日手不停披，口不絕音。然精神志趣，專注於紙片之外；其必須形之公牘者，詳司達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幾何，若於文牘過勞，則精神已疲，於小事瑣事，轉不能辦其遠者大者矣。敬質高明，以爲何如？

楚北情形究屬如何？幷乞明示。林翼捕盜一月有餘，各屬報獲已逾百人；而遠者尙多，擬再親往督緝。總局審局，仍設於滙中。黎平，二年搰搰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醇謹，不刁不詐不淫矣。實爲黔中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來，訓練武事，頗改舊習；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頗盡力，安順次之，鎭遠只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餘，無甚新政；德慧術知，視其操心如何耳。

黎平本楚地，國朝改入黔版。何忠誠公故塋，從湘潭改葬來黔，至今樵牧不禁，無人看守；林翼捐貲修理，復置田產。惜才力薄劣，不能歌詠其美耳。

前此寄函，以「用人練兵」四字奉質高明。用人在甄別淑慝，樹之風聲，不必多爲參劾，而風氣自可轉移；練兵則必須挑選，定額本多，只須簡取十分之二，練成勁旅，則有事時可以制勝，無事時可以震攝奸宄。林翼之學力至薄，才力至小，固知無補於盛業；然不能已於言者，其心誠耳。

老母年高時，患痰嗽，得到滙侍奉數月，甚覺安貼。唐宅周宅姻事，今年必欲辦了，一妹戊戌生，年十六，一妹遺腹生，辛丑六月，年十三，尙未字人，曾託便中物色佳子弟，乞留意爲幸。

辭委署東道啓

頃接省信，稱面道委湖北東道，飭委卑府暫護云云；道路傳言，未知信否？查卓府奉委防楚，兼辦

內匪。粵匪比來西竄，遂專意捕盜；自十一月以來，各屬所獲，據報已及二百五六十名，除窩戶接引不計外，倘恐有妄拿塞責等情，必須逐一核實定罪，始能分起稟報。通計核實，眞實封盜一百及二百名，二百之中，其尤兇狡不計封殺次數者，總在百名以外；其行刦二次三次者，倘在小盜夥盜之數，不足爲奇也。卑府以盜匪之蹤跡所在，即移營相向，本無一定住址；近月以來，賴地方官及各委員之力，盜勢漸已衰息，而倘有十數兇未獲。督緝許久，隱匿無蹤，焦憤之餘，寢食均廢，近日舊恙復行舉發，此卑府奉委承辦，實在情形也。

若使護任東道，勢必有各處公牘核辦，轉不能專意辦盜。東道駐古州，僅能照應附近一面，衙署書差文案等件，均已安士重遷；拘守一隅，已屬鞭長莫及，分巡各府，勢必搔擾官民，於辦事轉覺不便。古州已界粵西，春夏秋三時，酷熱如火，烈烈瘴癘異常，道憲和平涵養靜攝，猶深以瘴癘爲念；卑府兩到榕城，時際秋冬，日間汗流浹背，夜間重衾不溫，抱病而回，雖萬不能顧惜身命，情同規避，然身體不適，必不能努力辦公，誠恐貽誤地方。若使移印就地，而粵西一路，遠隔十餘站；緊要之地，既不可無官鎭壓，粵防楚防，顧此失彼，關係匪輕，此又卑府揣度地方之實在情形也。

而私心所急欲陳請者，則不能侍養老母，實屬烏鳥之私情。大憲錫類推仁，永言不匱，倘乞憐而

念之。卑府之母，七十有八，在安順跌傷左足，雖已醫治痊可，而動履須人，勢必不能跋涉道路。且左目時神昏翳，去冬今春痰咳尤重，一夜之中，可吐一二碗；去年前年卑府在黎平再四迎養，母意總以鎮遠近居水次，可以回籍爲詞。卑府之愚，思欲了辦內地盜匪，即乞憲恩俯允回籍；所以不能陳請者，憲恩高厚，欲到籍後再備文牘耳。卑府終鮮兄弟，又無兒女；年來母氏老態頓增，心勞力拙，百病叢生，犬馬之力，實已疲乏不堪，並非委恩眷而甘自棄。迫切愚忱，不得不直陳於大人之前。去年冬杪密稟，已請此後不再署事，曾蒙恩鑒；左公來信云云，卑府亦已再四堅辭，實以母氏年高賤軀多病，不得不求卸肩耳。遲遲未行，徒以恩眷至深，知遇非常；不能遽去，不忍遽去；思欲內盜漸清，稍報知己之恩耳。瀝誠稟求，伏乞慈鑒俯允！至委署之員，上游則某某三守可以兼護；下游則某某四守亦可兼護，正不患無才。臨稟不勝激切悚惶待命之至！

致黎平府曹子祥

此間之事，忽插一波，幾與全局大礙；幸止之尙速，然投誠者頗觀望矣。勦緝之事，連日無獲，甚爲焦急。弟本無才，而此地官民毫不相通，上下之情，隔成兩橛，所以難也。湄潭之事，隱容於前，又求助於後；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此之謂也。昨奉憲諭，以弟請咨尙有留意，但弟之不可留者有五；與兄久處，相

知最深，故縷陳之，尙乞婉詞密稟。

自到黎平後，羣盜如毛，攜重貲破宦囊以濟目前；粵逆擾桂林相距六日程，身處瘴地，六月於此，乃因玉㢘普一言而疑之，幷疑薇柏之偏信，此八月所以兩次請病，因留摺又出兩憲之手，情義所感，濡滯至今，此遷延之計也。其不可再留者一。

奉委辦盜，在窮谷荒山中，支帳久處，驅逐半年，斬殺實已不少；烏沙革夷尙餘三四十名，亦未敢耿上，然已獲二三百名矣。因㢘普諸公以爲多事，到省後中峯亦不以爲事，見面之時，漠然寂然；近年天下大亂，何處不因莠民而起？且兵政如此，而不知整，吏治如此，而不知察。如甕安額兵四十八名，實在不過八名，其四十人，僅飽貪弁；若甕安果有四十五十之兵，何至人皆驚恐，動輒欺官耶？又如今令之貪鄙昏庸，在一處卽壞一處；有一言謂其釀亂否？國計如此，而尙謀自奉；人心風俗如此，而尙顧私情。竊恐此方之事，前盜已死，後盜又生，不過一年，又當復熾。事不可爲，此其不可留者二。

黃平之事，始終懷疑，遂至謗言四起；在外之微員，以二三百人抗萬餘之衆，到頭尙是擅殺耳，誰敢忘身以殉事耶？甕安初次之來，無一二字提及，故不敢殺一人，非推諉也，分在則然耳。此次幸臬憲按臨，信到之日，羣小閧然，卽日解散；緣外間訛言，以知府系徐公私請而來，人微權輕，勢必相抗。其不

可再留者三。

林翼久無利心，黎平二年，私計久絀，家丁清苦尤甚，散去者五六人，尚有二三廉謹者，亦將引去；在黔八年，除綺城小雲外，又除尊處曾經通挪外，交情絕少。去秋至今，所賴以借貸者，滇中行店耳；刻下已計一千八百，市賈皆窮，借貸亦難，此私計之不可以言狀者。集鬱集枯，自有命焉；弟之不求財，是本心也。惟一家數十口，僑寓滇中，於今三年；送回鄉里，易於貪貧。此又私計之不可再留者四。

省中巷談塗說，忽以開缺加按察使銜訛布，母氏疑爲某公所中傷，而不知開缺一層，弟曾辭之，弟意其意不過欲爲明麟諸公計耳。牛驥一皁，不敢梯榮；且不於某公未到之前，而於某公既到之後，事可知矣。虛意羈縻，中心不好。其不可留者五。

總之，八年黔中，險阻備嘗；握印不滿四年，帶兵將及三年。犬馬之力憊矣，然終以小人目我，又何樂久爲此小人哉？去志已決，萬不可回；一切細情，嫌於忿激，不必言之於上，惟求去甚堅，且不逾十一月初旬，此情乞隨時代陳。如日後得犯，即親送平越，并專人送臬憲。回省給咨亦去，不給咨亦去。弟因鎮遠考試，須移居避之，已艤舟束行李矣。時事日艱，才薄不能作事，非有所貪冀也。諒之。黎平之行，何日可去？能振與之殺戮之，邊防可治；缺分之苦，事務之繁，非平越大定可比。然保固成法尚未散漫，內

地盜匪淸除殆盡，此第二年心血，可以共信。幸加意補救，以救此方。

啓呂方伯孔廉訪

今日聞初九日已捕得王桂發等，交八案收押；此是初五日與官兵對敵之重犯也，差爲一慰。已備公文信函，懇吳丞徑解行轅收審，計時卑府病愈，亦當押犯到平越矣。承示楚報，爲之痛恨。勞光泰本是奸險刁詐毫無良心之徒；石卿先生初到湖北，彼以鹽利干之，其時城邑殘破，遂偶用之。昔年停府湖北一日，久已訪知其人，屢欲函告而嫌於非分，遂亦中止；今竟誤大局，悔恨何已！黔中之事，本應盡力以答憲台知己之恩；且臨有事之秋，而掉頭不顧，異日更何望其爲國盡力？惟是此中難處，不能不逐一陳明，實非可爲而不爲也，尙乞格外原諒！

兵事非可空談而成，趙括僅能讀書，馬謖言過其實，是兵家所忌也；卑府三十年來，本未究心於此，近年身處危難，剽竊前人陳籍，百不及一，所謂道聽塗說，是尙趙括馬謖之不若矣。六七年來，偶有所事，亦皆僥倖；國家大事，莫難於此，莫危於此。自問本無眞實本領，不敢自欺以欺上，一也。

連年疲勞，精力不支，國家多難，萬不敢存偃息在牀之心，然軍旅之際，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補。古今名將，不僅才略異衆，亦且精力過人，賤體素孱羸，近更多病，必致有負委託，上傷國體，兼傷知

人之明，此固所不敢自欺者。二也。在黎平防堵緝捕，其始尙有私囊，故膽壯氣盛，無事不嚴行督責，期於必成；私囊甫竭，而憲帑兩次頒八千金矣。交紳士專管，以示官之不私一文；幸有胡子和等倡議捐輸接濟，收繳已逾二萬，今年所收在外。此事可一不可再，日後尙能得如許貲財乎？不能也。去冬至今，防堵剿捕，經費又逾二萬五千；除發給各廳各屬并委員張韓經手一萬七千四百餘兩，另有册報外，卑府隨營支放銀八千三百餘兩，所費固屬不貲。國計支絀萬分，卑府用如泥沙，尺功未建，寸心難安；且畀貲與人，爲數已多，實獲盜犯者亦不多見。予之則經費之糜如此，吝之則事勢渙散，呼應更覺不靈；彼辦盜尙如此之難，況當大股，且又安得此鉅萬經費乎？蓋不能矣。刻下之練，不足以成軍旅，勢須添募；黎平錦遠銅仁松桃思州，每處或五六日程，或十餘日程，不能遍及，卽不能兼顧。且所到之處，財用何出？三也。

近人貪利冒功，今日之求乞差使，爭先恐後，卽異日首先潰敗之人。屈指計之，用人不易。至武弁不歸管轄，尤難以知府徑行軍法；賞罰不立，威望太卑。卽如甕安烏合之衆，初五日三戰，十四日一戰，不爲不嚴；所以解散之故，則以憲台按臨，閧然頓散，此卑府不能立威，不能辦事之實證。至平越小弁，兵不滿百，索夫百六十名；彼竟不知地方武弁，本有處分，方且謀利詐擾之不暇，加以嚴詰，面無懼容。

他如此類之文武員弁，及其更甚於此者，何可勝道？舉目蒼茫，動手窒礙，必致一事無成，束手而待其潰敗四也。

此時講明武備，參劾劣弁，已屬臨渴掘井；卽如省弁之伊之霍，其貪鄙庸懦，尙堪一日留乎？霍之出兵，其劣跡何如伊之中衞；其劣跡又何如？本劣中尙敢如此，此外各屬更僕難數；卽使認眞辦理，未必能戰，而况剿兵蝕餉，其何以堪？五也。

自來帶兵之員，未有不專殺立威者：如魏絳戮僕，穰苴斬莊賈，孫武致法於美人，彭越之誅後至者一人，皆是也。今日之營弁，斥之且不可，何論於斬？蹈常習故，本非軍旅所宜；才薄人微，尤以顚越爲懼。六也。總之，自問至無本領，不敢罔上；而謬以爲能揣度時勢，及人心吏治武備國計，殆不可爲。與其事敗而負恩，不如據實陳明，稟求遴委賢能；事關重大，確然自知其不稱。至給否不給否，出自憲裁，非所敢期也。

致周觀察

頃接手諭，拳拳告語，不啻再三；人非木石，能不感泣。惟姪自到黔以來，渥蒙賞鑑，何忍不竭力以酬知已？無如病症日增，下血如注，精力頹敗，不能支持。且自到黔以來，直率疏狂，不通世故，不與時諧；

譏閙之言，成於市虎。如前日錦屏團長，帶練追賊，於四灣被傷；硬說錦等被刦，且說錦屏城內徐姓被刦。練勇越境殺賊，硬說練勇行刦，公然形之稟牘，以致大憲疑慮，批飭密查；而省中流言，無日無時不以黎平爲話柄。其離奇惝怳之狀，一日千態；大憲雖不爲其所惑而不能，即大憲意欲保全，衆口難調，大憲其若之何。看此情形，必不欲使安其位，使大憲疑我，使我負大憲，使大憲無可如何，然後快於心也。語云：「千人所指，無疾而死。」此之謂矣！大府恩眷，豈不知感，士爲知己，即捐糜亦所不惜。雖然，色斯舉矣，後時者敗；惟受知之深，則此身不得不私爲己有。來諭拳拳，恩誼良厚；惟立志已決，病狀日增，無可如何。他年身健，尙可報恩。兩院前乞據情稟陳，口述倩人代書，不盡依依！

飭郡紳緝拿土匪諭

照得稂莠不鋤，嘉禾不生；兇暴不緝，良善不安。此古今來保國保家之大要也。本府到任已逾八月，地方匪徒，緝獲極多；惟沿河司附近一帶著名巨匪，迭次派差往緝，總未應手。皆因差役得賄縱放，與匪同一氣也。實堪痛恨！

查該匪等平日積惡窮兇，訛詐賭博，滋擾鄉民；種種罪惡，極應懲辦。並聞該匪設立「皮家會」名，燒香拜把；遇有訛詐滋擾之事，一呼而至，百十成羣。設遇穀米稍貴之年，隨事生風，執械坐索，大有

搶奪剽刼之勢。是亂萌已伏，匪黨將成；若不及早剪除，則鄉里街市粗足衣食之人，必致被其擾害，身家不保。細思緝匪之法，用兵用差，不如用士用民；以兵悍而惰，差滑而貪，而民則樸實可用也。

若我同黨士子，讀書明理，深知地方之大害，必爲苞桑之遠謀；斷不忍漠然坐視，徒作自了之計也。且目今該匪等僅止訛詐居民鋪戶，若因循姑息，則肆行無忌，必駸駸擾及爾等紳衿矣。爲此札委該處舉人生員知悉，照另單所開姓名，密約該處曉事族長鄉民，設計誘擒，隨擒隨送；派委妥實鄉民，持該舉人等稟帖送至府署，每名賞錢十千文，幷大銀牌一面，以酬其勞；決不失言，亦決不輕縱，致貽報復之患。

惟是匪徒行蹤詭祕，耳目亦多；務須不動聲色，遇唱戲酬神及吉凶聚會之時，或該匪聚衆賭博之地，必可會在一處；妥爲誘擒；或以智取，或以力制，或用匪黨爲誘致之謀，或用鄉民爲圍擒之計，聽爾等妥速籌議，無使一名漏網，是爲至要。本府訪得該舉人等平日精明正派，必有一番幹濟之才；隨時隨事，相機妥辦，毋負本府一片苦心，且實於爾地方有益。但事實慎密，尤貴妥速，勉力無違。儻該處鄉民族長，不能上緊捆送，本府立卽拘提，治以通同包庇之罪。凜之特諭。

鎮遠團練章程諭

照得近來盜賊繁多，肆行剽刦；善良受害，閭閻不安；實本府一人之過，深以爲恨！本府立志除暴，必當殺賊保民；惟是賊蹤靡定，兵役巡緝難周。與其拘成法而緩不濟急，不如藉民力而先事預防。茲特酌定團練簡便章程，官不惜費，事不擾民，逐條開列於左：

一，內盜宜清也。鄉村堡寨周圍二三十里作爲一團，一團之中公舉正派紳耆二人作爲團總，公舉強幹曉事八人作爲頭人，董司捕務；其團總頭人及各戶姓名，均註明印簿。如一團中有窩戶引綫及交結匪類平日爲盜之人，該團長頭人卽先捆送到官；送官之後，審係眞正盜犯，必當盡法懲治，有死無生，以免報復爾等之患。如或誣攀爾等送盜之人，一概不究。卽使爾等從前脅從爲盜，只要此時能將盜匪捆送本府，亦不追究，以免攀累爾等之苦。經此次曉諭之後，如爾等再爲包庇隱容，事發卽以窩盜論。

一，外盜宜捕也。凡盜匪入境，本團放信礮一聲，各戶齊執器械禦盜；並先派定人戶於要隘處所用火器亂石拋打，仍四面協同追趕。其左右前後各四團隣寨聞信後，接放信礮，均各執器械撲救；並派定人戶於要隘處所用火器亂石拋打，仍四面協同追趕。如保護得宜，盡心竭力，官長於得信後馳往看驗，每團犒牛一隻，酒五十觔；如有坐閱不救，或無故驚擾，必當嚴辦。

一，賞罰宜明也。團練之寨，每寨每季官爲捐牛一隻，酒五十觔，由官親自巡視給發以作犒賞；能生擒強盜一名者，官賞銀二十兩，格殺一名者，官賞銀一十兩。當官給發，決不食言，決不遲延。其勇往殺賊，致被賊匪傷者，當衆驗明傷痕輕重，官爲賞銀醫治；醫治不效者，官賞銀五十兩以䘏其家。至強盜入寨，一家有事而團中不肯盡力相助，或失事後並不追趕者，一經報案，照印簿所載戶口，按戶提究；並將本團罰牛一隻，隣四團罰酒八十觔，以示懲警。

一，守望宜嚴也。凡各屬交界要隘處所，每日每夜令每寨輪派二人放哨，俱要力壯善走之人，由頭人認識保充。見有大夥股匪入境，即速分途報知各寨，本團放信礮一聲，左右前後各寨團，均依次放信礮，各戶均持火銃器械，齊集追捕，放哨之人，一面進城報官，分別程途遠近遲速，重加犒賞。儻賊匪竄入，放哨之人遠誤失事，該寨頭即查明賊由何路入境，將放哨人嚴行懲辦；本府仍不時派人密查，儻查無放哨之人，將團總寨頭提比懲處。

一，私派宜禁也。團練之所以不能實力奉行者，以民間本極貧苦，既恐費用之難給，又恐官吏之滋擾；今本府之印簿印旗及牛酒犒賞一切用費，均由地方官捐辦，並飭地方官親赴該處團所當衆發給，不致民間捐派一文，亦不致在城守候。儻書差士弁鄉約頭人有私派一文者，準卽稟官提究。

一，私仇宜禁也。團練原爲大夥強盜而設，儻有假公濟私，藉此報復，藉此訛詐，藉此擾害搶擄者，比照強盜例治罪；至尋常鼠竊狗盜之犯，只許稟官緝拿，不準擅殺，致干法網。

一，路徑宜清也。破廟巖峒容易藏奸；賊匪入寨，多以黑夜，必先於此駐足，爾團總寨頭，先於各寨中封閉銷燬；其山僻小路，易於通賊，任爾等公同築牆挖濠堵塞；其河岸渡船，亦著爾團中公擬妥實渡夫承值。儻有賊匪由該處渡口偷渡，查出，卽將渡夫照窩盜例治罪。

一，防範宜周也。凡寨衆壓送強盜到官，沿途經過之寨，均派人護送，以期妥洽；其盤費官爲賞給，不致空勞往返。至每團丁壯，先期核算人戶多寡，議定股分，遇盜匪入寨，以兩股禦賊，一股守望，不可全數出寨，恐致疏虞。

以上各條，簡便易行；今本府不惜數千金之貲財，力爲此舉者，祇因盜賊之擾害爲可恨耳。爾鄉村堡寨紳衿民苗中公正善良者，忍不急爲辦理，保爾身家，全爾妻子，以體本府一片苦心乎？以民衞民，有備無患，實有厚望焉！

嚴禁訟費示

照得黎平地方，地瘠民貧，苗民尤爲苦累；本府下車之始，訪聞昔年每因衆寨興訟，致有拖山名

目，費致數萬數千數百金不等。腥穢之至，慘無天日。夫民生之膏血幾何，何堪如此朘削？其弊皆由客店影射衙門陋規，藉端開銷；以致民苗受其愚弄，不保身家，合行嚴禁。

為此示仰客店軍民苗裹人等知悉：嗣後訟案到官，隨到隨審；一切舖堂送案取結之費，槪行禁止。宅門以內，門印家丁，不取一文；惟書差之紙筆飯食，姑念該書役貧苦，準爾等酌量給與紙筆飯食錢文，不得格外多索，違者許爾等稟究。至客店飯賬，每因小案拖延，開銷至百金數百金以外，殊屬荒謬絕倫，極堪痛恨！嗣後爾等有案到城之民，務須開算現錢，不準客店浮冒開銷，盤剝取利；如從前積習，準爾等民苗赴稟本府定將客店提究從重追贓辦罪。庶幾訟累可清，民困可蘇；爾民苗亦不得因小故興訟，自取咎戾。各宜凜遵！

諭黎郡佈種春花

照得黎郡四鄉田土，每歲於播種粳糯以外，於春花一事，絕無見聞；推原其故，非地利之不宜，實農人之好惰。且為其田主者，多因春花不得予分，亦各置之不問。本府志在教養，見此膏腴，任其荒蕪，深為可惜！本年雨水稍缺，秋收歉薄；來年青黃不接之際，米價必昂，尤當未雨綢繆。惟此地春花種子甚少，事在創始，誠非易易。今本府為爾農民立定章程，所有種子，均令田主購買發給，或種大麥小麥，

或種胡豆豌豆，各隨地之所宜，不拘一定。俟成熟後，田主準分十分之三，不得多取。

除傳各鄉紳耆面諭督辦外，合行勸諭，為此示仰闔郡民苗人等知悉：爾等田主，務於本年閏八月初一日購買種子，佃戶於九月初一日以後，各赴田主家承領種子，一律播種，熟時收分。不特佃戶之口食無虞缺乏，抑且來歲之糧價藉可平減；從此種子有餘，接年而種，家有蓋藏，人無饑饉，是本府所厚望矣。本府於秋冬查閱卡棚，考驗練丁，點查戶口之便，即親赴鄉間履勘田畝；如田主不能董率佃戶，給發種子，將田主責罰；佃戶領種而耕作不力，並將佃戶責比。其遵奉教令，緊上辦理者，本府查看之時，定行頒賞。為功為過，聽爾士民之自取。各宜凜遵！

嚴立規條諭

照得興利除害，所以安民。黎郡盜風之熾，民生之惰，業經本府督辦團練，勸種豆麥；此外尚有未除之害，未興之利，及前議所未盡者，合再定立條規，開列於左：

一，擄錢賭博致盜之由，責成牌團長不時巡查，有犯者稟官究辦。一，客籍新來，此輩非勾結為匪，即重利盤剝，最為地方之蠹；嗣後一律禁止，不準招留，違者公同稟官驅逐出境。一，種植雜糧，無論種麥種蕎種豆種菜，聽民之便，不拘一定；惟來春務要一律青蔥，野無曠土，責成田主佃戶，互相勉力。儻

田主不給耔種，教田土荒廢者，定行責罰田主；已給耔種，而佃戶怠惰未種，致田土荒廢者，定行責懲。其城汛營馬自有馬廠馬棚，如兵丁縱放踐食，及民戶牲畜踐食，一體送官究辦。一，重利盤剝銀錢，利過三分；及放穀一挑，勒還二挑。因青黃不接，俗名斷頭穀，以致窮民終歲力作，難供欲壑。除訪拿重辦外，准受害之人隨時控告，官爲嚴治其罪。其田主不措佃戶，放借斷頭穀，加倍勒還者，譬如剜肉醫瘡，害必及身，尤當嚴懲不貸。一，黎郡山場，惟杉木油木栗木橡木最關生計，貧富皆可取資，各處俱要著禁，不得盜伐，加意補種，不准再有童山；違抗者稟究。一，鄉間銀錢甚少，多以米穀交易，須作市價，不得勒措抵算；違抗者告官提究。一，各寨新設卡房，如查無巡守之人，定行責懲。一，鄉正團長，專司盜賊之事，不准干預詞訟。一，現在各戶所出練丁，專爲本團捕拿盜賊，各保身家，並非抽丁征調，毋庸疑慮。儻有謠言阻撓，致惑衆心者，定卽提究。

以上九條，務各實力遵行，有則戒之，無則加勉；愼勿以身試法，致干究處。凜之特諭！

申諭保甲團練章程

照得黎郡所屬廳縣，界連楚粵，地雜民苗；盜賊橫行，刦掠無忌。爾士民苦之久矣。本府上年七月下車之始，殫竭血誠，爲爾士民除害；親帶委員紳士，下鄉飭行保甲團練，賴爾士民各鄉董勸行之，期

年所獲逾三百人，盜賊衰息，居民頗安堵無恐。然立法不密，則弊生；興利不盡，則害伏。查各村寨間，有不能實力共保團而不練之處，為此再三申諭，復立條款；委員紳士，復為編審董勸，期爾士民曲體本府心，各為身家性命計，同心實力，依條款遵行，以幾長治久安；則地方幸甚！本府幸甚！

一，卡所以盤查匪徒，宜晝夜防守也。去歲各村寨，設立卡房，由鄉正團長，輪選丁壯，晝夜防守；或十人八人五人不等，均出具甘結在案。今本府查各村寨間，有玩而不守者，有守而人數與結內不符者，亦有徒手不帶鳥槍刀桿者；至夜間無人防守，各處皆然。不知自誤誤人，殊堪痛恨。嗣後除守卡守堡，另示章程外；為此責成鄉正團長，必每日清查守卡人數，夜間卽以輪流支更，必各帶鳥槍刀桿。如有玩不守卡者，查明每人罰錢五百人，數不符者，照此議罰；徒手者，每人罰錢三百。夜間不防守者，每人罰錢五百；所罰之錢，交鄉正團長收具備用。不受罰者，準指名稟究，特須公同查明，不準妄指，致干勒索之罪。鄉正團長失察守卡，及縱容包庇者，經官查出，加倍罰錢。

一，各村寨經費宜籌也。食足用足，乃可言守；去歲行保甲團練，鄉正團長，按戶量力派捐，存於各鄉各寨，以備公用。今本府查各村寨中除已有預備外，尚多不籌經費者；大款輒以人心不一，小款輒以戶口不繁為辭。不知平日經費不籌，一遇警變，食用無出，人心渙散，受害不小；且按戶分派，所費無

多，存濟急需；所關甚大。每概鄉愚無知，一昧慳吝；試問盜來刦殺，貨財何有？性命何有？悔之奚及？細查保甲團練清册，大歀戶口，或數百數千不等；小款亦有二三十戶，或百餘戶。大款派捐固自易易，即以小款論，百餘戶中有田地及經商者，亦必得二三十戶，即此便可按戶量捐；況款小則出練少而易給，嗣後責成鄉正團長，除窮民免議外，均按戶量力派捐。或穀或錢，交本寨殷實鄉正團長公管存具備用；違抗者稟官究治，侵蝕者加倍議罰。

一，稽查編册宜嚴明詳備也。去歲各村寨清查戶口，已給印簿填明，一存府署，一存鄉正矣。今本府查各村寨尙多漏戶，或以早日犯竊，及習慣爲盜，不安本分之人；鄉正團長，多不能與之同款，或以族戚之故，容隱不忍逐出。不知編聯保甲，正爲此輩而設；若使成爲漏戶，彼反恃無稽。查現因保甲團練嚴緊，伏而不動，然舉報不盡，將來必至肆行無忌，尤不可不嚴以預防。此次發印薄，責成鄉正團長，逐一再查。不準遺漏一戶；此輩於取具甘結後，一體註明册內，寫自新二字，或寫察看二字，或寫游惰二字。如一二年眞能無犯，則去之。他若添新幼丁及病故者，亦須註明；幫去者，註明某日幫去，幫至何方？幫入者，註明某日幫來，幫自何地？作何生業？亦必詳註。又查大戶餘丁多遺漏不載，此次須一一清查，悉開列册內；平日鄉間集衆賭博，及展轉招募外人種地，盤踞山中，亦宜查禁。似此則稽查密，戶口

清匪徒無自容矣。

一，守禦諸法，平日宜預定也。有團不練，與無團等。操演之法，鳥槍在前，刀桿在後；槍不精，則臨時手顫，發必不中。一發不中，勢必棄槍而走，刀桿手亦因之而驚；故必精鳥槍以護刀桿，刀桿不精，不但不能近賊，鳥槍手無可恃之人在後，其技雖精，其心尤怯。賊匪突來，亦必棄鳥槍而走，故必精刀桿以護鳥槍。此在明白大義之鄉正團長平日於款內擇一隊地，大款選四五十人，小款選二三十人；或於三八日清晨演習，給以飯食。並與衆講明：賊來我們地方，道路我熟彼生，賊衆裹脅我們，非親即友；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家齊心擒捉。他如何能對我？只是我們逃走，賊便乘勢慘殺矣。如此演習，如此講明，人人奮勇，人人諳練；足以自保，亦足以共保。又平日必擇一二謹慎精明之人爲巡丁，臨事用爲探報；一値有變，必要聽清楚方不誤事。鄉正團長等分隊統率，總須靜鎮嚴肅；鳥槍等器，不準輕發。自守往援，須據險設伏，以計謀相取爲上；如賊離寨不遠，往援必分練自守。往援之練，須帶大旂一面，上書某鄉練勇，以便與賊衆分別。

一，調遣須用傳籤遞信也。本府前經製造傳籤，分給各處鄉正團長收存；一遇盜警，即從該處發籤，籤上註明盜自何方來，互相傳遞，以便各堵處禦。就近各團聞信後，即率練飛赴聽候派遣；遲誤者，

稟官究治。既獲盜賊送官。亦用傳籤遞解；籤上註明盜賊姓名數目，獲盜何人，起解何時，護送若干人，經過各寨地名，亦必開明，以便照籤接解；接解之處，亦須註明時刻，護送若干人，遲誤者稟官究治。然獲盜處之鄉正團長，總須得一二人沿途長解，庶不誤事。

以上五條，簡便易行；於上年七月初次頒示條款外，更進一層功夫，除盜安良，法云備矣。爾士民其實力實心，遵行毋怠。本府自到任以來，無日不與士民相接見；其有關係保甲團練之事者，無不立時傳入書房詳，悉訪問，切實講究。卽白丁苗頭，亦得侍立左右，口講指畫，所請無不立刻施行；送盜來城者；卽時審問，卽時頒賞。凡鄉閭爲難之處，無一不爲爾等作主，設法究辦，爾士民業已共見共聞矣。若不卽此時大家齊心斬盡盜根，更待何時？爾士民務當各矢天良，永守條例，切實奉行，以保身家，以圖久遠，毋負本府再三申勸之苦心也。勉之！凜之！特諭。

移府廳州縣偵探會辦文

奉大憲奏委兼拿內匪，查內匪以黃平之高禾九松當垢，台拱之老薄乜黨，烏沙之丟坐，丹江之栁生乜生爲最。而高禾等一股，尤爲兇狡，急應嚴辦，以淨禍根。府迭次詳訊，現獲盜犯，供稱該犯等上年夏秋間，猶在粟樹坳插秧收穀，及迭次在棉花坪望坪排申排養等處會合行刦等情，歷歷如繪。賚

所供地界，均係黃平台拱丹江之地；緝拿上緊之時，到雷公山暫行潛匿，總不過三五日卽出。是賊匪雖流徙無定，要不能離村寨以求食；且同夥數十人，聚而不散，其接濟米糧火藥之窩戶，固屬罪不容誅。良懦之苗民，畏盜燒殺，往往被其欺壓，容忍不言；卽報之士弁通事，寨頭亦不轉報官長，且恐有不願其報者。此賊匪所以出入自由，莫可誰何之實在情形也。

上年臘杪派員帶練，久住台盤；本年正月十三日，敝府行抵凱里。十五日申刻放哨之練二十餘人，聞長坡寨先日已有賊匪跟至大營對衝山內，遇賊，膽敢抵抗，拒傷練勇，幷隨行長夫。訪聞是夜賊卽竄至丹江之尖山地面，後經折回；十九日二十日在烏鴉溝，二十一日在台拱雞籠，近經台拱黃平清平，趕緊會合出外巡緝，而又不見影響。此又高禾一股近日出沒無定之實在情形也。敝府細意思維，賊之出沒無常，則米糧火藥之接濟宜嚴。其要一也。賊以夜行，多行僻路，村寨苗民，畏其兇悍，力不能禦，姑爲隱忍。然力不能禦，而見賊卽可速行飛報，務須剴切曉諭。其要二也。各地方官責成土司通事寨頭，如見賊不報，卽嚴行提究，治其縱庇諱匿之罪；如報明賊蹤屬實，只要指引兵練，追剿正賊，無論有無斬獲，先賞報信人銀四十兩。其要三也。各地方各選派差十八二十八，重給盤費，四出訪探；一覓賊蹤，卽飛信報知帶勇委員，限信到之時拔營；山徑險僻，林箐幽密，限日行四十里，尙非百里趨利

者可比。如委員逗遛推諉，希移知查究；但須探實指引，即一例頒賞。其要四也。賊聚一處，非剿不可；地方官探實指引，其剿捕之利鈍勝敗，均惟敝府任其咎。惟查有賊而不報，經過而若爲不知者，則爲地方官之咎；捕一賊匪聚而偶散，則又可由地方官趁勢緝拏。所有要犯年貌住處父兄妻子有無，均經迭次開送，即行分別購拏。其要五也。至烏沙壽盜現獲過半，仍留黃干總帶練駐守搜緝；既免竄匪之會合，又期逸盜之盡淨。其前次迭次之逸盜名單，一體上緊，總以盡淨爲望。其要六也。高禾等一股行蹤飄忽；由台拱可下擾淸江，并擾鎭遠府縣，及黎平一帶，兼司轉擾都勻所屬，由丹江可上擾都勻，並可擾及古州，務須各處一體嚴防。其要七也。爭論地界，各分畛域，此土司胥吏之俗見；譬如粵匪到楚，總以現在官吏之能防剿與不能防剿爲斷耳，貴府應當不以土司胥吏之言爲然。且憲德高厚，憲意嚴明，總以除盜爲本，以獲盜之多寡爲衡；其論疆域分彼此者，恐轉獲咎。其要八也。合就爲此即趕緊示諭。斷接濟，勤偵探，信賞必罰，編甲齊團，嚴防會剿；一面跟定賊蹤，一面飛報稟知。如日後査出士弁通事寨頭見賊不報，經過而佯爲不知，或被劫而姑爲隱忍；敝府惟當一面移提，一面稟請大憲，將士弁等嚴爲懲辦。總之，盜匪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安，即文武官員又何能回署辦公？是所望於同心協力矣。

札開泰縣魏令

本府現辦苗匪，所帶兵練，業已分途伺擊；風聞粵西融縣一帶，土匪蜂起，與黎平相隔咫尺，不可不嚴行防範。査該處各堡及苗寨情形，該縣上年隨同本府辦理，已知大概；所有舊日派委地方紳士姓名，該縣亦盡相熟。雖地系粵防，然本府未敢拘泥坐視；合行札委，札到該縣，立卽持帶本府團練總冊，按圖按款傳集守禦，并酌帶總局銀兩，獎勞苗民。無使官民兩歧，休戚不顧，是爲至要！留防之練目六品軍加王世章，智勇兼優，可備緩急，宜與之妥商；七品軍功頂戴南江吳紹元八品練目七理巖梁永昌，亦頗謹愼，均可妥爲調遣。用兵以得民爲先，安民乃能禦侮；毋使胥吏兵練擾害吾民，尤須確探實情，切勿張皇急躁，驚衆心而挫民氣。切切！

致周笠西

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爲先；以閣下心術正大，又慨念時艱。沙市之釐，特以奉勞；擇人先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弊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楚國之寶者，尤須敬愼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楚禍尤甚；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僞士得志也。求才是先務，理財亦須先求才也。鑄臣樹人菊人三君子，均經理營務，薦賢以救我楚，兄之功也；武漢総

可力疲，年前血戰攻堅，傷我水陸千七百人，而士氣未伸。蓋攻之之難與戰大異，而我師亦可謂出力矣。

致胡蓮舫王孝鳳

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信，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揣再四，是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太重，殊歸之於商儈矣。譜與蕙本無短長可持，譜之抽用作公費者，鹽務乃官府之所肥，惟弟無分。先岳陶文毅前督伊莘農不取用於鹽，此外凡吳楚之官，其不倚牢盆爲生涯者鮮矣！蓋日食以千萬人計矣。譜之爲此，亦前此太守及他處云云耳。利之所在，卽爭之所在；設無此項，又將巧取而害仍歸於圖計於公家耳。譜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耳；至外間抽取，或多五釐，亦只問其爲公爲私充餉與否。

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用，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權之，不得以權委之於儈也。利歸於官，倘有逼迫入公之一日；只在擇任一二人，則利歸於我矣。利歸於儈，則上無訪察之權，統馭之術，豈非自失所憑哉？且以利爲利，當權子母；試以千金衡之，凡鹽行之以千金爲本者，每年得息三千金卽足矣。利市之大，無過於此。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既

病於現在之餉，擅自以為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以此為得計，弟當改弦撤帖，乃可弭謗以釋爭；否則異日楚北之民，其留貽禍根，由我而起。我本武漢罪人，罪尚未贖，更增一大罪案，亦不可也。此事出於弟之創舉，有明之季，始造根窩，昔年嘗笑其謬；今思之，蓋亦弟等急切求餉，留此根窩，為異日弊藪乎？或未盡然乎？古語云「利不十，不變法」，誠為老謀；倘乞通盤籌度，弟之始意，必欲為此誠以求餉也。

辦事不可有成見，惟期事之有濟，於公理之必歸，於是利之必得其平而已。陳孺子之割肉可宰天下，蓋言均也；官有私囤不可為訓，商之擅利行私，壟斷獨登，勢必取我現有之餉而盡歸烏有，豈非自貽伊戚哉？幸深籌之。此事如弊多利少，有礙於現在之大餉，弟即停帖；及此時猶可為也。意擬於我有過則當改之，吾輩心跡，當如青天白日也。至奏案與現辦章程不符，非弊也，少言之以斯待外餉免部詰耳。若弟主政，則並一奏而無之，此非譜與蕉之短長也。軍事少閒暇，而此事恐辦理不平，日夜懸懸，特此縷致。此逆之敗，迪庵馬隊之功，弟無尺寸之力，將士之功在湘潭岳州之右。

致周笠西

弟處之窘，諒在意中；上半年尚賴鹽課，今則杳不可得。弟前此欲兄留楚以拯斯民，蓋楚民之阨，

是近六年天下所獨也；憫念之至，願思力圖補救。然大官一味偏好虛詐，小人逞志之秋，欲以碩果罔春，是所謂一辭居州也。繼思一意東征。只得置武漢於不問耳。如弟者，才力不逮中人，心志向上，持其意趣尚不大謬耳。居此而自愧自艾，不如臨陣殺賊，必得死所；蓋藏拙之道，可倖免一生之罪戾。若委曲艱難，到底一事無成；則身名之敗裂，人亦不諒我心，其如後世之議？何由前之說，取廖鑄臣王麟洲，足下賀月樵文任吾羅仙可牟皓升鍾雲卿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可倚君者為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濟與蕙與譜，固弟所深信密保者也。

然事權不一，邪氣方張，不如弟之繼念專意兵事，從賊所向，與之終始；即令潰敗決裂，而我之名自在，我之志無愧。最便宜者，莫如此法矣。至楚北兵事，除迪庵最深固不搖；然所將只五百人為至精，其餘四千人又其次也。撫標現在萬人，應汰者有二千人。如何？紹彩之膽力，亦一時無兩，然尚不能如迪庵也。張榮貴勇而少學問，丁篁村勇而廉正，無條理；周芝房正而嚴厲，閱歷太淺；李湖滿才情紀律過人，而臨陣未能衝鋒；義渠細密而膽氣稍遜，部伍最整；鄒叔明樸質而見識游移不果決；又有鮑超者，英鷙無匹，而天姿太鈍。

凡弟所用之將，在北岸則超羣絕倫；在弟視之可戰也，未盡可恃也。又如水師勇敢有餘，然須用

傳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敗；其本領亦僅能勝不能敗之列，此皆弟一二年精思而得之，無一字虛浮者也。天下事大難，幼年精力半耗於八股及時俗應酬，是以學識太小，本領太低，力不如志，爲可惜耳！我鄉自嘉道兩朝以來，顯宦如趙文恪、陶文毅、嚴樂園先生，均有可傳；其後如李如羅，則無所表見。可傳者亦未能如晉之陶侃，唐之郭、裴，宋之韓、范、司馬、李伯紀，況其不能自立者耶？精力學力，殆是下等，豈不自慽？老兄念我最深切，何以教之？北省紳士，近日只得一人，許金堂顏淳樸不苟，且亦無虛浮名士之派，惜年已五十九矣！

致牟皓升

聞廉吏之風久矣！勤苦之至，感念何深？閣下蓋以伯夷之節，爲士行之勤者，弟尚擬特薦而未發；詢此乃軍務例章，不足以盡公之美也。昔年有餉無兵，近年有兵無餉，下游積欠百餘萬矣，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乞餉之書，與申包胥七日七夜不絕聲相似，而憐我之人殊不可得，秦哀無衣，亦不再唱矣。

本省餉項，以鹽課爲大宗；然蟻慕羶行，魚多漏網。辦理不得其人，立見減縮。楚中廉吏，弟以閣下爲第一人，宜昌之事，必借長才，大局所關，維持匪易，閣下即多勞而又烏能已乎？弟志在東征，百折不

問；但望夏秋之間，九江不潰，事必可爲。從此勾當公事，不僅保楚，兼以保吳，弟力又非能保楚保吳也。身都與楊與李以爲將，弟等只須謀餉以助之耳。尙乞念鄙人至愚至拙之苦衷，與申甫麟洲妥爲經理，以濟時艱爲幸！

致周笠西司馬

前得手示，因麻城事緊，賊逾二萬，日夜征調，批發裁答，殆逾二十三十起，遲遲未復。周子佩昨日到省，一見良慰；然遠道訪我，心以爲嫌。應復之事，開列於後：

一，襄堤之事，專派沙市貿易人，尤爲弊藪；弟已札飭莊公岳令並面告岳令，當以此事爲下車初政。一，鹽務辭卸之稟，弟早已批道准行，意欲以牟易公；公才長於吏事民事，以權利應酬之事煩公，非其志也。秀帥蕙生均不願換人，弟思換人則釐金之事實不盡放心，公試舉賢以備訪可耳。救天下之急證，莫如選將；治天下之眞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本；子佩歸時，再言其詳。

一，沙市釐金，紳士稟求卸責，此必不可行之事；弟在鄂一日，必能保全實心任事之員，卽異日有間言，然釐事弟所專管，苟其實心，弟若不持正論顧大局，非夫也。去年沙市釐金之謠言，與鹽務之委，問日同年而語之事，弟處一筆了之；大樹於鹽事戛戛其難了，而又誤徇人言，諉過於爵步高，此節頗

覺不得其平。其應撥之項，聞已入奏；如何綏頫之處，候與莊道酌商。

一，麻城之失，只一營駐守；頭起之賊，以八千人間道襲入，而大營三千人在商城邊界者，聞警折回，已無及矣。近到續賊約二萬八三千人，苦戰十日，幸尙未挫；刻下又續調六千人馳往，廿七日可齊。希庵前往統之，必得力也。設九江早復，大軍東征，則此禍又如四年之慰農矣。弟正月初旬卽選將募兵，添益四千五百八，三月乃齊；尙有新到未及點名，卽札派調發者。刻下餉日絀，而兵日益；一人之焦苦，直不可言喻，而同此心紀者，究無分憂之人。又大股竄浙江，已入蘭溪；東南之局，殆其日危。天下事竝無起色，禍不在盜賊，而在人心，綱領不立，是非不明也。

致牟皓升

展閱手書，具悉宜昌鹽務；經閣下經理，章程秩然；凡事得正人君子董理，自能坐鎭一切。昔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斃。其法祗在用人而已。閣下謁念大局，時以兵士枵腹爲虞；固能實心實政，不愧廉吏也。

皖賊竄擾蘄黃一帶，前月得都將軍忠義倡先，有廿四日之大捷；然該逆裹脅尙衆，逆壘尙有數十座，我軍餉竭兵單，撐持無術，憂憤實深耳！

致周笠西司馬

襄堤利病應酌辦，此等事在府縣得人，不得人則贈以書經周禮一部，終是害人之法，非保民之法也。弟於荊州事，日有憂慮，而不能條理得人，負愧滋多。楚中一二賢者，又多不好爲官，無可如何！星槎先生患病急歸，此老出山，必能有造地方；連年萬事一畀益之，積勞太過，弟之罪也。安得此等人布之郡守，何憂天下不治？公欲卸鹽事，具體尊意，此地固不可久居也，願以一縣展其素志，乃有實濟，然亦必須有人替手，如牟如鍾，庶幾可爲替人耳。

致周笠西

近時大局艱難，只求一二有心之士，力濟時艱；濟之之法，壯者殺賊，廉者謀餉耳，謀餉之法，多籌一文，卽有一文之益，所望於吾笠西者甚大。蓋軍與八年，昔年有餉而兵不強，近年有兵而餉已竭；下游賓欠百餘萬兩，可危也已！查四年六月湖北潰城之日，人人知其餉竭援斷，至今楚人尚憐青公，弟查其時有李虹橋遺牘，欠餉約一月耳，尙有穀十萬石，銅二百萬斤，今則欠餉六月，無錢無米，其情形十倍艱於往日。望老兄與薰公諧公及沙局正人極力謀畫，毋使弟爲楚之罪人，是幸！

再致鄂中僚友

十三日起程，十四日阻風雨西陵港，湖南之勇，左公任之；同舟來者五人，皆非軍旅才，可分理小局耳。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而凋喪殆盡，其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即生即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則天意蓋可知矣！賸此滌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既全覆於皖，是即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猪脬然；當其盛時，千錐不破，一鍼之隙，全脬皆消也。此時若即逃將逃勇濫收濫應以此補救，即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賊即潰矣。應俟到營與希公妥商另籌。

滌生先生之軍病疫，此危機；已致書切戒，不啻大聲疾呼矣。如滌師率師圖皖，尚可稍安楚彊；但恐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迨皖豫全失，乃更催促之，亦晚矣！曾記迪庵每克一城，林翼即作書戒之；惜軍中無智謀之士，稍爲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此時欲求此厚重木彊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更從何處得來。傷哉！林翼出則非禮，不出則不義；出亦於事無補，不出則於心尤不安。只此一副精神智慮，竊恐終貽天下後世之譏耳！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傷殘之營，固難整理；不戰而潰散之營，亦須嚴懲。應訪問周至，分別開明；以便林翼之採擇。林翼既以軍事而出，若不能軍，則此出更屬無謂。

一，施超一營，二月未曾領餉糧臺委員，只求省事，此心幷未實到；營中平日發餉之文書，各爲隨餉發出，實則交給委員代發，一發則不復再問。其收到與否，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與己無涉也。應請查明委員劣蹟，作稟以憑參劾。

一，湖南之勇，已由左公代募，林翼既已先行，必有陸續趕到者。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此次之敗，其過仍不在兵寡也。其長沙募勇，聞已起解經費矣，應聽左分斟酌。

一，隨出署時，曾以鐘漕徵解比較之册託之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如僕之看主；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之處，則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劾人者，亦莫林翼若也。此意請稟之。藩糧先行，以弟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一分事；其不顧成全者，弟等亦無可如何耶？

一，捏災之州縣，必應特參，亦乞查核。

一，夷船聞已到漢，是何情狀？何日下去？可專人於水次報之。

一，不張蓋，不設儀仗，不頂戴，不入署，前已明言之矣；此次應面商一二日，即先行馳入希菴營中，借糧臺一宿，或在舟中一二宿，均可。惟萬萬不準糧臺及州縣費用一文！天下作大官人視州縣

酬爲天經地義；除需索供應講究應酬，別無所思，別無所知，是可恥也！必力矯之。

一，欲鎮壓地方，或看旨意緊否，斟酌借受印信，此爲地方餉項營汛呼應起見，於我心仍歉恨之至！

致司道

爲將亦須稍具智略，審勢審機，是爲上策；此番長城頓失，堅貞安重之將，亦且無人，況智士哉？林翼此番作孽不小，與迪菴共事最久，棄之以歸，致全軍歿於異域，罪一；招何伯凝甫到，十日即罹於難，罪二；所委解餉之員非人，鮑超等軍兩月不得一餉，罪三；丁篁村一門孝友，家世儒宗，強以爲將，覆於三河，且其父死，其祖死，林翼均不准其歸家，罪四；軍事以氣勢爲主，以百戰之餘，覆於一旦，是全軍皆寒，此數萬人者將動色相戒，不可復戰，賊何日得平？楚又何時可保哉？罪五；到鄂後，即辦應卹應劾之委員劣蹟，及糧臺支放日月，乞先行查明爲要。

致嚴觀察

初十日到黃州，十五日迪公忠骨過此，迎哭於野；悲軍國之委託無人，非僅私誼也。李書指類詳明，蓋於事理眞有體認者；軍中未及詳復，摘敍梗概於後：

荊州捐穀一節，所慮深遠博大；蓋豐稔不可久倖，而戒備當及幾先。弟之思此，蓋恐一旦飢困，將破吾良法耳。此法志在十年不變，則民利國利而州縣亦大利。所謂此法者，即七年弟與公手訂之章也。

蔭雲不食士費，志行甚高，嘗恐蔭雲博愛善應酬，貧難自立；今則不計貧而毅力奉公，湘人志氣日趨於上矣！

屯田捐田一節，所論極得情僞；畎畝版築魚鹽之中乃有英雄，膏粱子弟決無英雄，以積習不除，不知情僞艱難也。求才一節，如董子木李雨亭張洊三閻丹初范雲古范百崇穆海航均當陸續奏調，惟李雨亭是軍務省分之官，措詞須妥耳。笠西雲卿一節，涉局不可無此公，宜昌不可無此公；兄可函之省垣，聞欲笠西異日履江陵本任也。

致曾滌帥

進兵之議，尚待再酌。謹條列於後，尚乞指示：

一，全軍然後能保楚，保楚然後能謀吳，此理至明，聖人不易；楚軍之將希庵，如碩果，如魯靈光，無論其勛勞甚大，品行絕高，固當爲國家愛惜保護之。即林翼私交，亦實有不可相離之隱。林翼同行，則

希公只管兵事，戰無不勝；其宜事外事及竟外無限之事，均可代勞，此其為力也，其細已甚，而在希公則受益頗切，其應酌者一也。

一，目下兵力，其未經挫敗者，鮑統三千三百人，多統四千數百人；其收集之營，幷希庵舊營新募，及林翼新募又不下萬人，現均駐紮黃州。若如都將軍之意，以多領鮑及其餘各軍為一路，以希庵領各營及蔣為一路，一走石牌規安慶，一規潛山，兵力有餘。都意以為如此則有戰有圍，必安慶得後乃進步，意在不急圖舒桐也。果如所議，則氣勢既盛，轉運亦尚不難，尚未與希庵面商，此其應酌者一。

一，賊不得逞於驛路，必由潛山伺英霍之虛以犯楚疆。七年夏從張家塝入兩蘄，始有黃石港但見潰勇之詬；七年冬張家塝設重防，以唐丁余守之；八年春夏之際，遂由六安直趨羅田商城入麻城黃安。其時恃有希庵舉國安堵無恐，然力尚不支，致煩迪公自援黃安，賊乃退走。今以大力注重太湖而邊地僅有余參將際昌之二千八，固嫌其虛，而腹地尤虛，荆襄之警無歲無之，此其宜酌者一。都公奏請林翼駐黃梅，已奉旨允。林翼此番總須以兵事居外，東征三年未可即安於衙署堂皇，固無疑義；駐黃梅不過作轉運之督，使隨希庵，則較親切。林翼不知水師戰法，且有厚庵，則不勞遙臆干預，然駐劄之處，却須水陸氣勢可通，則彼此有益，此應酌者一。

謀士之欲林翼却季公來鄂，則子春與印渠部下之三賢將，將予取予求，同氣同聲；林翼亦湘人也，疑未敢決，大約季必難搖動，子春恐不忍舍，欲備南路之保障，印渠三將，其才力性情字號，丈已盡知，乞示其詳，此應酌者一。

林翼去鄂，局勢頓大。七年冬營旺，漕折亦旺；餘銀四十萬，以補春夏之不足，而外間不盡知也。八年冬，用費太廣，兵數太距，較七年虧欠七十萬兩；然百貨錢漕皆旺於秋冬，此時不覺其窘。應連汰弱留強，乃可善後；否則明年夏令，必有不支之勢。然此事尚易爲謀，餉事究比兵事差易；求謀餉之才，比求統兵之才亦較易。嚴勁中飽，未必不自愛其鼎。林翼卽暫入皖境，半年之內，尙可不虧，此其宜酌者一。

以上各條，敬乞訓正。夫求賢如相馬，今使萬馬爲羣，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卽識之矣，狃於駑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林翼之慕才，其志則美矣，而本領不及，器量不及，得毋貽於世俗之好馬者？尊意早已屬於賢才，近日所得必多，便中乞示悉爲感！

致陳秋門給諫

叢杪於宿松途次奉二十一日手教，反復思議，尊旨大有可疑；匿而不言，轉失誠敬之義。查錢漕

一項，為歲用之常經，非征軍之正餉；因征餉日迫，借官庫及坐營兵糧餉半以救目前。實則征軍之專竣鹽課與牙釐牙帖，已為強弩之末；所恃者，釐金耳。又湖北歲入正供歲不滿百萬，尚須請撥部款三十萬以養荊州及各營官兵，此則百十年之舊章也。今則正用之百餘萬兩如前，而每月加增征兵月餉三十萬兩，去年攻九江，卹賞七八萬兩，三河桐城卹賞十三四萬兩，加以造舫修船及帳房軍火，又須數十萬兩；是正支之外，歲須三百九十餘萬兩；鄂力其何以堪此？時俗之人，則曰：「專乞於鄰耳！」乞人可鄰亦可恥，使乞之而得，猶可曰於事有濟；乞之不得，困於外不如反於內，求於人不如求於己。此固志士之所宜嘗膽臥薪爭自樹立，況吾儕桑梓於楚者哉？

竊嘗考古今之跡，治世與亂世不同用，而愛民之心則無不同。將，猶干城也；兵，猶爪牙也；農，猶根本也；商，猶枝葉也。欲保楚，莫如謀吳；欲養兵，則不能不任勞以怨籌餉。故寬其意於鹺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嚴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原而致力於兵事，非獨苛於商賈也。商逐末取利厚，緡算亦便；農力勤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則必以加賦加畝費為得計，是將重困吾楚民矣！

閱與國釐金前輩之議，總不謂然；或曰，凡商賈乞緩乞薄公無不應者，其信然與？又七年，與國捐

輸至盛；星槎去後，大戶富室之捐，至今未能徹淸，或疑公之有所徇，然與？至錢鋪之不應添，與漕事前函已明；又漕折不僅利民，亦實利國；河運果通，尙須官爲買米以運太倉也。春夏到邊，當可以不盡之意面爲申明，此其大概耳。

林翼年十五，前輩已通籍，承明素深欽仰，本無纖嫌；因有所疑，不得不言。又實因籌餉萬艱，思得前輩助力以爲鄉人觀感，乞爲楚謀之。此番到鄂，事濟猶不免爲罪人，不濟則罪無可赦。將才之摧殘若此，天意人事，大略可知；不敢惜此身以託於孝名，而此心彌傷矣！

致安陸府邢星槎

弟正月乃返黃州，不日仍馳往下游也。弟左右無人，希庵欲公仍總營務；弟意公之吏才，乃可治行第一，可開鄂之風氣，可使在位以爲矜式。不欲公之富貴，公亦不自欲富貴，欲使名垂千古；使鄂吏輩知天下作官人固應如是也。然希庵謂吏與兵較，兵爲大；且謂自有公，而吾之左右皆正人。斯言良信，何去何從？乞公爲我諒之酌之。

致雲貴總督張石卿

函牘十日尙停未發，滇事誠難措手；雖以武鄉侯之才，若非藉蜀中物力，滇亦難平。假令以公督

蜀；則滇黔可望漸次削平；以公督滇，目前實屬窘手。去年夏間，會以此意詳函告之雁汀先生，遲至四五月，乃得復函，尙謙讓未遑也。不謀黔滇蜀中獨能晏然安處於高堂之中耶？公手書以未能出省救賊爲恨，林翼之愚則曰且問公麾下將才何人？吏才何人？萑盜如毛之日，若必以親臨督剿爲能，尙不算本領。明公素負知人之鑒，尙乞專精於此，餘皆枝葉耳，鱗爪耳！季高先生，天香　至篤，倚注獨深；季公在小淹時，每與林翼縱談，自嗟遲莫，以爲非夢賚良弼，不可有爲。今則大類傅巖之象形惟肖，而轉覺愀然不樂。蓋湖南必不可無此公，而籲門中丞尤不能一日離也，屢屢封之，竟不可得，奈何奈何！鄂事仍恐不支，勉竭其愚，仍以求將才爲第一要政，求之未得，我勞如何。去秋擬以三五千人益午橋，至今未行，終必力謀之午公。軍事最苦以無位無權也。林翼與午公未謀一面，而獨憐其誠，豈有私哉？

致官節相

栗仲然到營，欣悉屬躬已安，惟珍衛萬善爲慰！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滌帥不能渡江，毫無疑義；如力如其所志，循江岸而清皖南，亦鄂之利也。私計恐此舉亦尙不能。都公有退志；林翼豈堪幷任耶？無論才實不可，亦力有不及。

一，多處應以所帶八百人爲度，有新到黑龍江西丹騎速撥歸舒公，其駐荊橋之巴姓實慶其部

公親兵，尚有西拉布黑龍江二百餘人。如都公欲假，可撥歸舒公，即札飭駐宿松，荆橋亦可，必乞以公牘行之。

一，希庵與林翼之軍，與蔣道之軍，應歸一氣；即無馬隊相依，亦可用也。況舒公純良，隨時可以策應。

一，多欲自當一路，除馬隊外，尚有鮑鎮可以久隨，唐道可以暫隨；其蔣道一枝，仍專隸希庵與林翼為荷。

一，滌公欲鄂代奏察哈爾馬四三千匹，曾函允代為購馬；而滌帥已奏，應請鈞酌示行。如應奏明，即請主稿。

以上各事，敬乞鈞度。都公尤乞慰留，或必不得已，到看養病亦可。尤要者，分馬兵之小半與舒，則兵機乃千萬妥善。

致羅澹村方伯

承賜寄，秋門先生所言漕糧改折，較徵本色為難。查天下漕弊，小戶交折色，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興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州縣，均係以錢折米，未聞以銀折米者；小戶交折色，愚弱良善書差欺

壓，數至倍蓰。向來監利每石折至三十六串文，江夏每石折至十二三千文；其餘每石九千至十八千十九千文者，積弊已百餘年。至於大戶，則以本色完納，書吏不敢盜取；州縣用費不足，則以小戶之有餘，賠爲取償。是湖北二百年之虐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積弊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仲山甫是也；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今日州縣書差之於錢漕是也。經某於七年痛加删減三次，奏定一例改折大戶小戶，是紳是民，較若畫一。奉旨嘉奬，經部覆準，並經通行有漕省分，以爲準則。翁二民先生，江南大戶也；深以此法爲可救民而利國。姑即湖北一省而論，自去年一律改折，痛加删減之後，每年減收民間之錢一百六十餘萬串文；儻能行之十年，藏富於民間者，可一千六七百萬串文。鄂民安得而不富乎？

秋門先生，一省之望也；即不爲興國計，獨不念通省大計，其藏富於民者爲數甚鉅乎！又言花麻積滯，穀不値錢，是豐年之情形；湖北湖南大局皆然，何獨興國？且賴花麻而後有錢而後有銀也，此固不必較論。又言興國半是小錢，投櫃揀去其半。查小錢必應嚴禁，安徽福中丞不禁私行小錢，以致物價日昂，民生日困。此事關係錢法大政，民生緊要，必須官與紳與商賈市鎭通行會議，一律嚴禁；如有私用小錢者，本地紳商一律議罰。若僅文告示禁，或假手書差，或委託捕廳，則不過需索錢鋪陋規，而

於實政則有害無益。應請嚴札嚴示飭行。至向牧之委捕廳查禁私錢，與例案雖無不合；然捕廳之力，何能禁止小錢？不過為調劑捕廳起見。若思調劑，則本官可以量行解囊助之，不必藉公事以示惠。此向牧之大錯也。應即飭行。又言向牧慈仁，下不畏法，是誠大過，亦弟等委任非人之過。應酌擇嚴健強項之吏，以資整頓。又稱現在商之向牧，銀錢並收，此則斷不可行。以錢折收，系奏定奉準之章，不能任意改移。又閱向牧寄信，稱奉給諫之令，宜聽錢鋪代花戶完納；若由錢鋪兌銀交櫃，則錢鋪每串可獲錢七籤。查興國前因銀匠積弊太深，痛行裁革；若如給諫之意，又以利權歸之錢鋪。試思銀店與錢鋪，其弊等耳；不過二三姻亞，開設錢鋪之人，慫恿以奪官民之利耳。夫事之有益於國於民者，吾輩當盡力行之；若於官民無益而取官民之利以資錢鋪，則必不可行。況錢漕重件，官吏考成甚重；若不責成官吏而委利權於錢鋪，異日流弊不可勝言，非興國與給諫之利也。且給諫不許民間自封投櫃，而欲以錢鋪代民改兌，是即顯違自封投櫃之定制；而又必於書差之外，添數百虎狼於錢鋪之中，此議斷不可行。應請一面函復陳給諫，仍一面函諭向牧至為感企！

致各司道

翼林泛舟黃州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貌。」應釋為群飛貌。箋曰：

「釋竊脂無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日之差胥，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也。交交，喻羣黨之義；竊脂，喻貪腴之意。「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喻今日之官長不聞黑白，凡到案即先羈押班房也。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爲宜；其忠厚悱惻，哀而不怨，亦可儔矣！嗚呼長上而寃不可申，即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爲沈痛。管見所及，錄呈塵政，或亦瞽賦矇誦之一得乎？夫經在致用，政貴安民，苟其存心濟物，力無不足。敬乞哥道鑒定，如以爲可採，乞作爲札訓飭府州縣，以時省覽而垂戒焉。

致長陽縣程光第

聞足下到任，結案二百八十起，百姓有不要錢能了事之頌。本年足下別時，有立志作好官之概。林翼愚昧，賞其言而不知其果有實濟也。吾人作官，在廉在勤，及是時明其政刑，猶可補也。勉敦志節，靜聽循聲，是所至感！林翼初到黃州，軍政少暇；驟聞佳譽，欣忭無已！

致鄖陽府李午山

別來甚念。鄖爲明代重鎭，特立巡撫，蓋巖疆也。閣下才智優爲之，特同城之人，盧浮驕怯，恐誤公事；如有實在劣蹟，不妨詳以示我。我於世味無所嗜好，利鈍成敗，升沈禍福，皆不計也。又棗陽有巨匪

謝開基，亂襄鄖者必此人也；以其殘忍嗜殺，迥異尋常盜賊。弟已札飭襄鄖道府及唐丞矣。舌敝唇焦，久而不應。又料此人未必久匿棗陽，非走河南，卽竄鄖陽耳。敬乞物色鄉里傑士，懸賞購線，極力緝拏；如能格殺此人，則功德甚大，楚民其感且不朽！

覆孝感縣文

讀來函備悉，治行精勤，良深感慰！聽訟是教民養民之大政，知情僞而折服，董戒之教也；省株連而不擾其生計，約胥差而不使滋蔓，卽養也。足下優爲之矣。鄉居益陽已數百年，先世十餘代無訟事，而鄉里鄉黨之以訟破家者，比比皆是，是可傷也！錢糧設局，保甲設局，最爲得法；澴川隱匿詭害，逋糧七八千之多，歷任因循坐視不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動於中。吾輩司牧，如大戶之派人庀家政，今使家宰不顧主人之田廬市廛，徇人情而任其逋匿，主人必曰此不忠之人也，當謝絕之。獨於國計，則上下相蒙，恬不爲怪，則又何必歲費數百萬之帑，盡千萬人之命以爭此土地人民乎？

讀來書，錢糧粗舉其端，未竟其緒，八月之久，原難急切苛求，然此事必仗足下澈底澄清，乃可有濟，他人必無望矣。若賠墊以顧目前，是苟安之計，非可久可大之規也。所開賓才，如張子已延爲家師；夏與姚與田與金，均攜手同行。夏尚未到，徐硯農贈以行資入京北上之期，必至澴川可再惠給之。弟

書取治門發卷子，囑徐公勿爲此舉；未知城北之美，以余言爲然否？

復曾侍郎

一月之中，音驛不到，系念殊深！得正月中旬十九號信，知凱章克捷，私心大慰。所咨三件幷會函，即日送鄂省矣。三日後斟酌再行詳復。上駟院派員解馬，近年京旗各員，愈貧愈貪；吾恐三千馬匹，惟得其皮與其骨耳！日昨兵部咨稱甲嚴責成地方；林翼妄不自揣，以責成追賠復部，未審部中何如？用不得人，法亦無補，殊可慨也！

丈所籌者遠大，一年之後，方丈知之。公忠利國，林翼敢不黽勉圖之，或奏請，或自購，商定即行速辦。都公引疾，林翼覺其是真病，而舉國均以爲多之驕縱不受約束，鬱鬱而爲此也。鄂事更少一良將，爲之奈何！都公仁厚，尚有豐鄗故家之遺風；近年內大臣之從軍於外者，無此質地也。林翼前奏迪公之死事，蒙以「激昂」二字見賞，祭文則特荷嘉譽；如老貢生五六十不中舉，忽聞登榜，爲之一快。林翼本不能文，初次學作，便爾可造；今年方四十八歲，若肯發憤，尚不爲遲。預爲要約，一節林翼與丈爭先後，不爭彼此也。溫公忠骨，近日可到，當善爲護送，敬慰德念。另紙以水師三分之一兼習步隊，實將來之要著；明年以後，可以見效，幸主持之。黃州蘄水駐營，均屬便利；希庵體氣漸好，志不願歸矣。李筱

泉，大器也！敬乞以湖北司道記名請備謀鄂之忠，此為第一，殊深切懇！廿八日發摺，請林鏡帆六君子矣。

復李次青觀察

得初十日手書，如獲異寶；拳拳以龍公為念，古誼可師，頑鄙興起。龍公遺腹，計在近旬；擬以千金專交湘舫置田以養其後，不得挪為家用。其家頗好客，欠累甚鉅。天下惟自己培植自己乃可靠，外人及父兄均不能代謀也。老三、老四異日當可謀養；老四現在營中，近月湖北頗貧，以三河、桐城之卹銀太鉅，迪公功特大，以萬五千賻其喪，亦官民之誼也。林翼攬利權而歸之公，公私之所費皆出於此。迪公之事，有謂宜派州縣公助者，林翼恐開科派之漸，尤恐此端一開，影射無窮，故仍以取諸公中為正辦。他事類此，次第行之，則事乃就理。龍公之遲遲未賻，蓋有待也。且亦必須另為謀畫。黃金一擲，諸少年或不甚惜；必致其遺孤仍無所依倚。閱世閱人多矣，言之可嘆！此林翼之微意也。曾憶水師周濟元之喪，醵金七八百兩，代為立繼，并代為斷案，又託左湘農代為置田，經營兩年，乃告無罪，非僅以出錢為功果也。

林翼學問文章，原至淺薄，迪公之祭文，以夜半起坐悲憤而成，應請滌公改正數十字，同林翼之

奏，刊成一本，傳之通都，藏之名山，或可藉人以傳文耶？過蒙足下與滌公獎借，如老諸生五十年不得中舉，忽聞榜發有名，爲之一快！至要約一節，實難預定彼此；林翼與滌公爭先後耳。異日尙有奉託之二三人，則季高與足下與霞仙耳。上年以黃金五十兩，託人往揚州購書贈希庵，并時勸希庵讀古文，亦要約之微意乎？

平江祠宇，以龍擴黃公居之，而補以三千人，亦是盛典，應請撰稿會奏。鞋舖招牌，抽帮換底，實已做到，整舊如新，尙難自信，此林翼黃州之軍情也。賊不欲戰，官軍蠻攻；賊果欲戰，官軍欲走，此天下官軍之病也。林翼必痛戒之。滌公早到湖口爲是；楚人不宜分幫，只此一副本錢耳。馬匹一奏，將滌函飛遞官相，廿八九可復到，即日定稿施行。林翼與官相之意，只恐上駟院之人好利不好名，先蝕銀錢到手，則麥草亦自怡然。三千馬匹，惟得其皮與其骨耳！事經官手，異樣荒唐；見慣之後，不似早年怒髮衝冠矣。溫公忠骨，近日可到黃州，先畛爽元，肖形同殮，此劉步瀛一人之力也。林翼事無了期，而精氣不如四年遠甚，公尙未及見耳。篠泉大器，去年戰棨，乞滌公特筆，畀以大任；不可離湖廣，尤須以湖北爲緊要。天下無督撫保督撫之理，嘗謂今日之司道，即異日之督撫，明眼人須著光明著精神；以此告之左公，必是其言，而力不足也。乞堅志毅力，隨事隨時告之滌公，必求以此公見惠；二年之內，當以吏事，

託之滌公也。

奏調林鏡颿林聽孫閻丹初衛榮光張建基董子木六君子者，惟林鏡颿尙識面，餘皆不知，蓋訪求而得也。林翼欲與滌公爭賢才之多寡，各奔前程爲要！

致司道總局

廿六日得廿四來信，幷繳回都邢之函；所論多中肯要，欽感無旣！然亦有應商酌者，仍詳陳於後。

又滌帥今日來咨來函，乞公閱，逐條示復，仍請擕原咨原信幷弟所呈中堂之信，敬乞公同趨謁中堂候示。滌帥之不能渡江，萬無疑義；竊料其心欲依傍彭澤以規皖南，江省主人未必肯放也。江省拉人強人，則頗有本領；而平日待人，則毫無眞性情也。自謂權術冠時，而不知志士早已冷眼窺破；卽如滌公在江省不願久留，而劉印渠部下有三賢將，防湘防鄂援皖之事，均不欲辭，惟不願到江西耳。又如沈幼丹乃江省道府之傑士，亦使之終日鬱鬱不得其志，卽其他可知矣。

都公似是眞病，其多禮堂跋扈一節，似亦不十分確切；林翼未到宿松之先，頗聞此語，到日與都公談三次，幾於無話不說，亦頗默察其微意。其傾慕多禮堂，無心流露，似非矯飾；且三日之久，談敍至深，都公若有他意，不應如此之深沈莫測；豈林翼之太淺耶？至今思之，尙不謂然。惟省中所求醫生，聞

因起課不吉，不肯即行；殊不知課之吉凶，不如命之前定。愚哉人至以術卜生則其得生也，不亦微乎！都公若須暫假，應以馬隊之大半隸多公，而以五六百人隸舒公；其巴姓寶慶之在荊橋者，應歸舒公，其都公親隨之西拉布二百人，亦可改歸舒公，其黑龍江新到西丹一二百人，即請速歸舒公，合計已五六百人，舒公得之可大戰，惟必乞中堂將此事決斷施行，計無有妙於此者矣。若遲滯不行，則有尾大不掉之勢，且於軍事有礙。舒公即下駐荊橋，亦無不可得欽差之札，即驕將亦萬無可以放肆之理。舒公如欲上援，亦隨時可以檄調；此人純良，必不誤也。切切！

一，滌帥欲求中堂奏馬三千匹，中堂之意恐牧廠舞弊太大，委員沿途剝蝕，得其皮骨耳。林翼之愚，不如以萬餘金分三起專弁出口買馬為穩，此信已復去，而滌尚未接到，今則專盼鄂中代奏矣。滌公一片實心辦事可靠，我輩豈忍坐視；且所為者，公家之利也，何惜此財？滌意必欲鄂奏者，由鄂奏則鄂人不能不籌餉耳。然添兵馬而裁步營，亦可長短相準，盈縮相敵，弟并不怯也。應如何撰奏，或出口自購，或即如滌意代奏，請察哈爾撥馬之處，乞速請中堂施行。至於打仗則營兵難用，牧馬則官廠難用，理財則衙門人難用；由來舊矣，我輩當戒之。公示欲以都公，舒希庵進石牌，多鮑進太湖；希庵之意，不畏餓馬，并不欲依隨他人，惟乞獨當一路，專受中堂與林翼之札耳。亦乞勿以撫湘之營交他人差

雲，香撫湘雖摧殘之餘，猶較他營爲強；且此番更換整飭，實有起色，並非欺飾也。酌之。其蔣道之五千人，亦歸林翼與希庵調遣，乃可得力。

一，滌師所謂抽幫換底整舊如新者，乃京中舊鞋舖靴舖之謊詞也；即如仁營，將勇兵強，歷有明效，然朱希廣因誤信壤種之言，辭去同知沈定鈞，其營務即日即於弱，撤之則此人異日或尚可用。又如何紹彩之強悍敢戰，然近一年來，終日舟中，不理營務；凡人至不理事，則兵無不驕縱者。驕縱之兵，無不怯弱者，此萬不能不更換之事也。顏光敏作戰字八股文，天壤間有予而無奪，古今來已不勝保舉之煩矣。

一，黃州本屬適中，取攜甚便。夏秋六個月，陸師千五百人，水師左光培一營，弟可包守；冬春六個月，須兵多乃可守。惟其妙處，在與麻黃相近；其不妙處，在與太湖宿松差遠耳。蘄水之游公橋，形勢亦好，左傍山而右挾湖；惟春冬則水涸，取攜不便。招新汰舊，招引士類，延接官吏，無城市可依，亦不甚便也，弟意不過欲多移一步，以遵廷旨；且遠禮從戎，不能殺賊，殊覺悚惶，而仲然與希庵，尚以黃州爲是，姑待初二日再定拔營之期。

一，弟處營務無人，而星槎願做好官，若假手一二年，必可遂其俎豆千秋之志；私意亦望其成效，

縣爲鄂吏之矜式耳。然營務太無才，四月內不能不調；惜其一片作官之苦心，不能使之盡申。此則無可如何之事。

一，造就人才，原是君子之心，仁人之術；奏令之事，現已密訪，若以此辦公，原可矜恕，特恐自肥者不少耳。欲救全人，須使之先有忌憚之心。

以上縷縷，應回明中堂者，可速行爲要。再者，餉糈月欠七萬八萬，奈何奈何！如何節用，如何預籌，乞公商酌辦。再者，希庵之父母胞兄，求希庵回家一面，希庵不肯，我告也；林翼頗難處置；林翼素不強人，蓋因禍福生死成敗利鈍，皆有分定。惟是都病多驕，鮑愎而愚，唐疑而惑，林翼左右又無可恃之員，恐誤鄂事耳。

致錢萍矼樞密

漕折事，仍照舊部中則通行各省；意欲仿照江浙，情形不同，尙須從輕。江浙州縣，痼疾太深；亦恐非目今長官所能鈐制，且情形實未可強同。二民先生之意，可感；而實恐在外之官吏，必不能仰體也。異日如以鄂以湘辦江浙督撫之事，均力能及；此非欲遲也，蓋有待耳。商賢之不免參差，蓋不知民之情僞，不知艱難也；即令運河近年可通，鄂中之米，以銀購運，亦儘可辦到。況近七八年運河不通耶？即

分江岸肅清，二三年先辦海運，則鄂中尤屬不難；弟辦此事，亦預爲十年後地步計。且喜緊要處已荷大力主持，其開銷只合不理耳。

江浙不能不兌米，應大戶小戶一律兌米；兌米之後，應每石加兌費雜費共一兩三四錢爲度。此一兩五錢之中，如何提半以益國計，如何分存以利兌運，則在大官之一手經理，非一二年不能妥辦也。駱之辦事，全在左卿；然公忠之志，亦近年所獨也。滌若任事，則才力更大，惟與俗不諧耳。迪庵恩旨是我公燕許大手筆，激揚忠烈，生氣凜然；此公功勳甚大，近年將帥無此忠良，得公爲此制詔，死且不朽矣！其謚法何字？其碑文祭文昭忠祠文之出翰林院者，未知尚能洗著切題否？敬乞覓稿見示。所擬水師彙習步軍各條附覽，此系與各營公商之件，尚未定也。

通地皆賊，防不勝防，作算定非多算，一二著不能成功；又三路分兵，苦無三路之將；迪既云亡，都又求退；滌公必無渡江之理；湖北之將，實不敷用；恐所議者急切均不行也。入便附呈鑒正，可見軍事之難，而餉糈之不易，尚其有以教之。

致張仲遠觀察如冠九太守

前承惠拓本江南地圖，感甚。弟之志識，豈堪及遠？武惠收圖籍於江南，蕭何得戶口於秦府，古有

其事，今非其才；特鄂處東南，實為中原樞紐，敬乞鈎摹江南湖廣河南江西六省原本，暫不求其開拓，保此亦足以豪矣。其餘各省及拓本隨後再請寄示。不過欲備案頭之省覽，豈堪周知天下之形勢耶？

致牙釐總局李香雪太守

兵事勉竭其愚，或猶可為，已詳公函中矣。餉事以釐金鹽課為可大可久之謀，然此二事，在人不在法。此番力請壽山回省，欲與老兄細商分局人才，預防中飽也。所有應辦之事，乞老兄直言無隱；弟處本無絲毫飾徇之情，聞善言見善行無不即時遵奉者，此情早在洞鑒之中。又總局分局之本，必在實善堂，此須大著精神，則財與才乃不竭。公在鄂中，可算明於人倫，好手莫自謙也。惜相處仍未久，而黃州又非公可駐之地耳。

復甯鄉縣魏茂才

接奉來函，藉諗閣下養望名山，不欲輕於一試；想見高賢自處，別有深情。意者，其鳥則擇木之說乎？林翼德性疏薄，不能有補於時事，特以流波既頹，正氣未長，扶持顛危，必藉賢才；況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可以避地避世者不同。如柴桑，如廬山之虎溪，如桃花洞天，往代隱士所恃為奧區也，今則盡為盜賊游行掉臂之地。識時務者為俊傑，閣下即有獨善之性，其能安然自處於堂室之奧耶？

早出一日，卽可早盡一日之心力；惟望閣下卽日來鄂，面談一切，局務軍務，任其所擇，幸勿金玉其音，令我長懷白駒於空谷也。禱切，盼切！

復棗陽縣賀月樵

接奉惠函，具見視事以來，於地方風土民情，悉心諮訪，甚慰鄙懷！惟求治之意，似有不爲火烈而爲水懦者；不知世風變移，近來人心日趨於偸，優容實以釀患，姑息非以明恩。昔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所以萑苻之間，羣盜蜂起；迨其取而盡殺之，而所害爲已多矣。居今日而圖治，必以痛挮害羣積弊爲先著；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而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迨至息游惰而勸農桑，與保甲而敎威睦；害馬旣去，伏莊不驚，則法立知恩而良吏之後效也。大抵吾儒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勞任怨，究無所容其瞻顧之思。囹圄庇民，胥於是乎在也。因卽來函所及，條列於左：

搶刦之案，刁風最不可長；今日之搶㚘，卽異日之亂民，畏難姑容，則積久釀成巨案。如遇有不法兇徒，肆行搶奪，卽設法緝拏；小事稟之該管府，大事徑稟，可以公商。必須辣手示懲，使知畏法，則此風或戢乎息矣。

士地所以養民，訟事不得牽連無辜，差役不許在鄉滋擾；使斯民各安本業，得盡力於農事。而山多田少之區，必以雜糧爲生活；其不宜五穀者，諭令廣爲樹植，使無隙地。每於聽訟下鄉，隨時董勸；有遊手無執業者，重加儆飭，庶人盡歸農，而凶荒有備矣。

要犯謝開基，從前兇燄逼人，屢次札飭訪拏，未能弋獲；既尙在隨棗邊界，務須設法密捕，不可孟浪，不可過於急性。驚飛之鳥，亦當回翔舊巢，鬆一步以爲緊著，切勿再令驚竄遠颺。至要至囑！

湖北錢漕積弊，皆由書差包抗；需索日增煩重，斷不可假手猾吏奸胥，致滋流病。淸戶柱，嚴推收，節節淸釐，層層鞭策；撫字之與催科，亦皆並行不悖。使正供有缺，軍餉何資？蚩蚩之氓，尙須曉以大義，無令陷於罪而不知也。縣中用項，藉平餘爲開銷；儉以養廉，自宜節省冗費。惟所用人數太多，轉覺難於稽察；薦人之人，其能分受賠累，何不可却？操可用而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此中正無容多慮也。

以上各條，皆切直可行之事，惟賢宰實力而舉行之。

致四川總督王雁汀前輩

前在益陽，倚廬兩奉手諭，感銜無似。臘月初旬，從戎黃州，過冰如於漢臯，詢悉鈞候至詳，尙以爲慰。楚省抽稅兩重，實緣餉糈不給；綜計宜沙兩局，幷有內銷外銷之欵。其形之奏牘者，皆內銷也；其外

請亦隨案聲明，均歸督轅主政。毛公謂楚之應得者，不但倍蜀，殆幷外銷言之也；至督幕所繕季報，自系幕中習氣，此件向不歸撫署會奏，有事後補行者，有幷未會銜者。撫不管鹽，與越與晉與齊魯不同；應候告之撥餉，使於季報留意。總之，楚人食德已深，楚軍之尙存，皆老前輩在秦在晉在蜀之德，臨臯亭下，盡是珉山之潤澤，豈忍倍本耶？

楚地吏才將才太少，三河桐城之債事，實亡五千人；養生弔死，撫舊募新，頓益三十餘萬兩之費。而按月之水陸援江援皖者，又三十餘萬兩。林翼臘月到鄂，已虧九十萬，近月將百餘萬兩矣。到黃州月餘日，極力振作；外貿如前而中情非昔，則以人才殄瘁，志氣不如昔年也。軍士傷尙可完，大將亡不可續，其皖軍之罷乎？念滌帥以忠義倡率近三四年，精銳殆盡；如林翼等，獨能自強耶？

春夏六箇月餉，敬求老前輩如數如期委解；如林翼藉手而稍有補救，則昔年老前輩之垂念楚軍，隆貺未墜，前事可完。儻春夏六箇月之精力，竟不能復振，或竟無可成；則利鈍不可逆覩，虛糜亦屬覥顏，不復再以鄙言奉瀆矣。滌公一軍，鄂濟三萬，湘濟三萬；以滌公本起義於湘，湘頗足用，鄂人則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守湖口者又一萬餘人，其駐黃州者六千人耳。代守湖口之陸師在外，通計江皖援師代守之師，與蘄黃自守之師，水陸馬步五萬餘人。鄂力本不及，而念滌帥公忠力完楚疆，

何忍負之？故亦勉効月餉三萬。自夏至秋，至秋徂春，未敢間也。聞湘鄂每月共協六萬之外，尚欠三萬，奏乞蜀中二萬，乞尊處按時協濟，遲一日則滌公多欠一日；少一千滌公多欠一千也。

近日守彭湖及應援景德鎮之師，又系楚中派撥，聞賊以七八萬人圍繞滌公之所派張道一軍，張道僅二千五百人，尚完，亦可危矣！萬不得已，由鄂撥；援非鄂力之有餘，實江右之喫緊。人每言楚人月費三十餘萬，為舍田芸人，為甫田之務廣而荒，為徽生高之乞鄰與人。林翼獨念禦侮必在境外，若閉房闥以拒盜，終無及矣。鈞見以為何如？

林翼負大罪而從戎，因迪庵頻年安楚，拯我於危，聞難不赴，負心於冥冥中。且江皖援剿之軍，又三四年糾合之餘，亦不能棄置；不顧才力與事勢，明知其無補，亦明知其必不能有濟，恐託詞避禍，神鑒其隱。惟事成猶不免罪，不成則罪無可赦矣。每念及此，中心摧傷。又鄂中軍事與餉事均乏人才，與冰如商榷，奏乞鏡帆聽孫來助；特恐其儉德辭榮，德輝自闇，殆為烏則擇木之意乎？然求之頗堅，或鑒其愚矣。到黃州後，又巡疆一次，整理新軍，日夜少暇；作復既遲，措詞亦苟，姑盡此意，尚乞海宥。

復李香雪

得示備悉，邊事近日及半月一月之間，尚不足慮，所慮者日後耳！即日後尚不足深慮，所慮者下

游小統將不知兵略，而三路圖皖之謀，未能卽得三人，并須於三人之外，另求一人替希庵，思之未得，我心彌苦矣！希庵之義應謀皖以雪恥，又應保楚，然後能謀皖；弟則鄂吏也，不謀皖固難以保楚，不保楚又奚以謀皖？此心怦怦日夜不釋。至麻羅之防，倘有可謀；倘再包出麻羅之外，則鄂人之力亦窮而智亦短。其隨營効力而不能留黃州者，則以獨留黃州，必須留千人爲守兵，分力單，鄂人之意，向以并力爲主；不願零星分撥，致使一事無成，此亦弟之深心矣。

糧局招引私人，其弊頗大；弟用許多鄉人，除周壽山一人以外，究無一人是咸豐四年以前認識之人。卽曾少固邢星槎周笠西，均是四年冬間延訪而招致者。分局之員，未知此心，亦幷不能如弟之心無所倚；應請札飭各局，凡非總局及撫署所委札，凡假託撫署所引薦者，應分別去留，精意簡汰。其私引子弟入局，則直當懸之戒律矣。又局事總以留意江漢沿江沿河大局爲要，天下之利，必歸於水，江淮河漢是也；楚得其二，所未得者淮南北。盡心力於此二水之間，復得人才之可信者注重於此，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外此僅枝葉耳。此時應尊意察核於江漢近水之處，切囑卹賞一節，不能不勉應之。弟固知糧臺艱而代領之不能盡無欺隱，然領兵者不可與之言餉，言餉者又不盡可與言兵，所以難也。黔之黎兆勳近日何如？頗念之。

致羅澹村方伯

前商請補州縣一案；仍請以擇人爲主。另單二件，弟已存寃州縣佐雜踵接於道，蓋以鄂爲肥美耶？儻再得一二年，官滿於城，民哭於野，更恐官有餓莩矣！反復思之，竟無良策，試思之。博議之眈，尙遊魂乍前乍却；然黃州必應設三年之防。少村學問近日有進境否？弟欲設書局，查兵事地理，應在省耶？抑於黃州設局耶？黃州設局，可以日月就將先有取益。黃州只要有人布置，永無可棄之理。昔年楊公不守黃州，其出兵廣濟之時，未曾於黃州設守故也；假令其時在黃州先設防，則兵敗仍可復授迪庵，尙有敗歿之事，可見孔子之愼戰與臨事而懼，乃至言也。

弟曾設儲材館，不過爲更換分局委員起見；後因其立名太顯，改爲寶善堂。所費至少，所益至大。儻無此處，則明知分局之有弊而無人可易，應以此堂爲蓄金根本；應仍設省中耶？抑改設黃州耶？

皖北不平，江南必不能平；不覩於晉與隋出師之路徑耶？必以一枝出巴蜀以循江，以一枝出廣陵，以一枝出和州，以一枝出廬州，以一枝出蘄州，以一枝出襄陽，皆古今形勢之自然也。縷縷奉布，即希鑒之。

復荊宜施道嚴渭春

團練之弊，公知之已深，故言之切；然此中過誤，不在民而在吏。州縣苟師法子羽子賤以得人爲先，有兄事師事之人，則亦未始不可戢奸謀而清內患。三代以下，官與士民打成兩橛；所與處者，惟役耳！事奚由理？今日之事，當進君子之眞團，退小人之僞團而已。團練可張虛聲，吐奸細，追敗賊，遠擄掠；荆宜與鼎澧接壤之處，防不勝防，大要在嚴江防以自守，斯爲先著。江防不誤，即決裂亦不過南岸數縣耳，而根本不搖。應將水路要津，先期防查，則事前先有把握。蘄黃以下，水師尙富，彭楊之心，謀楚頗忠；設有緩急，則可保其連檣直上，必無空虛之理。陸路爲英山太湖荆橋陳德園所牽綴，其責於空著，以備應活機者，惟上巴河一起，不滿六千人；如有緩急，亦可斟酌。陸路之險處要處總處凡幾處？須兵幾何人？此非周咨博訪，復沈思靜審，不能得其要也。檄州縣繪圖，特以戶工房之舊圖塞責耳！公試豫思之，兵事決於臨機，而地勢審於平日，非尋常張皇幽渺可比。

李與黃山清之請，如蒙恩允，則鄂之幸；特人微言輕，功薄罪重，惕惕自恐，恐不當於中朝之鼎耳。笠西應否留楚，應否補足三班，候省中之信，林翼不能自發其端。昔年引用此公，頗排衆議；如六年石逆破走，排衆論而特命鮑超於餉竭之時作添兵之事，然而七年之自春徂秋，八年之冬，力遏宿松，亦稍有補，實則豫謀於六年之夏季也。近日又有一志向，欲闢湖北之風氣，爲自強之計，爲不甘爲人下

之謀，而竊念餉糈不足，徘徊已三月之久矣。另件錄上，事尚未成而此心殊拳拳矣！

江陵揑災之案，地丁項下，除舊緩七十四兩外，八年報緩一萬一千伍百四十九兩零，漕米在外，是亦鮑令之績耳！監令則舊緩一千餘，揑緩八千一百四十一兩餘，漕米在外，情尤可惡！蔭雲前信，尚謂監利之冊籍已有成效，吾斯未信，不敢贊詞；是公家之利，故歷年以來，無人傷心也。若私家之田舍若此，廬旅若此，田主不焦憤致命者幾希！藉曰事須漸進，政貴有恆；然而林翼於鄂，亦已四年矣，其所成就，果無愧哉？年復一年，不可救藥，林翼之愧恨當何如哉？公其為我切思之，明示之。課大旺太鋪一日，差為心慰。

湖南畜百餘萬之餉，湖北則月有所虧；湖南之猛將勇士，倦翮思歸者，轂擊肩摩，想望於道者不下十萬人，故一呼而雲集響應，已四萬人。湖北則千人二千人亦無可募，曰貧曰弱，安乎危乎？公之心志，不忘在莒；他人之志，然乎否乎？

致厲觀察

得十一日書，以不能因餉糈而遂不籌兵，可謂知要矣！如奏乞天津防堵，黑龍江甲兵千名，則一月後可到；沿邊先添三千人，約計可抽冏萬人，補以馬隊一千名，卽分兩路，尚可戰也。否則只有「藉

天由命」之一策耳！添馬隊則賊氣先怯而餉不甚多，添步隊過多則餉必竭；謀鄂之忠，此爲第一。各營節賞，已明見公牘減省，未便獨於馬隊加增，應請減半給發；如昔年發千錢者，此後改爲五百錢，亦聊厚不爲薄矣。雪琴厚菴之水師餉項，尚可稍欠；雪琴則有江西舊金，且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之舊，一洗而清也。雪琴處似可暫停，厚菴處只可暫欠，湘營用度亦太多，均不知籌餉者苦心孤詣也。湖南如餉項不支，則水師四營除湖南所募不管外，應查明人數多寡，酌量徑解湖南，仍候弟處咨文乃行；可請先行查明援湘各水營人數及支領餉項數目，先期開單示及，以便酌行咨札。都多所轄，亦有步將，節下餽遺，應請一例停止，免一番應酬也。弟處既不送營官之禮，擬幷不收司道節下餽遺食品，以昭畫一。

購馬差應委楊遊擊爲是，容再商之中堂；弟意欲於正項內扣銀三百兩，另飭特覓民戶良馬餘匹，交弟蓄養。彼處馬價到十餘兩二十餘兩，便是軼羣拔類；其尋常馬羣，概是四兩八錢也。蕭姓應收監嚴訊，其餘皆鱗爪也。我輩用人，豈能保其不作弊？彼自作孽，與我輩何尤？即聖賢亦不能使此等人之守法奉公也。遇事嚴辦，正見我輩之無心，且可保全此後許多事體也。已另札委審，其辦案則不拘成樣，其辦罪則一定之局矣。

復安襄鄖荆道毛驥雲

接奉惠函，具悉壹是。小宛增註，有慨乎其言之，當亦詩中應有之義，欲以補鄭箋之所未備耳。大抵猾吏奸胥，剝民膏血，固較桑扈竊脂爲尤甚；此輩行爲不顧名義，其狡詐百端，足以蔽上官之耳目，而時慮其操術之未工。而險狠殘酷，流毒無窮，爲民不利；如云不克即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貪心猶未有厭，所在皆是，不能盡殺，即殺之而前蠹既去，後蠹又生，惟設法箝制之，去其爪牙，使無橫噬，則亦供奔走之人耳，非虎狼也。襄陽鄖陽胥吏之弊尤熾，乞與午山香圃力除此弊，以蘇民困；矜塡寡而平岸獄，使輿情畢遂，怨毒全清，求治之道，莫捷於此。州縣親民之官，一吏胥之不能制，即不免於率獸以食人，尙何能與民分憂耶？啓李兩太守，均能愛民者，惟以時董戒之；嚴飭各屬，加意防閑，是爲至要。棗陽謝開基一犯，仍懸飭各屬留心捕緝，多方密拿，期於必獲也。

復長陽縣程禮門

接來函，具悉壹是，聞賢宰勵精圖治，丕著循聲，前函非過譽也。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吾儒讀書筮仕，其初念未嘗不以愛民爲心。迨一入仕途，或爲俗吏所漸染，或爲丁胥所驅使，近習之蔽錮已甚，輿情之疾苦罔聞，而吏治日頹，民生日瘁，此世變所由生也。居今日而急挽狂瀾，當以痛掃書差積弊爲

先著，以除莠安良爲中權；至計與保甲勸農桑，時與之講信修和，以泯其雀角鼠牙之釁，皆良吏之後效，而可以漸臻上理者也。昔子游子賤之作宰守，首重得人；是孔子之教人作吏，不過以得人爲本。足下試以此爲師，必當訪有正士以爲佐助，可得聞乎？

復姚桂軒廣文

接展惠翰，深荷注存；荊楚之事，以得人爲上計。治兵有人，治民有人，理財有人，斯本根植而枝葉自茂；求之未得，我勞如何！客臘三十日抵黃州，復以歲杪會都直夫將軍於宿松，籌商剿辦；新正五日回營，後路尙須布置耳。鄂中軍餉，月需三十餘萬，皆取資於釐金；惟商賈之利稍厚，較之加賦勸捐，稍爲得體。肩挑負販，亦祇無任其偸漏，而不必苛刻錙銖。來示謂行法而得法外之意，此中大有權衡。至於衰旺有時，權來呵譴，則正無庸豫慮。大抵吾人任事，反己爲先；實收實解，去侵蝕浪用之弊，此心可質大廷。人之多言，何須介介？其河口張家店花布釐金，另俟總局酌復，已將原函寄局矣。

致林鏡颿聽孫昆李

黔中一別，靡日不思；比以一紙書由京奉寄，而王鴻臚笑山同年；仍發還黔中，不獲致諸左右。其時文忠尙在閩，而閣下尙侍庭闈也。嗣於元年在黎平任所，敬奉輓車，交臨桂縣張凱嵩號月卿者，轉

寄慶遠鄭年伯處。聯語有：「千古英雄皆墮淚，四方婦孺盡知名」之句。日久忘其全體，不能記憶，未知到否？嗣後荷載入楚，奔走於鼎澧岳鄂潯暢湖口蘄黃之間，挫敗飢潰，憂患日深；音驛不時，中心如結。繼晤冰如觀察，屢詢近狀；儉德辭榮，光輝日闇，在高賢之自處則善矣。林翼不揣冒昧，謹以大名入告；不肖鄙陋，何堪仰慕高賢？雅念閣下綜理精密，如陶士行忠勤憂國，如李伯紀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欲假手以活百姓，以留七聖之恩澤於斯世，以繼文忠之德之志，而復覩前賢之規範。公欲獨善，豈能恝然忘情耶？況盜賊充斥之天下，與叛藩叛國不同；隱居求志，亦當料地勢識時務也。

林翼以去秋七月居憂迴里，涕泣陳情，未荷準行；方擬再四瀆請，適值三河奇變，楚軍全覆，聞難推諉，隱惡尤甚。出山非禮，在山非義；出則於事無補，不出亦於心不安也。客冬臘八，馳入黃州軍營，竊計必全軍然後保楚，必保楚然後能謀吳。惟是吏治不修，民生日瘁；理財不善，飢潰堪虞。日夜講求用人行政之大端，而未能盡當；尚冀惠然辱教，不勝感激延企之至！奏稿呈閱，敬候台安，不盡欲言。

復鄖陽府李午山

閣下勤宣新政於各屬，吏治民情，不憚博訪周諮，深知情僞。大抵爲政在於得人，興利必先除弊。聞鄖襄一帶吏胥之肆毒，甚於虎狼；此蠹積病太深，非痛下鍼砭，不能除其沈痼。而民間之顛連疾苦，

亦斷不能呼號畢達；況以有盡之脂膏，其何堪此日朘月削之有加無已耶？閣下念切愛民，務乞嚴飭各屬，加意訪查，設法箝制；求治之效，莫捷於此。其鄉閭壞種，亦須鋤而去之，使無滋蔓；去其害馬者以安馴良，於是而與保甲勸農桑，儆游惰之風，戒奢侈之習。物力不窮，凶荒有備；遂使犬吠無驚，如岑君之守魏郡，桑枝麥穗，如張公之爲政漁陽，斯則賢太守之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者，其政績循聲，爲大莫與京也。

下游軍事，多禮堂與唐道鮑鎮已進太湖之楓香鋪，蔣道駐營荊橋，余參將防守英山，後路尙須布置。內度軍情；外審賊勢；非三路進兵，不能得力也。

復荊州府唐蔭雲

隄務加工，省費堅實；求成自須監督得人，庶能一律鞏固。國帑無虛糜之用，民居無蕩析之虞；水性順而地利可開，田賦充而軍餉亦足。安上安下，禹功之所以遠也！錢漕統征統解，吏可早完，亦祇求年清年款；嘗函寄藩臺糧道，卽效長沙之開徵全完，亦無不可。岳令專以催科爲事，而不能與民分憂，尙祈嚴爲重戒。州縣親民之官，政平訟理，民懷其德，自無不樂以是區區者爲急公奉上之心。撫字不明，誅求亦徒苦矣！

來示覆批提各案，限三月完結；足使牽連無辜，不至久受拖累。而雷厲風行，即以殺人爲生人之害。其傳大鴻等玩抗錢漕，欲解省懲治者，不如解營更爲直捷。馬廠以速成爲是，府監府倉修葺亦爲急著；其義學之培植，書院之整理，育嬰堂之核實支銷，皆有益於地方風教，惟賢太守盡力維持，漸臻上理，異日德政循聲，不減昔之寇君耿習也。

致兩司

宜昌以陳守洪鍾委署爲是，安常處順，循分供職，必可不負也。佐雜必不能不循資格，不循資格則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播弄萬端；司中於循資序補挨委之餘，只須訪拔其聲名之尤美，參劾其貪鄙之太深者，便可整飭。惟州縣有民社之寄，斷不可僅守資格；要缺必須遴員差委，例得酌量。如謂林翼等有私，林翼願執其咎而不敢辭。林翼昔年從政，見天下之督撫藩臬，一差一缺，無一不照例而行，即無一不挾私以徇；且瘠苦煩難，人之所棄者，則尚有輪補輪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則皆捷足者所得。懸一例而預謀於例先，更變一說以圓通於例；外例實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蓋輪補酌補，輪委酌委，本有兩端之可趨可避；而顚倒之心，上下之手，則仍在督撫藩臬耳。昔在黔湘，見藩臬某某，開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無一事不照例，實則無一事眞照例。凡京官有所囑託，或吏有所賄

求如鼓答桴，其應如響。京信朝至，司牌夕懸；苞苴夜行，委札晨發。甚有不出省門而獲盜十名，或數十名，尊意請託而記功十次，且數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適足以快其私，故林翼願破格而以一人執其咎也。

復廣濟縣方菊人大湜

前者稱疾告退，經林翼切實批復；頃接來函，仍申前請，何固執之已甚耶？吾人以身許國，即難進退；任情若因勇丁滋事，拂然請去，情固不可，事亦難行。吾儕之委質，如女子之結褵，從一而終；非有大故，不得不委曲求全也。假如女子而忽見鄉鄰有鬭，登我堂而燬我屋，拂逆乍來，憤鬱不釋；拂然曰我不耐此，仍歸吾娘家也。或曰我被橫逆，不謀大歸，人將侮予矣。此豈情事之當然哉？吾兄胸吞雲夢芥蔕自能隨時冰釋，所請斷難曲從。至於貞右勇丁，自應確究嚴辦，以肅軍政也。

致莊蕙生方伯

藢垣功過格，參以臆說，已請西民兄繕稿，遲即奉復；一得之愚，要無補於遠猷耳。希菴欲東，意在先保湘鄉；林翼初議自北而南，爲大局謀，爲湘謀，均應如是。何意千條萬縷，密囑諄諄；臆度之不能遙制之不可。古人將帥必在行間，蓋非獨爲均勞逸共甘苦起見，勢必親歷其境，呼應乃靈，商量乃妥也。

稱廿六日鶴門先生手函，感服揆帥誠懽誠忭！從此兩省可和心歸命矣。以德感人，其效如此；治世尙可循資格，亂時應變，非專精壹志訪舉鑒別，則必不能補救於一時。此不過嫌怨二字，吾輩萬不得免耳。須知升沈禍福有定命，進退行止有定時；充其量不過讒謗沸騰，放逐不用已耳。何足以動吾之毫末哉？尊諭言在閩在楚，所見鈞軸均善知，惟小有左祖者，偶不免耳；左祖之喩，蓋卽公之謬以爲教矣。循省再四，跡似而心非；辦事全在用人，用人全在破格。訪問之不確，鑒別之不精，則心中惶恐，負疚滋甚；若自問此心，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惟是公意良厚，應服膺不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答盛懷。張建基委江陵，劉申甫委東湖，均可得力；陳拾珊不必來營，乞卽諭止。其人之謹愼不待告，其謹愼之外，又非口舌所能啓牖者矣！吏事須習而後成，民之情僞以閱歷而後知，非見面時所能告訴矣。

復島口釐局但少村

接奉惠函，藉悉壹是。鄂中軍餉，以釐金爲大宗；能除中飽，杜偸漏，設法勾稽，具見權衡至當。茶釐辦有起色，甚以爲慰；洋藥無行，難免隱瞞之弊，而非大市鎭，亦難一一舉行。來示責成各局核取，以節糜費，甚爲妥洽；其通山之包茶釐金，與業戶釐金，已抽者不便重抽，未繳者必須追繳，已函致武穴釐局查核施行。又聞咸甯之丁泗橋門市，因六縣祇此舉行，故該地商民尙屬觀望；可與總局商辦，如何

通行，是爲至要！

復陳惺軒

所論王君志行踔躒，超絕等倫；其武節剛方，動用安重，殆昔人所謂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是者。林翼聞而慕之，而亟思一見以爲快。世俗波靡，所賴有二三誠篤君子，相與力挽狂瀾。天性之清正，不必以文學相掩。白駒空谷，介紹無從，欲以札調來營面談一切，仍請閣下飭紀綱之僕，代致飢渴之誠。幸勿金玉其音，不勝翹企之至！

復富池釐局鄧曦亭

書來，以初試羹湯，備增持重。竊謂食物有至味，嗜好不必與人殊；雖辛苦酸鹹，四時互易，亦在調劑之各得其宜。治國如烹鮮，以度弟之曲體人情，自無難操刀一割也。舊章可循則循之，按部就班，有功無過；局勇宜革則革之，防微杜漸，弊竇難開。禁包攬瞞釐，除私優中飽，斯則吾弟之所爲斟酌盡善者；即以來函所云，願吾弟時時加意耳。

致李希菴

滌丈初十日到，九日夜談不可輟；今日已往鄂城，而兵勇八千餘名，均駐黃州。聞揆帥以謀皖入

奏，二十二日當可得旨。滌丈之意，若到蜀作客，則不如仍在鄂在皖；鑾章之爲妙。前此奏駐宜昌，恐近前而爲主人所嗔，又無處索餉也。昨查其新舊各軍，須月餉十二萬兩；僅湖北每月三萬，供應如前。江西錢漕三倍於兩湖，市鎮釐金亦倍於兩湖，然止供應蕭軍萬七千兩；滌帥各軍萬三千兩耳。是滌丈每月尙少七萬兩，昨到黃山密詢支應各員，始知其詳。滌丈體恤鄂力，而鄂中斷不可不勉竭其愚，已另外加送三萬矣。此老有武侯之勳名，而尙未得位；有丙吉之陰德，而尙未即報，是可慨也！

鄂省月餉二十八九萬兩，造辦軍火鉛丸蓬帳弓箭軍械修理船隻，又月須數萬金；無論如何刻薄殘忍，敲骨打髓，每年不過三百萬兩有餘。然已爲自有湖北以來所未有之事。去年僅得協餉三十萬兩以外，本年僅得協餉十萬兩以內；此鄂餉出入盈虛之大概情形也。天地之財，只有此數；商民之力，竭盡無餘，似無別項生財之法矣。來示以湘軍錢章全改，雖爲餉艱起見，到底非厚道之舉。又言亦願鄂省不負湘軍始終一心等語，爲之憮然！本年正餉，即以市價搭錢，尙不免虧兄；意欲加厚，弟意欲不虧餉，勢有兩難，義貴有制。滌丈開此軍，羅李之師，彭楊之師，皆湘軍也；現駐黃州之湘軍八千人，從江西而來，向不發錢，即發錢亦照市價，此獨非羅山迪庵兩先生之部下撥歸滌帥者乎？此厚彼薄，情亦難堪。征皖之師，另起馬步，均照市價；則此間亦不可獨異。昨日滌丈笑言照市價乃大功德也；且聞

各營勇丁實得折錢之惠，不過一成。是照市價而於勇丁之餉必無大損，應求兄成此美舉也。

四眼狗屢爲桐城鄉勇所敗，弟始尙疑之；近日訪問，係桐城南鄉周家團團勇，因賊匪伐其祖塋樹木，憤而同仇，屢與賊戰，無不大捷。其地三面阻水，賊敗亦不追剿；賊設計騰空桐城，空城思誘令入城而後合圍以困之，周家團似有人在，不中其計也。潛山亦起義一千六百人，據山爲險，頗能殺賊。征皖須四路進兵，進兵須先克太湖，又須先以數千人斷太湖城賊之餉道，又須距城稍遠，則勢不逼而節不促，乃可有爲。援湘各軍，可請於九月十五日前齊到上巴河駐紮，老兄可在省多爲侍養，俟有緊要之信，弟即飛函來請，以瞿定國快蟹來黃州，半月可前。蓋兵先到則賊知巴河有備，聲威已樹；賊援大至，則兄必速來，仍不誤機也。

致松滋縣汪省吾

湖北差胥疲玩，積弊已深；必取其猛如虎，很如狼者，設法箝制之，剝去爪牙，使無橫噬，懲一警百，則亦供奔走之人耳。此輩嗜利無恥，卽痛下鍼砭，稍縱卽逝；隨時防護，仍不能塞弊竇而斬弊根也。一詞之呈，不準株連；一案之審，不使留獄。悉心剖決，使廉明公正之志相信於窮簷僻谷之中；則刁詐與情，不期自化。平岸獄於一日，明信義以三年；將政簡刑清，蘗龔黃吏治，不是過也。夫囹圄有累囚，舉家

鴦之驚擾，必至輟耕罷織，男閧於塗，婦嘆於室；誠使化爭端而課農桑，則盡地利以養民，即可儲正供以裕國。至於新章所定，無非爲藏富於民起見，而條告頒行，固不必爲貧民減徵，亦斷不許富民取巧。來示謂官宦之家，尙有照章減數者，豈其間尙不免包征流弊耶？抑富宦竟不遵章完納而偸減耶？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仲山甫是也。侮鰥寡，畏强禦，即今日徵收錢漕之官吏；吾儒讀書筮仕，祇求不負所學，盡吾力之所能行，吾心之所安。世途炎熱，俗吏逢迎，有不爲利害升沈，何足動吾毫末哉？彼覬州縣爲利藪者，亦在賢宰之審所處而已。信到即望將紳富實情切實函復，不得一字欺隱；此事係奏案定章，弟於世事毫非所徇，斷不容畸輕畸重稍有偏枯也。

復荊門州林棣園

司牧之任，政在養民；如種植然，先除其蠹，奸胥猾吏痞棍劣衿，皆民蠹也。蠹之不除，養於何有？長林地廣人稠，詞訟繁難；必須勤消積案，剖決公平。遇有疲玩之書差，刁唆之訟棍，先施辣手，曲運婆心。庶幾政簡刑清，民無擾害；撫字旣得，催科不勞。除莠安良，華實幷茂矣。足下新政宜勤勉，爲報最；當不使襲黃吏治專美於前也。

復襄樊釐局張賓君

來示所論藥土釐金，貨輕價重；不能到處設卡，亦不便逢人即搜。此通曉治體之言。近日洋藥風行，所在皆是；其通衢大市，則以設行抽收勾稽較易；其零星小販，則以各處分局帶辦，期無廢法而已。部章所定，不能不自爲伸縮，斯行法而得法外之意矣。

金侍讀傳述一節，林翼爲軍儲起見，惟求有濟；外間是非毀譽，任意短長，所不顧也。只願盡力一二年，兵事得手，歸先人之敝廬，藉以稍寄孺慕；以待當時賢者，坐言起行，不復與嘵嘵者爭利鈍也！

復張寶君

藥土之稅，貨輕價重，寬於法中，使不得遁於法外；況古今取利之法，莫妙於輕。輕則就而重則避，俗情大抵皆然；議重者不能深悉民隱，故事多窒礙，仍無實濟，是在閣下之隨地制宜，斟酌盡善而已。

復監利縣唐鶴九

「虛心實力」四字，仍望時時加意；虛則能明，不至以氣矜之隆，轉滋物蔽。實則視民事如己事，而休戚相關，自能誠求保赤；盡有催科而無撫字，不可謂稱職。能聽訟而不能挽回人心風俗，亦不可稱循良；閣下誠能以居敬窮理之功，爲除暴安良之用，則高明沈潛，剛柔交濟，知以學道爲愛人之本，自不難教養兼施也。清丈未竣，而徵收一項辦理爲難；雖一時權宜行事，仍祈趕緊清查，以期力符原

賴，是所切屬。

復松滋縣汪省吾

書中所論審差廉恥，欲感以誠，行寬之實，張嚴之聲。弟則謂嚴與寬皆屬外面，而明字乃是正面；不明則寬固失之，嚴亦未足爲得也。國賦正供，原有定額，不能爲貧民加，亦不能爲富民減；況薄斂新章，無非以閭閻易竭之脂膏，特爲藏富於民起見，視前此加徵積弊，減去大半。若違道干譽，即概行蠲免，仍未足以養欲而給求矣。

當此軍餉浩繁，國用支絀，以是區區者勉力奉公，亦屬分所應爾，是義也，非利也。不可不切實思之。至於災緩一事，不能不竭意認眞；足下欲軫念窮簷，定當核實辦理，惟求其是，求其實，幷漸次有增無減，以求一二年之後，力復正額，是爲至囑。堤工土費，使民自衞其身家，加札嚴示，事屬可行；惟收費必交存正紳管理，官吏不染指，使出錢者曉然於官之爲民，非爲己，當無不踴躍輸將也。農閒水退，擇地培修，實用實餉，與爲經紀，使水潦有備，民無流離；汙萊既墾，地力可盡。澤國生靈，羣利賴之。行飢溺之志，儆遊惰之風，除盜賊而安善良，平爭訟而敦成睦，皆在賢宰之實力實心，從容報最耳。

致鮑春霆幷寄蔣之純

養兵所以衞民，兵不愛民，何藥有兵？糧餉軍火，營中要需也；然可以體恤民情，節省民力之處，務須極意謀之，乃不負毅贼安民之本志。聞黃梅分設七局，轉運三年，每日需用民夫，共計三千餘名。民力竭矣！七局中新開停前兩站，專爲霆營添設。前有懇求合并一路者，近復踵而行之；湘營新移軍火米糧，均關緊要。紳民踴躍，飛速辦理。奈該營糧米專在梅城採買，由停前解送宿松縣屬二郎河收存；計六十里，每米一石，兩站交替，需夫四名，雇價不下五百文，每日連運軍火照前添夫價二十餘千文，賠累已經月餘矣。苦民如此，實所不忍！更聞霆營告假，勇丁及弁勇差務在外者，均擅用民夫，實屬不知愛民，即非自愛之道。現擬將轉運由石牌入太湖矣；務望足下嚴查諸弊，如何運轉便民，毋徒貪取米糧賤值，不顧民間搬運賠墊之苦；并如何嚴禁弁勇藉差擅用民夫之處，一一摟斷查禁，復知毋稍徇縱，是爲至要！若必仍前苦民，致滋抗累；則百戰之功，亦無以償過矣！

致糧道張仲遠

漕事是我公之大德，清端，蘄黃，恭毅，德沉後先爭烈矣！公能久持善政，貞固不撓，則吾楚百姓生生世世感且不朽！林翼何力之有？漢川沔陽，請告之冰，如速往勸報！七年分南糧欠解六千餘兩，係漢陽沔陽漢川天門所欠；定例本嚴，別無方法可想。惟此事冠九今日亦力言其不可。冠九定三縣之額，

而恐貽冰，如以史議，其用心亦尚無他；公試設法曲成之，如不能辦，可否移其罪於林翼一人，而寬道府州縣之議，統惟裁酌。弟本志不欲以過諉人，豈願以六千餘兩而誤四州縣之考成，幷陷一賢太守哉？乞速酌示復。

豫州益州不可思議，賊已改作逃荒民，分起入蜀；而石逆踞柳州慶遠河池等處，其非爲滇黔可知矣。蜀人必謂山中無處得米，不容多人；試問張獻忠入蜀時，果有人飛芻輓粟以利其行糧哉？李希庵一萬六千人到寶慶，日夜運籌，只苦米少，派員派紳，加價加夫，冠蓋相望於道路。石逆在寶慶圍城，約十七八萬人，七十餘日之米糧，又從何處採辦而來？此可知仁暴異用，情形迥不相侔矣。君青如欲鈔全案，請卽鈔寄；特江南額重，必須再減，乃能有益於民耳。石米不能過二兩四五錢，或竟二兩乃可一拯吳民之厄。吳賦之重，始於賈秋壑，成於張士誠，而又激於明太祖之一怒，六百年之禍，豈一手一足所能爲力哉？公擬潤春治豫，力量尚恐不足，姑看其長進何如。

致司道及總局

二十八日拔營駐巴河，到蘄陽坪尚百餘里；到彼亦不過備英霍之後援；大局總須太湖潛山懷寧克復，乃可有濟。此軍本從間道指舒六，其地平曠；非舒六兒馬隊來助，難以指揮自如。希庵各營，應

駐上巴河及但店等處；希庵未來，沅圃歸去，兵日增而將日少，非鄂之福也。應商事宜，條列於後：

一，傳聞樊城釐局慘殺十七命一案，而府縣無稟報，何也？此處主局替者，爲張寶君，應即更易；而力最能辦此者，頗難其人。局中公商爲要。

一，西丹尙未能來，此間盼望已切；聞自應山至漢陽州縣，傳聞西丹馬隊及馬匹過境，須費錢六七千串三五千串不等；州縣豈能賠錢辦公？不過上負國帑耳！若果因公虧墊，必成無限轇轕之虧空，實非公家之利也。鄙見不如糧臺籌銀撥往信陽州，每西丹一名給錢一兩，夫馬價八錢或一兩，以此類推，上至營總副部統，以三十兩爲止。但須切諭營總統帶官，不準索地方官分文粒米，亦須嚴札地方官不準私給分文粒米；此雖爲公事動國帑二三千金，似屬不値，然州縣必可因此少省。省州縣之力，即是愛惜國帑之力；費州縣之錢，即是虧空國家之錢，無二致也。至本省所辦張家口購買馬匹，不須州縣辦差；其黑龍江捐馬匹二千，例須州縣辦差。弟意亦可仿西丹之法，由糧臺委員每馬酌給銀一兩，餘管喂來鄂何如？以上如公議以爲可，即速五百里示復，以便札行咨行。

一弟處前札行派有澧州縣一成錢，修理城工；令而不行，恐致損於政體。近聞州縣已嘖嘖矣。鄙見不如以釐錢一萬五千，鹽錢一萬五千，陸續湊合，尙可不致漫無收束；緣應山至漢陽，既以缺苦差

置爲詞，而漢滑天河鍾監等縣，又以永爲詞也。與其待州縣之不奉令而誤公，不如體量事勢而先爲體要之得也。總之，州縣只能發財，不能喫苦，此天下之通弊也；州縣少喫苦，則國家少作虧空。以上三事，速商專復；如三五日內札行，尚可及也。其西丹及口馬，黑龍江損馬，糧臺有案；儻愚見可行，即速以草稿擬行，寄到再補正詳。今日途次思議所及，敬以實告，務祈速復！

致李香雪

解京餉奏，即用尊稿，較譜香稿爲渾括；以部中本不明白，即不必與之說明白也。涉宜收一免一，薄取以順商販之情，實可多收以資京餉之益；若如近日部中之計，勢將使天下之利，盡歸於逋逃而後止。此天下之拙工也。敍城危迫，是蜀亂之嚆矢；正氣消亡，天下安得不亂。征皖亦特顧目前之計耳，究於大勢無補。

致錢萍矼典試

公才智冠世，出而任疆事，可活百姓以救時；特恐志不得申耳。豫州牧顏闇弱，今冬捻匪，尚不過擄掠而去；年復一年，羽翼漸成，則獺子亦解噬人，將不可復制矣。卓如移蜀，竹匡撫秦，午橋握篆，均近事之差可人意者；以皖事論，午橋得握寸柄，翁祖庚當不致飢餓而死。惟午橋必再向鄂中索兵，儲不

滁淮，遷地勿良，殊以為苦耳！

移營蘄水邊界，尙無實濟；金陵安慶均可圖，特恐是敷衍之局。為將帥增淩煙之色，而於公家之事均無絲毫之補；兼恐朝堂大老，封疆大吏，因此而驕泰自是，正煩聖慮耳。愚拙如林翼，何敢言事？以老兄之垂愛逾恆，附發狂言。太湖近月，約可克復。滁帥已往黃梅，如不須林翼前往，更覺省事。其張家塝等處，林翼仍須兼顧也。毛賊之在皖江南北者，除四眼狗尙堪戰陣外，賊中驍果，亦頗乏人之所慮者，；安史滅而禍更烈於安史耳！

致莊蕙生方伯

如近日部中毛舉細故，苛察為明，煩碎自亂；則焦勞一萬年，而吏治之頹廢，官事之欺朦，更不可問矣！官吏中鄙俗卑賤不堪司牧者，公總十一州之大綱，亦求專精於此，乃有實濟；若循分習故常之事，非僅以望於明公也。

致莊蕙生方伯

連旬軍事孔棘，思慮多則精力短，肝火熾盛；今日張長泰來拜年，與劉槩來此，均怒色斥罵。幸飭省中新到者，亦勿來此；新到捐班，此是一科，弟無決絕不用之理，然循例委署以學製使人，則心以為

鶩也。蘄水昔年之漕，大戶有侵漁之利，小戶受浮勒之害；民病而官亦病，有難經於巴河兌次者矣。其縣桀如梅小素者，則專意勾致劣紳，狠狽朋比；紳欒縣吏之分肥，官漁窮民之大利，此已往之大概也。

自七年秋改章以後，弟時以手諭諭劉令，以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為戒；並飭從重懲辦，所以救州縣而董戒漕政者，無所不致。不料劉令今年預聞卸任，頓減每石二百五十文；以一二月之期，將全漕收兌二萬四千餘石。夫減定漕章三次入奏，其錢數已懸之國門，書之天府，不可增減；增者應問罪，減者亦應劾官。否則劣生刁戶，聞風而起，漕政日壞，州縣亦疲，事必不可為矣？尊意欲僅議過，似嫌太經；弟能奏定數目，則虛減亦應實奏以入彈章也。至易令之欲分肥，則又卑鄙之至！人心至此，吏治何由而飭？方伯當以正人心厚風俗為首務，毋謙讓未皇也。渭春信來，初十日可到任；到京不謁朝貴，尚有正色立朝之初志。擴而充之，堅守不失，其庶幾乎！此信乞公閱為荷。

致曾滌帥

朱雲巖捷書到，雲巖之心術可敬，不爭一時之功，不掩人之美善，不虛報賊匪怯敗之詞，均可敬也。山中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塘捲移營，總是勝著；惟乞丈再行函致金余多蔣唐鮑，總須堅忍以逸待勞，以主制客，以靜取動，以整擊散。羅溪河之兵，不移為妥。舒六已調進小湖柯矣，吳幹臣到天堂，亦

可能預審地勢，從遠處設三伏以待敗賊；如野人寨槎水販之類乃妙，否則不如不勵。霍山本是山外閑著，到天堂以助丁月台，未始非奇兵也。乞丈調正至調入南路，則可不必；此次若能破賊，當以介唐居首座，設無介唐則士氣不揚，呼應不靈，安敢以孤軍入天堂哉？甚矣吏治之與軍事相表裏矣！林翼近月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怒不可解，有痛詈不堪者；自知太過，而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江南得九洑洲，歆動一切，東南成功尙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

致羅少村

得書披讀，壹是見所論浙中吏治兵防，均覺弊政太多，未易整理。總之，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以尊大人之誠心正氣，登高而呼，吐哺握髮，走迎國士，必有徐起而應之者。世兄雖屬嫌疑之際，存心敬慎；先去其近前蒙蔽之事，轉移於無形，則賢路開而共得指臂之助矣。

左丈爲天下才，是以浩氣舉事者，時賢中不數覯，現以憂讒引退。正月初間，卽擬挈陶少雲入都，讕門挽留十日，近不知作何行止；然斷不能再安其位，恐亦未易羅致。李次靑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誠，筆墨亦敏捷，淸挺無俗塵，軍事參謀，可得一當，特未可專以治兵耳。此間將材亦不多，分兵應客，未敢瞞下；驟充選，尙待斟酌。浙中五六萬人不能辦賊，勵說兵單；強兵在將，卽此其明驗矣。竊謂盜賊充斥

之天下，總在任事者有知人之明；兩浙富饒，山海自然之利，經而理之，足以養成勁旅，而皆非得人不能。甚兄惟審愼於賢豪之間，以爲佐理，此外固非所得預也。

復潛山縣葉介唐

得書敬悉，營團協力，防剿兼施，深以爲慰。此次援賊之破，非刺天堂腹地，不能幷力合謀，亦非得東道主人，不敢以孤軍深入。得人得地，惟兄之苦心孤詣，助我成功；潛境士民之拜賜，尤其顯焉者也。鼓勵各軍，一切採辦接濟之處，仍乞卓裁加意。至棠封蹂躪之餘，撫綏招致，部署從新，仗賢宰整頓二三月，可以謝潛民矣。

致莊蕙生方伯嚴渭春廉訪

得公函，專指漢陽缺分一事，尊意亦甚有是處。馬稼軒名臣之孫，又正派不失家聲；弟之堅持奏請後，乃許卸事。非不愛稼軒也，錢漕有斷不可鬆勁之鐵門限，若失此禁約，自亂其例，則道揆法守，蕩然無存。自道光年以來，國計之匱，官場之巧，只爭此關耳。公爲方伯，錢漕是專政；弟不過代公守法，以求有千萬之一當耳。州縣之有被奏錯者，概不得更調；其有緣案特參摘印提審者，不在此限制之內。至屬署之員，公前擬二人，弟意尚未盡許；公又擬孫繼祖調署，且言論缺則黃陂優而漢陽絀。弟思漢

陽是升途，且是首縣，有關州縣之趨向，卽有關於通省之風氣；鄙人至愚，偲偲然以爲不可。幸爲婉謝。如四月以後，必須擇人；則實缺中可調者甚多。公試檢官册查考，大約合例可用者，可揀入小邦，卽乏才，未必如此窘迫也。冰如請修隄費，桃汛不遠，春工已誤，不如待秋初大舉也。

致駱籲門中丞

敝縣錢漕改折，頓減昔年大半浮徵，梓里蒙恩，咸拜仁人之賜；故鄉父老，仰體大君子良法美意，於城鄉設局催收。每糧一石，局費一百文，亦聊以養在局人之口食，行之數年無弊；昨以一紙書來，謂此局將撤，知爲鄉紳經管，不能假手書差，遂以百錢經費爲詞，欲遂其變本加厲之私計，將使老前輩恩加無窮之意，由此而隳壞於不知；我亦蒼生，能無願恤？謹將鄉紳來函呈覽，敬乞俯準輿情，照常設局，專札飭行，於另籌經費田畝一節，賜批飭縣刊碑立案，以垂永久。則感激歡呼，不僅一人一時已也。

復秦擁璋竹崖

時事多艱，江河日下；我公經世長才，中流砥柱，維新之治，綱舉目張。迯聽之餘，能無額手稱慶！規皖之師，水陸馬步六萬人，飛輓久竭，前臨大敵，後指空囷。欲裁兵以節餉，則苦於單弱，難爲進取之資；欲籌餉以贍兵，則旱困轉輸，不免飢驅之慮。勢不能停兵待餉，致誤事機，日夜焦思，莫可言狀。乞籮之

舉，承示籌書擬解軍情苦况，望歲慳殷，幸速惠而恤之，則高義薄雲，銘感無旣矣！

致嚴渭春廉訪

歸州灘案官得有限之錢，商受無窮之禍，可歎可悲！公創此議，始終不懈，所議均如尊旨施行；加增州牧公費六十串，尤爲得體。公殫精國政，志氣如神，應請把定激濁揚清，興利除害爲綱領。吾輩午夜自思，總恨虛生耳！嘗言吉貝入中國，衣被蒼生，功德無量；宋仁宗遣官採海外旱稻種入中國，四月麥熟，八九月晚稻乃登場，自早稻入內地，五六月即可接續青黃，此功不在神禹之下。此外如叔敖芍陂李冰成都忠宣吳淞水利，均大功德，救活不可數計。大抵天地父母之恩，必以養人爲本；爲民上者，不可一日無此心。因公議歸州灘政利弊附及之。

方存之留心時事，所著書應留覽二三日，即寄宿松。嗇雲治行可嘉，然不宜保奏太速。樂園先生之功在漢中，利及十世，久於其位也；愛人當以大德，不以私惠。設嚴公一歲三遷，亦與草木同腐耳！弟倘恨守黔日淺矣。

致顧子山觀察

公費不入奏銷，是二百餘年定例，戶部條例中可以細查。此等事如天津關及蕪湖關，淮鹽浙鹽，

均有舊章；部中忽作外行，殊不可解。弟已將署中三次原案，及戶部則例調查矣。容再速復。公費茂化私爲官之鹽費，均非定例；淮鹽岸費之有定例者，尙不報銷。川鹽之試行無定者，豈可報銷？據冉初云：此案若遵部報銷，無論如何仿照軍需變通辦理，乃是必駁必賠；以公費無奏定之案，與軍需有定例者不同也。欲通淮鹽，須侵越淮北之境，而以水師駐三河尖正陽關，名爲助剿，可引淮北；又須於麻城設重防駐大員以董之，公其思之。弟病風熱，頗苦嬾散，敬謝不敏矣！戶部近二年謬處甚多，少奏少咨爲是。如鑄錢之案，尊處可詳來，弟必批駁不準咨；復異日有事，弟執其咨也。

復軍機

世亂循生，始而信讒，既而信盜；剛方直節，不保令名，而讒人已逞，盜賊得以橫行。至於盜害孔甘，岌岌乎不可終日矣！驕帥之流，專以信盜爲事；除盜不敢，必而縱盜之貽誤，又將及於中原腹心之地，必致牽掣齟齬而未有已，大局可危。蜀中辦盜無良將，蕭軍已由湘入蜀；若得不分其兵，不絕其餉，當可有濟。瀠帥將入安慶，而前敵統率無人，時以爲慮。蓋蕭張分應粵蜀已從割愛，頻年作客，仰食於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鄂人甘苦與共，而協濟亦頗難支，計水陸馬步六萬人；實近年楚軍僅見之作。非不欲多多益善，而力小任重，爲之奈何！弟十載行間，溼熱相搏，始而甚微，日以艾葉薰洗，近乃增劇，惟

春膕未到，軍事付託甚遲，不敢言病耳。建德自遁徽甯，防務又嚴；午橋先復，鳳陽尙無函報前來，殊盼念也。

復皖撫翁祖庚

弟前與滌帥商飭李守宗義，權攝安慶，肅函請加札委，諒蒙察照。現當軍務喫緊之時，一切採辦接濟，皆賴地方官聯絡紳民，以資響應；卽撫綏團練，亦屬目前要務，非才識兼優，不足以肩斯任。弟現擬四員，以備採擇，另單開具履歷送呈冰案，伏候卓裁；如以鄙言可採，卽希示復。再弟意欲招引淮北票鹽，由鎭陽關三河尖入楚；楚之利，亦皖之利也。刻下李世忠尙阻滁來之聲教，淮河商賈能否通行，一切利權已否操之自上？尙乞與午橋星使細籌示復；如淮上須水師，弟處當籌撥攜糧而來，駐守三河尖正陽關何如？又英霍宿太望六壽州縣，或本年無賊，或二三年無賊，似應嚴札起徵錢漕，其漕價可否採取楚章以四千五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儘數交行營以充軍餉，或變銀解送壽州大營，統候斟酌。

復浙撫羅澹村

讀公之書，不忍完篇；終夜旁皇，殊無所措。弟去歲因陳英之荒唐，不敢不以直告；意欲以寶慶康

生現帶凱右營梁湘帆回湘募實勇二千八以爲浙之防兵，該員是弟六年訪求之士，廉明正直，實可信任。七年八年，均以一營獨守湖口；九年援寶慶，十年援太湖，均身在行間也。在能於地方士民極意聯絡，其才不及迪庵希庵；然守正之士，可以力保。去年弟蓄此意，未敢明言，而函中已露端倪；因復書并未提及，是以未敢舉行。如以爲可，須半年召募行役，乃可到浙，亦屬緩不應急。希庵昨夜到營，言其營中有記名總兵成大吉，亦可以一營化爲二千人。如欲此人，亦須回湘添募，亦非五月不能到浙。成之紀律遜於梁，而勇往過之。弟與滌公希公日夜焦思，實屬無聊；滌公未能來，今日尚無廷旨也。

復湘撫駱籲門

承示桑梓情形，盡籌彌苦，亦何敢以不情之請，再四瀆求；惟是楚北一隅，歲入無幾，儘力搜括，何能敷六萬人開銷？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用；力小任重，勢必不支。現在深入重地，山徑轉輸，較尋常勞費數倍；支絀萬狀，飛輓一空。強寇當前，協餉自去秋以來，分文未至；豈枵腹荷戈，所能策其馳驅用命？庚呼莫應，焦急如何可言！去夏騰挪之時，各處均堅執不肯；侍力言秋冬收漕，老前輩必行歸款，且以尊處復信寄省公閱。今鄂餉虧欠以七十萬計，當此迫不及待之際，必乞設法勻濟，以應急需。想我公理財善政，劉晏韓滉不得專美於前，知必有以應也。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官揆帥

頃據蘄水縣稟稱，以修復聖廟考棚衙署各工程，均照王存鳳計田派費之議，每正一兩出錢六百文，以爲興作用項。愚見昔魯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若聖廟而欲以畝稅累民，恐非聖人之所歆也。況城工衙署，應由地方官酌量勸捐富戶興修，更不得加賦病民，致滋擾害正賦。錢糧逐日嚴催有定制，尙恐侵漁，尙恐虧欠；況加畝費，難免官紳書吏侵蝕，不能盡歸實用；是徒苦我農民，而大戶富紳可以倖免，且州縣亦樂於中飽，此議未便通行，可否卽請中堂駮回？王家璧一案，幷請札各州縣勸捐集事，不準於錢漕正供之外加派分文，致生弊竇。兵燹之餘，元氣未復，休養生息，猶慮中傷，況其征稅以取戾也。

復秦撫譚竹崖

承示賜解月餉二萬，利濟楚軍；當以德意宣布各軍，水陸歡呼，飢疲鼓奮，非獨林翼一人感刺心骨也。現在東征之師，水陸馬步共六七萬人，每月餉項約虧十餘萬兩；近因蜀事糜爛，西道不通，釐金大爲減色。且以楚北一省之力，供前敵六七萬人之食，其勢必不能支。茲復分兵援浙，籌給行糧，亦已力竭筋疲，羅掘殆盡，焦灼情形，莫可言狀。伏惟老前輩心憂天下，時以餘惠恤鄰，西郊霖雨，霑潤殆徧。

藎籌之苦，何敢再四瀆求？此軍之進謀皖省，實爲皖省大局計，而非爲湖北分防分守；養此多兵，尚乞統籌全局，曲成不遺。可否於捐項內迅賜勻濟？以利征剿，則東南數百萬生靈，胥拜仁人之賜矣！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復莊蕙生方伯

賤恙中痞三日，近兩日如前；而張仲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少緩須臾乎？亦一恨事，姑靜養以俟命耳，濟公好人好心，弟因此事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中無將師，腹中無甲兵，可歎可懼！公與渭公異日當思鄙言；及今思之，猶可及也。過是又少味矣。

昨有王璞山練勇芻言一卷，已寄書局；其營制與滌帥及鄙人大同小異，其書亦粗具規模，而不及方略。然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幸屬杲臣文若速刻之，不過費錢三十緡耳。公言未嘗荐一賢者而屢爲庸吏乞恩，亦不盡然；舉濟公范公及開生，此三人雖才非絕世，而如濟公西民之德，亦近時所難及。開生心術殊爲良善，非止中才也。公當用人之大柄，弟有八言奉贈：「陰陽得位，優劣得所」耳。公沈思十日，必能發揮旁通之。

復荊州府唐蔭雲

頃奉手書，領悉種切。閣下宣風展議，出以次公之周密，而濟以弱翁之嚴助。牧令俱改操勵行，勉為好官，尋功簡能，以答賢太守之志。謝夷吾牧荊州，所以為九伯之冠也。直夫將軍即日起節赴皖，深慰鄙念。此間軍事，滌軍已圍安慶，多禮堂之馬步進攻桐城，希庵各營作游擊接應之師，兼顧霍六以防北路；季丈小住數日，即往宿松。滌帥處並邀游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為長歎！弟請假一月，仍在營調養；現服張仲遠方，頗有成效。如能稍緩須臾毋死，以待懷桐金陵之克復，固所願也。

致嚴渭春閻丹初

清查案，蕙生兄逐一駁囘；復書仍極和平；而局議仍不可廢，此等事即辦錯亦非大過，何必代幕友護短？俗吏無經術，而名士厭簿書；弟之復信頗委宛，錄以奉閱。

劉印渠志行純良，兼明兵略，粵人其蘇矣！多公言萬人不能合圍桐城，僅足一面；詢之金逸亭亦然。滌帥兵已進逼安慶，然安慶之要在樅陽，不得樅陽，即頓兵城下一二年，賊可徜徉自如，暇則來戰，不暇則游行他處，我不能誰何也。蕭章訓三軍，為小浦所留，問鄂要餉；然則鄂中應另行雇舟，別載陸師襲樅陽，又派他軍守之。如此五六月，賊必薪鹽缺乏，有粟而不得食；及是時謀之，容或有濟。否則十

年不字，九載無成；惟賊計賊智，必犯霍六以解圍，此不必遠引往古，卽七年之蘄黃，八年之麻黃可借譬矣。左公將隱，云先到宿松代滌公設謀卽歸去也。糧臺事由漸而入，必成天下古今第一糧臺應用何人？弟不預謀。惟一眼看丹兄，他非所知也；惟丹兄爲難之處，弟必任之，亦須渭兄委曲以全之。

致嚴渭春方伯

滌帥督吳，頗似幼童讀方百川「小人之使爲國家」一節，其尙益於吳越耶？其先必有損於楚耶？「堅忍」二字，聊固吾圉。然多李已前，挽之難止；亟肆多方之策，當復見於今日。多每以後路不必留兵，幷以前路敗則後路不保爲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後路也。多尙難明竅，公所慮已得其要矣。

東紫來若得川督，吾楚尙可生財；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於此，否極可泰，剝極可復，未可知也。公專精治內，弟專精治外；一息尙存，弟決不自餒，亦決不自棄。兄屢言本不知兵，謙卽實耶？天下無生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確有意，以不知兵自諉；如一旦兵臨城下，禍到眉頭，何？秋後當與公深言之。

忠君莫如舉賢，欲再事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尙未決也。滌帥奉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復，其彝庵之苦可知；直夫處勢不能不分兵，而實苦分撥不動。兵易撥；勇難分；吾輩帶勇如婆婆媽媽，尤難之難也。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致曾滌師

昨夜沉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儘力一救也。兵事須布遠勢，忌近謀；丈所言之三路應并爲內三路小三枝，另籌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饒所辦廣信一路，覺須馳入杭州，以爲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事乃有濟。拘守廣信，無當也。即應請幼丹爲豫章藩司，奏補次靑浙江藩臬；次靑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存，移湖州，投袂即行，此爲先著。江督之履，已連齊魯；應以知兵任戰之李少荃劉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萬五六千人，開幕於淸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隊。又少荃小泉可奏江甯江蘇實缺，即是江北籌餉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未放，均不嫌更正。察看楊廷和乘勝革弊致

一筆勾銷之法，可斂決之。此兩枝定妥，布局宏遠；丈從徽甯鼓行而東，東吳公事，應卽事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或恐不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毋專取丞相謹愼爲也。

致曾滌帥

二十九日來函以捻匪大掠，最傷元氣爲念；仁哉丈之立心！古人之志，自謀僅免飢寒，飢寒之外無所求，而以其精神志氣謀斯民而免其飢寒；今人反是，方且縱盜以奪民財，或自爲盜而巧奪之也。須知天地父母君相之德，不過以養人爲事；豫州每年二三次肅淸保舉爛然，如昔年東南河工，例有兩次安瀾保舉也。樅陽有備，須問厚庵有下手處否？眼光惟厚庵最靈，他人莫及；若樅陽不能卽時動手，須以陽之下遠處著功夫，其成功一也。特效稍遲，圍師稍喫緊耳。宫帥欲五六千人分布北境內外，殊難爲謀也。

致袁午橋欽使

楚師已分進懷甯桐城，而每處萬人，倘虛東面；其霍六一帶，竟無力兼顧，以日前南陽信陽之警，內地空虛，不免卻顧也。江軍既不暇北渡，則天長六合揚州仍無從著手；後路十分穩固，餉需不竭，乃可進兵，此不易之理。鄂中八九兩年餉項，尙不十分匱乏；自去冬蜀亂以來，月虧逾十萬。蓋楚之鹽釐

百貨，所賣於蜀者十六七，不必蜀中分餉而所益已多。財用如一身之血脈相似，一肢一體之阻格殘廢，則血脈不通全局皆廢也。外省協餉直無絲毫之望，如公如祖庚中丞處尚不肯實心助力，更何暇念及楚軍哉？每念公所處之境，獨肩艱鉅，昔年有可爲之機，而權不屬；今有可操之柄，而餉不繼。祖庚一軍，亦有饑疲之虞，是誠切要之大事。淮北票鹽由板浦至三河尖，成本清單已悉，當寄鄂中，與司政者謀之。三河尖至麻城出宋埠陸路尚數百里，小車推運，更恐成本不輕；目下川路之鹽，及淮南鹽之溯江上運由皖中來者，倘成本輕於淮北，則招致亦難通行。容再訪察奉復。商民趨利，置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爭售其賤者，世情如此，不足異也。世兄大人從軍，平時可分任其勢，有事可分任其事，最爲得要。回溯館闈此在平時可耳，今豈其時？

致厲觀察蔣司馬

蜀亂殆日甚，近日鹽價若何？午帥將板蒲至三河尖成本開單來，從三河尖小車出埠入江，尚有數百里陸路，恐成本又增。凡權利之事，以利爲本，以利民爲本；設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而商民必趨售其賤者。人情類然，不足異也。如其利，卽禁之不止；如其非利，卽招之不來。幸訪察其詳，明決議其可否。

致清查總局

清查案未將民欠一節專案請旨豁免，與例不合；若混入清查案中，不算總賬，萬一部中算出款目重大，誤局事其禍小，誤民事使鄂中得罪於民，無益於國，其禍大。若欲混入清查案中，希幸邀免，則自來無此辦法。大抵豁免，是推廣聖德之仁，非奏奉恩旨謄黃，部臣斷不肯算入賬目；清查是考覈之義，實事必求其是，綜理不厭其精，與豁免之案，事理本異，不可同案並行。可否將民欠先行提出專辦某縣某年被賊擾，某年奉旨豁免若干，開明實已豁免之數，總共被擾州縣若干，奉旨已免者總共若干，其某縣某年被賊擾與某縣同，未蒙恩旨豁免，民同此民，切實聲明，剴切求恩。部臣不能駁斥，爲民請命，事理正大；專案奏辦，卽有參差，林翼敢執其咎。若混入清查案中，則一經部駁，民生病而國計亦傷；蓋豁免是寬典，是乞恩之事，清查是嚴法，是綜核錢糧之事，兩事混同，總覺不妥。如民欠一節專案奏出，則清查之款，清去十分之六；豁免已多，則款目更輕矣。前見冠九來函，急言此事須提出先奏，林翼已圈出寄交署中文案。昨兩日細思，恐必須如此辦理，乃臻妥洽。林翼之愚，不敢自信；而又心以爲危，應求公籌迅酌，并請卽囘明揆帥示行。

致官揆帥

豫省既止訓營，旋又招來；一時一事，顛倒無定。鄂省斷難另撥他軍，業經咨復冰案，請即轉咨。與他省共事，不能如本省之有綫索有條理；即如援浙之蕭守所帶訓營韋營張小浦留之，又欲分之，復改派援常鎮，又復改派池州，令人無可適從，而鄂中已白費九萬餘兩矣！異日仍是向鄂中討喫，說到餉鏹緊要，無人管理也。廷旨命直夫帶馬步各四五千人，與袁午帥共事以防北竄，又命江皖無餉可籌，是旨意屬之鄂省籌餉矣。粵匪無北竄之勢，其必北竄捻匪在淮以北，尙在袁午帥之北路後路。此地勢之可疑者一也。

天長六合浦口一帶，數千人不能得力，午帥無兵可分；若僅以數千步兵交給直夫，明知其不能展布，是陷害之。且鄂省即令能籌步兵五六千人，而馬兵實難多分。淮南之地，平原曠野，利用騎兵；僅分三四百人，亦不濟事。此兵勢之應商者二也。

目下鄂中餉項，虧欠甚鉅，本年夏秋，萬萬不支；若再添數千人，請直夫與午橋同辦淮南，鄂不任餉，則直夫終必飢潰，坐致忠良老成陷於危地，不僅負友，亦且負國。若奏請部撥他省之餉，則飢潰可立而待；一片公牘，隨便搪塞，不應者固是無餉，答應者亦是假話。從前浙江若使羅公不死，即請大帥往援，均能竭力謀餉；羅公之後，無人管餉，故援軍仍是鄂省之累。此餉之可慮者三也。

多禮堂是直夫得力之將，馬隊是直夫得力之兵；多既不能挈調同行，則直夫又將何人可用？鄂既不能擔承兵餉，則直夫又將何人可依？應請老兄再籌，并以此情函商直夫，請其自行酌度。愚見直夫若病體果痊，或霍六舒城之間另籌一軍，終是鄂中任餉，乃可無患。鄂中餉既不支，何如暫留直夫，候軍事緊要，仍從西至東，較爲順手；尙乞鈞酌，弟處已函商澥帥矣。

部議楚北協濟甯國貴州兵餉二案，均已切實擬摺，暢所欲言；錄請鑒正，挈銜酌發。部中亦明知其必不能行，姑以搪帳耳。內地與北門，乃東征根本；弟意須七八千人囘駐腹地，不止尊諭五六千人也。昨有函商軍情一稿，錄請酌奪。

丁果臣鄧守之汪梅村三儒館地，已蒙位置，實養賢敬士之盛德，張仲遠南米之案，誠如所示，深切著明，此事應從緩酌商。弟等作事，總須於人有益也，並非自顧處分。又蕙生降調，簡任不知何人？深以爲念。蕙生與我輩曾共患難，古人於去國之臣，不忍卽絕；十日之內，尙可不急於委署以全厚道也。

致黃安諸蘭谷

目今之務，非殺賊無以安民，非抽釐無以養兵。麻安設卡月餘，照常章抽收，並無虐取之事，商民帖然。乃地方痞熊二麻子等，膽敢糾衆拆毀，刦掠一空，與官爲仇，令人髮指！若非立予重懲，著爲炯戒；

則鄉里無賴，勢必至刁風日長，紛紛效尤，釐務何由暢行，軍餉何從取給？足下務即添派幹役，尅日擎獲。其梁丞營勇初五日乃可拔營前來也。毋得膜視，毋得妄縱一人，至切至要！

復孫樹人

承示各項，漸次就緒，慰甚！近舒近霍近桐，總要可守之處，一律造邊牆設碉樓；惟足下嚴切勸限，妥速辦理爲要。萬不可依違瞻徇，自誤大計。天下事至今日，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須俗例？奮然果毅，自行其保境衛民之志；成功天也，謀忠則人也。何畏何恐，何疑何忌，而不一振斯民之困乎？

致前敵各營

粵逆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既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曉諭，破其從前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解散賊黨之一法。玆付前後告示若干張，即速轉交各路偏裨，幷張貼通衢，俾其家諭戶曉，去邪歸順，實爲至要！

致荆沙宜昌各局

查荆沙宜昌各局征收錢文，應係箍包捆解，常有短少數目，及夾雜毛錢之弊；每到糧臺支發各處，不願承領，滯礙難行。當此軍餉匱竭之時，積存數萬串之多，幾同廢物，殊費周章。推求其故，實因各

局所收釐錢，均係錢店經手；而報解之款，即由錢店先出兌票，包捆色解，巧用箴包，藉遂其侵漁中飽之計。恐觔兩不足，則中藏磈礫，以求其符。弊端日益增重，市儈惟利是圖，短數參毛，是其慣技；若非極力整頓，無以杜虛冒而實餉需，務乞嚴飭經手人精心釐剔，妥擬章程，嗣後收解鹽課釐金之錢，槪以實錢上櫃，遴派妥人專管，不得假手錢店。至起解之時，悉解散串用堅結麻繩兩頭餘長二寸，加以紙條，蓋戳粘封其上；並督同解員抽查核取實數，庶從前積弊，一律掃除，而軍餉得歸實濟矣。仍望切速函復，不勝至企！

致栗仲然廉訪唐蔭雲觀察

色錢之弊，實利奸商而礙軍餉，前已另備公牘矣。即求妥速另議，實力整頓。公知楚餉欠虧之深者也，應如何節汰，如何另籌，如何捐輸；凡可利軍餉之政，求指示。如吳事之一決千里，楚禍亦且不測；湖南去年事急，亦派捐七十萬兩，今年鄂事急於湖南，應按縣按府派紳交捐何如？刻下鹽課釐金不旺，軍餉已虧至百餘萬兩；轉眼即恐飢潰，而援揚州援蘇州之都會二軍，均於此間乞餉。本年既前後三次撥章撥龐六千人援浙，撥昌字六營與都，霆禮與曾共計二萬人矣。新軍以彌縫其闕，縱陽幸得，是速賊而使之西犯也。鄙人之力，竭盡無餘，而勢不獲已；公有何妙策可以保楚？示之。

致曾滌師

北造淮安水師，南造固城南漪等湖甯太水師；求丈於黃石磯營次，即奏定舉賢以期速行。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幷帶去營哨官也。焉少廉可代少荃之任，少荃如許，骨法必大闊，才力又宏遠，擇福將而使之；亦大助之助也。大局安危，只看丈之放手放膽耳。其妙用全在水師，舉古往今來之人，非丈不能造水師；有此一副大本領而遲遲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江督之所患者，非不足於財也，丈何疑乎？不包攬，不把握，任人作主；則兵不能擇，餉不能節，却又必乏財矣！

致文案書局糧臺諸君

爲今之計，須爲鄂中速思籌餉之法；籌餉無盛德，無令聞，無美譽，千古皆然。以一人爲草薦，而任人溺溲踐踏之，或可補救於萬一；迫不及待，應速籌思。頤梅村義烈之士，如靖節先生以詩鳴，而俗人以爲高士也。讀二女節孝序，令人增敬。聞玉山自三月至今，每日過萬人；速離顛沛，令人鼻酸。然此尚是越人也，吳人則逃東海之濱矣！故議者以急救揚州爲言，而實無其人，並無此餉；吾輩若不能保鄂，則東南西南七八省之驛報，均阻絕不通，不止本省之士民他省之流寓爲可悲矣。節用莫如少兵，而此時兵且日增；籌餉之事，無論聖手神品，總不外斂怨爲德也。知我罪我，任人千秋；萬世怨詈之，而一

寸數人之心，則又千秋萬世不磨者也。乞周咨博訪，殫精極思之以益我。

致李香雪丁果臣汪梅村蔣文若

去冗官，裁額兵，是節餉之大政，富國強兵之遠謀。順治初年，御史林起龍即奏言本朝兵多，必貧必弱；去乾隆年間，阿文成力爭不復名糧，嘉慶聖訓，稱阿文成者成謀國。林翼之愚，若去塘汛專交地方官譏解餉鞘人犯，亦可節去兵額十分之三。大約鄖施三廳之兵，窮民依此爲命，不可去，其餘各兵均可去。軍興十二年，兵不能戰，有事不能守，有警幷無可調。可請諸君子考三通及歷朝聖訓幷會典之要，作裁兵之議。又須奏調數人入營，前奏及漏未奏者，文若來時酌定，毋忘毋訛。

致席硯香寶田太守

非常之事，必待奇才。閣下偉略冠時，雄才濟變；前與印渠中丞奮志討賊，剛正果毅，風義凜然，聞聲思慕，敬愛不忘。林翼竊領軍寄，勉力支撐；刻下吳越殘破，東南精華之地，盡爲賊有。勢必挾全力上犯，謀我楚軍；楚其旰食，憂患方始。惟自古無不平之賊，而賴有平賊之人。閣下誠明至德，憂樂關乎天下；撫時局之艱難，念民生之塗炭，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楫矣。且當賊充斥之時，非比叛國叛藩可以棲隱，非我殺賊，即賊殺我。其叉手結舌坐聽賊之踐踏乎？立起圖功，事尙可爲。林翼之愚，有志

無才，濁望名賢羣力扶持，保此殘局；得星星之火，涓涓之水，即異日勳臣之一助矣。敬懇命駕詣營商度一切。或即由貴邑招募勁勇來皖剿辦，悉惟尊裁。敬候高軒。

復司道

薇柏垣及省局公函，前一策言用鄉兵章程，并捐輸法，已飭文案速行照辦；惟捐輸減價而不逼人勸人，恐終無期限，亦必無成數，倘須異日酌議。天下人無拘無束自私自便久矣，恐未有善勸而能濟餉者矣。鄂省南岸本年最穩；以滌軍渡江，率朱唐霆禮萬人隨行，八月以前，均扼守祁門。祁門是徽甯入饒州之總要，不能踰此而西犯一步；次靑新募之軍五七月可由廣信以入浙。季高霞仙凱章等軍約二萬，六月七月陸續從袁州而東，均是七月八月南岸之情形。北岸之最要，莫如羅田之松子關，與麻城之城守。英山西去十五里為羅田界，七十里為羅田治所，成鎮大吉現在此間，即當此任，新舊共六營，力亦不薄。麻城城守應預擬梁守作楫為之，新舊多募共五營，城守倘有餘力，黃州有舒公馬隊游牧，亦可為備。此均待六安圍始商城告警移行，遵照其大股來犯，堅壁以待，希公必可得力；如是虛聲，或是弱枝，則希公仍可不動，以成梁二軍可堅守以挫其鋒也。其鄉守巡卡及鄉兵操演，均如所議，必有益於地方，亦無大損於才力。二策憂教匪為亂萌，應以密訪首要為主。三策言訓營果營之前

墨未遠，幷及於昌營訓營；誤於皖南之謀不臧，分兵自弱其勢，人也。果營出師未捷身先死，天也，天可逃乎？聖心念蜀，詢左卿可督辦四川軍務否？必無札撤回鄂，回豫章之理，應由揆帥滌帥籲帥另行酌委統帶。湖北居天下之中，甫田遠人，是爲務廣而荒也；閉關謝客，亦爲作繭自縛也。巴蜀吳越日蹙百里；古無株守而歷久不敝者，宋季之襄陽，元季之安慶，可思也。阿在臨安不救襄陽而失上游之勢，然則鄂居中央，豈僅保境可以卸責可以禦侮哉？總之，鄉兵守卡，緊要郡縣二三處，官軍守城，潛山霍山英山羅田麻城，均以守爲先，桐城以戰爲先。兵事預擬如此，臨機應變，亦大致不外乎此。惟餉事太窘，且越中蜀中日蹙，非一二年所能希冀平靖；鄂餉可憂，仍請專精於此，隨時指示。至昌營應留尊議本是；惟是滌帥均奉天子命，以與疆吏索兵餉，不思其外，是爲不忠；不思其居，亦爲負楚。零星營伍，幷無中等不堪之才；且早已於撤訓去蔣之時，幷交多君去不一以定於一，必較去冬可得力也。此中苦情，尚祈亮之。

致督修碉堡各員紳

潛山近舒近霍之山險邊隘，已專懇樹人兄同朱君蘆溪柳君銅章，督率潛山各局員紳趕緊興修。凡霍山之山險邊隘，應專懇會亭幹臣桐封督率各堡各局，趕緊興修。凡英山邊隘，已請秩九岡還鋒

營哨趕緊興修。其法以邊牆爲要，以碉樓爲主；不築礮臺，碉樓卽空心小礮臺也。其碉樓圖式，卽照從前抄寄之件，妥速遵辦；其上一層，則以灰包火藥包石塊鑼鼓擲爲用；中一層，下一層，則以擡槍鳥槍爲用。並會亭營中新造三叉架短鳌槍，亦儘合用。如可多造，卽由會亭開鑪造二百桿，以便發給各碉，由會亭弟稟請發價可也。守法，平日十八，臨警三十八；積五日水米於碉中，由局紳管理，此萬全之策也。其程限，均以接信十日起限，稟報地勢及興修起手日期；看定一處，卽趕辦一處，餘均陸續稟報。其作碉作邊牆之物料，如石塊石灰樹木工役等項，均由士民自捐；其成功速而堅實者，由樹人兄會亭弟秩九兄三君子稟獎，先賚以銀，繼則奏獎也。守備之修，所以濟兵力之窮；而士民之身家，又足自衞。務乞諸君子妥速辦理，並諄諭士民，使曉然於有備無患之義；倡率捐辦，實爲至要。

復蘄州李硯南

貴境匪徒，務乞不動聲色，嚴密拿辦，以杜後患。現已改派邢道，由蘄州驛路沿途查辦矣。至各關卡碉房，向係唐臬司孫丞等修築，頗爲完密；應卽查明坍塌，趕緊修補。其應如示修碉座之處，一併酌議辦妥，以護邊牆。碉式圖說抄寄，並揀派勇丁長駐關卡，每日十八，臨警三十八，認眞盤查爲要。夫除惡所以安良，有備乃可無患，均祈足下實力行之。

致司道糧臺諸公

城守稿已擬定六日而尚未盡行，蓋有利有弊，謹直言之；并附應商各事，仍望衡酌指正，迅即示復。

一，弊在所指派州縣太多，我輩之精力不能周到，則名存而實不至；地方之財力不能充盈，則竭於鄉兵而妨於官餉。凡人保身之法，只護心胸緊要之處，尺寸之膚必顧，將有不能兼愛而先失其大者。是戰守之機，處處為備，必致處處無備。查羅田無城，惟松子關為最要；麻城城守尚易；此二處已擬定成梁防之，用官兵為防剿，較為得力。黃州下巴河已有舒馬隊六百，一望成羣，聲威尚盛；至於蘄水廣濟，則無城可守，更不待言。現飭羅田蘄州蘄水麻城黃安各縣，有碉卡之處，勸令十人看守；以此事派令州縣專備巡邏稽查耳，尚不為勞民傷財。其戰守之事，仍責之我輩，何如？

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敢一概抹倒？然必視官為轉移，大抵有才者其品志不可信，可信者其才略無可取；其閉戶歸潔，不願與聞公事也。如羅田蘄水兩縣，去秋以來，經黃州府設局捐穀，該局即取鄉人之儒者指派，得十千二十千三十千，即可免捐；而局紳徵歌選妓，响响自樂自私，應請函札周立庵察之，儆之，以此類推，則此事利未及而害先至，請酌定責成之法，補救之方，因此而視城守為經

事，則又失當矣。

一，蘄黃之邊，是第二層門戶，已注意於潛山霍山英山；凡山之要處險處，加意督修。皖人受害最久，較易爲謀，已飭將英山捐輸之已繳入轉運局者，措撥限一月，成功，另行勸捐繳還，是爲第一層門戶。

一，籌餉之精，即令如桑羊劉晏韓滉，總不如裁兵節流之爲利甚大也。即如此次自院司道府州縣官捐八萬，只能敷軍餉七八日之糧；司農亦不過且破七八日之愁顏耳。添勇一營五百人，歲計必三萬五千兩，是官捐一次，不過養一千人一年之糧耳。

湖北兵力之多，至去秋而三倍於七八年，至今年又多於去年。占地太廣，一也。懲吳亡而賊必專力於楚，預爲之備，二也。有萬人臨城，不得不以萬人置空處以備援，三也。志在得安慶桐城廬江無爲以通巢湖，得水利爲保障，即可將陸兵頓減二三萬人，如昔年李忠武得九江湖口，則下游之賊須從撫州饒南昌之後，故武昌可二三年安枕，志大心勞，不自度量，四也。兵多之罪，罪在林翼一人；舍餉不謀，而日請益師，至糧臺萬難支撐。蓋林翼因近二年賊多且狡，每次倍於七八年，過慮所積，不能不先增兵。未視兵利，先慮餉害，五也。至近來各營伍均選擇至慎，勇額不致有虛，臨陣不致怯畏，當可自信；

撤兵太多餉太重，不能不請省局專精籌畫，若撐一年或一年半，當可有益。公酌之。

一，釐金加二文，鹽課賣買各加一文，請以剴切之詞，作曉諭，即行定計。約計亦不過一年，籌得二十餘日之餉耳，然亦屬難得之事，即速定計決行。

一，各縣勸捐，請一幷交司庫，由司移交糧臺，倘爲核實；如準州縣支銷，弊不可言，請速即繕示繕札通行！以上各事，請丹初渭春伯符義渠香雪速即公議決行。至司道存款，此時出納，不容不愼。愚意凡不關軍餉者，均可停止。日昨司詳停止蔭襲一節，俟軍務完竣之稿是也。至南米折存，歷年減價有餘，應請義渠核實妥存，鉅賊來援，軍餉緊急，始可由糧臺函商林翼，再行支應，蓋非其時不可也。此外如何籌備之處，祈隨時示及，幷將此函呈撰帥酌定。

復嚴方伯

奉手教，欲急舉蔭雲，此深有合於李文靖四方水旱，盜賊必取以上聞之義；僅視爲旌功之意猶淺也，視爲要好升求之意更陋矣！應如所示速辦。一，各路水災情形，大致是李文靖之意；蔭雲銷患未萌，請同香雪兄擬一稿，或專舉蔭雲一員，其餘應請擇尤保奏，乃合體制。又廣濟蘄水所獲之何致兒，實屬倡亂應賊，且有安慶僞文爲證，亦可附入一摺。方令大湜李牧瑜，非欲邀獎之人，恐不可沒其譾

譏之苦心耳。

復嚴方伯

督署奉廷旨，飭鄂按月濟浙，浙中有甯紹台，富甲天下；江南淫佚之兵，盡歸浙江，糧臺靡糜之烟鬼，亦幷歸浙江，而欲以貧楚供富越，弟即因此獲咎，亦不辭也。此旨尚未見，揆帥咨到，如必以洋藥二萬濟之，則請錄督署所奉廷旨，痛切敍明，一一如尊示辦理。左之威望，萬難保蜀，賊亦決非四千人所能抵禦；便是請揆帥酌定決行，已寄稿矣。蔣生力主淮鹽之議，鹽我所欲也；蔣生言豫中認兵餉一節，近日之事，自食其力以謀人，嘔盡心血吸盡民膏以謀人，而人尚疑之阻之，況望其代食乎？爲不諧矣！仍以尊見香雪之見爲是。

復厲伯符觀察

奉手書，具承一切。淮北票鹽，運楚行銷一節，細閱鄭祝三說帖，以隔省呼應不靈爲慮；大約此事如成，有益於皖北軍餉不少。若滌帥午帥翁中丞，此事奏明，楚省辦理，必不可奉行；惟地在豫州必舉楚北之附，無利而人尚疑之，有利則羣起而爭之。日後費盡無限心力，只煩一奏，便作罷論，應請從長計議。愚見自古謀楚之要，必以申息爲北門；春秋之際，秦漢之際，及南北之史，均力爭淮水。凡用兵以

水道爲綱，得江淮河漢之要，則脈絡通而氣勢乃振；預謀淮河，非徒爲富計，亦爲強兵計耳。如奏明由楚設水師於三河尖，并酌議陸師；卽在三河尖設總局，地勢乃能握要。烏能集新集仙花集，乃第二層；黃阪站順河集，爲第三層，派人稽票而已。三河尖水師陸師軍餉因鹽而設兵，卽因兵而添餉，越覺圖遠，是否有利無害，愚見尙無把握。若在黃阪站順河集試行，恐挂一漏萬，無實濟於軍餉；且僅以抽釐爲心，亦非預防北門總要之義。至祝三專運倡率之說，實苦得人之難；水師又苦造船無本，尙乞與藩臺糧臺總局牙釐總局細商另酌，以便函復午師。并乞將午帥成本原單寄來。

李元忠新放鳳陽者，又不知爲何許人？怨此方之利，終非能歸於公家者，尙求沈思審決。弟處已將來信并復信先行抄寄滌帥核酌矣。倉穀盤量，小費不足惜，此愛惜物力核實有益之大政，荆宜之錢兌銀解糧臺，均如所示辦理，已另行札之矣。

復官揆帥

奉手教，洋藥餘銀二萬七千，擬奏明以一萬濟浙江，一萬濟皖南。查浙江軍事至緊，其地有甯波大戶，儘可爲助；王中丞平時久處優厚之境，一旦緊急，故公牘催乞，不厭其詳，非如林翼等之從苦中過來也。廷旨部文至今未及浙江之餉，蓋聖人已知鄂力之艱難矣。至皖南本屬無可生發，然以一萬

遣小舟，尙屬可行。若周夫受一軍之在甯國者，向無根房兵勇通有家眷，卽潰散亦是應該也。愚見部中撥餉，亦明知其虛無，而毫不著意，姑以此了紙片債耳。其著意惟在京餉者，奏明以洋藥濟浙皖部中又生出許多波折，怕終是著分鄂省另補京餉耳。

又都公留鄂之摺，初旬可批回；昌營專防英霍，萬不可去。但未卜都公果能留鄂否？如不可強留，亦必再索萬金及數千金之餉。實則淮陽清江一帶，餉比鄂中爲優，天下惟鄂是苦人是笨人耳。滁師督兩江，日後必於兵事餉事大有起色，惟兩江之督，斷非徽甯一路所能成功，應以一枝出浙江以包蘇州之後，并造水師以一枝出淮安楊州，造水師，則江湖河海之血脈皆通，而鹽場可保。其一枝出徽甯者，又須分三小枝造水師以通東壩太湖，則江甯常州蘇州之賊，處處掣動。如此乃能成功於二三年之內，否則終無了期。李次青劉霞仙左季高均應爲滁師之助，乃能分布施展，兵餉兼籌；若僅一二路進兵，必無濟也。故愚見仍以留左爲是。江督之職，只要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鈞意以爲何如？新仁等營已回到英山，卽日速到江夏青山紮營，弟尙欲另撥信左等營回省，以重根本也。

復武昌縣錢穎瀾

接到來函，並另摺具承一切。珂鄉蹂躪之餘，瀛眷必經遷避；平安之報，跂予望之！所擬浙省籌餉

入則，有可採酌，亦有窒礙，詳復於後：

一，所議私茶改歸甯波通商一節，可採。一，所議內地海船改歸甯波貿易一節，可酌採。一，所議鹽法暫時變通一節，總須化私爲官，商民均益。一，所議勸捐分別辦理一節，可採。一，所議釐金應設分局一節，可採；而辦理尤在當人。浙江向以釐金爲中飽之資，驟而繩之，怨謗叢起，誣人噬人，可慨也已！一，所議放餉分搭餉票一節，天下事惟實可御虛，拙可制巧；餉票是虛是巧，誤國計而妨民病兵，莫此爲甚，窒礙難行。一，所議捐局，仍照銅捐辦理一節，亦有可採。事務省分，捐輸多係通融辦理；做照銅捐例，六成收捐，以三成現銀上兌，餘搭餉票，亦權宜之法，事屬可行。一，所議嘉湖蘇州一帶應重用水師一節，天下兵事，北以騎兵爲要，南以舟師爲要，嘉興湖州蘇州係屬水師，此條明白曉暢，爲切要論。

復嚴方伯

奉手教，具承一切。守城札稿，删去煩雜，尙應堅守。十州縣淸查案嚴檄行之。釐卡另是一案，不奉入城守之內，明日再行也。公意守邊第一，守城第二；愚意守城專一而功大，爲第一義，守邊紛歧而功小，爲第二義。設城不可守，古人何以必設城哉？城不失則賊固易破矣。南岸本無憂，可放心。

公欲札飭藩糧二庫各存二十萬之銀以備急需；遠謀深慮，弟所不及。第行之已遲則無益，發之

太驟則有害。七八九年餉足之時未行，今日餉已竭而後行之，故曰已遲也。刻下各營，日以欠餉向舟次委員討帳，委員向丹初兄討帳；久拖久欠，嘖有煩言。是徒使客卿爲終日之憂，而大局有不支之勢，故曰太驟則有害也。本年蘇杭常州之失，均各六十八十萬百萬白送與賊匪，而民間之存積不與焉；每念及此，感喟何如！愚見此事總須當可之謂時耳，當其盈時，應可封存；留有餘以備不虞，此家宰制國用之說也。當其歉時：應即發散，權濟一時，而不復計後日之有無多寡；此有鑑於鹿臺鉅橋瓊林大盈，友朱翁子金交椅等事也。竊念當伯符司度支時，弟在省中傾兩庫以供之，如取如攜，隨期支放；丹初兄既不能悉二庫之盈虛，性情專摯，窘迫其手，則丹兄更苦。求正人以興楚，乃使司農仰屋而嗟，心竊不安：然此猶即客卿之心境而言，本年之事勢，或秋或冬，是狗逆必爭之境。毋狗子狗均在安慶，夫豈甘心困斃耶？弟意保楚以謀吳，成功則天也。圖金陵而先失蘇常，覆車之鑑，亦可臨覆；一年之中，存亡安危，所關甚鉅，弟非不與兄同心也。不苦撐不咬牙，終無安枕之日矣。請與公約，藩庫常存銀十萬，糧庫常存十五萬兩，姑以戒備不虞；其餘各項，均請視丹初之憂樂盈虛而時濟之，并求丹初同伯符公商酌發，伯符路數較熟耳。兄意謂得札可以撥賬，弟意撥各處之賑，及督撫以下大小支應則可，以撥糧臺之賑則不可；弟除應捐四千外，六月以後之養廉，一概不領，并懇求撥師，亦均暫寄庫中不領。

凡傾養廉者，均視此。凡一應司中支付，均請開示節省法門，一幷先急軍需，付糧臺而供前敵。

多舒李楊四大統將，余成梁吳等四小統將，弟訪察最久，實屬勇額不虛，臨陣不恇；希庵厚庵雪琴手筆最闊，然而不以官養家也。或者天憐其愚，猶可久持乎？楚人敬畏不怠，非得桐城安慶廬江破巢湖而以水師入內，不准縱樂自怡悅；得此之後，弟必先撤萬餘人以節每月七萬兩之餉。其時任提存三十萬兩；亦可行也。今年之打狗也，勢如騎虎，我亦無法，何以有寬？汪梅村前寄我一函，求兄與丹初伯符香雲兄妥籌擇行，此曠代福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復江撫毓又坪

奉到排單寄示，敬領種切；備荷繾念，感何可言！竊謂兵之強弱，將之勇怯；滌帥久於豫章，當盡知之。某應征，某應留防，某應裁汰，某應添募；世叔可虛懷詢之，滌帥有兼轄之責，又是後路根本，必不能緘默不言也。孫參將昌國臨陣勇敢，可勝營伍之選，姪敢試保；統領則須別有權衡，驍果之人，往往因權重而驕縱，日久則流弊滋多，甚且成尾大不掉之勢，異日遂與地方官及督撫相齟齬。孫參將德性器量，向在內湖，能否統轄全省，請詢雲琴；如雲琴與滌帥以爲可用，則無不可行也。蕭濬川病歿成都，出師未捷身先死，良爲惋惜！姪力疾從戎，前請假一月，仍在營調養，刻下略可支持，附以奉慰。

復毛驥雲

奉惠函，具承一切。碉樓工費，此間每座不過二百數十千文，業已辦有成效。襄陽木工工程較貴，然不至千串之多；應請老兄核實籌辦，以節浮靡。至老河口之土堡土寨，一律修復，因利乘便，應即實力行之，殊切懸懸。襄陽差蠹，實爲通省之冠；來示西鄉蠹役張紹榮倚勢嚇詐，魚肉鄉里，亟應不動聲色，設法密捕。弟已另備公牘二分，一行道，一咨軍門，存於道署；一俟尊處勒拏到案之日，只係審問眞名，不必復訊案據，可即密咨顏軍門飭營會同正法。弟向在黔中，凡遇積匪猾盜，即如此辦法；至此外姓名，不能記憶，惟知差役之窮凶極惡以襄陽爲最耳。又來示北鄉顧三彪兄弟，恃勢逞兇，無所不至等情；大約府縣之所畏者，即是此人。梁令乃良吏，不能如一降賊何，可傷也已！惟尊意欲會宗君往拏，似不可行。凡兵皆不可捕盜，凡貓皆不可捕鼠，此近年之變局也。惟顏軍門之爲人，與近人不同，爲可敬耳。弟意此事大患在三彪四彪兩人，須將三彪四彪先行懲辦，則五六等彪，不難應手。濤恙未瘳，深以爲念，惟冀加意調攝，保衞精神，實所至企！弟病骨支撐，較之上年有增無減；而默念時事，則義有進無退也。

復方子白翊元

承示求治太銳，用人太驟等語，非愛我不能直言；然時事艱危，何處更容世故，何處更頹俗例乎？且銳者何時？驟者何人？尙祈明示，以期改過而從善也。前在宿邑面商之件，已令備公牘二分交來紀奉上。一係請查襄陽安陸德安荆門四處釐卡之弊，及教匪頭目并各屬奸胥蠹役等弊，不可宣布。一係訪求正人，表揚節孝之事，可以宣布。應請足下切實訪查，隨時密示爲企！所到之處，不可接見官長，恐異日官長誣陷於台從也。

致曾滌生宮秀峯駱籲門

六月十三日奉初五日六百里寄諭，聖心眷念蜀疆，兼以彼中軍政需人，欲令左季高京堂獨當一面，天眷西顧，宵旰憂勤，曷勝欽佩！左公留心軍事，成謀勝算，原可任使；惟向未親歷行間，且只三四千人，亦恐不能獨當一路。其性情過激，若與心誼素不相屬者共事，恐難免決裂以殉；其於蜀事，亦恐無補。不如暫附滌帥，滄海之量，百川皆東，吳禍其庶有豸乎？蜀亂初生，軍政久弛，滇匪嘓匪訌於內，石逆眈伺於邊城，非老成壯猷，未能挽此危疆。鄙見劉印渠中丞隨江忠烈軍中多年，轉戰粵湘皖北江西等省，久於行陣，軍旅之才，忠良之節，均可信任。林翼素不識面，亦無文字往來，而屈指計數，自以劉中丞入蜀督辦爲妥，前疏中已與張石卿先生並提及之。若令由間道出酉陽秀山，兼程以保川東，取

輕猶易，不難及時補救。粵西司道，倘有人在，亦不至遽失泰山之依倚。且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以巴蜀之財賦，居楚地之上游，足以養兵平賊，清內寇而禦外侮；與局守桂管，緩急迥異。擬節據情入告，未審鈞裁以為如何？

復舒都護

奉手書具悉。遣回殘廢官弁，及不堪用之西丹，業經抵省；交付之後，即可存而不論。我輩作事，只求問心無愧，自盡其職分而已。頃聞尊處馬隊月餉，營務處叩銀一分；安營總花營總又扣一分；弟前已函詢尊處，得尊處回信，均是實情。後又函請尊處速即嚴行禁止，又現在數月，每名兵丁竟扣至一兩九錢不等，以作領餉盤費，並在營一切公用。省中營中，物議沸騰，不勝駭怪！閣下公忠體國，軫惜兵丁；該營總及營務處等，侵公項以肥私囊，至令軍心解體，怨歸閣下，貽誤匪輕。應請斥革嚴參。弟與兄至誠相接，不敢不以實告；應請嚴切辦理，飭該營總及該營務處，將從前所尅扣各項，照數退還，以平軍心而肅軍政，實所至幸。該營總等貪鄙枉法，欺兄忠實，結怨眾兵，必應嚴行參辦。再前次馬隊，從雲山拔營，花營總於沿途應夫外，復額外索夫價錢五十九千文，並將道士沖沉，委員轉運局拆毀；此項錢文，係雲從九面交岳營總營務處庚弁收領。應請閣下嚴飭歸繳岳縣管，是令弟更不應誤我兄聲

名也，大謬非是。弟與兄相依爲命，公家之事，知無不言，必不敢稍有徇隱，以負閣下，尙其諒之。幷請將尊處營務處營總職名開送爲妥。再老兄不識漢字，恐此信拆後，貴營務處通同一氣，上下相蒙，亦不實話告兄；茲將信函封好，卽交專弁面交。

致閻丹初農部

前將酌增舒六公費一節函致台端，諒蒙察照。舒公忠厚樸拙人也，打仗忠勇不欺不猾，實近日戰將中不多得之員；現已將該營尅扣月餉彌補公費之事，一律禁止。應請老兄速行籌給公費，以資辦公。蓋責人以法，須養人以私，乃所以養其廉也。似不必斤斤計較爲是。

復都直夫將軍

奉到惠函，承敬一切。麾下督辦淮陽，迭奉十餘次廷旨；飭楚撥兵，迄今尙未成行。楚師本年兵力分去萬六千人，實形單薄；兼之蜀吳警變，饟金大減，鄂餉虧欠至鉅。又因四川蛟變，本年水災特大，荆宜漢沔同爲澤國；兵飢民飢，焦灼萬分。狗逆大股上犯，均是意中之事。昌營以三千餘人，獨當英山霍山潛山山險之要，兼防六安商固一帶情形已熟。且據余副將稟稱，每營五百餘人，染疫者居其大半；可請將軍派員前往，密查虛實，幷查明地勢兵情，是否自可明白，其不可抽撥情形，七十日以前早經

說明矣。現已函商希庵、禮堂兩兄，擬撥趙國香一營，譚仁芳新中一營，擬張寅恭改帶選鋒一營，都司吳亮才一營，撫標守備胡世英一營，共二千數百人，均歸趙國香統帶。趙國香有柔城之罪，亦有八年麻城三千人獨禦陳玉成不得逞之功。至馬隊之事，弟向不經手，無從代籌也。

復黃陂釐局姚桂軒

接奉惠函，具悉種切。自巴蜀吳越之警變，釐金日減，餉糈虧欠至鉅，飢潰將不堪設想。所冀秋冬大有起色，籍資彌補；惟足下速籌救飢之法，整飭局務，力救危彊不勝感企。承示任事可以隨材受恩不敢先衆官人器使之道，敬事後食之心，斯言盡之矣。此次保案楊鳳達應即節去，留觀後效，以承盛意。

致左季高京卿

六千君子，可以獨往獨來；但願餉事不虧，不掣公肘，不攻堅壘，大功必成。霞老入軍，亦大有裨益。滌帥實授兼兵符，殆如中國相司馬之氣象，誠明之至。上感九閽，軍氣孔揚；即公與霞老精神亦旺。七月中旬，似可啓行，途次行五日，即小住一二日，更覺體驗真切。祁門尚須一月乃可謀戰事也。兩次覆奏，均滌帥官帥主稿；林翼於塵世之事，確守「不爲天下先」之旨，其意竟與人迥異。近年督撫以不

帶兵爲自便之計，亦且以不知兵爲自脫之謀，此所謂甘爲人下所不辭也。凡事以謙爲美德，惟兵事不可謙，謙則爲敗德；且手中腹中無兵無將：卽一步不行。公謂張公氣魄資望，大勝於劉，不知身在干戈之際，氣魄資望，一錢不值也。營中公費，須多定數目；丈到皖南，須添招本地正士。聚人曰財，毋學鄉里老儒，得一脩金，便覺一生喫不盡也。軍事以田財養賢爲正藏法眼，嘗笑世無不用錢之豪傑，亦決無自貪自汚自私自肥之豪傑；公之小廉曲謹，婦孺知名矣。不私一錢，不以一錢自奉，又何發而不以天下之財辦天下之事乎

復舒輔庭都護

目下霆營已隨滌帥渡江，黃州一帶，空虛無備；狗逆遲志於下游，其目中意中，固未嘗須臾忘鄂也。貴部馬隊，應請均移黃州，擇驛路近水草若牧養；庶司量內地之防，而伐逆賊之謀。我馬隊強勁，賊所深悉。今彌山彌谷，一望成羣，賊黨必卻顧而不前矣。惟弟意在下巴河西岸一洲，上離黃州約三十餘里，頗有人戶麥田；如此地可以游牧，地是驛路，水草又豐。且三面阻水，收放亦易爲力。倘有礙小民生計，則函商薛令察看，酌量由官給價籌補。此外有無驛路便於水草之處，尙望兄台與薛令酌量，弟已另函致之矣。

復曾沅圃觀察

奉惠函，敬承所示運籌帷幄，周密無遺；想見馬文淵聚米為山，虞宣撫以笏畫地，意態雄傑，虜在目中，應一一如尊示辦理。城賊已成釜魚，早期肅清，則廬江無為巢湖等處，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餉糈雖竭，林翼當力籌二三萬金，為他日成功之一助。都公不諒林翼苦境苦心，實是無法；不得已只好親兵二哨以資其行，而廷旨必又嚴行責備矣。巴蜀財賦之區，居楚地之上游，宵旰憂勤，即應力圖補救。現已奏請劉印渠中丞入蜀督辦，如蒙俞允，必能清內寇而禦外侮，力挽危疆。蜀事有轉機，亦楚之利也。

致閻丹初副郎

劉公入蜀之議，諒可補救萬一；然蜀中必無完膚矣！四面環繞；楚之存者幾何？近年賊計專布遠勢，而我輩并忘近憂，可傷也已！團練之說，出於邸論，謂一有團練，則凡兵可撤，凡餉可節；大抵肉食之謀，事總在便宜。如言兵則以不費錢不費力不選將不立營，而委之團練；如言餉則以大錢鈔票等事為至計，其弊無窮，誤國殃民，只生於浮偽討便宜之一念耳！請餉安得有餉？姑發一笑。

致左季高京卿

公入蜀，則恐氣類孤而功不成，此愚人之私意；即畀以蜀督，而自藩柏以至州縣，多為小人。官作亂於上，民思亂於下，吾恐丈之必不能堪也。且未亂易治，以亂易治，而將亂難治；其上下官吏，異常放恣，異常昏庸，異常險詐，蜀事是也。畢劉入蜀，是不得已之計。近年天下督撫，多半不能兵事，亦且無處募勇。方今天眷西顧，震恐悚惶，凡為人耳，宜如何籌謀盡善，以答君父之憂哉？

致曾沅圃觀察

二十三營即移營合圍，此事是全皖根本，即是謀吳根本；安慶不得，全局不振，惟丈毅然行之。至援賊之多寡，他處之安危，責在多李。斷不致掣動安慶圍師也。凱章十六日乃始從湘鄉起身，而各路之乞兵於滌帥者甚切。安慶對岸，求丈乞兵於江西，或可稍斷接濟，是為至要。速與滌丈言之，必祈早到；否則北岸緊而南岸仍然偷漏，無益也。

致李香雪都轉

沔陽密信，紅沙廟豐口頭，仍須修築；然不講究根腳，則不能踏實漩渦，即是腳處之實證。凡築牆造屋皆然，作人作事，亦無不然。司馬公腳踏實地，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排沙口築室道謀，羣言淆亂，竟得其要，可請密商力伯，委實心虛心人前往密看，仍須周覽博諮，以盡其情。左菱州之外，尚有人否？

浙江之餉，富於湖北現在軍中及官場受用之數。舉劉入蜀，此人才不如左，而氣度較勝。橫覽七十二州督撫藩臬，竟少帶兵之人，亦無門路可以募勇；則舍此豫州牧固無人矣。滌帥來函，尚不滿意，其惜之耶？抑歉之耶？我見似屬不錯。大約石逆入蜀，即令以劉蕭二軍并力謀之，倘須失陷大半；如無此二軍，則全局皆危，不可收拾。劉公早到，挽回大半，尚可望異日之增人以補救之。天下皆須兵之地，天下無帶兵之人，是大可憂矣！團練如何禦賊？毛公奉檄，亦且束手。吳木齋一生立志，天下無不可守之城，麻城緊要，可遂其志。此地係北防正路，麻城不失，則黃岡漢陽之團風陽邏巴河宋埠沙口均穩。元宋之際，此爲元兵入鄂州之路；而必以先固麻城爲本，則固近日北門第一關也。

復曾制軍

天下人心，更有挾夷以求寵利者，是又孟子所不及料也！林翼服作梅方而愈，作梅爲我定計，向晦不看公事，不寫信，初更上牀，二更靠枕，五更即起，服藥粥一椀；行之甫三日，頓覺精神大益。總須師丈之有恆心，乃敢自信其有效也。本年春間，將散營盡歸禮堂，志在得統將者已三年矣，幸得統將而不知留些散營，亦有分撥之益。禮與希均不肯撥兵與人，昔年迪庵則專意撥兵與人；其純忠在此，其失機亦或因此。大軍駐祁門，賊所深憚；張家灘暫可無妨；乞酌之。凱章四千人已到袁州，浙中乞師，俟

次青李公凱章到齊再酌；大致須萬人出浙江萬人出揚州，又二萬餘人謀皖南，三萬人謀皖北，然後丈之大勳可集。鄂中竟無力解浙餉，部文言解到浙江以供丈用，鄂中應改爲解到丈處以供東征之用耳。

致各牧令

頃接彭守禹門來函，據稱蘄州東路邊界，與廣濟接壤之柳樹山等處，有不法之徒，煽惑愚民，習教之事；並有大冶縣教匪逃往該處，被其勾結約會定期聚衆滋事等語。民之訛言胥莫之懲。現有便道回省得防勇丁千餘名，密飭吳人幹臣由蘄州驛路，並巴河一帶沿途查辦；應請足下會商彭守相機而行，訪查實在情形，速即稟覆，實爲至要。

復李少荃觀察

鹽務不難，在本端正不撓之節，而出以條理精密之才；堅持不搖，如放棹中流，只須三五番風浪即穩渡矣。東南諸公，袞袞登場，以我視之，均有嗜欲而無性氣；聞公之風，將始疑之，中謗之，繼且畏之求之望公憐之矣。與若輩同事，只賴此不患得患失之心耳。然與患得患失之人同處，非如公之強固不易自立也。

復荊州府唐蔭雲

會花餘黨，不分畛域，嚴密查拏，所辦甚妥。不必飭知潛江各處門丁劉海珊及舒李等擒逐爲是。差書徐順及全得升等，應飭汪令遞卽起解；居今日而圖治，總以痛掃書差積弊爲先著。非用吾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迨法立知恩，而賢太守之功德遠矣。

復顏相廷軍門

奉到惠函，幷抄示襄陽士民公稟，敬承一切。驥公德政在民，襄人愛之，如嬰兒之戀慈母，可感可敬！襄陽近年以來，全恃公與驥公作長城之倚賴，羊叔子杜武庫不得專美於前矣。惟皖省上游，須有大員駐紮；前因驥公遷推皖臬，業經揆帥奏留楚軍，就近辦理，於民事吏事均有裨益，已奉恩旨俞允矣。

復曾制軍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愼，左右近習無正人，卽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自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

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韙其言，祖庚寄耳目於撫標幷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恩紱，未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賓之高明，以爲何如？甯國是進兵之路，此機不失，秋冬戰功必有偉績；不僅有益於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壁壘所阻，功效稍遲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境者守於境外；林翼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綱領，游夏不復贊詞。

復監利縣唐鶴九

足下以士行之勤敏；行李冰之事業；循良作用，知與庸吏不同。隄工堅實落成，監民百世之利也。慰甚！齋匪坊匪，亟應確訪嚴防。惟足下曉諭士民，切實訓練，是所至企！

復郭筠仙太史嵩燾

滌公季公均憂危疑畏，丈獨居承明之廬，亦不可久退歸義也。天下大事，惟有德者勝之；丈欲徇小廉而不急救大難，不知丈之所在，益人家國，不可數計，又何嫌乎？林翼才力深劣，近年病久，滌公季公均爲憂之。魚勞則赬尾，鶴孤則悲鳴，亦丈之所心閔也。求於秋冬之交至英山一會，懸榻以後，擁篲而迎；林翼一息尙存，非師保護持傳教之不可成立，尙乞鑑亮。壽山調入滌帥營中，使之依滌依季，可

申其志；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獨入蜀中非所宜也。政府不可與爭，疆吏亦不宜多言外事。丈旨精微，敬存不忘。

復荊州府唐蔭雲

時事之壞，壞於人心澆薄；人心如此，天意不卜可知。匪黨連結滋事，亟應嚴密查拏；常澧隔省之處，不必行文，行之無益。各處官吏，苦無實心辦事之人，狃目前之安而釀異日之巨禍，盜賊充斥，職此之由。承示委員察訪，辦理極爲妥善；另札出境查拏，惟閣下相機行之可耳。抽釐助餉，知我罪我，皆所不辭；而此一片救人之苦心，要可以對蚩蚩之氓而無愧。沙市各局紳，弟非謂其不好，特錢本不好奈何！使非破除俗見，妥立章程；餉錢滯礙難行，徒以遂市儈侵漁之計耳！

致曾沅圃觀察

奉手教，所見遠大。即如尊旨，治將亂之國用重典，治久亂之地宜予生路，尤爲卓越不刊之論。

復烏口釐局但少村湘良

釐務無苛無縱，辦法自得其平；另示錢漕一節，立法初新，陋規徐起，自應嚴札查辦。細思此事，亦因散戶之不急輸將，使包戶得乘縣令之急而抵其隙；至包戶納賄，則包戶有權，而窮民受害。已函致

漕臺密札訪查，必須徹底根究也。

復宋雪颿工部

直夫不能任戰，而小心謹飭，非大帥才；因人成事則有餘，獨謀獨斷則不足。江北不危，鄂力不及，此皆不便明言之隱情也。滌帥不能急擣蘇常，近日有通籌全局疏稿，抄寄台端，可以得其大概。夷情必有舉動，海防最爲緊急；不戰而和，示之弱矣。折衝樽俎，未可易言，然本年斷不可議和也。農部借約，萬不能行；物力愈艱，民生日困，安得有餘貲以供借票？陸給諫力爭鄭聲，聞風起懦，不禁以手加額；正色立朝，可以却敵，可以平賊矣。

復金觀察

駱籲門中丞現招劉嶽昭黃子春入蜀，當爲得人。希公已派朱品文一營前去，當可了此公案。朱品文打仗尚勇，却非統領之器，弟已函告駱公矣。春霆次青凱章先後俱到，左公七月杪由長沙啓行，八月節後可到；惟松江再失，上海亦危，江南恐無一寸乾淨土矣！大局艱危，憂心如擣！所示營勇需索紳局一節，弟已出示禁止；應請尊處派人密查，一併從嚴示禁。皖民火熱水深，亟應體恤，民夫一節，實非善政；其如何酌改章程，愛惜民力之法，乞請迅賜籌議爲企。

復張六琴觀察

得自界嶺來書，知閣下惓惓於午帥饑潰之後，空拳自握，勢誠萬難收拾；其艱苦可念，其機局亦可危。賊薄壽春，翁中丞恐亦難於立腳；若舉長淮之險以助凶人，則中原大局不堪設想。憤恨萬狀！皖南徽寗之陷，與淮南壽六之危，情形相似。從此東師進步，閉塞不通，且防賊之抄襲我後，而廬江大股，尙隱匿未動，計以多方牽制，分我兵力，而後以數十萬兇悍之衆求逞於懷桐，前軍逆謀亦云狡矣。楚師欠餉五月，飢腸雷鳴，怨聲漸起，閣下想亦聞而見之。滌帥乘既敗之後，餉地日蹙，賊有漸窺江右之勢；恐日卽於窘，計無所出，爲之奈何！

復老河口釐局黃虛舟

奉到惠函，具承一切。高識偉論，欽挹良深！鄂省支絀情形，迥非昔比。向來鹽釐二宗，每月可得二十四五萬，或二十七八萬；自蜀吳迭警，每月祇得四五萬串，或七八萬串而止。承示貴局釐金七月較之五六兩月漸有起色，欣慰無似！又示老河口濠堡經費已集錢二萬五千餘，足以敷布一切。夫濬濠修堡，所以濟兵力之窮，而緩急有足恃；商人能知大義，深堪嘉尙！祈切實經理，以收成效，實所至企！

復曾欽使

奉手諭，以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事出範圍之外；當謹守準繩，互相勸規，不可互相獎飾包荒。敬讀再四，痛自策勵，期保歲寒。林翼愆尤最多，罪戾尤大；惟自信用心無他，而不覺出言之太易，所望隨時訓誨，毋使爲小人之歸；感激成全，豈有涯旣！承誥以當莫大於節用，強莫大於裁兵，謹服膺不敢忘。鄂餉經渭春綜核，丹初度支，尙無浮僞氣習；丹初惇篤謹厚，尤屬西方榛苓也。

致都直夫將軍

九月初五日奉八月十八日寄諭，暎咈兩夷，直犯京師；聖人北狩，駐蹕熱河。恭聞之下，悲憤痛哭，心神罔措！廷旨命老兄統帶馬隊四百名，步隊一二千名，星夜赴援；自應兼程北發，以紓君國之難。應請老兄即由壽州改道前進，能早到一日，可早紓聖主一日之憂。至尊處餉項，仍由弟先行籌畫萬四千兩，委員弁由河南直隸接濟；無論行抵何處，必飭委員面交，不歸地方官轉解，以濟要需。再廷旨飭滌帥撥鮑超入援，交勝帥統帶；弟意亦當會奏請歸兄統帶，以聯軍心而資熟手也。

致余會亭

頃接六安州城惠吉兩總戎來信，廬郡逆賊，竄至壽六交界之高劉集，離州城僅百里；並聲言俟大隊到齊，即行攻取六安，抄襲楚師後路。渠營軍火無多，難供守城。六安係屬要地，此項不能不應，即

新弟台酌勻接濟，以應急需。仍隨時確探賊情，頻頻飛報爲要。

復直隸吳竹如廉訪

奉到張家口郵寄賜書，箴言啟誨，不遺在遠。林翼從軍十載，株守鄂疆，有朝不及夕之勢；欲謀吳以保楚，而師老無功，時擺援賊之以他途誤我。吳越之變，蘇常無人過問，杭城亦危在旦夕；皖南徽甯疊陷，江北定遠潰圍，壽六均警。髮逆捻匪勾結，阻遏東師，所在荊棘。蜀豫寇氛，時傳邊檄；鄂處其中，頂踵腹心無一可恃。弟以病軀從事，日益焦勞，頗有祝宗祈死之意。控飢師而禦狂寇，縱使少緩須臾，亦如僬僥戴泰山，靡不顛蹶；春冰虎尾，自蹈危機；馬革之餘，無所復惜！林翼初志祗求勾當皖北公事，待罪居廬；此勢此時，已不復更萌他念矣。

和戎失策，舉國若狂；北望君門，椎心痛哭！都直夫奉調北上，已竭力湊助行糧；鮑春霆一軍，尚隔嶺外，而南人北伐，亦慮如鄭驄之難爲晉用，憂恨實深！天步艱難，所仗有大力者責之以走，撥亂反正，用佐中興；正色立朝，扶持善類，固不容以迂淺者羼乎其間。徽甯疊陷，定遠潰圍，皖江南北之師，不惟遏塞無進步，且慮一窺江右，一繞廬羅，抄襲楚軍後路，以逞狡謀。軍分於前，狂寇得乘其敝；壽六告警，未能遠謀，深以爲慮耳！

復曾欽使

北征八街，無成敗可見，利鈍可言，亦不能以吳楚安危爲念。此間聞命即行，來示加增北援勇夫行糧坐餉一節，均可照辦。惟豫燕一帶，民力萬分凋弊；大軍須先期委員前往自雇，乃可成行。又先期委員沿途採辦煤米，以資頓宿；此時大患在不能空指豫燕秦晉齊魯之餉，豫侯晉侯魯侯均應入援，彼尚自食不飽，即以孫堅制南陽太守之法行之，亦屬無補。公須先定三省合籌之計。

又可危者，八月十二日，親友出京，言城外兵十萬，城中兵數萬；而部庫只十萬兩，恐禍不在外侮而在內訌。丈有兼圻之任，即當殘缺之疆土，亦應效職貢於京國，此爲斷不可少之要義。條議事宜，尚祈速復。

一，丈籌皖南必不可停兵株守，江督賜履，滌帥勳望，當爲長駕遠馭之謀，非塞而墐向之計。疆吏爭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發爲歌謠；稗史游談，誣入方册。吾爲此懼。公其遠謀，或并力血戰以爭徽甯；或分兵遠出，以保揚州。尚祈採擇。一，楚地現尚無賊，林翼義應執殳前驅；希庵有不忍於林翼之私衷，林翼有不忍於湖北之公義；應強留希庵以獨當楚北皖北之艱難，碩果萌芽，異日發生可久可大。而自以鮑春霆余會亭合計萬人同行北援甚切，林翼不敢遲行，戰將無人，軍聲難振；鮑軍必

應同行也。一，加口糧，安家屬，帶乾糧三則，湘軍不行，應不必議。余會亭所帶襄陽羅田人，北路風氣，稍近鄂軍，改作楚軍，餉已稍優；鄂軍亦不必議加，惟官雇黃孝小車數千兩，大車數百兩，約須添六萬兩之車價，替代乘坐，以息足力。止可爲營，行可按驛。一，計歸期一則，只可密存於心，恐有挾君命以謀奪楚兵者矣。臨事機貴於冷淡，不計功利，不患得失；或猶陰陽怕懞懂之意乎？且兩星使倘可隨時奏報也。一，備車馬一則，較滁師宜稍擴充。一，籌軍餉一則，鄂力之窮，甚於五六兩年；清積欠，裹行糧，除自籌外，滁師又坪中丞須借籌二十萬，南撫翟中丞須借籌十萬，乃無臨河飢潰之虞。且萬人同行，應裹糧從保定走間道截賊歸路，乃可驚之使走；若不帶行糧而望按月找發，兵機必鈍，大局無補。此後月餉，三省合籌，此係兩省三撫公推一人入衛，摺用五銜拜發，餉由三省合籌。林翼自行然不敢居入援之名，若盧望秦晉豫兗之餉，亦必不可得。一，希庵留鎮皖北，應飭逸亭前往霍山相度，以千人守六萬寨，或以千人守霍山城，或以二千人均守寨，固守三月，以待援兵。一，松子關之戍鎮，麻城之汛守，如舊責成苦守三月，以待援兵。一，舒公之馬隊，約七百，可選三百同援，舒已迭次請行，義形於色；其餘均交李方伯多副都統，或另派員留駐黃州。一，潛山山內，四通八達，介營千二百人，已到，介唐未到；應由楚督江督鄂撫逐日札催，責成葉[illegible]；力不及則官軍援之。一，太湖潛山均謀城守，由李希庵多禮堂各分一

二營先行入城；有警則十日八日必有援兵。一，恐人妄臆兵事一則，應請博訪周諮，以決可否。竊見近年以來，逞強勢而轉弱證。莫如閩攻；因弱勢而收強效，莫如戰守。如不徵兵北援，及皖南不再生警變，則已成之局，棄前勞而墮軍氣，誠有如沅公迭次函帖所云者。若兩岸再抽萬人，分兵太多，力不能敵賊；北援太切，勢必不能圖功。竊恐謀安慶之功，必蹈和春之轍也。然又不能盡撤以啓我心，應在集賢關外扼險而守，杜大宗之接濟，紓困獸之殘喘；可以騰挪兵力四五千人，以資南北兩岸城守及護衛之兵。皖北之事，未得之城，一毫不爭；已得之城，一毫不讓，此一定之勢也。大抵圍城之兵，一萬人面城，又須一萬人護背；賊無徑向桐城以笨力爭勝之理，必先旁趨以分希庵之兵，希庵又必奔命不遑，以慰皖楚之民望。賊以大股與多相持，一從龍井潛行入山，以乘潛山之虛；一從練潭潛行入關，以搗安慶之背。彼時不能以事責望多李二公也。緦緦過慮，誠爲至愚。不抽兵不北援，則不必擬議；援北圖南，兼籌數十日，保楚地莫如留希庵，實屬穩著，亦是勝算，餘事均可不必多著議論。奉旨之後，即於一二日徵調；一面起程，期會徵兵，十二日到漢口，十日過三關。又預存一策，異日賊勢太多，兵力已分，如謀救急，難全軍旅之要。或須撤近圍而存遠圖，則不激困獸之鬭，不拘待兔之謀，先事擬議；仍望臨機明斷，此在幕府留侯，借前箸而籌耳。

復李少荃觀察

奉書二日，傳觀於營務文案之間，將以周咨博訪，集衆思以廣益於武侯耳。湖北稅契難行，江西可行；湖北錢糧，向不過每兩收至一兩四五錢而止，故不能大爲刪減。漕價實減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內有本色若干，劃扣勻算，作爲七千；復從七千中再爲刪減，州縣無所藉口。大約每年所減於民戶者百八九十萬串，而章程本內及奏章，均只約略言減百餘萬串；從其少者言之，不欲盡情宣露，取快於筆墨之間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兩收至一兩四錢或一兩四錢，餘者應請不必再減；其每兩收數逾一兩五六錢者，應酌減漕米兵米，應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爲酌中。今擬參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庫銀一兩三錢外，提兌費銀一兩，必不可少；少則異日漕務辦不動。又另提兌費津貼二錢，以作歲荒補救不足，及道府衙門陋規，又預備河運海運規費，計算尚餘一千數百文；以八百或一千歸官，以二百文歸書差。如尚有剩餘，歸入兌費津貼亦可，一并歸州縣官亦可。兌費及兌費津貼，須勻入考成內核算；如不隨交兌費，即將漕米正額收數融算，少收，考課乃嚴。正漕一兩三錢，亦恐異日米價不敷，運費不敷，不得不如此預先安排。兵米應提一兩五錢，耗羨水脚在外，又可另提補荒銀五六錢；其兵米給綠營，可支每石七錢，旗營每石加二錢作九錢。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

每石支七錢。所餘均歸於軍餉。此事若行，則所補於國於民者，不可限量。刻下大益於民，大益於餉，將來辦河運海運，均可的[illegible]費之餘，津貼承辦；則改析之事，即奉行不改。

奏章三分，章程一本附請察鑒；採及芻蕘，實可挽八百年之頹波，而蘇億萬人之生命。滌帥之改調皖南，私德於公甚厚，其公忠於國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萬之風。既為地方官，則幕中可請友朋，不可以子姪昆季干預軍旅地方之事，即德亦怨，異日且必有寃不可言者。每年以養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隨營也。以滌帥之德之功，而人猶疑沅公；則閣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無疑。弟病久學荒，所草布於左右者，詞意蕪雜，不暇另清改繕，取其眞切耳，殊不足觀。

致李少荃觀察

聞次公得道，潤澤豐美，近移皖南，官氣發舒，更復何如？前言錢糧漕米事，昨夜不寐，又思一策，請滌帥出示咨行。酌定米一石，完錢若干，除提出千文或數百文歸州縣辦公及書差飯食外，其餘一并提充軍餉；在皖南者次公受之，在皖北者專以濟元公多公之師，以錢交納，一并歸公。俟軍務大定，再酌定易銀解部之法。刻下多營中勞民力以轉運，而會李之委弁，又豈能信其無弊？懷甯桐城太湖潛山英山霍山宿松望江畝費，一並停止；其九月初一日以前所收畝費，截止另報。九月初一日以後畝

費，即作爲正項釐濟。此事速行，民生軍食均大有益，求速與滌帥籌定，並請簡明擬札擬咨速行。九月初一，是釐濟初報，若不及時辦理，則畝費之類，民不堪命，而軍國之計，毫無所裨。少荃次青志意均不在皖北，然此事亦皖南之利也。幸速籌之！

復嚴渭春方伯

復書懇請集思廣益以圖補救，夜久不寐，近日尤甚。君父之難，聞變已一月矣；奔問官守之義，臣職尙虧，疆埸牽拘，按兵未動，此心愧憤無以自立！進言體要以至誠惻怛條理分明爲上，不得慷慨激昂，致違純厚篤棐之義，人情於患難之際，友朋伉直責善，引繩批根，君子猶或非之，況父君危難其忍放言高論耶？明夷艱貞之節，鴟鴞哀悱之詞，古人處變，可爲師法。夷人逼處都城，明年以後，更多反側；太王遷岐，婁敬入關之議，亦時勢所必然，惟僅變一法易一地，謂可久安措於磐石，鄙人尙未深信耳。兄血誠肝膽，憂國至切，敢以質之。

復駱籲門中丞

得示敬承一切，和戎變局，愈出愈奇；彼族驕橫，至斯而極。既不能爲背城之戰，又不能爲折衝樽俎之謀；雖苟且於一時，而要挾而求款約，殊不可問。犬羊凶逆之衆，實逼處此，未審何日回鑾？北盼幽

燕，君雖未急；東望江皖，師老無功。憂憤何深，慚愧萬狀！惟祝雄旌西指，滌掃蜀氛；控秦關而藩晉，輔長城若接，西顧無憂。蓋避狄遷岐，已有驟陳入關之議者。或冀中興締構，豪傑並起，而乘時賫夾輔之勳而成再造之業，此則杞憂之所難驟釋者也。滌帥前疏，計日內可奉批答；都直夫中途銜命，仍赴淮揚，則楚師亦當可以止。調刻下舒廬伏莽麕聚，桐城狗逆將并力於楚軍，誠慮飢疲之卒，應接不暇耳。

復雪琴方伯

得先後所寄手書，憂國甚深，論夷亦甚確。中華之大，魏闕之尊，遽無一人可以却敵，瑣瑣急於求成；而目之爲爽快，其玩弄可知。縱避狄遷岐，誰與匡扶締造？惟帝心簡在；使天下賢者，皤然並起而乘時，或不至信讒信盜，日即於流失喪敗而束手無策耳，狗逆至桐城，不急求戰，恐其以大軍牽制多李，而另分悍股，別逞狡謀。天堂潛山太湖業已分兵守城守險，而樅陽安慶兩路，仍仗麾下全力綢繆，相機策應；若使如小池驛之役，并力一處，則多李兩軍或足以禦之，而尚可徐圖破滅也。吉鎮易姚，當即補應。留札縱卡，亦惟弟命是遵。

致翁祖庚中丞

狗黨麕聚桐城，蟄伏未動，其發之也必猛；節據探報，並獲間諜，供稱該逆欲牽制前軍，暗襲懷潛

後路。現在各備戰守，以伐賊謀；而破釜沈舟，誓不退却一步。有爲收斂固嗇之議者，特以血戰所得之城池，不甘棄置耳。惟是狂寇在門，空囷徒指，飢寒交迫，竟有病莫能興者；我士無譁，情實可憫。蓋本年積欠已逾二百餘萬兩，而支絀情形，與去年前軍奚啻天淵？苦搜力索，無處著手，徒喚奈何！和戎之策，皮幣珠玉，均不得免；部文羽檄，促提十萬，不忍不急君父之難，而力竭軍飢，直不可問。近聞宿松下倉埠祝墩老洲頭等處，係該縣黃令設局抽釐；查問一年所解不過二三千金，而實不止此數，若辦理得人，必可加增一倍。貧苦之人，視一絲半粒，亦增珍重，特欲爲不情之請，俟閣下裁酌，可否由弟處委員專辦？顏厚心怍，未敢必以爲可，姑試求之。

復羅少村

汪省吾所寄手函，不忘規勸，非性情相與者不肯言，亦非閱歷有得者不能言；即此已見其心術學術之正，足成吏治而體民情。夫善人，國之本也，必欲強留於鄂，毋許令其高臥東山，賢姪爲我婉致之。

致司道及糧臺米局

懷桐各軍，飢寒交迫，應請將一切雜支，由藩臺鹽糧道臺糧臺暫行酌停，酌借三四月專濟征餉，

此餉銀之大綱也。仍苦餉需不繼，枵腹可虞；兼以援賊麕集，皖省百姓；聞警遷徙，米糧亦艱。查湖北豐備倉尙有積存捐穀，此項穀石，每米一石，合捐價三兩四錢；每穀一石，合捐價一兩七錢。若以發放兵勇口糧，照捐價扣算，兵勇更形艱苦；應減照時價扣算，比漢鎭市價尙須再低十文十五文，以示優養士卒之意。此急籌兵米之要法也。合卽飛函奉告，卽速將豐備南糧等倉存穀，田糧臺捐米局迅速發米一萬五千石，專委員弁各帶制斛，一面運送桐城掛車河多副都統米五千石，靑草塥布政司衙荊宜施道李營米五千石，安慶道員曾營米三千石，樅陽鎭韋游擊米八百石，太湖城守米一千二百石，各得一月之糧，可收三捷之效，幸勿稍遲。其運腳由捐處局會同糧臺墊解，其押運委員務須迅速由司道糧臺并武昌府遴委妥員，沒一月內趕到華陽鎭，由內湖督同望江縣懷甯縣運送石牌，毋誤爲要！

復李希庵方伯

帶兵，以討賊而教命也；受篆治地方，以課吏而保民也，治國莫如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吏事尤爲兵事之本，貪慕爵祿，公必不爲，卽不肯亦尙不爲，然處艱鉅危難之時，非帶兵不可；僅帶兵而吏治不飭，民生無依，卽日殺千賊，無補於大局，故非兼地方不可。天下之兵食，均苦日竭；不僅皖鄂爲然，介而

離山，礪而離水，則吏民坐視士卒之飢苦，而無能展布，必不能撥摮風雲，拯救水火。爲皖計爲公計，以受印爲正；則介唐勤苦不貪，弟亦殘息尙活，心神未盡糊塗，或可贊助一二事。觀朝廷畀任之隆，圭璋特達，並無薦舉；公之忠議，帝心簡在。開屯以聚米，運鹽植茶，通商惠工，訓農以阜財；活此淮南淮北江南江北之百姓，則名將名臣，公且兼之矣！賊蟄伏不動，須待其有變釁而後痛加芟夷，斷不可輕動；動則必挾萬餘人全力，又斷不可零星分兵。餉尙未到，兵尙未齊，賊又捉摸未定，求兄堅忍不動；有破釜沈舟之氣概，尤貴有攬轡安閒之整暇也。

復李希庵方伯

得手書敬承，所訓無缺而後動，以作百萬賊觀；此宗聖之教，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守約施博，斯爲大勇。沅公氣壯心雄，半月二十日之守；確有把握；使我兄得專心力於前敵，謀所以破賊之道，狗須雖多，何患焉！糧臺解頓，日益不纖；減成捐輸，尤難應急。以積倉爲裹糧，亦一時權宜之計。軍食本艱，國人皆以夫子將爲發棠，可止則止，尙待審之。

致嚴方伯閣農部及各僚屬

碾米須動三萬餘石之穀，非因辦米起見，欲使米局稍捐二萬餘兩不急之穀，而糧臺頓增三萬

餘串之餉也。軍中不重米，向亦頗畏官米，林翼豈不知之；若委員採辦商米，營中之委員甚多，下游之商米更佳更切近；只須餉銀不虧，何愁無米哉？渭春所言六不宜等條，均薄物細故，以舟裝運入華陽，到會道各營與水次最近；即多李二軍石牌內湖，水次亦便，均可不須另製口袋。渭春擬以錢一萬串，并米局銀六千兩，採辦商米一節，應即停止；即以米局銀交糧臺濟餉，丹初原擬派黃丞舒丹領銀錢辦採一節，尤應即日停止，仍可照十六日發行之札，碾運倉米，即不能限定一月，亦可陸續運濟，但須嚴禁委員攙和沙水，毋使天下之人不信官物而以官爲詬厲。總之，此事因糧臺萬分支絀，特爲酌籌補苴，無聊之極思；若糧臺道臺牙釐局能月足額餉，又何須多此一番勞費？前已函致多都護李方伯會觀察處，李方伯念武昌聚米之艱，不欲貸粟；林翼憐糧臺窘迫之狀，思目前之急難，仍急欲小補之。此後應先行轉運，如軍營餉足，自知函止，我即札飭停碾。其辦播發腳等事，或米鋪領辦，或委員經理，尙易爲謀；異日此穀，總須碾動爲米也。

致官揆帥

西巡之議，亦即太王避狄遷岐之事；如朝議果定，弟望淺名輕，不敢多言大政。惟應自請治兵襄陽，以爲關中屏蔽。特楚地褊小，財賦不足以養兵；河南南陽二師，是秦中門戶，如有老成大臣特奏以

二府歸楚暫管，則益以二府之丁糧，可養兵五六千人，兵餉乃可周旋耳。然此亦創格，未能信其必準行也。湖北籌餉，必應於懷桐克復後，即裁一萬餘人，乃可善後；否則終必飢潰，飢潰之患，較敗仗更慘。儲餉之摺，明知必無實濟，然必求挈銜會奏；賊日多，兵日少，賊日富，兵日貧。江南浙江之事如此，楚又何能獨支乎？

復沈愛暄大令

得書具悉一切，外寇未來，內奸竊發，祇在訪營戢捕，以消禍於未萌；訓衆而好鎮撫之，民情既定，遂可安堵無恐。萬一鄰氛告警，確得實在賊情，自當撥兵換應；城守既備，兵力又暫資彈壓，謠言不足信也。璞雲方伯未任皖臬，復擢蘇藩，帝命不違，何能留楚？舒公之馬隊八百，非實在有事，不能因府縣之虛聲，僕僕道途也；設馬隊猥到，無仗可打，君能執其咎乎？

復曾欽使

軍餉艱難，鄂省現辦減成捐輸，照例實職減四成，虛銜封典又遞減二成外，今定爲交銀二兩五錢作銀五兩；苟且之收，所增不多，如可行於江西湖南，約可增百萬耳。此一說也，營務處建議，按糧五錢以上者，定爲捐輸，合江西之百八十七萬，湖北百萬，湖南七十萬之原額，除五錢以下小戶不計外，

尙可增捐輸數百萬兩。然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陳康伯經制錢之如，風亭林譏之。林翼殊兢兢自恐，然北衞京師，非此不濟；若待成事，此次遲疑，按兵不救，林翼亦不得辭其責。始檄凱章，繼改春霆，春霆遲行，是其慣技。次靑此次被圍之時，擁強兵坐視者相環也；入城五日，草創未定，應恕其罪而憐其進。夷吾不死，小白功成。吾等將北征，可以次公畀我乎？乞以此致之滌帥。左張鮑之軍，能及此時求戰二三次，則徽州尙可希幸；復得再過半月；須頓兵年餘，乃可得也。吾恐此後皖北皖南均阻遏不前，盡爲望城欲哭之人矣！勤王之義，拜表卽行；因與彼近，故爲請旨。吾等惟應視義所在耳，日蹙百里，大勢瓦解；行者固爲艱鉅，守者獨能活耶？

復翁祖庚中丞

得賜書，具悉苦衷調劑，曲盡權衡；淺人未知其深，妄肆狂訾，猶荷虛懷採納，慙悚何如！居今日而求才，雖破除成見，猶擢不足以廣羅賢士，共濟時艱。況到處生嫌，動多掣肘；如善鬬者而束縛其人之手足，拳勇無所復施。公之所處甚難，而盡勞亦彌苦矣！借材之說，鄙人延訪雖殷，譴羅未富，極感謙光之下逮。慮無可取，愧而予以副心期。毛驥雲升擢蘇藩，李希庵擢皖臬；希庵專意討賊，堅不肯受臬印，弟敎勸再三，其人高遠不可以階，而升視官如桎梏，如羈靮，視官場陋習如美色淫聲之不可近，確乎

其不可移也。昨因安慶曾軍索餉甚急，無可指措；有札行州縣，並請酌定加札可否，均惟台命。蓋楊軍多軍李軍均欠餉數月，共二百萬兩，飢軍苦戰，貸米無門，力盡筋疲，故有此不情之請也。桐城之戰，李軍捲旂疾趨，由青草塥附多軍，以計誘賊，二十三日大獲全勝，若再得幾番痛殺，可以遏狗逆襲逆張逆之兇悍。霍山一股，成余亦即日會師出擊矣。

致馮价人太守

林翼幼游江漢，見小艇民船，光澤可鑑，不過自惜其物耳；見銅船糧船，龐然特大，而黯澹不光，疏散朽敗，事經官手，刻賸者十餘人，百餘人心以為官物，則必歸於朽敗而後止。吁！凡官物官財官人官派，無不如此，令人目欲裂而髮皆衝。然則處今之世，將放流乎官而後為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願與同志其勉之。

復黃子山太守

得手書，語長心鄭重，令人倍增遠思；惟賢太守勵精圖治，剔弊釐奸，孜孜如不及。無難正己率屬，以廣吾智力所不能周，使山中之民，復見天日，沐浴清化，何慰如之。二千里邊疆遼遠，守斯土者，屢不免因循曠職，而深山猿虎，得肆爪牙擺噬於僻壤窮鄉，故瀕行時特以整頓書差為囑。民之憔悴於虐

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佐雜不能利民，吾無過責；至於從欲敗度，嗜利無恥，必不可以言動，不可以德感。如高徐者，宜速揭之。某令是弟去年特參革職之人，稟請勸捐，而曰自備資斧，其意何居？若令其借端擾民，大於征軍籌餉有礙。未識此人因何到荆？尙祈驅除。

減成捐輸，出於萬不得已；而部中不能諒其苦心，二百萬兩之虧空，五六萬人之飢困，非是無可補救。派捐之數，意在速行；已概交方伯主政，刊刻章程，想不日可以寄到也。次青不能張平江之軍，滌帥用違其才，弟走書再四申救而不及也，亦殆將憂憤以死。皖南自徽甯蹉陷，嶺險閉塞，東道不通。鮑驟屢捷於休甯，破城外賊壘，又復回援黟縣，擊僞輔楊逆，破走之；而建德失守，文報不通，湖口景鎭各路，皆爲可慮。左軍有貴溪之捷，而賊踞河口，又失饒路之大宗。石逆分股竄湘，先陷城步，綏甯，擾及武岡，寶慶，旋折而入東安縣城，現又棄走道州，有趨重江西之勢。東師根本，擊命於豫章，岌岌乎不可以終日。桐城大破髮捻數十萬之衆，一戰而獲全勝，卽以宵遁，賊退且速。霍山另股，成余會師出擊，亦卽棄城而遁。該逆尙徘徊於舒廬之間，江岸樅陽潛霍山險，與楚之北門，在在尙宜準備。懷桐克復，未可預期；軍士苦飢苦寒，行將爲去兵去食之計，大局日以不支。近患風寒特重，痛楚呻吟，八九日不能執筆作一字；惟愼保歲寒，不盡縷縷。

復袁午橋節帥

奉賜函，敬悉。整軍經武，力扼全淮，蓋抱勤勞，中心蘊結。夷兵助剿之議，誠如來示，萬不可行。周之犬戎，唐之吐蕃，五代之契丹，其明驗也。況戎心難測，其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我公深識遠慮，數奏之議，可得聞乎？僧邸南來，若得掃平捻匪，亦大好事也。

復何圓溪觀察

衛侍講騎勇登程，深荷照護，且感且慰！吏治之壞，由於官氣太重，不復知有民情；一二能者，又惡其不類而抑塞之，善類日孤，至於天怒人怨，世亂循生，而泄泄沓沓者流，雖禍臨眉睫，如燕雀之處堂，呴呴然以爲樂，誠可歎也！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引退之說，亦安所得善地而居之？時局日艱，惟有盡其在我，閣下以爲何如。

復梁海樓侍郎

前奉手書，闕然久不報，悵結不可言狀；惟規畫勤勞，遙籌國計，修和展策，宏濟艱難，頌慰何似！鄂省減成捐輸，實出於萬不得已。吳先亡，蜀亦亂；商旋不行，食貨皆缺。鄂又以傷殘之後，洚洞爲災，民力幾何，而以供此水陸馬步五六萬人之衆，並分兵濟餉於蜀越淮揚，遂至積欠久懸，軍士有飢寒而死

者，方深悔成師以出。誤爲此「甫田驚遠」之謀。而騎虎不能中下，何忍棄血戰未乾之城池，束手待斃！故欲換福建安徽之捐例，稍從斟酌，以濟眉 然；數既視兩省而有加，實與京捐爲無礙。緣鄂向未用大錢鈔票官票，自上及下，無不以實銀出入也。且積數月之欠餉，深入皖地之飢師，一旦決潰，卽爲吳禍之續；舍此，又安所籌謀乎？敬當復奏，再請部中必欲置楚地於危亡，亦命也，不敢不從命。

刻下前軍苦戰，擊走桐城數十萬援賊，幸得免於譁潰；而食粥不飽，敗絮無溫，呼號不絕於道路。而狗逆大敗之後，猶能約束其新附之捻衆，耽耽以伺吾瑕。霍山另股，亦敗退舒廬，陰伏未動；賊謀狡險，戰事方多。皖南之僞輔楊逆，僞忠李逆，僞侍李逆，皆由蘇常傾巢上犯，以大圍包裹祁門。滌帥兵力甚單，應接不暇；雖東流建德，隨失隨復，而大股竄都昌，幷陷浮梟，窺伺饒州景鎭；江西內地，恐旦夕爲其所蹂躪，而東師繫命之區，不堪其擾，大局日以難支。

弟此次臥病旬餘，不食者數日；醫家以桂辛大黃誤投，繼得陳公來醫，又須苟活；而精神頹憊，怯弱不可以風。孱命待盡之人，此軀殼原不足惜；獨是賊挾全力以西犯，賊日富而我日貧，賊日多而兵日少，吾恐不旋踵而蹈江南之覆轍，吳亡而楚亦亡，固其宜也。都中提京餉，駁鄂中捐輸，在部中綱紀四方，自有大體；鄂中以一省之民力，供五六萬人之軍食，欠二百餘萬之軍餉，尙未荷崇仁念，何也？下游

賊勢，無顧忌，無牽綴，與八年九年分擾吳楚之賊情大異；昔年吳中尙有兵，今則專力注於楚矣。故每次必以數股分犯楚皖之交，每股或六七萬人，楚力亦云殆矣！楚亡，則豫與秦中亦且不保，而東南上下，與賊同流合汙。鄙人憔悴，本不欲用生覩生亦贅，以兄有桑日之雅，故一傾吐之。惟閣下愼保歲寒，努力自玉爲幸！

復曾沅圃觀察

得手書具悉，浮梁大捷，迅復城池；該逆果受痛創，則南岸軍情稍穩矣。滌帥處兵力甚單，以非增募不可；水師難於添人，現在楊軍門一軍，覩陸師欠餉尤甚。至安慶設關一節，鄙意斷不可行；設關則官派重，部費多，弊不可言，悔之無及。如能奏請篤實明白者專辦，尙可有爲；否則處處糜費，處處落空，一文不可濟軍餉，而大利盡歸於衙蠹部書部吏之誅求無厭，亦實不能分涓滴以資水陸之食，尙祈我公以此意速寄滌帥。滌帥深知關督官場之情僞，亦不待林翼之瞽說也。總之，設關不如設局，委官不如委士；委任得人，猶足有濟，若奏設關省，移建公所，大局不支矣！高明詳察之。

從葉介唐太守孫樹人司馬

閱悉來書，備述團練防堵，及籌畝捐辦轉運各情形，所有各條，覆陳於左：一，天堂爲潛太桐懷舒

營之樞紐，賊所必爭；擬整頓介字營與兆字營，相輔以守隘卡。並擬另起援勇一條，查介字正副兩營官，諸事生疏，隊伍散漫，必難得力；其所以不得力者，營官非才，不在勇丁也。本應撤去，惟目下援賊既有窺伺天堂之意，且只裁去親兵二百名，酌揀留一千人，即交兩兄更番整頓；俟援賊退後，再議撤留。至謂另起援勇一層，緩急輕重由貴處酌辦；只恐徒增糜費，究無大益耳。不若速行保甲之法，平日責令稽查，一旦有警，即就隘卡近處，呼集守備，則費較省而事易辦；至防守事宜，及分合進止之法，全在相度形勢，探詢緩急，佈置有方，自能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此又在兩兄之臨機應變也。一，來函所言團練，尤為當今之急務一條；查聯絡官紳，不如認眞辦理保甲之法。且潛山既有練勇千餘人，一面仍督行保甲，不言團練而團練之法已備，不必又創團練之名。近十二年，天下均言團練，而天下無團練能戰能守者，是團練究無實際也。且舍百戰之精兵，任其飢潰，而欲糜費於新集之民兵，必為失算。應以籌餉為先務。一，各縣畝捐，既提為公費。兆營口糧，應從畝費扣除開給，餘盡歸公提用一條，可如所議行之。一，懷桐潛太望五縣畝捐，每畝取錢六百文一條；查大湖縣志，糧額每畝只科銀七分有倚，米五升有餘，各縣科則相去應不甚遠，即開櫃徵收，如湖北之裁汰陋規，亦未必每畝徵至六百文之多。此時五縣畝捐，總照舊日徵收丁漕并算，或比其舊日錢糧稍輕，則民生受福，而軍餉尤為有益；至前此

抗欠畝捐之戶，仍應酌量追繳，以昭平允。宿松錢糧餘平過多，俟各屬畝捐成數，由介唐籌畫酌給各倉及辦公人等費用外，一面酌提宿松縣餘平歸公可也。一，大營轉運夫價一條，查畝捐既已歸公，去價不得再派之民間；應由轉運委員相地之遠近，定價塡給夫票，地方官照票給發。馬隊營稻草，亦應提錢籌買；至往來差事，自應以各營營務處印票爲憑，不得混冒，以節糜費。餘俱由介唐處酌量情形，稟明辦理可也。

致官使相

中堂鈞座：霍山天堂告警，靜以鎮之，或可不亂；職計欲以此試牽桐城之兵耳，桐城之兵，仍不宜多撤。夷船入江漢，計已到鄂；此爲初正通商之要，不可苟簡，始計若誤，後日受累無窮。弟意內地關稅釐金，均關國計軍餉；餉苟不充，則內地商賈亦阻，不僅我國受其害，即墺國亦無所利矣。明白宣示，是在鈞度權衡。丹初爲糧臺第一等人才，前乞尊處絜保以道員留楚，不知因何漏洩？丹初求去甚堅，弟必不準也，惟有堅心苦求之而已。因思士各有志，彼既不願外官，可從其志；如前案已經奏出，即不必論，如尚未奏，或請尊處刪去。丹初之道員保舉，留彼後來，亦可行也。弟病虛弱如前，幸癬恙已漸瘳，只欠調養耳。

致唐方伯

尊函所商，已註釋於旁。呂應委中上缺，恆獻之擬侯鍰濟鐵門限過時，卽委黃陂縣；孫繼祖可謂山郡中缺也。馬可到任，孫令異日不可委首要。其人非學問讀書人，且輕佻，恐敗壞風氣也。霍山甚緊，需力籌之。訓營得生歸楚者，如生入玉門關，豈願爲豫州之行哉；雖三公不易，何可強拂人情？

復官使相

中堂鈞座；洋船始到，我公開誠布公，可使遠人敬服；來諭關卡得人，誠爲扼要之論。又言書差難用，久在關上人不可用，尤爲洞見情弊。鍾君可信決不貪利，可一切令其自行挑選；公權衡至當，無待弟之贊助。竊計通商者，彼以求富也，我亦欲以此富國而贍軍，惟我公盡畫籌之。聞甫鄉三兄去年到熱河，所賠不少；今又派捐七千，尊處五千，天下喫虧者惟君與相耳。老兄生平均喫虧不爭便宜，時方艱難，喫虧之事，固兄所安。狗逆知桐城難破，安慶之圍不解，近復以大股粤捻，先犯天堂，經我兵嚴防，二十一二十二日北犯霍山，余副將扼守四晝夜，賊從他路繞入。二十九日，四營潰退；尚有三營，爲賊所隔絕。英山太湖潛山均震，蘄水蘄州羅田均空虛，已請舒六爺馬隊四百帶步隊二營，先行馳赴英山；函告希菴三處，酌撥數營赴英山助剿。弟至弱至疲，氣喘神散，決不能久活；每閱一二稿作數行字，

心氣部動，喘息必逆，服藥總不見效，奉尙能喫淡飯一碗耳。

致糧臺閻副郎

憂遠無術，結病已深，與公申約，弟朝死，公夕行，始終不違前議也。誠求篤懇，弟固無情可訴，惟有求情而已。賊入英霍，希庵全軍回剿，頭起明晨可到太湖，希庵亦於次日可到。弟病不能從，當嬰城以自守。皖撫戰楚地，楚撫守皖城，何相報之速耶？省城派小弁小員，陸續由巴河等處運濟；希庵一軍萬人，軍火子藥，徑送其營，營無定向，每次約百餘石，逐日運之，必可濟也，大局必可保全，可告之省中，均無過憂。弟面色如白紙，神彩如槁木；兩鼻孔日夜翕張，蓋喘息粗而神明已竭也。渭春來書二十日矣，至今因病未復，意欲楊李二參將速行，而孰料三千五百人竟爲三萬賊所破哉？以潰卒與人，則蹈爲謀不忠之戒；欲另行籌撥，而各路淪陷，全楚動搖，亦苦不能設法，公其爲我先致此意，鄙人即將死，亦不能無情於豫州牧也。

復曾使相

敬悉初五五徽州戰狀，凱章再攻一次之策，未盡善也。江西爲江督賜履，又爲大軍餉道；即得徽州，亦須以全軍全力先清江西，使節兼三江，非專爲宣歙而設也。少荃之議，頗識時務；季公潯陽之策，

亦握形勝。然丈未必采納，能於湖口東流駐使節，聯絡南北兩岸之兵氣，乃合使節之體裁，且功效必大；握大符當大任，以力肩大局爲義，二三邑之得失，不足較也。不保江西，軍必日飢，湖北湖南亦且不保，惟公實圖利之。林翼於南岸阨塞戶口之要，不曾經心；愚者千慮，恐幷無一得也。

丈頗念林翼之久病，以大局論，林翼生死無足重輕；以私計論，行疲則思坐，勞極則思睡，放枕席下，便是佳興。以私情之敬愛論，則頗有「回何敢死」之義。且季公希公，均有同命之情，亦殊不能恝然。二月二十六日吐血以後，神色舒和，氣亦不促；豈未吐血之前，鬱鬱居此，有所不得於中耶，

復曾使相

調鮑內援，與調左內援，其長短優劣，未敢臆決；元公則力任堅守，囑以情告公，不可分心北岸，此忠悃也。林翼獨念希庵一軍，處處爲賊所牽，安慶之背，必有惡戰；凡賊目妻孥盡在此中，乳狗搏人，困獸鋌走，固其情也。鮑軍行止，仍由尊處自酌；反汗之令，向爲老夫所不爲。左公自請行，其力能否勝賊，景鎮能否不失，林翼均無把握。邇日幷軍報亦廢擱不閱，夜則五心如火炙，已十餘日；今日痰爲濃紫色，生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著便安，卽沒吾甯也之義。鄂中奏請駱公援鄂，林翼復以函致之，嗣又經使相止之。止否調一半。駱公不來矣！不來亦無礙。各局驚散，漢陽一府之蕭半於五六府，黃州一

府之饋濟，半於五六府。此二處均難籌畫，且緊縛肚皮，再謀餉食。

致李中丞

全軍渡江，以重根本固善；然賊必下竄以拊安慶之背矣。尊處渡江而南，又復渡江而北，必難遇賊，惟顧念省城亦是大關鍵，弟不敢以為非也。守省城本應成梁為之，然二次專差，六七日幷無回信，恐賊阻矣。

復曾使相

鮑已至景德鎮，應以速謀臨吉袁三府為要；江西為大軍根本，必不能以欵供軍餉也。劉靖臣侯隨州德安事定，即飭來潯月餉二萬六千，駱已不管。元公已守定十餘日，滌侯堅忍，不是過也。公到東流後，或以朱雲巖等二千八入濠代守，以節疲勞；此間以成武耳胡達軒十營二十八日進石牌，禮堂二十三日打破偽璋王偽玕王，報稱殺斃溺斃逾一萬八。二十七日，禮堂又率十三營迎剿黃文金一股；如能迅速破滅，則日內必會師於大橋頭，以二十三營之精銳，加以馬隊，當可成屠狗之功。劉靖臣聞尚在安陸一帶，希庵尚望其助剿。文訓以近日惡聞高言深論，而推究於不逆死不億不起，不逆敗不億不振，庸德庸言，謹當書紳。林翼近多感冒，惟知能打仗者，便是好兵好將；能籌餉奉公家者，便是

好官，所志亦較直捷。

復曾觀察

手教具悉。祁門景德鎭情形，祇訓恆言，切近精微；當藏之家中，訓吾子孫也。徽州不可攻，攻得亦難守；大軍無米餉，道出於江西，斷不能舍江西而專謀皖南。況江西為兼轄之地，豈能以宣歙使者自圖乎？少荃高老之論，均有可採，兼識時務；惟滌丈勁挺之志，本不願退處一步，欲其移居章門，恐難俯從。惟冀量移江濱等處，騰挪兵力，以清腹地之賊；且提調兩岸之兵事，亦與使節為稱耳。滌丈恐林翼云死，前此自揣，亦必無生理，常作家書，訓以修祭祀，敬師儒，及諄囑箴言書院規約；自吐血之後，精力忽振，意興頓揚，或猶可少緩須臾毋死，而見大勛之成也。二月警後，鄂中不能解分文，且提下游各局之餞到省，愧無以對各軍士卒也。

復曾觀察

連奉手書，感佩何言！壯哉元公！干戈擾攘，不改赤舄几几之度，百日之期，何其速也？賊在黃宿之交，賊馬二百，已至太湖，城西北皆游氛，試證也。只有置之不聞不問，最為合法。上游援兵，緩緩而來；能如公策一鼓而擒渠魁，烹狗於此，則北岸數十城可傳檄而定。林翼病證漸瘥，日有起色；只愧上游鬱

勤，餉用稍遲。廣鴻厚雪二公派營分巡下巴河以下，九江望江以上，求丈代催之。明知厚雪二公之力，已分亟無可復分；然事勢必應如此也。石牌城拆去甚慰。此間十一日派人督拆，然不如公處就近督催之得力。多公馬隊，派援黃梅宿松者，業已無及；太湖潛山尚不須援，應且按兵不動。公所寄多公書，多公均寄來；堅忍之性，周亞夫之度也！

復李中丞

十九日奉初九日手書，不得文報，已十餘日矣。孝感已復，軍聲亦振；狗逆的到石牌以拊安慶而衆謀樅陽，此番無兵力圍狗之後而速謀屠狗之功，機會實爲可惜。只盼成鎮速來，三五日內太湖援四營留三營守城，潛山拔一營留介字建威城守；再加以多公馬隊，當可合力以援安慶。尊處恐急切難於分撥，亦苦道遠，必來不及也。弟病自血證後，漸次清爽；仲遠亦言受傷太深太重，非靜養不能速效。脈息尚無大壞處。尊處二次廷旨，均不能覆奏之事，且無需覆奏。巡撫之事，實無難處；有兵將然後有地方，有地方然後有吏治。壽山異才，辦事有餘，實可爲勸也。

致貴州糧道韓南溪觀察

孔生文有正氣，幸招致之；能資送來營，尤所殷盼。天下事非不可爲，無如以安史爲顏孟何也！天

之生才，不擇地，不限時；明季之隱伏者，皆本朝之龍興雲從者也。昔年未請兄入楚，至今隱憾。翟不任事，明言不能再給韓公之餉；此人爲駱所劾，已易毛旟雲，弟曾薦毛於朝，當可代公乞餉也。弟尚欲乘便請公來楚，容奏定再行奉聞。

復城守糧臺公函

荊州商捐戶捐之說，姑與道府行之，恐未必即得；然事處危阽，明知爲衰世之政，而不得不然。可見古人之謀國而被惡名者，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城守糧臺

戶捐之議，遲回十餘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償失，功不備患。吾輩能爲百姓之怨府，萬世之罪人耳。錢糧捐輸，均是擇有田之戶而催收之；又均是責成州縣之專。州縣不以錢糧捐輸事，皆州縣之心不屬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嚴，考核不實也。豈一改戶捐而州縣即能踴躍奉公乎？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勸捐，縱改戶捐，豈能得財？催錢糧捐輸？則州縣之舞弊尚輕，派戶捐而無章程無條理，則州縣之作奸犯科，與劣衿下士之欺隱不實，高下其手，更屬防不勝防。人心之壞久矣，惟有定法，徇可杜弊；若在上者創法稍亂，則弊不可勝言。新法行州縣，必不梗阻，且藉以售其欺，而實無補於

軍餉，可不待兩言而决矣。又農戶與行商異情，凡務本鄉居之農，終年不蓄一鏹，而責以按月若干，勢必阻格不行；此在爲民上者，體稼穡之艱難，而深知情僞矣。急務在勵課州縣，而不必變法；先務在速汰勇丁，而催提各路之餉。如襄陽平安擁兵勇以鎭壓文武之驚魂駭魄不問，是將非將，各得募勇以自肥，膽敢稟請，不拘何項，均請截留。是則募兵不由督，而奪督樓；乘餉不由撫藩，而幷奪撫藩之權矣！此宜囘明端揆，即日撤退，以節其流。節流是第一義。救患難莫切於此，此外尙有應撤應汰者，亦請迅速囘明；如須弟處檄行，弟是破甑之人，避怨之事，尙不屑爲，卽舞陽侯所謂：「巵酒安足辭」也？又荊門州稟報，勒罰陳姓四萬兩；司中諒亦有案；何以不委員提陳姓押追？又施南辦捐，可逾八萬，昨信已函寄，亦應專差速提速催，此亦不無小補矣。愚見所及，尙乞採納。

致毛驥雲中丞

湖南兵力財賦，均尙可爲；惟官場之結習未除，而紳士賢否不齊，亦當擇別。閣下此行，其要在破除情面。官場之結習，沿自羅日然；實有一二大吏，以揚其波。紳士舊有左季公爲之領袖，皆爲所駕馭驅使；近多蔓引匪人，正士裹足。苟二者未能澄淸，則財賦不可得而豐，而兵力亦不可得而厚；誠深探其弊之所在，破除情面而務决去之，援引正人，扶植善類，則籌兵籌餉，實較他省爲事半功倍。時勢艱

難，封疆之吏，迥非承平時比，盡其心與力之所得爲，其他豈敢知哉？

致楊厚菴軍門

餉事日形艱鉅，慚愧之至，悚懼之至！湖北以黃州爲錢糧之最，以漢陽爲釐金之最；自擾亂時，一文不進，後患正未可言。又湖北以四川浙江蘇州爲通商之根本，去年以來，三處均警；鄂以久貧，弟即回省專任籌餉，亦必不如往年。近來所招新勇又盈千累萬，即得餉糈亦分不到我。即知水師之施鴻恩張啓基未必能戰，而餉或不欠；下游水師欠至五月。又如在省馬步餉或不欠，而多與弟處欠至五六月。人情泄邇忘遠，大抵如此，況今日之人心乎？一歎！

復城守糧臺公局

初十日得禮堂信，禮堂於初九日進紮磨山，已函會沅圃、春霆、武臣，定於十一日三面會剿，未知能齊力齊心一戰成功否？承撥唐敏與三哨守南樓嶺，其地險要，修有碉卡；若堅守不戰，賊不能入。只恨盲人誤認余口口爲將才，又堅修碉卡，託以邊寄；方謂約定三月堅守，可以固我邊圍，孰知賊到即破。去年滌帥屢囑莫用湖北勇，希帥屢以余口口不可恃爲戒；我志欲開湖北風氣，而孰料其不顧臉面若此哉！張道以奉委團練爲名，即以有事爲桀；團練必不能戰，其費錢則均也。與其言團練而妄費

民財，何如取民財而養官軍。鄂中籌餉之方，尙其集思廣益，明以教我。正賦只可歸具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額內本分任州縣之泄沓，即額外括索，亦必無益。聞糧臺貧到萬分，山窮水盡，襄鄖等處，何不嚴催，而任其分肥以中飽乎？丹初兄久無書來，聞其憂危至忘寢食；須知時事艱難，吾輩所做之事，皆是與氣數相爭。然成敗之數，盈虛之數，有天命焉，非憂思即能稍減也，幸爲釋納。希帥撫皖，即可自籌餉項少許；弟處近日勸催，亦頗有所獲，不致空空。大致安慶六安歲中亦可籌數十萬之餉，有土地，有兵威，自可漸次富強。鄂中之事，若不嚴懲府州縣之泄沓，即周孔復生，另設新法，亦無絲毫之實濟。請與公約，將不能戰者殺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官不能籌楚者，劾之不足惜。其慢視教令，毫不動心，竊省城公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此等州縣，何以不勸休董戒乎？

致各營

沅圃十三日移六營於菱湖中空之處，包賊十二壘。逼使與城賊通，不與外賊通；其意只須多留雲巖半月，幷調回梳錫新仁一營，不過添千人而力已足。此元公顧大局，欲留鮑成均作活兵，以剿他處之賊，以備異日之援之微意也。滌帥札調武臣入菱湖，意謂此軍助力，則安慶圍師穩如泰山；此後援賊，即再入關，多軍與鮑軍均可從容在外剿賊，儘可不煩赴救。且菱湖與水師外江通氣，一切接濟，

永不得斷，最爲穩當。此滌帥之深意也。二說均可遵行。從滌帥調蔆湖之議，則鮑軍長似應專作剿兵，應暫駐大橋頭不動，乃可兼顧八面，擇其緊要者援之剿之，似爲妥善。然一軍力抗大股，亦須穩愼，未可孟浪，未知公議如何？又十六日辰刻，接禮堂咨請成武臣移營三安鋪，武臣之不願即往，蓋欲審賊情之虛實，待其變證以現，乃疾起赴援；不肯僕僕道途，捕風捉影，亦屬老成之見。惟賊破黃山團卡，入桐城山內，似是實情。恐賊以大股綴多軍，以另股犯潛山；潛山只李雨蒼一營，其趙國香一營調去九成隊伍，已函請多公速飭國香回守潛山，未知何如耳。此時所最苦者，黃州一府無一兵，任賊擾害鄉里；而張家塝等處百姓，日夜血書告急。湖北本瘠地，黃州漢陽二郡有警，餉路久竭；太湖及水師各營，尙未領足十月，頗不易籌也。

復官揆帥

省城防守，實煩藎抱；只盼德隨速復，並力黃州，分兵南岸，則大局尙易補救。鄂餉太虧，除却嚴催錢糧捐輸另無他法。湖南有道員馮崑，曾任慈利知縣，及岳府州，均得民心，人極正派；又邢星槎於澧州一帶，頗有人望，可否由中堂札委邢道馮道，會同惲道，專辦岳常澧三屬減成捐輸。星槎古拙實心人，斷不負上所委；以林翼料之，十萬金不難得也。應由捐局印刷捐輸則例，由尊處定準後，再行遵辦。

所示德隨若可克復，沿途先設伏兵，實爲老謀；林翼已錄尊書一則，函商希庵矣。

復曾制軍

前讀來函，以成鮑合軍雕剿，喜幸得於意外，誤謂鮑亦可留黃州蘄州也。暫助集賢關，已爲可感；久羈於北，本非我心。茲又改咨寄鮑，請其節後聽丈示辦理，成胡仍速行回援，不能再顧南岸。嶺防難撤，尊慮極爲周詳，仍乞與左公謀之。

上王春綬師

林翼始志欲謀皖以拓疆，乃皖難未已，楚禍已棘；傷於役而困於財，如詩人譚大夫所苦，此鄂省大局情形也。憂憤怨恨，日夜以思；自金陵潰失，下游無一卒一兵，爲牽綴疑忌之勢，賊遂并力西犯，每次或三五股，每股或五六萬八九萬人；楚既旰食，林翼亦成勞廢。自去春小病，至今年大病，近數月咯血不止；夏至在邇，恐必不支。林翼一身之存亡，無足介意，而六萬水陸勇丁，終且飢潰；此又林翼病狀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也。二百餘年列聖仁厚之澤，猶在人心；所望人才振拔，大力挽回。若僅以林翼等窮措，大苦力支撐，終無補也。病難久活，強起作此行，聊攄積鬱。

復李香雪都轉

承示茶販多系大商，現又多領洋人本錢，加之未嘗不可；即舍湖南過境之茶釐，而加本省出產之茶釐，所得猶多一節，應請尊處核稿代印示行爲要。又承示使相欲改茶釐爲茶稅，於上游島口設關一節，鄙見改釐爲關，徒增衙門書差之蠹，又增部吏需索之階。新關荊關，現尚轇轕，不可又設茶關，勢必自誤。所得之錢，不足以供各衙門及部中使費，於軍國之餉，毫無所益；應請稟明使相及省中司道，弗作此議爲企。

復曾制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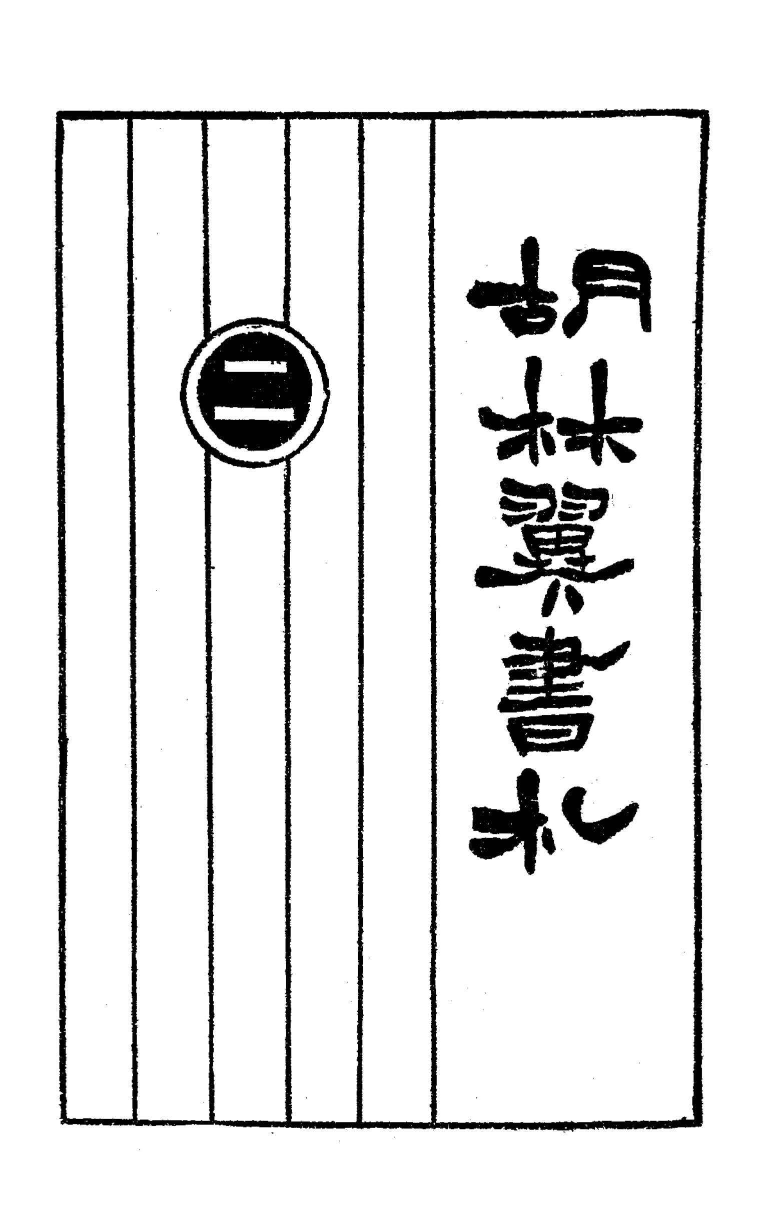
建昌失守，九江江省中間文報不通，自應急援。鮑軍之不能兼顧北岸，勢也，亦理也；惟南岸之賊，既已悉數北渡，何必以二萬人虛置閒地？似不妨調左公或張軍渡江討賊，候南岸有賊，再行撥回，亦未爲晚。蓋狗逆糾合漳玕楊黃及捻黨十餘萬，分路竄擾，必將多方牽制。多公縱能抵禦一面，決難分兵四應，現雖調成蔣毛諸軍過江，然不能不先打蘄黃，且亦不能不防德安之援賊。是下游局勢更爲喫重。開潛太城內米糧不多，恐難持久；多公近將信左營調入太湖，則石牌虛無人焉。黃梅宿松處處有賊；倘以一枝牽綴挂車河，而分布兩路，絕我餉道，則我軍危矣。是安可不早思變計而厚集吾力以速殲此賊乎？若謂天心主之，國運主之，非人力所能爲，似屬旁人勸慰之言，非督兵大帥所宜出。賤病

日益沈篤，神銷形瘁，一息僅存，於軍事無能爲；謀東南大局，仗公擘畫而維持之。

復左季高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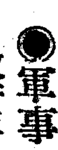
以二千餘軍擊敗二萬餘賊，可謂健者。太常正卿之命下，此後畀任當益重矣。武昌屬邑收復，晫遣成鎭等軍過江，剿辦黃州，而德安亦於本月十一日克復，鄂事似漸有起色。狗逆糾合輔環玕諸黨，復繞英霍走宿太，謀絕多軍餉道，以解安慶之圍。賊勢雖衆，精悍者少；若得一枝勁旅，前往邀擊，必可撲滅此股，助成安慶之功。滌帥來咨，欲調成鎭等軍；然蘄黃淪陷已逾半載，今忽舍之而去，大失民心。且蘄黃以上數百里無一兵防守，一處賊得乘虛滋擾，德安雖已克復，舒金馬步方在追剿餘孽，不暇他顧。希庵不允滌帥之請，自是穩著；惟沅圃一軍，偏難深恃。而禮堂又爲桐城所綴，安可不籌顧大局？春霆自春以來，終日奔走，其軍殊苦，月初甫奉滌帥令去打瑞州之賊，未便遽調其援皖，且瑞州雖復，賊竄隔江江省，亦未必放之使來。鄙意若得公過江一行，於皖鄂局勢，尤爲有益；否則凱章之軍亦可移緩就急。前曾函商滌帥矣。賤病血稍止，而欬有加，懨懨一榻，偶閱文書一二行，氣即上衝，欬即大作。夜間稍合眼輒欬，欲就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命窮矣！現擬奏請開缺，以鄂事付之希庵；此間諸事，亟須整頓，而餉項尤支絀萬分，恐非可以廢人臥理也。希之用兵，得山𨋃不

可撼之義；然調兵之機，譬之行水，希不謂然，其正直多於聰明，異日爲政，大抵不出此數語。然而橫覽九州，無異以堯也。


胡林翼書札
二

胡林翼書札類鈔

湘鄉曾國荃纂輯



軍事

致黃平徐牧

手告並知阿黨香竄已獲，從此定有眉目，非兄見事之勇，布置之密，何能如此！「仁勇智信缺一不可，」此岳軍之要言也，府役三十八，無一可用者，皆老弱疲癃，且生兔死狐悲之虞；意欲稟請擡槍二十門，鳥槍三十門，刀矛二三十名，加以劈山礮，可以仰攻三里，似乎軍器乃能得力，惟非計出萬全，亦不敢輕動。人言盡欲遲緩，美其言曰鎮靜；其私爲弟計者，則曰得過則過，得推且推。不過五日京兆之見，弟自問志氣尙不至此。昔明季有一副將胡從儀在此捕盜得功，其法以卡房巡哨爲主，親身督巡，或晝或夜，或東或西，人不能測其所之。故卡房哨兵不得休息，賊來以礮爲號，故四面圍擒，無一脫者。近日人心可笑可恨；一人受挫，千軍皆奔，賊之撲我，其心頗齊；我之覓賊，其心最懈。且又思得其財物以自肥，宜賊盛而我衰也。紀律斷不可不嚴，策應斷不可不備。緣賊勢有日增之人，而我兵一無後勁，則必敗也。

致魯參軍春圃

閣下此行，冒不測之險，建非常之功；其勞力費財，人猶知之，其恩威並用，剿撫兼施，人不得而知之。弟知之而不能言，且不能留，深自愧矣！至前後手縛十餘盜，並首先拏獲楊姓案內應斬應梟之巨盜六名，乃恐人心之不古，遂至掠美而不居；見識胸襟，俗人所不知，庸人所不肯，而弟則深抱不安矣！

致天柱令

近來聚匪之多者，無過永昌彌渡，乃初次彌渡打仗，咸甯鎭兵不過三千人，殲除回漢匪徒幾及萬人；永昌漢回聚匪，多於彌渡數倍，軍威所及，竟不煩兵力，綑送巨魁二百餘人。可見烏合之衆，其理本不順，其勢必立窮，此上年之明證也。卽如聚衆鬧糧之案，其最大者，莫如湖北崇陽；湖南耒陽，崇陽之罪魁，爲廩生鍾人傑，聚衆至二萬人，兵刀火藥，不計其數。而大兵一到，立卽就擒。鍾人傑乃有名行善富戶，招聚匪徒最多；然而自發兵以至蕆事，不及二十日，而鍾人傑已寸磔街市矣。又如二十五年耒陽之罪魁楊大鵬，聚衆數千人，軍器數百件，居然與官抗拒；時知府爲高公人鑑，調千總外委數員，帶兵不過四百人，卽將首從各犯拿獲數十餘人，凌遲斬梟，卽時了卻。楊大鵬係富戶秀才，身死家破，其情可惡，其愚亦可憐。天柱滋事，劣生刁民等，其罪尙不致如鍾人傑楊大鵬之甚；卽如楊森龍如瑋

等到府共認不諱，弟意將來定案，必爲破格施恩，予以自新之路。

致魏將侯

三月十六日，清江顧倅抄寄鎮遠朱甲翁及閣下所言天柱黎平開泰清江匪徒情形通稟稿，稿內所言匪徒，結拜弟兄聚集百十餘人，擄刦村寨，持有火槍。又稱在黎平開泰之皮所地瑣鱉尾溪，又稱須再查何屬之地，即此可見閣下之情形，尙未深悉矣。又稱須堵剿楚匪，俟軍務事竣再行辦理；又稿尾開列通稟督撫藩臬字樣，弟反復思之，可商處甚多。如稟稿業經徑發，則禍患方始矣！若猶未也，尙可從容詳愼，以俟其成功。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謹逐條開陳，以備甲翁及閣下之採擇焉。

一，楚匪入黎境，弟於二十日到黎平，其時賊擾於外，兵譁於內；言利則勇，赴敵則怯。欲安內乎？欲攘外乎？禍患之萌，不僅禦侮之難也。幸賊於二十三日竄出，而兵亦漸定，即此可見不教之兵，將有不戰自焚之勢，遑問殺敵致果耶？此時賊去漸遠，而兵不能撤，糜國帑而誤農功，即楚匪一事，而官民已焦爛不堪，若再言用兵，則兵連禍結，將無了時。其弊一也。

一，凡辦事不外孟子「天時」「地利」「人和」三端：言天時，則農功方始，蒲杏初開；用兵則誤農，民食既虧，本實先撥。已亂者未知何日蕩平，而未亂者方且窮愁生變，此則天時之不可也。言地

利，則閣下及鎮遠朱甲三黎平淡海珊均到任未久，恐要隘形勢，尙未能周知；此拿彼竄，朝東夕西。賊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兵少則必拒，兵多則必逃，勞師糜餉，終無了時。昔馬新息聚米爲山，虜在目中；故能得隴望蜀；其征五溪蠻，則地利不得其要，故功效遲而讒慝因之而起。伏波尙如此，況我輩乎？弟於革夷山內之事，上年閏四月署事，至八月交卸，畫圖將及百幅，攷證察訪，將盈百人，斂於要隘之處，險僻之區，士人所不悉者，弟已盡知之。正月初六日，約期而會；分布周匝，實已得其要領。然猶不免竄逸也，猶不免曠日持久也。此地之東西南北，弟且不悉；卽朱淡兩郡守，亦恐未悉，奈何輕言大舉？此地利之不可也。籌商合辦，卽使人人有必操之勝算，尙恐臨事有誤；況未必能如我意，其調兵以助聲威，則將官以下，必須選擇而後行。意中可用之官弁，有幾人耶？此人和之難，其弊二也，

一，執事所言之匪徒，卽黎平之郭繼明姜大五等數人；糾約羣盜，正月間曾投入楚匪，疑而不收，每人結錢二百文，旋卽散者。此時泰平大兵雲集，該匪亦驚疑奔竄，所以潛至淸江天柱邊界，固非淸江之匪也。鄙意此等匪徒，本是盜賊，非眞能叛逆也；緩之固難圖，急之則生變，其理易明。此時楚匪若剿滅無遺，則該匪亦聞風落膽；若以不教之兵，不習之練，不熟悉地形之官吏，猝而乘之；萬一賊匪得志，則膽氣必張，禍患方始。鄙見軍務之後，若輩必散歸原巢，留備賞需銀兩，密囑地方官設法擒治。卽

每名賞及千金，猶較大舉爲得計，爲省費，況不須千金耶？且殲厥渠魁，則餘匪不足平也；若拿辦而不得手，寔楚寔粵，是將授人以話柄，其弊三也。

一，辦事必先自度，必勝而後稟開請示，更須量同辦事者之均可必勝而後會合大舉；此次若徑稟大憲，在中丞近在本省，鎮靜安詳，必有先機指示之處。設非中丞之鎮靜安詳，或據情入告，或親自督辦，彼時問原稟者要賊，何以應之？勢必強殺數人冒功虛報以爲了案地步，其貽害於國計民生何窮？其弊四也。

一，辦事不外用兵用民用役之三途，兵不可恃，無智愚皆知之；新任之官，恩信未孚，民不可恃，黎平府無幹差，天柱尤甚，且恐其與盜通情，則差亦不可恃；姑再遲回物色，積目久之，必可得手。又於暇時，選擇武弁，聯絡鄉民，挑選差役，則三者又均可化無用爲有用。若急切用之，徒然僨事。其弊五也。

一，此次藩庫已形支絀，而營弁仍多解體；若藉此軍需以辦盜案，其費不少，不如留此經費以交地方官臨時購募，費半而功倍知。蓋捕盜則支應可省，而軍需則應接不暇，且騎輕異常。其弊六也。

一，凡辦事首在得人，尤須持重；營之李廣射虎，度不中不發，迺能除盜，迺能用兵。此等盜匪，其著名者無多；若地方官盡心盡力，必可置法擒之，但患不誠心耳。誠則金石可貫，鬼神可通；不比苗夷山

內之負險不服，兵差不敢入其巢穴也。若輕舉妄動，設使傷官傷兵，則賊焰必然頓起。此地處處與楚粵交界，一時不能了辦；楚粵受其擾害，則愈褁愈多。楚中入奏，粵中又入奏，責備歸於黔省，是又楚匪之積耳。其弊七也。

一，地方之事，以十萬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為之而有餘；即如湖南會匪，始事其巨魁不過三五人，若得一二循良之吏了此數人，何至貽害若此？又如永昌之事，其始不過羣盜耳；因地方文武不得其要領，不別其良莠，始則輕躁而以盜賊為戲，繼則退縮而懼寇如虎。其無事之時，見罪囚則涕泣不食，一味寬縱，若至仁者；其有事之時，則縱兵殺民以當賊，若至勇者，宜其愈逼愈多。永昌為十年之害，新甯為三省之害。我省當以此為戒，若不設法用計，老成持重，一舉不勝，害及十年，禍連三省。其弊八也。

總之，此賊因未卜楚匪成敗如何，故觀望遷延，相聚為盜；若楚賊既滅，此盜必散，散則設法擒之。每巨盜一名，以一千金購之，亦屬有益。緣巨盜有限而餘匪又不值一購也。若大舉則未見其益，通籌尤萬萬不可行。愚見如此。以執事胸有千秋，愛民愛國，望度力而審行，必養威而持重；即使將來購擒未獲，而處處留心，則人心既孚，地形亦熟。俟農隙之餘，尚可審定會辦也。區區之愚，尚乞諒之教之是

幸。並求與朱甲翁顧賦亭商之。切切！

防剿賞罰支應條

一，防剿匪徒，以古州清江之上下烏沙爲一起，以雷公山之附近五廳村寨爲一起，以丹江台拱各寨之多盜者爲一起。査烏沙之毗連，則古州清江丹江台拱，均爲緊要；即須將各處緊要隘口，按羅盤指定方向，詳悉繪圖貼說，飛速專差寄示，送交古州營。其賊匪出入必由之山梁路徑，尤須訪察的確，以便預爲堵截，庶不致臨事失措。其雷公山之附近廳州縣各緊要隘口，及盜賊出入必由之路，盜匪平日藏匿之崗坡逃竄之山梁，均須確切查明，用羅盤指定方向，分別東西南北道里遠近，何處可設防，如何堵法，何處可進兵，如何剿法；繪圖貼說，一一飛速專差函示，隨時送交敝府行營，務求確實的當，明白指示，是爲至要。至丹江台拱各寨之應防應捕，及其餘州縣一切應防應堵之處，均期照辦。

一，此次大憲密飭，不準漏洩一字，敬乞嚴密示知。

一，大憲志在除害其地方獲盜，仍必切實詳明，其盜供確切而詳報窒礙之處，必當設法辦理。仰窺憲意，必不追究已往，惟以現在是否出力獲盜之多寡爲定。

一，都勻府屬廳縣，與鎮遠黎平均屬鄰境，而丹江八寨尤爲盜藪切近。憲札雖未提及，業給敝府

另行稟明，應否飭各屬一律會籌防剿。

一，負嵎固守之賊易辦，忽現忽隱出沒無常之賊難辦。今所辦之賊，果有巢穴乎？蓋皆轉徙無常，此拿彼竄者矣。甚至有出而刦殺，入而耕耘，貌似良民者矣。此而欲以孤軍剿辦，從何處捕風捉影？再四思維，非行保甲，斷不能露出賊蹤；使匪黨不得潛匿，非力行團練，斷不能齊一民力，以守望遏其奔逸。卽令臨陣略有斬獲，而漏網者多，不旋踵而復熾；勞師糜餉，年復一年，其若之何！爲今之計，宜急選各公正紳耆，立爲鄉正團長，授之印簿，使速辦保甲團練，方與此日剿盜之事有裨，並爲他時善後之謀立本。

一，賊本烏合易與，一經剿殺急切，勢必遠颺；不東走楚，則南走粵耳。其逃逸之路，水路最便，山僻小徑次之；清江大河通楚；古州大河通粵，凡二河經過地方，如施秉清江台拱古州都江下江永從等處，各文武官務於要隘處設立水卡。每卡守丁，以二十名爲率；夜施木欄以防偷過，晝間盤詰盜匪。如敢拒捕，準其格殺不問，生獲殺斃，果係眞盜，卽照陣前之例，一體頒賞。其守丁口糧鹽菜，準於公項報銷。至山僻小徑爲賊往來必由之路者，可責令附近村寨設卡防守；果能擒斬眞盜，其賞賜照水卡辦理。

一，賊之米鹽子藥，皆陸續取之民間；苟非嚴斷接濟，何能使之坐困？但賊往來無定蹤，棲止亦無定所；其貪利而接濟之者，到處多有，旣難盡防其迫於力不能截，勢不能抗，姑且順承苟免目前者更無寨不然，尤非官府所得周密而遍禁。然則欲斷接濟，將何道之從乎？仍須以保甲團練爲本基保團行則彼有所貪而接濟者，察以衆人之耳目，必將無術可逃；即有所畏而接濟者，恃有合數之協同，亦將反顏相拒。保團之爲益大矣哉！凡我同人，切要從此著想。

一，敝府之練勇，每隊有各色印旂，每名有黃布印帶，繫於肩上，中刊勇字，又有印花腰牌；凡都勻鎭遠府廳州縣分縣之練勇苗練，請一律指定旂色號記，先行專差送到古州大營知會。速速！盼切！

一，地方所獲盜犯，除臨陣斬殺及格傷外，所有應行解省之犯，積至多名，即由委員備文，徑申臬憲，交附近地方官派委遞解至前站，又派員接遞各地方官，不必預籌長解之費；其犯供案情，不必盡及，窒礙難辦。總以除盜爲本計，不至波累擾害，有傷官吏也。

一，練勇兵丁，臨陣退縮及託故不前者，斬。

一，練兵擅離地撥之防所者，斬。

一，練勇差役兵丁夫役，除日用柴薪稻草，準其採取外，如有擄掠良苗財物牲畜者，斬。

一，各地方匪徒假冒練勇差役兵丁名目訛詐良苗，擄掠財物牲畜者斬。

一，練兵差役，姦淫婦女者，斬。

一，妄殺良民冒稱賊匪者，將殺良之練勇兵丁，卽時斬首梟示，仍將其本管帶練官本管帶兵官，先行稟揭參辦。

一，臨陣殺賊，無論殺斃生擒，得首惡一名，賞銀五十兩；得次惡一名，賞銀三十兩；得夥盜一名，賞銀十五兩，

一，地方各寨民苗，解送盜匪，無論殺斃生擒，首惡一名，賞銀五十兩；次惡一名，賞銀三十兩；夥盜一名，賞銀十五兩。

一，地方各寨民苗，擒斬盜犯，或送軍營，或送附近衙門，卽行發賞，不許稍遲片刻。

一，地方各寨民苗送盜於附近衙門者，該衙門各官，由公項內支給賞銀；其民苗所送之賊，卽敍明各地方首先之功。

一，被盜殺傷者驗明實係面傷，分別賞卹；輕者酌量給賞，重至支體殘廢者賞銀二十五兩，因傷斃命者，賞銀三十兩。

一，首先勇敢殺賊，受有重傷或傷斃，而大軍因此齊進，大獲勝仗者，賞銀一百兩。仍厚卹其父母妻子，以倡勇敢而示優異。

一，兵丁練勇，擒斬巨匪多名，實在尤爲出力者，除按格賞銀外，並詳請超拔，給予官職；其武弁及文武紳衿，尤爲出力，照軍功例詳請保舉。

一，各地方官所轄本地苗民由各地方官指撥總要隘口，距賊巢稍遠者，設卡防守；其盡心盡力者，酌賞牛酒銀兩，以示鼓勵，以資盤詰。

一，各地方最要關隘，與賊巢最爲切近者，必須各地方官親帶苗民團練，團守緝捕；每名日給米一升，錢三十文。其管領之土司通事，每名給米一升錢五十文。

一，各廳州縣自募練勇，照各衙門原募之工價支給。

一，所調防守屯軍，每名給米一升，錢三十文；總旂百戶準此。

一，查定例營兵在本境本省防剿，向不支給鹽糧；此次從優，每兵一名，給米一升，銀三分。

一，書辦向無工食，每名酌給錢一百文。

一，總役每名給米一升，錢六十文；散役每名給米一升，錢四十文。

一，武弁千總以下每弁日給米一升，銀一錢；備千總準此，都守以上，職分較大，如有協防協剿之事，自行捐辦。

一，總辦委員之練勇兵丁，其口糧支發，及各項用費，隨營動支，仍報明鎮遠府查核；其鎮遠都勻黎平所屬廳州縣防勦之兵練差役口糧鹽菜，及犒賞獲盜之費，各於該管本府公項內稟請支給事竣報銷。

一，兵丁不必多調，而火器火藥必須向營中借用，稟報各憲施行。

修堡各條事件啓

敬稟者：粵匪自永安竄出後逼近黔省；黎平沿邊，修築土堡，用土用民，協力防堵情形，業已稟報在案，仰蒙大人先事籌維，當機立斷，兩次發帑銀八千兩，已經先後奉到開支。壘蒙憲台發下槍礮子藥，均極充足，運赴各堡備用；又陸續自備數百門，慶參將又預備火藥數千觔，現已足資戰守之用。其餘木礮木弩竹箭竹將軍之屬，可用以埋伏山谷斷賊來路者，均已設局製辦，足資敷用。

現又探桂林解嚴，賊匪竄至興安全州一帶，去楚較近，去黔稍遠；惟大股暫爲遠竄，而小股又復蜂起。聞象州城內被另股土匪焚掠一空，融縣之長安墟亦有賊匪數百攔河搶擄。三月二十三日，該

處鄉民，糾合敲頭練勇，戕斃賊匪多名。

近聞賊匪招集夥黨，佔踞長安街市，商民紛紛逃避；聲息傳至敲頭，居民畏其報復，亦欲搬徙。昨據粤省生員張華山張士清王之珍王瀾觀等稟請給旂，自願聯絡葛亮寨青旂寨禤祿埔敲頭街市，共築一堡於對岸，互為救援。又懷遠之古宜地方，去黎境六十餘里，亦有賊匪一股，與民苗數千，互相械鬬；賊稍剿敗，尚未撲滅。竊恐粤界土匪之滋擾，正無了時；而黎平之防堵，未可鬆懈。馳至敲頭堡中，督同署開泰縣令署永從縣令，及委員紳士等，操習練勇，晝夜巡守；並會同營員帶領兵弁，一體嚴防。目下土堡已成，敲頭八樂，俱係連築三堡。中建碉樓哨樓，並攔江設木筏混江龍；中留關門，守以哨船，另備八槳小船二十隻，以資巡緝。又於與古宜就近之牙霜，築堡二座，堡大小略殊；大約每處均可駐紮兵練二三千名，其形勢則均包乎丙妹下江永從黎平之外，而又截其下流也。其餘下江開泰各處隘口，均已分委與築。因聞長安土匪不靖，即駐敲頭，偵探防守，暫難分身；謹將目下賊匪情形，與堡內防守支放章程，恭肅蕪稟，開列清摺，伏乞鈞鑑。至將來如何斟酌變通之處，自當隨時具稟。

請辦理防堵事宜啓

敬稟者：竊仰荷憲恩，畀以邊疆之任，重以防堵之責；受篆以來，夙夜恐懼。思維防堵外匪，宜先清

除內盜；奉行保甲團練之法；建設卡房四百三十五處；派民夫四名十名至二十名不等，分班輪守，逐日委員，及老成紳士分帶練勇百五十餘名，遍歷各鄉，勸諭巡查，周而復始。迄今半載有餘，所費不過四千六百金，業已自行捐辦。盜首楊浪子等，次第翦除，分別懲處，居民稍爲安堵。

惟聞近日懷遠融縣羅城土匪，或百餘人，或二百人；水陸梗塞，大河以下，行李戒嚴。詢之往來探卒，該處刦奪之案，不一而足，所在蜂屯蟻聚，深爲隱憂。目前之小股，即異日之大股；目前之小盜，即異日之流寇；固不待洪章逆匪竄入黎境，始爲可慮也。而黎平與粵西交界各要隘，橫亙二百餘里；滇黔兩省，調發兵丁及往來文報，均由此經過，視他處尤爲緊要。即使調兵一千，恐尙不能分布防守。計每兵一名，例支行裝銀二兩，日給口糧米八合三勺，鹽菜銀三分，隨行賬房鑼鍋鍬鐮斧鋤衣服鞵襪等物；歷次新章，令自雇長夫，每兵每日給銀五分，而仍不自雇夫役，一槩取索於地方。查三十年黎平防堵，調兵三千名，爲期三月有餘，每兵每日給長夫一名，折銀五分外，尙用夫役至六七萬名；其時民苗疲苦怨歎，有兵來不如賊來之語。加以帶兵運糧文武員弁，隨丁官役，月給鹽菜折馬等費銀兩，尙屬不貲；而稿房備弁，方且眈眈然日取軍需舊例，百方求索，滋擾不堪。地方官因辦兵差軍需請領帑項，又復不貲；計調兵一千，每月口糧米價銀二百四十九兩，鹽菜銀九百兩，兵丁長夫銀一千五百兩，加

以暫支之行裝銀二千兩，文武員弁跟丁月支銀兩，兵丁例外犒賞各費，初次一月總須六千兩有奇，二月以後，除去行裝，亦須四千兩有奇。而需索夫役，每名仍須用至一名二名不等；巡徼十里二十里之外，非官爲覓夫應役，即一步不行。且尙不過虛張聲勢，徒守空營，不能築溝浚塹，屹立天險，眞有所特而無恐也。

韓子云：「徵兵滿萬，不如招募數千。」計惟有於南路與粵西接壤之鄉寨中，雇募精壯民苗一千名，擇諳練紳士統之，與以鍬鋤畚揭；擇緊要隘口，如浪泡廣梅坳水口雲洞石牌沈口等處，築立土堡守之，每日抽一二時，仍編成行伍，課其技藝，使知且戰且守之法。民無裹脅之虞，賊無闌入之勢，堡成之後，聲威既立，民心益固；彼時每堡祇須三五十人守之，練丁尙可酌量裁減，不必定須取盈一千也。大率鄉兵一名，每日給米一升，工價錢五十文，合銀三分五釐；用鄉兵一千，每日連米價合計銀三十五兩，每月需銀一千零五十兩。又造製器械旂幟，購備竹木繩索，及委員紳士薪水，並盤查奸細犒賞等費，至多不過一百二十兩，每月所用總不過一千二百兩；較之調兵一千，實省四分之三，而功效倍之，又無徵調遣發之煩。土著之民，保護鄉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節浮費而收實效，計無善於此者。前蒙大人碩畫，已先委員解銀二千兩至黎，以爲防堵之費；祇領之下，固不敢浪費以虛糜，亦不敢吝

舊而誤事。現已札委員韓超劉毅等，帶同委員紳士，先於石牌等處，招雇苗民七百名，試行修築；一俟辦有成效，再爲推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稟。

論會匪啓黔撫喬

承寄詢會匪情形，苗民定未沾染，具見藎懷深慮，欽感莫名！奉檄之始，在鎮遠一帶，即預先訪問；均言黎平會匪極多，古州丙妹永從尤盛。有言會匪之總頭，收盜匪爲爪牙者；有言會匪從湖南之寶慶衡州而來者；有言古州等處商賈，均係粵人，從廣東而來者，且言實繁有徒，兵差一氣。及實究其根賦，又不能得其詳確之據，此則訪聞之大概如是也。到任以後，細加訪察，亦不能深得其情；惟獲盜訊供時，偶有盜犯一名，於刑訊之際，口呼天柱王耆薩者，極堪駭怪。又盜匪之老冒老三一號大五大九大六，爲盜之渠魁；其匪徒編號，從大一至大十，小一至小十，係湖南紙牌之字。察盜賊之名號供情，無不燒香拜把者，此則確有可據者也。愚以爲有會匪而不爲盜者，無大盜而不拜把者。

剿下湖南四川之能匪，確有所據；然而不可輕動者，何也？武備之弛，兵氣之弱，國帑之虛，人心之虛僞怯弱，實非旦夕所能挽回，設使辦理不善，禍機一發，不可收拾，轉不如暗爲轉移之爲得計也。暗爲轉移之法，莫先於除盜，莫切於懲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自來西域臺灣連州新甯桂平等處，起事

均因官吏貪鄙，會匪得以藉口鼓動，煽惑愚民；如四川匪之惡戴如煌而愛劉青天，其往事之明證也。即如近年新甯之事，因李博勒平糶勒價二千一石，而市價僅止一千六百；又因差役訛詐，凌辱雷再浩之妻室，以致民心不服，遂至李沅倡發亂。桂平韋俊因捐監，謬挂登仕郎匾額，差役迭次詐贓，因而倡亂，僞稱太平王；前此羨慕登仕郎而不可得，而後乃猖獗至此。挺而走險，誰爲厲階？會匪之地，如得廉吏主持，必不致釀成事端；無會匪之地，而以貪吏混跡，則平民亦可釀亂，亦一定之理也。

其次莫如除盜；盜匪多強悍能死之人，會匪方借其力，會匪多深險不測之人，盜匪必資其計。翦其爪牙，則會匪亦弱。愚以爲無論是會是盜，惟有盜案者必殺無赦；則彼不能有詞，盜靖而匪亦消矣。明知其爲盜匪中會匪，亦祇究其爲盜，而不必問其爲會；則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無形之禍矣。若計不出此，而訪拿會匪，將良懦之脅從者，爲兵差所凌辱，而渠魁必致脫逃；且必鼓簧其餘黨以爲亂圖計民生，兩有所損，斷非歲月所能了辦也。

然則會匪可不辦乎？曰：辦入盜案，則泯然無跡；其甚者，庾於獄中，法在除害而已，不必居辦事之名，尤不惜辦事之費。則於一省之大局，天下之全局，均有裨益。此情未可顯白於上，而尤不可曉示於下，其不可曉示於下者，則「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

抑愚更有言辦盜之法，用兵用差，不如用士用民；黎平之兵差，爲盜所殺傷者多，兵怯而差猾，不如鄉民尙爲樸實，不僅耳目眞切爲可用也。昔咸甯塘練兵，不取城市中之人，而必選農民，卽是此意。

啓湖廣總督程晴峯

近聞衡永一帶，搜獲逆犯多名，幷獲僞戳旂幟刀矛多件；銷亂未萌，梓桑蒙福；除惡務盡，功德所被，直與衡嶽洞庭同其高深。歡忭歌舞，億萬閧聲！況乎林翼，烏能自已？惟是楚省積染已深，此等匪徒，所在多有，老夫子不動聲色，殲此渠魁，不使餘黨滋蔓，亦不使善良株連，其所裨於國計民生者甚大；所望寬脅從之人，開自新之路，嚴飭兵役，禁其妄拿，責成鄉里，限其舉發。緣近年以來兵力大弱，國帑久虛；官吏之詐僞日深，差胥之滋擾彌甚。用兵用役，其弊無窮；不如用士用民，可以安反側，杜滋擾也。

近聞鈞諭飭屬舉行保甲團練事宜，竊謂此法誠救時之良策；聖人復起，不能易此。林翼履任黎平，卽奉爲圭臬，刻下委員紳士均從鄉里竣事回城，統計各屬，均由府一律董辦，所費亦甚無多。其戶口多寡之數，阨塞險要之地，均按籍可稽；兼由地方紳民添造卡房數百處，日夜輪派巡守，細送內匪外匪一百餘名，地方現均平靖，此皆稟承恩訓實力奉行之明徵矣！楚省既多良有司，地方紳士，視黔較多，竊謂撫而用之，其得效當百倍於黔矣。

林翼入都無期，老母年高，因黎平道險，倘任鎮遠；兩地心懸，頗深馳思。倘得異日仍依仁幪，得效馳驅之力，實所心願。

湘陰孝廉左君宗棠，有異才，品學爲湘中士類第一；林翼曾薦於林文忠，因文忠引疾，故未果行。文忠過湖上時，招至舟中，談論竟夕，稱爲不凡之材。老夫子大人愛士如歐陽永叔，如便中訪問，必能有裨高深矣。

啓程晴峯制軍

余提軍帶兵援剿，初四日追賊，微有損傷；賊擾興安縣城，棄而不守，聞已竄入全州等處。流寇伎倆，剽悍特甚；專恃兵力圍剿，必難得力。況近年以來，兵將伎倆，久爲羣賊所竊笑。粵軍六七萬人，始終不能一戰，其明徵也。林翼之愚，惟力行堅壁清野之法，官民一心一力，則賊不辦自滅；然欲此法之必行，須先搜羅地方俊傑之才，使之董率勸導，宣布德威，接以恩禮，假以便宜，彼爲保衞身家之計，義無可辭，惟在神武駕馭之耳。

謹將衡州一帶紳士之素有才略，胸羅今古者，開列名單，敬呈函丈，伏乞推誠延訪，委任而責其成效，必能仰贊山海之高深。楚人幸甚！天下幸甚！

左孝廉，才學識力，冠絕一時；上年曾褒陳夾袋中，其餘七八，林翼雖未經識面，而迭次訪問，均係有謀略膽識之才。粤氛日惡，與楚日近；妄不自揣，敬獻芻蕘，統祈採納。

衡州彈丸小邑，久駐旌麾，查訪地圖，該處鴈峯寺，嶽屏書院，均踞立城巔，形勢亦頗可慮；似宜於境外設防，乃為扼要。林翼在黔粵要隘處設堡建碉，漸有頭緒。小湖先生會同巡勘，亦甚以為然也。

啓呂方伯

敬稟者：奉到正月初九，二月二十二日手諭，并功牌信報等件，感荷德意，奮勵彌切。永安賊匪，於二月十六日乘夜全竄。前月二十七日，業將探報情形，呈之臬憲，并致首府，定蒙鈞鑒。昨又據探得該匪傾巢而出，十七日卯刻，揆帥始同向提軍督兵收復州城，并將水豆莫村一帶賊營燒燬，烏都統連夜馳往古樹村，跟蹤追剿，定於十八日概行拔營前進。其竄往昭平，作何舉動，現有四次探卒在外，計本月可陸續問郡；前信言殺賊數千，賊匪始逸，系粤西官樣文章，非實跡也。

近日之兵將舉動，令人髮衝背裂，非復情理所有；而粤界土匪頗多，兵久不勝，狡起戎心，所在匪徒膽張氣壯。不僅粤西大股可患，即小股亦然。粤中招致東勇，以救兵力之窮；然亦不能戰，且有與賊通者。即戰勝之後，數萬驕悍之人，游惰日久，本業曠廢，何以位置？又何以弭患未萌耶？況始終未曾一

戰，官兵伎倆，久爲此輩所覺，一旦軍餉不繼，禍乃方張。韓子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爲至論。而林翼則謂召遠方之惰民以充隸，不如即本境之農民以自守。耳目習而地形之險要熟，利一也。性情樸而自保身家之念切，利二也。在官兵役，視國帑爲應得之物，受恩而不知感，小民勤苦，得徵利而感激出於至誠；武弁文吏，身列仕途，恩極則濫，即自以爲應得之物。而士民之稍異庸流者，望頂戴官職如登天，駕馭而用之，破格以優之，其力自倍。利三也。富鄭公言，兇險之徒，讀書應試無路，必常快快，因此遂生權謀，密相結煽；此輩散在民間，實能始禍，要在得人而縻之。蘇子瞻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明邱濬亦言：『紛紛擾擾之徒，一無定志；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在平時宜有以收拾之。』觀諸公之所論，雖未必盡切今日之務；而要之駕馭人才，即以銷弭隱患。先爲布置，得所生養，授以羈靮，範我馳驅；內釁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民，實今日之先務。其利四也。鄉民怯戰，不僅長征遠剿，情必不堪；即衝鋒破敵，亦恐難恃。只令自爲守禦，賊無闌入之勢，民無裹脅之虞，糧食不遭刦掠，賊餘自可衰息。利五也。此中流弊，如斂錢報限諸事，誠恐滋擾；然鄉人之事，稍有私弊，易於上聞，不比受兵役之害，難於赴愬。竊恐粤事日難，非可旦夕奏效；養兵之計，實爲大蠹，從何整飭，尙乞早爲籌度；即日專折兼折，當以此爲報國之先務。昔張士誠以十八人踞高郵城，官兵數萬圍之，一旦脫

去，今日之事，得毋類是？使賈太傅、李伯紀當此，又不知如何論議矣！

與呂方伯論兵事啓

敬稟者：粵氛日惡，且日近，殊切焦燒。此時總以趕辦土堡，浚挖溝濠，沿河設水柵；不能孫、吳之戰，先師墨翟之守，乃爲上策。守之所費，多而有定；戰之勝敗，渺茫無憑。兵敗則兵怯，民敗則民怯，民怯兵怯則賊愈雄；故善言兵者，總不浪戰也。看來守禦所費雖多而可久，且亦有限度，不比老師糜餉，有加無已也。假令閏八月永安城外二十里之地，每日用夫役十萬，每名日給銀一錢，以六月之久，可役百八十萬人，費銀不及二百萬兩；其高觸天，其深及泉，其廣如長城，賊從何處竄逸耶？此天下至拙之計，而較之虛糜七百萬之帑金，猶爲巧矣。

今日復探粵省二月二十八日賊匪逼近桂林，城門已閉；懷遠一帶，汛兵均已調撥。黎平地方，橫亙二百餘里，與粵相接，是防堵尤爲至要矣。附呈粵地總圖，路存大槩，伏祈鑒察，其詳悉得便再呈也。

黎平近年因楚粵不靖，內外匪徒蜂起，商賈不通，蕭條尤甚；此次姑且試行米穀銀錢量力酌捐之法，或亦小補絲毫。然大局必望憲帑，查黃平一案，十餘日後酌撤兵練十分之七，二月以後全撤，而用費一萬九千有餘。黎平防堵楚匪，調兵不過三千，屋練不過數百，爲期三月有餘，用費三萬三千有

奇；而地方官之私報流攤，共約萬計。此次議建土堡，招本境之民，爲本境自守，而工役卽在其中，本極省約；卽使扼要而辦之，亦須十餘處一律修築，方能布置要隘，總須費至一二萬金，一氣呵成，方有可守之勢。承平日久，民不能戰，兵不能戰；身家念重，患難困苦之日，未嘗閱歷。怯者思逃，以身嘗賊；勇者思亂，聞風而起。其紛紛逃避者，皆因無可守之勢也。昔盧忠烈堅壁淸野之法，施之大名鄖陽等處，立見功效；今日之勢，舍此別無良策矣！自到任以來，所招練勇百八，每月每人四千；若以之衝殺巨寇，尙嫌不足。現須廣爲招雇，前此尙能勉強自捐，此時亦惟望憲臺接濟，伏乞籌度經費，多爲預發，隨時接濟，雲霓在望，日夜以思！兩次辦理軍務，其是否浮冒，是否儉約，必蒙訪察；此心如昔，尙乞鑒之。

近日之兵，萬不足恃，而將官之昏庸尤甚；出位之思，越俎之庖，固知非是，然萬一軍報緊急，則督撫憲必應奏調兵，將以壯聲威，文武均有守土之責，固不可偏廢。且國家定例，何可廢兵？

古州雙鎭從河北調來，情形似尙未熟，可以分任，似難專任。古州營兵，習氣獨深，怯於公戰，勇於私鬬；三十年防堵楚匪之役，不服鎭軍調遣，歃血豎旂，幾成大變，皆由守備劉輝煌昏瞶貪利，以致如此。又淸江協中軍守備李德基行止本來荒謬，前在黎平防禦，尤爲滋擾；又古州守備丹桂搖惑軍心，遇事生波。此皆附近黎平應調帶兵之員，密陳左右，以備異日察核。黎平參將慶瑞人甚明白，亦無營

伍習氣；新從粵西回營，養病之頓。長春周鳳岐營伍整肅，事理明斷；貴陽營把總黃掄元，凱里署千總王敦倫，朗洞𢪔拉千總夏登元，能耐勞苦，一並帶陳左右，以備異日差遣。又慶瑞今日面商該營存城兵丁三百餘名，向例出外巡防本境，日給四分；出境日給七分；如飭赴南路紮營防守，請給四分。似亦尚省約。已給一月，囑其巡防矣。查三十年黎平軍需章程，每兵每日，給夫價銀五分，而仍不雇夫；其弊因大破火藥，例由地方官應夫，故影射朦混，地方州縣，遇兵到境，送出境外，即受然事之福，豈肯按例認眞；又兼官軍從安順貴陽及他營而來，地方已濫應於前，則後來者見其隨營本無長夫，勢亦不得不支應於後。竊謂將來如須用兵，除兵丁夫價外，一切軍裝礮位，均須一律給價，且須領兵將備造册，開送長夫姓名，加結申報，仍嚴責首站，不得濫應，方免日後朦混。如一概不給夫價，由地方應付；則所省不省，惟添一番擾累。三十年舊刊章程一紙，附陳鈞座，以備異日酌度。連日督辦一切，鐙下縷陳一切情形，伏乞鑒納施行。

致委員韓南溪

月前賊在懷遠長安墟，離境二三日程，遲回審重，本擬一戰取威；適嘉應客民，先期取勝，戰功何必自我立哉？來書言波山匪船，啃至柳州，弟查此地距黔七百餘里，必欲前往，實所不可；越境剿辦，勞

師遠襲，非計也。烏都護之援桂林，係大帥職守，與隣省防堵不同；聞其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兵，可謂一時人傑。橋上之敗，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兵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橋上之役，兵有傷者，而大將先隕。在都護忠烈貫日，復何所恨？然從此無辦賊之人矣！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材，當爲國家愛護之；閣下不爲身計，弟則當爲國計，此固區區血誠，非同暮氣寅蹐也。然使賊果逼近，則弟自當身在行間，決不肯辱身失節，偷生目前，轉爲刀筆吏所侮；節節爲防，步步爲守，扼要爭奇，當能一戰。總之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余塚也，不必再思。至閣下本無守土之責，只可協力助謀，與弟之守土者不同；萬一賊逼近地，臨時機括，總以多付銀錢，交給各村寨士民之手，於險要之地，昏夜之便，人自爲戰，以期一勝。卽使受士民之欺罔，而竟無成功，猶之虛調兵丁，同一糜費耳。閣下愼旃！成敗非吾逆覩，禍福毀譽，尤非我所知也。

致翁學使祖庚

播州多奇士，有堪用世者否？大方荒塞，烏撒尤甚；有耐苦而力學者，則肌膚實而心地堅樸，視輕儇便利者，不啻霄壤。若得廣厦千間，歲假帑金一二萬兩，招致英俊，與之講求方略，則小寇何足爲患？凡黎平文武紳士鄉居之人，苟於學册有名者，盡入林翼保甲團練册內；此中才分各有短長，賢否亦

默爲分別。大抵有讀書人之村寨易治，而無讀書者難治；鄉正團長得人者，一辦卽妥，不得其人者，屢整飭而仍不妥。永從下江古州，無士可用，其地苗多漢少，漢人不過千百之一二；去其害苗者而苗盛，其團練較緊於內地。惟古州不得其術，其地勝兵數千，屯軍數千，竟不可用；近得一韓參軍超，熟精戚少保之書，與以壯士百餘人，可成勁旅。然林翼所患者，不僅在粵賊，而在內匪；內匪之可虞，不在此時，而在異日。界粵之處數百里，不爲不廣矣；然而有險可守，有術可施，如預存重貲，不煩兵力，而賊可得。

黎平雖褊小，未嘗無千夫之長，百夫之傑；撫而用之，卽爲我用而必不爲賊用。古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間不容髮。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額制之兵，無一可以禦侮者；以其巧滑偸惰，積習已深。黔盜之多，所在皆是，剗下所得已百餘人，殺之無赦；然東奔靖州天柱，北走清江，幾乎以鄰爲壑。卽潛伏內地者，亦暫怵於威，牽於連坐之法而相戒無大勵耳。豈能革其心面，絕其根株哉？竊恐異日司事者，失駕馭，惜金錢，與士民隔絕，使鄉民望官衙如溟海，則禍患之來，如響斯應。處升卿之錯節，而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繩，而德量無閒，是以難也。革夷餘盜二十餘人，司事沿襲舊作，不知政變，便是認題不眞；實則招募死士，籐牌手五六十人，登山驀澗，與盜相逐，不過千金，可以應手矣。

啓呂方伯

敬稟者：日前與茅坪天柱交界處，所肅稟報聞計呈鈞鑒。卑府所派練勇，遠從鷓鴣追賊，直入黔遠府屬地界查探賊蹤，距境在五里以外，入地頗生，未能進前，由清江一帶轉回，於廿六日始到茅坪。卑府現探柳州一帶土匪滋擾，復經派撥前赴靠頭防次。卑府仍每日三次認眞操演。黎平營慶參將，近亦挑選兵丁百餘名，每日在教場操練；該員在營，潔已奉公，兵心貼服，故日日操演而兵不言勞也。

惟是黎平一府，南面與粵毗連，東面與楚毗連，東北面北面與天柱清江毗連，西北面西面直通丹江下江都江都勻；內匪外匪，處處可通。自慚布置不密，防範不嚴；日前遠在南路，得信馳救，業已緩不及急，愧恨何如！

韓委員超自二月至靠頭防守，該處地當粵邊，頗多瘴癘，日午酷熱，夜間大寒；委員紳士練丁，半多瘴痢。韓州判染疾兩月有餘，因地方緊要，力疾辦公，巡行緝捕，猶復身歷行間；仰視飛鳶，殊無少游款段之感。卑府函囑回城調養，而該員尚以地接柳州，不能放心爲詞。查該員忠勇樸實，實屬不可多得之才，自當加意愛惜；現已派員前往接替，惟許多練勇，系其一手教練，其束伍之法，訓練之宜，他人難仿爲之，亦不能精也。

練勇一項，工食僅只四千，哨長隊長行長五千六千七千不等；然一月計之，約費銀八百金之外。現在南路東南路各堡已成，而東路北路西路另派張委員禮度建置碉樓以備他盜，核實撙節，所費亦煩。正月以來，兩次蒙發給經費八千兩，現在存餘不過千餘金；紳士捐輸銀錢穀米，隨收隨用，計又近萬。所餘穀米六百石，錢三千串，尚可支一二月之用。楚地久旱，開泰縣屬之東路東南路，禾苗間多枯槁，設壇虔禱，惟附城稍稍沾渥，憂心如焚，誠恐誠懼。刻下催捐頗難踴躍，其古州廳所呈報捐項萬三千兩，下江廳函報捐項二千兩，應否解省？抑或指撥備用之處，伏乞憲裁。再黎平團練，日前無寨不傳檄，無寨不集衆，士民奉令惟勤，惟烏合之衆，團而未練，見賊即逃，良由操練未精，膽力不齊；又不知埋伏要隘，乘夜襲取也。大人所刊鄉守輯要書，實爲救時之良策，敬求再發六十部，以便分團訓練，實爲至感！

復張石卿中丞啓

十四日奉到賜諭，開布公誠，如武鄉侯心跡本衡，欽感何言！賊匪於六月二十四日棄道州，並合永明江華，傳聞已至桂揚州，而林翼接二十五日軍中將弁信，尚不知有此事。勞中丞接二十六日道州諸大將書，言不僅不能追剿，亦並不知賊往何處。時勢至此，尚忍言哉！

謹卽鈞示下問者略約言之：

一，撫帥左右，無一正人，無一謀士；其忌刻傾險，盡是內務府氣習，此誠不可與爭權。觀於烏都護江岷樵之言之不用，而諉過於鍾泉，卽知其無能爲矣。不如姑示韜晦，待其自敗以敗事，計之當在此時矣。竊見閱歷之深，無如仲紳；撫帥一日不離粵西，仲紳卽一日不與粵西之事。例以古人忠義之至，固有未協；然委曲求全，保身卽以保國，如操縱得宜，指揮若定，能如胡海林之籠罩趙文華，亦行軍之長算也。

一，堅壁淸野，非用士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豈無欺我之人，亦豈無僨事之人？然兵將之滑者十之九，士民之樸者十之六；近年宦途頹雜，教令旣少眞才，佐雜尤多庸妄。其心術見識，不堪設想。不知士民之眞性未漓，可激以忠義；楚官與民仇，楚民與官仇，此孟子所謂疾視其長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見，決壅蔽，視民如官，視官如民，無衆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信之至，可以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況賞罰具在，董勸因時，以大權臨之，何患不濟？未有注意於

保甲團練堅壁清野而無成效者也。

一，盧忠烈公之督兵大名鄖陽，其得力在堅壁清野，其制勝在親兵之能殺敵致果也。傅重庵以碉堡制苗，而練丁千五百人，因間雕剿，兵威乃振。鈞示招練如何可信？爲日已迫，訓練豈一蹴可能？誠爲深慮，竊謂襄毅治粵，陶魯參軍所領三百人，皆即時應募而所向克捷，且戰且練且守，練一日得一日之力，練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誠爲難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練勇之不可恃，則在馭之之法如何，領之之人如何耳。國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亂，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練兵，人人講武，別無補救之方。此說與專言守禦者，實可互爲其用，而相與有成也。

一，間諜爲行軍之要，而此事最難；其弊由於安樂日久，無耐勞苦壯膽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矣。來諭言我處之一舉一動，賊必知之；則是保甲不實，稽查不力之故。賊之舉動，我不能知，則是未得間諜之故。物色此人，談何容易？陳平惡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棗龜杖至垂斃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竊謂謀野則獲，積誠可通，雖非一二月所能猝辦，然未有求而不得者。

一，江岷樵昔年在京鄉試，負其死友之櫬而歸；二次行郾鄂道上，送一不曾謀面浙江舉子之櫬，此其行誼，即漢代獨行傳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風節優於天下，當有感奮不能自已之誠，左

公高隱，尙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人物；設其眞知，必翻然應命，今已函致矣。

林翼才力至劣，伏維河海不擇，芻蕘不遺，故敢即其所知上陳座右。一代偉人，必能宏濟時艱；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陳各條，其要仍以用人爲先，即一技一能，亦不可棄；不龜之藥，勾踐藉以破吳，善穿地洞，李光弼因以陷敵；信陵得侯生，石勒得張賓，苻堅得王景略，皆以一二智謀之士，戰勝攻取；然必不拘資格，然後丹書中之斐豹，得獻其能，亦必寬其文法，然後怒攻主將之鄧羌，立摧勍敵；伐曹一役，晉文誅顚頡而舍魏犨。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例，良以奇才難得，不容不加委曲於其間耳。

自黎平至烏沙致都鎭兩府及所屬廳縣二則

攻勦之役，林翼不能辭；防守要隘，齊心協力，認眞團練，防其竄逸，則必全仗諸兄之威力矣。愚意先辦烏沙，取其距古州不遠，即乞訪定隘口，派練約期堵截，仍乞訪其竄逸之路，並間諜眼綫之人，遣赴營前。惟此寇抗拒之患少，而竄逸之患多，必望大力維持，指示迷途。其地方官獲盜之功，不能妄行攘取；其地方官難辦之案，必當妥爲思議。總以保固地方爲主耳。

前函懇將烏沙四面應行防堵之處，各即所知，繪圖貼說，飛速賜教，計必稟示在途矣。至九眼塘

番詳等處，亦乞分晰繪圖貼說，隨後寄示。

烏沙事不可遲，議定十一月十九日，從黎平帶練由朗洞前進，尅期二十五日進剿；敬乞諸兄即查明所屬之與烏沙毗連者，如淸江台拱丹江八寨都江各屬何處應防；務求各帶精練屯軍二三百名，分守要隘，於某日某刻齊集應防之處，嚴爲堵禦。約離上下烏沙二十里三十里不等，四面守定；仍乞一面先將所帶練勇屯軍旂幟何色何號，現駐何處，並地圖賊勢，逐一開單示之。此次未能開明地段，分撥防守，實因復諭未到，地圖未得，恐以意懸揣，指撥不妥，轉致貽誤事機，請諸兄自爲撥防，可以熟悉一切，且各有專守專責也。至若帶兵赴防，沿途駐紮，及到防紮營所在，均須預派兵練先行搜查伏賊，晝夜防範，以期妥愼。蜂蠆猶毒，而近年盜賊尤須愼防；賊不竄逸，事無挫失，然後隨謀搜捕追剿之方，乃爲有益。

請通飭修築碉堡啓

粵西兵勇六七萬人，皆選募於各省；其隨行餘丁夫役各色人工，計又不下二三萬人，費帑已逾千二百萬兩。兵力餉項，不爲不厚；然而圍守永安之日，終日挑戰，閱六七月之久，而賊終不出，所報斬獲，豈盡實耶？永安竄逸之後，無戰不敗，將星勦搖，侵軼省城，勢更猖獗；兵將之勇敢者多已傷亡，餘人

膽落，怯不任戰。告急於粵東，而粵東多寇，餽饟不繼，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之人，宏濟之略，相顧不發一策；專待廟算而後行。又不實力遵奉以慰宵旰。是粵事直不可問。城守半月，條理當密。明季瞿公起田，極言桂林形勢可守，或竟無虞，而大勢終不能濟。然則粵事之失，其非不足於兵練明矣！

驕怯戰之兵，日日浪戰以冀幸其一勝；軍與三年，無一人深入賊營，探其虛實，賊營動靜，無能知者，亦未聞設一奇策，引賊入彀。我太宗文皇帝天縱神武，無戰不設伏，無戰不用間；其於阿山葉赫薩木哈圖攻城奮力，不令再攻；今粵西乃棄民以嘗賊，以此求功，竊所未喻。其失一也。

久治之世，兵民晏安成習，心志不苦，患難未嘗，則智慧鈍而膽力怯；一盜夜呼，千人皆廢。彼小事且然，況大寇耶？粵軍兵將，臥耽鴆毒；即無疾病，亦半委靡。選將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戰，何恃不恐？以此言兵，雖多奚為？其失二也。

戚南塘選兵不用城市而用鄉農，用意最精。愚見以為召遠方之惰民以充練，不如即本境之農民以自守。今粵西之練數多於兵，馳檄遠募，游手惰民，盡入籍中；坐糜歲月，漫無統領。一旦餉絀，職為亂階。近聞索賞而後言戰，交綏即退，並有輸情通賊者。其失三也。

田疇許遠，倚保鄉里；塵埃之中，何地無才，何才不可策用？惟官不先用，則傑者思亂，懦者風靡耳。

永安之民，如不通賊，何能接濟七月之久？陽朔荔浦，如能濬溝築堡，何能直犯桂林？古東之敗，如得士人指引協助，何致全軍敗衄；惟官不用民，而民乃爲賊用；此機一失，禍患無窮。其失四也。

黔中與桂林最近者，惟黎平爲甚；近各屬傳聞不一，稟牘頻來，卑府日夜籌思，設即調兵三千，勢已極弱。然檢省核實每月須銀萬二千兩，每年須銀十五萬兩，以黔較粵，兵力尙不及十分之一；粵不能戰，何望於黔？招練過多，恐亦非策。粵防奏凱，不知何時？經費之計，就目下而論，粵爲充盈，黔爲支絀；彼費至一千二三百萬兩而終成虛擲，黔中豈能辦此？是爲黔計者，又不必從調兵設想可知矣。愚以爲天下之勢，必匿其所短，然後能用其所長；兵民之怯戰久矣，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衞，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衞民。破天下之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公輸之善攻，不敵墨翟之善守。譬之於棋，負者誤於進取，勝者以愼守爲算，其切喻矣。熊公襄愍經略遼瀋，惟扼形勢，繕守具，主固守，不浪戰；身之去就，係遼存亡。然考其方略，不過築堡插柳以防衝突。盧公忠烈督兵大名鄖陽，依險立寨，築土垣以保民；流賊遇公必敗，所至飢疲。川楚教匪，嘉慶二年德侯奏請堅壁清野，合州龔牧所陳調兵之害，添兵之害，鄉勇之害，及四難十利各策，其時以糜費擾民之說阻隔不行，而糜餉擾民尤甚。至額侯經略川楚，於六年內復奏奉行，立見功效。乾隆之季，楚苗不靖，福和兩帥，以重兵剿辦，

不勝，而傅公重庵；創行堡碉以制之。鎭筸總兵富公志那，懲司事者之歲費金錢，妄爲招撫；遂以綮苗之資歲十餘萬界之傅公，以成設碉之功。楚人至今賴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

又王莽傳載田況所陳平盜之策，言盜賊情狀，將帥不能破賊，擾害州郡，妄殺良民各情，無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積藏穀食，幷力固守，賊攻不能下，所過無食，勦之易滅，招之易降，又深似嘉慶六年以後堅壁清野情形。蓋其所謂徙老弱於大城者，卽後世之堡也。李牧備邊，收民入保，終不亡失，是卽築堡浚濠之始事。合觀古今之勢，大抵開創之始，此策可不必行；蓋亂極思治之日，人心物力爲之一變，其堅定純樸能耐勞苦壯膽智少嗜慾，則不僅在朝之將帥官吏爲然，卽在野亦然。李牧爲周季之人，熊飛百廬建斗爲明季之人；惟德侯額侯傅公之策，襲收之議，處乾隆極盛之後，目覩人心日安於便利，未嘗艱難，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據魏令王署令韓委員超劉委員毅馳禀南路最要之八樂靠頭四堡大勢已成，民苗亦知自衞身家，同聲踴躍，成當不日而卑府查閱地圖，凡與粤界之處約二百餘里，以河流三大支爲界，由遠及近，由外及內，均當一律次第辦理。日役士木竹石鐵工千數百人，其章程款目，則取法於前，而稍變通其堡中防守之具，大概與城守相類；其堡外靜僻之處，或剷削以杜人跡，或旌旆以示聲威，或巡徼以絕窺探，守禦果定，則扼要爭奇，當於守中言戰也。

啓呂方伯

楚南竄匪，上廑憲懷，分應迅赴思州等處，速籌堵禦；惟念李署守以十月廿九日接玉屏及晃州信，而卑府所遣赴楚偵探之人，於十一月初旬回黎者言賊二十日陷甯鄉，二十二日陷益陽，欲向常德，常德業已戒嚴。初八日回黎者言賊破甯鄉益陽後，竟未向常德，十二日齎到糧道喬撫署左手書，皆言賊由益陽之北路南溪北赴洞庭，已到林子口蘆林潭。查林子口離舍間三十里，蘆林潭離舍間五十里，均湘陰縣地，乃入東湖之路，並非赴常德之路。蓋自益赴常，宜向西行；而此則向北稍東，其爲入湘陰入洞庭竄岳州明矣。長沙官兵不能守，則岳州料亦無人守矣。

至剿辦內匪一事，已飛速密約三郡文武，於十九日起身，二十五日抵烏沙；各文武務於是日齊集，至二十三里外地方，擇要屯紮，以資閫拏，自宜踐約前往。且邇來常有三四起探卒在楚，若外匪見挫，岳州折轉向常；一得確信，不難卽日移駐，籌辦堵禦。若能先將內匪肅清，縱使外寇前來，亦可一意專辦，鎭遠文武請兵請餉，暫且不論。總之，卑府旣蒙委任，則黔境之安危不能稍有推諉；而緩急虛實之間，尤不敢不熟思而審處也。

致清江廳楊

頃得來示，備悉；所慮精詳，至爲欣慕！刻下賊匪何處最多？何股最兇？何人爲首？其平日聚積何所？追剿之餘，聞風逃匿竄處約在何地？假令異日有人督兵追剿，尋處應防之隘口凡幾？能設法堵截，不致竄入否？又道路傳言，台黃兇盜，總在雷公山，弟意疑之。雷公山爲荒谷幽箐，官兵不能入，盜亦必難久居；設四面會剿，窮極無賴，或到此暫住數日；然周袤數百里之地，分兵圍守，勢必不及。即守矣，使賊乘間抵隙，逃於山外，轉得徜徉行刦於各州縣；而官兵乃守株以待兔，有是理乎？欲辦此賊，何適而可？何法而可使其不竄不匿？閣下賢勞夙著，經濟夙優，敬乞剴切指示，明以教我；不厭其瑣，不厭其詳。引領延企，實抱虛衷。請益之懇，誠幷乞密祕勿宣。一切應防應守應捕應剿之方，尙乞合三府五廳各州縣之地，通盤籌畫，細切詳示，以便遵守。

啓孔廉訪

敬稟者：近日專偵探改作雜貨挑子，前往雷公山附近，密探賊匪情形；迭次囘稟，賊匪並不定在雷公山。則前次鎭遠會稟，指定雷公山，設想似屬傳聞之訛。賊之情狀，走而不守，散而不聚；總在台拱清江丹江三處爲多。或每股四五十八，或二三十八，或忽添至七八十人；聞台拱之山丙逸盜尾博，黃平之革夷逸盜九松，其尤著也。再四思揣，抗拒或可免，而竄匿則必不能免；大約用兵練會剿，則必竄

於幽箐荒谷中。其在雷公山與不在雷公山，均難懸揣。卽果在雷公山矣，及官兵趕到雷公山一帶駐防，而彼又乘間逃脫於山外；雷公山周袤二三百里，人跡不到，賊匪何能久匿？而官之兵練，亦防不勝防，則其必竄於山外也無疑。設以雷公山爲標的，勞師糜餉於雷公山左右，而正盜轉在山外行刦而不得知，豈非貽盜賊以笑柄耶？連旬思揣，實無把握，大致總以先辦保甲團練爲要，保甲團練，尤以實力奉行爲要。如得賢有司各練精卒五十名或百名，自保疆域，隨時隨地與之勦捕，可不煩大舉而集，竊恐未能也。如委員督辦，委員至於此，而賊必逃於彼，委員追於彼，而賊又匿於此；百計思維，尙無勝算。謹將迭次偵探思議緣由，據實稟請訓示。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啓呂方伯

敬稟者：二十八日接到鈞札，詳錄撫憲批詞，祇領之餘，倍深感悚！惟當勉竭血誠，以副藎念；成敗利鈍，非所逆覩。然盜膽雖雄，盜賊之伎倆終不過爾爾；辦而不能料其成，不辦則能料其必敗，則不如辦矣。批語未及都勻，亦不及札飭武營字樣；查丹江八寨清平凱里都江，則皆都勻所轄。文員或可函商，武員非公牘不知遵辦，知府不能轄兵，非憲台專牘諄飭各鎮，則武弁一切呼之不出。貴州撫院，有節制四鎮之專條，非他省巡撫可比；且事關防勦，又與尋常公事不同，似不必拘泥成樣。惟近日武營，

怯懦畏葸，習若性成，卑府原不欲輕用其人；惟恐異日認眞追勦，賊匪四竄，地方文武，坐視不理耳。且此輩只可防守要隘，不可望其追捕，然細思兵尚可不用，而保甲團練則必不可不辦。保甲團練，幷不多費銀錢，一府之州縣，只需委員二三人，紳士七八人，五閱月而大定。其總要隘口追捕救援之方，均須照憲台鄉守書摘要而行之。又卑府兩辦黎平之稿，或有二三條可採。

大約一府之地，用費不過三四百金。如都勻委牧令一員，加以何廷熙一員，佐雜三員；鎭遠委牧令一員，加以楊煦李雋佐雜一二員；思州委牧令一員，加以徐大銘並佐雜三員。紳士不拘，隨帶行走，仍諄囑本境知府牧令，視爲切己之事；如尙屬可採，卽乞酌行。或本境之官能奉行以實力，尤爲大便。

總之，除盜之方，不外乎此。小辦則小效，大辦則大效。久暫精粗，無不各有其效，此一定之勢理也。至卑府帶練勦捕，如遇成股苗匪，必不患其抗，亦當不致於敗。所患者敗匪匿於幽箐中，猝發鳥槍，則隊伍或不免於死傷。然生死命也；勝敗，常情也。萬無恇怯畏縮之理。所最患者，見官而逃，追之不及，或投戈而混入寨中，如狡猾異術入混於羊群，無可別識；或畏我而竄於荒谷幽箐，官兵暫住，則伏而不出，官兵久住，則由別道逸去。守株待兔，貽笑無窮。卑府反復思揣，日夜不忘，惟此實無把握。故曰非保甲團練，使民苗協力防賊，則賊終難盡絕也。以大憲之威令，輔以憲台之諄諄誥誡，至再至三至於七

八；而申警加嚴，必期於蕆事而後止。頑石朽木，當亦知悔矣。可否婉陳兩院施行，實於地方有益。

敬再稟者：細揣盜賊之情狀，兵練少而弱浮靡不整者，賊見之必抗；此馭兵者之過；此挑練不精之過也。假尙有法可施，請勿過慮。惟捕盜與剿逆，互有難易；逆則患其抗，而盜則患其竄，幷患其匿耳。官無久駐之勢，盜有暫伏之技，此剿辦之所以不能得手也。前言保甲團練者，所以防竄匿，卽所以輔雕剿之不及；保團可禦畸零奔潰之賊，已敗已散之賊，而不能當大股方張之賊。專精雕剿，又所以救保團之所不及，二者缺一不可。細思賊勢如此，卑府何能坐待保團之成而始議動手？卽使地方官保團不力，又何能推過於地方官？且黎平保團，盡心一年有餘，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成效尙不過四分五分六分，能自謂已精已善乎？然總勝於不辦者，總勝於徒恃文告者。卑府受命委辦，荷國士之知，恨不卽時掃蕩萑苻，所以再四乞辦保團者，實以保團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兼，又且非其官長則令不行，而禁不止。瀆請再四，豈欲以口說侈陳於上憲哉？實見賊狀必歸於竄匿耳。昔趙壯侯金城平羌，主臣辯論，往返不已；卑府才識至庸，何能妄爲援引？然愚者千慮，或有一二可備採擇之處；就祈明察，並乞節取迭次稟詞，稟陳兩院，則於地方，實有裨益。

剿辦革盜啓

鄉紳所言，良苗驚疑之議，承示速卽曉諭，只辦革夷之盜，不剿革夷之苗；足見深識，欽感之至！卑府思一捷法，已於去年十月行之；曾飭革夷及附近老寨頭，招精壯人丁充練。明知未必能戰，藉其路熟，且安其心，使不疑已無疑之者矣。官吏早爲收束之議，以目今實數論，眞盜幾及二百，了案有餘；以本心實情論，則高禾一股，兇盜未除未散，似難上對大憲。至各處來信，縣以毋貪功冒險爲詞。冒險二字，勢不能免；小心之過，則近於葸。語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成敗命也。七日傷寒不發汗，未必能生，然本心實願其成，不願其敗也。貪功二字，尤爲不然；兢兢然救過不皇，何功可貪？卑府在安順除會匪兇盜約百餘名，一字未稟；在鎭遠四月，除大盜幾二百有案者，贈予同人獲敍無案者，一概便。宜二次充委員所獲三百十八名，則盡稟矣。到黎平一年餘，去盜約三百名，所可稟者不過三四十名；若以獲盜爲梯榮之地，則前事已幾及千人矣，尙能謂之貪功乎？但卑府平日辦事褊急，時時責人不能容物；此學問之淺也，此次尤甚。不成則負過，成則地方官吏及委員之力也。罵人則如恐不及，好處則私自得之，此非卑府之所以居心；異日萬一了案，文武委員紳士，必可擇要乞恩，本身卽加級紀錄，亦必力辭。質之鬼神，可以自信。所以然者，現任只一知府耳，怨誹甚大，卽蒙保全，已屬萬幸；且使兩院中心賞鑒，知其尙有良心，則異日在官，何時何地不可保薦？不須藉此爲梯榮之計也。

革夷現存之苗，老弱不堪，貧苦尤甚；在外者則高禾九松蕩垢及台拱之老薄屯唐一股也。畢竟好人尙多，惜保團不力不實，官與民不相親，以致如此。然保團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行之非難而實行者之難也。此股積猾兇狡，殺人多矣；營兵屯軍，當之卽敗。一日之中，可於深山密箐中驀越百里。多防則經費甚大，不防則出入無時，變幻至巧，倏忽萬狀。三府六七廳之地，尾追而勢不及，且戰且走，分練而力不敷，愈分愈弱，卑府之力實亦止此；若加調各處之兵，練屯軍則請領者每廳一年二千金，計又不下五六廳矣。然而當之則靡，徒養盜兵而張寇志耳！若一概節抑，不準多用兵練，地方官又安坐不出，置若罔聞，此所以經費日煩，成效無覩。卑府之才，無可如何，不得已假公牘以申儆之，詞彌嚴而怨彌深矣。愚昧之誠，不敢自隱，敬乞便中婉稟兩院，嚴札各屬同心協力，日夜哨探窮追，幷函致各委員及地方官，激勵兵練民苗，務期掃除羣盜，以靖地方，以答蓋念。

致台拱廳周一則

得示敬悉。凡地方防堵遇賊，及哨探遇賊，此地方官及弟等應有之事；遇賊而傷我人，正見吾輩用力之專，用人之當，不敢不認眞之實意，何嫌之有？惟四路放探，遇賊極力一戰，期於斬獲，此正辦也。不可因苗練受傷，練勇受傷，稍稍挫折，便爲灰心；且此股賊匪，非偵探不能得其蹤跡，非重賞偵探之

人不能得其實在之處，非舍命決戰不能攻破其黨，非約會各處不能免其竄走。吾兄信來，深恨靳噶江傷尊處苗練之事，然此事足見吾兄認眞；彼不管事者，方且置之不理，若無事然，則不可問也。尊處偵探，得有確信，必卽飛寄，以便調委員前來堵拏；尊處所獲之盜，前後所解，弟均復訊供情確切，弟已密稟一幷解省。其中有實在市登烏交姑傷馬衞正案者，尤必須解省，惜正兇未獲耳！

弟不敢藏人善，尤不敢攘人功，此心惟兄或可鑒之。所有此次再寄盜單一紙，除前次面交一分外，此單係合唐賴市登及各大案而總開之數；有已獲者，有未獲者，有前已開單者，有此次始行究出者，應請緝拏。至高禾等一股，非多放眼目，報之練勇極力一戰，必不能剿；此股最狡最兇，非尋常差役所能捕獲。

昨十五日，黃平何土司承基，帶黃平練及弟練，遇賊於清平長坡之小衝內對山，黃平先奔，弟練二十八人，因路徑未熟，致傷練一人，長夫二人。然弟終不敢因此灰心，勝負固軍家之常，況互有斬傷乎？總要同心同力，期於殄滅此賊而已。聞尊處另緝有人，可請就近解凱里；兄處之犯，自無妄拏，必有眞供。弟處支應局發審局，均調來凱里。再者，高禾九松等一股，總在丹江清平台拱黃平之地，求兄嚴飭探報；如得實信，飛速示之。弟與兄辦事如一家一身，至人嘖嘖，言兄者甚多；卽各大憲亦有大不放

心，密論弟與兄同舟共濟，只求實心實力保衛地方，大憲亦必蒙照察也。此復。

又弟處四面放探，專意高禾九松一股，幷乞兄處專選精幹人役探報確蹤，每次探實；無論弟之練勇有無勝敗，有無斬獲，只要實在指引弟處練勇及兄處練勇與賊相鬬，實係九松等一股，即便賞報口銀四十兩，決不失言。至另單所開人數，亦請密緝。至感至感！武昌之事，人所共憤，荊州尚無事，聞黃州九江危耳！

再啓者：人言嘖嘖，謗騰於上，歸於兄。有謂諱盜尤甚者；有謂諉過於人者；有謂自大自尊不準人進言者；有謂有盜不拿，又不準人拿者；有謂妄用盜匪爲練者。弟覆訊尊處已獲之盜，僅有正盜，且有傷馬衞案內之眞犯；至於自大自尊一節，則本是太守，並非謬妄，可見人言亦不可盡信也。台拱之盜本多，平時瘠苦，賞不應手，或難如期弋獲；此次弟處支應賞犒，按罪名輕重給發，地方自更鼓舞；兄亦可以策勵承緝之人矣。來示因尊處斬喝江，望坪二處之通事張鵬騰，防範不嚴，被賊竄入，以致重煩責懲；足見認眞之實，且可見尊處苗民尚肯爲官出力，急須卹之賞之，切莫遏其向往之機。至九松九斤一股，本極兇悍，乞嚴飭所屬，多放眼綫，遇賊報知尊處，幷弟處帶練窮追協剿，方能破散其黨。兄日前來示，言時而台拱之斬喝江，望坪，時而黃平之黎樹坳，卡榜，時而淸平之塝蟹寨，火燒凱，棠凱，少等

寨；誠如尊示；流徙無定。以弟訪之，窮追遠搜，則又渉而淸江八寨丹江也。弟立志必要破除此賊，無論上憲恩威不敢相負，不忍相負，卽使財力果竭，弟一人典質衣履，亦當聊補賞需。惟弟練有限，能督之使戰，必不能再分之使探；所以望仁兄加意探報，立重賞以偵之，庶幾可以一遇耳。至弟處委員愚勇之成敗利鈍，均是弟一人之事；不拘何處遇賊，成則必賞敍地方指引之功，敗則一人任其咎，決不諉過於人。如此明白直剖心腸，諒仁兄必已垂鑒其愚忱矣。至斬嗎江窩戶幷所寄盜匪名單，必望設法速緝；弟欽佩仁兄之才，無所不可，所望一掃羣盜以保疆域，以間羣言。弟非風雲雷雨之人，亦非傾害同類之人；惟要保全地方使眞正盜犯一概淨盡，方肯歇手。至尊處所已獲者，弟必擇要先行解省；其已在鎮遠監斃者，亦必錄供上稟，斷不肯負兄出力之眞。其必先將尊處獲犯解省者，亦以人言繁興，勢不可遏也。區區愚忱，亦可以質之我兄矣。時勢日艱，保全一處是一處之福，保全一省是一省之福；諒此粵逆，總可卽日蕩平。且屠滅良民如此慘酷，天理必難容也。荊州無恙，安徽可危，惟我黔省必應早爲了辦。不及此時大憲肯辦之時努力爲之，則此後地方官吏永無安枕之日矣！

致辰沅永靖道翟

承示昨奉貴院訪聞黎平一帶土匪滋事等因，並奉巡歷所部順道靖州會同一帶親督查察；足

見忠藎勤勞，至極有加。查黎平一府，昔年多盜；公祖防堵粵匪，久駐邊地，早已洞悉其情。林翼於二年到任後，力行保甲團練，添設卡房三百餘處，添建碉堡五十餘處；一年以來，經地方紳民捕獲內外盜匪三百餘名，實已靜謐。沿邊梟示之匪徒，昭然在人耳目；一切詳細，靖州鄒愚亭先生均已深知。上年十一月卸事後，另委劉捕他府之盜，其四鄉巡緝防堵事宜，仍札飭舊用之紳士專管。仍由總局紳士給賞，每月三次稟報，安靖如初。若有匪徒滋事，官吏縱肯諱飾，紳民必不甘心。緣設立總局以來，一切保團碉堡經費出之於民，該處痛恨昔年之盜，自願出力，故不甚董勸而踴躍同心也。

貴屬芷江王令黔陽張令，故因捕務罷軟，名登白簡；欲求諉卸，無詞可措。成者以昔年之黎平情形影射捕塞，致有此詞，重煩藎念；不然，鄒愚亭吳達生均係靖州會同之長官，與黎平相隔咫尺，誠如來諭，地方官並無一字之及，可見前言之不實。芷江黔陽與鎮遠屬之天柱縣毗連，靖州會同通道與黎平屬之開泰縣毗連，響如風馬牛然。開泰之盜，三十年元年二年迭次剿捕，均已肅清，足慰注念。至林翼上年奉委，係因楚粵寄居黔地之匪徒，勾煽頑苗，聚積於烏沙雷公山老林深處，經地方官密訪稟聞，又蒙大憲先期籌辦，指畫嚴明；除迭次圍剿陣斬外，實已捕獲二百五十餘名。刻下殘賊逋逃，實不過數人。查烏沙為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古州交界之地，萬山叢錯，八面甌脫；雷公山為丹江台

拱交界之地，綿亙數百里，林箐幽深，係都鎮二府疆內，均與楚地相隔甚遠。未舉之先，林翼先將竄粵竄楚之路，四面設防，層層布置，然後身領精練，果入其阻；復經地方官四面協剿，所獲極多。實係地方官吏及紳民之功，并非林翼之力；荷蒙垂詢，故敢直陳梗概，敬乞察核。林翼家是楚民，身爲黔吏，愛楚之切，甚於愛台。不敢有所偏私，定蒙垂鑒。縷縷奉復，即請台安。

緝捕羣盜啓

下游之盜，以烏沙爲最多，以革夷台拱爲最狡；然兩處之盜，結會燒香，已歷數次，其盜魁則龍老冒也。上年奉命之始，誠不知從何處下手？姑即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交界之處，先到烏沙剿捕；至今思之，先後次序，尚爲合宜。烏沙人多而心渙，一經震駭，故得盜最多。

上年六七月，鎮郡緝台拱黃平之盜，該盜等即由雷公山竄入烏沙牛坐條，坐家中賭錢數日；此次剿捕黃台之匪，而烏沙之巢已破，烏沙之盜，已得多人，故不能復行勾結。始意亦未必見及於此，近乃知其無心暗合，亦僥倖之一端也。高禾九松一股，上年勾結烏沙台拱羣盜，多則七八十人，或五六十人，始終不散。十二月杪，派韓張委員帶練來捕；本年正月十三日，駐凱里，十四日，聞清平地方失事，民未報而官亦不聞。十五日，張委員之練三十八巡哨於長坡，遇賊，力戰一次，陣亡練勇長夫，賊於十

五日之夜過丹江尖山，即夜折回台拱地界，又在台拱斬嗐江遇台拱苗民，打仗一次，傷苗練三名，在台拱雞籤砍斃黃平探卒一名。至二十九日，復由尖山竄入丹江，是夜撲尖山之卡，弁兵聞賊，盡數先逃矣。二月初三日，黎練打仗一次；初五日，賊竄大竹園，適烏沙留緝之練，迎來截擊，又大戰一次，自辰至申，斬殺頗多，陣亡五練，傷八練。初九日，黎練圍賊於丹江，山中大霧，未經得手。初十日以後，只膡二十餘賊，其殺死耶？其分竄耶？不可盡知，亦不敢啓軍營揑報斬獲之弊，故凡言殺賊無據實者，未便草率稟聞。從初十日至本月十五日，絕無一仗；百計訪探，不見賊蹤。是民與盜相習，官與民相隔之弊憲臺所謂必須從保甲下手，方能有實濟也。

合而計之：台拱烏沙黃平羣盜，卑府合一百餘盜之供，并爲一單，開具年貌；其必應緝拿者，尚有三四十人，如丟坐——即條坐——蕩往統令往統備生九勇降勇高禾九江老令蕩垢禮醒河爾捧牛等人是也。至鎭遠思州天柱之間，尚有零匪；又不在此數內，固不得其端倪，無從動手。卑府於緝捕之事，幼自未曾學問；到黔以後，適當其阨，實斷無以上慰藎念，謹此稟聞。

陳辦匪情形並乞奏請獎勵官紳啓

奉到二十九日鈞諭。敬承垂問。卑府於初一日回瀘，因黃平舊州之事牽綴未定，遲疑未決；裁撤

之議，尙須稍緩。各屬兵練，均已酌裁酌留；惟黎練三百尙留，僅裁長夫一項。刻下仍派人密捕丹台黃清四處。三百之說，實發既屬難行，虛糜又恐可惜，應不煩憲注。卑府迭次移會各處，緝拿逸盜；除高禾九松丟坐等犯，另備賞格外，其餘各盜，年貌姓名，均移知各處，一體訪拿。解滌之日，按前定五十兩三十兩十五兩賞格分別給賞，則各屬亦不得以緝捕無費爲辭矣。所患者，卑府之才力有限，各屬日久生懈；則公牘信件，不能加意嚴詞。至已獲各犯，業已三次開單稟報，其有案可歸者，應請飭審局彙辦，早爲清結；其無案可歸者，卑府之愚，若盡作粵楚之匪，恐境外之人，得以有詞。若以盜犯懲辦，試如鈞諭，窒礙甚多，可否即以楚粵寄居？

黔地匪徒勾煽頑苗，於丹江都江八寨台拱清江古州廳交界之烏沙雷公山兩處老林中，聚積二百餘人；經地方官密訪稟聞，又蒙大憲先期密札，飭令於正月十五二月初三初五初十等日帶領練勇，會同地方官，四面圍剿。除陣斬外，並擒獲二百餘名。內有某案逸盜若干名，其餘煽惑起事之某等，希圖糾衆竄赴粵楚，均已分別提省，幷委貴東道就近正法。除總委辦委員胡林翼職分較大，僅止調撥，不敢仰懇議敍外；所有在事之印委文武各員，幷紳士，即可附片，請以奬勵，地方官應得處分，請免置議。仍責飭訪緝逸犯云云。如此措詞，似較直捷，亦不致有干部議。卑府昔年所殺之匪多矣，因已

往不可追，咎只可疏節闊目，專以除害爲主，幷無計功近名之心。此次爲委員紳士起見，不能不設法一報；至稟稿俟請省中定議，再爲補呈。現在黃平糧事尚未定局，黎平新有淘金之人；多倅來信，尚未驅除淨盡。又風聞下江有零星粵匪，俟探的，如未平靖，再行赴省面請訓示。多倅署任，已經部駁；吳鼎臣是丞倅中極可用之才，特恐缺苦事繁，亦不願往耳。儻近月以來，逸盜盡得，則飭回本任，仍是熟手。天下多故，何處是安樂之境？「思不出位，」古有明訓。廉頗妙手，思用趙人，是爲眞摯。

至黃平舊州啓孔廉訪

十五日，在鎭遠起程，十六抵黃平舊州。黎練只二百人，添帶鎭練百人；加以黃平練百餘人，黃平營兵百人，均於十六日齊至。十七日早起，傳各城舉貢生監，逐一開諭；該紳士等默無一詞，惟言月前匪徒聚集二萬，與之爭辨，必至房屋家產均被毀敗，勢不由己，無可如何。卽時剴切嚴諭，責成緝獻；雖唯唯聽命，非出眞情。旋有報離城十餘里聚匪數千者，又報離城五里牛市坡有匪千餘，又報城外對河有匪。卑府與周牧再四細商，查閱道途，應分兵兩路；而匪多練少，道路分歧，恐兵勢太分，轉嫌單弱。卑府卽帶黎練前行，周牧亦帶練同行，柴千總帶兵在後。至城外五里餘，遙見兩面山坡人勢甚衆，約分三大起：頭起在去路之前，約一千人；二起在去路之左，約千餘人；三起在對河之右，約不滿千人，鳴

鑼鼓譟，遙遙吶喊。卑府行至距頭起二里許，擇一空地紮住，該匪放槍礮三聲。卑府心知其怯，不忍痛殺；令紳士前進開導，無應命者。令家人王順尹升及韓委員家人孫成棄矛前進，詳悉開導；並令以家丁二人作押，令伊處二人前來，面申一切。而家丁空回，該處之民，畏不肯來。卑府復進一里許，黃平之練，已有躍躍欲試，先開槍礮者。卑府明知愚民無知，被匪徒脅刧而來，不忍殺戮；以身攔住槍隊，復持牌諭遣人前去。該匪等不近亦不散，寬容一時之久，該匪竟敢拾石擲來，持矛鼓譟，跳擲前進。彼恃人衆，以爲官必畏怯先遁，卑府明知烏合之衆，心必不一；不得已親率黎練前進，甫一交綏，彼盡駭走，僅殺四人——即擲石放槍之人也——餘人敗不相救。卑府姑息之愛，不忍多殺；且威已立矣，何容多殺？未滿半刻，當即收兵回行。而柴千總後隊之人，飛報言數百人堵截後路；卑府飭令不准動手，行二里許，聞槍礮聲頗繁。猶疑後隊營兵放槍，遣人查詢，並面詢周牧柴千總；均言實系該匪等抄尾放槍，因隔住山坡，彼尚不知頭起迎敵者已潰敗，故欲攔住歸路。當令黎練殺去，陣斬二十餘級，生擒四名，餘匪紛紛竄去。因恐黎練窮追不止，鳴號追還；而隔河之第三起，亦不能鼓譟，漸已引退矣。因時已昏暮，整旅回城；效首已畢，生擒者交周牧詳訊另辦。

卑府明知鄉愚無知，若非聚集日久，張貼狂悖之詞，必不忍前來剿辦；若使該匪聞卑府前來，先

已潰散，卑府亦必督飭周牧從緩緝拿，不忍開仗。若使臨時肯以一二人投戈申訴，亦必準其改悔。無如相逼而來，不得不稍示以威力。然兩次開仗均不滿半刻，即令收兵，因彼已奔潰，不欲多殺，是振威之中，仍不能不仰體大憲好生之德。但不審該民喻此恩意否？

總之，軍威不振，良民亦變爲驕子，何況亂民？區區以殺止殺之心，非得已也。該匪目中無官，擅殺人，並毀房屋斂錢肥己，固其罪之最著者矣。看今情形威力已振；雖非本心所樂爲，而事必易了，容再續稟。本日卑府之人，無所傷損，惟新僱礮夫聞礮聲而畏怯，避入山中；適官練發礮，誤傷腸出，亦由自取。至鎭遠之兵，切求不必調動，威聲已樹，只宜開導匪徒，或未必竄入甕安，亦求不必調兵。若言緊急，只求飭地方官函知卑府，自當應援，不動大兵，可以外結，公事好辦，其成敗利鈍，猶其顯焉者矣。

自烏沙移駐凱里啓呂方伯孔廉訪

敬稟者：正月初八日由古州差遞去臘十九日鈞帖，敬悉所訓黔中遇事造謠，總是長盜賊威風，倒自己志氣耳。鈞諭人心浮動，誠切中時勢之論。即如卑府進逼烏沙，乃深以不見賊爲恨，而外間傳說，則覺至不可言狀。民之訛言，慘莫之懲，其奈之何！又如卑府在黎議辦之始，各屬來信，有言某處殺牛聚集者，有言某處把守關隘與官作敵者；其進言者，皆鄰近地方大官也。卑府愚見，即使果如所言，

亦不能有所退怯；及至烏沙，竟成烏有。彼進言者，方且啞然自失矣。

夫賊固不可輕視，然亦何至不能懲辦？蓋盜之羣起也，其情狀如蠭，一蠭起而百蠭隨之；不及時挫遏其勢，則無知愚民皆變爲盜。盜之遇兵練也，其情狀如犬，人畏犬而竄，則犬亦奔之，人止則犬止，人進則犬退。大抵小小抵抗，是盜賊常情，設有意外，則命也。惟有加之謹愼，時時提撕警覺而已。烏沙界連丹江台拱清江古州八寨，向爲甌脫之地，俗名四不管，是以釀成盜藪；在黎平古州與郎丞再四密約。如下烏沙之盜四月不淨，必當稟揭；至今仍日日頻催而上。烏沙古州均及附近烏沙各寨，均當責成清江台拱丹江等處，實心遵辦者，不可多得。卑府之志，不敢市恩，亦不避怨，惟求於公事有濟而已。年內烏沙附近之盜，經各地方上緊緝拿，已獲百名以外，而匿者尚屬不少。卑府之練教訓已久，三次遇賊，均不退怯；雖斬殺不多，均無挫敗，亦足稍寒賊膽。突尤喜古州下烏沙之牛坐九坐巨盜已獲，如清江等處，再加搜捕，終始不懈，則烏沙羣盜可期肅清。刻下張委員韓委員分赴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盤，卑府定於初十日親駐凱里。

請孔廉訪親臨甕安啓

初四日奉稟，交平越專差，初六日丑刻，由平越專馬復，將初五日打仗情形，縷細稟報；未知平越

地界不致阻截否?初五日未殺賊之先，四面鑼聲不絕;開仗之後，後路之鑼聲尤殷。初六日早起查詢，後路距營十里許之大橋，已於初五日未戰之先拆毀。該處河水頗深，無舟可渡;此匪黨欲三面乘我，一面斷官軍歸路也。又營中遣差遞食物送文書者，一概細奪，以致城中與營地文報不通;而城中婦孺號泣，幫徙漸空矣。

初六日，卑府拔營由小路翻山回城，城中尚驚訝狂駭;及見前旌，士民乃敢來見，且始知有殺賊之事。人心恇怯，本屬恆情;然細核此地情形，四鄉匪徒幾於到處蠭起，不止干溪一股，亦非僅殺四十人所能辦畢。且湄潭之告急文書昨已兩至矣。卑府隨身練勇，只有此數。初五日之事，幸未稍挫耳。匪黨細差役，并阻截來往行人，必詢練勇多寡，詳探虛實。邱貢生一枝，尚未見到。先是邱貢生到荔波，該處紳士不肯發餉，卑府有銀三百借給魏令，魏令付邱生，始行招練，是以遲耳。

兵事不可狃小勝而忽大局，謹將可慮之處，逐一陳明，伏乞鑒察，速賜核奪:匪徒之多，幾於遍地蠭起，誅不勝誅，則宜剿撫兩施;然不剿則脅從不散，剿則首從同誅，不暇分別。可商者一。撫則不致多殺，脅從可以無恐;而首惡未必即來，來一二人而縱之，則後來者不疑，縱而復來，則又縱而又擒之，始可多得，可商者二。文武生監之未革者，頗有渠魁，不能不用重典;卑府權輕職小，恐日後謠豚紛乘，無

以自白。黃平臨陣殺一文生，而流言必謂其從書房捉去，何多口之可惜乎？可商者三。首惡之就擒者，免罪未必革心；計斬未必盡得。失信於民，更無論矣。何去何從？可商者四。初五日匪分三路而來，我兵先顧一路，而後及他路，畢竟未能遠追也。來往紛紛，接應不暇，此非用兵之正道，以人少不能分顧，姑救一時耳。萬一日後情見勢絀，所患方大。可商者五。平越營兵，孱弱不堪，省中營兵，駑怯尤甚；不得已姑調平越百五十名以作聲援，然必不可任戰。人微言輕，本無馭將之權，亦非馭將之才；兵弁有罪，未能輕行其法。可商者六。湄潭已傷差，聚集告急者屢矣。距此四日之程，急切不能兼顧。可商者七。湄餉因糧甕安，侮官擾民，法當分別。可商者八。匪徒又言胡某豈能久於此地，去後另作計較；此次不妥，後患方大，狂悖不情，藐官尤甚。卑府固不在目中。可商者九。以身督戰，又患餉絀，又慮力單，兼籌一切，早夜未遑。誠恐思慮未到，顧小失大，顧此遺彼，貽誤方大；至應恩應威之略，或操或縱之機，非得大憲坐鎮，逐一禀承，則事機必難順手。可商者十。卑府之愚，必乞大憲挑帶材官數名隨護，駐節甕安，籌度指揮；卑府庶隨時隨事得所禀咨，且聲威隱重，事必速了。不過三旬，甕事大定。緣大憲按臨，則地方聳動，匪膽愈小，軍氣愈揚；投之所向，無不如志。否則卑府征於東而西已驚，征於鄉而城又駭矣。至督戰之事，卑府一身任之，萬不致有絲毫推諉絲毫退縮之情；惟求大人坐鎮籌度，發縱指使，則受恩多矣。

與孔廉訪論會匪啓

承索所論會匪情形書謹錄以聞，此辛亥年秋杪事，與今不同。今日國威不振，即愚民亦生狎侮之心，何況莠民？當以練兵求才爲先務，如飢渴之於飮食，一日不食則飢，一日不講武則死；所望有兵事兵柄者屏棄萬緣專意武事。黔中之事，非立誅三五貪劣將弁，幷劾去三二十人，則不能起鼓聲而作士氣。以九十萬之餉養此昏庸之鬼每兵百名，侵蝕空曠，殆將及半；其半在伍者，皆城中稿房隊目之姻婭僕妾之黨耳！否則革兵老兵死兵之子孫耳！否則將弁僕妾侍婦之子若孫及壻及姻親耳！胎病已深來頭已久，油滑怯懦，即日夜講武，未必能武，況得過且過耶？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懸一死字於臥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則於此求生，或有生機；更以武昌安慶金陵之事作一設身之想，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兵事尙有辦法矣。嗟乎！此言亦僅可於知己前一吐其愚耳！

啓孔廉訪

敬稟者：舊州一帶之事，早已定局；因太平堡一隅僻處，尙有觀望之人。於初六日領練成行，二日至甕安縣之侯場，而黃平民悔罪輸誠，到案投結者，紛紛而至。此等事當其氣燄方張之時，非威不濟；及其恐懼消沮也，可以恩行。然所謂恩者，亦不過持重養威，準其自新，限以勸獻，非消化而示以姑息

也。緣匪徒脅糧戶以爲聚衆之謀，不解散糧戶，則不能伐其謀；若意在急切，則良儒受害，加以攻伐，則首從莫分。卑府之愚，必先分良莠，如醫治疾，扶正氣卽可禦外邪也。黃平之事，不日可完；至甕安湄潭脣齒相依，狼狽爲奸。甕安匪徒尤甚，殺官馬，奪官械；徐令專以恩意諭人，然不可久。無可守之城，無可戰之士，無可傳喚之差，初到無人告狀，近則有人來城亦稟告；槪匪私行擅殺而已。若得大憲恩示多張，貼於四境；示諭之意專指匪徒之聚衆以鬧糧爲名，而私罰人錢，擅沈人於河，一切不服官斷，必應將首要細戮，許免脅從。如再抗違，準某等帶兵練剿辦。以此虛聲，默爲開導，則保全必多。總之，匪徒非由糧而始起事，特不藉糧爲名，不能得人不能得財；卑府等亦非欲爭糧利而來，安糧戶卽所以散黨羽。徒之勢孤，則緝拿必可得力；否則卽減損糧戶至於無糧，而地方之害彌大。區區之愚，直陳無隱。

啟陳剿盜十三條

道光廿九年十二月晦日，率師討苗匪，用兵千七百人，營於險要，令其毋擅動，毋挑戰；用革夷附近之團練萬七千八環而集之，搗其巢穴，復以計誘之。賴同事文武士民之力，得盜頗多。卑府於二月十七日，又往黎平堵楚匪矣。三十年十月，逸盜廿餘人，殺寨頭阿賈以逞；阿賈者卽是年春助官縛盜之革夷寨苗也，頗知大義，識漢文。於是鎮遠黃平台拱淸江淸平丹江凱里施秉各官吏，再會於巖門

跡成事以圖績，則自三十年十月，至於元年三月，乃蔵事；而盜固逃竄於荒山密箐中，正犯無一獲也。然則契舟可求劍乎？膠柱可鼓瑟乎？必當知所變計矣。近日台拱清江丹江施秉之盜又稍縱矣。約而言之，昔年之事利用剿，今日之事利用追剿；昔年之事賊可餌誘，今日之事，當以力擒。昌黎韓子慷慨有大志，陳說十四條，至爲精當，謹另錄以呈。復思其節目之未備者，附呈十三條，惟密採而留意焉。

一，辨盜先須寬吏議也。王夫之言「自古盜賊之多，無若東漢，光武先後所降幾至二千萬」；其通鑑論宋論，津津其言之。考漢史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聚，乃詔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聽以擒討爲效，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夫上之用意嚴而用法密，則下之避罪巧而貽害乃愈深；儻能捐棄一切特參之條，寬以時日，責其擒討，在下者感寬大之恩惠而不必用其欺，在上者有切實之事功而不須廣其詐。如此而後事無窒礙，督捕之員亦不致貽同官之罪戾。否則上下相蒙，終歸諱飾而已矣。

一，捕盜莫善於雕剿也。黔盜裹巾扛礮，情罪與逆匪無異；以不選不練之兵剿之，則盜必拒，兵必潰，以精兵精練剿之，則盜必竄矣。然則當從竄處著議矣。田山薑黔書歷陳平苗之往事，以分而勝，以合而敗；不惟深明兵法，亦且洞悉苗情。竊計用兵練五百，飭委幹員，將黎平之精練挑去百名，於都

勻鎮遠兩府標式招募二百名。必於其地招募者，卽慶鄭所謂生其水土，服習其道也。於營兵標式招募百名或二百名，其兼用營兵者，營兵固怯然百人之怯，豈無一人之勇？虞允文收集潰卒致功於采石；勝國逃潰之兵，入本朝而爲龍興勁旅，卽此意也。且事後不煩安插，卽不慮後患。

一，標式以選精銳，不可專用火器也。宜長短相間。長兵者，槍礮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鐽棍是也。叔世人心怯懦，偏重火器，謂可殺賊於百步內外，無跳盪搏擊之危；非特賊刃難加我身，幷賊血亦不得汚我衣。何便如之？且譬計於百步內外開礮，若見勢頭不好，丟棄槍礮逃去，賊追不及。又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強，亦因火器弱。誠然誠然！明季偏重火器，而兵益弱；識者欲改其制，而莊烈不允，遂亡於流賊。自暎夷入犯中國，見其以火器勝，我亦遂因而偏重之；每營刀矛手少，火器手多，刀矛手自大操三跳之外，未有練習者，所練習不過火器而已。然十餘日或數月始一操，一操只打三槍，命中者十不得一；是有偏重之名，究無偏重之實也。以此毫無可恃之技臨陣，未見賊氣已餒矣。既開仗，心益惶，手益戰矣。於是或裝藥忘却下子，或先下子而後裝藥，或裝藥下子而忘却發藥，或開放於百步外，一二槍不中，則相與棄槍反走，又何怪每仗必敗乎！昔冉子用矛入齊師，孔子稱其義，爲其奮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烏枝鳴用劍敗華氏，謂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二事，乃兵家之祕，後世得其

驍者，岳忠武之背嵬軍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馬兵三十六人，楊昭武長槍手百人，皆是也。邇來軍威不振極矣！總以火器不可當爲詞，司兵柄者亟宜變計矣。大約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每日操練，以備戰鬬。火器當前；刀矛繼之；火器精，可壯刀矛之先聲，刀矛精，則火器有恃無恐。精火器之人，尤須並精刀矛，則膽氣愈雄，神氣愈定，而打放不空；果能打放不空，勝已七八矣。況又以精悍刀矛銜出如雨驟至，賊焉得不奔潰哉？故今日標式，以火器四三成，刀矛六七成爲要。

一，用兵貴審形勢也。委員選兵募練，於二府之地，兼可留意地輿，度其險要。鄧侯以圖志而知阨塞之要，亞夫因趙涉而搜殽黽之盜；自古將帥類然，此行兵之至要也。

一，多用委員，不如兼用士民也。「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曹劌鄉氓，功成長勺，此用士用民之說也。用都游以上，不如用千總以下；智勇困於所溺，仕官怠於已成，此都游以上之說也。能與士卒比飲食，可得士卒之死力，能耐飢渴奔走，然後能與盜相追逐，此千總以下之說也。鷹之在韝也，飢則爲人用，飽則不爲人用；夫中人之性，亦若是焉已矣。惟士民武弁，功勞不可淹沒，不得以與例不合而舍是。昔王文成之征南贛征粵西，所用皆門下學究書生，功績甚偉。然死必有卹，功必有賞，是可法也。

一，雕剿宜實行保甲團練也。韓子可主征討之任，然任於此不能分於彼；保甲團練不精不嚴不

切實認眞，如一身一家之事，則征討之事亦窮。投戈而混入寨中，則如人入羊羣，見羊而不見人；畏我而匿於荒谷幽箐，則如以驥捕鼠於井竈之際，反不若跛貓矣。濫殺之不可，稍縱之卽逝，故必藉保甲團練，然後可以收雕剿之功。

一，保甲團練須用士用民也。近年保甲團練，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煩，實政無補，牌籍空設，良莠不分。其交給士司差役分發各鄉者，徒資訛索，尤為浮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為我師。一邑之中，豈無二三明白正派之紳士？虛心訪之，實心求之，委令下鄉，帶同册籍，每到一村，先於此村訪彼村之正人才人，有衣食有頂戴人。到村又訪前村後村之人，廉得其實，加以委任，官為給札註名於册，責以保固鄉里之義，諭以分別良莠之機，付以防捕救援之法，隆之以禮，尤必須董之以威。雖欲不肩其任，不可得矣。彼鄉正團長到城繳簿，預囑家人門丁，隨時傳入，不得稽延；其册中良莠，密加訪察，密為記載。其所請防捕救援事宜，分別不可立卽施行，不使羈候於城中。其怯懦退諉者，卽時斥責；其迂闊不曉事者，反復開導，委曲求全。其公正明白者，侍坐賜茶食，卽樵髻之苗，草履之民，侍立於側，切實講求；苟有知大義者，卽不必苛以尋常官禮。其下鄉委員紳士所帶書差，官為給貲援及分文者，杖之不赦。如此而後保甲團練之事十得三四，然猶不敢謂其已成也；而奈何易言之也！

一，保甲團練，須官爲士民作主也。賈子言治天下至纖至悉，其保團之謂矣。監司以上大憲，可示其教而勢不能理其事；理其事者，其牧令乎。然而才具各有所宜，不必盡能其事，亦不必實行其事。無已，其擇州縣樸實精明講求此道者，由大憲札委，或專司其事，或隨知府督辦；予以貲財，寬以歲月。務求訪察至精，奉行至實，或有濟乎？然擇官專辦，或係在省候補，而久勢於外；或本有實缺而奪其所有，均非俗情所能堪，亦恐室人之交讁。凡委員之督戰與辦保團者，月給私費百金，便爲至厚，酌半亦可。計委員不過數人，委任不過一年；恤其內顧之憂，而彼乃不能紓大憲之憂，忍乎敢乎？

一，保團縛送之賊，非速審速賞不可也。賊到而不立審，則鄉民如重負在身，方以送盜爲厲已矣。粗審而不細切，則必不肯速賞，賞遲而民氣怠矣。不計功，不謀利，非可責之蚩蚩之民；使其送賊而在城守候至於一日二日之久，其愁怨當何如耶？何以勸後？故貴速審，貴速賞。

一，審盜貴專精也。委員捕獲之盜，及鄉民綑送之盜，到案即詳訊其案情多寡，行止聚散，一飲一食，至微至陋之處，並其同夥行蹤，年貌，逐一筆之於書。隔一日再審，三五日又審；其不留意處，其細褸處，一一符合，則盜眞矣。凡盜供之狡賴者，無同夥之衆供以指其瑕，且官亦無隙以發其私；故善訊者，不恃刑求。凡被誣而妄認者，受人教誘，許以錢物，恍以亂刑，加以恐喝；覺有自認不諱，隨口妄攀他人。

詳悉肇之於書，異日再訊，即其直認處，必有自相矛盾之隙，可得間矣。此事惟黔苗受害最多，其憂過人也。故審案貴精。在外委員將犯供逐一稟之臬憲，尤須委能幹樸實之員，於臬署設局，辰入酉出，交供呈核。嚮如風簷局試，白卷者少；否則酬應徵逐，日復一日，抑且年復一年，案以久而不了，犯以狡而愈疑。故審案貴專。

一，提解斬殺可便宜也。凡盜就獲，除委員格傷格殺外，令其逐一詳訊，開列同夥年貌，案犯日期；無論遠年近年；已報未報，多獲少獲，概不爲罪。以申文露申，而實供則密稟臬憲，即將正犯就近交地方官押解，從某處至省城止，均係沿途文員親自派押，遞交臬憲復訊後，請令正法，續獲冉正法；稟至事竣，始入奏。則法網既無窒礙，限期亦屬從容，可以實盡心力矣。

一，經費宜寬籌也。精兵精練，五百人約每人日食一錢，月須一千五百兩，加以委員紳士薪水，與夫價差盤礮藥鍋帳夫役，又加偵探眼綫，月費總在三四千金。一年肅清，則四五萬兩，可以足用；惟須由大憲簡派二人，專司其事，期於核實不欺而已。

一，委任宜專也。委員如韓子者，腹有詩書，豈至以聲色加人私，欲求人?然以卑官辦他境之事，非克伐怨欲不行之地；方官不能同心協力，越境攻盜之難，曩固疑之，今日驗矣。然使大憲深信無猜，則

事必有濟。近日人心怯餒，中無所有；即使謠啄播於都會，蜚語傳於京師，而明鏡在空，流言自止。毅然付余玠以汴師，委陶魯以峒賊；權之所屬，威望重焉，不待斬莊賈戮揚干然後令行禁止也。虎帥以聽，誰能犯子；而東里因得志於鄭國，非明徵歟？

以上各條，數之無甚高論，愚陋之識，知無不言；大抵常人之情，當厝火未然，則諱言兵，及赤眉黃巾安史闖獻起，則曰此乃天數，非人力所能挽回。然亦思樊崇張角等，果天亟之乎？抑人誅之乎？究是幾個有志之人，將狂氛掃盡耳！而謀國者，又動以無財爲說。稱念鄭畋守鳳隴，韋臯鎮川蜀，皆値國步艱難，物力不足之時；而勁敵當前，屢索斂賦，何不聞以匱乏撓大計？又況明季國窮，守都邑兵，至於米薪不繼；乃本朝定鼎之初，天下入版圖，輸租稅者僅三分之二，何以用兵數十年不致告匱？不聞往遼東飛芻挽粟，不聞議推廣秀才舉人之例？此無他，天下之財本無不足，視其政事何如耳。如蒙採擇，天下幸甚！黔中幸甚！

附韓州判剿盜匪說

經書何儒不讀？用以爲文，好醜各殊者，切題與不切題也。古方何醫不記？用以療疾，生死不同者，切證與不切證也。兵法何將不知？用以臨敵，勝負各歧者，切時勢與不切時勢也。方今會匪鴟張，

土寇蜂起；粵楚既臨不安，而黔地惡苗，遂亦欲因風縱火。非速加懲創，禍固不可勝言；非妥爲安排，亂又烏知所底。是在卽賊與我之時勢熟籌而審處焉耳：苗耐飢渴，勞苦寒暑，無所畏避；行止輕便，無行李背負，飯包大可供數日食。上下峻坂，捷若猿猱；又習用火器，從禽架逐獸，日以爲常。曲左臂架槍，其發多中，此其所長也。性多疑忌，貪利無陣法，疑則易誤以多方，忌則易誑以鬼神巫師。貪則易鈎以餌，烏合而無陣法，則易制以節制之師，此其所短也。至我員弁兵練，膽薄技疏，不諳戰陣，遇敵則退後，論功則爭先，有短而無長。方諸乾隆嘉慶間，已遠不相及；何論國初。然則當此之時，處此之勢，將剿苗匪，其何道之從乎？謹卽管見臚陳十四條，敬陳左右：

一，明賞罰。有功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固非；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有罪而使無罪者受其罰，尤非。甚至有功而反受罰，有罪而反受賞，是非顚倒，更不足以服人心。惟賞罰當乎功罪，則賞一人而三軍勸，罰一人而三軍畏，乃知所趨避焉耳。

一，議約信。鼓之而弗前，金之而莫退，呼之而不至，限之而故違。雖韓白孫吳不能操算矣。夫收信之效在臨事，而致信之效在平時；平時不輕下令，有令則不更不苟相期，有期則必踐。古人千金徙木，三日去原，約信不爽毫釐，三軍所以用命也。

一，勤操練。近今弁兵怯懦，見賊即逃，雖有不逃，亦未聞直前殺賊；此固由志卑氣弱，亦自顧無保身殺敵之能，不得不苟且圖免耳。則操練安可不勤乎？然尤貴因地制宜也。昔秦再雄鐵甲度水，傅重庵提重登山，皆度地練兵，所向無敵；今將剿匪於黔省多山之地，我兵技藝行陣必切多山之地爲之，方有實用。絕巘之徑難登，故身宜輕也；磴巘之間多礙，故陣宜疏也。如此則將勇兵強，戰勝攻取矣。

一，簡趫捷。苗跋山如履平地，漢人弗若也；一旦相角逐，則彼急我遲，彼暇我忙，優絀分而雄雌判矣。此宜用沙囊之法，練習升高陟遠，簡其趫捷者別爲一軍，或用以邀擊，或用以跟追，或用以繞道別出。此剿匪苗之必不可少者，

一，選員弁。一將豈能獨理？則協理之文員武弁，在所必需。雖然，軟熟者不可用，諂諛者不可用，胸無實際大言欺人者更不可用。選其反乎此者，則庶乎其近焉已。

一，擇士民。官來自遠，於苗境之山川風土，未克周知，豈若士民之生於斯長於斯哉？此宜擇其有才能而心地可靠者，不分漢夷，使之效力軍前，以供指臂之用。

一，嚴保團。保甲團練，最爲守禦之規；近年大憲已三令五申，特患奉行不力耳。嚴以督之，未行

者咸能遵依，已行者益加振作；忖忖自守，不獨難於要脅，從賊者稀，抑且困於糗糧，呼庚者衆。況能各出鄉兵，隨處截殺，其有裨於剿匪，更爲何如哉？

一，精間諜。善用兵者，凡敵境之險夷，敵衆之多寡，敵意之趨避，敵黨之離合，敵將之性情嗜好，莫不灼知，故能批郤導窾，應手而解。——然而甚難其人也。必其沈密勇敢，又有妻孥之繫，然後予以厚貲，俾混入賊中，以察悉其纖微；若能不用漢而用苗，不用民而用賊，則言語相通，氣類相投，更爲得力耳。

一，務分攻。苗性遲疑不決，我分兵以亂其耳目，則方寸益淆；苗性專一不歧，我分兵以致其紛紜，則氣力必憊。至於力不能支，或且潰圍四處，集散亡以再肆狂氛；又當空闕一方，層層密伏，使之聚而殲旃也。

一，防伏劫。自來苗匪跳梁，其兵法有二，埋伏與夤夜斫營而已。我軍行走，宜冀以搜伏之軍戰勝追逐，宜用戚南塘防伏之法。至每夜伏路與瞭望者，尤宜加意。

一，勿妄殺。爲賊者誅，餘人不問者，波及無辜，甚或欲絕其種類，則奸人得以煽動，必至蔓延。

一，勿輕撫。人心思亂已久，加以邇來粵楚不靖，更思效尤；其眞正爲賊者，未至十分窮蹙而遽

撫之，以博好生之名，且或以爲易了之計。則禍心未死，轉瞬復張。此宜痛剿靡遺，方足杜萌芽而昭鑒戒。

一，急捕亡。剿辦得手之餘，其著名惡匪，必有漏網逃匿者，儻以黨與旣散，了然無復可虞，竊恐不數月間又將招集其徒，再圖舉事。此宜迅速搜窮，罪人斯得，而後不慮其復然也。

一，緩撤兵。兵事費用浩繁，早撤一日，則省儉一日；所以一得勝仗，便思抽撤，賊勢將次平靖，便思全撤，後來之熄而復熾，軍需益不貲，未之計也。試思一簣未成，乃不肯及時竣工，致令全山頹圮，再思平地爲之，果孰逸孰勞，孰省孰費乎？此其宜於緩撤也審矣。

此十四條，自嚴保團以上，從已作事；自精間諜以下，從彼著想，皆切時勢以籌之者也。而操練間諜二條，尤爲緊要；誠能不中沮於事機，不旁撓於羣議，精心果力，徹始徹終，於剿辦苗匪何有哉！

論東路事宜啓

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即愚陋之所及知者而言之，已不下十數事：麻陽船戶，辰沅水手，皆強悍有力；鎮遠以上，驛路腳夫，亦游蕩不羈。兩三月來，客商裹足不前，無所得食，人心皇皇，殆不可支。夫以官養民，不如使民自養爲盜而死，忍饑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賒死，忍饑則將立斃，可慮一也。各府各

廳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連年盜刦，積蓄一空；爲良則畏盜而又畏官畏差，爲盜則一無所畏，是將迫之使爲盜，可慮二也。良苗終日採芒爲食，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種所入，遇青黃不接之際，借穀一石；一月之內還至二石三石不等，名爲斷頭穀。借錢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積至多時，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則怨恨所積，引羣盜以仇之耳。而漢奸終不自悟，方且失之於盜刦，而取償於盤剝，可慮三也。苗產盡入漢奸，而差徭採買仍出於原戶；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者矣。蒿目痛心，莫此爲甚！各廳并無錢糧贏餘，專恃差徭採買，一切陋規以爲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絀，官事日多，即令如數收納，尙呼痛苦，何能禁止而強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征，一概停止，則苗民脫身化外，不復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難。將縱之而任其多取乎，則窮愁怨歎，苗民日見其蹙；將更法而歸於受田之漢民乎，則差徭採買，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賦役之正供。苗寨本無錢糧，漢民豈肯領受？訐告紛紛，上下其手，可慮四也。官取於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於苗者十之七；取良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酖毒之資，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深，可慮五也。漢奸恐喝苗民，無所不至，即如上年十月，倡言某人帶兵，見黑便殺；雖大張曉諭，開布公誠，而浮言不止，其造言恐喝之人，即平日盤剝之人，即異日倡亂之人，欲藉以快其私耳。人心思亂，無理可喻，可慮六也。

官兵數萬，已成廢器；即令千人爲營，而十賊可破。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屯軍九千餘名，布置各堡，本極周密；然廬籍徒存，實政無補。數十年之積弊，不能一旦挽回；今日之食屯田者，半是刁生劣監，一旦繩之以法，則捏造黑白，勾煽愚苗，其禍且益速。操之太急，是鼂錯削直之弊；委心任運，是胡廣中庸之誚，可慮七也，邪教之興，隨地皆是，根柢既深，萌芽已露。惟大臣持正而不阿，小臣奉公而潔己，則無隙可乘，尚可不即舉發；黔中近年大憲，兢兢業業，察吏頗嚴。然在上有震動恪恭之心，在下有得過且過之意；未經患難，不知恐懼，公牘所到，寓目已忘。可慮八也。天下治亂之機，不外乎義利二字；人心嗜利則亂，嗜義則治。近年嗜利之人，豈惟官哉？凡在官之人，皆然也。即在野之人，亦駸駸乎其莫不然。用人而不得所養，雖堯禹之憂勤，不能以治；天下亂則耗財多，處已亂將亂之時，則賞不得不重，罰不得不輕，故耗財尤多。度支已竭，仰屋空嗟，可慮九也。禍積於蕭牆，勢處於危急，而不能不資成案秉舊例；絳侯之乞憐於牘背，魏尙之見屈於刀筆吏，古今同概。必至決裂不可收拾，例案一無所施，而後節目疏闊，則事已不可爲。可慮十也。勤王事者食於官，舉義旗者食於民，舍穡事而割正夏湯是也；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諸葛之言是也；南陽太守稽留義師，斬一守而人皆奉令，孫堅是也。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財，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財；明懷宗之勸慰而不助軍餉，李自成之腦箍而盡數以獻。叔季人

心，大抵類是。粵逆入鄂，括取民財，計逾千萬；設官爲董勸，則十萬亦難。不至此時，不知悔懼，人心又大
抵類此。黔中官兵仰給於藩庫，藩庫又仰給於鄰省，轉運則有所不能，仰勸則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勢
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慮十一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言道學者疑之；而英君賢相之方略，實不外
此自強之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範謂之極，帝王馭世之微權，必取強桀之人，預爲駕馭，爲我用而不
爲人用；世廟募武力絕倫之人，令史相國統領駐防。豈爲駐防哉？所以消天下之英傑而不覺耳！姚啓
聖督浙閩，署中歲費以百萬計，不數年而海澄公施侯歸於麾下；今欲鎭攝邊陲，必須日日練兵。貴東
一路，幅員至大，非挑練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戰且守，則不足以攝奸萌而資防範；一年之費，又將
安出？可慮十二也。黔餉設令不繼，則兵民皆困，禍不旋踵，將任其自亂而自已乎？抑將養壯士而去老
弱，核名實而察空曠乎？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驛卒之事；行之而善，是商鞅變秦法
之事。成則爲怨府，敗則爲禍階。可慮十三也。保甲團練，實救時之善政，委員之辦事，其時甚暫，恐民不
信，其勢相隔，恐民不親，則非牧令不爲功矣。然而奉虛文者無實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憲之董戒，不
啻頴禿而脣焦，各屬之奉行，惟有稟復與告示。可慮十四也。大江東去，望風瓦解，剌臂奸細，反來黔地；
卽是逃匿之餘，亦恐勾煽之禍。可慮十五也：以上十五事，姑卽東路而言之；然而言易行難，病多藥少。

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剿說所能補救。約而言之，則亦不外練兵求才察吏籌餉四事耳。已亂易治也；未亂易治也；而將亂難治。林翼之愚陋，卽使殫精竭力亦無補於萬一；況一人之精力幾何，一人之才識又幾何？如石塡海，如蚊負山，固自知其不堪矣！區區愚誠，尙祈鑒察。

致湖南永綏廳但梓村四則

三廳向多壯士，有眞實不怕死之人否？林翼欲糾集二三千人，爲勤王之師；然招募難，支給亦難。如實在有人可募，倂紳士內有人才可任將者，擬囘楚後設法招致，卽赴吳楚剿賊。但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而行之實難；非眞有膽有良心者不可。僅以客氣爲之，一敗卽挫矣。林翼之志如此，未知能如所願否？敬乞囑世兄代爲物色密示爲幸。

林翼視壯勇如一身一命，與同甘苦，疾病死亡，撫卹最重；惟不用油滑人，怯弱畏縮人。每月工食，四千爲準，其頭目則五千六千；其擡礮旂幟，林翼業已預備，並請選擇紳士之曉兵事有膽識有志氣不顧身家不愛錢財者二三人爲管領。林翼到辰谿泊舟考驗；卽不取者，往返盤費，林翼必當給之。考驗之法，取石擬二百五十觔者，弓開八力者，槍礮十發七八中者，刀矛有身法手法者，能泅水者，能飛縱上房屋者，能日行百八十里者，能精製軍器火藥攻具者，能使風使舵者：最要莫如樸實耐勞苦，膽

最可信耳。如得義勇二三百人，能倚以平湖北之賊，則報答君師，此心乃覺不愧。前蒙世兄助錢五百千，師弟如一家之親，需用之際，不敢作一毫虛文，亦不敢言謝；所求練勇，必乞十分可靠，有志上進之材，乃有實濟。若如近日之兵練，雖多無益矣！至於將官中，非十分知兵十分敢戰之士，不可攜帶也。

札開泰縣高令

本府現辦內匪，隨帶練勇，業已分起派去，伺便雕剿。本日據丹江營廳函稱，探得初二賊匪已至雷公山下番祥腳烏一帶，恐即徑竄清江古州。查情江古州，爲黎平府縣連界之地，賊如下竄，一二日即可由深山老林之中驀入黎境；昨已迭次飛函告知多任，并函諭各紳士矣。多署守來函，傳聞融縣匪徒蜂起，南路須防；本府業已派委魏令，前往堵禦，勢必不能兼顧北路西路，而現在內地流匪，亦須嚴防。查北路從開泰苗光起，至府屬平略止，上年夏秋間已派姜興國李光茂專司防範清江之事，并有各鄉正協同辦事；北路兼西之烏柞坳至高徼一帶，系扼守青山界老林要地。凡台拱黃平之盜，驀入黎境，必由青山界朗洞一帶而來。此地山勢最大，歧路尤多。上年夏秋間，因鎮遠一帶頻有盜警，特派委員張禮度帶同紳士楊日暄廖文蕃吳立本，新賞軍功吳光榮，於各苗寨要隘，舊設卡房外，新建碉樓，并新添埋伏處所，計又不下數十層，并有各鄉正協同辦事；此次又專札吳立本吳光榮加意董

辦。該處苗民淳樸者居多，必肯用命；但須官爲董勸，使之不懈耳。現在魏令已派赴南路，勢難分身；合行札委，札到該縣，立卽由古州便道先於高徵一帶會同已派紳士，酌帶銀兩，奬勞苗民，攜帶本府保甲舊規舊册，按照上年楊虞生日暄所指派設伏處所，逐一申警。務使苗民知官之意在保愛，幷非煩擾；尤須嚴約隨丁，不帶差役，與士民同體同心，不使其私受苗寨粒米分文，則苗民感德畏威，出力更倍。幷須嚴飭各文武委員，所帶兵練，毋使擾我良苗粒米分文；如有不遵舊約，貪鄙不肖之人，本府一有訪聞，無論文武委員，立卽稟參嚴究。本府以防範地方爲急務，業已據情稟知大憲，札到速卽遵行！務須不擾不驚，官民一體，是爲切要。

凱里紳士團練諭

爲札委勸諭事：本府奏奉諭旨，委辦防堵；查有莖夷高禾九松當垢一股，時時出沒於凱里地方，急須聯絡團鄉，衆合力剿捕。爲此札委該紳士攜帶銀兩，前往劉渲兩土司地界，親到各寨逐一勸諭；幷將願出力者，開册稟知。一面分賞牛酒，務須一心一力，除此羣盡，以保苗民。該紳士之飯食盤費，均系本府酌發，毋許絲毫擾民。切切！

一，發去印册，將某寨若干戶，十戶一牌，立一牌長；一寨一團，立一團長。數團之中，設爲總團，立一

鄉正。印册一本繳府，一本存鄉交鄉正手；一遇外賊，不要明與打仗，只先期報信，約會各寨，夜間埋伏，用計襲殺，或用火攻。所燒燬之民房，本府出銀百兩修補，不累民也。一遇外賊，即時遣人報之官長；如能指引對敵，即賞銀四十兩。如僅止報明，不能指引對敵，賞錢五千。

一，鄉間苗民殺死一賊，只要是高禾九松蕩垢一股，每名賞銀百兩，生擒殺死一樣。如得高禾九江，每名賞銀五百兩。

一，各寨如有實在敢死有武藝之苗民，本府招為練勇，另給工食；但須實在敢死，實有本領，不得冒充。

一，各寨只保各境，不派令外出，以免征調之煩。

一，各寨明白曉事肯齊心者，先賞牛酒，以示鼓勵。

以上各條，姑言概大爾紳士等其速即曉諭剴切言之，務使苗民共知本府愛民除害之實心，地方永保太平，幸甚幸甚！

致鄭譜香

羅山方伯之師已到，林翼派兵到蒲圻迎戰，或言只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

難事諉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尚不能逆覩，勝當戰，敗亦當戰也。賊勢之注於南岸者約五萬人，羅山之捷，散去一二萬人，其聚於蒲圻者約三萬，聚於金口者不過三千。而下游之劇賊張子朋已領其船自九江上駛，楊之水師，及各水師日來索餉，而李鶴人又另索四千，故本月所費口糧外，另費一二萬，其實多留久留，費乃更大，且所請補者亦是前欠，非例外也。

弟思餉欠將三月矣，欲水師成功，非給以一月半月之餉，不能多備米鹽，久戀戰地。若此二月之中，藉羅山及塔公之寶勇，以次攻復武漢，則鄂事猶可為；若羅山因餉絀而頓兵，或水師因餉絀而不能進，即進矣又不能久駐危地，則日久更難為謀。即武鄉之兵機，純陽之點化，亦嫌後時矣！敬乞速籌急解，至感至要！

弟營新集仁鳳，兵強而將稍弱；楊之彪營，將則強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大致尚可用。惜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奓山，十去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強矣！從前打金口打八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目中有賊；奓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然有羅山，未必不可戰。王鎮軍之勇，多予保粟，亦或可戰，給以餉項，速飭進取，乃今日之第一要義。故近日之乞餉，羽檄交馳，非得已也，能保九月十月無虧，乃有望。過此更難，他省亦不能給也。

復莊蕙生觀察

得書披讀再四，適與營官言軍事，座中傳觀，有泣下者；知公之所憂者大，而所慮者深矣！林翼與閣下，均是好漢，未必能擔當艱鉅；而値此艱鉅，卽欲辭避而亦有所不能。知我者惟公與澹村仲遠及同事數人耳。初八日，羅山其頹，弟先二日卽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蘄瀆駐軍洪山，代領其衆；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已刻卽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卽危困而堅毅不撓，喃喃囈語，皆軍國民軍之事，可入祀廟廷之儒，不僅名將也！

賊因林翼久在洪山，日夜攻我營，破子直帳中，幸將士尚能堅守；初十日約會迪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塡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而我軍之鏖戰，則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之苦者也。林翼一軍，以仁鳳爲強，鳳之將爲周得魁都司，大子中腦，不可救藥；該員每戰必先，是塔公舊部，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仗，痛憾何如！此等事任是如何思議，不能避死。十四日，賊壘又成一座，其大倍前，其高逾丈；及此不破，又難爲力。時會所逼，難於回慮，却顧。江水已長五尺，非丈許則河渚不能淹沒，非丈五尺不可用計也。水師營中，人才頗盛；有鮑超者，目不識字，而嚴明曉暢，勇敢尤其餘事，弟已言諸楊軍門，乞渠往楚另招三千人，爲陸路，如武漢可得，林翼誓以此身此心堅守二

城，即餽饟師旅，期以三年苦守；如竟不可即得，迪庵豈能久留？鮑公亦後起之傑也！又有劉峙衡者，與迪庵埒；迪欲之，弟亦欲之。迪公天姿近道，木訥厚重少文，蓋絳侯也；其思念滌公，欲援江西，是血性中人。林翼不遣去則已，遣去則須以六七千人畀之。蓋十萬悍賊，不易剿辦；若分枝則兩無益而徒失良臣，不可不慎也。湖南允代林翼辦軍械招新勇，而屬我自謀其餉。林翼之窘，於正餉外另有卹賞二萬餘耳。總之，虛實誠僞，公道在人，閣下之心，豈私我哉？盡力以謀事，此志斷不可懈。

致鄭小珊少卿

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實已一年；陷賊之久，則二年矣。且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計因此而絀，民力因此而凋，弊已極。此番欠餉已積四月，其得倖免潰失，兩城同復，則是天之憐楚，非人所能及也。現已派兵直下，以期南岸肅清；大約陸師交李迪庵統帶，水師交楊厚庵統帶，馬隊交都直夫統帶，均有餘力。所不足者，餉耳。如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之兵餉為他人所奪，則此後或有可為。所最可危者，湖北兵將文武，無一堪戰守之才，刻下倖而得此，而可慮方長。計近五年以來，鄂省所費國帑以千萬計，而兵將文武尚不能戰。上年武昌失守，城中兵勇萬二千人，賊在十里外，遙樹黃旗；城中已隨城盡散，所餘者僅陶中丞多首府并五六人耳。頓足搥胸，

不死何待？

又如廣濟之役，楊霈亦統萬餘人；敗賊回竄，不過二三千人，一潰再潰，直奔八百里而後止。此奔潰之衆，與其將領，至今安然無恙也。又如本年襄陽之事，土匪三百餘人，府縣率萬餘人禦之，見賊卽奔，不一月而脅從且二萬人，非馬隊二百，唐義渠千二百人，趕緊赴援，則直不可思議矣！湖北文武兵將，大抵如此。所以然者何也？將不得人，不勇不廉，不知兵略；若夫兵則天下之人皆可用也。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此兵事之大較矣。

今年收復，與四年滌帥塔帥收復又異；昔年只九江安徽有賊，今則江西八府，僅僅袁州一府，此外七府未復，而七府之賊，均可與武昌通。蓋武昌一府與江西之義甯武甯瑞昌，處處毗連，萬有不虞，不必多賊，而兩城仍恐不保。蓋習成若性，恬不知恥也。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官，視紀綱法度，漠然無動於心，所謂悍然罔顧者現已劾去約二十人，衆怨之府，其以我爲儒矣！然應劾者何止此數？撰道法守，蕩廢已久，蝕國虐民，視爲本分，設歲大飢，民不堪命，揭竿而起者，蓋不必粵匪，而吾民亦將盜弄潢池矣。又北岸川楚無籍游勇，殆萬餘人，以掠民食爲生，幾何不竊且盜哉！

大抵游勇之患，法在懲之於始，尤在愼之於徵，其投効軍功，大半無賴妄報，八百實無百人。卽使

足額，領餉之後，見賊卽潮潰後卽又厠之他，仍可領餉；軍事無律，莫楚甚矣。其弊在司兵政者不求將而先求兵，營之披衣裟者，不提其領；漁人之撒網，不挈其綱且棼之，勢將自斃已。今日之小事，卽異日之大事；今日之小盜，卽異日之大盜；今日之土匪，卽異日之流賊。易愼童牛之牿，尤戒履霜之漸，蓋誠鑒乎此也。

林翼勢必不能久留於鄂，林翼之力已竭，神已疲，而民生之困窮亦已極矣。武漢豈可再失耶？侍在此一日，必劾貪吏怯將；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懈。然亦有必不相容之勢矣；如率師東征，以目下兵力攻城，必不能取勝，而野戰尙有七分把握，猛將尙多，廉將亦不少；所慮者，鄂境再有小警，則凡秦晉巴蜀之餉，必無孤注於我軍者。卽予之者，能以奉旨爲爭，而奪之者又以事關緊要從緩補措爲詞；且已奪之後，卽必不可得矣，爭之亦徒貽宵旰之憂而失國家之體，然亦必飢而已矣。如分兵遣將下剿，侍力尙能及此。本省之餉，不能籌十分之一，以歲飢民困，被擾太久且太多也。大約本省之力，不過養勇七八千人；而刻下侍之水陸共二萬餘人，分剿分防，一時實難盡撤。馬隊不足二千，允推精勁，月須二萬；其餘本省兵若勇，尙二萬餘人。是以僅養八千之力，而養五萬人，奈何其不飢且困也：

凡此可憂可慮之事，積鬱於中久矣。無可與言者，而鬱結更深；老前輩與仙舫老伯，愛我最深，何

以代籌雪帆留心世事，亦可悉思。侍耿耿不寐之衷，可否乞代致樞老，爲我一籌；則東南幸甚。

武漢爲荆襄之咽喉，荆襄爲南北之關鍵；卽如近日收復，則京銅京鉛亦可設法挽運。今日天下之大計，以保鄂爲要；鄂之關者，一犯手而卽扼其吭，則顚仆在卽。然則武漢之必應設重鎭無疑矣。廷議以爲何如？侍五月以來，瘡痏徧身，不啻百孔；八月至今，痢症久延，日夜十餘次。苦於口不言病耳，蓋義不能言，且不忍言。縷縷奉告。

致鮑春霆游戎

去年奏定，以弟改帶陸勇，已蒙俞允；今擬以弟前往湖南招勇，弟可先選將官三員，——每人可將五百人者；——先擇其勇，次擇其才，尤須深擇其品。預先到營面議，異日卽以爲營官，勇由彼招，必能得力。募勇之法，兄處卽備札及咨與銀，先行遣回湖南之道州甯遠江華新田招集勇士到省。約計一月之後，弟卽兼程前往長沙；逐一挑選，編定隊伍，計九十月可以到鄂。到鄂之後，訓練一二月，乃可大戰也。弟除三營外，另招三百二百人作親兵，而弟實統三營之事，約計精兵一千七百八百人；兄再以強壯敢戰之仁營副仁營寶營鳳營共二千七百人隸於弟標下，已約四千五千人矣。則所向克捷，必成大勛。

一，宋國永已改營官，瞿定國亦改營官，此次可選勇敢特著兼有才品之營官三人。一，哨官爲最要緊之事；必須十分可信十長管十人；十長得人，則全營皆可恃。兄思陸師難於水師，水師一哨十餘人，多則四五十人。哨官有膽，則全船之人皆無可退逃！舵工頭工皆有膽，而一船之人萬無逃路，亦無退法。

陸師之稽查約束難於水師，然亦有簡捷之法：營官哨官不逃不退；已得十分之三；假如百人六百人之營，放哨官五人，副哨五人，既已精選哨官矣，哨官又各選十長可信者十人，十長管十人。只要同隊有可信者二人，則其餘七人，均不能跑。何也？出隊不過六七成爲定，一隊不過六七人。有三人膽大，則其四人不能不同行；即有退縮，一查而知。打三五仗之後，膽小者亦變爲膽大矣。

總之，治兵在「提綱領」三字而已；擇營官擇哨官又擇十長，則萬無不勝之理。

一口糧章程，本營與滌帥舊章大致相同；可飭營來鈔領一分。一，軍械帳房均一一自製，然糧臺近日已造有湖南精緻之軍械帳房，儘可領用；惟斧鍬須自行打造，須學農人之樣，莫學做官人所造之樣，乃可適用。一，經費先可每人日給百文，到成隊之時，即速來鄂操演；到鄂之日，按章支付。一，經費可先帶一二千金，到楚後兄再付萬串。一，每營兵額之多寡，至多不得過七百，至少亦必須五百人，乃

可出隊。太多則稽查不周，應照不到，又不能多分枝，以營官不能分爲二路也；太少則力單，五百人出六七成隊，有三百餘人儘可打仗，若三百人一營，即太單矣。一，幫辦以人品爲先，而經手帳目銀錢者，尤爲緊要；每營須二三人，乃可照料。此事最難，營中有壞種，萬事皆廢；而奸猾生監，花言巧語，媚骨逢迎，尤爲萬分可惡。一，勇丁以山鄉爲上，近城市者最難用，性多巧猾也。一，百技藝皆可爲勇，農夫獵戶尤妙；惟書辦差役，斷不可爲勇，亦斷不可招入營中。營中不能無裁縫剃頭之人，另給工食，不必冒勇名入勇册。一，古人募兵，琵琶腿車軸身之式，取其多力也；又陶侃於六七萬人中，定爲標式，挑入格者不足五百人，已橫行一省，建立奇功，專挑多力之人，亦是一法；然終以膽量爲先，隊伍爲上。多力者亦可備一格耳。一，擡槍大礮易學，鳥槍非一月不能學，打獵之人較易。一，招勇以道州甯遠爲上，湘鄉亦可，江華新田東安等處次之；如他處有勇士，亦可十取二三，而總以一方一縣之人同在一營爲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語通，則心力易齊也。一，川楚不和久矣，將是蜀而勇是楚，則川人不過五人六人，至多十人，恐其終必不和也。一，營制如每營用七百人，則作爲二營；用五百人，作爲三營，隨時酌之可也。

以上各條，大概如此；其精微處緊要處，全在擇頭目選營官哨官與隊長耳，他皆枝葉事也。

致李希菴

昔漢光武於伯兄齊武王之慘死，枕邊時有涕泣，而平時言笑如常；兼以其時密覬大業，另樹鴻基。蓋英雄作事，以大志爲尙，不可作女兒子涕泣自效。且天下之賊多而亂亦日甚，涕泣悲傷，可以止亂耶？可以有補耶？徒爲庸人亂人所恥笑，不如不生此世。林翼何嘗不引此爲深痛，況我兄之至性至情百倍林翼者哉？然而必爲此言者，願公之思其大而顧其遠耳。闔廬在姑蘇，此積弱之國也；其欲強國也，見怒蛙而式之，以蛙有怒氣，故致敬禮，所以教國人戰也。

軍中取材，專尙樸勇，尙須從有氣概中講求；特恐講求不眞，則浮氣客氣夾雜其中，非眞氣耳！又行軍之道，智略居首，勇力次之；保國之道，全軍爲上，審時審勢審機爲上，得土地次之。吳王夫差，庸妄失國人也；然其復父仇也，則使人呼曰：『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如此經年而仇竟復，特信用宰嚭，寵縱西施，不能善其終耳！擬近年以此呼三軍之士，有願爲復仇報恩之人者，敬之禮之。愈蓄愈壯，愈養愈深，特不可輕試耳。

復李雨蒼茂才

十四日得書，并另疏一紙，應復之事，開列於後：

來書言季公許以兩月半全餉，而尊意以四個月爲期，蓋起募去到鄂，必須四月也；書意似須另

添一分之餉，查新募未成軍未起程之先，伸縮多寡，原可裒益。似季公所許，亦不甚少；如實在不敷，弟與季公非吝財者，酌量加益可耳。至謂將長夫招齊，由旱路起行，以習節制；此計頗宜。凡步軍不可使狃水路之利，狃其利則習於巧便而不耐苦，流弊轉多矣。來書極是。

另疏謂今日湘勇利將終而害將始，頗有識路；凡兵勇均不足責，責在將耳。湘將如羅如王如劉如李，設令不死，合而謀東南之事，湘軍必可成功；惜天意之遲回，與人謀之舛錯，茫茫四顧，尚不知將路其誰屬耳！吁！來書以次第詳明布置周密一語為綱，所晉良是；其餘所言，似均有見。其要歸於「不急功，不辭費」六字。某不敏，旣以度外之士期兄，豈復迫促時日以督過為能？漢用陳平，不問四萬金之出入；欲求非常之勇，又豈以出納之吝為志哉？惟鄂軍章程已行之三年四年，所御已二萬人；軍法與國法，以畫一而後可守。二三則囂然不靖矣，未便輕為改易。如有必不可少之處，應另立公費名目以劑其盈虛。如異日另設騎兵，則另定鄂軍騎兵之章；蓋減於東三省之數，而優於綠營之制也。

又來齊拳拳以明年九月調用為囑，林翼志在久練以成精兵，斷無欲速見小之心；但時事有不可言語形狀者，試令兄處武漢，武漢適有寇警，兄能晏然自處，謂吾軍必不可戰乎？試令兄處襄樊，而襄樊之境為賊窺伺，民望屬於我軍，迫切乞命，又能退然自謙乎？君之所陳，猶是贊議總之所言者法

耳，綱領之要，成敗之數，不系乎此。大抵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將才不外「智」「勇」二字，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即沮，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大事難成。而其要以得人爲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設五百人之營無一二謀略之士英達之才，必不成軍，千人之營無六七謀略英達之士亦不成軍。世事狃於昇平，人心習於巧利，僞才百出，混亂成風。君其專精於此，乃克有濟，他非所屬也。

致都直夫

聞兄欲三路進兵，此策至善；但我軍兵力尙有不敷，迪菴新亡，令弟六兄又復盡忠，國事悲感良切。據此機勢，暫宜堅守以待天時人事之稍爲轉移，乃可大舉幷進。兄之密探以爲賊勢微弱，迅速進剿，必易得手；林翼之愚，賊之大股，必轉而與袁與勝與張爭勝；其守石牌太湖，當是另股。我軍不進則已，進則須求萬全；設賊以大股乘我，幷力上援，必須吾之兵勇能與堅守，能與力爭，乃可進取，否則殆矣！古人行軍，不問賊之強弱，而先審己之強弱；今獨有老兄一路爲強耳，南北二路尙弱。似須林翼到黃州蘄州，實力審察；如不能確有把握，仍以固守待賊爲主，不敢輕進也。此番之誤，誤在兵分力單，以致大挫；雖血戰而得之四城，不旋踵而委棄於賊。兵事以全軍爲上，得土地次之；善戰多殺賊爲上，攻

堅斯下矣。假令李迪菴得桐城之後，分兵守集賢關，而自行駐守桐舒之交，斂兵養氣以待賊之來援；先以最弱之營委令嘗賊，賊必驟勝而驕，我兵亦必戒愼而懼。然後幷力圖之，賊可大破；不待賊來而輕進以瀕於危，又顧慮後路之虛，而一分再分，是以敗也。實則分留之營，聞前軍挫失，不戰自潰，究無絲毫之益也。

夫兵以分而乃得勢，譬如手之五指，以分枝長而得力；足之五指，以不能分枝而不得力，此兵事之大勢也。然分兵必須有人才，能獨當一面者；果何人乎？此林翼之所深懼而深愧也。老兄以三路分兵爲示，誠謀皖之至計，不如此必不能成功；然林翼只能深信老兄一路，其餘二路尚未敢信。蓋義渠守將，未能獨戰；余際昌新勇，未臨大敵；李希菴痛兄意念悲戚，所收新敗之卒，竊慮其膽氣先寒，聞警自擾。故林翼以爲目今二路尙不足信也。

秀峯中堂奏滌生移兵圖皖，廷旨尙未準行；湖南路中丞，又以爲言，聖人見督撫意見符合，或必採納，而滌生見迪菴之殉難，又深感中堂相待之誠，或卽奏明請行，亦未可定。此計果行，則老兄一路，滌生一路，希菴一路，無論賊勢多寡，總可成功，總可復仇；若滌公竟不能來，則須俟招集之人稍稍堅定，新募之營稍稍練習，乃可如願耳。

又老兄以楚皖交壤，條條是路，防不勝防，欲蕩殄寇氛，保固疆界，非力剿不為功；此誠至要之名言，古今不刊之大計。林翼之所以不憚征繕，盡力謀餉以養此兵者，蓋亦深知不能戰於竟外者，必不能守於竟中也。應侯軍氣稍充，即從鞭鐙至請剿下田乾潭泗，禾稼未興，林箐枯槁，馬隊便於馳驟，此誠識時務之至言。然二路未能其進，至議討虜之功，尚乞稍抑忠藎，觀時而動，軍興已九年矣，緩急不在一時，與一事也，志在平賊而已，豈可以一時一事輕於一擲哉？大抵兵貴因機，事貴乘勢，今觀於令弟與迪菴之殉難，機勢稍鈍矣，必應稍為審慎遲回，則事不勞而功必倍。至太湖一城，若并力以取之，尚不為難，然與其攻城而損銳氣，不如養銳氣以待大戰也，閣下以為何如？

致嚴渭春觀察

林翼負土成阡，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滿百日，即馳拜父墓，忽忽返里，三虞并作一祭。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風雨已六日，急不可耐；頃得下游十九日來報，聞尚無蠢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并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為矣。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迪菴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逐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既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為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

蕞爾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胸中無數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爲歉；條書於後，乞即集思益我。

一，此次兵敗，過不在寡；前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聞每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鬭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是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迪菴之爲人，木強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疵時，必爲周勃之勛。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皖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菴至性，戚戚於心；其智略較勝其兄，其寬大尙遜其兄，蓋狷狹之士也。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菴異日負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參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即如丁篁村，其治兵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即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等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此爲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在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餉日少；非餉之少也，不敵其兵之多也。則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強，去奢從儉，設一旦有水旱之虞，民穀不

登，禍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處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不畏死。蘇軾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飢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卽今日湘鄂而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乃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尚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矣。鄂城只有捐穀數萬石，遇急可稍應飢兵，不能養民；荆襄爲天下之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遠慮近憂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以固其本；公明於今古之略，爲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萬兩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爲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爲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鄭侯治漢，文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略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爲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衞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覩矣。鄂吏貪庸者，卽令以范六丈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旌獎一二賢才以爲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尚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略負奇氣者，亦不數數覯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

之小，鑒別之疎，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愧。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舉薦，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又安在？此又大可慮者三也。閣下智略勝於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致蔣之純觀察

所轄各營，乞飭將營官哨長十長姓名籍貫開具一冊，寄交弟處，以便查閱；又營中幫辦，賢奸雜進，尤關緊要，亦乞飭將姓名籍貫開示。又所轄各將孰賢孰否，孰強孰弱，將官之勇怯，營規之嚴寬與一切利弊之所在，均乞詳悉示知。夫軍事以求才爲本，得人爲上；多而不治，不如求精。嘗笑世人好兵多，而不知人才少則多之致敗也尤速；人才多則多可勝，少亦可勝。且兵少則賊輕我，必不固守營壘，必來搦戰，可以永不攻堅而殺賊無數；不攻堅則不傷元氣，來搦戰而勝之，視攻壘攻城之殺賊必多，是在深明兵略者之默爲領會耳。

致袁午橋欽使

尊示屢以繞舒廬下手，飭飭南攻爲囑。林翼之意，亦深以爲然。同人所慮者。深入重地，餉道中梗耳，幾未能決，倘乞詳示。義渠觀察穩實有餘，現駐陳德園，專防蘄州一路，統勇三千餘人，勇敢者多，智慮之士亦少；始意欲以此助淮北，於六月擬之，七月乃成之。其時先慈見背，遲至近日，尚未成行，殊深歉愧！應請斥酌緩急，備公牘示之；如此路守定，不致滋蔓，則南路尚可措手。唐公是樸實人，不堪爲他人任；使專隸麾下，則尚可盡力也。其進兵之路，是否由英霍取道？敬乞預示。

致左季高正郎

到宿松與都面議，仍暫返黃州，定期即進；途中遇雪，節候未春，深冀年穀之豐，補我才力之短。佳節思親，私戚不釋。除夜輾轉待旦，踽踽獨行，無可與言；得二十日四更手書，稍爲慰心。迪公之卹極優，奉硃批另有旨；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欽次。迪贈總督，其父賞光祿大夫，封典二子，賞舉人，并送部引見，並銀五百兩，餘均照例。愈允璞山無此殊恩，此豈文字之不如我耶？總之，天下奏牘，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此三子者，名次高下，尚待千秋，自問總不出三名之下，儻其抑志附心，儲精厲學，則不旹尚未可量也。

李雨蒼信來，急欲得黃子春一軍同來，鳥則擇木，未知子春視鄂人爲如何？雨蒼以爲鄂任召募

之費則可來湖北，斷無不任費用之理。湖北不至如是之鄙，湖南必無以費用爲去留之理；湖南亦不應若是之淺，林翼所患者，湖南之患，在嶺南必須留作干城耳。鄂之謀臣，則曰丈之聲名，已簒天心；凡官凡紳之入見者，均蒙垂詢。想像之神，與商室傳嚴維肖等矣。丈在小淹，自嗟遲莫，世無知者；則曰除非帝賚良弼乃可耳。今已名在九重，轉有憂色，能憂是吾丈見道處；鄂人言不必急求之春，亦不必急求印渠部下之三將，惟有封丈來鄂，位以薇柏，則子春諸公不期而會。此計爲鄂謀則忠，且異日不肯他徙，鄂尚可保，其用意亦頗深遠；特不肯亦湘人耳，疑不能決。求賢如相馬，得千里馬而其人之本領不能用，與無馬同；知其良矣，而性嗜駑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今日之事，得毋類是？然則爲鄂謀者，其封丈耶？其僅封子春與印渠三將耶？丈其示我。乞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影本地圖，盼切盼切！甚於求篆書也。

致唐義渠觀察

探聞天堂一帶，賊頗注重；其太湖石牌已有守而不戰之勢，則賊意必由天堂一路，或英或霍或六安；另有所注意矣。從英來犯，則陳德園可遏其鋒；從霍來犯，則羅田喫緊，蘄水亦緊；從六安來犯，則可以假道豫之商城，或徑從固始分擾楚疆，轉出黃德之交矣。此時大計，應於賊之注重者著手，應否

待其來戰?應否先期進剿訓營昌營?自信有幾分把握,應否添兵駐陳德園一帶?以便進兵者無後顧之慮,或應分一枝進紮英羅之界,如松子關之類,以濬伐其謀,而預防侵軼。敬乞集思公商,明以教我。

致糧臺總局

林翼於初五日已返黃州,專候希庵到營,另行商酌進兵之策。澹村先生所寄甄別密件,即由林翼處主稿,約節內專摺,乞同明中堂。年終恩賞福字,幷荷包銀錢銀錁食品,乞薰生先生作謝摺。軍中本不尙修飾之文,況墨經在軍,尤不宜以四六自鳴,應請代撰簡約質樸之文爲要。劉印渠部下,如劉坤一江味根李明惠,乃賢明之將也,已函致之,特恐湖南不放耳。南路日警,已挾封季高爲我謀之。又希庵欲湖南之磅山磁,析以銀四百兩便寄季高,代購十座,弟處已函致矣。

致訓營唐義渠觀察

得十二日書,敬悉一切。進剿太湖之舉,聽閣下斟酌。鄙意凡兵總不宜逼城太近,太近則萬一後路旁路有賊,而我軍既慮其後,又慮其前,頗難爲力。應紮何處,及阿余二軍如何行止,均聽尊裁,弟不能遙制也。

致多禮堂都護

得正月十五日賜書，敬悉旌麾已抵太湖！若能誘戰，戰勝之後，賊氣必奪，當易於得手。攻城則自古無良法，蔣道唐道阿參將各營，悉候老兄指揮。至紮營之地，亦似不必盡逼城下，須留精兵以備援賊也。承示蘄州張家塝及麻城黃安一帶須撥兵嚴防；弟思兵力現非不多，無如獨當一路之將不可多得。現定於天晴後，移營適中之地，以便策應；一切機宜，仍乞老兄隨時指示，弟必遵辦也。

致訓營唐義渠觀察

現在官軍與太湖城賊相持，攻之不可，克之不足；且直逼賊壘，若其久頓久攻，萬一援賊旁至，轉成瓶觸，亦虞狼蹶。其蔣道一軍駐荊橋，所以防石牌也。其唐道阿參將一軍，已進南陽河，尚未能即赴太湖。愚見太湖之克復遲早尚未可定，即克矣亦未能多殺，而轉慮士卒之多傷；應於英山潛山間道以七千人另為一軍，直搗虛處，不攻城，不逼壘，專主於戰，不主於攻。儻此計可行，賊若屢次挫敗，則三五城可同時拔之。

惟此起必須強兵強將方可制賊，乃能有濟；又山路之崎嶇，轉運之艱難，亦須周咨博訪，乃可審度辦理。又羅田英山一帶採辦食米，足敷每日萬人之食否？轉運潛山霍山天堂等處，夫力不致遲誤否？亦應先籌。手此奉商，如以為可，即切實示復，却不可宣布於外也。

與各帥論兵事

兵事以逼城爲下策，以攻堅爲難於得手；得一堅城，破十巨壘，殺賊不多，賊氛仍熾，而士卒傷殘，元氣不復，此非用兵之至計也。又兵事當逼城攻壘之時，如雀之伺蟬，志在於蟬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後；假令攻堅不克，志懈力疲，他賊旁援，往往誤事，此近九年之通弊也。鄂之謀皖，已歷二年，總未得勢，則以兵祇一路也。七年賊畏黃梅之馬步，而間道從蘄州張家塝內犯，已繞黃梅之後。八年馬步力扼宿松，於張家塝復設重兵，賊又從間道由霍山繞麻城黃安，直欲乘虛以犯漢陽德安之邊境；惟我軍之未能批亢擣虛，而賊匪乃得以乘間抵隙。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故賊得以狡焉思逞也。

八年麻黃之賊，以李公昆季之精兵，并調省營二三千人，又調宿松二郎河霆營二千人；幸而獲勝，勢尚洶洶。今弱一箇矣，謂之何哉？八年之秋，皖民稍見天日，以分道揚鑣，另有一枝勁軍前行也；然不過一月之久，前功盡棄。迪公非不知兵分力單，勢必不支；然一分於彭湖，再分於蘄黃，三分於桐城，四分於舒城。所帶之勇，又皆攻堅之餘，創殘之遺；其忠心義氣可感，其分防分守之苦心亦可憐！然則謀皖之事，若再枝枝節節而爲之，可逆料其必無所濟。無論九年現在之兵力不能如八年秋後之精；即令力攻而得太湖，得石牌，得潛山，得桐城，事事如前，而分防分守，仍不能不如前，是終不免前車之

殘，況其必不可得也？說者曰：急攻安慶，得安慶而鄂乃可保；竊慮安慶之未必卽克，而賊之踞石牌者，方且修城濬壕爲久拒計，爲久拒計則必不急與官軍交戰矣。

攻城無良策，自昔已然；是說也，必疑其曠日持久，而又慮他賊之從霍英以襲我後。說者又曰，以全力攻太湖，攻石牌，然後以一枝循安慶作圍兵，期以二年之久。如潯陽之四面合圍，斷其饟道；一枝循潛山作戰；兵伺賊來戰，隨機策應。是說也，較爲得力。惟英霍一路，尚嫌其虛；六安一路，無人守禦。從英霍可侵兩蘄，從六安則可達光固而侵麻黃。蘄黃均屬空虛，賊不得逞於此，必轉竄於彼，以期官軍之卻顧，而回剿仍是七八年之故智耳。唐余二將，可守於蘄州，而不能分守於麻城羅田蘄水，必尙危之；且石牌太湖又豈易得耶？似無實在把握，或謂以唐以余以阿以蔣分駐蘄羅英霍作守局，而以李公速進石牌，林翼隨之，以多與鮑進太湖，都公統之作戰局；其說然歟？或謂旣以蔡道提荊橋矣，異日可進石牌，旣以多鮑唐進太湖矣，異日可擣潛山，不必改調。卽使賊閉匿不出，而攻不足者守有餘，是黃梅一路已無他虞；若以黃州之勇七千人從羅田英山出潛霍之天堂，專主於戰，不主於攻，深入虎穴，則各路之賊必驟集來援。如其布置得宜，接應有法，大戰數次十數次，賊氣自餒，而各城守賊將無鬪志。是說也，其計頗奇，蓋以兵出於潛霍之境，是已據羅田蘄水蘄州之外藩，則內逃之防不勝防者，

擁於戶庭之外，可以無虞侵軼，其得力一也；不走石牌太湖之正路，而以拊其背者搤其吭，前面太湖石牌安慶之賊，已屬自驚，且必糾聚而求戰，較之逼近城壘與破石為仇者不同，其得勢二也，惟兵出於潛霍之交，山徑崎嶇，地勢較險，米糧軍火轉運最艱，非躬自督辦，則呼應不靈，非多設委員招引紳士則轉運必誤，且賊所必爭，必有大仗，非強兵能力戰者不能奏功，此則必須籌酌盡善者也。總之，非三路分進，終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枝枝節節而為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陸將領精力盡疲，英華衰歇，是欲速而反遲也。若蓄勢審機，駐兵於賊所必爭之地，使賊欲不戰而不可得，則一半年之後，城邑可盡復，是似遲而實速也。

更有奇者：昔東吳晉宋之際，公瑾士行均以舟載，陸師登岸殺賊，洗脚下船，此東南地勢如此，自昔已然，若以一枝由江流登岸築壘，伺便進剿，兵來之先，賊必無備，設備之後，兵又他徙，兵退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後，兵可倏來。不過一年，賊已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此申公巫臣教吳之至計也。又宋世龍驤將軍張興世以軍入橫浦，所謂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亦制賊之奇也。似可於一萬水師之中挑選將領，兼習三四千步兵，如舢板十六人，以八人兼習步兵口糧，須於水師本分應領外，酌議加增，以水師之半習步，則登岸之後，乃有

患難相依之情。若以陸師改水，或借船以渡陸師；則情意不孚，難期共事也。此計若行，賊無不滅之理。此又兵事之至奇而至當，必乞速籌者；蓋不僅三路竟可變化不測，作爲無數勝著也。

湖北月費口糧須三十餘萬兩，月欠口糧在七八萬兩，若不裁弱留強，急求戰法，則年復一年，終歸於飢潰而後止。以上各條，非千里請戰之意，亦非欲築室道謀也；軍事重大，安危所係，一人之識見固不可有自是之心，即衆人之思議，亦當求集思之益。用敢縷陳其概，乞訓正賜覆，不盡欣企！

致司道及各局二則

攻堅是近六年所切恨之事，必應急求戰法，置精兵良將於活著，則滿盤棋子皆活；審地勢，審賊情，審兵機，均須從此著精神。然斂抑自思，非知之艱而行之爲艱，亦談何容易乎？近察情形，擬月杪月初移駐蘄水之六廟鋪游家嶺一帶，距蘄水下四十里，距蘄水之界嶺上六里，距黃州城百三十里，距羅田百二十里，暫行駐紮。刻下太湖之多鮑唐步兵萬人以外，馬兵千人以外，尚有蔣道六千人在荊橋，兵力不爲不厚；惟賊匪堅閉不出，不得勢耳。四眼狗言正月若不回援金陵，當分道犯鄂；若回援金陵，諄囑賊將慎勿與戰，如項羽戒龍且之法。此十二月二十五日有醫士逃出之探報也。

林翼近來惕然深懼，非畏賊也，畏此身之無所補益，徒負名教耳。吳廷華新立新仁營，其才力膽

量，似勝尋常面有清肅之氣，或是將選乎？必選將養兵而後疆土可保，總求司道總局分局力持定見，屏絕虛浮雜費，卽善後事宜亦難一一速辦。蓋必久保疆場然後有善後可行；若其不保，又何後之足善乎？此須切實儆戒。昔張太岳奏稱：『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喩大，切望詔翼奉行！

致都直夫將軍

弟回黃州後，再四商酌，只嫌蘄州、蘄水、羅田、麻城後路空虛；賊以大股來犯，固恐不支，卽以小股分擾，亦屬可慮。蓋百姓與營兵之不能見賊，卽一二千小匪偸入，其紛紛驚擾，必致上煩藎勞矣。弟意似不可併作一路，併作一路，必致內地告警，牽動前敵。弟已定計前往蘄水下四十里暫駐，再行審定進兵之路。至太湖兵力現在不薄；然鮑鎭之意，只知力攻，唐道之號令隊伍，能否整齊？尙乞諄囑多禮堂査看。總之，賊不戰則我兵必有力攻之心，賊來戰，則我兵恐又有難戰之勢。是宜求戰法，不求攻法；乃爲妥當。老兄所示先自穩固，乃爲至善，是兵家之至計。弟之愚見，凡兵總不宜逼城太近，太近則援賊若至，不便接仗，卽城賊出仗，亦不便施展也。乞訓正示行。

致訓霆二營

太湖之兵勇，計共一萬二千餘人；閱四眼狗初七日自安慶已至太湖，此厚庵來信如此也。然一萬二千之兵，若再嫌少，亦屬可笑！此時大計，應斂兵自固，靜以待動，不必攻城，不必攻壘；連絡軍營，以待援賊之自至，審機審勢以求大戰。若孟浪輕率，恐必誤事也。湖北之兵，盡注下游，義渠先生來函，以陳德園無人守禦；我亦無兵可分也。總之，萬餘兵勇，若布置得宜，即二三萬賊來戰，未嘗不可取勝；若以萬餘人能不能戰守合宜，則亦可羞也。乞戒諭各營，勉力自愛；莫直逼城下，致使不能施展。莫立意攻堅，致損士卒銳氣；先求穩固不敗，然後相機防剿。賊多爲合，非官軍可比；賊計在包抄，我軍須防其後。切囑切禱！

復厲伯符觀察

三河桐城卹賞，可於正二三先行每月解三萬；希庵之意，口糧可欠而卹賞不可虛也。今日都公據多函來咨，似嫌太湖兵少；又據唐道稟稱同情。凡官軍之技倆，不見賊則捨命仰攻，一見賊則倉皇畏戰；此天下之拙工也！唐道來稟，又言陳德園空虛。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蔣道駐荆橋，豈可移動？凡將總是一勝即驕，一敗即怯；此最誤事。已於今夜連發三四函，囑其斂兵自固，以待賊援之自至。不知戰而知攻，不善攻而蠻攻，此等將領，令人悶悶。湖北後路鄂路，均是少將，諺云：兵貴精不貴多，將在

謀不在勇。斯言也，其有味哉！其有味哉！湖北餉項終虧，乞早商如何節制之法。

致李次青觀察

一月未得滌丈書，深以爲念。滌丈深痛脊令，又遜迪庵；聞其精力漸減，乞護持之。天下事成敗利鈍，早已了然於中矣。林翼尙然，何況心通天人如滌公者乎？惟經手未完，前此心血可惜；若竟不能成，自有一條灑脫自在法門。有一二幾希之望，仍不如盡力幹去。譬之大海遭風，已知萬無可救，然苦無島嶼可望，行固不得活，不行亦必不得活也。建昌近事，江右近事，均乞十日一示；及夷務顚倒謬誤，大亂不遠。天下之禍，不盡在盜賊矣！近年有無異才奇士在胸中？乞明以示我。拔營蘄水，距黃州百五十里；二十九日與希公同往下游，各將頗無智略，統將無才，是所懼矣！

致昌營余會亭參戎

近日軍情賊勢如何？幸隨時告之。應商之事，開列於後：

一，天堂之賊，另作一股，豈非預爲窺伺英山及兩蘄羅麻地步？

一，貴營移英山之城外十里，近又移近；其陳德園一路，可保無虞否？

一，貴營二千八分七里之內駐營，不嫌疏闊否？有賊一二萬人，可守可戰否？

一，賊若小股來試，二千人可抵禦，特不宜高與遠追；賊若以大股萬人來試，二千人如布置精當，出奇制勝，亦可捷也。若賊以二萬人來圍，則營中之薪米軍火汲路，須預先思議；能守十日，則兵乃可對。

二，陳德園已札飭彭牧集團，然僅恃團勇，則萬不可戰。平日查奸細，臨時助聲勢則可耳。

三，姚教禮之五百人，不知可戰否？姚教禮本人不知膽識何如？可調與否，當思議示之。

致禮中營姚主政

得二十六日之信，知賊進千堂嘅合縣與廟黃沙嶺椰家畈近萬人。賊蹤近更何如？賊計約略何如？尙乞續報，望速望速。羅田應齊團把卡，速即告之。來信言意在窺伺楚疆，其在陳德園與兩蘄耶？其在英山羅田耶？

致唐義渠觀察

賊竄麻城羅田，本是意中之事。弟之不敢輕進，實系乎此，而下游諸將不知也。此時若竄羅麻，弟處六千人尙可應敵；若分枝分竄，或再繞光固之間，另竄他處，又出麻羅之上，則力更難矣。至貴營已至太湖，糧道須改由宿松，此一說也。應由尊處咨武穴局吳丞及札宿松史委員，如專注龍灣，應以幷

力固援爲是。一切情形，弟不能遙制。總之，不攻堅，不蠻打，則士氣不傷，卽萬賊亦可戰也。一切謹愼行之。老兄老於兵事，當知其妙矣。如英山兩蘄無警，兄可自酌或靜或動，弟不遙制。如英山兩蘄有警，則請回援至麻羅一帶，弟自任之。

致曾滌生侍郎

都將軍足疾，欲引退，深以爲念。多與鮑與唐逼太湖而壘，如不蠻打不浪戰，防援賊憑地勢，則馬步一萬三千人，儘可望勝。此三君者，智略均短，雖督戒之，恐不盡從也。蔣之純駐宿松之荊橋，以杜石牌之窺伺，未可移易。楚邊均要，若并力一路，兵勢亦必不活。都欲引退，則事更難耳。

水師以三分之一兼步，若於樅陽須濡等處隨機雕剿，見利則動，因險而壁，賊懈賊弱則擊之，賊守而不戰則撤入舟中，實爲千穩萬當之至。且賊船日少，江岸先清，則陸賊自困。彭與楊近日均憚陸師之勞，應請尊意函商，囑其選將分任也。安壘之處有水師相護，則萬萬不誤；凡兵事只畏三面四面受敵耳，有一面可恃，則強兵可戰可守，有三面可恃，則弱兵亦可戰可守。又陸兵三千人，須月餉一萬五千金，若以十分挑三，則一萬水師，可得精兵三千人。三兩六錢者可加一兩四兩，餘者可加至五兩餘，所增亦不過數千，無捷於此者。如鈞意以爲可採，尙乞無遺芻蕘是幸！

致唐義渠蔣之純兩觀察

讀盡一部念三史，古今兵事，有戰法無攻法；惟近九年之官軍異是，賊不欲戰，官軍營攻，賊果欲戰，官軍一定要跑，此近年官軍之情狀也。昔年攻武昌攻梅家洲攻九江，均無計不施，無醜不備，亦可知其大概矣！老兄讀書君子，久在戎行，凡攻堅之事，亦無役不從矣，幸乞以此戒約一切。如有强兄攻壑者，即錄此以憑稟報，以憑奏報。

復昌營余會亭參戎

邏米自外江入英山，；實非易易；連日風雪漫山，尚難洊定。太湖潛山，無力攻之法。攻城無良策，自昔已然；此時官軍逼太湖者萬四千人，多而無益；駐荆橋者五千人，在黃州者六千人耳。貴營在郝家橋，足資堵守；其在東河夾鋪之賊，情形若何；深以爲念。陳德園不嫌空虛否？羅田足資堵禦否？即望示及。得二十八日之探稟，所慮極是，頗有條理。漫水河出流波礦直達松子關一節，尤見思慮之密。應以黃州之六千人，準備麻羅；貴營及唐道各營，專顧蘄州蘄水英山等處。如貴營力能自支，或賊知英山有備，不入蘄水蘄州，則唐道之行止，尚可再商；如兩蘄及貴營有警，則二千人恐尚不足，可以此函先行商之唐道，相機策應。至麻羅之事，暫應責之於我；儻異日兵力實在不敷，則臨時調遣，亦尚可行也。

務須隨事隨時專探專稟盼切！

致糧臺總局

天堂之事，尚無動靜，即有動靜，仍守前此辦法，總是穩著。中堂來信，以戰爲守，且戰且守，乃是深謀遠慮，天下事決無近功也。王璞山之部，百戰之餘，其精銳不可當，湘軍除迪庵一二營外，以此爲最雄。張凱章一軍不過三千人，適景德鎮而壘已損折五百人；賊數約七八萬，勢必不支。應保全此軍，則江右乃得安枕，滌帥乃得萬全，鄂之南岸乃可兼顧，是誠難事。卹賞按月措解，力所不足，希庵亦不強也；可不必容心。湖北月餉大虧，乞速議節法儉約法。八將之罪，可由省中分別定擬；弟無必殺之心，若以殺人示威，則仍是爲己之私也。情罪的當，得其平允，可使死者復生，而不愧生者知畏而知感，則善矣。

再節儉之法，如糧臺應辦雜物，及年節送禮，三五日內擬通飭各營一律停止，總計不過每年少數萬串；莫謂此爲小費，小費不惜，大費亦無可惜矣。高以下基，洪由纖起，此之謂乎。第一要事，莫如裁營頭；五百人一營，每年須三萬五六千兩，少一營即節去三萬六千兩。然兵之難裁，以統將少耳。使得統將，則五千人可抵萬餘人。不省之省，其利乃大。又滌帥乞奏察哈爾馬匹，愚見添馬隊乃豫爲皖豫

之計，可於察哈爾調五百匹，大淩河調一千匹或一千五百匹，不由上駟院經手，請中堂代奏；又馬勇三千，何人能統？何人能分統？且勇丁來去自由，尤不易馭，應請中堂定見；仍奏請西丹千名，即可抵三千馬勇之用，且有舒公等可駕馭也。

致羅澹村方伯

我輩心腸太直，無一切作用，亦不暇及此；能開誠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弟亦質直而粗淺矣。羅田空虛之處，來示撥新營二千人，專為防守羅麻；其防麻耶？其防羅耶？其一處一千人耶？賊不入楚則已，入楚則必挾全力，非三萬人必不敢來，多或四萬人，少亦二萬人。若如尊意，則恐此二千人者，適足以供賊餌耳！而於軍氣亦必徵損。軍額之在黃州者，實不過六千餘人，豈堪再弱也哉？且二千人無分領之統將，則謂之無一人可也。

連日得霍山英山余將伍令等探報，情形漸異，是太湖荊橋之如不欲戰，非忘戰也，賊意固別有在矣。弟日夜之所思，不患賊以二三萬人并一路，并一路則力可倍勝；若賊分為二為三，則眩我心目，擾我疆埸，以六千人分兩路均單，且無分統之將。其預為思議，有以益我。來示清野是第一良策，請試札之限之。昔年民欲賊來，不肯清野，近年民不願賊來，然尚不肯清野也。欲清野尚待創深痛鉅之後，

如此時能行此，則感激之至！川中來咨，已有三萬餘解鄂；弟寄函秦蜀，再四力懇，懇請之詞，不爲不切，可請中堂再加一咨。催言及月欠已鉅，共百餘萬兩；此後仍一月一咨，似不必再奏。酌之。

致唐義渠觀察二則

前奉一函，詢謀之事，預爲異日上援地步；弟思賊在流波礦現到者固多，竊恐尚不止此。以賊不來則已，來則必以大股也。荊橋陳德園均不可無兵，荊橋尤重，而陳德園亦兄一二年精力之所布置，棄之可惜。所商條列於後：

一，以阿三千人與彭牧帶督守卡團練，可保陳德園無事否？如此處以千人與團練可保，則尊處調營與荊橋湘營均可抽調。

一，尊處如移荊橋，則上游無警之日，可與蔣合同防剿；如上游有警，抽撥一軍，則下游不虛而上游有備。

一，弟處六千餘人，縱使二萬賊繞入羅麻，弟亦同希庵力與之角；特患其分爲二枝三枝，則我軍不能即分。無論六千餘人分爲二處，兵力均單；即強分之，而統帶只希庵一人，亦難駕馭諸將也。

一，尊營移荊橋三千餘人，守或有餘。以上均乞速酌，以備異日調遣應援。

初四日探聞均悉，頃總致書，請示一切矣。弟意太湖石牌，必無求戰之意；弟意總欲以堅定不搖之營，與賊久持，賊懈然後乘之。而另備一萬精兵，俟機進勦，或援應上游；上游果能不失，則勦退之後，乘勢力取，可得一二城也。

致厲伯符觀察

所議節約各條，有可酌行者，有必不可行者，遲再詳悉奉復。至協餉三萬，酌減一萬一節，此萬不可行之事；滌公忠義冠時，斧柯未具，專恃湘鄂之餉。無論如何虧欠，此三萬者必不可絲毫欠缺。至下游彭楊水師，每月可暫欠五六千金，下游及黃州陸兵，亦可十分欠三，均屬無礙。又弟處黃三清一營，希庵處彭炳武之剛右營，李贊勛之毅右營，均已啓程，可派員迎催之。彭炳武李贊勛到省，軍器鍋帳銀錢等件，乞速付給，飭令速來。又皮連升帶來左公交付之劈山礮三十尊，亦乞速付糧臺，以便支領。松子關銅鑼關等處，賊蹤漸逼；麻城黃安尤關緊要，而羅田其次也。

復黃鶴汀太守

客冬辱頒輓章，當已拜領，奉函致謝。惟承惠百金及鐘表各什，謹以奉璧。以遭喪之後，概未受賻；不敢獨領尊賜，而頻年戎帳露處，鐘表精細之物，未可與戈矛並列，蓋不用此等物已十餘年矣。林翼

客冬臘八馳往黃州行營，蓋自三河敗潰，元氣太傷，軍事從新整頓；皖中羣盜如毛，與鄂疆緊爲接壤，歧途百出，防不勝防。聞賊於石牌潛山修築僞城，以爲負嵎之計；內度軍情，外審賊勢，有剿法無堵法，非分途進攻，未能得力。惟添募收集之師，鹽糧軍火，殊形竭蹶；計月餉三十餘萬兩，春夏六箇月月欠十餘萬兩，秋冬六箇月月欠八九萬兩，竊恐民力已竭，兵禍未已，終貽笑柄耳。奈何！奈何！

復勝克齋欽使

皖省數年賊踞，所在蹂躪，羣黎之流離疾苦，如苗稿然；若得時雨下降，雖不能驟如從前之生氣，而徐徐漸有生機。惟閣下濟變宏才，救時藎抱，振虎貔之士，掃欃槍而祛妖祲，大沛甘霖，以蘇皖民無數百萬生靈，其遺福豈僅一世哉？鄂皖緊相接壤，犬牙相錯，防不勝防。林翼自客冬馳駐行營，惟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斯時收集舊卒，添募新營，急迫成軍，將領尙未得其選，恐一二年不能得力。而鄂中鹽糧軍火，接濟維艱，月欠十萬兩，內外錢漕釐金，入不償出，恐且日復一日，猶不免飢潰之憂，此則私心之所焦急萬狀者也。太湖石牌羣盜如毛，游氛往來邊陲，未嘗一日忘鄂，且有分道幷入之勢，蓋覘楚之健將無人，欲以乘機侵軼也。

復訓營唐觀察

接來函具悉。築壘成橋，俱臻完善。而小湖河分營駐守，後路又可無虞，深以爲慰。天堂之賊，聞逐漸南移，已偪近柳家畈地方，意圖上犯，尙祈偵探示之。來示不急攻剿，賊來則戰，洵是穩著；又來示賊逼近營壘，堅守不動，俟諸營抄出而首尾夾擊之，尤爲萬全至計。地道攻城之策，惜沙土難於支撐，恐必不行也。總之，防援賊，不攻堅，審地勢，度賊情，保全精銳，一鼓成功，乃行軍之妙法也。尙乞大才裁審之。

復余參戎

接二十日並二十三日來函，具悉。分營駐紮，扼要設防，其地利情形，惟足下可以就近審度，軍事固不能遙揣也。英山一路，可繞羅田襲我軍之後，來示謂英山萬可無患，甚爲忻慰！深溝高壘，刻日經營，靜以待之，整以馭之，函中此四語，頗得行軍要領。率隊操演，仍須派探丁前導，整飭步伍，以張軍威；幸勿以賊蹤尙遠，而散隊巡游也。四營相距七里，似尙嫌遠，酌之。

復多禮堂都護

接奉惠函，藉悉軍情平穩，我兄忠勇冠軍，長城倚重，私衷快慰，如何可言！來示預派馬隊以備援

援，具見公忠體國，規畫周詳，尤爲欽感之至！惟新到西丹官兵，本欲令其前同大隊操練膽識；因上游馬隊太少，而六霍之賊，乘虛漸逼，恐各路分警，不得不留爲準備。且數千里遠道迢迢，未免征夫況瘁；急令驟臨前敵，又加數百里之奔馳，亦殊可念。弟前函告將軍，謂應如何調遣之處，均請隨時札飭，仍候將軍節相隨時酌調，弟必無成見也。

復均光營阿參戎

六霍之賊，竄擾潁壽一帶，貴營扼要立營，加高加深，自是要著；惟須約束兵丁，不得滋擾，又須不時操練，使步伐整齊，技藝精熟，庶戰守皆能有備耳。

復楊厚庵軍門

軍情瞬息千變，英霍出剿之議，又待緩圖；李鶴人官亭失利，十六日遇害。太湖石牌兩路，堅壘困我前軍，而匪股漸逼固始，窺我羅麻德黃各處；此間六千八，二月十二日移駐上巴河，只能迎剿一路。現已抽撥唐道一軍，移紮荆橋，所備各路分警，爲調蔣道回援之計。唐道守荆橋，想亦可敷堵禦；然非有實在警信，蔣道仍不卽調也。湖南事勢甚緊，賊衆號稱二三十萬；十三日桂陽州又陷，又來乞援。弟將去冬所募二千人，盡以畀之矣。湖南請以王明山舊部戰船駛回長沙，想已入照。弟處已派蕭翰慶

上援矣。如賊入麻黃德安，則恐須再調部下一營防府河襄河，預言及此，以備不虞。

復楊厚菴軍門

王明山所部戰船，想已派往湘中；前經函告魯處，他營暫可緩撥，陳李二營可在下游聽湖南後信，再爲酌量。來示謂須可靠陸軍往援一節，已派趙羊黃李四營合二千一百人前往矣。幷籌馬隊二三百人，尚未成行。鄂力固不支，而上游多事，則鄂成腹背交困之勢，且慮軍士聞警，情切望鄉，惟日內未得來信，甚爲懸念耳。六霍賊蹤尚無舉動，聞有分擾定遠之說；逆情想爲後路之計，非忘楚也。

復載益園將軍

接奉惠函，以旂營餘兵月餉無項供支，並詢從前生息本銀；當經飭司查復，幷令稟商中堂，致稽裁答。據云：此項之銀，原歸鹽商，相權子母；從前辦理，已屬不敷，月支曾由藩庫開款墊給十餘萬。自咸豐二年鹽務改引爲票，兵燹之後，本利全無；現在庫款支絀，正兵之餉，尚無可措，餘兵更無庸議。來示隨餉撥解之說，近年旂營正餉尙虧，何能更及餘丁？本年東征之餉，月虧十萬兩以內，亦不能更及坐營矣。林翼再四思維，於三年後俟吳地肅清，先行籌畫旂營正餉；再數年，乃能恩及餘丁。刻下無米爲炊，徒喚奈何耳！

致舒輔廷都護

頃接中堂將軍來咨，以湖南奏請此間馬隊，急需派撥上援；多禮堂現臨前敵，未能抽調，而上游事機至緊；大局攸關，敬請麾下酌派馬隊二百名營總一員，迅速馳赴星沙，相機策應。聞湖南征兵二萬，力顧不單；惟馬賊奔突，步營難與爭鋒。石逆達開，最畏湖北馬隊；以魯家巷洪山之役，石逆幾乎就擒也。惟所派營總，尚須明練老成，并乞鼎言諄囑，使與湘中步軍合力剿賊，一心而成大功，惟藎抱權衡，自無不斟酌盡善者。

致羅復亭司馬

皖中羣盜如毛，逆氛時虞衝突；本擬分路入剿，適以湖南上游不靖，勉力應援。尚俟湘患稍紓，始能力圖大舉，剋下欲爲保楚謀吳之計，囑伍令於近界要區察看地勢，修築關隘碉卡。聞板廠龍井販尚屬搖吭，而地屬珂鄉，動衆興工，必資熟手；閣下爲一鄉之望，宣風展義，不殊登高而呼，令嗣亦落落長才，儻得相助爲理，則入地素習，呼應較靈。固知小隱堂前，不堪煩擾；而同仇敵愾，猶奮老拳。碉卡成而守禦既得，可杜賊蹤窺伺；近界各處，亦利賴之。敢請先生爲之道地。其一切布置之處，仍乞與所派麻城各紳商辦。

致余會亭

所答六條，均有可採處。陳德園已派彭牧守卡，俟彭牧有警，或力實不支，再飭唐道回援，亦甚直捷，此時尙可不必也。切須告之唐道，進退遷移，必須十分審愼。近年州縣，一聞警信，動輒請兵；各顧其私，不顧大局，非審愼出之，未有不爲州縣所誤者。此意可告之唐道爲要。初四之稟，則賊情趨往霍山一路也；弟料霍山之失，自在意中。特賊若入羅麻，非二三萬人不敢徑入；若僅止數千人，必不來也，來亦必無足慮。此事我早料定，如近日果有賊來麻城等處，則六千人亦可禦二萬三萬之賊；若再分枝，尙須斟酌耳。

致唐義渠蔣之純兩觀察

太湖石牌之賊，必不妄出；賊之不妄出，非忘戰也，意固別有所在耳。弟處現有六千人，如二三萬賊拼作一路來戰，弟當力與之角，未必不可決勝；若分爲二枝，則我軍不能分，以統將太少耳；即分矣，而每處僅三千餘人，亦恐彼此均嫌不足；萬一賊入羅麻，弟意此番必更繞去麻城之上。蓋七年官軍攻黃梅而賊乃乘虛以犯蘄州，八年蘄州陳德園有訓昌義禮營，則賊又乘虛以犯羅田麻城黃安，今則必更繞上一層矣。又賊不犯楚則已，犯楚則彼亦自處於危，非二三萬必不敢來，來則必分枝傍擾

以眩我心目，驚我疆埸。六千人可戰而未必可分，預先商酌以爲准備，是爲至要。

或曰賊如入境，則調訓營上援；是說也，然歟？又或曰，賊如入境，則請訓營由太湖移蘄橋，而以鄖橋之全軍上援，其說然歟？又或曰，異日警動，則以余阿弁力以捍兩荊，而以湘撫上荊，以訓駐荊橋，幷調荊橋之馬隊上援，然歟？以上各說，先此密商，沈思以窮其變，博訪以求其益。弟爲先事預防起見，乞諒之。

致官揆帥

前得手諭，即將原函奉交滌生矣。因魯函未存座右，遲久未復；應復事宜，開列於後：

一，霍山之賊，已入流波䃥，則商固麻城羅田黃安及德安漢陽已有漸次吃緊之勢；擬即移進上巴河，探明賊所從入之處，即從警處迎剿。惟六千餘人可當一路，即賊多亦尚不畏怯；但恐賊分則我軍苦不能分耳。

一，黃州一府，形如圓甌；黃梅宿松是一路，蘄水是一路，蘄州是一路，羅田一路，麻城黃安一路，六安與麻城連界，即繞出黃州之上；再繞出太湖宿松之上五六百餘里，與湖陽德安毗連矣。若官軍併作一路，則賊必乘虛而入。乞請薑生撰稿，切實聲明地勢散漫情形，必應以黃州爲重鎮，乃能四路策

應。由尊處奏報。弟今日奉廷旨，亦擬報明一次、大約安慶廬州未復，弟不敢離黃州，應以黃州為老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仍守老兄平日穩局之法，不敢失也。

一，弟到黃州以後，將派之營已派往下游，兵力已厚，只恐異日分竄，則弟力只能顧一路，尙須調撥耳。

一，請吉林黑龍江西丹千名，捐馬二千匹；請大淩河馬一千匹，均為得法。乞鈞意定稿。

一，八將之罪，請鈞意斟酌，決無成見；中堂是第一仁厚德性，林翼亦恐非能殺人者，事經中堂酌定，必得其宜，決不參差也。

一，此次賊不來則已、來則必多；一路則力可與之相角，分為二為三則費手矣。

一，餉項大虧，乞飭司道議節省之法。以上縷縷，均乞鈞酌。

致羅澹村

連得手書，藎念彌篤；連日分起拔營，前駐上巴河。林翼非欲自戰也，五六千人只能專打一路；若林翼留守，則至少又須分去千人，非幷力之法。且希庵於臨陣能審地勢，於全局地勢向未領會，或恐其百密一疏；賊若竄入，必是大股，又必分枝而來，恐非另調一將上援，不可為功。蓋兵力不甚爭多寡，

假如以五千人當萬五千之賊，諒可制勝；以五千人分當兩三路之賊，則須各有統將乃可無虞。勝負之數，強弱之勢，專賴此一人也。前已咨商都公，預為准備，尚未見復；林翼之愚，亦必俟漸近，乃決意征調。先事紛更，恐人或誚之矣。尊意以為何如？

前撥湖口小池口二營，終必仍為我用；前此因滌公只有凱章二千五百人，是百戰之餘，聞其失去一半。恐滌帥誤事，則江西必危；江西危則鄂之南岸又警，豈鄂力多果堪代謀哉？且以一千一百人挪去普承堯六千人，計無有奇於此者矣。如果鄂警，雪芹亦必派回來助，仍到黃州也；至派往荊橋之周忠容，應隸蔣道，本是蔣道老哨官也。蕙公言前隊不過千餘人，偵探得確，迅來迎剿，亦是一計；然亦必與楚境稍近，乃可行也。賊速如鼠，兵遲如牛；此種情形，殊難籌策。古人每言輕兵出奇制勝，或再亂三四十年，當有此等人才；近日之兵勇，能穩固便是上等，將領能布置審勢，亦不多覯也。

昨沈思終夜，發仁營會同副訓營先行，馳入麻城，嬰城固守；付以米四百石，火藥四千斤，與之面約，賊逼城下，堅守十日，官軍必到。賊如入境，無論多寡強弱，不准接仗，一意堅守；賊不得城，總易了辦。此賊之技，的是狐鼠也。在野外作壘，不憑城，官軍必可制勝；似此佈置，麻城可保，亦免得臨事驚疑。鄉團均無實際，純盜虛聲；即如黃岡一縣，幷無一人團練，惟前此葛致遠招遊勇，及范潮闌餘黨，強名為

團勇耳。羅田稍好，麻城黃安未必不可造就，然總是人才未能訪查確切耳。蘄州之陳德園，已有長進，餘皆虛聲耳，何曾能戰？

弟兩次黃州，若有意埋沒士民之功勞，心術實不可問；然亦不便斥言以失其望，只冀其稍稍助聲威，斷接濟，加偵探，便是非常之功。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知兵之過，總以兵事爲小人之事，非學者之事；一遇警動，則讀書人早已遠走，或隱匿不出。以此觀之，黃州那得有團練哉；只剩地方幾名惡痞，作假充團長，事後保舉，則書差門丁均首選耳。下游抽撥不在兵而在將，前已預咨矣，咨札已行糧臺，乞查之示之。

羅田請兵，未便分撥，自弱其勢；此事若分兩路而來，林翼與希庵當一路，舒六兄與蔣當一路，否則舒與林翼互易之，或可盡力。若三路而來，恐他處不免小失；然盡心盡力謀之，猶可爲也。伍令初八日探報流波磧已有動機，距松子關長嶺關約百三四十里，萬山之中，一線羊腸，早已專人前往坐探，一日一稟。黃勝日十三日可到麻城，湖南尚有二千人未到，到日再行斟酌，縷縷奉復。

致王鴈汀制府

前信甫發二日，而手諭又至，感仰奚言。楚中近事兵非不多，而苦於偏重一隅，以五萬餘人分謀

江皖，而下游尙以力少爲詞，豈不可恥？上游則終有應接不暇之勢，此亦可慮。近九年兵事之誤，誤於官軍注重於前，賊計轉襲其後；官軍以仰攻挫銳，賊計轉以餘力乘虛也。鄂之兵非不多，總無一枝人馬置於活著，故機局總滯。林翼謀餉不爲不力，然月欠十餘萬兩，仍乞大力月有所濟，幷月乞鉛九三萬斤，是所至感！

刻下六安霍山之賊，由豫洲之固始進發，漸及楚疆；入楚固難，然尙有人焦愁豫中，則恐其束手耳。郭建汶等終爲楚蜀之患，具見老成深慮；嘗笑近年官吏之識力，如燕雀處堂，煦煦相樂，而不知盜賊已隱伺其旁。又匪徒到官，漫不經意；即或懲處，亦必一意姑息，勢必如吳老公之再呼荷荷而後即安，是可慨也。林翼移軍前進，以期幷力迎剿，六千勇丁，如遇鉅賊萬餘，或堪角力；如賊分爲二爲三，則尙不支耳。軍書倥偬，百不及一。附寄奏章，均是實情，尙乞鑒正。

致總局分局

十二日得初十日蕙公書，寄代撰揆帥奏稿，詞義均妥；近人說事理總不分晰，蕙公手筆，切於事理，惟沈毅有識四字須告之。同一省同一事，不可互爲標榜，旣嫌其黨，又嫌於淺也。賊尙徘徊觀望，已飭伍令移駐商固之交，設法偵探下游陳德園之捍蔽，兩蘄與昌營之防剿，英山捍蔽羅田東面者尤

不緊要，而太湖之官軍，與太湖城賊尙隔一河，圍則不足，攻則不可，頓以重兵，如同虛糜。究竟賊之是否上犯，遲速多寡，尙難逆知料其必先犯商固者，不得商固則無米也。賊到商固，任其自然，則我楚防不勝防，而漢德二府均緊；若以六七千人越境而謀，則內地亦恐空虛。所以然者，總是兵綴城下，如奕棋之庸手，不善著封也。實則兵多於張楊之時十倍，多於武漢未復時幾二倍，豈可再添兵以致同形饑潰乎？

八將請中堂定案，林翼等無不遵依之理；欲嚴者理也，不能殺人者情也。八將優劣，尙煩另酌定案後交付差遣效力，再俟秋間酌量委用；此時添兵，實苦無餉，無餉之患，與無兵同。弟如喪家之狗，如騶桑之殍者屢年矣！如八將之勇敢者，近日營中尙有此才。又蕙公之示，以璞階不與希庵合路，此却不可。迪庵在日，璞階頻受斥責，覊馭頗難，其性亦頗浮動，非獨當一路之才；反復思之，必不可行。又有一周寬世者，新放總兵十三日乃出圍，尤爲奮勇。希庵棄而未用，林翼頗惜之。希庵言其營制頗虛僞，又以驟貴氣盈，欲挫抑之，待半年一年乃可用，或有深意耶？容秋間酌之。商城百姓，紛紛遷移，殆其警矣！

致彭雪琴方伯

得初十日書，意欲以普軍由彭澤入浮梁，離鎮二十里爲景德之西路，此計必不可行；如果強之，必致大誤。凱章在東，其兵將強健，尙恐不能破滅此股。兄之前爲此議者，特以助凱章之聲威耳。兄思普之驕氣軍情，因人成事則有餘，獨當一路則不足；弟若期望太過，必至僨事無疑。一挫則彭湖皆動矣，切須改計。千囑，萬囑！若定期夾攻之說，尤屬萬不可行。東西相隔太遠，軍情瞬息，千變萬化；萬一凱章勢不可戰，而此間強之，則誤凱章而使之輕進，萬一凱章已進，而欽堂乍退，亦必使凱章轉無退路，此尤兵家之所大忌也。

至普鎮來信，口糧欠五月，本軍以五六千人僅領五千之餉；似此情形，廉潔之將，亦難自馭其軍，況普軍耶？前說應請速卽稟商滌帥，並函商江西省局，另行酌議；切不可使普獨當一路，則決無可疑矣。切囑，切囑！看來此事兄不過預擬及此，因尊處言及景德鎮危急也；然總以滌帥之示爲定，時凱章已站住不必急也。

致司道暨總局分局

迭次之探，似漸眞矣，奉上一閱。其六安一股，似尙未來；此股欲入商固，似系先鋒，數不過萬餘。昨夜已將阿參將調守陳德園，唐道調到荊橋，准備異日抽調耳。調唐道則勉強可分二路，調唐道則覺

可合；現在各營分爲三路，狗若噬楚，當可烹之。入境則剿辦必速，不入境亦須遣將往剿。商固光山均產米之地，當可委員預往酌辦；惟現在賊尚徘徊，卽令有警，此現在之軍，尚可支應。可一面打仗一面再調，若賊未至而紛紛預調，恐不甚妥，且恐墮賊之詭計也。賊探頗眞，黃州有一枝閒空之兵，早已知之矣。惟州縣太無定力；羅田麻城請兵請餉，羅田已將前繳之二千付去一千，又新到桂勇二百人，已付羅田防松子關，每月須七百餘兩，亦聊厚不薄矣。

麻城則必可守十餘日，但須諄囑守將，賊來之時，卽地方來報賊只二百亦不准出城。蓋地方岳庶，無知兵遠識之人，去年大股乘間，李曙堂以五百人在城，趙堯彰以三千五百人在兩路口；地方官民催李曙堂出城出戰，蓋言賊不過數百耳。李曙堂傷百餘人而麻城卽日失守，王震等轉運之員，亦跟蹤去走，是誤人而亦且自誤，可怪也已！昨已諄札黃副將堅守待援，此城不失，事總好辦。私計料賊目前尚不喫緊，或不卽來，欲竄食豫中有米之地；軍糧不敷，乃能思逞耳。

賊在河南地界，必縱橫千里，無人抵禦；蓋欲求黃州之六千人亦不可得，蓋合一省二省之營兵，亦難調集六千人也。時局如此，豈不可危？然則楚事尚可謀，林翼必應竭愚慮以效力矣。大約賊數在六安者約五六萬人，暫時徘徊，專爲糧米起見；其必上竄，則毫無可疑。特其縱入之處太多，必須審料

萬全耳；然亦只有拚勦之法，無分防之法也。

致左季丈

十五日得初九日書，知南路又警。我本急求印渠及其部下之將，而服嶺之防，又奪之使南，何統將之才之少也！軍中無智勇之統將，則萬人二萬人亦終歸於敗；無論彭劉勇力太單，不能禦賊，即使再益數千人，若智略短淺，亦終必敗矣。湘中亦尙乏才，何況他省？李雨蒼志在北路，林翼亦欲用之於北門；可以二月啓程爲妙。凱章能否支撐，尙未定也。賊數大多，兵力太單耳。凱章知稟留吳翔岡，頗見器識。人才因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人，乃有長進。成敗原難遊覩，不足以定人才。趙陶之餉，已設法補苴。鄂中自羅李募兵，均以到鄂之日起支。昨因此事頗費周章，然亦不能盡如所欲；例外申縮，林翼已飭司事者妥爲照應矣。

籌餉固較易，帶兵較難；惟以衰絰出山，不司兵事，則此身何以自處？萬世之淸議，其不足畏耶？至公謂帶兵非所長，固然；然萬事可謙，兵事不可謙，太謙則怯，太謙亦近僞。況目今十八省之上座者，尙以不肖爲最能兵耶？此二年之中，應在黃州兼司餉事，決不能安坐堂皇，如尋常服官模樣。老妻病狀，丈前已見之；心恐其病久而或癲，欲乞仲遠爲醫，而亦格於義分，不能如願。此出爲不得已之變局，受

即不過爲餉事耳，餉之誤人若此。默計欲丈莫出山，而恐不能；更恐遲而後出山，又難措手；又恐所託非其地，終必受困。丈肯謀湘以保湘，丈去湘湘豈憶及前事遵守前法以益丈耶？此時南路告急，固不必深談；爲丈深思固有良策。惟滌公則謂湘中必不可無公，囑不可搖動；當以湘鄂爲天下之根本，其說然與？太史公作屈原賈誼傳，提王明受福爲論，又其作孟子列傳，專提利欲中人立論，此其特識固應千古不朽。皖邊頓兵數萬，即一二年亦必無尺寸之功；不能三路進兵，又不能有三路之將，奈何！廷旨欲林翼入皖，已言其不可；然數月之後，終必再及。以中朝本無定見，隨外間之議論爲轉移也。

袁之內召，乃因勝保劾去；袁不足深惜，勝劾袁亦不足深怪，但袁在尙不能支，劾袁而袁得所，勝不自求才而劾人，如鬬者自砍其指，豈非大愚也乎？袁公畢竟忠心，亦殊不可多得。六安破後，狗尙徘徊，黃州有兵，賊固偵探而知之矣。手此奉復。

致左季丈

廿夜聞警，肅復一函。水師必以健捷二營速回湘中，趙福元是大可造就之人才，能不調回固妙；如必不得已，則林翼亦湘人也。馬隊百名，萬不濟事；至少亦須三百人，已函商揆帥與都公，恐不我予也。驍騎校十八來湘教習，則實無用處；即迪部二百人教之三年，然弓箭馬槍，仍無實力，南不善騎，北

不善舟，天限之也。此時大計應以扼險自固，堅壁養銳，伺釁再動；三月兵力可集，再堅持二三十日，固壽堅忍乃可用也。若以新到之營，乍爲嘗試，則萬人亦不過數次敗仗而已矣！乞公速取唐秦王之禦劉武周宋金剛薛仁杲宗羅睺之法，閱具始末告之峴莊印渠；非厚集其力，愼養其鋒，不可破此鉅賊也。又此賊以中下之兵接仗，而中權後勁，伏於陣尾，輕而不整，勇而無剛者遇之，必敗，此亦可預告峴莊也。

又永州鎮總兵周寬世頗勇敢，十月十三日夜半出闘，其時主將已亡三日矣，非戰之罪，亦非不能守也；可招致之，其才亦不過五百人耳。長沙之城，必可無虞，攸縣茶陵，乃賊所注重；蓋必騎交界之山脊以爲可東可西之計，亦深知官軍於交界處所戰守不能自主，防剿均不得勢故也。計此賊必害湘中半年，總之軍事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成，地方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公早知其深微矣。

復都直夫將軍

得示敬悉一切，湖南賊勢頗熾，號稱二十萬；郴桂一帶，民俗強悍，甲於他省，從亂者必多，力闘者尤多。聞十三日又連陷桂陽州等處矣！馬隊二百本嫌其單；況必須有智勇知兵之將，乃可不誤事機。兵隨將轉，俗諺良有深意。此次如蒙與禮堂商撥，必乞以可靠之營總前往，否則恐損國威而無實濟

湖南奏請勅下將軍以二百馬隊赴援，并請中朝速撥馬隊二百以補其闕。弟意此次賊匪，馬匹亦多；若僅止二百人，非知兵之良將，不能萬全也。湖南步兵尚有強者，若調度齊全，厚集其力，而堅忍自持，當可得力也。總求老兄費心。

昨日樞中來信，言天津有黑龍江馬隊，若預先以函懇求僧邸，異日澈防之時，以一千馬隊撥入湖北，實爲便當。僧邸心憂天下，當無不允行者。弟擬請揆帥預奏，并求老兄賜寄一函，代陳一切，弟不敢與親王通書信也。

今日鍾榮煐稟到，弟頗怪之；據云并非推諉，願先到省辦出藥料，伺候將軍。弟詢其脈證，據云心疾甚於足疾，若不安心調理，僅照俗醫脚痛醫脚，或恐貽誤。糧臺司道已稟中堂在省城安設公館，省城醫藥甚便，弟意仍請老兄囘省；如以爲可，弟卽飭瞿定國來迎，仍以水路爲便。黃梅一切不便，弟心歉然之至！

致曾滌丈

二月廿七日，奉二月十五日五號信，敬聆一切。水師彙步，前以說帖寄厚庵雪芹，均言難行。尊示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難，尤爲體要。厚庵久病，岌岌難支；雪芹血性過人，陸戰尚非所習。

李與吾陳金鰲連年亦患血證，此皆四年以前精悍之士，積勞而疲，殆非朝氣矣。劉國斌尚未接談，有李錫斌者，似有英氣；刻因石逆由南安陷宜章與甯桂陽縣桂陽州等處，湖南調王明山統水師，湖北以蕭翰慶一營繼援，急切尚難改議。且巢湖舊時船礟，近又新添，水師仍未可單也。異日或能另謀陸路統將，則以鮑春霆之陸兵，由舟入江，自與水師通氣；惟春霆酷好攻堅，頗有固執不化之概，貴戰賤謀，雖裨將之雄，仍恐不足以當一路耳。

官帥奏捐馬，幸奏西丹，十日內可得旨；此間已委定記名副都統巴揚阿前往辦理，并攜銀二萬解部，前奏定呈覽矣。若西丹不得力，中樞來信囑預致僧邸於天津撤防時，酌撥黑龍江兵丁千名來楚，官與都可寄信於僧邸，林翼與丈似可預函寄知筠仙也。采買馬匹，北口為多；七月以後，盈望成羣。若到河南陝西零星收買，不如徑行出口為合算；俟昨奏批回，即有定章矣。

田興恕已復古州，昨經湖南奏派南路統兵；普承堯等為建德所牽，蕭濬川又為湖南調去，湖南郡令強支，而郴桂窮民，經石逆此番脅制，入賊者必多，恐鄂與豫章均旰食矣。水師抽半改陸，尊示以一舟之中，有改陸有不改陸，有加餉有不加餉，勢必窒礙難行；軍事最忌參差，最嫌紛擾，尊見是矣。六安霍山均失守，鄂與皖之路盡阻，李鶴人十六日遇害於官亭，其潰勇已過麻城，粵逆竄及定遠一帶，

勝帥以招降爲得計；蓋亦今之熊文燦矣。恐近月翁祖庚力必不支，湖南乞馬隊二百人，官欲應之而多不肯；即勉強應命，亦是怯將弱兵，恐徒損國威耳。馬隊將領，在鄂者惟多與舒能戰；另有一平海，已回旗矣。此外亦少良將。其在勝帥德帥營中者，兵多於鄂不啻五倍，然頗有爲賊所圍擒，爲賊教戰者。將不得人，無法可施。

三河桐城卹賞未發足，三月以後，未免稍欠；秋冬之間，仍可彌補。如湖南不致大亂，則餉糈仍可敷衍。糧臺固不可歉，亦不可豐；豐則官場之侈心又萌矣。財用如人身之氣血，周行肢體；有疾如癰疽瘡痏之類，病在一肢一脛，而周身之血脈皆阻，故頗望鄰境之安。教馬隊戰法，似以黑龍江人爲宜；馬隊以衝突爲奇，尤以善退爲奇。馬隊如水師，必有前有却，乃爲妙用。湘營馬隊能進不能退，退則羣然色駭，不復再能歸伍矣。

致袁午橋

三接手告，感念何深！以整飭殘兵，尙遲函復；而公歸京國，不留信宿，則禍在淮徐，不可思議，讒人之愛公，亦可謂私德矣！如國計何！中懷憂悶，幷渫不食，使人心惻。此間新失良將，即竭力圖謀，非二年不能有成；欲入皖而虞餉竭，欲保境而又虞將少，不肖才力庸有濟乎？熊文燦一意招降，此非賊降，乃

降於賊耳！而又美其名曰賊降。大抵招降之手段，惟漢光武唐太宗之時之將帥能之；下至宋世宗汝霖輩，已不免竭蹶矣。此豈近今之人所可妄行哉？

復皖撫翁祖庚

正月二月連得三次手告，並公牘奏稿，感頌德言，尙是私誼之纏綿；而窺測忠藎，冠越朝右，固一世無兩。愛國心丹，憂民髮白，讀疏奏一再遍，不覺淚涔涔下也。因巡邊設防，匆遽多疏，遲至兼旬，尙未裁復，歉愧萬分！林翼去冬到黃州，其時楚軍已扼定宿松，邊防已固，賊勢已挫，其力戰之功，則都將軍與多副都統鮑鎮軍之功也。林翼十一月尙在益陽途次，不可掠人之美，貪天以爲己力。都將軍在宿松患病，林翼歲杪自往訪之，旋回黃州。所駐勇丁八千人，皆三河桐城瘡痍之餘，擇其精實完固者，續撥二千餘人。正月初旬前往太湖，計頓兵太湖城下，與分布荊橋，分布英山之馬步，已二萬餘人。賊已憑城設守，仰攻不可，必非歲月之間所能奏功。水師之水在安慶城下及彭澤湖口之交者，又一萬餘人；陸軍爲城壘所遏，水師亦無著手處，虛糜尙是近患，英華坐竭，壯志暗銷，一二良將，積勞成痗，而繼起無人，乃遠憂矣！

黃州六千人，以麻城商固時有邊患，未可并力一隅，致兵勢偏注於下。蓋近九年以來官軍，以仰

攻挫銳，賊計以餘力乘虛；官軍注重於前，賊計轉襲其後。此固非賊之強於官軍，特其機勢未熟，不如賊之運掉自如也。況黃州六千人，自應暫留作鎮；如秋間能分兵三路分途進剿，則征皖之志或可稍申。然三路之兵尙易籌謀，三路之將尙未盡集；有劉道長佑及其部下之良將李明惠江忠義劉坤一，已迭次函招，夏間來鄂，秋初可入皖。而石達開連陷郴桂七八州縣，劉印渠等爲湘中所留，計不諧矣。至林翼之身，兼籌餉糈，必不能親入皖地，只能於黃州營中駐守；蓋二三年之內，尙不能離黃州也。

石達開糾合福建連城江西南安廣東連州廣西賀縣羣盜入郴桂，號稱六十萬人，實數亦不下二十萬；湘南之力必不能支，來此乞師，已分水師二營陸師二千一百人前往，仍恐無濟。湘省不能力遏此賊，則鄂省腹背受敵，長江之險，恐爲賊所奪而踞我上游矣。默察賊勢，自連鎭高唐河北肅清之後，氣燄稍衰息；自五年冬石逆從義甯入江西，與粵東之匪二三萬合併，而賊勢復張。自午橋初次罷官，張樂刑倡亂，而皖北之賊勢又張；而時俗尙以某省肅清，某省克復，鋪張揚厲以入告，以之釋九重宵旰之憂則可耳，豈謀國之至計，與疆場之實情哉？在朝在野，般樂如昔，侈泰有加，此與燕雀母子煦煦自樂何異，又與溺人必笑何異哉？

鄂餉月須三十五六萬，林翼力籌此事，不過月得二十餘萬兩，尙欠十餘萬兩；林翼離此地，則二

十餘萬兩亦恐減色，此鄂中籌餉之難也。迪庵殉難以後，人才銷歇，殄瘁之狀，不可思議；雖復加意延攬，百方鑿飭，而胚胎規範，彷彿如前，筋骨殆遜於昔，此又兵事之難也。賊如間道襲麻城以擾楚，林翼徇思極力抵禦；所患者分爲二三路，必顧此失彼，又恐其與石逆密約，俟石逆從湘之南境漸犯入鄂，而後陳逆等再圖由皖入楚也。又近日頗以定遠空虛爲憂，其江浦已得，亦賊勢所必爭也。

招降之事；才大力量大乃可行之；如漢光武之時，唐太宗之力，則指揮自如，羣雄聽命於上，則羣奸自斂跡於下。下此則宗汝霖之留守汴京，偶一行之，然已萬分喫力，非汝霖得意之筆也。鶴人好引匪人，其將如袁懷忠盧又雄驕怯失律，恐須按以軍法，否則終爲大患。公所處之境萬難，林翼自問五六年間所處之境，爲軍興以來所未有之奇；然自得迪庵而兵乃強，得厚庵而水道已通，以林翼擬公，公之艱鉅殆百倍於人。且其時林翼能使湘中之鄉里士民均來助我，公之鄉人何能入皖耶？曾以叠書與仲遠立庵公閱，均嘆念不置。然而德輶莫助，友誼終虛；刻下黃州之兵力又少二千，而石逆之擾湘南者，警報日三四至，楚其旰食，今日乃驗。如湘南能破石逆，劉印渠及其三賢將來湘，林翼必以三路分兵入皖，而自駐黃州，竭力謀餉以贍之。此志未知秋間能如願否？

致彭雪琴

傑人陣亡，誤於預先要約之一事；近年陸營情弊甚大，非仁義忠信如塔公羅公李公，萬不可約會，只可各量其力而已矣。刻下總以守定彭澤湖口爲是；如彭澤難守，則湖口尤不可失，當以死力爭之。黃澤遠應調入湖口矣。劉傑人之軍，應以李寶賢爲賢，可代管之，留千五百人足矣。

復川督王鴈汀

鄂軍之接濟，屢荷大君子厚德恤鄰，隆施未墜，而前此復以鉛丸火藥，欲借東璧餘光，實以征皖之師，水陸並進，約共五萬餘人，又因石逆達開近由江西竄擾湖南，連陷郴桂等處七八州縣，此間復分兵上援，均資協濟。此項需用愈繁，鄂省愈形缺乏；雖隨時製造，終難濟十分之二三。現當分途攻勦之際，軍火所需萬分緊急；本省既無從措辦，又不能遷延時日，致誤軍機。全賴鄰省曲爲體恤，按時接濟，庶不使行間戰士有徒張空劵之歎。貴省自軍興以來，頻年解撥籌辦，固屬艱難；然究屬完善之區，出產之地，採買製備，較楚省尙屬便宜。伏冀俯念時艱，如數辦就，飛解來鄂，以濟軍需。此係大局所關，非僅爲楚北起見，諒不嫌其再三之相瀆也。

復褚致職

前以一紙書爲介紹，欲求相助爲由江干盼望，僅得魚函，而星駕未來，轉增渴想。猶幸惠然肯來，

不我終拒。此間軍務倥偬，任使需才，非得天下賢豪，不足以挽狂瀾而蘇民困；故相需甚殷，而相求不得不迫。敬乞吾兄將經手事件作速清釐，即日束裝來營，相與商榷時事，籌畫機宜，庶集思廣益，或可於時艱有濟也。謹掃榻以俟高賢，如飢如渴，不盡拳拳！

復李雨蒼

來示備悉，石逆騎嶺脊而窺虛實，得勢則思逞，失利亦思竄也。豫州之捻四起，來此請三千兵，延謙允之，而實無可籌撥；吳翔岡曾致書招之，而所致之書未知到否？大致謂兵可挫，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終不可挫。左公必致回湘，我亦不使爭也。鄢君之深微處，倘未晤談，難以臆斷；大抵兵事另有一種人物，文而近史，武而近俠，皆非能兵者。湘既日亟，貴營赴鄂之期未忍速催；視大局如秦越人之肥瘠，豈不肯所能出諸口耶？所示撫湘，不可稍有輕重，足見心力；特不知意念所注，疑是何輕何重耶？倘乞詳悉示及，以證異地之心。

致彭雪芹

連得二書，敬承所示。近年營中，非營官之少，而哨長隊長尤易選擇，所乏者統將耳；統將須坐定，勇敢不算本領。外必須智略足以知兵，器識足以服衆，乃可勝任；總須智勇二字相兼，有智無勇，能說

而不能行，有勇無智，則兵弱而敗，兵強亦敗。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審勢，不能審機，卽千萬人終必敗也。金殿安亦頗勇，然好徇人情；所選哨官非私親卽密友。不知軍中之事，乃將士性命所關，百姓性命所關，何人情之有？

所示楊占鼇邢萬升蔣信玉三人中，有小統將之才否？如得一小統領，則以三人爲三營，而號令統歸一人；一二年戰功果著，當再拔人再添營，必可合式。若僅止營官而不堪統帥，則如滿屋散錢，不歸一串，必無用處。楊占鼇俟回時札調，邢蔣乞先飭來一見。求之而得命也；求之不得命也。求之不得而此心此志百年不懈，始終以求才爲主，此亦命也。羅近秋才分何如？有志氣頗識道理否？兵事則三五十年亦未易了，不番又取永郴桂衡之民以爲賊，湖南人殺湖南人，尙一生殺不完，況勇少於賊耶！

黃澤遠交隸臺使用，餉歸鄂省；如湖口有警，普若敗挫，則尙欲以一營來助，如可不需，亦乞示下。總之，林翼處卽使萬分爲難，亦不專爭黃澤遠一營；總以守定石鐘，莫棄前功爲要。普等不知兵略，不知宜戰宜守之機勢；此事本難言，許多讀書人亦不知也。

復李香雪太守

得書，言鹽卡之事中肯，「陸路設卡，總難盡善」一語破的，足以知民之情僞矣。麻城之事，訪的

再辦；下游湖口，尚可無虞。劉亡而普勝，繼又敗，然敗兵尚有萬人，賊亦不過萬人；將無智略，又無德性，又無器識，奈何江西長官度越尋凡各將請添兵無不應者；却不管餉從何來？作撫臺不管餉，亦甚便宜。承詢湘中人來，頗怨左公，此天下古今之通病；昔年滌帥倡義，舉國非之，兩司且上詳請參，其時徐與陶為藩臬也。四年後湖南無學逆，惟廣東竄入三股，一股從茶陵竄江西。其時賴有王璞山力與之抗，一抗再抗仍不免竄往江西吾湘官民之嘖嘖致怨者，尚有憾於王與左也。殆五年以後，全境無事，庸劣之官，得以安富尊榮；浮華之士，亦得以般樂怠傲；於是頌左者有人，頌滌帥者亦有人。怨詈者固無識，頌美者亦非情也。

弟於二月寄左公書，切囑其專意集兵，愼勿分防。言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處處設備，即十萬兵無尺寸之效。此意至精至切。左公手無斧柯，不過睨而視之耳；官與士安得不怨！不僅左公然也，昨見香庵，戒其敬愼虛心，湖北不久有難；與皖交界者五百餘里，與豫交界者千二百里，與湘與豫章交界者，又千有餘里。試思如此幅員，如此鄰舍，更從何處防起？一處有事，林翼之罪已不赦，古今人以任事為最難，而世俗巧宦，動以兵事為戒，蓋亦閱世之深，不得已而出乎此也。迪庵血性剛烈，故一敗即以身殉，殉之良是也；丈夫不可辱，與其圖後局之難撑，不如顧當前

之大義，此迪庵之所以甘心無悔也。

大抵爲人謀事，是世間苦境；謀人之軍，尤難之難者也。平時不守正，怨固不免；平日守正，人莫誰何。兵事有蹉跎，則怨謗更多矣。七年之夏，常沛霖張祥泰已欣欣自得，此固世情之自然，小人之幸災樂禍，固不足怪也。近月多憂壽山去後，惟仲然尙可深談，然憂不可懝也，有能合不能分人苦。天下安有一枝人馬並會一處以犯楚疆之笨賊哉？又辦事之才，取人之法，原無一定；有聖賢一路，有豪俠一路。立賢無方，古人所以不可幾及。弟之所患，仍是統將無人，希庵則能獨當一路，而他路又將誰屬哉？周條侯受命，卽請便宜以梁委七國。其時漢景帝與竇太后屢詔救梁，而條侯不奉詔；王翦破楚，非六十萬人則不行，卽行亦堅壁以審機。唐太宗與宋金剛戰，以蓋世雄略，堅壁年餘，分兵抄其糧道，糧竭賊逃，一日夜追二百里。設此三事處今日，早已撤去矣。姑發硬概，以助高明。

復楊厚庵軍門

劉傑人銳意攻堅，致有此挫；捐驅赴敵，兄弟後先，殊堪痛愕！乃一戰不利，致使賊勢披猖，殆爲可惜！至賊匪備船上犯，吾兄以屢勝之師，碩畫籌防，江面游氛，自可無憂。其豕突惟湖口九江，俱係扼要重地。我軍以四年全力得之甚難，而守之亦殊不易；諸凡防剿事宜，尙望卓裁審量，函普鎭加意防閑，

相機妥辦，萬不可稍有疏虞；皆賴藎抱權衡，多方指示也。襄府水師，有警方調；前函爲思患預防之計，暫不必亟亟也。湖南調弟處四營，幷乞馬隊，已於舒輔廷部下籌撥二百名，派營總一員，督率前往，初十日已啓行矣。近探陳逆大股，尙徘徊定遠之間；霍六一帶，尙未十分警逼。現派委紳士於商固入麻城路，擇其險隘，設立碉卡；外杜窺伺，內省防兵。俟湖南軍事稍定，方圖併力東征耳。

致郭筠仙

湖南力與賊抗，苦哉！高叟現已募得三萬人，然就不及賊數十分之一二也。長沙必無虞，而邊郡必有失；目前尙可支，而流毒必及於數省。欲使賊畏怯而不深入，莫如乞黑龍江馬兵千人，以健將如舒保者將之；輔以楚兵萬人，必可破賊。且馬隊若得人統帶，千人之餉，不過步兵二千人之餉數，而兵力可抵三四千人之用；屢請官撥帥奏咨臺邸，乞撥撥帥，尙遲疑未發也。賊若圖湘，湘中地勢誠難盡恃；馬隊以山多而稻田鱗比也。賊若犯豫章，則滌軍必不支；犯鄂，則鄂尤不支。滌之部下，將少兵少，鄂軍已入皖者二萬餘人，急切必不能另募二三萬人，以湘中之健將壯士假歸於里者，尙有可取。湘中則將無可選，勇無可募也。且湘中積存百萬兩，不過僅支二月；湘則一錢無存，豫章則尤無條理，是可憂也。惜無以此實情上告者，吾恐東南終無完膚矣！湖北江西，宜麥宜棉花之地，馬隊尙可馳騁；公其

有術以致此乎?念之。

致官揆帥

勝帥所咨馬姓桐勇一事，殊屬荒謬絕倫；已如尊示通飭各營，嚴行拒絕。如有依違，幷許其督兵圍捕，斷不許一人入營一刻逗留也。衡州人初九日來信，湘事尚爲恙，而湖南意謂不以鄰國爲壑，恐是大言耳。湖南將士轉戰六七年，敢戰之風，始於江與塔與羅與李，已成風氣。其猛將壯士之倦而歸者，一呼即出，二三萬人不難召募；湖北不能，江西尤不能也。此事尚求鈞度，思患預防。江面却有餘力，水師儘多，不足爲慮。

致曾滌帥

湖南所調馬隊，十一日從上巴河啓行，聞招勇已及三萬人。初一日以後，尚無信來，衡州寶慶或可不失；惟擄郴桂永三郡之民以爲賊，異日之爭戰未有艾也。黃澤遠必留湖口，交雪芹派守景鎮，未復；而劉傑人先亡於建德，普之各營頗有勇敢，而主持兵略，實無其人，終必敗矣。尊處添勇三千而無統將；是猶銅錢塞滿屋子，而未歸貫串也。實爲近事之大可憂。

此間有希庵之肅靜，目前尚不覺其苦；然好修飭之人，不喜樸魯之士。異日臨大敵，決大疑，恐骨

氣不揚，思慮不入；獨當一路，均非其選矣。希庵在此間固無妨礙，然賊分則兵不得不分；假須爲之謀，臨時假統，或不得力也，此事內各於心思之半年，竟不可得。豫州捻匪四起，豫撫奏乞黃州兵，廷旨允之；力固難分，遷地勿良，尤楚軍之通弊。湖南藩庫糧庫，可支三個月，惟爭處三萬，必不能濟。近得江西萬餘，而失湖南三萬，何財運之窮也！

致秦撫曾卓如

三月廿五日黃州營次，奉三月十五日手諭；荷賜軍餉萬五千兩，天下己任，憂樂關懷，感仰何似！方今碩德遠猷，魁梧耆艾，可式百僚者，必推關中治行爲第一；惟以一省供數省之饟，擘畫惟勤，蓋抱多勞。林翼等治軍不力，迄用無成，吁何可愧，所自信者，此軍人才，珍於三河，志氣，骨力，或遜於前規模簡括，貧地樸謹，尙較東南各省爲優，數月之後，仍可奮發有爲耳。石逆竄郴桂，勢頗張大，額公以左生謀倉卒召發壯丁三萬人，鄂中復派馬隊水師及步兵四營以助之。鄂人連戰於外，壯士之替代假歸者，踵接肩摩，卽倦將之棲遲故里者，不下數百人，呼之卽出，期月成軍，設石逆挾此衆以窺江右，鄂中則擾攘傾側，不知所屆矣！然石逆之志，未嘗須臾忘鄂也。近月以來，顧憂南路添兵，則餉已竭，倘是築室道謀耳。皖賊憑城抗拒，賊饟未斷，卽再與相持三年，仍無期限可卜。應候湘軍蕩定，再謀進勦；此時

分去之人雖屬無多，而將士返顧之憂，心如懸旌，搖搖未定故也。

豫州來此請兵，鄂力無以應之；關中天府，以三面守以一面戰，此奉春留侯所以御天下之至計也。鄂則四爭之國，形勢不如秦矣；秦地自明公入關，吏治蒸蒸日上，回漢相爭，解釋糾紛得體。聞引用馬百齡，其人之才力高下不可知，要其身列仕途，顧廉恥而敬國法，當可信矣。竊計秦地回民頗多，爭鬬之風，隱憂方切，如蒙遴委三五妥人，周行訪察，取回民中之讀書識字有身家頂戴，復擇其稍明白顧大義者，加以禮貌，或調至省城接見之，寵之，異日地方有事，即可責成其人，以使之自戢其類，則幕府辦事乃有綱領綫索之可尋繹，或亦愚者之一得乎？

楚事百孔千瘡，林翼坐廢不治，顧不自恤其境，而為越俎之謀，其愚妄亦既太甚。繼思老前輩之於林翼，尚未識面，而至性感孚，不遺葑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故敢妄獻其愚以備採擇，非必其言之有當也。林翼在郯城，新得將領數人，以餉竭而尚遲添募，均置左右，好爵以縻之而已矣。使我多財，則軍事尚可為也。秦中良吏極多，沈太守已經拔擢，此外異才，尚乞便中開示。林翼非能延攬也，好善之性，如飢如渴，特欲一識姓名，錄之夾袋，以志向往之誠耳。又聞顧醇慶、余賡揚、龔衡齡、江開、陳照，均有才品可造，道路所採，未知其詳，亦欲得長者之衡鑒以定其高下耳。

致湘鄉劉霞仙

迪庵忠骨到家，聞先生始終條理喪祭葬禮，均當其宜；葬地已定否？便中尚乞示之，以釋懸注。三河之失，由分兵太多，攻堅太苦，精銳已損，瘡痍未復。承詢所以進兵之速，則雖有兩次進兵援廬之旨，其時李鶴人新失廬州，勝克齋又新敗也。林翼祭文中有「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忍遠君」之語。又有「四城既下，道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之語。中朝雖據外間奏請爲言，而實無期限督責之意；勝帥奏乞作爲該處幫辦，奉旨之時，軍已覆矣。鄂事殆難言。滌村先生主持省垣綱領，其扶正氣而保善類，固無疵議；惟尚不肯獨任耳。

希庵主持兵事，漸次整理；鄙人之愚，則覺軍中中才太少，志氣筋骨，殆即於暮氣矣！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尚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餒，而目先逃，而心先搖；平時一一稟承奉令惟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儲才館主持然人，已成虛設；近於營中支幕以處士，夏間當葺雪堂之基以處之。提調無人，鑑衡不審，則濫竽者多；尊示養育裁成之論至精，夫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里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安，而斥騏驥

之偉俊矣。朱子云：『是眞虎必有風。』然則虎不嘯，非風之不從也；所愧在此，所懼在此。

來示又言「保境息民理財餉士」八字爲訓，頓兵已久，湘事定，則此軍必應圖皖，當留三四千人爲鄂鎭；復仇雪恥，希庵與林翼之責也。林翼負大罪而出，若不於兵事稍盡力，其何以生？當其聞警而出也，以迪庵義深情切，又經手未完者，不忍獨諉於希庵一人耳。皖事苟完，我輩豈可再與於世事哉？正月奏調六人，已奉旨者四人，林聰彝、衞榮光、閻敬銘、張建基，尚有林汝舟、董棫奉諭召見，或仍發往鄂省也。訪系志節清嚴，兼明吏事者，平日均未識面也。希庵亦知其父母思念之意，幷知其父母病，而又念軍事統轄無人，憂思無策，蓋此軍萬餘人均稟命於希庵也。如蒙石泉、鐵橋來鄂替代希庵，可暫歸。有寄楊朱二函，乞代求之爲荷！

復英山縣何秩九

皖賊下竄，此間另有確耗；緣江浦、浦口與金陵相犄角，爲彼此必爭之地，頃經我軍以計取之，而六合合圍，城池亦指日可下；故賊之攻浦救六，勢所必至。據聞援賊近十萬，尚不止抽撥定遠一處也；毋恃其不來，恃其不能來，嚴防確探，仍乞當意爲幸。

復蘄州彭牧禹門

團練以防兵爲聲援，斯誠至論；鄙意竊謂百數十里瀕邊之境，僅恃千餘防兵，遏賊越竄，徼特歧途百出，鞭長莫及，卽確偵大隊奄至，力與捍敵，非有各團練聲明旗鼓駭賊觀聽，亦恐瘠牛僨豚，勢力不支。惟是兵勇日支日糧，接戰是其應分，防此防彼，原可隨時調撥；團練不過就地糾合，自衞身家，不能任意轉移。賊之將來，團經而兵緯，賊之旣至，兵正而團奇；如是而已。至於激勵忠憤，敵愾同仇，則在牧民者德義淪洽，民忘死勢，非一蹴所能驟效也。靳蛇一事，觀柳州捕蛇文，知爲千古虐政，得與不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正不必以此報最也。

致太湖諸營

有言太湖河水自龍游龍山宮分爲二流，夾城而過；至下游十五里之迴龍山，復合山水一發。城在中央，擬於下游迴龍山水口狹窄處設法堵堰，仿引沂注邳故事。此旁人獻策之詞，不知地勢若何？其地須駐重兵，然後堰可保；築堰蓄水，可使太湖之城蕩爲巨浸否？又賊勢必拚命衝突以撓我計，必須兵若干乃可無患？其東南一路接濟，可因此斷絕否？說者謂此法可使太湖賊盡爲魚鱉，然乎否乎？此外應思之策，尚有何事宜預籌？何事宜預防？萬分焦灼之時，偶聞此論，錄以奉聞，倘有可採，卽乞相度籌畫，祕密自酌，詳悉指示爲禱。

致曾滌帥

兩得賜書，敬承一切。景德鎮終必收復，事固有時，瓜熟自落也。屈蟠守湖口，人地最宜；小池口現必無事，所駐黃副將澤遠，因東流有警，已調往城守，爲水師護糧耳。普軍中有羅近秋，勇敢確然可信，蓋冠實營而第一；惟不審稍稍有將略否？幸及時訪察，以留塔忠武之餘烈。欽堂之膽氣無所長，而才具又所短，終難獨任耳。

因皖賊游魂未定，致希庵未能省親，私心愧恨，中夜怦怦；近探陳逆全力注於江浦，浦口六合，蓋十萬人矣。其留上游者，僅城守之賊；四五六月，楚軍亦難期深入。希庵於初八日坐快蟹船回湘，三月之假，軍事尚可奉令惟謹。林翼至愚，當不自作聰明；亦惟林翼頗聰明，當不自用其愚。此舉心安理得，秋初再出，其心稍平，其志氣必更盛矣。

林翼近頗留心驍勇，夾袋褊小，不能回旋；而私志必欲爲湖北力開風氣，再假數月，當有一新軍也。筱泉俟尊處別案先保後，敝處即奏歸湖北，濟村先生忠謹醇篤，如得相助爲理，器量益宏遠矣。天津尚無警，幾湘中之賊頗張；石達開已竄駐郴陽山中，新舊之賊，如蠅如蟻，蓋數百里無斷缺。左卿頗怪蘿濬川之從容雅步，又謂我輩謂賊少爲失實也。湘若不支，則鄂與豫章更不必問。湘中猛將壯士

之倦而思歸者，何止十萬人；庫存百萬餘兩，近十年富強之國也。假令與鄂爭雄，鄂中添三五千人，亦恐不能應手，安得一呼響應一二月內即成四萬餘人哉？以此思鄂，鄂之危可想矣。廷旨一道抄呈，請示辦法。

致官揆帥

初八日得湖南軍報，大局雖無潰敗情狀，而備多力分，左支右絀之情形，已在語言之外；細心體察，竊恐其力不能勝。湖南地小，山徑險隘，較湖北地勢不同，戰守亦較湖北為易。猛將壯士之假歸於家者，轂擊肩摩；故一月內外成軍四萬餘人，湖北將才較少，勇風未開，若欲倉卒召募，恐難應敵。若賊志必在搯鄂之背，窺蜀之藩，則現在兵力惟黃州六千人可禦一路，而武昌岳州荊宜五府地面，防不勝防矣。況以有皖賊之牽綴於前也哉？

湘南去冬以來，庫有所餘，約逾百萬；湖北每月供支東征之餉，必虧數萬以外。設湖南果不支，禍必及於鄂；鄂省地勢為兵力餉力，尚不及湖南，則鄂事必不堪涉想矣。查二三年賊從湖南犯鄂犯皖犯金陵，其時永州衡州長沙并未失守！此次永州衡州寶慶三府即令保守無恙，而賊所經過，不必定由郡城。若大股分竄，湖南不能追，湖北勢必不能堵也。二三千人禦賊於封，在昔年則尚屬可行，近年賊

計專以裹脅多人分路包鈔以迷軍士之目，而懾軍士之氣；未戰而氣先怯，故不能堅持不敗也。上冬三河桐城，是其前鑒。大抵賊若拊鄂之背，必在夏秋之間；其大枝另由西路窺伺巴蜀，則尚未可知也。湖北禦此大股，必須再添二萬人，餉力固不能任，將才又不能多；日夜籌思，安得有一二萬人以爲鄂用乎？且恐湘人之驚魂未定，則從軍之士必少。湘中鑒於前此之空虛，非全境肅淸三五月後必無撥師出境，亦必無追兵到鄂也。則鄂之士民，豈堪再罹奇禍也耶？

愚見欲自守於境內，不如助剿於境外；助剿則兵少而功倍，自守則備多而勢分。有一愚下之策，不如及希庵假歸之便，卽派湘軍撫標精銳五千人，從岳州湘陰益陽取道卲陽，以剿寶慶一路之賊；希庵所居鄉村，距寶慶甚近，陸軍從岳州到寶慶，必在希庵到家後廿日。公議私情，兩得其宜。且周寬世等尙可附益二三千人，以此精銳搏戰，當可破滅一路，救隣美名也；湖南橫逞意氣，不應爭者必爭，而以厚道待之，大度處之，盛德也；賊多而不守城，則戰事必多，如能剿除一股，則湖南之受賜不必說，卽湖北江西亦可免十年之憂，大功也；一心奉公，人未乞師而予以精兵，一意保民，不忍使脅從之衆久陷賊中，變爲戾種，消東南數省之隱憂，此又陰德之尤大者也。惟此計頗奇險，在湘受益甚大，在鄂則不甚穩；應以鄂撫二三千人守黃州，專以固守爲事，不謀戰略。更以新定湘軍章程，於蘄州大圍

鄉募千人爲守兵；於麻城黃安募千於人，襄鄖募千五百人，均且守且練。私料近二月，賊已趨六合江浦；楚境或可藉以援湘乎？

或曰楚軍不援皖而惟湘是圖，又湘人以空虛而致賊，鄂人奈何效尤？愚見皖賊遍地，久無主人；孤軍遠征，必須分爲三路，待時而動。湘賊有湘中主人，尚肯自謀；得助則成功，失助則功不成，情境固不同也。賊在皖者不過十萬，且未必卽來；賊在湘者，終必貽鄂人以隱憂也。

以上林翼一人之愚見，未知有一二字可採否？私心亦未敢信以爲是，且湖南人亦未曾來此乞兵，愚人過慮，故縷縷奉商，幷非定見也。如寶慶之議以爲未可，則或由平江瀏陽以助茶陵攸縣，是亦一說也。大約賊之大股，必由寶慶山中入西山矣。又助湖南兵力，莫如馬隊，餉不過如步兵之二人，而力可抵甲步兵之五人。巴玉農廿八日已過衡輝，行走尚速，應否催之，應否再乞數百甲兵，應候鈞定。

致厲伯符觀察

前奉來示，以者照鄂軍坐營章程，則力尚可添三營等情；弟思前定鄂章，尚有許多行不去之處。卽如長夫太少，一難也；長夫僅許坐營價銀一兩，二難也；凡勇士非重價則不能養其身，卽不能得其力，三難也。現已將前章删改，較前所添不過三百金內外，或不致格礙難行，輕成虛設。天下萬事萬物，

凡便宜不是貨而兵勇之驍果與士人之智識過人者，非重祿優餼不足以贍之。此事頗難斟酌，即現定章程，尙恐不足以招徠猛士也。

新章一本，乞公同核正；如以爲可，即請算較明白，交文若發刻，刻後將前行鄂軍章程銷燬可也。刻下營中札調各處鄂人可戰及水陸將備可戰者不少。仍是湘人多；弟以確切戰功爲憑，故不能不用湘人耳。勇丁則決計用鄂人，如可添三四千人，則將領尙有其選，惜餉糈不繼耳！公同思議爲要。至此書有實濟於近事，且必傳之書，萬不可以俗手刻成；時俗坊板，令人生憎。應如何札調上等刻手，乞伯符子山兄謀之，大致必如大板日知錄成樣及監板廿一史成樣乃可行也。校對尤爲第一要事，文若妥謀之。

致左季丈

前於四月初三日，得三月二十七日手書甚詳；以黎順傳述閒言，致稍憤鬱，實則曉事人必不議公也。湖南稍有所蓄，且呼嘯成風，應募者逾四萬人；將士頗知戰法，而機略形勢又無出左之右者。賊之蓄謀窺湘，殆亦失算；若竟窺鄂，鄂無以應也。蕭□□雅步從容，逢人便問魏三兄；其所謂血性者安在？彼言網開一面，是欲縱賊入蜀，師楊武陵故智也。蕭□□生長於蜀，豈容自萌此心？陳金鼇幷非欲

調回，因前言水師已足，并蕭守一營亦可不需故也。在湘則恐兵多無餉耳，實則湖北之防則潯皖，亦鄂人之代謀，豈其厚於潯皖而轉薄於湘耶？應候信到，即札飭糧臺續解水師之餉。其馬隊五月後之餉，則已札行矣。

有言石逆膽怯者，據稱在浙江衢州攻城，忽賊探報九江李大人從間道山僻處繞來；石逆疑爲迪庵，不知其爲李定泰也，即夜自徙，改圖犯閩。其說然乎？近日情形何如？劉印渠現在何處，能并力以辦此股否？皖中情形日見支離，湘尙有人，鄂才獨少；自顧不暇，何暇謗人？

與余會亭

足下所請彭心友留營，已另案批準，并破格優給鹽糧，由糧臺勵支矣。我志在於力矯湖北積弱之習，特開風氣！另批之行唐丞者，可查閱即知我心之拳拳矣。足下久於蘄黃，蘄黃之士有廉勇明白曉暢兵略武可殺賊文能和衆者乎？足下生長襄陽，襄陽之士人有忠義爲心勇敢爲志者乎？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舉貢生監白丁皆可不拘資格，足下能訪舉數人，稟請調看乎？又阿參將一營大小員弁千人，豈無三五可造之才耶？幸隨地隨時因才訪察，明以告我。

致羅澹村方伯

希庵已到武昌否？何日西上？弟前說恐公議仍以爲不妥，弟亦不敢自信其是，公意云何？茲擬復奏三件，亦不敢自以爲是；敬乞會同蕙生仲逵子山伯符改正，已另將稿本寄上，中堂如改正後，乞回明中堂爲荷。此時漸有不寐之意，心神卽不如冬春之專一矣。正摺一分，夾片二分；正摺無多詞，夾片則關係異日之安危，不可不先事預籌。

都之徘徊，畏勝帥也，林翼亦須早謀；林翼之日夜憂思，夜不能寐，畏湖南之以隣爲壑也。募勇一萬，不如馬隊一千；以賊氣先怯，賊心先寒。若以馬隊伏後，卽不肖如林翼，自帶五千六千人，亦敢與二萬賊相抗；必如此乃不牽動下游，乃不至數年經營之黃州，再行委棄。黃州爲湖北之精華也，黃州搖動，漢陽武昌可危。中堂之公心盛德，天下一人，應以良言日進左右，必蒙鑒納；諸君子其念之哉，敬之哉！如馬隊事可行，則林翼再從容調募；鄂人爲勇，所添不多，湖北總可有爲。否則臨時必手忙脚亂矣。膽量人人皆小，只須分別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耳。今人則平日膽大，臨時膽小，可痛也已！

致荊宜施道嚴渭春

湘南之賊，初三日以前及初五日以前來信，尚是左支右絀，防不勝防之狀；駸駸及新甯武岡矣！荊南道之江防，是否有一二必扼之要？說者謂扼大平口與岳州荊江腦卽得要領，然乎？又陸路州縣

之在江南者，以何路為要？先事預思，臨時乃有把握也。刻下不能不預行添兵，以新者守上游，以慣戰者抽調從征，或亦慎守其一而戒備不虞之一端乎？然力不從心，苦餉之不足，殊難放手。古聖賢之必欲恭儉為德，正患臨難無錢耳。蔭雲兄贈我之京蔘九錢餘，試之不效，蓋中邊皆甜，造作多也；公送之蔘似佳，尚未試用。然以虛糜軍餉，無可效力之軍，食此有愧；應即停止。節下餽送食品，遠道將來，往往却之難安。本年札飭糧臺，停年節餽遺，則弟處亦不得獨收，以自異於營官；應求告之蔭雲，並西停止為荷。江隄何如？蝗孽何如？尚希示我。

復貴州糧道韓南溪

黔中軍務艱窘異常，閣下屢經盤錯，百折不回；矍鑠是翁，新息侯之志事矣！此間征皖諸軍，未能進取；楚豫邊疆，時虞震動；江西贛南，現已肅清；彭建會剿，亦頗得手。其負隅者，惟景鎮一股耳。江浦守賊薛成良獻城，江南官軍渡江守之，進克浦口，幷圖六合；該處與金陵唇喉，賊所必爭；陳逆率衆往援，勢頗狠猾；皖北捻賊，勝帥專以招撫為事，各股仍復擁衆自衛，所部幷未盡薙髮也。石逆陷郴桂後，乘間竄永州屬邑殆徧，浸且及於祁陽新甯，劉印渠諸公遏殪之；此賊結黨蓄謀，志圖鄂蜀，恐急切必難遽滌也。

致各統帥

日來屢接南信，軍情甚緊；湘中儲蓄無多，一月後餉必不支，殊深焦灼！議者云，賊攻寶慶，實欲由常澧以窺荊南，此間若不預爲籌畫，一旦有警，倉卒調援恐難濟事。太湖一軍，前困堅城，不能進取，且筆率六千餘人於荊橋，師老餉糜，實爲無益。不若撤太湖諸營，回駐宿松，二郎河，分荊橋數營守陳德園；其餘數千，悉令馳赴常澧之間，擇要屯駐，有機可助湘剿賊，事急仍扼險防荊。內固荊圍，外壯湘威，幷可屏蔽蜀藩。

至於防岳一路，有現駐省垣及新招督標各營，守備已不空虛；東北雖逼近皖氛，安慶之賊，牽於水師，必不能上犯。太湖舒桐之賊即能上犯，宿松陳德園馬步，進或不足，守必有餘；況陳逆新敗之餘，未必卽思豕突。羅麻邊境，諒不至遽有警動。轉瞬礮卡告成，防堵亦易爲力。且上巴河大營，足供諸路策應，下游可保無虞。爲今之計，似宜急固荊南門戶，輔以水師，防守江路；俟湘省肅淸，再行調回，分途入皖，方爲妥善。所議如此，是否可行？伏冀諸公碩畫老謀，同商可否。都公處改用步軍，忠心謀國，必覺大局可否預籌？務期策出萬全，至切至要！

致曾滌帥楊厚菴都直夫彭雪琴

頃得湖南探報另錄奉上。寶慶爲資水之要，可由益陽出林子口；常德爲沅水之要，河洑船料如山積，賊得沅水要津則據洞庭之上游，又由武岡則已接近秀山。酉陽志在犯蜀，蜀中兵力恐不足以當此鉅賊；且恐忠涪夔之險要爲賊所得，則又據長江之上游。憂憤實深，籌思無策；應請隨機指示，以爲遵守。再沅資之間，可否再乞酌撥水師一二營，均應由湘北發餉？較之防於岳州，尤爲扼要。左光培甫經調往荊州太平口，曾紹霖前已調往荊江臘，合幷附聞。

致各帥

據潛山葉令稟稱，該縣城距太湖八十里，其路一經黃泥港，一經小池驛，兩處距潛太各四千里；黃泥港有馬隊可截，欲截小池驛一路，似宜駐兵於該處之西北方高橫嶺外烏株嶺馬尾堰一帶。其地近小池驛二十餘里，有險可據；懇請預先派弁蹤勘地勢，相機而行等情前來。林翼查如此辦理，能斷太湖之賊糧否？賊糧果斷，援賊必來；能不致因賊援之多而引退否？四眼狗現在滁州天長來安等處，烏合毛賊約十萬人，加以懷桐潛盧巢合無爲舒城各路之守賊約四萬人。賊數不患其多，然亦必先爲之備。該令所言之地距太湖大營若干里？馬步策應尚可馳援否？又須若干人乃可駐紮？何營可請奮勇？均請商示。如現在力量可行，固可酌辦；如不可行，則俟西南岳常澧荊宜施事定，秋後全力大

舉也。林翼無成見，特此奉商。大約破太湖之法，非以一枝勁旅深入虎穴斷其糧道，則必無成功；而尤以勁旅二萬人預先調集於空處，佈作三路，俟賊回援，乃可合剿分剿矣。再常澧辰沅荊宜等處，日形緊急，奈何！酌之。

復宜昌釐局鍾雲卿

前札所云，原以激厲人才；頃閱來函，具徵竭力奉公至意。黽勉從事，所謂淸愼勤者，足下其兼之矣。誠得如兄數十輩，分佈各路，何患庶務不理耶？逆黨全注寶慶，屢挫不衰，而後至者倘綿延不絕，林翼日夜籌思，賊若竄擾常澧，巴蜀乘高瞰下，勢如泰山之溜，力能穿石。鄂省受害必深。昨復撥兵五千，馳赴寶郡，歸李希庵統帶助剿，十九日已啓行矣。

復蔣之純

接三十日來函，所論太湖城賊，必斷其東南門接濟，乃可徐圖收復；又必先克太湖而後可進攻石牌，皆一定不移之理。其西北門河水尙涸，惟地道非急切能成，轉瞬春漲瀰漫，窪下之區，斷難開挖，必擇地勢高處，方能得力。聞天堂之賊已至英霍界嶺，此路僅余參將四營耳，仍須靜以待動，緊防援賊爲是。來示謂諸營一氣卷舒，仰見大才調濟之處，師克在和，鄙懷之所深以爲慰者也！

致秦撫曾卓如望顏

久不致書左右，始以居喪未葬，繼以軍事負罪而出；金革匆匆，殊疎箋候。每念德量，中心蘊結。何伯凝司馬落落奇才；我老前輩大人宏獎儁異，說士如肉。八月十五日到鄂，林翼先於八月十三日回籍，始終不曾一面，而竟以林翼之一言而死，且攜其子同殉於三河。是役也，以數百戰之精銳，屢勝不少挫之師，全軍覆於一旦，同時與難多傑者，而伯凝父子到營甫數日，卽以損軀。鬼物或忌才而吝其成功，而林翼則負此良友矣。雖加等請卹，不足以慰忠魂，而大有負於我公甄拔人才之雅念，心用欿然！

楚地吏才將才太少，三河桐城之僨事，實亡五千人；養生弔死，撫舊募新，頓益三十餘萬兩之費。而按月之水陸援江援皖者，又三十餘萬兩。林翼臘月到鄂，已虧九十餘萬兩，近月將百餘萬兩矣。到黃州月餘日矣，極力振作，外貌如前，而中情非昔；則以人才殄瘁，志氣不如昔年也。軍士傷尙可完，大將亡不可嘖，其皖軍之謂乎？念滌帥以忠義倡率，近三四年，精銳殆盡；如林翼等，獨能自強耶？惟楚軍之尙存，食公德者不少。秦雲覆冒，自陝而西，澤及江漢，所施先至於南國，其感激何如耶？春夏六個月月餉，敬求我公如數如期委解；如林翼得藉手而稍有補救，則昔年我公之厚施於隣，隆既未墜，前事

可完。儻春夏六個月之精力不能復振，或竟無可成，則利鈍不可逆覩，虛糜亦屬赧顏，不復再以鄙言瀆聽矣。

抑人亦有言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鄂之陸師入皖者二萬餘人，水師入皖與水陸之代守湖口彭澤者又二萬餘人；其駐黃州者六千人耳。曾滌師援江之師，辦餉三萬；鄂之自謀，朝不及夕。而滌公忠藎力謀禁驅，又覺不能相負。甫田之務廣而荒，微生高之乞鄰而與人，其誚我矣。林翼獨曰：禦盜不僅於戶庭之外，必於通衢大邑預爲之防，若待盜至房闥之際，恐無及矣！鈞見以爲何如？

復曾事恆貞幹茂才

鄂事孔急，任杖需材，得閣下爲之贊襄，軍務當有把握。前因令兄相招，不便繫留；抵鎮後小住數日，即祈命駕來鄂，相助爲理也。江右游魂，沅丈及諸公協力攻剿，翦滅不難；湘氛雖熾，希庵印渠已後先抵寶，諒能力解重圍。聞捻首張隆復反招降之事，林翼早知受害必深，今果不出所料矣。滌丈現奉寄諭，防堵夔州，惟冀到蜀後再有後命，則有兵有權，何患事之不濟？西南安危，繫此一舉，想中朝必有定見也。

承示新招鄂軍，不必刻選，愚謂立法宜嚴，用法宜寬，顯以示之紀律，隱以激其忠良，庶幾畏威懷

練，可成節制之師；若先寬後嚴，竊恐始習疲玩，終生怨尤，軍政必難整飭。高明以為何如？

復都直夫將軍

承示西林布之三營探防援賊，照應後路，轉輸自以不遷動為是。賊犯楚邊，必是大股，必非一路；唐道回援，亦不過防守陳德園與兩蘄耳，仍無補於羅麻。如果羅麻警急，則舒之二三百人，李之數千人，恐尚須撥援，故不能不留以有待。且後路空虛，亦非前敵之利。來示謂前敵情形，須稍緩時日，再作計議，具徵我公洗機觀變，通籌全局之至意。蓋專顧一路，則他路告警，必致調撥維艱，數日之後，賊情必有動靜。我公洞燭機宜，前函奉商各路準備之策，敬乞預籌賜示。

復都將軍

查六安霍山之賊，窺伺楚邊者，大路可覻；現探鍾逆方逆陳逆率大股乘虛上犯麻城黃安兩蘄羅田，尚慮分途告警，後路未可全空。新到西丹，本應令其前同大隊操練膽識；弟之前此暫留，不過準備撥援之意。其應如何調撥之處，仍請尊處札調。至保慶巴隆阿兩營，如舒六兄十餘日移營則荆橋，則應歸其調遣；如未能到防，則仍請老兄斟酌札飭。又馬隊之在王家畈五里墩者，兩路聯絡，互為策應；扼要爭奇，斟酌至當，自以不輕動為是。但上游如果警急，總祈酌量簡派精銳馬隊，方可得手；如不

警急，則弟處必不敢紛紛乞請也。至蔣道之軍，欲責成多禮堂兄督會兩面照應；惟念禮堂兄忠勇冠軍，現在太湖獨當一面，且各營均舊隸將軍麾下，聞將軍之號令札調，必無不遵也。改隸他營，恐心悅誠服之處，或不如在將軍麾下矣。

復荊宜施道嚴渭春

涪州忠州一路安設礮船，出之川督，則爲固圉庇民保全大局之至計；若以他人越俎而代，不知者且色然駭矣。求示謂無船礮可慮，有船礮而無將領尤可慮，是誠知言。荊宜一帶，已調樊國泰水師以資游緝；施南無養廉，可於藩臺請領，必使資用處沛然有餘，而後能盡力於公事。昔人之優給船價，與忠信重祿之旨相合，蓋藉以免其瞻前顧後之思耳。來示謂夷務辦法，既不誤餉，且存國體；第恐依違遷就，亦不過稍緩須臾。亂之初生，已示之弱；此後支節，殆難思議。然目前之計，既不能令而辭公以三寸之舌展轉而求全，其用心亦良苦矣！

致郭筠仙太史

得五月六日手書，前捷奇勛冠世；戰後而撫，撫亦稍易。台邸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豈惟四海蒼生之是賴，實我成廟所默相也！近事如何？尚乞明示。所乞黑龍江馬隊，此時必恐即難抽撥；皖楚之重，不

如天津之要也。秋冬撤防之時，尙乞力懇台邸以精甲兵一千助討皖賊；湖北愛惜將士，馬隊未曾使之危地，不比勝帥之驕愎狂悉，輕賤馬隊也。勝帥每戰必敗，每敗必以捷聞，數千馬隊，或溺於水，或辱於賊，傷哉！

致皖撫翁祖庚

壽春爲古名城重鎭，爭淮者守此則得淮，幷可得江；應獻愚意，開列於後：

麾下應專以守壽春爲主，守備以儲米糧軍火爲先；目下兵力不能主戰，不如於奏餉到時，量行撤退。去怯留強，去巧留拙，去僞留誠；大約萬人可留四五千人。須知應去之人，不去則苦餉竭，不而戰，幷不能守；不如速去，尙易養，尙可易守也。盧袁實無足取，不如給咨從豫遣回；其類此者，準此勁勝旣不能，則不如推袁一推再推，至於三四推，深心妙用，賢明自有權度。

餉之來路，須預防爲人所刦；協餉請十萬，難得一萬。鄙意欲公多請十萬，而又欲公速撤兵，以四五千爲度。馬隊尙有若干？却不可撤。前解一萬，幷川餉一萬，計日已到；尙有應解一萬，張寅恭等回營，卽續解也。如需軍火軍械馬槍弓箭之類，亦應酌量有無，以供急需。湘事甚迫切，援軍萬餘人，尙未得手。鼎澧岳荆宜均告警，老伯中堂請退再四，竟荷恩允缺放黃縣相公，老伯尙居春明。壽春好守，公且

毋欲急戰；瓜熟自落，殆必待時。近日情狀，尙乞詳示。

致嚴渭春廉訪

諸葛大名，經聖人改定而名益彰；恩寵之渥，近時無二。所願益厲前猷，克勤遠略，以答天心而副名實。滌帥入蜀之議，以爲是者半，以爲非者半。張小浦乞留矣，湖南旣捷，荆益皆响响自樂，以爲萬世不拔之基也。後命何如，未可知也。如聖意堅定，竟如前旨，則保蜀竟以保西南，兼實京餉；其功勛所及，殆可爲國家謀三五十年太平之大政，其德器根基不同流俗，固近年難得之好手也。中樞之大人見不及此；只看聖心之獨斷何如耳！此事亦關數省之福命，不可強也。若以刻下兵事而論，則張兩翼以蔽江表，豈非我所私願；前議爲天下之大局，欲治蜀以保全秦晉荆襄也，非僅畏石達開而不得不藉此措詞耳。

復鮑春霆總鎮

寶慶援軍之捷，非希庵之力不至此；蓋其用兵出奇，得間而入，故能所到必破。將在謀不盡在勇，希庵其兼之矣！吾弟久歷行間，知於戰勝攻取之道，具有心得；以靜制動，以預應猝，以我料敵，以經行權，讀兵書而通其變，則知進知退，能正能奇，雖古來名將，不是過矣。湘事畢，必當力謀皖事，儲韜略，勸

訓練，明恥教戰以立他日功名，則林翼之所為刮目以相看者耳。

致曾滌生星使

得雪芹書，知大纛已指石鐘，風月之美，友朋之盛，令人神往。季洪先生忠義勃發，不可遏抑，畢竟為牧令為穩；守約施博，有成跡之可尋。鄙人去鄂，澹村乃主持善類之人，揆帥此次亦必刮目以待國士也。俟到雪堂，可暢言之；能取決於明公之一言，何時可從石鐘詣雪堂？大約十日，留尚嫌未暢也。次青同來否？頗苦念之。

翁祖庚守壽春，求援頗切；勝在蔣壩，殘敗不復能軍。山東人向呼此公為「敗保，」蓋其治軍也，如鄭公子突所謂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輕而不整，貪而無親者矣！翁祖庚屢以微詞彈之，天意鑑其隱矣！祖庚五六次言風痹，此無益於己；何不及早推袁？尚可望其積漸成功。一推再推三推，必報可矣。曾舉亞夫之決以示之，據私函頗謂然矣。

致錢萍矼典試

初一日漢陽令專遞二十六日手書，敬承一切。寶慶上月解圍後，十六日夜間盡數南竄，服嶺以南；殆其旰食而長沙尤苦邊防之未已也。鄂蜀上游，暫緩須臾。滌帥既以宜昌駐兵自陳，蓋恐為主人

翁所嘖也。刻下情形，荊宜鼎澧尙無他虞，不便以有用之兵置之宜昌無用之地；擬商之滌帥揆帥，卽合力謀皖，皖中無一寸乾淨土，無尺寸完膚。勝帥滿腔忌刻，其志欲統天下之人，其才則實不能統一人；其在皖中，每戰必敗，每敗必以捷聞，故中朝尙催其進兵，而不知其創敗之實際，卽再遲三五年亦必無成功也。翁祖庚仁而不武，退壽州後，賊亦跟蹤進犯鱸橋；壽州易守，三面阻水，一面拒賊，如得鄉民之實任戰事，一二千人亦尙可固守不失。儻能及時汰弱兵，去浮費，積米穀，貯軍火；姑作不蜚不鳴之人，尙不失爲中策。

水道之大綱，以江淮河漢爲最要；正陽爲淮水之中流砥柱，壽州又正陽關之屏藩也。翁祖庚初退壽州之時，卽囑其堅守不戰，蟄伏忍耐以待時；祖庚已心肯之，陸續濟以軍餉火藥，或猶可支也。若以弱兵飢卒，強與悍賊挑戰，則必敗矣。鄂之謀皖，不能不竭力引爲己任；蓋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戶庭之外，盡是盜賊窟穴，是不謀鄂，卽不能保皖，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林翼等積年戎帳，精力已頹；若再遲延一二年，英華銷歇，卽再欲鞭策而亦無能爲役。匪僅林翼也，如楊厚庵年只三十八歲，李希庵年三十七歲，然而頭童齒豁，狀如五六十歲老翁；又如曾滌公，年甫五十，長於林翼一二歲，其精力殆兼一世人，近亦稍稍衰矣。前此皖事之決裂，與鄂中謀皖之遲延，

則以地勢賊勢之未審也；以數千人深入，顧此失彼，旋起旋踣，官軍注意於前，賊勢包襲其後，枝枝節節，迄無成功，自非大力包舉一氣呵成不可。擬以四五萬人，分四路進搗湖北，竭目力耳力心力，旣已月課三十萬之餉；若得秦晉蜀三省忠心效力，專濟滌帥，月各三萬兩，則一年之內，皖江南北，必有成效。否則相持十年，亦無進境；且弟等不假兵符，不求專對，所求者於事有濟耳。且不貪金陵之功，只期皖北之安慶廬州巢縣與蕪湖得手，則駐軍二百里之外，而金陵不攻自破；了却江表一事，便可小作結束，爲山水雲霞之人，無他求也。

天心久欲鄂人東下，前奏讓賢，乃先天而天不違也。有三事歸朝之日，可請質於聖人者：一，勝帥雖任事，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曉事，徒亂人意耳！自降於賊，而美其名曰賊降；蓋其一生本領，以熊文燦爲祖師，而昏懦剛愎又過之矣。尤乞楚軍不受彼節制，則楚軍或可成功。一，乞部臣堅意主持，嚴催秦晉蜀三省月助滌公專餉各三萬兩，則滌功可成，馬力可紓。一，楚軍征鄂，不須另假兵符；揆帥寬仁敦大，近時所獨出，實可遙總兵事，不致我軍掣肘。若易以他人，則不能如此之脗合無間也。

又林翼精力已頹，夏令輒不寐；前此舉賢自代，其人誠摯專一，必能盡心力於吏事餉事。初八日出奏，十五日奉硃批，另有旨；又準片開，奉旨將原摺暫存本處。潛村八月初三日入對，計近日恩命已

在途矣。九月瀋村到鄂，卽可及時進皖。或疑辭鄂得皖，以皖之翕，現與蔣壩之勝相犄也；殊不知鄂可辭則皖亦可辭，使不辭鄂則皖乃益不可辭。前摺明羅某治兵，尙非所長，則欲以免夜郎之行也。欲救己罪，則誤於遲；或可稍救良友，使之盡力鄂事，駕輕就熟以補軍餉之萬一乎？闈後或能在省垣奉謁，或旌節戒途之日。在漢口館次奉謁，引領西望，如飢如渴。賊圍鑪橋，壽州告急；近月兵事，尙難逆覩也。

致莊蕙生方伯

滌公無赴宜之理，理也勢也；東征須全力赴之，搏兔打狗，其用正同。卽令滌公合謀，力亦稍足，而不甚有餘地勢。賊勢非四五萬精兵，三路四路統將不可；此其時矣！若從此精進不懈，敬愼不驕，而天心倚任，責以成功。嚴諭三省，限以月餉三萬；不出半年，皖北可淸。否則十年尙猶有臭林翼希庵滌帥厚庵均恐英華銷歇矣！公試深思而博訪之，回明中堂；俟滌帥信到，卽可專奏。蓋賊數不過十餘萬人，得三四路精兵，各統以將；深入而不嫌其孤，分枝而不虞其弱。且四路分擣，則鄂之門戶已嚴，亦不須留邊株守，以無間可入也。

都公恐不忍不令其暫退，以本任爲養病之地；釃酒養牛，亦敬禮忠藎之意。壽州爲正陽關之要，正陽關爲全淮之要；爭天下之大利者，惟以江淮河漢水道大綱爲第一義，已切致祖庚，求其蟄伏堅

忍，不蜚不鳴。天下郡治之好守，莫如壽州荊州襄陽矣。翁公昨已專弁走謁臺端，可詢之。

祝嘏之文，聊寫胸次之所欲言者耳；不料文案糧臺，竟送匠門，加以優奬。文無足異，其自鳴得意，乃下里巴人之結習，弟尤不免；惟自覺不衰颯，不委靡，或者尚可效力以成一二事耶？不敢不勉。滌村先生初三遞請安摺，則恩命卽在途矣。若疑辭鄂得皖，鄂尙辭，則天下之物無不辭矣。同人之和，揆帥之德，天下疆吏無此遭逢；且兵精吏飭，蒸蒸日上，天下巡撫之安穩，豈能更有第二哉？鄙人之意，皖北定則駐營於金陵二百里外，而金陵不攻自破。卽至愚極陋如林翼等，當小作收束；大海回風生紫瀾矣！前作祝嘏文，亦自道其梗概，無欺詞也。

致各帥及司道糧臺營務處

湘省之賊，已遁竄粵西，接軍應卽陸續調回，以備合力征皖。惟皖省之地勢賊勢，非四路進兵，決難成功；而四路進兵之議，又必須先取太湖，則兵勢乃能順手。刻下太湖兵力尙單，且自古有戰法無攻法，計惟有添兵以斷賊之餉道，方能聚殲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太湖城外，應再添兵若干，方可永杜賊之出入。一，添兵應駐何處？東西南北，形勢險要，卽祈詳悉指示。一，我軍旣以重兵合圍，斷賊出入；其駐營地方，不宜逼城太促，則難於出隊交鋒。如何酌定地

勢之處，祈示之。一，賊在城中，現糧尚有多少？約計合圍之後，賊糧可支幾月，可支幾時？一，圍城不難，圍城則須防備大股援賊也。破援賊然後城賊可破，如何應變審機之處，乞示之。一，太湖城外，馬步可稱強兵；只嫌尙虛一面，難於斷賊之餉耳。擬即以黃州現兵來助，而各路調回之援軍，留備策應；蓋預留一大枝置於空閒之處以爲應變之兵，待他路之賊機已露端倪，然後起而乘之，則滿盤棋子均活，無一獃著矣。此議何如？一，黃梅宿松廣濟之轉運已久，民力甚勞；有言將武穴糧臺移至九江下橫壩頭可直捷省便者，其情形是否屬實？如果有益於民而不至誤轉運，可請速函示，以便分札遵照辦理。

以上各條，敬祈訪察地勢賊情，詳悉賜示。林翼無用兵之略，有討賊之心；且萬萬不敢貪他人之功，以爲己力。又恐師老力疲，不能不求其合力剿除也。此心尙其鑒之。

致李篠泉太守

滌師於十二日來黃州，縱談數晝夜，論天下近事殆徧；令弟少荃接談甚密，直抒胸臆，謦欬如洪鐘。每念皖北殘黎受禍甲天下，則人人有義憤之色。鄂中已請滌師改入蜀之行，先其所急；林翼亦推位於澹村中丞，以兵事自效，挈將東征。因義無所辭，而責無可諉耳。石逆不獲逞志於湘，遁入西粵黔蜀之間，難保無乘隙偸越者。黔中兵氣不揚，固難敵此狂寇；即雄封如西蜀，倘振作不得其人，富強亦

未可恃。積薪厝火，不足爲安；而較之皖江南北，若燎原之不可嚮邇者，則兩害相形，不得不取其輕耳。

復四川總辦西秀黔彭防務毛小梧太守

來書所論蜀邊地勢，如張子房之借箸，馬伏波之聚米，令人一目瞭然，曷勝欽佩！來示慮石逆假道於黔，勾結而西，具見深識遠慮，必能爲未雨之綢繆。蓋該逆久蓄伺蜀之謀，計在取徑楚南，兼掛鄂之背；此次不獲逞志於楚，儻闌入黔中，萬不敵此狂寇。而思南銅仁各處緊要，與蜀邊毘連，扼要設防，當惟長城倚重耳。

復余會亭

訾逆帶黨入踞翟山，此賊向不能戰，不足爲悍；以王令視之，則悍耳。退駐土地嶺，恐亦非久計也。無勇何有團？不練何能戰？亦不足爲王令責也。賊由諸佛庵入流波礦，希犯英固，仍是上年故智；松子關之防，自是正論。如該逆犯英界，以麾下之衆，穩紮穩打，暫勿輕動爲是。臨陣亦須堅忍，半日不戰，待賊氣將衰，賊志已懈，賊隊已散，待賊之埋伏包抄之計已一一畢露；然後幷力乘之，此必勝之策也。確探嚴查，皆爲要著，愼重爲之。

致官揆帥

滁帥留辦皖省，於目今鄂皖大局有益；但每月十三萬之餉無著，若開仗拔營，或再收養三五賢才，則月須十五萬兩，乃可指揮如意也。外餉終恐不能如期如數，而鄂中盡力騰挪，亦不足用，是可慮也。聖意似尚屬意於蜀，而特不知其為蜀主乎，抑為蜀客乎？滁公辛苦過人，抑鬱七年，若覓得蜀，亦原可施展，特朝命尚遲遲，為可念耳。

王嗣軍昔年竭力助鄂，中軍餉承以二百金交冰如代辦一切，實屬得體。都將軍護衛馬隊，弟已函懇留交弟處；新兵須舊兵帶領，乃識賊情，新兵到時，敬求全交舒六兄，仍以舊兵勻入其中編隊。舒六兄自同希庵打一路，另以數百人付滁帥，以三百付林翼；大約一千五百餘人，須或分三大枝二小枝也。萍矼眼力過人，科舉尚有異才，可備異日大用。希庵之兵已函札調令先來鄂，希庵欲侍親一二月，且看事勢緩急；如果有警，再催不遲。霍山係袁懷忠與王自簵所守，似非大股，弟已派四千人前往上巴河松子關防守矣。桐城百姓與賊久戰，其志可嘉，其機可乘；民心轉則天心自轉，皖禍近十年，或是轉機乎？皖南僅湖口有守兵一千，東流有守兵六百五十人，守則有餘，戰則不足；若防其竄擾江浙，尚恐無此力量。即滁公之兵，亦并不敷分布也。

致戶部軍機王少鶴

石逆為楚軍所破，斬馘至多，渠魁未得；不過二三月，又如浮萍在水，風定復合矣。天下盜賊有增無減，楚南將帥之能勝戰陣者，有減無增，奈何奈何！嶺以南，殆將糜爛；西蜀富庶，仍不忘情，湘與鄂其能晏然自逸矣乎？滌公欲駐宜昌，不即入蜀，恐近前而為主人嗔也；主蜀則可有為，客蜀則必不可有為，且必趦趄不前也。

七年作客，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揆帥請幷力謀皖，滌亦欣然，惟苦無餉，不欲帶兵耳，不欲多帶兵耳。林翼援湘之軍，九月杪可歸，即當親帥以圖皖；黃州久駐，戚然自傷；滌公之不速來何也？林翼則無論如何，總以越境討賊為計；惟鄂兵大少，皖賊太多，加以滌軍乃數調撥，滌軍月餉尚少十五萬兩，其何以濟？公於鈞軸司農前能為滌公一謀否？如月得協濟十五萬，自冬至於明夏，庶有寸效，似不同他省之虛糜矣。

亡友孫芝房同年著作若干卷，豫寄尊處。芝房志在千秋，付託之意深矣；我公及筠仙高義薄雲，慧光如鏡，如允校訂，刊刻則林翼與滌公願獨任，刻貲彙寄尊處。林翼學殖久荒，不能編校，則公與筠仙為獨勞矣。滌公過黃州，強留談八日夜，已到江夏晤揆帥商進止。雁汀先生到漢陽，意似引退頗決；翁祖庚處酌量濟之，乃杯水車薪耳！

復余會亭

賊在霍山修築城濠，預留退步，實急謀進步；擄人擄糧，日內必有舉動。賊欲犯鄂，必非一路；廣羅之防，勢將并鶩。前撥禮字二營駐守松子關，今又撥蔣道一軍進駐上巴河，但店一帶相機策應矣。賊犯英山，萬萬不可輕戰，堅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當能一發即破矣。增修營壘，確探賊情，預商應敵之法，賊雖多無患也。

分致川督秦撫晉撫

滌帥現駐上巴河，與林翼合力圖皖，前官揆帥以此軍共萬七千餘人，每月需餉十二萬兩有奇，奏請川陝山西江西各撥解銀三萬兩，奏準在案；現在剋日進剿，相度形勢，批亢擣虛，軍事似有起色。惟攻皖須分兵四路，數道并進，非厚集兵力不足奏功。今日大勢，不患兵不勁，而患餉不充；楚北月餉三十餘萬兩，竭力籌措，尚覺不敷。而滌帥一軍，獨當一面，必不可少；專恃外省接濟，稍不濟事，一處不應，支絀立形。蓋兵與餉相依為命，從前因停兵待餉，致誤事機者不一而足；兵之利鈍，視餉為轉移，尤必預先籌給，方能有恃無恐，而勇氣自倍。

且皖省者天下之關鍵，地居水陸要衝，為金陵上流；皖賊不滅，則江路不斷，而金陵無克復之期。

儒養癰不治，與捻匪合勢而進規河南，則防不勝防；中州以北，皆為可憂。故剿皖之舉，誠安危之所繫也。諸公蓋忱在抱，本無俟將伯之呼，但念兵以食為大命，早到一日，即早受一日之賜，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儒濟太兩城有克復之望，則裹糧而行，方可乘勝東下。夫疆吏皆有固圉之心，若鄰省之事，非忠愛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不能多方籌畫，使千里之外，呼吸立應。惟諸公以天下為己任，務乞不分畛域，早為籌備，無論何項急需，先儘此款，如數每月迅速撥解；如弩之離弦，水之赴壑，應期前來，不踰晷刻，天下幸甚！

致官揆帥

霍山一股，是從前黃州城之藍承先，報稱萬餘，尚不甚慮；且賊必探知黃州有兵，未必即來。惟多禮堂性急，聞二十四五六即欲移營太湖之東二十五里，而囑林翼調唐義渠到太湖。多禮堂一鬧高興，林翼不便掣其肘而不行，而私心總嫌其稍急也。太湖必可支一二月之糧，如待糧將竭而援賊乃至，則援湘各軍早已到鄂矣。滌生先到鄂，談敍必歡，此公心無半點私也。

致漕運總督袁午橋

公仍持節淮上，是聖人之至明，而不為讒言所間；惟是汾陽部曲已屬他人，倉卒召募，未可應敵，

而餉項無出，尤爲艱窘。公視師以來，兩爲狂風引去，又不能脫離苦海，必與惡客爲鄰，殆東坡所謂箕獨有神者與？旁觀憤恐，而篤棐藎忠，無幾微不平詞色；德量甚大，功勛必成，固私心之所頌念不忘者也。林翼整飭瘡痍，本擬漸次試用；適石逆狂竄湖南，力攻寶慶，城外援軍二萬，城中兵民殆六萬，被賊長圍久困，不得已以希庵率水陸萬人往援。七月十六日石逆敗竄，遂由東安走全州灌陽，改圖桂林矣。此番斬馘雖多，而渠魁未得；不過二三月，又將復振，殆如萍浮水面，風定卽合耳。湘中已派八追勦入粵，希庵九十月當可回鄂，以共圖皖事；當湘事之告急也，舍希庵則無良將可以統軍，而林翼又別無他舉可用，勢逼處此，不能不顧上游。林翼發兵後，僅領餘兵二千八黃州城守；蓄兵將已全付於湘中，萬一賊至，僅以嬰城自固爲長計矣。近日賊乃西上，而湘禍已暫紓，弟可從容調回，幷力謀皖。鄂中所自籌之餉，歲八實屬不少，而恆苦其不起；則以安慶湖口英太等處水陸馬步防勦之人，盡取資於鄂，鄂力實不能勝也。

濬村正大光明，今之儒者；林翼已舉以自代，而朝命至今未至。藹濬公陛見，或自處於謙讓也。廣則濬公籌餉而林翼司兵，兩有所益；若置之八閩，則負濬公矣。滌公奉命入蜀，八月十二日行抵黃州，談敍八日夜；官揆帥又以幷力謀皖上請，天語兩許之，虛涵萬象，不下十成斷語。滌公現往武昌，與揆

籌進止留皖，則與兵事有益；入蜀則與鄂皖之餉事有益，惟林翼自揣才力，獨力必不能舉皖，則深望滌公之合。而滌公月餉十五萬，僅鄂中月給三萬，此外遲遲不應；又深望滌公之入蜀。此老有諸葛之勳名，而無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無其報。軍興以來，公與滌公及小浦先生所處爲獨艱難耳，爲之慨然！林翼無論滌公能來不能來，秋杪冬初必入皖邊督辦；惟南人必不能踰淮北，只可漸謀安慶耳。萍矼前在都中來，略述嘉謨，入告之梗概，林翼才力何能有爲？水陸將備，皆塔羅李三公之餘，即皆滌丈之所提倡而振興者也。林翼恐終負老兄知人之明，心以爲懼，心以爲愧。燈下縷縷，敬請勛安。

致蔣之純觀察

石牌堅城，忽以不意而得之；蓋乘驪龍之睡而摘其項下珠也。然得之易，守之甚不易；不得已先請義渠入石牌太湖城守。松子關雖緊要，賊尚未至，而石牌太湖賊所必爭，應一面請援湘各軍回援，一面請老兄即日兼程前往太湖，會同多禮堂籌剿，以成大勛。一應支應，請飭委員速籌，弟已劄行，并咨行滌公官帥多君及各路矣。松子關竟無人可守，由弟處另行派員一千八百人來替，但須老兄啓程十日後乃可到齊也。

致莊蕙生方伯嚴渭春廉訪

夏令苦熱，久不乘馬，有髀肉復生之慼；昨兩日馳至巴河，微肆手足之勞耳。前接來書，遲遲未復。此時外省人及局外人尚未悉籌餉之苦，亦不通觀大局；且不知鄂中兵事餉事較五六兩年加至五倍，較七年加四倍，較八年亦加三倍也。去冬到營，深恐軍心過憤，復仇太急，如漢代猇亭之故轍；今則一年矣，若天下秉禮之士；尚義之人，責我以忘仇忍恥，林翼其何以自立？故欲託老兄以餉事，幷不願渭春留滯道上，尤不願其歸秦中省墓也。爲皖計爲鄂計，須將巢湖以南之州縣克復；然後幷力規畫巢湖之北，及淝上各州縣，則用志不紛，乃妙於用。蓋巢湖之界限，亦頗如洞庭之界鼎澧岳鄂，彭蠡之界饒廣南冒九江也。假如賊伺武昌，繞道南昌上游，乃可轉入武昌九江之地，其勢固甚難；巢湖以南之宿松太湖望江懷甯桐城英山霍山潛山漸次規取，復幷力於廬江，乃以重兵屯於桐舒六安以規廬州，則巢湖以南十州縣乃可守而不失。蓋以水師入巢湖巡防，則陸兵可省，而遂得以專力於淝上；淝以東尚可緩圖，巢湖以南必須努力，此天地自然之界限，卽行軍自然之次第。去冬舍廬江不謀，舍桐城不守，所謂自貽伊戚也，是當痛戒；幷望老兄博咨以益我，弟實願虛心以受教也。

滁帥之軍約九千人，若調到張蕭則萬五千人；兵行增而餉日竭，若再徘徊觀望，是終無謀皖之日。蓋持久太過，不僅兵將氣怯，亦恐他省另有兵事，徒亂人意耳。反兵之義，希庵之血淚未乾，固已義

憤塡胸，不待迫促；即下劣如林翼者，負大罪以出，株守實不安，似不須中朝之催督，而中心已皇皇矣。沅圃九月中旬可到，滌帥似宜由石牌以規安慶，援賊大股，當在江浦六合。其上援約太湖糧竭欲潰之時，援賊之來，必以另股從六霍商固內犯，以搖我邊匯，以牽掣我東師；應以勁兵良將，如希庵者從此入手，以多鮑從太湖規潛山桐城，以林翼從英霍會於桐城，以四路分進，而均以桐城六安爲總匯。俟安慶得手，分規廬江；水師入巢湖，即以桐城爲老營糧臺運道之總局。蓋四路進兵，則無隙可入，不必以重兵留防運道；惟目下之石牌一軍最便，滌帥可九月杪進駐於此。運道分四層，滌帥一軍循石牌最易；多鮑居第二層較難，林翼居第三層，已是萬山之中，用夫多而用力勞，是爲更難。希庵之軍火由麻城英羅運去；其米糧從商固採辦轉運，尤難之難者也。此又另有所費，不在口糧之內，滌帥昨咨以三萬之外，月加三萬，飢則同飢，飽則同飽，我輩不容歧視也。

城工武職成鳳均可用，如須添員，則薇柏二臺密訪公議，忻通判未可遠調；余會亭初六日已進英山霍山交界之大楓樹嶺，此爲總路，不可不防。部下三千餘人，或可戰守霍山，現無多賊；久必大至石牌，乃乘驪龍之睡而探取其珠，已派唐蔣六千四百人，或守石牌，或幷太湖，請多自酌。多是功名之士，驍果之人，處置各將，頗費心力，若輩總不脫一矜字也。希庵之兵，十月可到；滌帥之弟若到在先，則

希庵本人遲到亦不妨。愚意希庵一軍，俟援賊有變症，然後乘其機而破之；譬之南塘矛法，須先讓對手打一下，然後應之，此理至微妙，我兄以為何如？縷縷奉復，乞精思博訪，明以教我。

復鮑春霆

派隊繞城，使賊不能安息，亦是疲敵之至計；如再誘之出戰，大挫其鋒，則將不攻自破矣。來示謂太城克復，分軍前進；其由潛山、舒桐一路，弟與多與兄任之，其由石牌攻安慶一路，滌帥之軍可任之。而克復之功，仍當歸弟與多都護兩軍，前此血戰事業垂成，滌帥與兄斷不欲居良將之功，以為己力也。此次成師而出，必須一氣呵成；必待布置周密，步驟井然，方可鼓行而前，幸勿過於急性也。

復張生濬萬

三河奇變，一時死事者文武四百餘員，同歸於盡；令兄並列忠義之林，得與恩卹。國家昭忠有典，列祀明禋，死且不朽。篁村本籍專祠，前已以與難諸君列名奏請祔祀；現粱營官華彬為篁村立廟於蘄州，亦祔令兄主位于左。丈夫報國，生氣凜凜不磨；馬革未還，所不自惜。顏常山竟為虀粉，史閣部僅有衣冠，而浩氣精忠，至今猶在。閣下手足之誼，固知不能忘情，然仔細思之，豈身膏原野，死事尤烈，正不必過為悲悼耳。所望閣下奉養靈闈，曲為慰藉，妥與令兄立後，以為他日承襲之謀耳。

復蔣之純觀察

兵事以自固門戶爲先，以斷賊餉源爲圍剿至計；出門捕盜，而門鑰未鍵，則盜反乘虛而入北門之壘是也。竭澤求魚而不能塼塗周塞，盡絕支流，則魚不可盡取東路之防是也。來示審勢安營，甚爲周密；惟於潛山來路，與浮橋賊糧搬運之處，特鬮勇爲聲援，大致雖佳，似尙未能盡塞其餉竇。若令糧糧日益，則攻復需時，仍祈與多鮑唐諸公商酌妥辦，是爲至要。團丁助剿，義憤可嘉；火藥自須接濟，賞賚亦所不惜。然必須貴營更番輪哨以壯聲威，毋使此未經戰陣之民輕與狂寇爭鋒也。

致李希庵

九月十二日奉九月初二日手書，幷公牘一件，商擬六日，覺慚不能復；詢之滁師，則曰每路以七八千人爲度。滁師現帶萬人，現擬以三千人自衛，以七千人交沅圃爲一路；多與鮑屢有戰功，本年屢請添兵，林翼不準。此二起共不過步兵七千餘人，自可獨當一路。林翼現在黃州之人僅只二千五百，似不足當一路，而又未可卽裁。其黃勝日一營，尙駐省城，或可減去此營，幷減去鄖陽兵七百；又或將黃仲江之營更易而撤去此營，通計不過能裁二千人以內，而東流則必須另派一營往代，乃可行也。至義渠之三千四百人，原可酌裁；然能獨當小統，自立小門戶。太湖安慶未復，未便卽裁。弟意朱品文

及四營既爲閣下所賞，因餉竭而使老兄不申其志，私心深以後悔。刻下滌帥一軍不能不稍稍盡意，而糧臺月虧實及十萬；若蕭張到鄂，月虧必在十五萬矣。弟意仍請酌定，將鄂中裁去之營并於老兄援湘十營之內，請去一二營，而將此五營帶來，或可得力也。援軍起程之後，如有警信，弟再專函奉聞；多侍一日，多侍一月，總是人倫之至樂。弟必訪實賊情，斟酌定準，乃敢飛函奉告也。但後面不可無一枝勁兵，擬即以援軍回鄂者駐紮上巴河，以期控制四面。

滌帥十月內必進駐黃梅，而以沅圃進石牌，林翼由陳德園山路進太湖英霍之交。滌帥之意，擬以台鶴由商固六安進，蓋此次四路分進；滌循江爲第一路，多鮑由太湖循桐城爲第二路，林翼由英霍指舒城爲第三路，台旌理商固六安而指廬州爲第四路。轉運惟林翼與老兄山路爲最難，而兵事賊情亦以第四路爲最重大，第四路非公不可，固無疑義；但不必先發，俟三路并進，陳狗必從下游以十萬人來援，彼時請老兄應之，可使狗賊成擒也。

滌帥之奏指畫已明，鈔行冰案，祈細查之。餉少因兵多，而然唐之三千四百及新添西丹馬隊鄖陽千人：張啓基水師，皆去年弟丁憂後之事；通計亦月須三萬四萬以外矣。餉匱而勢不可止，兵愈遲則餉愈虧；若使天下後世，疑弟無良，忘仇忍恥，弟其何以自解？十月初旬，弟即先行進紮太湖邊界，儘

此冬令三月春令三月，或可稍稍開拓尺寸之地。若到春深水長，馬隊步兵又須休息矣。滌村先生有到浙江之信，前請未蒙恩允，深爲林翼之不幸，擬到皖，竟再作道理。天下惟籌餉是賤役，籌得尚不算賤，況實無可籌耶？

致左季丈

奉書皆憤懣之詞，不能以口舌與公爭論；惟覺公因此等人事而自損太過，則尚非愛身之道也。劉慶到長沙，當知大概；惟有忍乃能有濟，公其念之哉！希庵十營及馬隊二百，乞先飭回鄂；石牌既得，太湖已圍，則四眼狗當從六合江浦率大股上援。林翼十月初旬，當進兵英霍之郊。希庵須暫留長沙，以全其愛慕之誠；俟援賊果驚果眞，則以一函實告，或猶可及也。坐快蟹趕路，即風雨阻滯，亦不過二十日可到。此番須努力一打，乃可望皖鄂之稍安。軍興以來，惟四年塔忠武殺曾天養，八年李迪庵先生殺林啓榮等頭目，此外均無可紀之功，賊數尚多於前，而世人有燕雀呴呴母子相樂之意，其不必鳥盡而弓已可藏矣。鄂中驟添滌軍萬餘人，鄂力實苦不可言也。

復蕪湖縣劉子坦

賊勢蔓延於皖南，未審趨重何路？邇際秋成既實，道途四溢，愈見鴟張；周軍門轉戰分馳，疲於奔

命。該逆必肆意上游，不復瞻前顧後。溼石祁太一帶尚未大遠，棠封近日賊蹤所向，當有確耗。金陵長圍，曾否周帀？內外聲息，或尚屬一氣相通，均祈縷悉示我。圩壯募勇堵賊，輿情思奮；公義在人間，固徵國運中興，亦足下德教使然也。惟物力艱辛，事難支久，深以為念耳。

復張仲遠觀察

瀆規陋習，積弊百年，經閣下删減而整正之，舊病方除，而新病又作，言之愕然！書吏如此弄權，殊堪痛恨！非閣下明察秋毫，幾使鐵面冰心，痛革弊政之苦，忽壞於舞法舞文之手。吁！倪令之稟，知屬官之畏上司，竟不如其畏書吏；毋得曰「苛政猛如虎」也，可不儆懼乎？來示通札查訪，防微杜漸，洵為要著，佩甚慰甚！承示以商固進兵，艱於轉運，不如益余際昌之軍，使防英霍，鄙見尚不能無疑。誠如來示減去北路兩軍，則英霍之仍不能不防，勢也；防英山之必須重兵，亦勢也。深入英霍，不能兼顧麻羅，又須駐後軍於黃州為策應；是所省者祇轉運一節，而老師無功，轉嫌靡費。且我輩專循安慶桐城而下，使賊趨重英霍六安固始，必至牽掣不前；欲免於勢，而究何時可逸也？

來示又謂粵捻尚未盡合，南北兼營，又激之并力相拒。弟思皖地情形，捻逆在淮北，未注意於淮南；粵逆在淮南，亦未注意於淮北。此次我之所圖，皆巢湖以南之事。且捻逆起於近年，號稱數十萬人，

實因粵匪未平，而恣肆橫行；如淮南先定，則捻逆必即日解散大半矣。總之，皖賊一日不除，鄂邊即一日不能安枕。盜賊充斥之時，無刑法無堵法，兼恐人才日少，物力日竭，大局愈不可支。一旦羣盜麕至，必至措手不及；不如乘勢進攻，并力一舉，其幸而有濟，則國家之福也，亦時數之將回也。至弟駐軍之處，暫在楚皖之交；四路相距不過一百餘里，呼應較靈耳。

致曾滌帥

昨夜密書，敬承一切；此等事林翼素不留意，夏間安慶有賊來言，亦漫不加省。韋賊屢與二李交戰，又心憚水師之威，與進上情形迥異。所詢四條，以派索百姓或官給銀米為最關緊要；竊意仍須官給銀米耳，應勒約立功後，分別資送回籍，而專留其頭目編入行伍。蕪湖太平實為關隘，水師同去，賊計乃成，即有反復，亦與水師無礙。親丁作質，不過堅其投誠之心，可行可止，無甚關緊。若能救皖南之急，而不致即分皖北兵力，又使江西專防石逆，而暫紓饒廣之憂，丈即準行，亦無不可。至安危大計，全不關此；安史之禍，不在安史；黃巾之禍，乃成於破敗之後，是可憂也！

致曾滌帥

驥雲兄劄子，嚴正而出以平實；當擔以鄂任，楚民其有託乎！麾下應駐黃梅而統領應駐石牌，石

牌地勢實爲至要，多禮堂力固稍微矣。圍城無壕，則萬七千人只當六七千人之用；援賊若至，非校大力不能成功。若賊不以全力援一路，或分兩三路而來，則尚勞蓋念耳。賊援石牌太湖名爲二路，而仍是一路。尊處除二三千人駐黃梅，以三千人守石牌，則堪以制援賊之死命者，不過五千人，勝仗可以包打，援賊亦必破走。此意中事。惟欲盡數剿滅，使狗黨不能復振，使皖北諸城望風吐款，則尚疑其未能。蓋援賊須負創，然後各城守賊不攻自走；欲破滅大半，非以重兵勁旅從後路斜出不爲功也。

希庵兵到，希庵稟言或假歸十日半月，其情可念。此起兵勇自暫歸一路，不敢卽循商固六安，應於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分起，且進英蘄之交，麻城之兩路口，羅田之松子關，應派人專作守局。太湖城賊已搭浮橋，近日必有一大仗；此城賊尚欲求勝耳。若援賊到，則力尚不足。

致鮑春霆唐義渠蔣之純

聞潛山有地名天堂，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其四旁均有隘可守，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其地可通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實四塞之地，中權扼要之險也。聞明季張獻忠踞此最久，米糧可供二三千人之食；惟軍火須從鳥道中盤運。此處若駐三千五千人，則桐舒之賊皆有震驚之勢。幕下多熟悉形勢之人，敬乞訪察指示。若僅派二千人，則只能作牽綴之勢，不能必其成功也。

近日城賊必思拾命一戰，我軍須先持之以堅忍，審量果定，齊力痛打。軍中之事，不患兵力之不勇，而患兵心之不齊；不患軍勢之不盛，而患軍令之不一。假如唐營欲戰，而蔣營不欲戰；又如多禮堂命戰，而霆營不欲戰，則心力必不能齊。竊謂軍事以號令出於一，乃有成功；凡接仗之時，應以何時何刻一齊出隊，須請副都統禮堂兄預擬一定號令。號令未出，不準勇者獨進；號令果出，不準怯者獨止。如此則功罪明而心志一矣。此事請即會商禮堂兄酌定施行。

致莊蕙生

邇旬患風寒，以久居雩堂，江夜寒耶？自逸太過耶？遷於東偏，服藥數帖，今已小愈。潛山天堂告警，此地為太湖潛山桐城舒城之要隘，萬山叢薄，外險中夷，形如圜甌。若以兵駐此，則山徑四路可通潛山，桐城舒城之賊均震；賊若踞此，則亦不易破也。今夜已檄行余會亭速行，而飭吳幹臣孫樹八往英霍之交以代余軍，或猶可及乎？弟候希軍到齊，從容料理，再行進發；大約尚在蘄水之邊耳。毛駿雲因滌帥之約而來，與之久談；讀其章奏，嚴正之性，和平之音，而所說事理平實可行，異日必能力濟時艱，公可深交而薦之揆帥也。

致皖撫翁祖庚

滌帥於廿四日拔營，前往黃梅，以規安慶太湖；於廿四日飭余際昌從英山以入潛山之天堂，而另以七營入英山之石頭嘴。自率各營於廿八日繼進；惟希庵之援湘各營，廿七日始到黃州，希庵尚因母病請假未來，弟等各營，雖不敢藉希庵未到為詞；然早到則戰事乃穩矣。舒桐之地，似須馬步相輔；所謂西丹千名，所購馬二千四，尚為河南捻匪阻截，此則必須速到乃可直入舒桐。弟刻下暫駐蘄水英山之交，俟太湖得手，安慶諒有動機；舒桐一帶，冬春之交，馬步亦可施展也。午橋提篆推袁之功效已可見矣；克菴以大義自逼自飭，然於皖禍實可稍減。滌帥不願入淮北，願圖淮南；午公所請，竟含糊復奏，蓋謂橘不踰淮也。

致余會亭參戎

得葉介唐初一日來信，知弟廿六日已紮天堂朱武廟，軍律嚴明，軍威整肅，可慰可感！天堂百姓已與賊為仇，得弟助之，當可守也。但兵不可太分，恐分則力弱；剿賊亦不可太遠，恐遠出而無後援。太湖潛山未克，則舒桐亦難進兵，弟可詳思而審處之；審地勢，審賊情，隨時函知為荷。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米由本境，採兄恐弟營銀少，已飭糧臺預籌一月二月米價，或由沈倜堂從金家鋪寄天堂，或

由陳德園專親兵護送前來天堂，兄不負天堂士民之意也。一，天堂軍火，可向沈偶堂領取，兄已批交偶堂矣。局設金家鋪，往取亦易到也。一，天堂如嫌兵力尚單，兄尚可相助一二千人；尚有餘力，弟試酌之。一，兄暫駐界牌石，兄思取潛桐，當從何路進兵？一，天堂之米，究竟能養兵若干？一，天堂爲我所有，則潛山桐城舒城霍山之賊，均已失勢；善守不失，異日順手，當以弟此舉爲第一功。刻下兵力守定，再謀戰事；軍報却宜川流不息，以慰鄙念。

復潛山縣葉介唐

得來書具悉經畫井然，袍澤之義，官民一心；歲寒晚節，疾風勁草。君之董戒激發，忠義可風；而潛山士民，尤不易得。可感也已，可敬也已。昌營余會亭廿六日已紮天堂，此是良將，乃鄂中美才，孤軍深入，弟甚念之。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六營不嫌力單否？合之則一萬二萬，賊來尚可力戰；分之則力必薄，氣必怯，一處不得手，處處不得手，此亦兵家之所忌也。一，余會亭軍火，已飭沈偶堂於金家鋪轉運；謂公派弁派夫，前往領取。公處如須軍火子藥等件，亦可鈔弟函告之沈偶堂司馬也。一，昌營米糧，由營定價；天堂之民甚苦，弟不負心。如昌營米價不應手，弟處即由糧臺專解到潛，由尊處會同昌營清給，決不致誤也。一，弟因潛太

未復，難進舒桐；且到張家塝之前，會取太湖。如尊處有所需，有所商，可專人到界牌石營前商辦。一，太湖未復，潛山可攻否？須若干人，由何路進兵？一，天堂兵力如尙不敷，亦不妨直言。以上縷縷奉商，敬祈賜復。

復曾滌帥

奉初五日手書，敬悉。𧏡廬言太湖不必撥營，如多鮑蔣唐稟請，則仍望多撥爲宜；否則乞以三千人駐黃梅，六千人駐石牌之前，以規安慶，以慰民望。仍請鈞度。瀋公午公有信來此乞請公軍，午公推讓，丈所不屑；然午公必再乞師，終須斟酌以應之。中朝必以希庵應淮北之請，不能預爲謀畫。近年中朝於外省請兵，絕無應者；惟靠召募，亦惟湖南人愚不可及耳！此事尙乞預思。林翼不駐蘄陽坪而駐界牌石，與孟子「百步五十步」，莊子「朝四暮三」之情形相等。界牌距英山正路九十，小路六十；距太湖百十里，距潛山百八十里，距英山之大堂楓樹石頭嘴亦百八十里，距潛山天堂寨二百餘里。

馬隊未到，希庵未來，孤軍難入舒城；故飭幹臣守英山，金守逸亭守但店，以顧羅田麻城，姑作自守之計耳。林翼實無補於軍政，軍儲一來以來，負慝實深；而中心不可有貳，惡其無恆心而多反復也。鄙遵前訓，僅守不敢忘，惟虛懷引領，以盼金陵安慶之奏功而已。鄖陽千兵，或可精選二百名以習馬

隊；精力目力未審能如期望否？在黃州久勞於賓客，山中簡僻，或稍稍養息一半月也。

致蔣唐鮑三營

初三日以後，夜間環攻；凡賊守定，則不可動。聞此數夜，不開一槍一礮，視若無事，則久攻亦無益矣。兵事以有指望爲主，卽如去年二郎河捷後，直至今年九月，霆營移東，湘營移北，乃算有指望之日。前此一年，固頓兵一面，而缺其三面也。今既已有指望，則不可爭克復之遲速；只患賊於薪盡仰屋待炊之後，或乘夜竄出，我軍不殺一賊，博得一座空城耳。此則尙須預思及之。凡賊不多殺，則易一城而氣燄如故，換一地而閉守，又費時日，此則可憂之大者。至滁帥應駐黃梅，已無疑義；其兵應否駐太湖，抑應否進石牌？望公商稟請。天堂之賊，三路紛至沓來，籌畫頗窘。太湖西北方有石道灣環之處，恐賊從此竄越，須加意嚴防，切囑切要，幷望示復。

致曾滌帥二則

得初七日手諭，所慮極深微洸摯，慈辭遠大，其於林翼之苦情尤切。至林翼非多鮑之獨認一路者可比，不得不兼顧，卽不得不多分；隨身只三營，卻不足惜，亦不足慮，惟慮他處之單弱，卽林翼之單弱耳！始議只因天堂一軍急救介唐，不免深入直探虎穴，因而石頭嘴不能不駐一軍，因而陳德園亦

不能不駐一軍。查天堂一軍不可撤退，不僅萬民性命可憐，鄙人聲名可畏；且異日不進桐舒，則已若猶有志於舒桐，則我軍循山外而圖入，賊匪負山中而伺我，如芒刺之在背，如鯁骨之在腹心。牽綴我師趦趄不前，理也，亦勢也。且昔年都多鮑盡力於宿太，而林翼獨勞心於兩蘄及張家塝，且勝且敗，崎嶇兩年有餘。林翼之功少罪多，而林翼之心力則獨苦矣！張家塝失則蘄水蘄州廣濟黃岡均震，此鄂境山中之情形；天堂不失，則異日潛桐舒之軍行無阻，人固不得而喻其苦心矣！

去年賊不知有天堂三河挫失，乃得此險，今昔又不同矣。查四眼狗葉芸來僞報，均注重於此；天堂已撥九營，余會亭六營，蔣信玉等三營，勢能禦一萬餘賊而已。賊黨日益，則心以爲危。石頭嘴事，丈及幹臣七營，深入力單，亦日以爲念。林翼籌思再四，只有守定松之關兩路口，不動不變，以金逸亭進英山以聯絡石頭嘴之氣，暫緩札調，待時而動，以蔣道回龍灣以聯絡天堂之氣，或續入天堂，察機而行。請丈駐黃梅而賜四千人先至太湖，駐蔣道之舊壘，則林翼之機局乃靈，而不致紛紛撤動，致負罪於百姓，而貽禍於將來。區區愚忱，倘乞鑒諒。

初十夜復初七之示，意猶未盡，亦殊無十分把握；惟天堂山險既已深入，似不可拔。余會亭初七日來報，賊已退去龍井關；此尚是怯弱，其精悍在浦六將來未來也。丁月臺蔣信玉楊占魁三營續又

前往；事固難以逆料，勢乃不可中止。以天堂為異日圖舒桐潛山之根本，又英羅今日之屏蔽也。守定松子關及麻城兩路口，而以希庵專圖英霍，從石頭嘴進兵，似是一策。如能抽得之純四千人回援，同林翼與希庵共辦一事，則狗亦不足深患矣。之純之在太湖，不必即動，待丈籌定可替代之人，再行相機而行。希庵處林翼已專函求之矣。

又龍灣似是太湖後路，林翼只剩三營，能無兼顧；又太湖西面稍虛，雖不必重兵，太空亦可虞。天意欲楚中撥兵，從商固入淮潁，以顧北路；前奏以希庵到日再商，嫌其遲也。天意以北為重，恐須太湖克復後，籌六千人以紓午橋，乃可行也。至丈之應駐石牌，應駐太湖，殊難代籌，以地勢均未親到也。石牌深入七千人，乃足資戰守，太則酌分五千四千以代之純，以彌縫其闕，亦可行也。乞丈酌之。總之，四眼狗若從霍山潛山上援之純一軍，仍乞撥回，則湘軍乃厚，撫標乃能獨往獨來。連日寒疾未盡痊可，丁月臺治軍能起早；林翼欲學丈訓起早，而如弱不能勝何哉？

致各營

啓者：前因希庵請假，來鄂稍遲；西丹馬隊為豫省暫借，亦因而稍遲，致各軍未能即進霍山。以致天堂重地，英霍邊境，防不勝防。兵分則力單，深入則勢險。林翼之暫駐陳德園，顧潛山兼顧英山也。設

大軍幷力進霍山之毛坦廠一帶，則天堂一軍扼往衙門；而有蓼蘆不採之威，即有進規舒桐之勢。東界嶺上清包家河造家嶺一帶賊必不敢深入，恐霍山之兵斷其後也。此時尚恐大股紛乘；不可不愼密自持，預先思畫。目今天堂之計，昌字六營，桂禮三營，兵將均勇，紀律亦嚴，當不致得罪百姓，亦力能分禦萬餘之賊。惟地大山多，彼此前後照應，不宜太遠；桂禮等營駐上清及英潛交界之東界嶺，布置險要，定操勝算。惟須與昌營聲息相通耳。又山中伐木益兵，設險爲守，可傳官紳速即董辦；亦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之上策也。莫以爲迂遠而忽之。至余會亭所請移駐柏樹灣以規潛山；似應先得太湖，幷俟大軍進逼毛坦廠一帶，乃可行也。

致曾滌帥

昨夜細思光固一帶，本年似可無虞；金逸亭九營，往但店無益，應札飭前來英山之柳林河，以聯絡石頭嘴之氣。其轉運由蘭溪竹牌而進，亦甚便也。蔣之純所帶湘軍，暫緩調撥，以期迅克太湖；此似有燃乞鈞酌。又思懷甯爲賊老巢，如援賊大至，似必注重桐城潛山懷甯等處，尊營不分而幷力駐守爲是。應請以三千人留守衞，而以七千人前駐石牌，乃爲勝算。又思狗賊上援，當是三路力單，亦是二路，或全力注重一路，則得之矣。其急救桐城潛山，不能遠繞六安以圖光固，則似無疑義。若出三路，必

有一假一眞；若出兩路，必有一虛一實。此則全在偵探之確不確，以憑調度之靈不靈耳。假令狗眈當懷潛一路，而以天堂作虛疑之兵，則金逸亭一軍，或不免會幷之純及余會亭共一萬三千人，加以舒公馬隊，尚可展翼斜趨潛山之地，以包其後。如竟由山徑內犯，則以之純來英山，與金逸亭幷力圖之，亦尚不遲也。此議何如？可備一策，乞鈞酌。

浙餉尚可再奏，已擬稿寄省，即不得請，亦儘無妨。太潛克復後，另有籌畫，當不使我公之軍情稍有虧欠，請勿懸念。廷旨催命希庵當英霍一路，是錢萍矼疏中之詞，陳德園是黃州所屬，取其處英太潛之交，音驛甚捷，耳目較眞耳。本應復奏稍稍論列，而懶於起草，竟成痼疾。奈何！且候安慶桐舒得手，再發議論耳。今日移帳山阿中，以避風寒；服桂枝湯三四劑，夜臥仍昏昏，意興亦不振。尚待將息二三日後，乃可以全愈也。

致莊蕙生方伯

吉令事卽如尊旨，光化是亂地，乞以時省察；毋致激成事變，致貽後悔。大抵董戒稍嚴，可省許多不肖之心，正是吾輩用寬用慈處。兵事太重，洗思再四，危機甚多；舍宮室而樂行帳，又增許多夫馬煩費，夫豈人情？軍事何常之有？以爲兵力厚，而勝負之數又不系乎厚薄；以爲將才勇，而勝負之事又不

盡系乎勇怯。日夜愁思，實無可自信處。太湖之賊，全恃兵力作遙圍之勢。無長濠無長城，賊如夜遁，只得空城耳！萬一大股援賊近旬趕到，則我兵被城賊牽綴二萬人，只能以七八千應援；賊多已分兵四路，勝敗之數，尚不可知。若以五六萬賊從天堂霍山以犯我軍，林翼之力必不支；以天堂分去九營，石頭嘴分去七營，太湖分去蔣之純六營，均急切不能調歸一處。其金逸亭九營，尚在但店，已飭移進英山；距石頭嘴不過八十里，或猶可并力也。姑盡力以謀之，一月之內，舒公能以新舊馬隊一千名由蘄水出紮英山大畈河，則聲勢較靈耳。希庵若速到，以一萬三千人，馬隊千人，直由英蘄以搗舒城，則英羅兩蘄，乃可安枕；否則，防剿均苦不支矣！吏事得公主持，扶善類，秉正氣，持公道，陳直言；則馬羅二公不得專美於前矣。天堂有會亭昌營六將，加以丁月臺桂礼三營，兵精將勇，固屬可恃；然深入虎穴，人皆爲我危之。從東南出水吼嶺則潛山，從東出龍井關則桐城，從東而稍北出曉天則舒城，又北則霍山，不可謂不險。極意優待，以作其氣，口報手函，以導其機；刻下固屬甚振。但不知狗來又何如耳！

復余會亭

逆水之賊，聞風遁走，小股非大股，怯賊非很賊；戰事尚須審慎，賊之爭天堂者，方未有已也。務祈勤探確探遠探，并預先酌量情形，迅造稟報！軍火要件，運至來榜河，不如即運至天堂，尤爲取攜甚便。

已函告沈伍兩委員矣。

復翁祖庚中丞

所論賊趨定遠，麾下扼定自守之策而相機圖之，大是穩著。勝既走而推袁，軍聲較爲聯絡，不失四路截餉，已是可慰；然屢挫之後，新舊相間之時，整理亦非易易。其建議請滁帥繞出蒙亳防賊北趨；滁帥不願來川原平曠，徒恃短兵相接，實非利器。欲以南人而習騎戰，即遲之二三年，亦懼不能得力；此事滁帥未必能任之，且聖心亦必另有權衡也。滁帥現駐黃梅，計由太湖進規安慶，以多都護鮑鎮扈道蔣道各軍圍剿甚緊，并不欲掩其前此血戰之勞，欲與相機策應，用心良苦。林翼以月之五日移駐皖邊之界牌石，扼潛太英霍四路之要，而以余參將一軍深入舒潛桐交界之天堂，剿賊援要害而壘。日來屢有戰事，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即爲我軍繼進舒桐所萬不可棄置之區；前陳逆自江浦走告潛城，棄逆僞報諄諄注重於出竊廬潛太，未能速下，該大股上竄而英霍境地防不勝防；六安光化固始之間，已爲鞭長莫及。來書謂廬州三河均有可乘之機，倘暫存而不論，希庵假歸未到，其部下尙在蘄春；新調西丹爲豫州借留，來鄂猶後，英山張八嘴一帶，祇曾事恆七營兵分力單，時深焦急耳！

致曾滌帥三首

麾下移駐宿松，足塞賊膽；不分兵以待變，而急起以應之，自操勝算。太湖爲城賊所牽綴，林翼爲天堂所牽綴；葉介唐十三日來稟，賊已四路紛乘，余丁尙無告急之信，未知力量何如？此處有失，則蘄處處皆警。尊意以金逸亭九營調赴張家塝，已札行矣。德意甚深，微惟石頭嘴又嫌遠耳。

鮑之本生父母久故，臨大敵而請退，人或笑之矣！多以勢均權分，再三爲告，而實亦苦調度不靈也。如何補救以免危機，實苦無策之純。恐異日難於合幷，蓋爲城賊所牽綴，不能自由；且恐賊由潛山山內山外橫截太湖之後，希庵未到，林翼不能進兵，而英霍之間，必有一路二路牽我兵勢。太湖兵力應專打援賊，即放走城賊，亦甚無妨；援賊破則所得不止太湖，援賊得逞，則即得太湖，猶獲石田也。乞鈞函告之蔣唐鮑爲荷。多料賊情，其機智過人；顧全大局，委婉以救天下之命，皆我輩事也。一切機宜，求丈指示。鄖兵尙擬撥援，乞緩期赴調。

丈駐宿松，不分兵是得體要合機宜，即不必再有疑慮。惟援賊大股將至，應商要事，具陳於後：一，事權不一，兵家所忌；七年八年以前，多鮑有都公主之故能戰，今年鮑已實爲總兵，多已實爲副都統，一請省親，一言傷發，情狀不和，已可想見。古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衆致敗者，不僅九節度相州一役；林翼曾奏言兵事喜一而惡二三，江忠烈曾奏以兵事少用提鎮，多禮堂之爲人，意忌情深，忮心者

勝，然臨陣機智過人，且是天子之使，以副都統奉旨總統前敵，再四以權分勢均爲言，不可不專擅委任，將鮑唐總歸其節制調遣，否則太湖今年之兵事，必有決裂不可收拾之狀。克已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當爲其忍，爲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如因此而鮑請退，則留其兵與多。一，太湖之兵，不爲不多；然爲城賊所牽綴，雖多猶寡也。有牽綴之勢，與特立獨行四無牽顧之勢，大不相同；設援賊乘我官軍有內外受敵之勢耳，石逆專伺寶慶，兵力非不多也，而竟爲希庵所破。鄙見以爲注重援賊爲上策。一，多禮堂料賊勢不從太湖正面而來，必循潛山山僻而來，乘我之虛，兵機似爲不謬。一，希庵之爲人，別是天地間一種剛烈性情；世人以官派處之必誤，以實責功名人視之，則視若腐鼠。林翼誠求之，或尙念我苦心。一，賊步步爲營，以禦馬隊之衝臨；其必循山徑僻處，亦爲此。若待其壘成二三日便無法可擊，應請函囑鮑唐爲是。一，林翼處只賸三營，屢蒙垂念，已遵奉盛意，調逸亭暫來；逸亭屢言力單，非合并之純，則難言戰。而天堂九營，及石頭嘴七營孤懸，必以爲危；如之純會合乃妙也，然亦必俟賊情畢露，乃可言戰。以上敬乞鈞度裁示，明以教之。

十六日專函奉請指示，據各路官紳士民延訪之詞，賊勢若趨安慶不起畏，若從小池驛循潛山之羅溪河王家牌樓高橫嶺一帶，則負山爲險，爲潛山天堂之東南，爲太湖之西北，中間百餘里，此路

梗塞；異日進兵爲難，太湖之兵，腹背受敵，天堂之兵，亦難得力。日前多禮堂言宜爭小池驛，卽爲此也。此百餘里之中，如何彌縫不失之法，敬乞籌度教示。又賊必分三路而來，一小池驛一天堂一英霍也。據林翼之愚見，小池驛應聽多自籌畫，而賊之來路如何，候有確信，林翼須駐柳林河也。又鳥向不和，致誤永安；鄭秦不和，致誤桐城。今日之事，以申多抑鮑唐爲上策，乞決定示之。此天下安危大計，林翼非僅屈己以申人也。

致官揆帥

自拔營後，結營山頂，風寒中人；因念年未五十而氣體如八九十人，殊爲可慮！十六日奉十二日手諭，敬承一切；應復者先列於右，應商者續列於後，敬祈酌定。

一，天心欲楚派兵援淮北，自應敬遵；弟昔年卽創爲此議，昨午橋書，亦未決絕辭復，應於唐鮑等軍內酌籌。惟援賊號稱十餘萬，實亦六七萬，分股上犯；此時淮北已輕，必難卽籌耳。如應復奏，亦須以援賊上犯實情入告，請告之蕙生，作一復奏。

一，松子關兩路口，爲後路門戶；如太空虛，必有他變。弟前札趙克彰李續燾紮兩路口，而松關尤重；應請改命趙克彰李續燾移駐松子關之五斗坳，此二人滌帥所惡，不必撥去爲妥。

一，弟分九營入天堂，分七營扼石頭嘴；第身邊只賸三營，無可抽撥以替換義渠。

一，翁祖庚一萬兩，足見仁懷義氣，天下之事皆能如此何患不濟？

一，馬隊馬匹所籌撥者極是，弟無異議。

一，狗逆上犯，必分三枝，必有二假枝一眞枝；弟固無回黃州之理；深入尙未能也。

一，多禮堂屢言無權，然札飭總兵道員，概歸節制調遣，亦頗未當。多勇而忮，鮑勇而愎；唐固中才耳，無可無不可。沈思苦想，軍事以一事權爲第一要義；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可爲殷鑒。應於日內設法補救。

一，太湖萬七千人，馬隊在外，滌軍在外，兵力不爲不厚；然爲城賊所牽綴，賊若至，成敗利鈍未可逆覩，私心日夜憂之。心以爲危，力莫能助，此實情也。

一，多與鮑不甚相得，滌與多亦不甚洽。

一，弟當英霍一路，以天堂之深入，頗嫌孤懸；其餘應籌應議之處，日不暇給，亦實無一分把握也。

一，舒六應飭挑足新舊馬隊一千名，滌帥處僅交二百名亦可；舒處須稍多乃足用也。挑定後速請札飭駐紮蘄水英山交界之大畈河，或英山城外亦可。切速切速！

一，浙餉濟村頗解；而旨意不准，應請再奏擬稿，較滌帥原稿爲妥；仍請酌定速發，遲則明春餉項不支矣。

一，兩路口松子關尚恐兵單，弟當另籌兵彌縫之。

致多鮑唐蔣四帥

此次大股上犯，挾全力而來；破滅此股援賊，則安慶舒桐廬州均可不攻自下。以賊目只四眼狗一人，其餘均不足數也。如待其逼近，步步築壘，則是棄馬隊之所長，用賊技之所慣；四眼狗慣以築壘裹官軍之後路與餉路，曾一夜而作壘數十座也。料度賊情，審量地勢，臨陣機宜，變幻不窮；惟禮堂兄實爲將帥之雄，中心欽企，不可言狀。此時必望大力主持，幷請以函告滌帥，速即分撥重兵也。應商事宜，條列於後：

一，請唐道一軍，即行移駐石牌城中，以便將禮堂兄所部各營調歸；禮堂兄本係都護之親兵，呼應較靈，勇敢尤著，必成大功。一，請滌帥撥七千人駐太湖之西北，以固楚疆。滌帥麾下多樸實之才，無浮囂之氣；惟乞二日三日內即行移營，則吳楚之民感且不朽。乞禮堂兄義渠兄加函敦請，以全大局。一，請禮堂兄以所部馬步，幷春霆弟全營，均遵旨歸禮堂兄調度，前往潛山地界，幷力以遏援賊。一，請

之純八營，由小池驛高橫嶺入天堂，或由辛家衝栁家畈入天堂，以遏大股山賊。山中有重兵督會余參將六營，丁訓導三營，則舒桐潛霍之賊皆如凍蟲，如檻獸，蟄伏而不得逞；山中採辦萬人之食，冬令尙無匱乏也。如山中賊匪盡退，之純兄尙可應援山外。一，請舒都護速駐大畈河，林翼同金守援栁林河，則英霍之氣皆通；而吳會七營，不致孤懸，聲糧可接。一，禮堂兄步軍，已咨請加給口糧，以歸畫一，并行糧臺矣。

以上各條，如蒙俯鑒悃誠，則屠狗可成，大勳可卜；但此計須決斷，號令須畫一。此計不可過四五日不決，過四五日不決，則後悔無及矣！寶慶之被圍，三河之失險，可爲寒心；應請公同函請滌帥，速賜決斷。至臨陣機宜，禮堂兄所能獨斷，各營將士恪遵調遣，斷無貽誤也。

復李申甫祠部

得書敬悉，軍事不了，恐爲三河之覆敗。爲寶慶之被圍，日夜苦思，呻吟不已；十七日三更定計，奮然興起，坐以待旦。以地勢賊情而論，已拊其背而扼其吭；官渡摧袁，虎牢擒竇，至計深機，亦不過如是。若遲滯不決，則步軍必被圍困。

希庵母病，或難絕裾以行；馬隊攻壘非所長，求野戰不得，其禍敗仍累及滌丈，彌縫補救耳。七千

人之請，九頓首而出，志在赴急難以紓楚耳。或疑關東面是縱賊，不知賊所恃者城，官軍之所困者株守之城賊，縱之使戰，可勝也；若待援賊外圍，城賊內突，是官軍有內外夾攻之病，其敗無疑。或又疑太湖功棄垂成，不知得空城不如破賊；去冬曾得太潛舒桐矣，棄之如遺，則得城不如破賊之功，不待再計而決矣。況破援賊則可連下五六城，而太湖仍在吾掌握之中；且以地勢論，圍潛山之山外，與天堂之山內，則援賊絕跡，萬不能過潛山一步，亦不能從天堂山僻繞至太湖，太湖仍釜中游魂耳。舍大圍不謀而小圍，是好智者不爲也。如此布置，且定限三四日成軍而出，則大功必成。賊首頗知兵不南走桐城歸安慶，即北走英霍趨商固羅麻，然禍猶稍紓緩也。

至多公之爲人，其臨陣料賊，明決如神，驍果冠倫，實有可憑臨大事之時。即楊素鄧羌猶當委曲以成人之美，若不假以事權，則事終決裂，事後銷除，一紙文書耳。𣲷虛止滌丈太湖之師，是小人儒之識，非所望於吳楚東南之大局也。弟敬滌丈生於至性；此事必得請而後已，且不能逾二日。公與少荃雨亭公求之，當必憐此包胥也。帥府應在宿松城中，修城池，設門禁，資守禦，不可輕出太湖。千言萬語，責成我公與少荃雨亭也。公與彭公統兵七千駐太湖西北隅，萬全無失；不輕出隊，出則齊全，勝亦不遠追。仍一面請元公飛舸趕來，林翼初不料元公之速去，林翼駭懼自危，仍以婉求來鄂爲是。滌帥派

七千人出師，弟卽改駐英山柳林河英霍一帶也。

致曾滌帥

七千人之請，九頓首而出，丈必憐此包胥也。得潛山山內之天堂，與潛山山外附近之要道，實拊援賊之背而扼其吭；官渡擢袁，虎牢擒竇，智計亦不過如是。而太湖內數百里無隙可乘，舍小圍而謀大圍也，幸採納決行。且所言不得過今日，今日已三請矣；明日仍如此法行，賊首當趨英霍一路，舒公與林翼尚有步兵八千人，合金曾吳及撫標三營，以張家塝在內地不須兵也。賊不至太湖，不得過潛山，不得過天堂，則千穩萬當；馬兵千八，或尙不致決裂，再俟到英山沈思審處。丈如疑林翼之謀爲非，則太湖步兵必被圍，馬隊於攻壘攻城非所宜，以漸而致困；一二戰不勝，彼之衝突，是所長矣。將有自顧其身不顧大局之一日，仍以大禍貽丈補救，彼時乃倍艱難耳。如賊勢大股全趨英霍，之純在天堂，尙可援我湘軍是一氣；卽改撥二三營交幹臣與逸亭，均投機也。唐義渠不宜株守石牌，只可留七營爲守禦，而仍挑四營歸多。以援賊多一營，卽備多一路打援賊，則兵愈多而愈妙也。總之，破援賊則可得五六城爲援賊所圍，非三河之失，卽寶慶之簧；得太湖仍當棄之，況未得耶？求丈鈞度決計。丈帥府宜在宿松城中，萬不可移。

致曾滌帥

十七日林翼之議，如有不是，尚乞鈞定。林翼聞之希庵，屢言及七年八年各路之戰事；蓋狗賊之善圍官軍，是其長技；鮑春霆七年血戰意生寺，六營一統將，僅餘一二人尚在，其餘非捐軀即成廢。世間忠勇，固推第一，然待其壘成以圖之，實大喫虧之事；故林翼之愚，總思以打援賊為先著，不欲使其內外受敵也。應商事宜，今日仍專函往商蔣唐鮑，多條陳於後，尚求鈞酌。

一，唐義渠不願駐石牌，以替代多之四營，且言如必欲派往，須帶全軍；應如何準行之處，林翼亦不敢執成見。一，鮑春霆六成擊援賊；四成守舊壘，亦可行；但六成擊援賊，更須他軍大力相維，否則單弱，乞鈞定。一，之純不入天堂亦可，天堂尚未十分告急，余丁九營，亦尚可恃；英翟商固如不萬分緊迫，苟可以金逸亭支持，亦決不紛紛徵調也。一，宿松各營，只苦無統耳；兵將則均樸實，即他處強兵，亦不過如此。仍乞鈞見再酌。能撥數千人，則抽去之純春霆之六成打援賊更穩矣。一，禮堂之深處，丈諭至精，默而存之為是。唐鮑於打援賊後，均可獨當一面，另有所思；之純則亦不可羈一事權之意慮且暫局也，專責成之意實。否則馬隊不救步兵，畢竟是步兵苦耳。丈旨林翼萬不敢違，然此事竟未能恪遵不失，中有苦心也。總之，打援賊必須精兵萬人，馬兵千人，似須於城外稍遠，以免內外夾攻之苦。四五

日定計，則一成不變矣。林翼性躁，愧甚！然躁於先，尙可彌縫；萬一到六日後，卽當靜默不言矣。

致曾滌帥

得賜示以十七日所議不甚妥洽，十九日又一件計復論已在途；蔣多仍主前十七日說，鮑亦有二十五日拔營新倉之說，均復十七日之議。而十九日之議，明日必到，到時再以曾意六成，剿援賊四成，遏城賊，蔣赴天堂多爲游擊之議，再行奉商。

林翼私計亦難固執；惟以遠則則不穩，內外受敵又不穩，鰓鰓過計，殊無把握。如潛山之王家牌樓高橫嶺羅溪河一帶爲援賊捷徑，則陳德園亦於太湖後路微有關繫；英霍一帶，異日亦必有警動。舍陳德園不顧，則恐此心之非；舍英霍不顧，則與奏定章程不合。此事尙乞鈞示裁決，賜復遵行。至蔣赴天堂，在內則有天堂之余丁九營，在外則高橫嶺亦恐四千孤軍不能獨支耳。尙乞鈞奪，總求抽重兵以制援賊，而附城逼近城根之壘，不爲城賊所襲，乃爲上計。至一靜一動，或遠或近，林翼本無固見，亦無把握也。統求鈞裁，指示四將。此三四日尙可細商，過此當靜以俟之，忍以持之耳。

致鮑春霆總鎮

連得來書，均是復十七日兄所條議之信；弟有二十五日拔營新倉之議，二十日兄處得滌帥十

九日一函，是復兄十七日之信，以兄前說爲不妥洽，仍須熟商。一滌帥言以之純入天堂，天堂現有余丁四千五百人，天堂之外，則高橫嶺水吼嶺王家牌樓均賊所必爭；若僅以蔣軍四千人獨行，亦恐尙單也。一滌帥言以弟與義渠兄仍紮太湖，以六成禦援賊，以四成禦城賊，四成留壘中，不致爲城賊所襲否？一弟言二十五日拔營往新倉，是否應如此舉行？候滌帥酌示。一滌帥之意，恐襲遠則拔營爲難，安營爲難，米糧軍火轉運爲難，一動不如一靜，剿遠不如剿近，此滌帥之穩計也。兄之愚見，亦以遠剿則恐兵分力單，逼城又恐腹背受敵，總總通計，不過如此；至兄處函商本無固執之見，亦非遙制之心，只求力破援賊耳，只求不爲城賊所襲，不爲援賊所包耳。兄只以函商不用公牘，恐兄執著一見，以札施行，則百里之外，難於揣度，或有貽誤也。三四日後則弁函商亦不必，只有戮力同心四字爲囑耳。仍望與之純義渠禮堂兄商定；往返文書，恐亂人意，兄不爲也。

致多鮑唐蔣四帥

狗逆上犯，援賊既多，城賊亦狡焉思逞；我軍內外兼顧，似不免牽綴之虞。鄙意欲於太湖城外或官軍營外，修濬長濠，爲少省兵力之計；如六年圍攻武昌時，賴長濠得勁，城賊不敢輕出，遂能注重營

宗巷援賊，挫其兇鋒，鄂城亦以徐下。成效既著，前事可師；敬請閣下相度地勢，與各營熟商妥辦。如可日內濬成，則城賊一面之防，僅守長濠，較爲易易；即太城得手，亦足以遏其竄逸而盡數殲之。是否可行，即乞卓裁，速籌示覆。

致河南巡撫英蘭坡

頃聞懷遠一股，出撲壽州六安一帶；兵勇全數撤往援應，而狗逆以十萬之衆，蜂擁上犯。其前隊陸續已到桐舒天堂之余天各營業已迎擊；壘據搜獲僞報並丁探供稱，以太湖賊急，注意上圍，并勾結捻匪，窺伺商固，兵分而單，鄂力殊難支展。軍情瞬息千變，未便紛紛抽撥，致存瞻顧之思。閣下展籌籌邊，勛華在望，如能飭口道張守以三四千人守定固始，即可互爲犄角；或新練尙嫌單薄，但得穩守城垣，臨時策應，亦爲較易。兵機難測，固始爲賊所注重，尙乞卓裁斟酌，先發制人，而固圉之謀，即爲庇鄰之舉，惟高明垂察焉。

致多鮑唐蔣四帥

二十一日得禮堂兄二十日來函，并春霆弟二十日復函，具悉一切；應商事宜，條列於後：一，天堂九營，現無告警之信；該九營本尙可恃，且地勢亦險要可守，如有警信，候臨時再行函報。此事之純一

軍，不必入天堂，以仍紮太湖為定計，以防城賊而備剿援賊。一，義渠兄一軍，若全營移駐石牌，誠如禮堂兄所言，以有用之兵，未免置之閒散，應仍紮太湖，以防城賊而剿援賊。一，春霆弟來函，二十五日拔營新倉；査霆營駐紮東面，城賊乃困，應否移駐新倉，抑或遵滁帥前函之意，仍紮太湖，應行應止，或動或靜，應請春霆弟同禮堂兄從長計議，弟不遙制。惟求禮堂兄春霆弟計出萬全，乃為善策。總之，天堂九營，目下並無告急之文；而滁帥奏定第一路，現駐宿松，必難分兵前來太湖；是太湖之城圍未可即解，惟有就近防城賊，俟援賊已至，就近抽各營精兵痛剿，此時不必紛紛調撥，徒勞兵力，且尚不知賊勢專向何處。禮堂來信言及各軍不可過分，亦不必速集，免致臨時分調，難於得力，殊切肯綮。此後一切機宜，均請禮堂兄審量賊情，隨時酌奪，隨處策應。弟是奏明專管第三路英霍之事，太湖機宜，惟靠禮堂兄商同諸位，一力肩承，相度布置。弟相隔百里，且必須馳往英羅邊界，斷不能遙度太湖軍事也。

再啓：弟於發信後，即專意料理英霍一路，兼顧商固一路，即不再以煩言奉瀆矣。太湖之事，一意奉懇；只求力破援賊，吳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啓：滁帥必不撥七千八圍太湖，則現在圍兵均屬難撤；誠恐我兵一撤，不但太湖城賊薪米俱便，且恐其出入自由，是弟前議均無用處，殊深焦灼！

致曾滌帥

來示敬悉，今日得霍山報，壽州無恙，賊盡西竄；似應拔營駐英霍之交，以金舒六七日均可齊到英山也。春霆蒙先添五百人甚好；林翼曾面許異日添足五千人矣。春霆之英鷙，何減迪庵；迪庵之得士心，過於春霆。迪庵失地勢，五千人皆廢，至意生寺之事，一戰而去二營官，亦可一不可再之事。春霆所處地勢可以四面受敵；凡軍事顧一面則弱者可守，顧二面強者可戰，顧三面強者僅可守，顧四面則強者亦難守。秦王迎擊於虎牢，非待其逼城下而始戰也。大抵四面受敵之境，卽能戰勝於一時，而亦不能受更番迭戰之擾，陳玉成未必一戰卽却也。

此間不憂唐蔣之軍，而深慮春霆，愛春霆也。春霆似孟施舍，詢以軍事，斷不告饒；加以激厲，轉成憤死。宜委曲而暗中保全，此意不能宣布於人。唐之所處，萬全無失；膽既遜人，識亦微瑣，蔣之所處，亦尙可全。如援賊不至幸甚，如援賊之至，不逼太湖，亦尙無慮；設眞從此路而來，則必先全春霆一軍，乃能得手矣。

復彭雪琴方伯

受降之舉，責以後效，復示以機宜，使之守定殷家匯而謀青陽銅陵兩處，辦法最爲妥善，深以爲

縣建賊分股出城，乘勢取之，亦自易於得手。適據普欽堂來函，亦有出剿建德之說，而苦無行糧；兄已代函江撫，而囑以相機進攻矣。狗逆有信，上犯太湖，城賊聞大援將至，公然出城挑戰；天堂之余丁各營，昨復迎擊桐舒賊股於漾水一帶，兵分而單，深以為念。又賊撲壽州六安一帶，兵勇全數撤去，英霍商固境地防不勝防，兄擬於日內移駐英羅地界矣。

致多都護

得來函指畫詳明，傾吐肝膽，足見胸有成竹，目無全牛；弟既以軍務重大奉託閣下，斷不掣肘，亦萬無改移。弟負罪而出，所欲破者賊耳。當即照來示飭行，仍懇閣下速即以上策一條，迅速商定，即刻咨移。疑事無成，能謀尤貴能斷。至英霍一路，商固一路，勢必有賊分擾；弟營於初一日拔營前往，照應一切。儻非萬不得已，弟必不致紛紛調撥也。仁兄來函，以鮑唐圍太湖寬為布置，四面合圍，綽有餘力；抽出蔣之純於潛山黃泥鋪紮營，貴營即在黃泥鋪迤東五里之野雞灣駐紮。以貴營馬隊策應兩處，兼照管石牌；不獨石牌能守，並能制水吼嶺之賊，不敢窺伺天堂。其犯天堂者，僅舒城主簿園桐城之龍井關一路；天堂九營，尚不難於剿辦；此為上策。弟一面函知鮑鎮唐蔣二道外，即請如所策咨移辦理，可以操必勝之權。總之，緊圍太湖，不使賊出攻，拔潛山或駐潛山附近，穩紮穩打，靜待援賊，奮力迎

剿，不使賊入，均是要緊之著，弟決無異議。切函致之諸將，亦必遵辦矣。如可定計，卽請尊處通知決策施行，弟處斷不掣絲毫之肘；其太湖如何圍法，亦請指示唐鮑二軍，切囑切懇英霍商固，弟之責成甚專；唐鮑二軍能制太湖之城賊，不出則龍灣一路，蘄州之陳德園一路，均無虞矣。

致官揆帥

得手函敬承一切，太湖軍事，議論多而成功少，極意求全，當不致誤事。儻援賊不至，圍城固可靜待其飢潰，如援賊果至，則亦惟有弛一角而并力打援賊之一法。援賊破則城自下，且又不止太湖一城矣。

天堂一軍扼潛山桐城舒城霍山四縣之要，二十一日又遠剿滸水而捷；然究嫌力單，又已深入重地，尙須隨時補救，弟任英霍商固而近日所謀尙在太湖；非好事也，太湖不得，則各路不能進兵，湘軍九營業已移紮英山柳林河，弟亦擬移營英山羅田之交，以顧第三第四路，尙待太湖各軍議定，乃可行也。舒六兄馬隊千名，料理齊全，可壯三路四路之軍威；新兵雖未慣戰，然有步軍相依，尙爲可靠。

富慶阿歸禮堂或易駕馭，押馬兵到，尙可得百三十餘員名歸弟處，仍是歸舒六兄打破援賊後，以三四百看家亦妙。壽州賊已退，廬州賊欲上犯，然均是游魂未定耳，靜以待之，或可有濟。淮北撥兵

一節，現在淮北不警，或俟一月後另行籌撥；思量再四，惟唐義渠可撥，而彼心甚畏遠行也。

致莊蕙生方伯

金逸亭一軍已移英山柳林河；英霍商固不可空虛，若偏重一隅，必貽後患。弟之暫行移駐陳德園，爲太湖代謀耳。太湖之事，援賊不至，主圍而使之飢潰；援賊若至，以二軍扼楚疆之西北，以二軍專打援賊，雖近於弛圍，而所保全者必大，成功必美，此定計也。軍事忌二三，尤忌牽綴，以萬人圍城，只算三成，是一萬人只有三千人之用，此理至精切，非經過敗仗者，不能道及此情也。兄聞之可爲弟一粲。

十年軍事，無人能運掉靈捷者，只苦頓兵堅城耳。李左車之教淮陰是也。希庵已六函催之，親見其母，輾轉牀褥，必欲其絕裾遠行，恐非人情；況我鮮民何忍強迫，近日必有復書前來，如實不可強，自以勉強支撐曲體人情爲是。公意以爲如何？弟強之使來，恐希庵異日有終身之怨；弟準其侍親，恐弟等兵事不了，而妄自擔荷，異日又爲吳楚士民之怨，弟殊難自處矣！浙江月餉一片，揆帥已允奏聞否？秦晉蜀三省萬不可恃，以心不在鄂故也。潞村先生由鄂入浙，深知鄂力艱難，當不以空言搪塞。丹初本領本大，志節亦堅凝，所請六君子，當以丹初爲第一才。樊案易了，甚慰！當以顧大局，扶善人，申正氣爲主；公曾受滌帥之知，愛人以德，毋使楚南士民以此致怨於滌帥，即是愛敬之至理。感甚感甚！

與鮑唐蔣三帥

狗逆上犯，遲速無定期，而可決其必至。禮堂兄與之純兄專任迎剿，春霆弟獨駐東路；內外均當賊衝，應移駐北門，歸上年所駐舊壘。義渠兄應移駐南門，以補蔣軍之缺，庶幾聲勢聯絡，可以全師，即可以扼楚境門戶；第臨事爲此，不免倉皇，而先行弛圍，亦慮以長賊志。必須確探狗來消息，相時而動；不先不後，適合機宜，使城賊不得早逞，而援賊大至，亦有以并力剿除，斯無瞻顧牽綴之虞耳。

復唐義渠觀察

得手書，擬將訓營撥二三營於西門駐紮；其霆營俟蔣軍移去，即紮蔣軍北門舊壘。大約北門與小西門，霆營專之，南門與大西門，訓營任之等語；如此辦理，即令援賊果至，霆營不致孤軍隔於河外。是以二軍專守太湖顧楚疆，以二軍專打援賊也。事屬可行，可以無損；惟移營之遲早，應待多都護探實援賊援與偽，且候其酌定緩急也。此議定決，弟以後亦不須瑣惟望靜審機宜以待賊耳。

致錢萍矼星使

頃奉賜書，事機明決；虜在目中，馬文淵隴蜀之規，趙壯侯金城之策，無以踰此。滌帥以中朝不準餉不準蕭張奏言，兵力僅可強自支撐，可守不可戰；請兵一節，往復十函，終不可得。然亦尙有他法可

施，應以援賊之遲速定分合之緩急；如援賊果至，以多與蔣專剿援賊，以鮑與唐專剿太湖西北以固楚疆，跡似暫弛東面，而援賊果破，太湖及附近各城均爲我有，又何嫌何疑憚而不爲耶？此時尚在靜中。密札籌就，俟賊情畢露，決計施行；屠狗之功不可知，而覆車之患必可免矣。英霍商固情形，賊情游魂未定，弟雖分九營入天堂，分八營助太湖；然使專一而不二三，注重戰事，不聽皖省州縣紛紛請兵，則事不牽綴，尚可力戰也。金逸亭九營，弟尚贉三營；加以吳會七營，尚可九千八。舒公馬隊千名，雖未慣戰；然弟之用馬隊，向以出隊後遣弁告之緩步而來，則馬隊在後，賊無包抄之技，俟賊鋒已挫，賊陣已亂，乃縱馬隊乘之。故馬兵用力少而成功大，斷無敗理；特馬兵用之商固舒廬則有力，用之英霍則無力耳。

林翼駐營是英山地界；兵已至而將不前；哀此皖民，延望終虛！然速進亦實不穩，此又林翼等無可如何之苦境也。鄙人何知兵略，昔年不應招納楚人結爲營伍，私計欲自了皖難，則鄂疆稍安；非如八斗才之大言不慚，欲以川粤自任者也。江南大軍五萬人，以圍城而誤皖北皖南之全局；周天培李若珠之挫，乃牽綴而致敗耳。石逆以二十萬人圍寶慶七十日，遇希庵兵不滿萬，一敗塗地；則圍城爲危機，攻城爲非計，可反觀而知其竅矣。兵事或六千七千人而大勝，或一萬二萬人而不勝，此理難言。

致曾滌帥

初一日匆匆奉復大概情形，林翼連日反復思議，謹將愚慮所及者，開列於右：援賊未至，且仍舊章不動不變；卽小有罅漏，亦尙無妨。若派隊接糧，則洪山石嘴相沿已兩年矣，或尙無礙。援賊果至，以訓營鮑營專守西北隅，幷力以固楚疆；以多禮堂蔣之純專辦援賊，此爲定計，不必更易。蔣之營伍固湘軍之尤精者；八營獨自支撐，尙可稍稍自立，況益以突騎一千二百耶？蔣公本與多公相合，前此指派訓鮑各營，終日紛紛，迄無定局；近日多公專指蔣軍，不及訓鮑，則蔣公必無異說。蔣公八營，俟果有賊至，先二百歸幷多處，亦不過石牌新倉一路；卽遵來諭，不必先圖潛山。

來諭索性大弛一節，恐各營不從，回營尤難應命；太湖四軍，不必兼顧天堂，應如尊諭，當謹守不失。鮑營俟有援賊大至，先二日移蔣之舊壘，不致腹背受敵，則鮑營可保全，此時亦仍不動。圍城之難，和向以六萬人而七年不見功，禍且遍及各省；石逆以十餘萬人，七十日之久，而爲湘軍所破。蓋面向堅城，志有所伺，則不能顧其後；與其旁情見勢絀，無一而可，此李左車所以教戒淮陰也。然非援賊的實上犯，亦不必弛圍。季公二十四日來書，濬川已到湘潭，催令速來；濬川到則策應第二路，必能大捷。

目下機宜，林翼均是鰓鰓過計，只在援賊果至之後，必求運掉靈活，注重援賊，正煩鈞慮耳。援賊

之頭目不授首，則半年一小警，一年一大警，吳不得安，梁亦不得安。翁祖庚及霍山令，刻書請兵到霍山；兵到霍山，舒城必震，天堂亦穩。且皖民延頸西望，林翼甚愧於心；而速進則嫌不甚妥，請酌示機宜。湘軍無將，若待希庵，非一年半年不可期；必只可以金代領之，而助以事丈與吳廷華何如？此間之事，似是一氣。曾卓如兩次奏報，請鄂兵千人，湘兵二千人，如固敍州土匪，則可不必。若石逆由瀼波竄蜀事，則非水陸二萬餘人不能救也。三千人只可嘗賊，無實濟於蜀。林翼定計，初六日移營英山，與金曾吳合辦一事，以守前議。

致官揆帥

太湖之事，籌議已定；援賊不至，城可必得，援賊果至，亦不誤事。弟即於初六日移營英霍之交，安一老營。希庵信來，痛哭流涕，萬不忍舍其病母而即就日道；其母年已七十四矣，親見其病臥牀褥而絕裾以行，此豈人情可近之人？惟一軍無領將，弟若強希庵，則非情理；自任兵事，又恐誤事機。其軍有金守吳縣丞二人，老成人也，或可委任；容林翼斟酌辦理，倘金守能任此事則甚妥。當韋志俊投誠，獻出池州，已由楊厚菴先行賞給二品頂戴花翎；其部下之黃文金等中道反兵，自相殘殺，已被韋志俊殺退。厚菴之意，欲俟再立大功，方可入奏。至口糧一節，今冬尙可不必代謀；明春立功後，如應籌給，由

湖北酌量賞給練之討賊之策，不可全恃招降；兵強則降，賊至又降賊，須陸續解散，并實心不擾百姓，乃可施恩。請中堂以此意挈銜復奏。大概此等事并非得意之筆，且恐貽後患耳。太湖克復諒不遠矣。

致湘營金蓮亭

得書具悉一切，步軍萬人應由統帶自選；則籌兵一層，似可不虞其掣肘。霍山之米，自應由營採辦，可發給米價萬金，交營委員由六霍舒固始分採，亦似不致空乏。則兄所慮二端足以自便。惟翁中丞迭函請兵到霍山一節，近兩日則以舒城援至，霍山六安等處飛稟望援；弟意欲先撥撫標二營入城暫守，蓋慮賊踞此城，則異日進兵爲難也。且聞城糧有五千石，亦棄之可惜。惟弟營分撥殆盡，且萬一有賊到霍山，則閉城固守，固可十日不疲，然終無不發大隊援應之理，亦無不速卽援應之情。若他處不牽綴，則萬人亦須直進矣。此層應請速爲思議，決其可否。石頭嘴七營，惟事公二營尙待斟酌，餘均一氣。撫標有無可挑，隨兄酌之；若以一軍從霍山入毛坦廠，一軍馬隊從流波礮會於毛坦廠，則松子關商固均無警矣。

致多禮堂都護

初七日行至英山縣崇山鋪，接到初五日來書；敬想慷慨激昂忠義奮發之槪，令人心感！第二路

本是兄等專政，弟處不可掣肘，亦斷不忍掣肘也。兄意以備援賊須先期布置，弟卽當照示飭行。兄意不望蕭軍接應，此志甚壯，可密存於心，不必宣布。滁帥不分兵大湖，其奏明第一路，或是石牌安慶樅陽廬江等處，弟聽候滁帥自行酌度，瑣瑣奉瀆，轉非美事。弟明日到英山，卽備公牘奉行尊處。凡太湖潛山桐城廬江之事，遲速遠近，悉聽主裁，弟處斷不牽掣遊移也。

復荆州府唐蔭雲

治水之法，以疏洩爲上，專事抑塞，或屢勞而無功。我兄按轡周巡，當能熟審地形水勢，於監沔兩州縣積年被淹之故，可得其大概，能否擇利而爲之，願以見示。錢漕有增無減，於軍國大計，重有補苴，牧令無欺隱，民情亦無損傷，而勘災之能事畢矣。新灘辦法，痛除州蠹，非辣手懲創，恐痼弊不除。我兄能親往手擎，更美更妥。

復荆宜施道栗仲遠

敍州股匪不難剿除，新徵兵將，第恐未能得力，則養癰適以貽患耳。遠探逆情，隨時防護，最爲要著。川鹽所及甚遠，而釐金增減，軍餉之贏絀攸關，各處行商，亦可於各局關要照示軍情，藉以廣招徠而通緩急。新灘辦法，最以痛除州蠹爲先著，然接辦不力，則慮前蠹既走而後蠹復來，歸州之牧，與新

灘同知暨辦理局員優加薪水，重養其廉，使得勵冰心而彰鐵面。其拜歸鹽務公費，著爲款目，當俟撲帥酌定準行。藥局存硝磺，解繳省局，清查細數報銷，妥協之至。洋藥關稅既不拘定部章，則偷漏之防，必須設法查究。此物質輕價重，務乞諄囑局紳悉心籌辦，因地制宜爲禱。日來蜀事如何？花布各莊，當大有起色也。

復多都護

援賊已至桐城，計分三路，進犯石牌新倉太湖城閫，尤爲腹背受敵。仁兄籌全大局，弛閫迎剿，各軍頗無違言；想見擘畫主持，機宜獨斷。林翼前照兄臺原議，以鮑唐守太湖，兼顧城援；以蔣營輔麾下，專事迎擊，亦無非內保楚疆，外禦狂寇之意。適得鮑春霆蔣之純兩兄書，知仁兄近日調度軍事，專以唐道一軍移紮太城西北，兵力似嫌單薄。仁兄必能顧全大局，四路策應，當不使各營稍有疏失也。

爲大將之道，以肯教人固大局爲主，不宜炫耀己之長處，尤不宜指摘人短處；讀來書有前則眉火積薪，絕無疑慮，今則臨渴掘井，未免張皇之語。查鮑鎮唐蔣道均非張皇人，詞義微嫌輕薄，諒是記室措詞之失，固知仁兄之必不存此心矣。鮑唐蔣即有力弱兵單之處，惟望一力一心，大家維持兵力有多寡，賊情有緩急，與夫各營調劑，戮力同心，皆仁兄智計所優裕，自不至稍有疏虞。來示過涉焦思，

用心良苦；風雪荒寒，尚冀從容佈置也。

致余會亭參戎

剡下援賊約數萬人，由桐潛上犯太湖，多鮑蔣已移營於小池驛；賊若由正路不得逞，則必折而入山，天堂前面必驚。尊處務須每日一報軍情，兄必不至以所報紛紛調動；如賊勢注重天堂，兄於十日半月之內必以大力維持保全。剡下柳林河一軍按兵不動，此即林翼深意，特不可紛紛零星調撥耳。此意密告於弟，弟可密存於心，不必宣言；儻賊入天堂，弟只穩紮穩打固守爲要。

致金逸亭

昨日公函敬悉，已商之事悖矣。弟於滌帥，敬之甚至，故一切委曲求全。唐七營蔣四營，暫留太湖；多與鮑與蔣四營，已到小池驛新倉黃泥港矣。賊必從山內犯天堂，尊處可囑余會亭每日一報軍情；至尊營必須三營到後再行相機，愈遲愈妙，愈老愈堅。舒公舊馬隊四百，弟亦囑其候信再行拔營，蓋軍事有以先一著而勝者，如險要之地，先發一軍踞之，此必勝之道也；有最後一著而勝者，待賊有變計乃起而應之，此必勝之道也。至於探報路徑，則須先期妥實辦理。

致余參戎

得函敬悉，所探賊情，此番陳四眼狗尙未自來，即來亦尙能制之；弟已撥馬步三四千人，先進霍山之黑石渡，以援寶慶之十二營，由柳林河進東界嶺靑田畈等處。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分起拔營，到彼小駐；距天堂不過八十餘里，聲勢已振矣。弟意金逸亭十二營與吳幹臣五營，終須出霍舒之間；已札調松子關三營，續進五柯楓等處，約二十六七日可到英山，初旬可到防。弟與介唐月臺兄萬全無憂，其如何防剿機宜，可穩謀深算，左宜右有矣。惟年盡歲寒，靑田畈一帶，恐一時缺少米糧，即請鈔此函寄之。介唐速派正紳前往靑田畈東界嶺，迎會金逸亭，以便糧食無缺；其價例由營發，斷無短少也。切懇切懇！

致潛山縣葉介唐

弟以余君一軍，敢於深入，不忍棄之；又見潛山士民煢煢可憐，一片愚忱，欲救人水火而不自知其罪戾之不可救，且又牽率仁人君子，忍情數月，殊爲慚愧！刻下因懸心天堂，仍以應進黑石渡之十二營，於二十四二十五兩日由柳林河取道㵲界嶺靑田畈等處，酌量駐紮，小住旬日，再進霍舒之交。又思金逸亭觀察一軍，爲湘軍之最強者，本年破寶慶二十萬賊，即此十餘營之力；久處天堂，恐無用武之地。弟仍另調松子關三營來五柯楓爲助，二十六七日乃可到英山也。至舒城霍山之令，恐不得

士民心力；修卡之事，弟不能札及。天下事惟有良心人乃可使，苟非其人，不如靜而不動；且金吳兩軍，均指舒霍之交，似亦不須急謀此事。潛太總可克復，弟意必續謀舒桐；弟擬仿兩蘄碉堡之法，使天堂數百里山險，永無賊匪闌入之勢，此潛人百世之利也。非好官正紳同力同心，亦恐不濟；藉地利以衞民，藉民力而使之自衞，實是省錢省力之法。假如山險可守，當用千人者不過百三四十人，即可使賊匪望而却步，弟所謂百世之利者此耳。

復皖撫翁祖庚

鐘橋瓦埠之捷，軍威大振，而又以堅壁清野，使不得裹脅良民；從此節節埽除，層層展布，皖民其再生矣。臨淮代將旗旆生新；推袁之效，亦大局之幸也。曾滌帥宿松之軍，已分入太湖，以備圍剿，兼顧楚疆；而以多都護鮑鎮蔣道各營分扼新倉石牌小池驛各路，爲迎剿援賊之計。潛桐黨援日益，天堂之余丁九營，深入腹地；奇著亦險著，尙須設法應援。我軍趨重太潛，而英霍六安，尤防該逆伺瑕而入。林翼以臘八移駐英山城南，撥金守代領希庵舊部，進駐霍六之間，復以馬隊由流波䃥一路相輔而行；意欲扼盡皖邊山險，使該逆不得負嵎，庶我師攻剿不至艱於進步。俟各路軍情稍定，狗來蹤跡既確，即當以楡步大軍會剿。盧副將部曲，弟所深知，弟曾保過一次，今悔之。

復浙撫羅澹村

連奉賜書，於浙中吏事兵事餉事悉數周詳；想見新政勤勞，如治絲而理其緒，舉網而提其綱，節節清釐，蓋懷彌苦。大抵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公正人也，以正人而引正士，扶持正氣，何弊不可除？何利不可興？然誠篤之至，亦須出以精明果決也。司道得人，州縣之風規日謹；將領得人，則從新整頓汰弱留強，亦可稍爲節省而資緩急。理財得人，則鹽推商捐取山海之富饒以供挹注，無刻剝侵蝕而自留其餘。皆賴壯猷碩畫，布置從容；幸勿操之過急，致損餐衞爲禱。李次青學識明敏，任事有血誠；近頗眷戀廷闈，厭棄戎事；滌帥屢促出山而未肯應手，想尊函招致，亦必不肯來也。其人之長處甚多，熱腸血性，實爲第一；其短處則愛才如命，疾惡如讎，而所疾固多惡人，所愛未必才士也。

滌公刻將統將之人，蕭濬川以廷旨二次令追剿石逆，遲遲其來；現分軍入太湖，不免緦緦計慮。桐潛援賊衆至，已抽多都護鮑鎮蔣道三軍分扼石牌新倉小池驛，以備迎剿。林翼於臘八移營英山城南，天堂之余丁九營深入腹地，尙須設法撥援，以補其勢。希庵未到，以金逸亭代領所部入駐舒霍之間，與舒六兄馬隊相策應，欲盡扼皖邊山險，不使該逆負嵎；布置稍定，俟確探狗逆蹤跡，幷力剿除。翁祖庚中丞尙在壽州，袁午橋星使圍剿臨淮；旌旆一新，軍事似有起色。韋目獻池城，厚庵軍門責以

立功自效；而逆黨反戈爭殺，城守不完，進退維谷，然歸順已誠，仍擬招徠，特未可不名一錢，甚有難處。蜀事小警，軍政久廢，辦賊無人；曾卓如前奉初下督蜀之車，請援未許，夷情未定，聞海防又將戒嚴，亂之初生，大局何日了也。陳都司恐未可恃，弟不知為何如人？已函詢滌帥與雪琴方伯，容當再佈。大抵將士之稍佳者，弟與季公滌公求之甚至；其流落江浙者，恐非上選矣。

致曾滌師

邇日得分兵喜報，距躍三百；幕中之客，無不欽感。如龍馬上山，舞蹈歡喜。今年林翼負疚在心，然聞寶慶之捷，是一幸事；聞宿松分兵，又是一幸事。細察賊氣尚弱，如果戮力一番，可一鼓成擒也。天堂已無後顧之虞，逸亭十一營二十四日啓行，由天堂之背草山而行，擬駐於青田畈東界嶺等處；距包家河不過三十里，距天堂不過八十里。如竟高與挾行帳以六成隊會同天堂九營從背打出，未始非用兵之奇著也。舒公馬隊二十五日從流波礶進發；流波礶距黑石渡四十五里，吳幹臣尚不單弱。太湖鮑軍拔動後，蔣駐其壘中，以四營力禦城賊，實屬可嘉。林翼已放心，千萬不怕矣。林翼私心所對不過者，事丈耳；欲以陳德園捍蔽楚疆，而松子關所謂急切未到，容另撥籌。大勢則各路似屬穩妥，非仁慈大德不至此；富鄭公曾言：「范六丈真聖人也！」吾亦云然。蕭軍如必欲調入皖中，則須執奏堅請；

左公處，林翼已函致之矣。此番潛太以有捷機，所宜深籌者，從易眞盧江縣與舒桐耳。以局勢論，非蕭軍幷力，則窒礙尙多，乞丈酌之。

致各帥

迭閱春霆弟之純兄來函，揣度賊勢，或必由水吼嶺高橫嶺內犯；近數日賊匪未敢動作者，蓋外怯小池驛黃泥港之兵，內怯柳林河朱武廟之兵也。鄙意之純兄尙留四營在太湖之東面，如不移動，須義渠兄添兵以助之；如須移動，則請移會小池等處，與春霆之營相犄角援應，庶霆湘之力以合幷而均厚。此應商者一也。

又閱葉令介唐及余會亭丁月台各函，則水吼嶺高橫嶺鐵鑽嶺，尤爲緊急；刻下舒公舊馬隊二起，及吳幹臣五營，已進黑石渡，則霍山已可無虞。金逸亭十一營二十四日循潛山之東界嶺靑田販進兵，應如何相機會剿，或以兵代防天堂，而以天堂九營備剿，或留一二營守險，而以六七成隊挾行糧鍋釜會同天堂九營挾全勢全力進剿；緩急之兵機，分合之兵勢，應由逸亭主持。其賊情之動靜多寡，山徑之夷險遠近，則由介唐及會亭詳悉函商；或待賊之變症而後急起應之，或乘其游魂未定而先破之。此間遠隔三百餘里，不能遙制也。如天堂各軍，及潛山山內各軍，果有機宜，亦可密會山外黃

泥港小池驛作內外夾攻之勢。此應商者二也。

至潛太得手，則蔣金均須幷力舒六之間；而桐城樅陽盧江三處，乃謀皖之要著，何枝應何路，每路須若干人，其集思廣益，明以教我。此應預商者三也。

弟所思慮，不必盡是，亦不肯執持己見；惟屠狗之心，滅賊之心，則甚堅耳。如有可採擇之處，惟兄酌之。又兵事之妙，古今以來，莫妙於拊其背，衝其腰，抄其尾。從天堂出杜埠野八寨，則自古用兵之奇計一舉盡之矣。惟須審明地勢賊勢，幷須地方官紳預先安排米糧引導路徑耳。

致余參戎

金逸亭觀察二十四日拔營，近於天堂矣。由天堂出兵以剿杜埠野八寨之賊，則爲奇功，或可與金逸亭觀察商之；昌桂禮留一營二營守老營，餘均七成八成作爲一路。湘營之到東界嶺者，可以二營守險，餘九營出七成隊自當一路，此議須細商金觀察？蓋從其後而拊其背抄其尾，幷知會小池驛之多鮑蔣三公，則賊可盡屠也。爲期須在正月，未知何如？總之，天堂必無險失，即邊地守卡者小有破綻，亦不足慮。賊不過三四萬人，又半是擄掠威逼而來，破之必也。或遲或速，愈審慎愈精妙，不宜草草。

致多都護

得書敬審，二十一日賊匪來撲霆營兄之老謀，按兵不動，誠是勝算。惟弟心尚以霆營爲單薄，如之純軍可以合并一處，則十萬賊亦可破，況未必十萬耶？至太湖現有唐之七營，滌帥十營，共計已萬人矣。合圍固好，即缺亦無妨；以尊處旣扼其前，滌丈又操其後，弟又有重兵以扼天堂，是大圍非小圍也。至天堂以內，弟力尚能照應；或者小池驛等處力戰之時，弟尚可撥精兵從山內抄出，以抄其背，抄其尾，衝其腰，亦未可知也。

復多都護

兄與春霆弟謀定而動，師克在和；取彼兕殪，吾無慮矣。蔣之純兄以二千之衆，遏傾剿城賊之衝；壯氣雄心，可敬可慰。至以四營扼守東面訓營，尚須聯絡。滌帥已以六千八由宿松前進，當能布置周密，可免疏虞。蔣之純兄八營應否與春霆并力迎剿，尚祈斟酌，弟意尚嫌春霆稍單薄也。如能續調之純四營會於霆營小池驛，乃更妙矣。承示賊意急救太湖，天堂一路，必無賊竄，亦尚難逆料；鄙人已於天堂之內，密爲布置矣。惟仁兄細審賊勢軍情，設法兼顧前路，相機接應，是所切禱！

致金逸亭觀察余會亭參戎

得株紫關手示，敬悉一切所改行天堂道路，較爲直捷。足見仁兄之志在滅賊，各營大將之同心；

協力也。且感且敬！惟軍事以審地勢，審賊勢爲第一要義，即如從天堂山內打出，此即「地中鳴鼓角，天上出將軍」也。然必須通觀賊勢之輕重，細審地勢之險夷乃可得手。蓋介唐以救潛民爲重急切請援；其士民來營面見者，或恐官軍之不前，則隱約其詞而不肯明白細說，此地勢賊勢所宜細審者一也。余會兵尙老穩，亦深知軍中艱苦；丁月台勇往有領，軍事尙少閱歷。其所陳說，亦須詳察。此地勢賊勢所宜細審者二也。地靈港木子坳杜母殿金家大屋王家大屋走馬坦撥萵畈韓家坳三角坳七里衝等處地勢是否阻水依山？地圖不載。我衝賊後，本是上策；但恐汊港之紛歧，或阻我軍之前；山徑之叢薄，或繞我軍之後；非深明兵路地形者前往看實，未可深入。此賊勢地勢之宜細審者三也。

二十二日之戰，蔣鮑尙無信來，多公所報傷亡副都統銜者四員，且沓尾尙言剿辦殊難得手；是二十二日之戰，幷未十分妥善。討賊之志，不以一眚而自撓；而滅賊之功，必須萬全而自立於不敗之地。此地勢賊勢之宜細審者四也。至內外夾擊之舉，應於審察確切後再行密商多蔣鮑三君子；其時在明年正月初旬，或元夜奪崑崙之前，固不可急，尤不須急也。

再者，如果地勢賊勢大可有爲，則以余會亭丁月台幷松子關及英山營爲一路，金觀察爲一路，以全力全勢會剿，乃成大功。酌之示之。再者，如果地勢得宜，固以幷力剿除爲上策，却須一打便勝；若

幘兵潛山山外，求戰不得，而太湖之賊既軼出於外，潛山之賊又繞舒桐以窺他處，我軍幷重於一隅，亦非兵法之善也。此中緊要機宜，兄可密審詳察。

復官揆帥

廿五日奉廿二日手示，敬承一切；應復事宜，敬陳於後：二十一日安慶賊首往桐城迎狗，狗到頗異，其鋒頗銳。二十二日靈港之戰，我軍亡四副都統銜者，馬隊亦傷亡不少；多之步軍亡三百餘人，石牌在太湖之東南，我軍既得石牌，不能不顧。其移營前駐小池驛，乃必然之勢，非中計也。多於二十四日來信，賊於戰後卽分三分之一他出；以弟料之，必分趨天堂與霍山矣。蕭瀞川已據駱中丞奏請由淑浦入蜀，必不來皖；奏稿諒已咨呈冰案，璞蘭坡要楚兵，殊不知希庵未到，希庵之意尙欲辭道員不要，每年以半年養親，半年出外打仗。鄂皖求之，尙不知來否。豫中之事，不必再望希庵。兵由英霍而前，已屬萬分支絀；再飭繞道蒙潁，楚無此將，或俟破援賊後再奏亦可。姑飭文案擬一稿，再呈請鈞定。

致多都護

得來函備悉，援賊猖獗，非閣下大力維持，血戰抵禦，其禍將不可言。公調換石牌各營，整頓隊伍，再圖大舉一節，甚是勝算。弟之愚見，總須預先安排，以待賊之求戰，然後起而應之，更是必勝之道。蓋

賊來求戰，而官軍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整御散，必勝之道也。此意固不可拘執而未必全無可採，惟兄密爲酌之。

官軍屢戰，不能不有所損；固不可因一眚而撓其心，亦不可因大勝而有自驕輕賊之心。蓋我輩即打平江北，亦只算家常茶飯，幷非奇事；惟心念國事艱難，皖民塗炭，勉竭其愚以求有萬一之補救。成敗利鈍，實關天命，吾盡吾心而已。至弟以昔年在鄂，不應經手招勇，遂致母喪而不能在籍守制，區區之愚，以賊不滅則吳不得安，鄂不得安即長沙與黑龍江亦不得安，非欲急功近名也。

兄是東三省第一名將，奈何因一時不能順手遂有他日息肩之意？息肩不難，總須打滅此賊耳。天堂一帶，弟專任之，兄欲撥兵添勇，弟早密爲安排；異日必有好勇健將足供指揮，亦必聽調度，惟急切倘在他處非可倉卒而至者，請放心。弟必力圖此事，以申兄平日滅賊之壯志也。鄂餉已竭，應於此次擊退援賊後分別去留；仍以好兵勇歸併兄處，容弟從容籌畫，若太急則弟力亦苦不及耳。

致金逸亭

二十二日之戰，多與蔣均未甚利，多與蔣稍挫即怨人，稍勝即驕人，此器量之淺也。多咨來請馬隊弟顧第三路第四路僅舊馬隊三百餘名，多處舊馬隊一千二百名，且弟處馬隊已進霍山樂兒嶺，

勢無可分。舒公在蘄水，則西丹之未經戰陣者也，萬不可倉卒誤用。多咨來請步隊二三千人，多處四千七百人，蔣八營四千人，鮑三千六百人，合其萬餘人；若再益二三千人，是注重於一路而不顧其餘矣。如謂力不能抵禦，應以萬人出奇計趨間道援之；一擊之後，仍當收回，則兵勢如生龍活虎，兵機如魚躍鳶飛，活潑潑地，此爲全勝之算。但須察機審勢，又臨陣之際；須以萬人幷力，有前有後，有防抄襲之兵，有按納不動以應變之兵，乃是勝著。如派某人守後，不應期而進，便是違令；應期而不進便是怯戰。此則必須大令嚴明者也。若徇他人之意，以前爲美，以後爲非，必不妥矣。

復多都護

聞老兄營中有賊中僞職，此輩首鼠兩端，反復無定；賊敗則依官軍以自活，官軍敗則又投入賊中。平時以賊情告之官軍，亦以官軍情形告之賊匪，俗所謂兩頭蛇也。須嚴防之，免致漏洩。近七八日且堅忍以待大將以救大局爲主，幷以救他人爲主，須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氣度，乃可包容一切。春霆弟一營孤懸，仍望隨時救應。林翼之愚，覺得勝仗無可驕人，敗仗無可尤人；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則必當救人，願以林翼之愚，質之高明。又打仗須整隊以防包抄，得勝則須戒兵勇搶物，須戒窮追；賊情地勢，乞隨時示之。

致金逸亭觀察

夾擊原是上策，欲破此敵，非此計不行；然須密計而不可宣露，須幷力而不可單弱，須謀定後戰，相機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後，此時且請密商蔣鮑二軍，看定地勢，審定賊情，然後約期舉行，大約是正月初旬及中旬之事矣。臨陣之時，一切機宜，弟不能遙制，亦不可遙制；以逸亭十一營及天堂余會亭六營幷力一處，弟恐兄處力單，仍以巢梁及建威軍三營到三和鋪以備公調遣，而留丁到交戰時，公防天堂之先二時分枝幷剿。此一策也。

以逸亭兄十一營獨剿一路，或出高橫嶺，或出牛肩嶺；以余丁九營，合留二三營嚴守天堂要隘，以六七營出水吼嶺。此一策也。總之，臨陣之時，必須以二三營分布要隘，以杜賊之包後抄尾；斷不可一力前進，致犯兵家之忌，而啓狡賊之心，此爲至要。賊匪除却分枝抄後，幷無他長，此宜切切在意若打硬仗而軍心不亂，賊力實遠不如官軍也。

又近日太湖賊困，不僅宜防潛桐之賊包抄我後，幷宜於臨陣之時預防城賊計窮突出，從山徑衝犯；此雖鄙人之緦緦過計，亦不可不留心防備，恐不先不後，恰遇城賊之奔軼也，又天下兵事只此一理，有圍城之人，須先行另籌打仗之人，此要著也；有臨陣打仗之人，須先安排後勁，或預杜抄後之

賊，或備策應之舉，此亦要著也。弟之續派三營來三和鋪，亦即此意。

致金觀察

鄙人之愚，欲屠狗以賀新年，非內外夾擊不爲功，非正月初旬中旬亦不爲功。然賊勢較石逆爲少，賊計較石逆爲狡爲悍，須一萬人拚力同心，則山中一軍，乃可操縱自如。山內地勢與出山之要徑，細訪沈思，乃能得其要領，僅當一面。會亭月台或同湘軍拚作一路，出山之後分枝；或自留二營守天堂老營，而獨出要徑，穩紮壘打。尙須加以團練在後，以助聲威以作牆壘；務期約會多蔣鮑三軍，訂以初旬不雨不雪之吉日，而又移駐距賊不甚遠之地安營。其日出隊打仗，不過十餘里二十里，則兵不勞而賊可破也。此賊破滅，則吳安而楚亦安，未出隊之前，戒太勞戒太遠，臨陣須防包尾防截後，戰勝之後，戒搶物戒散隊戒窮追，此爲切囑。不輕敵而愼思，不怯敵而穩打，斯得之矣。其緩急分合機宜，悉聽逸亭觀察與山外多蔣鮑密約，弟不遙制。鄙意總以拚力爲主，穩打爲主；此是奇兵，非奇兵而出之以穩，尤奇之奇也。

復多都護

該逆詭計，欲分股衝入太湖，並分路牽制官軍，便我師不便出隊；惟仁兄設法布置，相機截剿，拚

隨時飛致義渠觀察，豫備首尾迎擊，以遏城賊援賊之衝。此間擬以山內廿餘營約會麾下，暨鮑蔣之軍內外夾擊，總以來正初五六七八九等日爲度。因山徑崎嶇，各軍行路艱難，一時趕催不及；即近抵潛境，亦須養銳一二日始能進兵，仍須審定地勢賊情，分路包抄，幷力一舉。此事當密而又密，不可宣露機宜；如果賊入城中，俟擊退援賊，城中可不留一賊也。

致毛驤雲觀察

前得金可亭書，言陶君建威營操練已成，亟思一戰；弟意此軍原爲中原起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實不欲調入皖中。然思皖中狗逆上犯，現有大仗可打；凡兵之氣不見仗則弱，常見仗則強。久逸則終無用處，異日亦必不可臨敵：欲調來與湘軍或昌營合同打二三次大仗，仍可撥回襄陽。惟襄陽近日有警，則請止弗調；如襄陽春令須兵，或另調一枝換防，皆隨兄意酌定。即與陶君言之，果可札調，不妨代弟作札以奉函諭爲辭；仍由尊處查鄂軍行營章程，酌給一月口糧，令其雇船到蘄水入英山會剿。非此間兵力不足，實歷練戎行，成全將士之意也。

滁帥分兵六千人入太湖，與唐義渠專顧太湖城圍；多鮑蔣三軍出剿援賊，二十二日大捷於潛山之地靈港，踏平賊壘十三座，斃賊六七千人，尙須謀爲夾擊之舉，冀得走狗而烹之耳。

致糧臺總局

軍士深入山中，歲寒風雨，崎嶇險阻；二十九三十日均行役不倦，可飭吳觀臣以小車及水牌分攬運錢到英山，以便多給錢文，軍氣乃壯。轉運萬山之中，勞費十倍；然頓兵經年，所費非三百餘萬乎？費則事集，勞則功成。況英霍舒桐異日小小捐助，則運費亦猶可補也。

丹初美才，正直而專心，是理司農中第一把手；留營數月，必能匡我不逮。開仗行軍，則軍火所省較多矣。弟密計已定；金公余公丁公均踴躍用命；以二十營從山中間道趨出，此「地中鳴鼓角，天上出將軍」也。古今兵事，以拊背扼吭為至謀，此殆近之矣。可告之中堂星使為荷。

致余會亭丁月台

救鮑打狗，全在天堂；萬人進兵，似宜速宜拼力，宜留兵守要隘以防包抄。決勝之機，宜明斷而深穩；賊壘是待戰而後塡實，其眞賊多駐民房，以殺賊為事，破壘是第三第四小功也。月台好大言，言狗何日攻壘自退；狗能縱橫千里，豈無狡謀？希庵三次打狗，其穩處不可及；多鮑日前之挫，非力不能戰，兵不足戰，得意深入，為賊所包耳。又太分則力單，窮追則氣散；大勝而變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懼！敬則勝，整則勝，和則勝；三勝之機，決於在矣！

復多都護

來示欲以陳德園六營趕移太湖，查陳德園爲羅田蘄州蘄水黃岡緊要門戶，未可空虛；現祇會事恆兩營，且係新募之勇，未經戰陣，不足以與唐營換防。太湖城圍，當防援賊分股內外衝犯，遽難紮勁。麾下與鮑蔣三軍萬三四千八，前臨大敵，固知不敷分佈，第思零星添撥，不能出奇制勝，仍是處處皆單。即再撥七八千人，亦無尺寸之益；仍請仁兄設法兼顧，堅忍以待，至初旬密謀定計，約會山內二十餘營，內外夾攻，使賊首尾不能相應，則一戰而勝，屠狗可期。奉漏卮而注之，何如沃焦釜而圖之也。

復多都護

奉賜書，以該逆近逼霆營，恐致糧道不通，全軍不能穩守；屬備陳德園之軍於三日內趕到，惟是霆營力單，弟早已慮及。龍家涼亭八營，尙可策應；至陳德園之二營，有未便調之處。此外無兵可撥，即欲移緩就急，亦非三日內可能趕到。林翼若思焦慮，與其撥來撥去，毫無補益，不如挾全勢全力以剿爲主；所望仁兄多方鎭定，隨時以馬隊梭巡援應，勿使霆營將士重喫虛驚，不出十日，密約山內各軍，幷出麾下與鮑蔣之師搤其前，山內之師拊其背；內外夾攻，斯爲出奇制勝。若零星抽撥，徵論不能得力，實亦無可應命，非兵家之上策也。

復鮑春霆總戎

木子坳韓家坳一帶逆衆，負山而壘，每日圍擾我軍，三更始退。弟以三千餘人當援賊五六萬之衝，徇能穩紮穩打，想見忠肝義膽，辟易萬人，士卒亦皆用命，可敬可愛！堅守十日，山內各軍約會夾攻；弟犄其前，兄拊其背，可破滅此賊，得鼠輩而甘心。到下總期督勸將士，戮力同心，堅忍以待，切勿輕於出隊。約會之後，與各營奮力衝殺，必得大捷也。

致曾事恆

連日得多禮堂信，以前敵軍情，處處喫緊，欲請陳德園四營往顧太湖東面城圍，以防踞逆之衝突；林翼之意，以陳德園爲蘄州蘄水羅田黃岡緊要門戶，未可空虛，因抽撥此間李璞階一營，與阿參將二營，前往助之。固知丈銳意打仗，而所以不敢遽請者，以滌帥今日來函，有抽撥宿松四營前進小池驛助剿之議。滌帥隨身營伍，覺爲太單，請丈移營宿松，以顧主帥。林翼五六日內謀爲夾擊之舉，或可得走狗而烹之也。

致楊厚庵軍門

陳金龍來函，以韋志俊投誠歸順，無有二心；其部下亦多驍勇之士，且係狗逆舊屬，於用兵機謀，

早能覷破。欲請調赴皖北，以圖報效等因：惟此間於志俊恩義未孚，老兄威信遠昭，人所敬憚：應老兄會銜札飭令由水道渡江，先圖樅陽鎮，幷飭支應所先付萬金資其行糧，俟立功之候，再議從優接濟，祈卓裁酌定。

復余會亭

除夕得二十七日書，詳論地勢賊情，與我軍前後佈置；步驟井然，欣慰之至！連日接據多禮堂都護暨鮑春霆總戎函，以前敵情形萬分喫緊，迭次請援；此間實無多兵可撥，非山內之軍急出而擠其背，霆營剿賊園攻，勢難施展。祈弟台與金逸亭觀察暨月台介唐妥速會商，分佈停穩，先期密約多鮑尅日倂力出擊；萬一山外之軍未能卽應，亦可挾山內全勢全力作「以湯沸頂」之謀。惟必須一二勁旅，留守天堂；或酌派隊伍，以護舊壘。其鐵鎖嶺關要之處，或卽以葉令派勇扼守；我軍挾釜帳前行，出山之前，以歸幷一路。惟是近賊之後，或分或合，或直入或旁抄，皆在相機而動；林翼固不能遙揣，惟望愼密速行耳。

致曾滌帥

由內一軍，二十八日已會集天堂；萬人入山，崎嶇險阻，可敬可念！初旬必從水吼嶺高橫嶺打出，

并力以拊賊背，當必成功。又章姓歸誠，終須養活；丈於世界人，均以天地父母之心爲心，世人頗知丈之嚴正爲第一人，而林翼則謂丈爲慈悲中第一人也。愚見日久不能不養，則不如及時責其立功，可請會札飭令渡江，先襲樅陽，再襲安慶，得其一二，賊必驚潰。賊方伺我於潛太之交，而山中有萬人突出江上，又能批亢擣虛，先傾其巢，先搤其吭，即費二萬金亦可。請軍門先行札飭支應整付，林翼不辭也。如以爲可，即請速賜決定！

致楊厚庵軍門

用兵先襲樅陽，則實可爲異日謀安慶謀桐城之要著；以水師四營入內湖，則桐城一帶轉運皆靈，機勢皆活。惟須默察韋志俊之志意果否能行？其力量果否有濟耳？酌之。如力不能成功，則酌賞之費，弟仍不便老兄一人爲難，而張都堂願爲之養，豈非甚便？特恐空言耳。

致各帥

初二日得之純觀察一函，并山勢地圖，一并鈔寄逸亭、會亭矣。圖中形勢尚煩詳查，其來函或有可採，或不甚妥；即如所言小池驛爲通衢，霆營較爲喫緊，一說之純近在十里，霆營六七日日夜告急而勢不能援，則軍事之言易行難，已可想見。其所言以金吳駐水吼嶺老營，一出王家牌樓，一出野人

寨一節；鄙意以山內萬人幷力破賊爲上策，若以兵分駐野人寨，是將四五萬之賊一幷包在腹中。如能齊心齊力，原是垓心困項之法；特恐無此本領，則又有兵分力單，兼恐有窮蹙橫決之虞，似須再審。

至山內一軍，固應密約山外之軍，內外夾攻；然兵法總以賊來求戰爲上算，我去求戰爲下算，所謂致人不致於人也。卽如二十二日之戰，山外各軍出隊二三十里，氣竭勢渙，故終爲賊所乘也。不可不慎！鄙意天堂山內一軍，出山後且紮定以待審機審勢；誘之來戰，當易破也。何也？山外之軍，隔賊壘二三十里，山內之軍，又隔賊壘二十餘里，合計中間只隔五六十里；則訂期密約，亦僅祇大概情形，仍靠各路之人各自力戰耳。至所言速移數營於東門，抽新倉之營於小池驛一節，查滌帥已撥人入太湖，義渠全軍速援春霆矣。一切機宜，請多都護、義渠觀察會同酌辦，弟不能遙制。此間遠隔二三百里，軍機瞬息千變，不可以公牘空言往返遙制；恐文到而情形又變，無可適從也。

復曾滌帥

初三日奉元日辰刻由事丈轉遞一函，深以鮑春霆爲念。初二日亥刻得多禮堂三十日來信，言二十九日多與蔣均出隊解圍，賊卽退出，霆營無恙。霆字左營拔入霆中營養息，多禮堂以精選營駐其舊壘，似近日已可無礙。又蒙丈以數千人撥往太湖，則義渠全軍六營已可與鮑蔣作品字形爲犄

角之勢。天堂之余會亭三和鋪之金逸亭，已安排出山，爲拊背之勢；只候天晴三五日，必可如約。黑石渡一軍暫且緩調。林翼在萬山中之營尚可守，丈居平原衝要之地，林翼乞請以事丈二營幷趙朱二營到宿松以護主帥，切求莫再調開。

趙國香三千人與狗抗一月，希庵乃到，有保麻城之功，有失桐城之大罪。然其人尙老實無他腸，與李不同。事丈二營切求不調太湖，俟元公希公到時，惟丈之所使之。林翼萬不再行牽制，此時且以養銳爲主。

致金逸亭觀察

得書審連日進兵情形，幷三路地勢；愚見右中二路尤須厚集兵力，幷須分枝之務，會集不遠，每路非四五千人不可。以狗逆所在，須重兵乃可屠滅，似須專人速催凱右信左爲助。其左路賊少，似可二千人或二千餘人，愼守不輕進爲是；俟賊奔潰，急起乘之，或可多殺敗賊。凱右信左二營，計遲一日可以到齊；吉營又須遲三四日可到水吼嶺矣。天堂本善地，既有會亭月台丸營二成隊留防，則凱右信左吉營均可助戰，以成大功。兄台速即專人迎提檄調，臨陣地勢尤爲切要，先一日二日安紮老營之時，親同明白營官四圍瞭望一次，必可得賊之要領。雨雪在途，軍行極苦，弟心感心敬，不知何以報

此將士也？至多鮑將唐處弟與兄處，自應先期密行知會。

致曾事恆茂才

林翼於近日之事，覺無十分把握；黑石渡之軍，則暫不必調也。丈則必須希公元公大將到皖，林翼即決對茂展，斷不再為牽制，使老驥不得馳騁，此是愚人一定之愚見，決無他意。丈一生志向總在成事；丈何惜遲一二月之光陰，而必急於一試耶？丈言初六日拔太湖則暫可不必，即令宿松不要多兵，丈亦宜暫行按轡以待希公之至。此敬愛之愚忱，非時俗之見也。恐丈疑我，敢以實告。

致官揆帥

舒都護二起馬隊，早入霍山；近日太湖軍情，霆營苦況，非滌帥公忠在抱，婆心救人，幾難搘柱。此間欲以山內二十餘營密謀夾擊之舉，多都護屢次請援，而未有以應；不得已撥李璞階李雨蒼二營往助，略為補苴。查有新到押馬官兵，并留防武昌護衛馬隊，請賜挑撥尤為奮勇者二百名，交富森保管領，進紮蘄水，預備相機撥援。富森保係直夫將軍所留，似可帶隊，敬乞鈞裁速酌。一俟剿除援賊後，即當酌量凱撤，仍以武漢為駐防游牧之所，立候示復。

復多都護

霆營以三千六百人當三四萬悍賊，延山逼壘日夜攻擊之衝；其苦況可危，其愚忠可念。左營營官鄭陽和敢戰之將，計幷此次受傷至於再至於三，機智則未樸勇則眞。麾下以精選前營與之抽換，而復撥勝勇營精選中營幷紮一處。想見大將婆心救人，保全大局之至計。公忠碩畫，欽佩何如。訓軍六營，移至小池驛，總宜幷力，不可一分再分，自弱其勢；惟仁兄與義渠兄詳審地利，聯絡聲威，皆候卓裁指示。至於山內之軍，必於近日天晴出山，自當先期密約也。

復鮑春霆總戎

此次以三千人力抗數萬之賊，老弟孤忠貫日月，義氣薄雲霄，可感可敬！老弟與鄭陽和應特疏薦舉，卽各營將士應均加獎也。兄已函託義渠幫助老弟，至山內萬人已拔營，約計初五六日可到水吼嶺，初十前後乃可開仗也。此次援賊，必期盡殺多殺；殺退之後，當使老弟獨領一軍，獨當一面也。

復吳幹臣

舒城必無多賊，不滿千人；惟樂兒嶺一軍太單，若得六七千人，則又可以間道謀奇功矣。初二初三，逸亭諸公以萬人出水吼嶺，搯賊之背；而令多鮑蔣唐攻賊之胸。計初十至二十日必可大破援賊；若乘援賊初破驚魂未定之時，先以勁兵馬步五六千人乘舒城賊膽乍寒之時，襲取舒城，得城之時，

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將城內大小房屋米糧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則異日必無賊可守矣。我軍仍即退紮險要之地，如霍山樂兒嶺等處，似是神算。惜乎步兵太少，未敢出此險著；馬兵則儘可謀畫，湊足千二百人也。又各營之事，以聽調度牽約束爲主；如各將有不遵統帶之令者，密稟撤參。凡營只在將之得力與否，若勇丁則無不可教之人，兄須預先安排將官於胸中爲要。

致唐義渠觀察并致多蔣李朱

特來函，以太湖東面圍解，城賊可由岔路口越馬齒嶺至羅溪河小湖；援賊可由王家學山竄羅溪河小湖河，均可包抄我軍北門後路。查援賊於日內夾擊，必可力破；惟須防城賊之衝突，則太湖潛山蘄州之地，必有逸出之賊，被其擾害。如薰穴之鼠，亂竄無路；如鋌走之鹿，急不擇蔭。此間催調松子關之趙國香朱子明各營前往太湖協圍助剿，遠隔四五百里，非八日不能趕到；而援賊之破，不出十日，城賊之由岔路口馬齒嶺竄出者，亦必不出十日。弟已飛告朱雲巖李申甫兩兄，請於所部抽撥四五營與李璞階阿參將三營，并力移紮霆營東門舊壘，以防城賊之竄逸。其岔路口馬齒嶺等處，應請兄與多都護蔣之純兄會商，設法抽調；以三四營擇要扼守，則太湖之賊必無漏網也。立候速籌示復。

致李朱多唐蔣各營

連日細思，尙不患援賊之難破，而深患城賊之突出；則地方百姓必怨統兵之人，我輩亦自問無顏。頃於初五日申刻函請義渠禮堂之純撥兵扼馬齒嶺岔路口，又函請申甫雲巖兩兄，俟松子關二營趕到，以阿參將李璞階會台，仍紮東門舊壘矣。細思東門舊壘非兵力甚厚，不可穩紮；且松關續調二營，尙未能到，應請禮堂義渠之純速撥各二營，幷請申甫雲巖撥李璞階一營，同阿參將八百人先行移紮馬齒嶺岔路口。或卽在小湖河，合幷於要隘之處，主守不主戰，或可力遏城賊耳。連日雨雪在途，山中雪深尺許；初九日之期，恐不如約，然亦在初旬中旬之交矣。

復秦撫譚竹厓

林翼負罪從軍，再經改歲，兵事毫無進步，愧恨於心，頭鬢盡白。客夏因撥水陸萬人援湘，林翼遂久滯黃州；冬令始視師太湖，將前路圍剿迎剿，軍情略爲停頓。旋以臘八移駐英山城南，分撥馬步各軍，扼守皖西山險，徐圖進取。狗逆陳玉成率大股上援太湖，狡悍而多；雖我軍大捷一次，斬馘搴旂，奪其巨壘，而兇燄尙熾，鮑總戎小池驛之師，復被包裹，心以爲危。此間議以二十餘營葦山而出，作拊背之勢；天寒大雪，涉險維艱，而前敵力單，必須設法援應。山徑轉運之費，幾半於營糧，鄂以楚北一隅，歲入有限，而養此五六萬之衆，力盡筋疲，在在時虞飢潰；前次奏請大邦協餉，望歲彌殷。我公飢溺關懷，

通籌大局，必不以林翼之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忍聽庚癸之呼，而少靳推解之惠。乞賜籌十萬鉅款，以濟我於危若得救全此軍，剿除援賊，則東南大局，皖北生靈，皆感再造之恩，而重拜仁人之賜也！

復余會亭丁月台

貴營以二成隊留守天堂，則此間撥來之凱右信左吉字三營，均可助戰；已函告逸亭觀察，速即專人迎提，計遲二三日可先後到水吼嶺也。出山後安紮老營，必須親勘地勢，四面審視，以得賊之要領。賊館蔓延村莊，勢雖散漫，然皆狡悍頭目所處之地；我軍出戰，須層層布置，列陣縱橫，以整攻散，以毅蹈瑕，以後勁而防抄襲。臨陣切戒散隊，得勝尤忌貪財。鄙見右中之路，狗逆所在，須用重兵，分枝亦不可太遠；其左路賊少，似可以二千餘人慎守而不輕進，俟賊奔潰，急起乘之，必能多殺敗賊。一切佈陣機宜，應與逸亭觀察斟酌步驟，聽其主裁。會亭和平謹慎，必賞已深知無事鄙人喋囑；月台明快激昂，尚乞出以謹慎，毋稍涉大意也。

復鮑鎮軍

唐軍初三日移營，已囑與霆營會紮，想已合幷一處；惟精選前營，欲抽出左營原壘，另行紮營，則左營前此受七晝夜槍礮之衝，其堅苦屹立，勢如撼山，尤可想見。刻下兵力較前已厚，佈置當可稍為

變通；左營地勢太逼，賊壘或可不紮。至仍以左營歸原，似乎不可。其營帳軍裝，已飭武穴轉運局趕緊解送，即可專勇迎提。馬匹一事，實以鞍轡未到，不欲空效右峯；緩日到齊，定當專足送上。

復安襄鄖荊道毛驥雲

遠峯前後三函，具佩舉善去凶，固圉庇民之至計，感慰何似！豫州疆理無人，軍政大壞；任羣捻飽掠恣意往來，無過而問者。竊慮日朘月削，民不聊生，中州將為逋逃淵藪；患生肘腋，禍在腹心。襄棗毗連，何時安枕？儲倉穀，濬城濠，修復樊城舊址，勸捐集事，設法蕆成，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抑又聞之，得人為治，賢於長城；克知宅俊，有治人不患無治法。沈令兆元，孫令寶田，均已如命飭派，以資委任；吉令若老耄不堪稱職，撤之可也。陶允中建威前營，技藝嫻熟，隊伍整齊；弟有調入前軍，閱歷陣戰之議，未審已否代行札飭？或須撥旅換防，皆在我公斟酌。均州保案，添入孔廣新等三員，當函告中堂，求如所請；惟查吳之綱系於七年襄鄖團防案內已保知縣，此次與前案牽屬一事，不便再保耳。黑龍集扼襄光適中之要，當鄧穀各處之衝；撥營彈壓，必須諄囑將弁約束官兵，愛惜百姓，并乞我公隨時訪查，隨時懲戒，使營團習行所無事，不擾不驚，戢暴安良，斯為美備。

州縣招解案件，業經奏請通融辦理；盜賊充斥之天下，搶劫重犯，果能提訊實供，就地正法，省卻

多少葛藤。有過我自任之，不必拘泥文法。此間剿辦援賊，以山內山外之軍合謀夾擊，旬日可成大舉；惟冀將士同心竭力以烹狗於東方，則幸甚矣！

致季申甫主政幷朱雲巖總戎

弟處原不許曾事丈輕易出隊，以事丈系初經戰陣，而性又極勇也。弟之敬愛滌丈，公所深知；故於事丈處備極私忱。昨批令不準到太湖而竟拔營，惟有力求我公以善處加意裁抑，斷斷不可信其高興之言，移紮東門，亦不可使之當賊衝要。切囑切囑！事丈好動而閱歷少，切求禁止其躁意；如欲云云，則請以滌丈及林翼之命止之。

致張仲遠觀察

元日來教，敬悉一切；公以微罪行，公之福也。至米石應設法辦理，來書言部議累及於鄙人，此腐鼠也；弟志殆如舞陽侯所謂「卮酒安足辭者？」至如處世得失，早已看破，萬不致鄙俗如是，公勿言及此。為賊日多而兵日鈍，只要山內一軍及時得手耳。

復蔣之純觀察

訓營會紮小池驛，軍情自穩。山內各軍，想不出四五日，必有約會夾擊之信。惟賊壘有險夷，制賊

自有難易，分兵亦有輕重；一切佈置，均祈兄與多都護義渠觀察春霆總戎，熟審地勢賊情，妥謀分擊之舉。或伺賊之缺處，蹈瑕而入；或掣賊之重處，幷力而前；皆在相機斟酌。惟臨陣可戒散隊，切戒貪財！得勝之時，尤宜整飭隊伍，多求痛殺。此次山內各軍，幷出而拊其背，兄與多鮑唐軍角其前，必是勝著；然亦必須各自穩打，立於敬愼不敗之地，而以忠勇出之，屠狗必矣。

復多都護

訓營與霆營會紮，軍聲頗壯，軍情亦較穩；蔣營距賊七八里，出隊亦覺便捷。惟仁兄馳驅策應，備極賢勞；山內各軍，初八九可到齊。想必有約會夾擊之信，尚祈卓裁，速審地勢賊情，與之純義渠兄春霆弟妥籌佈置，相賊壘之險夷，爲分兵之經重；或伺瑕而蹈其隙，或以銳師幷力而攻勁敵，或以誘戰而設伏兵，運用機宜，皆賴老謀勝算，分行佈置，左拂右縈；切戒貪財，切戒散隊。不可不分枝，亦忌太分則力單耳。

致金逸亭余會亭丁月臺

唐營新到小挫，蓋總是好撲壘而不防包抄也。打此賊總在必勝，不在急戰；吳楚安危，東南安危，全恃山內一軍，舍此幷無後機，亦無後勁，不可不愼也。有打仗之營，總須有第一等好兵；不打仗之營，

可十日不戰，不可一戰不勝，總須謀而兼勇，乃可勝耳。

致多都護

得初七日書，而初六日訓營失壘及如何情形，并未提及。查訓營初四日拔營，遲遲未進；到後各營，派隊派夫代爲紮營，壘成四尺，竟爲賊所破，殊失所望！弟意賊從西山南路包出，訓營似宜移紮霆營之左後中三營之後約二三里，斷賊從山徑包抄之路，則霆營與楊朝林各營，當可不致斷餉。地勢軍情，弟處難於遙揣，祈妥速籌商。訓營敗後，其兵將尚能復振以速自穩固否？山中之軍，初九日必到齊，尊處與之純專人密約可也。

復唐義渠觀察

初六之役，營壘未定，不宜出隊；零星接仗，不能以殺賊而適以挫我師，殊爲不值。且賊以多壘誤我，於前而以悍賊襲我於後，各軍前犯此忌而不之防，專事破壘而不爲之後，亦毋乃失計矣。霆營餉道仍然梗塞，心以爲危；或山內各軍速出高橫嶺，并力破賊，尚可救也。自公退後，鮑營被圍，黃泥港無賊，而附近霆營及銀砿塔，乃有賊。麾下宜急自整厲，奮勇前驅，救人於危，轉敗爲功，是所盼禱！

致鮑總戎

密啟者：如力實不能支，尚欲全軍以待大舉；救得人才，不怕賊子不死於老弟之手。此事暫不可實。萬一到緊急無可如何之時，則新倉荊橋均是退步。有過兄一人任之，兄爲管理軍事之人，以保全軍旅爲主，斷不忍諉過於人也。山內之軍初九可齊，不知密約何日耳？

致余會亭丁月臺

連日以鮑軍孤懸爲慮，幾乎寢食均廢。尊處總宜雄據山巔，必高處立乃能闊處行，必眼高於頂乃能力大於身。滌帥言狗已冥誅，其然耶，其不然耶？總要審己，不必問人。

復彭雪琴方伯

念自墨經治兵，載驚改歲，軍事毫無進步；鄙人一身不足惜，獨惜前途將士，雨雪遄征。金余所部萬人，日內始由天堂出駐高橫嶺，而霆營近逼賊壘，幾困長圍；雖屹立如撼山，而餉道尚多梗阻，其堅苦情狀，尤耿耿不能去心。前敵之危，多蔣各軍皆形睽勢隔，不能救人如救火。唐軍自新倉移小池驛，初六日三營挫退，不能成營；蓋與客臘二十二日之戰，皆誤於賊壘在前，而不計村館之悍賊四溢橫出而襲其後。此心焦灼，我勞如何！刻下所恃高橫嶺之二十餘營，挾全力全勢拊賊之背，以解霆營之圍，而撥蔣道龍家涼亭各營，漸移而西進，附霆營聯絡聲勢，以唐營塡紮蔣營舊壘，再接再厲，或可大

振軍威。相期滅此朝食也。兄隨身只三營，靈山則有吳幹臣五營，與舒都護馬隊；現駐樂兒嶺，軍情騷急，尙待隨機調度耳。

復鮑春霆

自聞初六日唐軍挫退，無刻不懷念弟營；每得弟一函，展視再三，而私心稍慰。如旌懸在空，風過略定。十一日接初十日惠翰，幷地圖；未及近日餉道之事，想不過幫運稍難，而堅忍情形，自是屹如山立。天堂萬八，初八九等日已出駐高橫嶺，可以牽制賊情；來書謂賊意注重二郎河，盧及太湖後路，幷楚邊之陳德園。鄙見我軍全勢幷力於前，賊雖狡悍，斷不敢舍此上犯。萬一賊勢分趨，則我軍猶可相機剿辦耳。本日有致唐蔣兩兄函，欲以蔣營漸移而西，以唐營入駐蔣營舊壘；節節抽換，卽可到弟營附紥。聯聲威，庶餉道無虞，軍心愈加雄壯；而前後夾擊之議，可以一戰成功。左營仍復原壘柵棚帳，卽可專勇前催槍礮對擊；山坳賊不敢近，深以爲慰。此後約會出隊，切勿專顧賊壘酣戰而前，須重防村館悍賊沿山四出；我能以抄後見功，則賊無所施其技矣。

致曾滌帥

初十日亥刻擬請以趙克彰朱希廣楊得武移駐霆營小池驛之後，以厚霆營之力；鄙人之愚，覺

劉瑲林已出大湖在銀珠塔一帶助戰，卽圍住東門，亦無大益也。所議何如，敬乞鈞度。

致金逸亭余會亭丁月臺

連日兢兢，急望尊處先占高橫嶺，初八初九初十三次專函商之逸亭兄，以居井底爲戒，以先踞山巔爲勝。幷切囑高橫嶺不可讓賊占之。日昨得月臺兄書，言所駐之處，私心總覺其稍低。又月臺兄以地圖幷書來示，言紮營之地名曰燕窩，是必外坳中坳，乃爲窩形，此恐犯兵家之忌。十一日未刻又得逸亭初八夜復書，指陳高橫嶺白楊嶺茅嶺之要；如此則虜在目中，必勝無疑。林翼可私浮三大白矣！預賀預賀！蔣信言賊上竄，謠言也。蔣近在鮑營十里，咫尺不救而能救大局乎？山中一軍萬人，旣得地勢，則惟有審愼賊情爲要。愈老愈堅，湘軍之本領也。切莫改樣！

復曾滌帥

昨日尙不以蔣說爲然，而深以鮑軍爲念；夜間得唐鮑來信，餉道尙通，卽夜躍起，以朱希廣趙克彰至羅溪河，幷益以楊得武矣。均於十四十五日可到。防舒公不甚明白，而却樸勇；林翼若到羅溪河駐紮，則距太湖高橫嶺均只數十里。惟此間是天堂霍山轉運之要道，借蘭溪水次牌運，以省夫力，而日役英霍民夫每名日給八十文，限一日四十里。百姓踴躍，萬人同命。大營文案轉運應差隨員，應仍

駐於此，而自帶行帳，幷酌帶親兵數百人，前往羅溪河，實爲要著。林翼現只二營，以大半留此，以數百人隨行；若留駐界牌石，又分兵力；且羅溪河本無領將，不可必得，又思其次，莫如林翼矣。

致金逸亭觀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湘軍登山頂則小狗，何足道哉！大約近五日必一鼓成功矣。弟近日又撥趙國香朱子明楊凱臣到羅溪河。因滌帥已撥二千五百人在彼駐紮，再加三營，可以無憂矣。尊處亦不可分顧太多，太多則氣散心散；尊處以戰爲主，他人疑惑之詞，不必顧也。

致余參戎

鮑營甚苦，太湖羅溪河等處，暫不必分心；軍事紛心，則氣不專，力不足。見屋即燒，燒一屋則賞一次；無論是民居是賊館，能募團局散人專管燒屋，則不過三五日，賊無駐足之地，費銀數千，我亦不惜夜間派團丁，專以火燒屋擾賊；夜不能安，即日不能戰。官軍打仗之時，亦可派人先焚賊居；成大事在救大局，莫姑息以藏奸。異日皖境安居，賞錢與民，亦可造屋。凡大屋尤須密燒，急謀大捷以救春霆。

復鮑總戎

十三日得十二日書，具諗一切；初十夜三更出隊，擊退唐營舊壘之賊，想見調度有方，撫循得法；

士卒忠義；感憤之氣，愈苦愈堅。鄙人何德，不知所報！願弟代致私忱爲幸；兄已備米一千石，錢二千串作賞，交武穴吉水溝局員矣。多都護十三移營之說已實行之否？蔣營附紮，想必遲遲其來；襄陽鞍轡日望一日，兄殊急不得待。昨遣弁送馬六四，計日可以到營；鞍轡各件，尚需緩日趕送也。

復浙撫羅淡村中丞

得賜書，敬承所訓。金陵以長濠困賊，張三面之網，而江面不知措意，江北尤宜賊之掠尾游行也。視乎異域，將自困矣，焉能困人？蘇杭腹地之防，誠不得不早爲之備。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樸而不欺，好勇而能知不義。要未可誤於矜憍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眞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

陳都司英，不勝帶勇之任；接籲門中丞初七日來信，已就近札止，虛擲千金，尚無害也。李鎮廷欽弟亦素不相識，滌帥甚不以爲然；昨於函中示意，另抄呈閱。愛我如公，不敢不告。公之待我至誠，弟有所聞，即應盡情上陳；若有匿情，恐負盛德。譬之葵藿之傾，葑菲之採，惟祈鑒察而斟酌之。韋志俊獻城歸順，復陷於同室之戈；張小浦京堂有意養成此軍，然必須棄多就少，汰弱留強，與之整頓營規，責以立功自效，或可稍資得力。大抵將官流病，一失之驕，一失之怯；驕尚可制，怯不可爲。要皆矜憍虛浮之

氣有以中之，故決擇不可不愼也。此間山內萬人，於初十十一兩日分扺潛山之仰天庵高橫嶺兩處紮營；十一日該逆緣崖而上，近撲我軍，金逸亭觀察堅忍持之，奮迅出來，遂獲大捷。余參將復横出抄擊，幷力夾攻，破其巨壘，斬馘三千；小池驛營被賊三面圍攻，兩旬有餘日，唐多蔣各軍皆氣沮志怯，形隔勢阻，不能救得。此一戰節節追勦，可以轉危爲安；此出奇制勝之師，亦非霆營之堅苦不能久持，與我以破賊之機。或者屠狗可期，割肉一臠，而薦之李忠武之靈，幷稍釋林翼之負罪從軍之恨也。

至謀金陵者，必應注意江面及江北，可請函告根雲大督，雨霽節使；弟等分隔勢阻，難於會函也。左公已定正月初十日挈陶少雲入都，駱公強留十餘日以了南岸之事；次青處曾以書來商出處，已請其奉攀輿入三江矣。

復荆州府唐蔭雲

得手書具諗。賢太守爲國爲民，歸本於「認眞」二字；時事之變，誤於不眞。視朝廷政教爲具文，以致曠官失職，與民瘼絕不相關；遂使呼號無告，搆此鞠凶。而泄泄沓沓者流，仍復養癰貽患，諱疾忌醫；上下相蒙，不思實力補救。亂之又生，君子信讒；亂之既生，君子信盜。能認眞則悉心講求，聰明智慧因之而出，精神強幹亦以不衰。荆楚之間，庶其有豸，欣慰何如！

致嚴渭春廉

公遠行七千里，末交明貴，可謂胸次獨高矣！守之充之，無限事業之始基也。丹初至爲可寶，恨相見之晚！必強留數月，可益吾心；公言得一經明行修之士，願聞其名。公言以定楚，勿圖皖爲計，不圖皖不能守楚；兵事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勞則思，逸則淫。』設以六萬人頓兵境上，無論古今無此辦法；且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不僅難戰，亦必難守，公其再思。

弟不自出名報仗已三年矣，視人世之功名富貴殆如糞土，非計功近名之人也；此種苦心，惟公或能鑒之。近月戰事已按日鈔寄香雪，文若當能轉致六萬兵馬；統將難得，然亦無賊到而不謀畫戰事之理。設曰吾無統將，請賊莫求戰，恐無此善體人情之賊矣！如天憐我愚，一月打破，則吾之悲壯憂憤，可稍釋一二；公且精吏事民事，以善其後。至囑至囑！

致余會亭

十一日之戰，可謂忠勇；弟與湘營久處，湘營中好學處須學之，尤望弟台開湖北風氣者也。戰守機宜不可紛心，紛心則氣不專，神不一；所望逸亭與弟審機審勢，妥爲之破大股之賊。須蹈其瑕，從賊之虛怯處入手，則賊易奪，大功易成。

致金觀察

銀硃塔之賊已遁，若循紅土山據高而下擊之，可速破也。惟潛山入天堂之路，乃全軍安危所系；餉道所關，應請兄速會會亭兄循山移剿，而請月台兄移桂禮三營駐賀家嶺或水吼嶺。弟今日預札，倘是爲天堂近日有警起見，明日另札飭知，即請月台兄移駐賀家嶺也。如嫌兵少，或撥昌營一營，或酌撥抽撥凱右信左一二營，均可。明日似可晴，或是破賊之機乎？滌帥以七營出新倉以助鮑，亦於十六日可戰也。

致多都護

全行換守之說，知爲仁兄愧厲霆營之語，無此不近人情之事；霆營迫切求援，急不擇言，爵獻之危，惟仁兄之所目擊，亦時以糧道不通爲慮，精選勝勇，各營繼進，而情形漸穩。山內各軍并出，已於十一日大捷，破賊後面巨壘。計日來山內日有戰事，惟十二十三十五等日或未大戰，山外亦必有並舉夾擊之事；其前路軍情一切悉聽仁兄主持，鄙意不宜零星分撥，似應并力夾擊爲妙。如以訓營幷湘營，以尊營幷霆營；擇賊所不防之處，并力一戰，如破竹然，於根本節要批之，則勢鈍於竹尖竹尾批之，則勢利。賊從東來，西面必輕，西面破，東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

復李璞階續燾

羅溪河地勢扼要，可遏城賊之衝，并防小池驛援賊竄繞彌陀寺襲我軍後路；依山爲營，兩頭兼顧，自是穩著。金余兩軍大捷，再得多鮑前敵之師，並舉夾擊，援賊不難即破；惟鋌走之鹿，急不擇蔭，援賊破而城賊亦虞其狂奔，前後探防，隨機截剿，同心戮力，師克在和，不勝盼禱！至所論太湖東面，尚須防守，應聽朱總戎李主政主持調度也。

復皖撫翁祖庚同書

得手諭，敬領種切。皖事千頭萬緒，公以尺幅振領提綱，大略可睹。大抵爲政之本，在於得人；吏治兵略，皆可循緒而理。來示獎目後進，如歐治相劍，能名其種；猗頓辨玉，不失其情。想見延攬之殷，必能吐哺走迎國士。惟是將材難得，上駟之選，未易猝求，但得樸勇之士，相與講明大義，不爲虛憍之氣夸大之詞所中傷，而緩急即云足恃。吏治不修，講應酬，講例案，拘文牽義，與民瘼初不相關。此輩宜束之高閣，必得厚重少文者，實心爲治，救此瘡痍，蓋皆不容以資格限也。午帥不受張瀓之計，其高著眼孔，慮患甚深；不欲狃於目前，論功旦夕，與我公心心相印。辦事無掣肘之虞，克敵有致果之氣，皖事其庶有豸乎！此間山內萬人，十一日兩路破賊；於仰天庵高橫嶺一帶，破其巨壘，斬馘三千。十三日又復出

隊迎擊，而銀硃塔一帶之賊，皆棄壘遁逃，紛竄潛城小池驛各處；鮑春霆總戎以三千餘人當賊三面圍逼兩旬攻擊之衝，新正十二十三等日，始得多都護撥營前助，糧道漸通，兵力亦漸厚。再得前敵各軍並舉夾擊，或者屠狗可期。惟春霆之義氣孤忠，堅忍耐久，與我以破賊之機；惟滌帥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剿，堅我以破賊之力，壯猷遠略，弟何有焉？來書借詞溢美，無任慚愧！

致各帥

十三日山內各軍進戰，而銀硃塔一帶之賊，已棄壘遁走；山內各軍，近日酌量移營進剿，似當循紅土嶺一帶依山而壘，步步逼緊也。如賊勢另有變動，則相機而行，弟亦不能遙揣；惟是與四眼狗交戰，有進戰之營，必須留營作守。假如以十營作前茅為戰兵，即當留五營作後勁為守兵；其留後之兵，尤須勁旅；成功一也，不可爭目前之微功而誤大局，以此類推可也。查去年賊圍李若珠，本已數載不能破入；賊忽發一枝兵勇，繞入揚州城邊，揚州告急，李若珠分兵前往，而賊又急攻李若珠之壘，遂致被圍。又查近年在鄂，總是分枝作小包大包之勢，以狡計與官軍為難；若堂堂正正，賊亦不能戰也。弟意小池等處兵力已厚，其出隊之日，總須留一軍或七營按兵不戰，以杜後患而廣抄襲。又山內一軍進剿，尤須留勁旅五營以顧天堂根本，并駐守賀家嶺水吼嶺等處以伐奸謀。切囑至囑！萬勿輕心大

意。

復鮑春霆鎮軍

近日金余各軍循紅土山一帶，步步逼緊，爲居高臨下之勢；想與前敵犄角，聲息愈近。惟吾弟審度地勢賊情，並舉夾擊；必須謀定下手之法，自尾批根，勢如破竹，節節掃下，自無偏趨旁繞之虞。仍與各軍會商妥辦，平心靜氣，協力同仇，庶幾戰守兼資，更番迭進，而援賊可期速破也。此後出隊獲勝，切戒搶賊棚帳包袱什物；每謂臨陣奪獲，并爭取首級，實增累贅。只顧向前殺賊，哨官營官督隊親見之事，各憑公道，各問天良，論殺賊之多寡爲戰功之高下；至於貪搶財物，尤爲散隊亂陣，犯兵家之大忌，墮狡賊之奸謀，更宜嚴切曉諭，嚴加厲禁，至要至囑！

復唐義渠觀察

所論地勢賊情，必從太湖西面掃下，先山賊而後壘賊；步步經營，此見極是。既與多鮑蔣諸兄謀定後戰，須扼定此意，一步不可搖動。鄙見前敵一軍，必須緊傍營壘，勿宜遠出；俟西面山賊壘賊既勦，然後奮力衝突，截腰擊尾，勇心愈壯，賊愈措手不及，更是穩著，更是勝機。至於各營各自爲後，馬隊分路包抄，支支聯絡，自然無懈可擊。金余約會，聲息相通；留疑走之路，尤宜備得力之軍，以爲尾追痛殺

之計皆在隨機應變，層出不窮，此間不能遙制也。

致丁月台

十九之挫，不可尤人，只應自立其過；在山外失約而亦自失地步也。千言萬語，貴於審機審勢，占山占險；尤須與湘軍聯成一氣，乃不單薄。賊本乘隙而始出戰，賊知彼竭我盈之機而官軍則始患其輕，終無力量，亦可慨也！須煩實力董戒，小挫正以成人之美，不可灰心。

致曾滌帥

羅溪河是山僻，凌蔭庭阿達春無言，而李續燾言之固不信也，似仍屬無妨賊之竄路，固僅有此路可走。舒公馬隊二百，已到龍灣小湖河大湖河一帶，亦備一格。讀所寄逸亭書示以從羅山衝下手，莫從廣禰寨下手；又命其日高三四丈，候山外各軍至羅山衝口外，乃出而應之，均腳踏實地之至計，即千古用兵之奇謀，感佩無既！新倉出隊太遠，然移營亦殊不易；如數日後竟不得手，朱雲巖七營可否悃駐太湖，或改由羅溪山河僻入馬崗嶺？此地山僻尤險峭，未終勘視，姑存一說，而未敢信也。往返須十日，一動不如一靜，仍以持重不變動為穩，尚乞鈞度。

復多都護

二十四日四更，得二十三日亥刻復書，知擬於二十四日移蔣軍於霆營西面，甚善。來示賊匪踞羅山衝，倚山隱谷，自應候其出山而擊之；鄙意山外地勢自低，發高其勢難，山內地勢居高臨下，其勢易。巳札商金守余將或擇地移至陳家嶺等處，俯瞰羅山衝一帶，或可乘便因利，從西面迎頭下擊，不可先攻廣福寨，斷其敗路，或有合於圍師必闕之旨；無世俗關門殺賊之虞。昨已函商金逸亭矣。又賊勢專重太湖，換賊入城，運米入城，此其志決不輕棄。滌帥所撥七營六成隊，弟意留於新倉不能得勢，不如撥回太湖，可以重上游之防，而戒備不虞；或會同逸亭從山中下擊，則較之從新倉平地仰望山谷者形勢不同。或以重兵駐太湖，預杜奸謀，使賊不復萌陳德園二郎河之妄念，均屬軍情之要，乞兄酌之。其督標二營，趙朱及李生建威等營，則仍應久留以重餉道；弟因賊勢西趨，預擬如此。滌帥之心，非擁兵自衞之人，此固兄所親見而深知者矣。

致振營淩參軍

團練之程，不遵號令。查團練決不能堅忍苦戰，見賊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矣。此人不爲尊營用，兄處不用此人，正是各營之禍，任其自行自止，自打一路，不必顧他。馬隊宜取遠勢，以善進善退爲上，不宜駐羅溪河山僻也。賊如來犯，必是試以小股，堅忍自持，姑示以弱，待其喫飽壘中槍子，日暮賊

歸時，酌量可擊則擊之。馬隊須在平垣處布隊。

致多都護

二十三四等日之書，均已奉到；大計總須從上打下，從西打下。兵家之事，賊伏不動，則我軍不宜急戰。來函謂賊伏山谷不出，欲攻壘賊，未易得手，欲攻山賊，馬隊難以施展，步隊未能一律，誠爲至計；只可從容持重，先立不敗之地爲要。正二月之內，弟決不催促，可請從容籌畫，以期一鼓盪平山內一軍。尙須移營金逸亭信鈔上，并望傳之各營爲要。

致丁月台

弟欲兄駐天堂，異日以梁蕭并兄與吳之五千八出七成隊，十八挾一帳房；并輪流專馬探狗之欲遁，突出擒之。并有馬隊四百人同兄前往，又可調介唐團練助威。此千古用奇之妙也，須預存於胸中。探審路徑，先發則賊已知，後發則賊已過；此中機宜。惟絕世聰明人乃能知之，乃能審之。此計只可與湘帆密言之何如？賊不欲戰，必無急戰之理；急戰則必敗，可堅忍以待之，三月成功尙不遲也。

復金逸亭

二十五日山外大捷，仍是待賊出隊，先敗後勝；聞殺賊實逾三千，實足爲慰。山中一軍，不難於出

隊，而難於收隊；賊必待午後始以大股迭進，非忍以待之，幷預蓄餘力以待之不可。乞以此意密商會亭也。弟意總須候賊求戰乃可出隊，山內山外約戰，則須實見山外各軍得機得勢，有可赴約之實據，乃能乘之；否則不如按兵以待釁也。賊不能再支一月，一月則糧竭而賊自潰。弟意總以持重爲主，弟又擬調樂兄嶺一軍入天堂，從遠處設三伏，截其歸路，何如？乞兄酌之示之。

復金逸亭

山外正兵可攻潛山，山內可駐野人寨；潛山若得，山外駐桐城之前，山內駐舒桐之交，另以一枝出縱陽；得縱陽，則安慶不攻自破矣。大致如此，未盡機宜，明日再復。迅速赴之，可乘其驚魂而多得一二城也。

致丁月台

得書知賊在大屋，以奇兵二百取狗首來，正是儒者精義入神之事；奈何已思其計而忽以招議自止！弟意中之計，尚未能行；不過三箇月，狗技又壯，狗膽又雄，楚其旰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思六七年矣，竟未能屠滅此賊，負疚甚多；「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其斯時之謂乎？弟思平定吳楚，不過家常茶飯，無功可言；貽患吳楚，則是我一人之罪，無過可諉。總之，謀吳即以謀楚，不僅保鄂

也。湘沅鼎澧，亦終以吳為命；忠於公者亦忠於私，願公勉之。事定之後，長揖而去，一絲不掛，此吾輩之志，亦吾輩之分也。

致多都護

潛山克復，數以為慰；四路之兵，應分作三路，安慶桐城舒城各為一路。滁帥任安慶，公任桐城，李希庵任舒城。公數月勤勞，忠藎萬狀，惟時大計，應由青草堨速行進兵，則桐城之氣易奪，遲則賊亦稍稍布置矣。應請飭春霆之純一同速進，其金余二軍，應由桐城之後下手；或居桐舒之交，或先會取桐城，再謀舒城，亦須臨時酌商。各營強弱，公可明言之；兄欲添人，弟可裁兵以伸兄滅賊之志。凡勇須自招募者乃可戰；非如兵之可以派官統帶者也。兄曾言願馬得步一萬人，可以橫行天下；弟意兄領馬步萬人，必成大功。希庵萬人，是羅李之所留貽，弟不能撤；滁帥萬人是客兵，亦不可撤；弟所募之人，則可有可無，不關輕重也。鮑春霆一軍，如兄不取，則可交滁帥差委。滁帥欲之而不肯明言也。

復多都護

來書所論保舉一節，精切不刊；國家名器，不可濫與，慎重出之，而後軍心思奮，可與圖後效而速成功；況隨摺請獎，不宜人數太多，此見極是。為國捐軀之士，其忠義不可磨滅，卹典優加，禮亦宜之。潛

所城遺米石均賞各營士卒；足見大將之公度，可感可敬！此番苦戰，軍馬疲勞，宜暫資休息，以養其銳。惟仁兄斟酌審量，先派金余入桐，貴營休養，仍講先謀桐城，必成大功也。

復浙撫羅澹村

浙事振靡起衰，官箴共儆貪汚下吏，與以六丈一箠鉤；我公之純誠，而復出以剛斷，將廉能課最催科撫字兼盡其長，可以富民，卽可以裕國。而足食足兵，極大邦之作用，兼以其餘惠恤鄰邦，頌禱靡已！此間大破援賊，二十六日掃除小池驛賊壘賊館，並收復太湖城尾，追至潛山，二十八日連戰克復潛山城。狗之初志，欲困我霆軍以百十座之壘，層層圍逼，相持一月，計無所逞，旋欲繞入太湖，分竄鄂疆。其謀不鬪不狡。鄂以四路之師，歸并一路，前後夾攻，作大圍包剿之勢，斬擒悍目甚多，殺斃不下二萬人，奪獲三千觔洋礮，並大小火槍數千，賊糧萬石；刻下金余之軍，追入桐城，固不忘困獸之猶鬪，或可免爲獮犬之所噬也。所可慮者，師勞涉遠，餉運多艱；鄂中竭盡棉力，尙不供三萬人之支放與一切轉輸。公所素知，此次水陸馬步六萬人，得半而止；蜀事如斯，卓如前輩已明示以不能協濟，秦晉奏定之數，自滌帥入黃州以後，僅得秦晉各一萬兩，鷹饑則颺，士飽則嬉，此中機宜，公自鑒之。前奏未得俞允，何能以私瀆公？弟亦知公之苦心矣。

復官揆帥

奉書敬悉一切，太湖大戰之摺，潛山克復之摺，次第拜進，甚慰。此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尊論節節進擊，步步爲營，通糧路，設後援，均切要之論。禮堂言此次賊皆精銳，幷非盡以脅從湊數；兩月之久，賊氣傷十分之七，兵氣亦傷十分之三。禮堂此言誠爲知兵之人，應準其稍稍休息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大得二城，本應酌賞；惟糧臺支絀，每八百文合計已逾五萬串，恐無此力量。且有強有弱，應撤應留，殊難畫一；鄙意功勞以多鮑爲最大，多派總領，可否請以大銜劄賤名作書，致送二千金，以爲禮堂添補零用；其次如鮑超請假養息二月，俟其到鄂，由中堂面諭糧臺給銀一千，以慰其將母之心。此外如營官之奮勇帶傷，又復裹傷力戰，始終其事者，林翼已飭隨營營務酌送六十金或百金不等。此議何如？

一，分兵似須三路：一桐城，一安慶，一舒桐之交，而後路北路，仍須留防。非私於楚，楚營則前敵皆危也。

一，商量宗局，尚須十餘日布置，則在多假滿希庵到營之後。

一，義渠三千四百人已撤，義渠有功於襄陽，求中堂給以養老之地，一二年後，便當歸田矣。如以爲可，即祈示下，以便札行到任。

一，禮堂久有獨統萬人，誓必滅賊之志，弟已許之矣。除再咨復添三百人外，應以弟營之最強者，與督標新營之至強者添附禮堂，禮堂之爲人能謀能斷，可當一路，與招散營而無所統一，臨事倉皇，不如認準二三統將，即於統將中厚集其力，必可成功。與其撥數營之鎭道，強之使統，而心終不協；不如以五百人散營歸於能統之人，而羣策羣力，仍稟承於一人，必可成功。擬撥定後再行咨明也。

一，唐義渠已撤，李希庵已來；其才識威望，能當大敵，應以難事重地委之，合湘撫幷蔣八營，總在萬餘人之數。

一，蕭張不來，滌帥少將，擬選一將以助之，專顧安慶；安慶糧足，非桐城賊破，安慶之賊不走也。

一，李續齋一營，離開希迪二公，頗改模樣，未可撥歸禮堂。其趙克彰朱希廣楊得武李雲麟等，及梁洪勝陶茂林等，均驍勇可用，歸之禮堂，必成大功也。

一，蕭濬川以入夔府重慶爲是，不可入都，匀已請滌帥札行，弟亦會咨會札矣。

一，弟營只可在蘄州太湖之交，或潛山之地，尙未布置定局。一兵勇不過能戢二三千人，賊勢地

勢，非如許兵力不能成功；且須酌留餘力以備不虞，臨事呼助，皆不能戰之人，而又虛糜軍餉。湖南去冬撤兵太驟，而終不能省錢，是其明鑒。大約月餉今年必虧二三月之多，夏間遞欠，秋冬乃可全清。以弟料之，如布置得宜，不過夏秋，儘有佳境。

致金逸亭觀察

初五日以後，音驛至今未到，諒是冒雨拔營布置行止。情形何如？各路未進，或不宜急也。滌帥原定四路，本是至計；後因兵力不敷，改爲三路；又因賊勢之盛，并爲二路。正月大戰，則駸駸乎并一路矣。因機因勢，原不可拘執爲膠柱契舟之見；惟此後仍應分三路，一懷，一桐，一舒，乃可得勢。並另留一軍備楚防，作爲霍六之援，兼備樅陽之用。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訓營三千四百人，已撤營三千五百人，已滌六百人，又滌二千二百五十人，擬共滌足六千二百五十人，須四月以後乃全；若加以余之七營，丁之三營，共萬餘人，可備第四路，兼守天堂，防霍六商固。更以便載舟中，護樅陽。鮑已請假四月，弟只準三月，此枝應駐何處，如何分法，如何合法，預擬及之。

一，湘撫十五營，蔣道八營，除凱右請病批調外，共二十營；不分拆營伍而獨當一路。其氣已固，其勢已厚，似可扼賊要害。有要應汰之營，密酌以聞。

一，多禮堂須獨統萬人，弟已許之；查所部步兵十營，須於得力之營各加五十名，共加三百名。擬益以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共計約七千人；加以馬隊千三百人，擬以楊得武五百，黃勝日六百，陶茂林五百，梁洪勝五百，調歸多禮堂爲一萬人。則縱橫開合，必能成功。謀桐謀均，請酌示舒之地勢，更利於騎，且可杜廬州之賊窺伺，六安之逆謀也。

一，滌帥處前有以將助閫之議，推雲巖與溶川爲昆弟之盟，則川不可統雲，雲不可統川，應仍歸幷湘撫一路，但弱者須汰耳。鄙意欲以幹臣率八百加以英字三百餘人助之，何如？如應如此，往返甚勞，而昌營即須移入霍山矣。

一，鄭鎭千人，已挑八蠹營二百三十名；弟留步撥七十名，應以七百八暫撤歸伍，以阿參將久病也。富龍伍可隨撫標當差。

一，兵貴有統，無統之散營，乞示之。其稍弱者，應撤，以糧臺月虧六七萬兩，亦不能不兼籌及之。

一，禮營將信玉楊占魁聞其頗勇，何如？欲去兵以就餉，而苦於難裁；欲欠餉而養兵，而苦於積欠。且爲我思之，即祈密復。又一切如何歸併，如何撥調，速即籌示。此密商之意，切盼切盼！又滌帥欲舒公速到霍山，以重第三路，以就其共酌之。

復栗仲然耀觀察

禦侮無長策而先爲擧室避舍，以生民心；輿情驚顧徬徨，謠言日起。墮軍實而長寇仇，莫此爲甚。瀘川入蜀已屬分渡湖取道荆宜以入夔州，庶軍行無旁顧之憂，而鄂疆亦得備上游之勢。仍由尊處函告近情，指示所向。

復多都護

兵事以因機勢爲先，尤以通盤籌畫爲要。刻下之局，安慶一路，桐城一路，舒六一路；而舒六之地，平廣曠野，利於騎兵，且非勁旅不可也。容遲日詳悉籌思，再行商請指示。酌汰弱兵之議，實因月虧七八萬兩，鄂力難支，欲欠餉而養兵，殊苦於積欠，欲裁兵而節餉，又苦於難裁，只可勉力支撐，再四奏乞。但恐各省疆吏付之不理，則無如何矣。訓營限期太促，仍如來示，另展半月口糧，稍資各勇歸囊，以承盛意。潛太兩令才不才判然，上下仁兄旌別，自當實獲我心。此間亦微有權衡；前承皖撫之囑，不得不遷就以承乏耳。滁帥念前軍血戰之勞，推重館穀，此意殊不可卻，另單分給軍糧，仰見大將公忠雅度，一視同仁，士卒不知何如感服也。

致多都護

仁兄忠勤過甚，憂勞爲國，不敢愛身，自任剿援賊以來，單騎奔馳，不遑寢食者五旬有餘日；東征之利，全局賴之。鐵石心肝，曷勝感佩，曷勝敬服！刻下藎躬未適，尙冀寬心調養，幷不必拘定限期。弟與滌帥函商，分懷甯一路，桐城一路，其舒霍一路，現只防兵二千五百人，欲作進取之計，而實不能卽進也。其安慶一路，因滌帥兵少，弟已撥恆左右二營，天堂禮左右二營；益之桐城一路，以李公統蔣金余先行進發矣。

仁兄馬步，勇冠三軍；擬請暫留，以資養息，專備援賊，不逼城下。蓋馬隊近城作爲圍師，是舍所長而用所短也。以馬步精兵救應各路，他人之力有不逮；賊匪之狡焉思逞，皆可隨機應變，肆出不窮。蓋非仁者不能救人於危，非勇者不能制賊之命也。如異日懷桐兩軍並進，則麾下紮青草塥；桐城兩軍並進，則麾下紮大關一帶。彼此應援，空靈萬變。又或廬江舒城及楚邊有警，均可因賊勢之所趨，以兵策應。惟仁兄機智神速，騎步精良，乃能如游龍在空，飛行絕跡，首尾變幻，莫可端倪。蓋欲求仁兄獨爲其難也。弟意仁兄專任一路，則馬隊不便於仰攻，未足盡其妙用；且狡賊往往避我軍之鋒，苦請仁兄以應變之才，力顧大局，則此賊必平，不過半年一年，東南可定矣。且如此則商固武漢，乃有恃無患，不必再留防兵；以仁兄之才力，可以保三省也。昨已撥定步兵三千二百六十八人，餘容酌定再行奉聞。因

滁帥要去二千人；霍山尙留二千餘人；弟處只六百人；一時調撥不及也。

致曾滁帥

籌撥之兵，久而難成，非僅不能足數，善良者恐其難堪，狡猾者恐變而加厲。大致歸其部下，則意尙保護；與之等夷，實不能容。古今將選此種甚多也。來示以多作游擊之師，於兵法則萬善；惟游擊之師，須至仁之人，乃肯救人，容再函致之。事丈千人，蔣楊禮前禮後千人已札行隸丈麾下，霆營亦可暫爲後援，求丈指定紮營之所。霆營幷無短處，惟不知審地勢結民心，是其所短；若以好手助之，可爲雄。

致金逸亭觀察

聞桐城有義士名儒文徵君鍾甫甘徵君玉亭，弟欲敬禮延訪，求仁兄託人禮請，給輿馬來營，仍望示復。滁帥處已撥二千人，恆左右禮前後也。多公可撥黃勝日李續齋與前趙朱楊李四營，共三千二百六十八，鮑軍尙待整理增募，應入天堂或霍山毛坦廠以杜舒六窺伺否？其帶兵官爲宋國永也，思之酌之。

致吳菊莊

足下訓營一軍，久經戰陣；其中膽技兼優者，諒皆足下所深識。鄙意欲挑足五百人歸足下管帶，

暫紮太湖，以待相機調撥。一切與義渠觀察商之。其勇技稍遜者，概從割愛；必須萬選不落者，足成勁旅。一營即赴下游駐紮為要。

復余會亭

得書，知移營均妥。此次總須誘城外之賊盡殺，則城乃可得；若直逼城下，必難即時成功也。如何能使賊必來戰，尚須熟思，乞與逸亭兄密商，明以示我。湘與昌共二十餘營，除左營與新左尚待另撥外，又除發右之歐副，前之成，尚恐不能勇敢整齊。此外似可得精兵萬人，以萬人戰，則賊可破也；戰則有餘，圍尚不足，攻亦不值也。即祈酌之。

致吳幹臣

欲固山險而保商固霍六均無虞，須兵若干人；毛坦廠流波疃與霍山城外東北，何處為總，何處為要，刻下無兵可添，只霆營三千五百人。春霆假歸，而其勇丁亦尚多傷痍，須養息二月，乃可戰也。乞籌思示復，如以為可，弟即酌量撥人尊處，約相離三五里分紮，聯樹聲威。至進攻舒城，尚有待也。

致蕭濬川廉訪

奉函具諗，名將功高爭相倚重；簡書奔逐，莫知適從。徘徊苦衷，鑑勞可以共喻。此次銜命入蜀，取

道大江，泝流上剿，隨乘水陸之便，一心而成大功，爲頌爲慰！此間賡臣卓如制府，總求不分仁兄之兵，不竭仁兄之餉；想旌麾所指，不難如烈風掃枯，應手而下也。弟與滌帥商定懷甯桐城舒霍分三路進規之計。希庵即日可到，軍事付託有人，風溼積勞之軀，得藉以稍支展矣。

致官揆帥

多公馬步遞近日補募添撥，實共馬隊步隊九千九百六十名；若要再撥，弟實無另起可籌。余與鮑自成一軍，一堅忍可用，一明白曉事；彼甚畏多公，弟不忍撥開也。如某公必欲撥皮撤刁，只可令其再行自募一千六百四十名以成步軍一萬之數；如念糧艱不爭此數，固甚妙也。霍六之間，以鮑軍暫守不動，弟本意欲余際昌守此，而金逸亭諸君愛余特甚，欲引以爲助，只可聽之。某之志向性情，的是充公牌子弟；自顧無權，且自知無能。只應作陸師之案牘房，水師之長龍哨官耳！

復浙撫羅澹村

奉惠書領悉種切，貴省完善之區，財賦所出，大局攸關，萬不可不力爲援應。弟查蕭守翰慶，籍隸衡州，久經戰陣，若待回湘招募，深恐緩不應急。現因衡州之訓營撤回，其勇丁實多精銳，已於二十四日飛飭蕭守星赴鄂垣面商唐道，逐一挑選，必可得力。其軍械帳房均屬齊備；該營自鄂至浙口糧已

餉糧盡代籌酌給。惟竄擾貴省之賊目爲僞忠王李秀成，二千人禦之，戰與守均未足恃。近年兵將，非四年初興時可比，非五六千人不能自立。弟已函商彭道添派韋志俊三千人，給與軍帳資糧，並歸蕭守統帶，則兵力稍足。惟此時貴省兵力單薄，外援不至，只可守而不戰。弟必飛飭蕭守韋志俊整理成行，星馳赴援。希庵兄已於二十四日來營，弟當另與籌商以善其後；倘冀我公寬懷靜鎮，設法堅守，必可保全也。

復馮春皐太守

此時天下大局，不患哨弁之乏人，而患將才之難得；蓋兵事之強弱，繫於一將，將得其人，弱者可強，將不得人，雖強易弱。所謂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也。閣下負經世偉略，憂樂關懷，撫時局之艱難，念生民之憔悴，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楫矣。現已函商籲門中丞，儘衡郡局務，閣下可謝仔肩，即望來營相助；一面隨摺奏請，先此佈達，伏乞卓裁。

與宋長慶

作調請貴營移駐霍山黑石渡，或分起入城中爲守等因，諒已察看該處地勢情形，應請足下函商幹臣兄審察酌度，妥速辦理，以重北路之防，而備東征後勁之師，是所切禱！應紮何處，弟無成見；春

霖未到以前，總是守而不戰之局，須四月後乃可進六霍之青山堡也。足下務須督率各營，深溝高壘，講求守法；其米糧軍火，亦須預爲籌辦，以備不虞，是爲至要！

致金觀察

伍令探單呈覽，乞察度情勢，應以何枝應桐城，何枝備安慶援應，何枝防霍六，何枝防商固以備潁州三河尖各路之警？蘄卓裁示復爲禱。滁帥闔安慶之兵稍單，如多公之意，欲圖安慶，則滁帥亦會桐城；如多公之意，欲圖桐城，則以撫湘三軍再酌留一枝助滁帥，而李公部下盡規霍六，鮑鎮留商固，總候多公復信到後再定局耳。如多允作四路策應之師，則霍山六安商固應如何籌防分布，即希籌示。潁州府已陷，三河尖有警，擬以宋國永一軍爲北防，應駐何處乃妥？

致曾滌帥

希庵因雨暫留，大約初一日可起程；多君如欲圖安慶，則丈與希公合力，可得精兵三萬餘人。謀桐城而援商固，守霍六，均有餘力；如多君欲攻桐城，即以桐予之，由希庵分兵以助安慶，仍可專顧霍六，其勢稍隔，其力尚足也。大抵望多之援人，不如求希公之神速而肫切也；且撫湘合并，則有守兵有戰兵，有堅忍之師，有援應之師，鈞見何如？

致鮑鎭軍

別後念甚，弟台假歸，以久役行間，不遑將母，亦屬人情之至；而省中不免以大義相繩，中堂詞意，尙不以爲然。此中委曲，殊難言罄。昨以傷病請假入告，祇謂離營養息；弟台到家後三五日內，當奉母絜眷，迅速赴鄂，萬不可稍事稽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浙事危急，前迭得羅澹村中丞咨報，偽忠王李秀成率大股竄陷皖南之廣德績溪等五六州縣；浙之安吉等三縣，城離杭不過數十里，經旬未有近耗，心憂萬分。已以蕭守翰慶挑選訓營三千人，並率韋志俊部下三千人應之。連日陰雨，泥深數尺；軍士兼程，亦慮緩不濟急。仍擬另撥勁軍隨後再進，若非弟台啓行，不至焦思無策也。三月之期，斷不可拘定，前議總以速來爲妙，跂予望之！

致李希庵方伯

別後卽感寒嘔逆，臥病在牀，強起則我頭殊涔涔也。應商事宜，敬陳於後：一，多公欲桐城，則滁丈與公軍任一路；三路勢不相及；應如何籌議，乞示定。一，淡公奏請滁丈，此間應留滁丈爲是，而皖南浙西不可無一起勁兵；不僅目前須援浙，卽異日仍須楚軍由浙江出徽甯，由徽甯出池太也。不若派人援浙，異日卽由浙備餉以圖池太；免至鄂人之力，大有不逮。弟意卽欲以霆營援之，或可獨當一路乎？

一、鄂餉因川亂，鹽稅釐金均減去兵以節餉，亦是急務。一，滁丈應撥何處，乞酌定調派。一，多公欲圖桐城，須萬人，以茂營義中營益之，仍許其自募六百人以成一萬步軍之數，何如？其霍山一路，請公酌派，何如？如不可派，飭多自募二三營亦可。一，霆營本不可即到霍山，以滁丈意欲林翼作護衛，以便兼顧英霍商固，近守而遠剿，如老兄之言也。惟林翼疏略褊急，不能治兵；霆營營規，恐非林翼所能整飭。林翼只能隨湘撫與昌營在一處，以其愛民而能要結民心也。

致莊蕙生方伯

奉手書，前事只形弟之麤淺褊急。而揆帥之寬仁大度，昭然如揭；弟如雲煙過眼，得揆帥第二函，已了然無一物凝滯於中矣，昨於初六日函請揆帥，弟處妥擬四人，乞於四人中採擇二人或三人入奏。弟稍有所急於前，是不同之義，無不和之心；此必乞揆帥作主採擇入奏，乃合協恭之誼。昨夜邢星槎來問疾，方言必求删去其名；蓋星槎宦興頗淡，年已六十三，不願久混塵網也。弟艱於執筆，今日始補函陳明。多都護恨鮑超，而滁帥甚愛之，不能不曲從；萬一浙江果警，當以鮑援之。浙江每月供給徽甯兵餉二十萬，而竟送賊入門；何如以此軍助之，倘可戰乎？

致官揆帥

智慧生於精神，林翼深恐上負期望，轉覺不安。黃州暫難移居，恐皖人責我，謂我擁兵自衛也。訓營三千，以二千應豫州，亦可預防北路；卽以三千人全數付之，亦可得力。彼幷無此中等好勇，省城太公處實非用兵之法。或留訓營一千，或調此間一千；如梁作楫曾日升等，均奉公護守。卽久離戰場而勇額不敢稍虛，儘可調防。大抵兵勇久防則誠於太逸，久戰恐其過傷；不如隨時調換，則勞逸均而不致廢弛。察營總馬隊，卽請調回省城，派人訓練。金陵之賊，必以皖南爲逃路；池州太平不能容此巨股，其地米少，且有金陵追兵上剿也。若闖入江西，得飽食而賊勢又張，兩湖之患，終無了時。若以蕭部訓營韋營六千二百人防守祁門，則可保江西全省門戶。惟企求函商江西月給餉項，是爲切要！

復余會亭

接示得悉貴營於二十六日移駐霍山，禮左一營，應歸尊部隨同移霍，以重北路之防，兼爲前敵各營策應。至貴營支應，卽當札飭移局，擇地駐守。師行糧食所關非小也。或卽駐霍山以保城池，而擇城外廢磚以修小營；如城如堡如碉式。或擇總要之地可制各路者，以廢磚作老營，須卽酌度。

復金逸亭

奉手書，講理則我的理短，講情則兄的情長；批准則我爲難，批駁則兄爲難。能待一年，以望金陵

之克復乎？上下關已得，金陵接濟諒必斷絕；若大城圍，恐亦難守。金陵苟復，則賊必竄江南浙江安慶，糧多百物俱備，然亦必在一年內矣。兄如何強留，弟所求也只苦弟一人，尚無脫身法奈何！

致莊蕙生嚴渭春

調勇三千人，俟折回東流，可請秀帥資送河南；刻下尚未定準，恐筱浦爭此兵，將又不免一番波折。至林翼與滌帥，則決無成見也。請即告之撰帥為荷。濟公大節凜然，前言系滌帥詭詞以解我憂；而我憂實不在濟公一身也。遺孤三人，是友朋之責，幸有以存之。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涉世俗卑鄙勢利之見。滌勇營可向果臣文若索之。樸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麤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良用感慰！

復曾事恆姻丈

接書得悉，拔營進逼懷甯，欣慰懽忭，大勛可集。愚見於進逼之後，擇地仿碉堡之式，取城外廢磚為之，以示久困城賊，不使一名漏網之意。萬一援賊麕至，我兵須分，則五百人中可抽去二哨二百五十人，或抽去三百人，專打援賊；動靜互為其根，萬全之策也。乞與巽巖申甫商之，亦芻蕘備採之一端。

商定之後，可請滁帥裁酌訓行。

復皖撫翁祖庚

承示淮鹽一節，深佩盛慮！特慮中途梗阻，諸商却步不前；且二百里陸路，成本亦殊不輕，倘難必其通行也。沙河之役，雄壓所指，轉戰無前；悍目授首，大快人意！現已直入虎穴，搗其老巢，當可牽制逆情，絕其突奔之念。鄙見金陵之賊，及竄擾餘杭之賊，不能盡屠，終有橫決之患；閣下盡慮周密，直如立商問而無所不見也，豫省餉項，徒以供樂正之虛糜；於軍務省分，動形掣肘。大局如斯，可為浩歎！

復建威營李雨蒼

所示裁兵裕餉之說，具見苦心；惟言之易，行之難。目下捻匪猖狂，前據南陽金睢園太守來函，稱皖捻孫葵心劉狗兒等，竄擾洧川許州一帶；並聞另有股匪，由進甸竄至上蔡滋擾。該匪等狼奔豕突，竄越靡定，亟應先事防範等語。昨接慶雲浦中丞來咨，稱捻首劉天幅一股，竄至新密交界；王懷義一股，已闖撲項城，請調撥重兵在於各交界要隘一體嚴防等語。湖北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多與皖豫毗連，輔車唇齒，在在可虞。現已札調霆字五營，移紮上巴河一帶，以資抽派援剿，兼防黃陂孝感等處，又鄂垣空虛，戎心狡啓，亦須抽撥一千人或二千人回防，以備不虞。現已函商希庵斟酌。楚軍備多

力分，實苦應接不暇；霍山一面現惟昌禮七營，及吳幹臣千人駐紮。該處系屬要地，兵力自不宜薄，希公各營原欲其備應四路，非厚集兵力，則各路有警，不能兼顧，萬難裁減。衡勇三千人，滌帥欲留以規樅陽，揆帥擬撥以援豫省，然尙在徽州也。至多公前敵萬人，決不可少，並無裁撤之意。多公望得萬人以成大功，豈可旋益之而旋減之哉？餉項支絀，尙冀堅忍以待成功；俟秋冬之間，餉用稍裕，方可漸次彌縫耳。來示以璞階子明兩營歸併希公，決不可行；子明樸實有餘，尙可教訓成全，至璞階亦非希公所欲，其或去或留，即請多公酌之可也。

復吳菊莊

現在皖捻孫葵心劉狗兒劉天幅王懷義等，在河南許州上蔡項城舞陽一帶，分股竄擾；勝克齋都護請兵赴援，已經揆帥調撥訓營三千人，派足下與唐守協和，各分領一千五百人，前往協剿。援豫即以保楚，豫捻不平，則鄂省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唇齒相接，在在可虞。足下奉到揆帥調札，即率所部勇丁，隨同唐守協和赴豫援剿。務期約束嚴明，秋毫無犯；一切戰事，均與唐守和衷商辦，相機堵剿。不失南勇聲名，是所至企！

致李希庵

鄂中十郡一州之力，欲養如許軍旅，原是不知量力；然司兵者不必紛心，及此弟等酌量彌縫之，可以料理時事。恐更有大變，此則非我輩力所能及。弟意懷甯桐城，米尚可支一年；而懷甯之柴薪缺少，若實力圖之，平年可克。不知須若干人，乃可得樅陽而守之？如捻匪稍定，以鮑軍六千人往圖，公到懷甯，乞審量詳為示訓，幷乞與滌丈酌定。切囑切囑！

至公駐青草塥，為各路策應，於事妥，於心苦：而外間議論紛騰，以為空糜餉項，此不辨菽麥者之言也。稍知事理者，必不出此。但恐懷甯桐城合圍之後，軍事又將告急矣；其告急也，必在內地北路空虛怯弱之處，吾特恐公兵萬人應接不暇耳。

復毛驥雲觀察

捻逆分股竄擾，勢甚披猖；非秦晉之憂，卽襄鄧之患。老河口樊鎮二處市廛頗富，尤為賊所垂涎。思患預防，誠為至計。前已札飭梁丞帶領凱右營勇，由麻城馳赴樊城駐紮，並察營總馬隊一百二十名，併力堵禦：尚希閣下勤派偵探，申儆弁勇，深溝高壘，戒備不虞，以期有備無患，實所至企！惟兵力無多，萬不可紛紛撥調，自弱其力。承示吳應祥王心田等，其族姓各自操練，臨事可資臂助，義憤可嘉，至為欣慰！至陶宏本募勇一節，應以諭止為是；臨警招募，訓練難經，是謂治絲而棼，必無實濟也。

復楊厚庵軍門

時局兵事尙早，以情以勢，尙恐更有他變。分霆營上援，應俟捻匪蕩定，再酌商進止；大抵北路總是可虞，而分兵實非得已。蓋天下斷無一條直路，令人得以坦然行之；必有許多灣曲，許多波折，循生迭起，應接不暇，惟在人之預審其機耳。韋部一軍，暫留皖南亦好；但用鄂軍難指鄂餉，此時鄂中之力亦自顧不暇也。承示樅陽抽撥，尙不易辦；不知樅陽須若干人乃可得而守之？如捻匪果定，鄂無北顧之憂；以春霆六千人由水路出黃石磯以圖之，且守之，何如？弟意懷甯桐城米糧火藥尙可支一年有餘；而懷甯之薪炭，則不過半年必至缺乏矣。尊示懷桐進逼時，再派水師下紮黃陂峽一帶，斷賊餉道，誠爲善策；但將來圍急之後，賊必挾全力由他途內犯，以爲牽掣解圍之計。故必希庵萬餘人預置空處，備異日之援濟他路之用。蓋該逆屢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恐合圍半年以後，希庵萬餘人尙不敷分撥也。敬乞酌示機宜爲企。

致官揆帥

滌帥督吳，勢不可留；直夫防淮，亦難中止。楚軍分兵太多，當以亡吳之前車爲鑒，容弟切實謀之。夏秋之交，當有應接不暇之勢。葉令兆蘭，去年在天堂創起兆字五營，有帳房營壘所募盡是天堂團

練，冬間春初，屢與賊戰，實爲勇敢。弟意天堂爲蘄水蘄州太湖宿松英山之樞機，萬不可不鎭守此關；楚軍旣分，不得不藉此助我聲威。該五營每營五百餘人，每人口糧八十文，向係潛山斂錢作餉，業令丁憂回湘，應再奏請來皖，以便管帶團練五營，庶可壯士氣而聯民情。聯省不能給餉，然事久必弛，勢久必渙；應許其每節犒賞二三千兩，以五營二千五六百人，每年只供應萬金，幷許火藥，較爲省力。其營有帳房有牆壘，與他處團練不同也。其餘容再派將，另募楚勇，鈞見以爲何如？

至滌帥抽撥之後，應何如籌防之處，抱定永不圍城作主見；其餘次第辦理，隨時奉聞。滌帥去後，英山控制不能四處周到，弟亦應移營；惟駐宿松則商固北防太遠，駐黃州則懷桐天堂霍山太遠，尙煩再議耳。直夫撥兵一節，甚難甚難！兵易撥，勇難撥；楚勇愛養太慣，尤難調撥。餉遺兵分，局勢不易。狗逆定計上犯，已無疑義；所望我省上下均小心敬戒，以軍事爲事，以兵心爲心。渭春丹初之糧臺，亦宜敬愼謹嚴也。

致江督曾滌帥

近二日陡不適，得手教，氣息爲之一壯，眼目爲之一明。調兵當不出尊旨範圍之外，江西鐵漕歸撫，釐損歸督，尙嫌稍隘。江西之漕甚富，江督之權本尊；南極長沙，東至齊魯，西連蘄黃，北綰陳蔡，況豫

章之財，漕為大宗；應不分界限為是。湖北十三萬，北漕某於一兩三錢外，另提兌費約九萬餘；以三萬養糧道府，以六萬餘為近年之兵餉，即為異日之兌費。江西亦倍於鄂，棄之可惜！某發論謂督專兵政，不管勇撫專吏事餉事；然論楚則或願如此，論吳則不願如此也。似應一手經理為定。幼丹次青小泉應各當一路，分司兵事餉事。幼丹次青某昨已繕摺矣。左公應可為皖南替人，其餘應調之將應函致左公；如周寬世之類，均在應行札調之列。先此奉復大棨明日再行詳覆。

致曾滌帥

昨日奉復大棨，而鈞意所在之處，尚難借箸。初二日又奉初一日手教，思擬再四，覺須放膽放手，乃可有濟；非如募四萬人不為功，英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為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遽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為兵，秋冬之際陸續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之聲名不失。謹開事宜於後：

一，次青應先將江西現有之平江五千人，調赴杭州；杭州不失，是平吳之先著，杭州即失，而扼守

衢州，造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廣信之失，應爲第二義第二著；或疑江西五千，平江勇不可調空，似不足慮，隨後有兵可致，暫空無妨也。一霞仙季高均應各募六千人，以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或爲隨征之用，此必不可少之義。辦此等事。非強拉人不爲功，莫過於慈和也。一，次青可速補募五千人繼進，幼丹應爲豫章之藩臺，乃有益；少荃可爲揚州之督否？奏請實缺，或可募兵。一，丈進兵由徽甯後路，兵到前路，可以遣將先行；七八九月，是徽甯喫緊之時，且剿且防之局。一，丈欲蹇營某亦何敢有違？皖北抽去人數太多，須謀補益之方。北防亦較緊要。

致李希庵方伯

奉手書，敬承一切。滌帥督吳，須携去萬二千人；力實不足以平吳，而皖軍已形其少。直夫將軍到英山，議由壽州過淮，遵奉諭旨，以防揚州，欲馬步五千人。歷年賊智，擾於東以分西路之兵，聲於北以輕南路之勢；兵分力單，乃乘其弊，是當深思也。來示之意，逐條登籤於左：

兄言湖南力量能制石逆，恐難再助江西一節，滌帥督吳一萬餘人，必不足用；除卻湖南已開勇丁風氣，此外無處選將，無處募勇，特必不能處處問湖南要餉耳。兄又言陳逆陷蘇常，非果兇悍，是官兵太不力一節，所見誠卓。兄又言如懷桐之兵先退，則大股趨南，小股北來，如懷桐之兵未退，則大股

趨北，小股南竄一段，所料誠爲有理。惟吳事瓦解，賊無反顧之心；兩岸均有大股，特大股亦尚可謀戰法以禦之耳。兄言懷桐之圍未合，則大股由商固犯楚，小股牽制懷桐官兵，如懷桐之圍旣合，賊形窮竄，則大股來懷桐，小股竄楚界一節，均是隃度賊情，頗中肯綮。近一二年，賊又加增，卽分二路三路，尚不致賊少，商固實可虞也。兄言應請滁帥過南岸相機行事，現已奉命，是一定不移之局，應遵公議。兄言以多公回楚界以固根本，保楚乃可謀吳，吳楚地本不可空也，尊見亦是。兄言調集萬八千人分圍懷桐兩處，懷甯長圍，桐城斷賊糧而不合圍；無論援賊多寡，不敢請援，然亦不能救援。他處如有僨事可請云云一節，公於桐城審看形勢之後，胸有成竹，屢言可斷賊糧而使之遁走，特不能一一置之死地；此事必應從東路頓兵，須若干人。設以五千人置東路，援賊若至，須若干人應救東路之官軍；其山路仍可由別徑接濟否？其南路可另股來援否？愚見不悉其深，愚見亦未見可至安慶之圍，集賢關內之兵，可多可少；然樅陽不得，則頓兵十年，亦必不能斷城賊接濟。聞樅陽之壘，阻水難攻，又聞須出其不意，乃可倖獲；詢之厚庵，亦言襲取之後，須五千人乃可守，況目下尚不能襲取耶？若樅陽分去四五千人，集賢關內分兵四五千人，再於桐城附近分兵以扼城吭；是公所言一萬八千人已不敷布置，更何能再有餘力以制援賊？愚見不悉其理，尚求詳明指示。弟意中等之兵，宜圍宜守；上等之兵，宜戰宜剿，

宣援應以救人。又此時陳逆子女玉帛，氣驕志盈，本年必自行犯楚；蓄全力以待之，示弱示寡，或正或奇，必可大勝。若以強兵圍城，必難應命。古無賊勢延蔓數省而急謀圍困城賊之事，亦不聞有此情理，此節應請高明另議。兄言某可奏請與滌公隨行過南岸湖北，暫將邊境固守，相機謀皖一節；此尙未知滌帥已簡江督之命，滌帥應南渡，某不應南渡。且徽甯之警，尙在一二月之後；此時南岸亦不警也。至所示昕夕憂鬱，究於時局無補，不若明決以定大綱一節；詞意正大，遠識可欽，敬以書紳不敢忘，仍求詳悉指示，一切不勝至感！又天堂有數百里之險，而又有米可食，僅恃團練，不可恃也。其地可通桐城舒城霍山，西可通英山太湖蘄州蘄水，不可失也。

致曾滌帥

手敎幷大咨，霆營六千人，禮營二千人，均萬不敢有吝嗇之情，應遵示撥調。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襮主顧，實以昔年本錢，出於老板強撐門面，愛惜招牌也。惟是都公在此日夜坐索，霆營昌營意本注於昌營，特以霆營爲題耳。今咨復霆營南渡，直夫之索昌營更堅矣。現已另札飭成大吉梁湘帆，補霆營之額，而彌縫吾楚之闕。朱雲巖二人調歸護衛集賢關內，不必添兵；以懷甯之吭在樅陽，一切均不緊要，無須添兵也。至大局情形，非作大包裹不可；一出浙江，一出揚州，一出徽甯，每枝須二三萬人，

并須水師助力，三路約共萬餘人。武惠幸勿遲疑，圍城之計，攻城之事，某之愚如周昌期期總不奉詔，尙乞鑒之，申之戒之。

與伍次蓀

聞已往霍山審度形勢矣，天堂防桐城舒城霍山三路之險，其卡何如，工程何如，形勢扼要何如，留意否？明以復我。霍山城可守否？須兵數千人，如難守則不可拘執，須通盤籌畫，如應守則只許千餘人，不許多兵，期以三月，乃有援兵。若漫言守，漫言易守，賊來卽請援兵，不能守也。聞霍山城不好守，霍山至英山之中途有土地嶺，只須五百人卽可守；又有觀音坎大尖門二卡，每處百餘人卽可守。果如所言，只須七八百人可捍英山之門戶，只棄霍山一空城耳。似可省兵力以援他處，此計何如？又聞除此外只有松子關兩路口，每關各有二千人守之。賊卽不能再入羅田麻城，然乎否乎？天堂雄據數百里之險。去年賊已失計，今必悔之；然四境之關卡，去冬草創修飾，我只發去五百金，恐殊草草，又恐審度不得其宜，不握其要也。又天堂有團練五營，較他處爲勝；他處虛，此獨實也。又有帳房營壘，然以之禦大寇，則不能勝。去冬以昌營七營禮字二營又二百人駐天堂以助其力；又有湘撫在柳河以助其勢，而且日夜告警，尙兢兢以五柯楓一帶後路爲可危。今則山中并無一軍，危乎安乎？昌營二千三百

人，都將軍欲帶往揚州，懇見欲移鎮天堂，酌其從違，明以示我。

致官揆帥

滌帥咨調鮑鎮六千人，禮前後一千人，而留其弟萬人在安慶不動；石牌宿太不嫌空虛，靜則有餘，動則不足，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沅圃一軍之大槩。然軍數比鮑之六千，禮前後一千尙多也，惟麻城黃安羅田空虛耳，容再籌補之。弟已札飭成總兵募人矣。都直夫初三日到此，力請昌營六營同去，多已撥九起一枝，舒已撥西丹二起矣，合計亦五百餘人。都之拘泥不能生發變動，即予以昌營三千三百人，亦不過能支撐一時耳。其兵氣不能日新，則兵力亦且日弱；必欲此軍，弟亦不忍吝而不予。昌營將良勇忠，心願留而口不能言；直夫又言如必不與步兵，要弟作奏，弟亦未嘗無詞可措。惟念兵將原是日新月異之事，若必拘定老營，而不能舍舊謀新，亦恐誤事；意中可爲小統領者，尙有人也。連年考核訪問，胸中久已留意；惟餉項太少，若欲遵旨募二萬人，鄂力萬萬不能。無餉則弊與無兵等耳。滌帥馬隊不如帶去，兵若作呆兵，則再添二萬人，亦恐不能制勝；若作活兵，以多君希庵二萬人專作援剿之師，則少添人亦不妨。鈞意以爲何如？

致曾滌帥

直夫將軍淮上之行，復奉廷旨，敦促嚴切，亟應趕緊啓行，擬來英晤談一切。直夫忠良醇謹，不失豐鎬故家遺風，可敬可愛！此次籌撥馬步，直夫來函意在凱昌兩營，查凱營梁作楫僅止五百人，似不可撥，昌營三千五百人，將既良善，兵亦勇往，現在霍山要地，直夫注意此軍，亦不忍吝而不予也。可否請酌示？至所需馬隊，擬請禮堂輔廷各撥一起，何如？又餉項一節，除酌帶行糧外，俟到揚州等處，應由江北糧臺喬松年協濟支放，即乞鈞示，酌復爲企。

復楊厚庵

承示不攻樅陽，而樅陽之前下手，恐致腹背受敵，仍以先取樅陽爲要著，老謀周密，至爲欽佩！弟初十日可到宿，俟與滌帥酌定，再行奉商。金陵圍師潰敗，廷旨命都公帶馬步四五千人會合袁帥，從天長六合浦口進勦，以防北竄；幷命鄂省籌餉。鄙見賊情賊勢，必不北竄；北竄者捻匪，尙在袁帥之後路逛西北一帶，且天長六合浦口非數千人所能爲力，袁帥能否分兵，尙難揣度。此時鄂省止能籌給步兵，馬兵亦不能多分；蓋淮北淮南之地勢，尤利於馬兵也。至鄂省餉項日形支絀，都公前往，餉不應手，終必飢困，弟已將此情函商多公矣。弟久病，擬到宿松後即回黃州，滌帥書來，力言不可，尙待再酌。樅陽之謀，俟韋軍回江岸時，即請知會希庵，函商滌帥，乘機酌辦；得手之後，以韋軍二千人駐紮，再由

滌帥處撥三四營以相助，以杜東門一路，兼斷城賊剽掠。請老兄酌示。

復吳幹臣

承示昌軍七營，分二營守城，留五營駐樂兒嶺爲老營，而以馬隊相輔；兵勢較靈，兵機較活。應即函商會亭，斟酌辦理。至霍城亟宜修整，并添突出橫礮以資守禦，所見極是，請即與會亭商酌行之。昨據浙撫王雪軒中丞函知：和帥先退丹陽，丹陽又失，和帥即退常州；張殿臣先已墜馬受傷，不知所在，熊天喜陣亡。又續函言和何二大帥，均由常州退滸關，棄常州不守，蘇杭亦必不支。狗逆逞志於下游，必於秋後挾全力上犯；旁軼橫擾，多方誤我矣。奈何奈何！

致曾滌帥

樅陽之謀，敬承所示；如果賊多，此舉須挾全力以圖之。希部八千人或九千，萬一可出戰，可圍困之，圍二日即破矣。倡言由九江吳城援浙江蘇州，如尙力單，則俟希庵到樅陽後，專人飛至禮堂，以馬隊六百人，并舒公四百人，從練潭前往應之；此著不用亦可，用此著則必須希到樅陽之後有準信乃妙。若陸路先至，水路後至，則事不成而守愈固。得樅陽，即須速謀守兵，又須速調希庵回，準備大戰，正煩鈞慮耳。河南不要訓營，湖北不能養訓營，并韋軍餉事，頗異於前。蘄局關事，不一而足；汚陽城局亦

毀，壽珊所治尙如此，則非局之不善，而人心之不奉公可知矣。聞賊犯宜興常州，確否？

復吳桐雲內翰

懷桐勢成犄角，自應並取，不可偏廢；安慶非萬八千人不能得其要領，其粟米火藥，可支一年，守具之備，已七年矣。現止萬餘人，尙虛樅陽一面。桐城處廬州廬江舒城巢縣無爲六安霍山之中，非二萬人不能合圍，非合圍則城賊不急，外賊不援；現止萬人，尙虛東面也。滁帥與多都護分路前驅，漸逼城下；尙須另謀補益策應之師，乃有濟耳。

太沖高蹈，行至襄陽而歸；現到宿松桐城，並歷廬阜，卽當歸隱。一二年之間，湘中可以苟安；囑其以道自尊，不必出山。如異日湘禍果亟，非奉明詔督辦團防，亦可不必輕試也。

致楊厚庵軍門

安慶之計，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聞樅陽之賊已有備，守禦已堅，當以何法攻取？以民舟載陸師襲之可得否？希庵之意，恐兵到不能破壘，則撤兵無名，不撤則內地空虛，無人禦賊。所慮是否？或言不攻樅陽，而攻樅陽之下，派人守之，須若干人？遠處包截，取效遲而見功大；其地勢恐在黃泥洑周家閘一帶，不知能下手否？或言樅陽卽得，須於東門外塔下大

敎塲安陸師，約須若干人，乃可堅守不失？以六七千人從舟入樅陽，賊若堅守不出，何法可以破之？兄之智慮深遠，料賊如神；刻下滌帥希公季公，均待兄計策而行，幸乞逐件指示爲荷。

復吳幹臣

來示領悉，昌營所駐之地，賊所必爭；聲勢聯絡，無致疏虞，鼎桐懷各軍，得以專意前剿，慰甚！惟軍行之處，必須秋毫無犯，固結民心。承示霍民連年兵疫，宜加體恤，至誠惻怛，藹然仁者之言。新仁英字兩營，應即如示移駐黑石渡，而以馬隊同紮營擇之處，可與昌營互相應援，且留茶利以養兵也。

復舒輔廷

承示新西丹所有身體稞弱，不習騎射，及舊隊殘廢官兵，不惟前敵難資臂指，徒以虛糜餉項，酌量裁汰，具見苦心。但馬隊無多，如能轉弱爲強，必可得用，尚乞麾下飭各營總加勁訓練，實力成全。其十分不堪造就者，惟麾下親自詳加察看，分別殘廢之虛實，交揆帥復驗。豫省捻匪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德營總所帶馬隊，承麾下添派齊全，尚堪調遣。

致各路將領

連日深思霍山一帶兵勇，昌字禮字七營，吳幹臣千人，馬隊四百人；若是昔年之賊，一萬餘人分

擾，總可制勝。近年賊較往年稍多，戰守之機，必須詳慎。此次兵過懷甯桐城，如合圍之後，城賊果困，必告急乞援於下游之賊；以懷甯為賊之眷屬巢穴，而桐城又懷甯之根蒂也。計其來援之時，桐城自是正路，然多禮堂都護馬步之正兵在前，李希庵方伯援應之奇兵在後，均屬威名素著，賊必不敢正視。其必從霍六上犯，希冀分兵內援，以解懷桐之圍，似無疑義。由六安而入，必由商固光州，則羅田麻城黃安德安一帶，均宜謹防，是八年春夏之故智也。由霍山而入，必內犯天堂，則潛山英山蘄州太湖之邊地必警也。此時無兵力代守六安，并無兵力進謀舒城，則惟有謹守霍山不失而已矣。守霍山不失，須兵幾營，馬隊可撤二百，另行調遣否？幹臣一軍，可調回潢黃之間否？公酌速復。守霍山似須傍城為營，或依險為壘，城中可積米糧軍火柴薪水泉，不比野外難於多備。賊不得城，則無久駐之理；捍衞兵勇，城池必堅於牆濠，又據山險，則賊不易犯。平地之兵，一可當一者，據險之兵，一可當五六也。凡此皆宜預思之事。

查昌營前紮青草塥，地勢營壘，未能一一合法；現紮之地，亦係略觀大意，即便駐營，恐尚未能通籌全局，萬全無害。軍事應備不虞，應及未雨綢繆，毋臨警生悔，待兵力之不支而遷徙。此事尤須細心審度，應同幹臣前往審度一次，詳悉思揣，必須遙為桐城天堂等處一援應以伐賊謀，又須近捍霍山

潛山英山之邊境以固吾圉。幹臣會亭商定之後，迅速函復；如逸亭事簡，再請前往一行，此要著也。至懷甯桐城二處無可偵探，萬一賊計上犯，其包抄之遠近，必以懷甯桐城賊之緩急為定。城賊緩則將由六安壽州之間作大包之勢，盧袁之勇，未能抵禦城賊；急則將由舒霍之間作抵禦之謀。山中雖有兆宇五營，尚嫌空虛；但異日賊勢內犯，先一二月內有機宜可審，有情狀可圖，應派次蓀專駐霍山以察六安舒城廬州定遠等處之賊勢賊情，是為至要。均候細心審量，妥酌速復。

致李希庵方伯

江南和張之師七萬人，於閏三月十六日營壘盡陷，蘇常必震。和張退守鎮江，從此天下大局，必難支撐；即皖北楚北，亦難獨善。愚見桐城之兵，不宜合圍；恐合圍而精兵盡成呆著笨著，賊從他處擾害，又是必須解圍之勢。總要有二萬餘精兵，常作活兵，則兵事乃穩。賊破江南之兵，則將專意於楚北皖北矣。大局須預思，後患須預籌；似乎只須合圍安慶，其餘精兵，均應備援備戰，蓋圍兵多則戰兵少也。可請秘商滌帥，及多禮堂兄妥籌，何如？

致李方伯多都護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

北皖南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以七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乃得乘間抵隙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

愚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盡作戰兵援兵雕剿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援賊大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萬人圖城，或分布樅陽，或樅陽不可卽得，則於樅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留二萬餘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呆兵誤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密商定計見復爲要。

復曾滌帥

奉示敬悉，雪琴督率韋部各營，力破樅陽，水陸均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

大戰，續良苦，請會摺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賞鑒而爲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援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懼矣。聞賊目初一日從金陵西犯，其來必速，多方誤我，亟肆疲我；吾楚之兵，不免牽綴。商量不定，憂患方始也。愚陋之人，總以收斂據險靜待審機，其應否縮營應否縮地擇要以控制之方，先立於不敗之地，爲不可勝可求可勝之謀。敬求明白指示，直切謀正。大纛欲東，尚煩西顧，楚皖固丈所再造之士也。

一，樅陽韋軍分守，力尚不敷。應函請禮堂代籌撥二千人協守，或乞雪琴募千人由鄂餉支應。一，沅公關內之師，既得樅陽，不可撤至關外；惟求預先籌思，準備抽兵以禦援賊。援賊未破，即先得安慶之城，不敢自快；援賊立破，安慶之城遲早在掌握之中。兵事似以全軍旅保完善爲先。一，希庵禮堂兩軍，主戰不主守，應否斂兵自抑，縮地示弱，以備應援四路之處，求函詢示行。一，天堂之地，山原廣博，有穀有食，前與潛山懷甯桐城舒城通，後與英山霍山太湖蘄水蘄州宿松通，應以重兵扼守。如賊勢力爭此地，勁兵三四千人，副以團練，分巡山徑卡房，使賊懷疑觀望，則團兵亦有益也。否則賊入山中，官軍難以力取，不僅蘄黃之地因此驚擾，即懷桐之師，亦如芒刺。去年有葉介唐團練五營，今則介唐已

去；民心以渙；五營之人，日以手書聯絡之，仍不如介唐在潛之親切也。又去年有昌營六營，人頗穩練加以禮前禮後桂字三營之驍勇，而猶不免日請益兵；今則并無一旅，是林翼之忘危而自安也。應請籌示。一，都將軍遵奉六次嚴旨，淮北之行，似不可囘。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如昌營必遵旨而行，都將軍之意可稱，則林翼必無餘力可分籌。如竟奏明以馬隊先行，步隊二百護衛之，另由丈續募萬人繼起，亦尙須棄霍山之城而移守天堂，另以吳幹臣千人移入霍山後七十里之土地嶺，縮入守約，可以省兵以舒公馬隊入黃州之地，作內援而杜賊謀。又霍六之交，流波䃥旁路可入英山太湖蘄州羅田，查只觀音坎大尖門二處，捻匪曾經通行；已發二百人前往修造，即加三四百人，亦或可守。此山險似山內關鍵，總以不失天堂爲要。前兩日兵多思恢廓鶩遠；今日兵少，思收斂自固。是否請禮堂希庵照應天堂，抑須堅留昌營之處，乞明示。一，湖北之黃州漢陽，本富未富之大郡也。黃州錢漕半一省；漢陽通商取釐，賊所窺伺；如此次援賊西犯，尙如去冬故智，則多寡均不必計，多李必可破之。惟禮堂希庵久爲陳玉成所憚，竊必以多方誤我之法，分援天堂英霍；其安慶城中米糧軍火尙足也。或由霍六之交，以犯商固；商固之吏，恬然自安，蔓延光州羅田羅山，則漢黃德三郡皆震，千里之防，實無辦法。抽調援勦，勢所必然。似應請禮堂預紮善地，期於內地有警，用其所長。蓋黃

州漢陽為北門之正路；非僅懷桐之後路也。賊救金陵，不於金陵著手，而於浙江東壩之旁路後路入手，前事亦可鑒矣。請預思決定。一，成武臣二千人，由希庵分來作護；即再添千五百人，亦非二三月不能成軍，應隨林翼移駐，或預飭移上游以杜賊謀。以上鈞求指政之事。

一，淮安一枝水師；一枝步營，為平吳之大計；如沈幼丹有符有權，豫章無恐，則霞公季公一人為皖南留後，次青入浙，有權有符，則可造水師指平江路。丈可不駐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吳，則吳人嗷嗷之望，將仰天而號，以為何獨遺我。一，或獻策以舟載陸師，并簡水師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賊不意。軍食無可籌，稟命不得人，須獨當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舟多東西梁山之礟，二三次即不能再放；即王濬樓船，亦必無損。帥府亦可行，此皆奇說異謀，非常之計，請酌示。一，淮安開府，少荃之議是也。吳事必以水師為根本，非急行速辦不為功。一，營制各十本，已先寄，餘請糧臺續寄。一，察吏并無密訣，亦無記駐訐隱清單。渭春去年偶有佐雜訐隱一册，旋即遺忘矣。楚小國，尚易記彷彿：吳大國，或須記於册，或覺密存於心，丈自酌之。以上復垂詢之事。

致嚴渭春

受褰當以昔年初復武昌，精力志氣實力整飭，日夜不忘在營之危，尚不知能勉力支持殘疆否。

近年吏治，實頹於七年，而兵事實艱於七八等年；況益以吳蜀淮潁之禍，更加以驕縱之心乎？潤春承此艱危，其將何以自修自立？連年在鄂，知世大亂而有懼心者，惟公與林翼耳。今年夏秋之交，賊智賊力必全趨於楚；蓋已破吳軍，惟楚軍尚在。賊之布列皖南皖北江南江北者，何止八十萬人；以弱者守而以強者上犯，多方誤我，亟肆疲我，楚其能獨存乎？楚南自咸豐四年，滌帥起義破賊之後，至九年而賊乃復至；庫有六十萬之餘餉，又加以士民捐輸七十萬兩，有江西湖北假歸遣散之將弁勇丁，故一月之內，能糾起七萬人，以與石逆抗鬭。然尚恐其不勝也，尚借力於鄂中之水陸以益之；吾輩試思，鄂若有事，本省能頓添數千人乎？直夫迭奉專旨，與袁會防北竄，廷議願如德與阿一席位置於淮上也。滌帥有事，滌帥亦必奉命專辦江浙事宜，均必攜帶所部前往；違旨而見責，其罪可自恕，不顧軍國之急難，其自問亦屬無理。則楚邊殆將虛矣！林翼又何能獨強乎？苦於湖北之勇少無可槩慕，湖南勇多而與湖北宜不能通氣；揀擇不精，雖多無益。

廷旨寄滌帥詢左季高應否仍辦湖南團練等事，抑或交滌帥差委；滌帥已復奏，而左公已入湘中矣。弟以軍事不能即回黃州，大約異日或蘄州張家塝或羅田城中也。近日且回英山再酌。弟有寄雲琴一函抄上，軍情賊勢，必不出此意料之外，可與丹初香雪諸公共籌之。弟之軍事，精神思慮，多注

於往返書札之中，其公牘不多見也。

致彭雪琴方伯

江浙爲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尋常辦理軍務之人前往，則事權不屬，功必不成。近十日都中必有十餘人奏請滌帥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則必不可去也。設滌帥去後，秋冬之間，賊必有三四十萬大股幷力西犯，必不盡從南路犯懷桐，從北路商固英霍光州分犯楚疆以擊懷桐之兵，使之回顧而潰退。其分犯之時，又必先有二三枝分犯江西及南岸等處，使我兵分力弱，再以大股直犯北岸，使之應接不暇。蓋既破吳軍於東，必挾全力以謀楚軍。爲期約在秋冬之交，公與厚庵兄幸明以訓我。

致江撫毓又坪

頃得滌帥來咨，四月二十二日圍攻安慶各營盤，獲狗逆信件，知賊計窺伺江西兩湖；此時蘇常不保，下游之賊必有數十萬人，秋冬之間，必挾全力上犯，多方誤我，必屬意中之事。思患預防，不可不及時籌畫也。愚見欲保兩湖，則必先保江西，尤必合江西兩湖爲一氣，乃能外禦悍賊，內固邊圉。爲今之計，應請貴省精選萬數千人，湖南協撥萬數千人，約共勁勇三萬人，分扼廣饒兩路，併力嚴防；則江

西之門戶可保，而湖南之邊患亦紓。其湖南越境協防之師，所需餉項，應乞咨商籲門前輩酌核辦理。

夫設險守國，古有常經，先事預防，軍之善政。查貴省之景德、浮梁等處，依山爲險，應須設立碉堡以補兵力之不足；其碉堡不敷之處，設立關卡以斷賊蹤。林翼七年冬間於湖北之蘄州、蘄水、羅田、麻城等處，勸諭士民，捐修碉卡；工程尙實而財物歉薄，尙須親自巡查，彌補闕漏。貴省工程精實，百倍於鄂；儻及時戒備，擇要經營，必能立收其效。覘賊勢之所向，而隨機以應，計無有善於此者。賊情已露端倪，時事倍形艱鉅；伏惟世叔大人沈機觀變，成算在胸，應迅速裁酌施行，以固邊防而維全局，實所至企！現在張凱章一軍，已經滌帥札調赴江，聽候調遣。查前任江西九江沈道葆楨，忠信誠篤，軍民愛戴，應請奏調起用，專司防務，以資得力。謹另備公牘，並碉式圖說咨送冰案。

復吳桐雲內翰

邇來軍事愈辦愈壞，豫中捻逆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又可報肅清一次。而豫民財力殫竭，生聚已空，其禍將遍及於秦晉畿輔之地。蜀寇滋深，外奸伺釁而動；石逆伏莽一年，狡焉思逞。聞近在慶遠，逐日操練，不知所向。蜀中兵將，不能清理土匪，豈能遏此狂鋒？此次金陵師潰，如黃河一決，直瀉千里；蘇常不保，東南大命將傾，京國倉廩必竭，眞堪痛哭！都直夫將軍迭奉諭旨，進扼江北，亟應派撥勁

旅，裹糧啓行；惟楚軍力分勢單，實苦應接不暇耳。廷旨又命滌帥謀皖南，王雪軒中丞又有渡江救援之請；滌帥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剝極而復，天下士氣爲之一振。二三年後，吳患當少紓耳。

此間懷桐進剿之師，前困堅城，尙稽進步；刻下江南北皖南北之賊，何止數十萬人，狗逆遲志於下游，秋冬必挾全力從他途西犯，爲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之計，尙謀所以應之。若處處頓兵堅城，即成獃著；蓋不破援賊則城賊不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弟力疾從戎，不寐如故，蒿目時艱，憂憤萬狀，病體增劇，爲之奈何！

復多都護

直夫將軍到英山，馬隊應如何分撥之處，惟麾下請將軍酌行，弟無成見也。霍山本係要地，不宜空虛；麾下籌畫周詳，至爲欽佩。夫兵，陰事也，以收斂固嗇爲主；戰，勇氣也，以節宣提唱爲要。老兄治軍有法，謹嚴切實，能訓能練，禁煙禁賭，戒逸樂，戒嬾散，異日大勳之成，屬之閣下矣！

致曾沅圃觀察

滌公握符天下，事只爭一著耳。林翼近亦稍覺壯旺，安慶不撤圍而以靈營易之，林翼又另派成大吉梁作楫補募以重內防矣。此議於鄂大僉，惟滌丈兵力尙單，凱章到，季公霞仙各以六千人到，然

後滌丈之勢乃壯。凡江督之轄境，兵事餉事吏事，一并總攬，然後武惠之名，長沙之勛可保也。次青以平江人速入平江路，以布遠勢而居東路，兼派人造舢板於吳越爲習流三千，派二千人踞長淮清江浦造舢板，以通邗溝，均是大作包裹之勢；此必欲辦到之事，不如此拘拘不得逞。丈之不即南渡，是周公東征，恐懼流言之義，此滌丈之遠謀也。韋志俊敢戰，窮而來歸，亦無他意，可請俯待之。安慶克復之遲早，不必性急，秋後另謀可耳。公求以統領自任，萬無可諉之理；申甫應調他處，一軍不能二統也。滌丈當羅網高張，取天下之英才而盡羅致之；兵則暫時必應以楚人爲倡爲綱領耳。得手敎并城中之信，方學凱發之太速，此等事必不能行也。樅陽亦須緩謀，或俟大戰之後，另行設法；一年再得，亦尚不遲。狗來如見希禮在空處，必定由霍六內犯；林翼之責在此，而所慮亦在此。至南渡機宜，不能出滌丈所謀之外；渡江亦必應迅速，以答天心而副民望。湖南拉人，則須一日一符，莫放手也。滌丈仁慈不肯強人，今非可緩之時；北岸布置，內地稍空，然總祈與希公商之，以多蓄兵力預留活著爲第一義。七八路分擾，亦賊勢賊力之所能辦到也。儻多方誤我，賊股分到七八枝，則亦只有三路萬不可失；一大橋頭，一天堂，一黃州也。恐辦到力不能及之時，亦須有所舍乃能有所全也，姑存於心以待之。至大局應一枝出浙江，一枝出揚州而南岸分三小枝，北岸分謀桐甯廬江三縣以奪巢湖，此又一定之理也。

復曾滌帥

峯鈞教，敬承所示。霆營遵示早行撥調，續募以彌補其闕之人，已行二日矣。但爲丈謀，僅止霆營，事奚由濟？韜季澧城三公之前，林翼已兩次函責，囑其迅調凱章；然猶不足也。左公必可由林翼再函邀來，昨由驛指定分募三枝：一沅辰漵人，一道州新田人，一瀏陽湘陰等處人；道州新田人當以濂昆管理，作官得民心，作將必得兵心，平時刻厲，入軍亦必堅苦也。此處惟求丈時函致之，即其子病重而任事之心百折不回，斷不致久處鄉間。霞仙處，林翼之德意不能感動，且恐爲其所薄，非丈函致不能來也。應請以待林翼之法，每日一函致之；鬧得鄉居人不耐煩，即當投袂而起矣。沅公不渡江，於鄂局大益；丈已握符兵，事可不避嫌，吏事餉事，斷不可不立界限。叔世之人心，好指摘人，無遠識無大度，丈之所慮是也。惟以赤舄几几之才；而歸庸妄；不肖如林翼，札行右仰準此，未免難些。且一軍不可二統，應即改歸沅公承當，而以申甫另派他處；武惠之平吳，肇基於石牌，近事亦頗似之。丈可料理定妥，將此軍事宜付與沅公；林翼只能自信其不掣肘，不作威福而已。圜一面以待章軍攻克樅陽，再謀分守之法。次青一軍，是平江人，次青用之能服其心。次青昨寄湘舫書，此番欲從嚴，其言實可笑；無論次青萬不能嚴，即能嚴亦做不像。武惠之性必不能如楊越公，汾陽之軍必不能爲李臨淮，天定之也；用所

長以救所短，不必舍所長而用所短。惟此軍須先底平江路以慰吳越殘黎之心，待上游水陸有機，姑蘇毘陵之功可乘隙而成；蓋賊固不料下游之師，亦是上游一氣，必以強賊上犯，而留驕養弱賊守子女財帛，其不能戰無疑。淮陽一軍，必應速謀；二李昆季可擇一人，左季公劉霞仙可擇一人。林翼常笑崑爲督而不知粵西爲何人所轄，根爲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幷割江北，其失機在推諉。又可笑福元修以皖北之撫，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宜其日蹙百里也。吳督之任，總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孱病日久，近日稍有所欣，故不覺其言之汗漫也。至應遴調派之處，凡公牘函商，到此間者，均無不閱後速行，一字不易也。

致李希庵方伯

舟載陸師，急擣蘇常，此爲非常之奇策，惟滌丈兵少大可念；湖南若不發凱章一軍，則是坤爲吝嗇，萬無足取。弟本孱弱奄奄，近日因滌丈之督吳，又冀幸正氣可申，元氣可轉，精神氣象，亦且增旺。已加函責備籲季意三公，屬其速派凱章馳至徽甯，幷奏請季高霞仙各募六千人，從江西繼進。季高先生於林翼之言，尙有信從之日；惟其長子病重，飯牛之奇才，有舐犢之私愛，恐不免稍誤時刻。霞仙須兄與滌丈設法招致林翼之心，世人或知或不知；林翼之德，則固不足以動人也。

都將軍來此苦索霆營，否則昌營霆營撥歸滁丈，毫無疑義；特直夫之意，是專索昌營耳。昌營護餉，現在霍山之賊上犯，必是多方誤我，亟肆疲我之計；老兄一軍，如何能入路迎敵？賊分六七路而來，我只應以二路專力打之，弟是以遲遲不肯撥，以昌營恐空虛此路，則楚官楚地罵我怨我為「鬭骸立夫」耳。弟欲撥督標趙國香四營，都又不從；且定索五月之餉，乃肯放手。如兄意以為昌營可撥，弟即撥之；至舟載陸師，神妙莫測。或即行決計，或俟亥青到蘇州境界，季高霞仙到徽甯作鎮，然後速起行之。可以驚搖賊心，乘勢得蘇州常州而守之；或即以此時作背水勢而即行之，公與滁公商定為要。

復多都護

奉惠函敬承指示，感誦不去手。麾下老謀勝算，動協機宜，如趙壯侯條舉羌情，算無遺策，欽佩萬分！滁帥渡江，現擬抽去霆營，而留安慶之兵，應請麾下及希公各營概作活兵，兼顧四路，主戰不主守，主剿不主圍；則滿盤棋子，均是活著，乃可肆應不窮。至余副將所部昌營，都將軍必欲帶去，聞賊已定計西犯北路，英霍六安商固與黃州之羅田麻城黃安孝感漢陽等縣，均空虛無備，奈何！請公一言為定，速賜示復。

與葉介唐

頃得雲琴方伯來函，據云樅陽業經克復，狗逆已由金陵上援；此間目前必有大戰，亟應厚集兵力，以備策應。惟冀足下行程妥速，趕緊招募勁旅，迅速前來；營官哨官十長，均須久經戰陣實有成效可考者，乃可備選。蓋營官不得人，則一營皆爲廢物；哨官不得人，則一哨皆爲廢物；十長不得人，則十人皆爲廢物。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足下老成諳練，務期認眞抉擇，揀派成軍；即日兼程赴鄂，共成大功。至切至禱！

致省中諸公

馬隊已撥三起，都將軍來咨，欲領足四五月另支三月口糧帶去；又昌營六營，楚中之寶，啓程之後，照楚軍營制。弟意以趙李朱三營與都，而都不肯從；昌營去弟未必即無措手之處，只可另募應請委解鉅款，交都帶去。昌營六營欠餉外約餘二萬兩三萬兩，即可以到揚州矣。

梁湘帆自成一軍，可爲武漢之防，不必另行添人；湘帆最不欺口糧，乾淨可靠，亦得士民之心。成大吉自成一軍，爲黃州蓄軍威而作遠勢；實健將，亦樸將也。此二人，義渠自深知之。漢鎭房租取於房主，與客商無損；惟房摺須防假造，此須出其不意耳。又須密傳局員詢商妥辦之法。又州縣稅契，官得者半，册書得者半；如何設法提歸軍餉，每年可百萬串或八十萬串，或更有加焉者，此則奪州縣之利

爲軍用，蕆取其餘，尙不虐民。辦法須同牙帖一樣，另行委紳與官爲難是難也；請渭春印渠丹初密密自籌。

樅陽爲安慶之吭，已血戰得之；弟意覺其與金陵奪水關相似，蓋扼吭而閉一二萬人於城中，豈甘受戮？又陳逆玉成之妻孥，畜產所在，乳狗之窩，爭之必力；衆人熙熙，心以爲危也。應請沈思指示，以益我不逮。奪樅陽以怒賊，分吳兵萬七千人以自弱，吾恐楚之爲吳續耳。蕭翰慶陣亡於湖州，霆禮既攢，何厚於滁？昌字不撥，何薄於都？且八奉專旨，其後五次已不聞賤名，而嚴責都以速行；主憂臣辱之義，何敢以兵分力弱楚疆必危爲請哉？天鑒此愚，可也；天不鑒其愚，亦可也。兵日增，餉日絀，霍山一路已空，只可上則法重黃州以蓄兵勢，英山守卡而已；中則扼守天堂，以總包各路，不知何如耳。籌餉之事，請傳漢鎮司牙釐人密察情形，速卽籌議示復。

致各帥

去年之兵勢，多部霆營訓營蔣營及滁帥部下萬餘人，均居宿太而撫湘各營一萬八九千人，蓄勢上游，隱形山內，所以重內防而布遠勢。麻城兩路口羅田松子關黃岡但店蘄州張家塝霍山樂兒嶺石頭嘴潛山天堂所在，均各二千三千五千八，郎所以預伐賊謀而使之不逞內犯。本年兵勢，盡趨

懷桐；而又前後抽去萬餘人，外援不僅黃州無一兵，即天堂爲六縣之樞紐，萬山之包絡，亦且空虛無一兵可恃。昌字六營馬隊三起，均撥歸都公；而霍山之樊羅盡撤，又虛無一人矣！兼以水師督李章軍，血戰而得樅陽；樅陽爲安慶之吭，首逆妻孥畜產盡在此中，分兵之後，賊必西犯，乳狗之竄，怒則噬人；其來旣速，其分股必多。惟是討賊以求戰爲心，志貴堅苦，義當戒備；應商事宜，條列於後：

一，樅陽鎭韋軍得之，請以韋軍守之；函請禮堂兄酌撥助守，並應請厚庵雪琴選將立營，協同固守，更爲穩固，由鄂籌餉。一，安慶圍師，前得沅丈來函，深溝高壘，可制城賊，兼能抽撥以禦援賊；老謀所在，援賊破則城賊自窮。一，禮堂所部，請擇形勢總要之地，斂兵據險，專禦援賊。一，希庵禮堂兩軍，幷求分顧天堂：賊避平原，必依山險。歷來賊情如此，若果賊踞天堂，則懷桐之師，芒刺在背，而蘄黃之境亦驚，此爲要樞，必祈保全。應否先由希庵酌撥數營駐紮衙前，壯士氣而伐賊謀？待葉丞兆蘭七月到防，則聲勢稍壯，另行抽撥，乞酌之。一，天堂兆字五營，頗能戰事，非尋常團練可比；已破格獎賞，幷陸續籌給軍火矣。應飭移幷山內，堅守關卡，鄉民自戰散地，古人所戒；鄉兵可勝不可敗，且不可使賊窺見其多寡虛實強弱之數。應飭平時幷紮山中，總要地界而分派士民巡守關卡；凡兵民商賈出入，均須號簿路票，以杜奸細。有警則大戰仍賴官軍撥援，團練五營只準近戰，不準遠剿，亦斷不可出關卡外三

里五里；此有深意，當囑各士民凜遵毋違。一，設險守國，古有常經；戒備不虞，兵之善政。天堂上年倉卒修建關卡，係林翼發銀五百萬。賊氛緊偪之時，尙未博大堅實；已派孫縣丞於五月十一日帶領選鋒營前往督辦，加高增厚，務爲「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形勢不便者，應速即改建，務期不日成功，保此殘黎；如敢遲違，按以軍令。一，葉丞兆蘭回籍葬親，天堂五營，恐其懈弛；已奏調來皖，幷飭添募千二百人，前來協勦。一，霍山昌營將指揚州，則霍山之城，應咨皖撫派人自守；吳廷華千人，不能孤懸梁兒嶺，應回英山新鋪滯附近等處，擇要扼守英山門戶，收斂固畨，聯固吾圉。禮左營林翼作親兵護衞。一，舒輔庭馬隊之在桐城霍山者，應請調入黃州牧養；或於武漢黃三府湖地近僻之處牧養，以蓄兵勢。由內及外，可伐賊謀，均祈酌示。一，希庵一軍，應須駐防天堂，儻異日賊匪幷趨懷桐正路，固可有恃，即賊有內擾變證，必須會同留防之戍鎭，大吉梁守作犄作內地北防督勦之師，屆時再行函酌。一，成鎭已添募千五百人，梁守添千百三百八十人，蕭將衍慶添七百六十人，金道添五百人，又添葉介唐千二百人，又有韋軍協守樅陽，亦不能不酌以賞賚。兵較七年八年增至三四倍，而餉項日竭；湖北自去冬以來，因巴蜀吳越之警變，月餉虧至十餘萬兩，釐金日減，時勢使然，應於漢鎭房租州縣稅契地方捐輸之類，急思籌補，以救時艱。一，梁守應駐漢陽楊店等處，可兼顧武昌，如江西腹地有警，再行改

駐南岸。成鎮應駐黃州巴河等處，均重內地之勢。一，羅田麻城黃安蘄水黃岡之關卡碉樓，平時須十人，臨警須三十人，實力巡查；其州縣奉行不力者，司道速爲更易，特參示儆。一，武漢黃德襄各府，均應講求守城之方；遴城選擇能守能兵效死不去之員，請司道速即密察，另有札行。以上今年之事，惟南岸有曾督帥一軍迎剿可恃，北岸則當引近憂而爲遠慮矣。思議所及，如有可採，乞速示復；如應改正，亦祈批明。總之，霍山一路，已棄置不顧，空虛無人；只可於天堂撥湘軍作鎮，於英山作卡房稽查。然今日之兵，又增於九年，餉項頗同於六年；事體艱難，增兵一節，殊爲可慮。或謂兵不可增，然乎否乎？兵多則餉少，固屬可憂；然吳事可鑒，楚當速謀，尙乞先期指示，戒備補救。

致省中諸公

憂患之深，寢食均廢；獨計揚州之鹽場，與裏下河之米，尙是東南一綫之遺，非余際昌之才，不能保此一路。惜都公不能發揮旁通耳！然京旂大員之握兵符者，求如此謹愼，亦不可得。弟意兵如人之精氣，不可不分用；陳臥子八股所謂萬物莫不以見用於人爲悅也，此理可發鬼神天地之祕。又人身斲喪者不壽，閉塞者亦未必盡壽；仍是以川流不息，日新又新爲進德之階，知此可言兵乎！

致曾滌帥

山人謀山中事，必專一而多苦；得公與希公言，稍慰，然此中亦不能一一盡如尊指，仍望訓正。一，大致趨重第二路，希公禮堂與陳逆戰最久；二公之本領，陳逆畏之。陳逆頗知兵事，必不如此之愚；若如此之愚，則三十萬賊亦尚可勝也。或先分數枝旁擾內犯，待希公兵分而後起而謀桐，亦當慮及；至桐城之退而無險可據，不如靜待鈞見應遵。一，林翼總在山中，城中無論何如，二三千人儘可自救自堅；當如所示遵行，幷講求守法。一，霍山城余際昌與吳廷華均言形如釜底，應守應棄，尚煩明眼有特識人往看再酌。一，霍山即不守，而英山山徑甚有險處可恃。一，賊來桐城，必先取天堂以作牽綴疑似之勢；賊必依山險以避官軍之鋒，的有可憑，非意揣也。已發人先行修造關卡碉樓，又添葉介唐二營。尊示暫不撥兵，應遵示行。謂天堂厪闊非必爭之地，似尚不盡然；入天堂而踞之，則賊可犯潛山大湖蘄州張家塝，又可分作七八路出山也。力守此險，是爲至要，特緊急在七八月耳。或待介唐至而賊始來，較爲省力。一，商固之米頗多，霍六無米，而舒廬之糧可攜五六日，亦非賊力之所不能。內地蓄勢，較爲可恃；郎公與希議以舒公馬隊游牧黃州爲穩，愚見各營不動，是必應遵示辦理之事。而內擾商固，必應待變症果現，然後以希庵全力赴之；其第三路小警小變，不可妄調希庵，恐中賊計，恐分希公之力。則第三路應否收斂，但可堅定如僧，不聞不見矣。如應仍前擴充，希庵仁者，林翼亦半是煦煦；恐到

緊急時，分心分力，不成大功耳。然此時已覺負霍山之殘黎，不能自克，仍望酌之。吳事如此焦勞，楚事尚絮絮不休，知丈舍楚也。啓行南渡，則非大事不敢瑣陳。昌營鄂人爭持之，林翼力守所示，撥給都公。鹽揚之鹽，襄下河之米，尚是一綫命根；知余之才而不予，是爲不忠。都公謹迂，不失豐鎬故家風規；覛勝覛周覛和，究有薰蕕之異。他人管兵符不能劾參而轉疑都公之無才，是爲不恕。林翼願排衆議，而予以余將，卽遵明示也。惟糧臺萬不能濟欠餉，已日夜飛催之，幷飭吳觀臣等挪他營款目借墊十餘日，卽可抖轉；然尚須五六日，乃成行也。揚州亦丈治，非水師不爲功；可請奏人籌餉，派人造船。天下事誤於正人怕包攬之名，庸人得推諉其間；如竟以十大帥握兵符，分布江淮湖海之間，有一人能造水師得水師之力者乎？不另造水師分布蘇松淮揚之間，卽再期十年，仍必無成；丈不包攬，天下事尚可爲乎？

復多都護

迭奉惠函，敬領種切。關內圍師不撤，貴營仍舊穩紮以制賊入練潭之路；則安慶圍師，乃能穩固無虞。蓋慮極爲周密。至弟處所撥八營，內有五六營儘可靠，而又經閣下訓練成全，必皆得力。蓋兵隨將轉，有必勝之將，卽無不勝之兵也。趙朱楊李等營，尊處現難抽動，應如尊示。愚見此次援賊，必須洗

權輕寡，乃可制其死命；安慶是狗窩，賊必拚命救護，尙乞預爲籌畫。然賊情賊勢，經老兄謀之，必有十分把握也。直公淮上之命，欲籌一月之餉而不可得，尙難成行。籌防天堂一節，弟已奏調葉介唐募勇速來，現派孫丞帶領選鋒營督修碉卡，以壯聲援。祖庚中丞尙在壽州，無一兵可恃，餉項亦極窘手；川省土匪本不難於淸理，惟苦辦事無人。蕭濬川廉訪甫抵成都，病歿省中，此軍又難得力，鄂餉因蜀亂而竭，近日尤甚。奈何！滌帥已帶萬人渡江，弟移駐黃梅宿松，爲是；然惟昌營不去則可，如直公將昌營抽調，則英霍前路已空，弟只能嬰守英山，顧此一處矣。李璞階營勇尙有可用，麾下認眞挑選，另派妥員接帶。企章軍應扼守樅陽兩岸，弟已函請厚庵兄酌定矣。

致省中及各營諸公

城守爲目今第一急務，弟於前月五日致滌帥諸公一函，思慮頗苦；滌帥希庵禮堂回信，林翼已復滌帥之稿，十二日已抄付文案書局存查矣。其後一次林翼通函，思慮相同，各處尙未復到。大抵居外者輕內，言戰者薄守，視漢黃德爲後路，而不知是北門之正路。賊自揣禮堂希庵善戰，必難力破，非紛擾內地，不能解安慶之圍而分多李之兵勢。破金陵而從東壩浙江溧陽溧水宜興下手，救九江而從麻城黃安下手，前事不可深鑑耶？爲今日謀楚計，若留霆留昌留禮，事必不能成，敗命也，應以好兵

應客，乃於大局有濟；若調希謂多回駐內地，勢亦不能討賊，乃能保境，前勞可念，大局當撐也。患貴預防，義貴自強；只有力求城守，籌兵嬰城以待大援，兼嚴關卡碉樓，以杜奸細之法。應商事例，條列於後：

一，羅田無城，而松子關五斗坳為大門戶；其餘凰皇關濛濛山等處，均設碉卡；除應嚴緝平時以十人巡守，警急之時兵力不及，則飭該縣每處添成三十人，分巡各碉卡，而另謀三四千團勇守松子關五斗坳。團勇主近戰不主遠戰，則或可稍助聲威。潘令才品，士民均無惡聲董戒；如能分營千人二千人坐鎮松關以為平時之稽查，兼樹風聲，乃妙。此條營務處酌存，隨營文案五日一札催；藩臺臬臺，均五日一札催，以作其氣。

一，麻城之令，平時毫不以守禦為計；去年該縣士民捐錢自立一營，有營有壘，有帳房，營制如鄂軍章程。該令到任，以幕友家丁之言，即行稟撤；應由司密察酌訪，除調卡應由司中查前案并由營務處文案五日一札一函分別查問外，應籌千人，專守城池。平時督率勇丁，以濬濠修垛為事；臨事閉城并附城要地，可仿碉式，作空心小礮臺，以便擊賊。麻城富庶，賊所經過，為黃州第一緊要關鍵；麻城不失，則黃州各城之根蒂均牢，賊不能城，則無立脚之地，亦無藏身之固。其守兵千人，應由該縣捐養，力本可及也。濶郝等紳，均曉事明理，可以委任；用鄉兵則其地風氣頗勇，但須官為擇將耳。

一，黃安碉堡尚未工竣，應檢前案司中札行營文案營務處均照辦函催札催；勇丁已募，儘力壯健，但必擇好將乃妥。速即稟復。此縣為黃州澴陽北門之次要，亦不可緩也。

一，德安為名郡，應照另札由該處自籌千五百人作守，并酌易太守之能兵者。縣令之能否得民必得地財，亦當思及。

一，孝感應山隨州黃陂均緊要，除文丞代理已久，應飭卸事，另有差委外；後任及各任，均應照前案函札，並行由司體察。

一，襄陽之樊城與光化之老河口，利不在城而在市，捻匪所垂涎；已函囑毛觀察董勸速行。

一，鄖陽山險，由省中酌議。

一，蘄水城壕，應先嚴碉卡，不足者應速補修。倘是空心小礮臺，守兵有所恃而不恐，則萬賊入境，亦可不走也。其城工則須量其事之緩急，力之厚薄，可自酌之。

一，黃岡祇馬鞍山有碉，應照案速行。

一，黃州為城守，應派員帶兵駐紮，或以馬隊為游牧以壯聲威；可否另籌經費，養此守兵？此為大都要地，其向有水師，現赴下游協剿，不難聞警即調，六七日可到。

一，黃梅地方，苦於轉運已三年；民楚惟此邑最苦，其城可守，且在宿太潛之後。惟此城是入楚正路，可兼通內外上下之聲勢，并可於此存軍裝米糧等項，擬卽另酌守法。

一，蘄州城瀕江，易守，尙不甚要。蘄州之要在張家塝，而天堂包裹其外。李牧爲良吏，爲將材，尙未能定，大約是吏材。其張家塝及各路舊修碉卡關隘，除每日十人臨警，三十人盤查掛號外，應頒行碉式，加修碉座，以護邊牆。文案營務處速行。

一，武昌一府，惟通城崇陽興國爲要；江西未警，亦須預備。李忠武昔年得湖口，楊軍門彭方伯夾攻而通彭蠡，其功力可保數千里，以阻水不難通入江西內地也。異日官軍若通巢湖，則皖北之勢可大，而楚北之兵可少。勉力支撐，敬畏交勉，或猶可望異日之安乎？

以上各條，蓋能守城則根本不搖，援師不至疲於奔命；卽倉皇遽到，亦可有功。能守關卡碉樓，則戒備不廣，民力民財所損無多，賊匪亦將望而却步。其苦處在去冬蜀亂，本年吳亂，鹽稅釐金太減，軍餉月虧十餘萬兩，近日尤甚；糧臺窘迫，不可言狀。然事不可已，分應努力爲之。此函之可疑而應商處，在用鄉兵或用官兵耳。或一郡一縣各捐以自養其守兵，或通省勸捐由糧臺籌撥；如禮堂希庵兩兄共商先行抽撥各二千人，預守內地北門要城，則異日援應較易得力。但下游之兵力須自行酌度，而

褲將之能堅守不成虛設，亦頗難訪察信心也。酌量示復。又緊要之郡城，不過數處；猶一人七尺之軀，其髓風寒關命脈者，亦不過數處耳。北門以麻城及羅田松子關黃安孝感黃陂黃州德安爲最要，其餘皆易爲力也。先謹關卡，亦可戒備。此則無論早晚緩急，均各派人分巡；不實心不實力者，即行參撤。以上各事，均望分條復正，以期通籌。

致葉介唐兆蘭刺史

時事艱難，非殺賊不能自立，非舉才不能弭亂；誦讀前函，忠憤鬱勃，足以振浮式靡，可敬可佩！迷旋珂里，料理太夫人葬事，迅即召募前來，以資剿辦。至營哨各官，必須勇敢廉明，胸有方略者，乃可備選，是所至囑！席硯香先生，弟已另函敦請；仍請足下加函禮致之爲企。

復多都護

奉到惠函，具悉貴營近逼桐城，賊逆傾巢出撲，均經我軍擊退，賊膽必寒，賊援必速；可以併力一戰，而制其死命矣。薑算老謀，欽慰無似！俟援賊來時，審察兵勢賊勢，定可合力戰守。尊處如應添兵，自當臨時斟酌。都將軍淮上之行，迭行十餘次廷旨，飭楚撥兵。天意諄切，萬不敢違。惟都公不諒弟等之苦心苦境，要兵要餉，并執意要步隊三千人，尙須從緩補足。貴部新前新中兩營，應請俯賜調撥。尊處

之闕，弟必隨時補足也。至趙國香告假之事，業經備牘咨復，諒蒙鑒察。弟意除國香外，無能統兵者。其人八年從軍，家無餘財；雖非驍果沈毅之將，尚能處事和平，存心樸實；挑選再四，惟此人尚可放心。且滌帥明春到揚州，軍威更壯，定必成功也。

復李希庵

奉手教具承一切。賊此番來犯，枝數必多；所謂多方誤我，亟肆疲我也。然總須把定霍山及天堂近霍近舒之隘，堅守不動；即十萬賊來援，亦須預囑昌營及介唐五營堅壁不出，少則戰，多則不戰，據險以挫其鋒；如老僧入定，任憑如何，只索不聞不見。潛山山內已派樹人前去矣。霍山之城，余會亭與幹臣均言城垣尚不如堅壘，城中積潦，又無多房屋，與英山地勢同情。弟意昌營既因無餉不能遠行，且自撤樊籬，亦非保楚之上策；決計不撤，揚州之夢，且緩二年。林翼之志，如詩人所謂「甫田遠人」也；省中之議，如孟子所謂「守約施博」也。惟必須斂入山險，乃可萬全。

昌營一統領五營官，其治軍愛民，均有可取；然其哨長什長，尚喜輕進。若營壘地勢不能盡善盡美，必難立於不敗之地。應囑逸亭於所定選鋒營伍挑選成軍後，求其前往一看。幹臣立主縮地之議，會亭則言樂兒嶺地勢可恃。張令伍令，則又眷眷於城守，而又言非秋熟不能有米，非特城中之溝渠

不能得水；均請逸亭一行酌度妥善。此一路，只應堅守不動；不尚戰而尚守，霍山山險不失，英山是第二重，更不足慮。如指點昌營駐紮得所，高居臨下，則禮左新仁英宇，均可調入內地矣。如果逸亭往看城不固而難守，則俟有警時火之，不報明聞，只數十間屋耳，何必愛惜數十間破屋，分我三千兵力，以守有水無米之破城哉？

公現只八千餘人，此時宜靜不宜動，宜合不宜分；楚軍之內顧，與多禮堂之外揚，均恃此軍。蕭為則謙謹斂抑，正是其勇敢樸實處。弟昨日已復一函，頗說苦心，當必慨然任事。蕭為則駐營，可如尊議相離一二日之程，亦小統領之模樣。事機總待賊來乃可決斷，此時預行思議；蓋閒時千思百慮，臨事乃能斷能誅也。成武臣是羅田松子關一員戰守大將，英山城外十五里，即是羅田地界；俟六安固始有警，再調我兵，尚在賊前，此時且在英山。又麻城城守擬定以湘帆堅守，而以團練守卡；黃安擬以胡世英一營守城，而以團練守卡。孝感擬以都將軍入城，黃州擬以舒輔廷六百游牧於下巴河之西岸，其聲威可抵五千步軍；其地在黃州下三十里，驛路必由之地。

昨準揆帥函開，言省防空虛，已札調新仁英宇回駐；然細思霍山至省太遠太勞，湘帆太守另募有五百人者二營，三百八十人者二營，又另擬有人可以撥為省防。如此布置，內外均屬不空；其隨機

策應，臨時再勞閣下。閣下今年之精神氣象，不僅高於九年，幷遠過於六七年；然今年之勞苦，必更甚於前數年矣。賊懸窩情急勢迫，必拚命來爭；我輩亦盡此數月之精神，力量心思，專意於此，打退援賊。安慶桐城廬江三城可復，而巢湖可盡爲我奪據矣。此亦如忠武厚雪力爭湖口之事，爭得巢湖之西南，則水師入湖；其安慶一帶，只須千兵可守，則可奏請公統師鎮楚邊，多統師剿皖北舒廬，湖北之兵力可省，而民氣尚可暫紓。如得仰藉威謀，成此規模，弟可假歸謀葬祭之事，潤春精力才幹過人，只須一奏卽準，全不犯手也。惟目下數月，禍福未定，成敗難覩，弟亦決不萌他念。

復安襄鄖荊道毛驥雲

金陵圍師潰後，鎮江丹陽無錫常州江陰蘇州，相繼淪陷；嘉興失守，杭垣亦岌岌難支。東南糜爛情形，不堪設想！金陵致敗之由，調度布置，實亦未能盡善；患在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剿之兵，賊從後路旁路橫軼侵擾，分援之師既挫，圍城之兵又單，賊得以乘間抵隙，陷其營壘也。

滌帥督兩江，士氣人心爲之一振，吳禍庶有豸乎！現已於月之十五日先率霆營禮營萬餘人渡江，由徽甯前進，札調湖南張凱章一軍，並請左季丈劉霞仙各募六千人繼進。徽甯後路空虛，前已函請駱毓兩中丞各派勁旅萬餘人，分扼廣饒兩路，以固江西門戶，而紓南省邊患。又爲滌帥定計，一枝

出浙江造水師，一枝循甯國太平內湖等處造水師，以圖金陵蘇州。一枝出揚州造水師，爲大包裹之進勢；而又以三枝陸師，分布沿江兩岸。未審能辦到否！本月初旬，楊彭水師李韋部攻克樅陽，戰績殊苦。樅陽爲安慶之吭，首逆妻孥畜產盡在此中，其來援必速，分股亦多；將有應接不暇之勢，奈何！承示樊城濠溝，業已興工，並籌款修造碉卡，有備乃可無患。求人不如自強，尙乞督率紳董實力行之爲企。其碉式圖說，並孝感應山稟批，已於初二日抄寄台端矣。

復多都護

奉惠函敬領種切，郡縣以嬰城固守爲要，以軍食米糧足備爲先；蓋慮周詳，至爲欽佩。孔明不能克陳倉，張巡不能守睢陽，一因糧足而守備早完，一因糧盡而將士皆病故也。即去冬扼守石牌，是其明驗，誠爲至論。尊處之兵，與希公之兵，目下不宜抽調內地，應如尊示。至移駐馬步各營，均係要隘，兼顧糧道。石清吉營俟賊信警急，仍即撤回；惟閣下斟酌而行，必能盡臻妥善，弟未嘗目擊該處形勢，固無從遙度也。大抵賊必先圖皖南江右以解安慶之圍，滌帥萬人渡江，先扼祁門，已得總要。湖南李次青左季高之新募，幷張凱章之舊部，約二萬人，六月七月均由袁州入饒州，相機迎剿，賊必破走；惟北岸可慮，尙當竭力謀之。有守局有戰局，苦心籌思，尙可有備；惟恐州縣不以儲糧守城爲意，則無可如

何耳。

復曾沅圃觀察

前奉手示，當即泐復，回環展誦，英詞偉論，咄咄逼人，如讀陸宣公奏議一則，佩甚。都公淮上之行，已決意不去；其始多索兵餉，實欲鄂省因無兵餉代爲奏留也。都余不行，於鄂省不爲無益；惟淮揚財賦之區，天命所屬，郤應預爲保全耳。鄂省糧臺自去冬蜀亂以來，月需十萬以外，都余之行，欲籌一月之餉，而亦戛戛其難，詩所謂缾罄罍恥也。

援賊回顧巢窩，必先從皖南江西上犯；滌帥渡江而南，先扼祁門，已得其總要。次青季高之新募，張凱章之舊部，約二萬人，六月七月陸續從袁州而來；相機迎剿，賊必破走。惟北岸一帶，尙嫌空虛。昌營不指揚州，仍須駐防霍山，以固藩籬；即大股驟至，亦以堅守不動爲要。羅田則成鎭大吉現在英山萬一有警，尙可抽撥救援。麻城城守，擬以梁作楫所部並添募四營爲之；黃州有舒公馬隊游牧，尙可爲備。此均待六安商固有警，即行照辦；若大股來援，堅壁以待希庵，必可得力也。廷臣不知疆臣之狀，徵發之令與催促之章，絡繹於道；豈復計兵事餉事之艱苦哉楚師不能再撥，滌丈已代陳九關，亦是實在形情如此。

又州縣守城之法，義渠擬於離城二十里地募勇千人，按期操演，暇時仍令歸農，有警則調集入城登陴守禦，似尚可採。又霍山山險及潛山近舒近霍山險，已囑樹人會亭幹臣桐封秩九諸君，督率各局各堡修築碉卡以補兵力之窮。碉卡成則禮左新仁英字等營均可調入內地矣。浙淮水師若能辦到，揚籠之鹽，裏下河之米，均可保全，即爲異日富強之計。滌丈毅然行之，此天下命根所系也。

復多都統

用兵之道，全軍爲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爲上策，破援賊爲大功，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無賊，然後圍城。又兵法十則圍之，今則兵少於賊，不止十倍；下游數十郡皆賊也。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弱者居守，而以慣戰悍賊旁軼橫擾，乘我於兵力不及之處。又或四面來援，腹背受敵；我不能制賊之命，彼即將蹈我之瑕也。此間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五萬人之力，僅復二城，而賊已於下游連陷數十郡縣；鄙意目今之局，不徒以得城爲喜，而以破援賊爲功。老兄智識過人，敬祈隨時示復爲幸。

復楊厚庵軍門

奉到惠函，敬領種切。藎躬違和，至爲系念；尚希稍節勤勞，寬懷靜攝，所須藥餌，尊處或有未備及

難購得者，弟當竭力謀之，即請開示。應復事宜，條列於左：

一，來示多禮堂意以馬隊一二千在樅陽西岸，擇要扼截逆援；此著最爲周到，惟東門實堵下，亟須斷以重兵；否則，糧食柴薪城守賊皆可掠取一節；禮堂之意，章軍駐紮西岸與水師聯絡聲援，則援賊來時較爲穩固，可以保全無患；東門再添駐勁旅，蓋籌所及，更屬周匝無遺。惟滌帥分兵萬人渡江，楚師實形單薄；新募六七千人以彌縫黃州麻城羅田之防，餉力不足，兵力又遲，實爲可慨！現在情形，桐城尚不空虛；潛山霍山英山兵力均弱，而商固及羅田麻城黃安孝感陽漢等處尤虛而無備，若此時兵事盡趨懷甯，則鄂江迤北正北藩籬全撤，將來援賊大股上犯，必是旁擾後路之計。救九江而先從商城麻城與安入手，解金陵之圍而先從東壩浙江入手，其明證也。

一，來示安慶對岸，破船不能灣泊，而又無陸師駐紮；該逆或於夜間偷渡，賊指僞職，搬運接濟一節。此時城賊米糧足支一年，油鹽柴薪尚或支半年，能得一枝重兵扼截江面，斷賊接濟來路，賊必坐困。惟弟處兵力無可分撥，反復籌思，惟尊處酌量添營，或是一策。鄂中之餉，自去冬蜀亂，本年江浙之亂，萬分支絀，月欠甚鉅；事到此時，不能不努力爲之。儘公私上下之財力，未知尚可苦撐一年，以待安慶桐城廬江巢湖之得手。忠藎篤厚，雅念拳拳，未審均能同心同力成此美舉否？章軍自歸麾下，專以

纍兄，亦弟心所深愧矣！

復軍機蔣叔起

接賜書，自九年春至十年夏，尊處啓異書新詩，均與南豐讀悉矣。天步艱難，非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東傾西跌，如扶醉漢一般。封疆將帥皆循俗吏而得之；因緣顯擢，貌似有爲，臨患難而先自遁走者，比比然矣。豐南此去得土地以養人，較之七年沾沾仰鼻息於人者，情形不同；慶光之間，部庫有餘，則握兵符可以有爲。至今日則兵無可調，惟有募勇；餉無可請，惟有自籌。滌帥現握督符，兼管地方，必可成功也。寬以期其進步，坦然而委任而責其成功，自可掀攀風雲，淸夷東海，挈而還之朝廷。現於十五日先率弟處霆營禮營七千人，並其部下三千人，共計萬餘人，先行南渡。其後至張凱章左季高李次靑諸公，約在七月，會於祁門矣。

下游賊情，旣無所顧忌牽綴，勢必悉數幷力西犯，以求逞志於楚。楚固所欲得而甘心也。樅陽爲安慶之吭，餉援盡斷，適足以怒寇而速其來；然亦不能不堅苦以自支撐也。其由舒桐正路犯楚，猶易爲力；其由六安商固旁路犯楚，則楚之漢陽黃州德安三府腹地空虛，不獨懷桐圍師莫爲其後，眈之布遠勢而逞狡謀，不待再計。鄂中以十府一州之民力，養皖江水陸六七萬人之軍食，積欠至百餘萬

兩；而又近德吳禍，仍不能不添募萬人以彌縫其闕。都直夫將軍奉命北防，坐索馬步四千，行糧五月；懷桐前軍既無可抽撥，即置鄂疆不問，而兵力餉力，亦均無以應直夫之請而壯其行色。且直夫足病不良於行，已據情入告，未知廷議何如？甫田遠人，缾罄罍恥，其鄂人之謂乎？春間援蜀之蕭濬川六千人，甫抵成都，因病身故；出師未捷身先死，天也！春初派援浙江之蕭輔臣六千餘人，因浙江倖勝，飭令中道折回；又復十牛九牧，零星抽撥，竟失良將。所部尚在湖州，恐成散局；此則人事之未盡善也！鄂省餉原，西望巴蜀，東視吳越；今若此頂踵之患，無時或釋。楚其旰食，憂患方從此始耳！

復余會亭

天堂之防，觀音之卡，仍應設碉；外不足恃，則內地尚有一層可恃。現已札飭何令英紳同張參將前往督修矣。老阿洞新舖溝二處，均應各設二三碉；或品字形，心字形，梅花形，聲勢乃壯。其蕭家碉及鍾鼓樓下之山中大坳三處，恐一碉尚少，不足以資捍禦；亦應各設二碉三碉。此數處已札飭霍令霖紳張參將前往督修，應請足下親往指點要隘，一併督修，剋期一月蕆事爲企。天下事至今日，何處更容姑待？何處更懷苟安？凡可以庇人民利社稷者，皆當毅然行之；萬不可依違因循，自誤大計！諸碉即日興工，即日派人防守，保竟衛民，至切至要！其大尖門觀音坎二處，俟足下另函飛示，再行批覆。

至據險備剿之法，承示當駐重於土地嶺，及分駐左右兩峯；碉防穩固，貴營並可抽調。因地制宜，滿盤棋子皆成活著。其樂兒嶺管家渡外一層邊防，應再添設碉卡，以壯兵威，而餙兵力，亦請速即籌復。總之，山險設碉，是堅壁法；山外平原設堡，是清野法。及是時行之，如救焚拯溺，萬不可再遲矣！

復唐義渠廉訪

奉惠函敬悉，奉到硃批，暫緩展覲；蓋天念楚北，不欲使我公一日離也。慰甚！潛山霍山為懷桐後路；鄂省屏蔽，若賊分股內犯，不獨懷桐之帥芒刺在背，即蘄黃邊界亦必喫緊。介唐所練兆字五營，弟已飭其挈入山內，據險扼守，并請孫樹人前往督修碉卡矣。然潛山閱練，非介唐速來，難期得力。霍山形勢，非苦留昌營不可。弟已奏調介唐招募來皖，應請尊處加函催之，囑其於七月初旬，必須趕到；并請函催蔣榮連先行招募，六月前來為要。官捐已得八萬，可供八日之糧；惟商紳尚難其人，即請老兄與渭春丹初妥議速籌。如今歲能另籌百萬之餉以資接濟，則鄂省糧臺尚可支撐耳。揆帥欲兄募千人為省防，亦是要著；如調帥仁英字而不另募，則亦不必再議。如定計再募千人，則斷不可再用時霖為營官，此人不宜於戰也。

復左季高京卿

得書稍慰盼念，霖哥痊癒，庶臥龍不復蹶犢，得以掀搴風雲，濕江東士大夫之望耳！來書布置思議，有攬轡安閒之致。公自募三四千人必不可少，凱章一軍，可自取之。來書言物色營官總哨云云，營官是五哨官之總，不宜更立總哨；是爲狐裘蒙茸；軍政成於一，敗於二三，必不可頭上安頭。又須切戒大旗名目，大旗多以猛進爲能，而管下并無一人，其猛進則趙[illegible]之先出也；其手下無一人，則如木之有幹無枝網之有綱無目也。牽率六隊，進退失機，又能使一營之槍礮不能施放，此最誤事。丈之所長在遠謀大略，一旅之政不足談；然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甚尊意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則只須尊意營官一人耳。楚軍營制，奉上二本。據目前之湘鄂情形，舍此亦不能再立章程，可起孫吳而復覓也。

林翼精力日頹，然猶可支撐以待公與滌帥之成功，必無推諉之念。十六人奏中有奇士，惜未餚用；丈處表揚，卻不過百萬之一，且有愧詞於丈，以姻親故也。昨日以咨行矣。

復李希庵

奉手教，具承一切。馬隊駐下巴河一事，實可壯聲威而資餐息，請告之舒六兄；只宜分紮下巴河之西岸，卽黃州下三十里之驛路。其地三面阻水，水草豐足，馬隊所在，未免稍傷百姓雜糧生計，弟答

營彌補之，似不必分紮三四處爲宜。逸亭開招甚濫。鄙意天下何處是樂土？何人是樂境？惟是盡力兵事，不分心，不萌妄念，盡其心與力之所能至者而已。省城本空，亂民四起；或調幹臣千人在青山，或請義渠募千人，均候公酌。惟下游多部之四營，弟不便食言；都公與昌營均已奏留，則山中不致空虛。鄂氣尚盛，餉竭一層，只要上下齊心，去無用以歸有用，一力苦撐，猶可爲也。

致曾觀察

奉手教幷探報，尊意賊如近來，且不合圍。厚菴希三公之議，果與公合否？大約安慶不得，則水師不能進剿；兩岸之軍，勢因而牽綴不前。此二庵一琴之苦心也。賊勢必先趨甯國徽州，然不能越祁門一步；凱章已起行，季公又繼進，次青則三千人已成軍矣；南岸無憂，可以理斷。北防必緊，然不能以緊急單薄而不著警策之筆；且湖北荊宜一帶水災，大於道光二十二二十八九等年，倘安慶廬江早復，鄂兵可裁而餉可減，則亦保鄂之一法也。廣蘄所得土匪，已預通安慶張逆，而狡啓戎心；荊州澧州亂民，相約八屬共起，以先搶安鄉澧州簽金爲起事張本。幸唐蔭雲沈幾密斷，殲厥渠魁，功德甚大。嘗膽臥薪，其楚人今日之狀乎！

復孫樹人司馬

得書具悉種切。近舒近霍山險各卡，次第完修，至爲欣慰！惟迭次函札，俱言碉卡並修；來函言卡而不言碉，何耶？夫有卡之不可無碉，前卡各批札函已詳言之。鄙意一卡總須五碉，或三碉，或六七碉，如品字形，心字形，梅花形。凡卡外一里二里，迎於必由之路，排設數碉；卡內扼於必由之路，橫立二三碉，均可制賊之死命。即兵潰勇散，賊即逼卡，仍莫可如何。又或於卡門內相距十丈八丈六丈，正中門設一碉，卡門外十丈八丈六丈亦設一碉，均大有益。高下因其勢，左右酌其宜；務乞妥酌兼修，堅實落成爲要。

光字左後兩營，應以不動爲是。至該營餉糈，各局紳是其專司，自應力爲籌畫，何得懈弛？現已飭營務處向英山捐輸借籌一千，未知應手否？英山潛山，皆百姓也，似稍偏枯。鄖兵千名，亦由營務處酌撥教演，以資得力。一切情形，隨時函致，並同朱柳二紳均同稟復爲望。

復余會亭

接來函具悉。管家渡樂兒嶺外一層邊防，應以三石嶺六萬寨兩處爲總要；且險隘天成，足資保障，應即建寨設寨，擇日興工。凡一卡總須五碉或二三碉，凡建寨之處，其緊要門戶，迎於必由之路，亦須建碉，則寨乃可穩。惟須因地制宜，剋期蕆事，以期有備無患；其土地嶺等處，邊牆碉所，即日興工。此

是內防，只應派團勇十名巡守，官軍仍應捍蔽其外也。至切至要！

復多都護

貴營分飭日內移駐掛車河西，其地距桐城稍遠，而距龍井關練潭等處尚在五十里六十里之間；能否聯絡一氣，呼應靈通，卽鉅股上犯，不致爲其所乘，老兄必有把握。都將軍近又奉到廷諭，飭催前進；弟與揆帥奏留一節，計初八九日可奉批，未知聖意如何；大約都公未必可留，而大起馬隊，與昌營三千三百人，則必難抽撥耳。想見貴營駐紮之地，總須左顧右盼，照應龍井關潛山練潭等處，乃爲萬全長策。前路地勢舒展，則我軍戰勝可以追殺敗賊，馬隊之力如鷄盤遠勢，乃可得訣。且後路聲氣聯絡，卽大股猝至，可杜包截狡謀。老兄高識遠慮，尙乞預爲酌度。至介唐新募之勇，弟飭其七月初旬，必須趕來；十七日奏調批摺，近三日可以奉到。其兆字五營，現以飭令斂入山內，並囑孫樹人代爲照料。惟介唐去後，官心與民心不洽；隔省辦事，實苦難施展耳！

復衛靜瀾侍講

豫州中原樞紐，任捻逆之縱橫馳驟，無復過問之人；縱賊殃民，衆勇爲賊，日朘月削，民命何堪？弟將豫省近年顛連無告之情，樂正欺蒙搪塞之狀，臚列入告；又敬舉十六賢才，而旭初其一也。兄奏聞

在營，知弟憂吳；其時吳事方萌，人因以弟爲狂愚耳。此時下游之賊無所顧忌牽綴，勢必悉數併力西犯；弟函致鄭松峯觀察，請於商固光州一帶厚集兵力，先事預防。松峯官聲本好，心地亦熱，但未審事權應手否？

楚師本年兵力分去萬六千人，現飭添募彌縫其闕，亦俱未到，而餉欲竭矣！天下兵事，南以舟師爲要，北以騎兵爲要。史於劉項戰事，於樓煩善騎射，擇軍中可爲騎將，及騎將灌嬰各事，均大書之；是劉項之興敗，在有騎無騎矣。光武曰：『今日觀突騎之戰，樂何如也！』光武起舂陵新野間，且視河朔騎兵之盛，宜爲此言；即佛貍有足無足之說，亦其旨也。弟意欲兄募騎兵以保楚之北門，而規畫豫州；當非肉食之近謀。大抵馬兵一人月七兩，可養步兵二人，可養馬兵一人，馬兵一人得力，又可抵步兵五人。此則我輩之善取其長而募所習，要亦須選擇訓練耳。

兄處河朔，專募馬勇，是弟獨斷之見；來示欲勇丁自備馬匹，必不可行。請兄精選勇敢沈摯尙恥任氣之士百五十，購馬二百匹，多購數十匹備馬力之疲；幷購鞍韉等件，秋高來鄂，以精實爲先務，不能責兄以程限也。兄離鄂之日，或疑兄其欲隱，弟曰否否，兄固非其人，且盜賊充斥之天下，何處可隱居乎？亦非其時非其地矣！已將來函復函抄寄丹初諸公。於本月杪摺差之便，專寄銀三千兩到新鄉，

公便宜行之。弟惟盼虎士來助，同多公舒公李公大戰三五次，便乞公獨當一面耳。弟病久矣，時不可病，義不可病。左公曾言『凡人之病是志不帥氣』旨哉斯言！弟言不可病矣！如出口購馬，則須請稟請咨酌之。

復余會亭副將

得書具悉壹是。幹臣移紮青山，莫爲後勁。樂兒嶺一帶趕修碉卡，立志必果，勒限必嚴；堅實落成。每碉必分派十人防守。來示有所自恃而不爲人之所誤一語，是謂能自立，是謂能君子之強，忻慰無似！至所論援賊內犯必指天堂，外包必指商固，尤爲洞悉賊情。碉卡成則捍禦有資，緩急皆有足恃，亦節減兵力之一法也。貴營抱病勇丁，亟應調理；所需藥餌，現已飭務營處專送矣。

致曾沅圃觀察

各處計謀之人，老成之士，均謂安慶合圍，早期收復，則皖南皖北全局皆振。前者公言厚庵力主合圍之議，公乞厚庵希庵入關面商，以三傑謀一城，其謀必臧。未知近日所議已定局否？竊謂陸師稽延，致厚庵久頓黃石磯，於今三年，其焦憤情形，殊難言狀。皖南秋初有二萬餘勁旅來會，雖敵處孱弱可虞；然兵事以求戰爲主，怒賊而速使來援，未必不可咬牙切齒痛殺一番也。如與厚庵希庵商定，卽

求決策定計，坦然勿疑，并請示復。

復余會亭張和甫

奉書並地圖，具承一切。霍西正路匯要門戶，來函言樂兒嶺為第一重，土地嶺為第二重，老阿澗為第三重，形勢瞭然在目。老阿澗二碉尙少，應增為三；土地嶺之左右兩峯，四角尖，鐘鼓樓二處，各築一壘，不若各建二碉，以碉有藏身之固也。蕭家坑蘇家坑建碉之議，原係專就土地嶺形勢而言，改建樂兒嶺，最為妥當。但嫌二碉不足，應建三碉五碉或七碉，聲勢乃壯；非築不能淸野，非碉不能堅壁，彼此互相聯絡，外防穩固，而第二第三重門戶必可無虞。至土地嶺去路，左旁大坳，碉卡並修，以求無隙可乘，均是妙著。亦須三五碉乃有形勢。尙希嚴切勸限，堅實落成；並將霍南各處山險，妥速履勘為要。鄙意總以運籌霍山全局為要。平時派民兵十八，入碉堅守，仍以官軍千餘人，另紮要地，助碉卡之聲援。尙應另籌二千人在活潑之地以備援剿，此地此山，此軍乃可萬全也。

復曾制軍

奉書，敬承一切。季公隨征之奏，到祁門即可拜發。作梅言造船須在九江，武漢下游無木料蔴絨桐油，蓋價值倍蓰於上游也。意欲造成，直從賊中打去，事勢固為直捷，而心以為危，尊見以為何如？又

言江蘇內河桅木，須與外江稍異；河窄橋多，不能安桅，須備活法。

作梅兄到益陽，訪聞先嚴舊德軼事，幷閱所著書，慨然深閔，以必得佳壤為志。所卜新穴，距舊地二十丈；林翼昨已遣人歸取土色，六月杪當可到也。作梅言日期七月最佳，八九十月亦可擇用；如可假四十五十，即先行前往相度而行。林翼隨之，以畢此願。如待懷桐之克復，則作梅歸里，明年再定；林翼在此，僅彌小缺，而大局安危，必待三傑及援賊之未至。奏乞四十日之假，得以馳歸，稍贖罪戾，安慰先靈，實所深願；惟當吳事潰決之後，軍情擾側，朝野驚疑，留此終年，於事固屬無補，去此一月，於心終覺不安，又疑不能決也。時事艱難，林翼又復神疲氣短；作梅之意，蓋深念之矣！此中遲近行止，敬求鈞示。書院地基，距先嚴塋地舊穴新阡均不過里許；山川靈秀，毫髮無憾，已遴請鏡瀾十二賢人經始矣。

復多都護

六月十三日，奉到十一日惠函，具悉。蘇常之賊，已回竄丹陽句容蕪湖及東西梁山等處，偽昔王楊逆調集大股來援懷桐；又據探報和州及巢縣黃山一帶，均有數萬之賊等情。此時賊在下游，已無所顧忌牽掣；其目中意中，惟有楚軍耳。賊勢之多，賊情之狡，必較上年尤為兇悍。貴部現在前敵兵力，自不可薄。希庵撥應各路，亦止數千人，不宜多調，均應如所示辦理，弟亦永不再撥矣。都將軍坐索兵

餉，苦擾不休；此間兵力實難抽撥，只好如尊示所云，聽其另募可也。

復余會亭

奉書具悉壹是。前得張令來稟，據稱六萬寨險隘天成，宋時舊址猶在，可以因基修築，妥設守備。霍城形如仰釜，憑高內瞰，動靜皆知；每次大雨，則城內積水數尺，幾無立足之所，不如建寨保民，倣古人堅壁清野之法，乃有實濟等語，與來函大旨相同。業經照準批行，並咨明江督部堂皖撫部院在案，即請察照。至貴營應駐何處，惟足下妥酌示復為要。樂兒嶺似非僅三衕可守也，酌之。

致衛靜瀾侍講

貴省近年以來，百姓之身家性命，其為捻逆所傷殘，兵勇所荼毒者，不堪設想。雲浦中丞奉旨督辦防剿事宜，蓋帝念中原長城倚重，誠能改絃易轍，一反從前大帥所為，或可稍蘇民困。自古未有不戰而能守，不剿而能防者也。弟前此賢才之舉，曾列旭初大名，二八同升，必不難宏濟艱難，及時補救；惟團練可以濟兵力之不及，而不可與言摧陷廓清之事。以額兵所無能為力者而責之不教之鄉愚；以糜費數十百萬之餉所不能有成者，而責之不名一錢之民捐民辦，此則私心所未安者也。近探賊衆分布和州蕪湖兩岸，勢已西趨。前請閣下代募虎士百五十八，如力不能及，則馬隊百八，亦可自成

小隊。購馬二百匹，並備鞍韉等件；秋高來鄂，以資征剿。茲奉上銀三千兩，惟閣下便宜行之，不勝感企！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取其所長而用其所習；弟惟日盼鐵騎前來，如何選法，如何操法，諸候尊裁，非弟所能遙度，亦不責兄以程限也。

復孫樹人司馬

大抵山險結寨之處，可建碉樓；若平原曠野，四圍空闊，無險可據，無隘可乘，恐徒費財力，當作罷論。舒紳朱溶等倡義旅而練民兵，著有成效，深堪嘉尚，應即札獎照辦，而以秦褚朱薑諸紳輔之，並聯絡汪彭二紳，一氣孚心，和衷共濟，一一如所示辦理。至霍西之樂兒嶺土地嶺老鴉澗等處，亟應設法興修，並將霍南之三石嶺白沙嶺佛子嶺等處，詳悉勘明，妥速稟復為要。昌營勇丁，不得以新章為辭，遲行裁減；其應設法補苴之處，已飭營務處查議矣。昌營撥員勇至兆營教演陣式槍礮，自屬可行。禮左營應發功照六十張，分別給領，以示獎勵。前據張令余副將稟稱，霍城難守，不如六萬寨險隘天成，可資保障；守寨與守城同，失寨與失城同，業經咨明江督部堂皖撫部院在案，應飭張令妥速修築為是。

淮鹽一節，如能暢行，有益於皖省軍餉不少；自春秋以迄秦漢及南北之史，均力爭淮水。凡用兵

以水道爲綱，得江淮河漢之要，則脈絡通而氣勢乃振；預謀淮河，非徒爲富計，亦爲強兵計也。惟越覺圖遠，殊費周章。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鄙意久欲舉行，並迭次函商翹庚中丞。皖之利，卽楚之利也。張令諸多掣肘，已函告滌帥。盧又態夥勇爲賊，令人髮指；皖撫優容養奸，反復陳說，付之不問。當並函告滌帥，此等敗類，留之何益？當有處置矣！

致閻丹初農部

毛旭初若肯往返函商，弟當告以愚慮。第一要件，要練馬兵四五千，步兵一萬，乃可保耳。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今日之說團者是也。

致曾制軍

安慶宜合閣經厚庵希庵雪琴三傑會議決策，必有十分把握。沅公已照辦，林翼亦迭函請其毅然行之，坦然無疑。援賊之遲速多寡，與他路之成敗利鈍；安慶一軍，儘可不問，志專則神凝也。其卷舒操縱，必以水師爲根本，可穩固無虞。安慶對岸水師艇哨，無可依泊；沅公求江西二營助力防守，以杜油鹽柴薪之接濟，乞速籌之。

又坪屢言軍事，林翼屬其舉國以從公指揮，近狀何如？官帥復奏，左公督辦，難期速效；舉劉入蜀，

與鄙見同。細思督撫多半不能帶兵，又無門徑可以募勇，舍劉公別無可舉。少荃帶勇多年，中道自畫，若一勁到底，必有可觀；兵事尚早，毋即厭苦也。揚州水部都督，亦須另籌陸師萬人以翼之。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所以亂也。近因澹公撤卸，頗致悲憤；錄原奏及旨求指示。如何爭正之義，及措詞進奏緩急之宜？如可掣銜會奏，庶幾此心乃安。

復金逸亭伍次蓀

蘇州十三日寅刻失守，張璧田十四日退至杭州，可爲痛哭！接次蓀二十一日手書，領悉種切。次蓀尙謂常州未失，狗逆正在相持，似不盡然。春間我欲救吳越，無人以爲然；至今恐不能救，不可救而又無能救矣！秋冬之間，必挾全力西犯謀楚，旁擾橫軼以圖牽掣我師，不可不預爲憂思準備。如山內之兵應禦於境外，則兵當在前，擇霍六固始商城等處駐紮；如應禦羅麻之間，則恪守希庵先生遠剿近守之法。兵力當注重於黃州之上，或羅田松子關三四千人，麻城大小界嶺三千人，黃州三千人。及是時閒暇，以兵駐之，該處未有新修碉樓卡關，並無人守；若以夏令派人守之，逐日加修，則勇丁不致自逸，而工程完固，防備益堅，且無事時之勝著也。鄙見如此，未審孰當？應請斟酌機宜，迅卽示復爲企。

鄙見兵愈遠而力愈分，懷桐是第一關鍵，大堂是第二關鍵，懷桐未復，天堂不可無兵；其地可以

控制數州縣，而又常有糧米可採也。鄙意兵事以夸大矜張驚遠爲忌，收斂固當切近爲貴。霍山余軍應否撤回天堂，以二千五百人或三千人爲守，又以五百人或千人分守霍山西後五十里之土地嶺。此隘聞五百人可守，然未親歷其境，尚祈詳悉函復。又有流波確之觀音坎大尖門，此處現已修關，各派百人守之，力必不足也。似此布置只棄去霍山一城，而天堂既有兵二千五百人，其土地嶺觀音坎大尖門羅田松子關麻城大小界嶺又分去八千人，似山內已可有備；而潛山太湖英山蘄州蘄水宿松可穩，此計似較穩也。或曰不如合力遠剿，然弟總不以爲妥，請公同酌量審重，計出萬全，明以告我。月前曾以此意隱約函致幹臣會亭，亦不能深喩其意也。

致曾觀察

二十二日將關內關外各營梟行逼近，直至車經渡而止；此軍舒卷操縱，府庫倉廩，均以水師爲根本。故前濠後濠安變宜之，他處尚不盡然也。林翼在天平架，李忠武在洪山，預議後濠，乃各於後面十餘里興工，其時惟邢星槎遵依靠實辦理，人固笑其拙也；石逆到後，則後濠變爲前濠，人又嘆其巧；此議本出於李忠武，林翼至今思之有餘情焉！

復楊厚庵軍門

安慶合圍之事，經韓范諸公謀之，同心同力，成此美舉，必能計出萬全。弟前復沅圃先生書，已極力贊成矣。承示沅部深溝高壘，堅守不戰；即援賊竄至，可恃無恐。惟東門外須添營扼截，直抵江岸，則圍師接濟可由大江運送；城賊糧終有時而盡，可望成功。仰見碩畫老謀，算無遺策。至迎剿援賊，希庵當可獨任其難，不至抽調圍師也。

復余會亭

足下擬俟彌卡落成，以二營駐於霍南之三石嶺白沙嶺一帶，以一營屏於六萬寨之前，以二營駐於霍西之樂兒嶺；後路爲大尖門觀音玖各處策應之師。所擬大概各情，有不得不分之勢；而鄙意仍嫌其分而力單，處處有備，轉恐處處無備，仍須隨時斟酌。惟聯絡前路舒六水旱各團，囑其穩守自固，切勿出戰；專刦賊後之糧，并以虛聲夜襲，使賊驚疑，斷不可於日間浪戰，并令各處鬃將新收之稻入寨入圍，的是切要之事。蓋清野則賊無所掠，堅壁則民乃有所恃而不恐。古今平賊之略，不出於此，可隨時董勸激厲之。敝處并允察核尤爲出力者，代爲奏獎，以作士氣而固民心。

復舒都護

承詠乃閣下家事，無可代謀；俟功成後，自有調處之方，目前聽之而已。弟與兄同心同力，相期共

濟時艱；前將尊函附寄省中以抑分為大衆公議所關，恐累閣下聲名。所需公費，弟已飭糧臺另籌。此事應請嚴切禁止。閣下雖無近利之心，誠恐為人所誤。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兵弁聚處營盤，無故不準擅離，軍法自肅。馬隊占住民房，無惡不作，深堪痛恨！其有攜帶女人同行者，尤為不成事體，大干軍令。種種不法，閣下既有所聞，亟應從嚴參革，萬勿狥縱。至切至禱！

復曾制軍

手教具悉，一切東流湘後營應候厚庵酌調；建德寶右營，獨防張家灘之賊，亦恐孤力。不如檄寶營他起，防張家灘而分其勢，即以寶右營移安慶對岸為妥。賊勢賊情，殆以上游堅城堅壘作守局，而於吳越地方竄食殆徧；儻宣城不守，則進兵之路，阻遏不前。既孤來蘇之望，亦非軍機之宜。宋國永、鄭陽和、楊鎮魁等可先救甯國，則吳越之賊，必有所返顧而不能逞。廣德一帶軍威既振，則杭州亦可幸存。

復多禮堂都統

專到惠函，具悉一切。惟攻堅非至謀，扒城尤非善策；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相抗，精銳徒傷，士氣不振。即如老兄目前攻二壘，帶傷及不列等不報者約千餘人，若再以梯攻城，不知又傷多少。數百年無

扒城得城之事，惟賊亂賊逋，乃有扒城而入者；卽古史所載戰事亦然，應請老兄審察賊情，別籌良策。扒城之議，決不可行。偵探一節，尙希留意，實爲至要。希庵來言老兄勤勞太過，尙祈節勞自重爲囑！

致六安州鄒季棠

翁中丞來函，已調盧又熊他處，而派吉鎭來六安；吉鎭何人？所帶爲兵爲勇，虛實強弱之數何如？應請密示。六安地衝要，非強兵萬餘，難以應敵；若州城有水可恃，則汝等兵勇布置守禦，不缺鹽米火藥，亦可守而不失。如吉鎭有志城守，均祈早爲籌度，以據城堅守爲主。俟賊來時，小股則相機雕剿，大股則堅忍不出，以挫其鋒。嚴飭地方堅壁清野，以挫賊勢而伐賊謀，城不可得，野無所掠，賊必不假途六安矣。

復閻丹初農部

治軍以整綱紀爲先務，而不在小費。舒營弟嚴行函致，革去各官；頃得舒公函咨，可感可敬！此公忠良，惟惜少欠精明耳。然果精明，又恐未必如此之忠良。幸以公費優待之，責人以嚴，不能不養人以寬也。

致襄陽府啓藝圃

設險守國，古有常經；先事預防，軍之善政。濬濠修壘諸事，亟應集費蕆成，力求實濟。得曦雲廉訪來函，據稱樊城濠工，現飭陶營官督率勇丁接辦，並另雇工匠估造碉樓，其濱臨襄河不能建碉之處，修砌牛馬牆彌縫其闕。至老河口毗連豫省，市廛繁富，爲捻逆之所垂涎，自應一律照辦。查樊城商民，多懷觀望；房租捐輸款項，日久未經取齊。爲該商民自衛資本，自保性命，尚不領悟，可謂至愚。應請閣下嚴切曉諭，趕緊興修，並嚴行勒限堅實落成爲要。

致李希庵方伯

駱公來函，索求朱品文、劉重槐于高勝之營，斷難應允。劉重槐久隨麾下，尚可練成大器；近人均謀於討便宜享現成之福，不知兵將非苦求苦索自選自募，雖有亦不得力也。夫精兵良將，亦須運用得法，乃能有成；近人因朝命言及湖北，即專意向湖北派兵，湖北何能以一省供應各省哉？天子之命，殆如父母之心，見不肖子破家，必令勤苦子分與以財。在天心則至仁而大公也，其如子孫之力不及何！

致多禮堂都統李希庵方伯

查廬江三河來援之賊，探稱四萬餘人，其虛實多寡，尚待確探；如非大股，或可乘其來援，分兵先

羣援賊，則桐城攻堅之師，不致前功盡棄。如賊勢果盛，或應照原議撤圍，專剿援賊；此中緩急機宜，應請兩兄公商妥酌爲企。至謂乘機進取廬江之議，應待安慶桐城一齊克復之時，再請籌辦也。

復潛山縣蔣偶堂

此時應講求城守之法，不得更萌他念；弟處必以五百人入城助守，并可先於附城之處建立空心碉樓六座八座，賊來在即，可酌定趕緊興修。凡守備專用槍礮，不須多人；無論何樣城池，均無不可守者。須知有官守乃有民守，官先不守，則民不來，米亦不來；況大營之軍火軍米均從潛山徑過，又何患乎無米乎？且城守十日，前軍必來回援，又何慮慌若是之甚乎？兄振興志氣，毋蒙苟且，先事綢繆併力守禦，方不負讀書之志。若是野人寨可守，則韓公所謂苟此不能守，雖去之他處何益也。

復曾欽使

江南地勢，有畢生不見輿轎，而一里二里即須乘舟往來者；且五里一橋，守易戰難。舢板亦多半不行，又溝澮鱗比，十八爲隊，尚恐窘步；如可以步軍改小艇，易槳爲橈，去桅添艘後之櫓，如龍舟競渡之意，而僅留一人守艇，餘人均以短橈近岸，執械上岸殺賊也。蘇常湖嘉地勢均是如此。

復余會亭

斂兵據險，則兵氣聚而兵力可留有餘；聚稻入堵寨，則野無餘糧，而賊股不能久駐。兵民聯絡，守備自嚴；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可以言戰矣。兄處兵力雖單，已調吳幹臣青山一營前來協護，六安之賊尙是小股游魂，大股未動，不能紛紛調遣。六萬寨工程僅四成，及此狂寇伏匿之時，趕緊與辦，實力督修；聚居民之菽粟而四積其上，臨警之時，亦可以濟軍食。此間轉運殊覺大難；設局招徠，務與張令籌商辦理爲要。

復李少荃觀察

奉初八日手告，津門之事，發憤同深；如有旨調楚軍，則有兵無兵，有餉無餉，均不能辭。上海杭城兵狀如何？乞示悉。此兩處不守，則帥府憂勞愈切，而東南大局竟恐不支。

致兩司

捻匪之志，在貨財而不在城池，應以捍蔽孝感，即以保衛漢鎭。如羅山捻匪果有內犯之勢，即將凱右全軍五營移駐孝感，離城百十里之楊平口紮營；黄陂黄安孝感等處控制得宜，而漢鎭亦可得捍蔽之利。

致嚴渭春方伯

北防之要，應分兩路：樊城老河口爲一路，棗陽隨州可以兼顧；孝感黃陂爲一路，而德安黃安可以兼顧。捻勢爲合無紀律，據險以待之，每路得二千五百人，即可大戰，特不可零星分撥耳。

復伍茨蓀大令

得來函具悉一切。惟狗賊有必援之勢，而尚非來援之時；其零星添賊，乃賊作守禦之計耳。大約此次援賊，非厚集大股，必不來犯；如報稱三十萬賊來援，則三折三扣可得八九萬，實賊情乃確。若報稱四五六萬人來援，則尚是虛聲而非真賊也。來函略知賊情，所言商同六安紳士運糧入城，尤爲先務。足下即暫在六安襄助鄒君，兼審賊情，聯固民志爲妙。又函言賊之援，正向孔城旁竄天堂，亦最得情，及是料理綢繆，猶可及也。可傳諭之。豫捻及於霍山信陽之間，楚之北門已警。李方伯在青草塥，要地未可調撥；而成鎮在松關，梁守在兩路口者，均當爲北門之寄。都帥又率千一百八十九日起程，從英霍六安進發矣。

致吳幹臣

黑石渡聞係負山阻水，可以五營守駐，不煩添兵否？援賊上犯太湖潛山逸亭十三營，并擬再調四營以益之，擬在空閒之處久紮，俟何路警急，以全力赴之。恐到霍山，必在一二月之後矣。弟意兵事

有須先一著者，如險要之地，以兵踞之，先發制人；此為扼吭之計，必勝之道也。有須後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堅定，待賊變計，乃起而乘之，此可為奇兵而拊其背，必勝之道也。如黑石渡五營專作守局，不煩添兵，則逸亭十二營游擊各路，再會兄於霍山，成功必矣。祈切實籌思，酌量示知。又軍行甚遠，軍中所需務須先期函知弟處，斷不厭煩，儘可逐日函之。邢夏王錫之，或徑函告弟處，必可應手也。各將務聽約束，為我作臉。楊古魁本有口糧，王選鋒營可撥入舒處支領，可函之樹人。

復曾沅圃觀察

奉惠函并探報等件，具承一切。頃得滌丈來函，知甯國已於十一日失陷，賊計必憑堅城堅壘以抗我師；此後進兵之路，必多阻隔。且賊得志於皖南，勢必挾全力以求逞於皖北；又必分三枝四枝，以為多方誤我之計。大局艱危，實深憂憤！所示攻撲賊壘一節，尚乞斟酌而行；如果難攻，暫可不理。現在安慶接濟文報已斷，不患援賊之不來，蓄士力以待異日大戰；若援賊破滅，各城均可得手，應請卓裁。

致諸帥及各郡守

前函商北防捻匪，以襄樊為一路，兼顧隨棗；以黃孝為一路，屏蔽漢陽，兼顧黃安。茲聞甯國於十二日失守，皖南既失名城，此後進兵之路，殊不堪展。賊計必於皖南作守而不戰之局，而全力趨於皖

北襄樊一路。近無捻匪警報，應酌量緩急；暫不變動；即令事警，亦只應由梁守酌派一二營前往樊城作守禦之師，以便抽出襄陽樊城兵勇，前往老河口防範。大抵捻匪志在擄掠財物，守兵先期戒備，遠探近防，守而不戰。即兵少亦可自固也。成鎮武臣崧關之防，未可輕動；梁守黃孝之防，目下亦未能全軍移入樊城也。至麻城城守應俟六霍等處情形何如，再行調兵協守。

致李希庵方伯

賊得甯國廣德，從此以後，必不與滌軍言戰；只堅守城壘，便足老師費財。滌帥昨札調公到祁門，應請裁度。弟意賊得甯國，必專意守此名城，而分悍賊以竄食浙境；又以全力分犯皖北也。顧賊作守局，則我兵即不可作攻局；應另思良法，或改道浙江，或改道揚州，乃有戰事可言。

復曾沅圃觀察

丈與滌丈均慮賊勢之西犯；林翼之愚，謂從此東征之師，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一年二年，求一戰而不可得也。賊情於近三四年，凡遇名將強兵，皆以此法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軍作鈍局，改爲攻局圍局也。積日累月，情見勢絀，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鑑，伏望深思。希庵南渡，阻之則不義，勉之又恐回援在即，奔走不遑，心以爲危也。

致多都統

聞兄日夜勤勞，又身在礮子中經過，甚爲馳念。兵事貴乎審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大將自臨城下四五十步，縱不自惜，如軍事何，如國事何？且吾聞臨陣而不避矢石，不避槍礮，謂之爲勇；至如城下仰攻，我勞彼靜，我勞待逸，我無備彼有準，從礮子中經過，不得爲勇。天下強兵良將本不易得；若再不自尊重，則東南半壁何以支持？弟曾言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無礙，並不爲過；一月而得數城，而賊來轉不能戰，則不可爲功也。望另勉思鄙言，毋誤全局。八月二十三夜得臨淮袁帥八月十三日書，援賊已西來，應準備大戰，毋傷士卒，毋挫精銳。尤望兄養息精神，聽弟與希庵之忠言，莫聽旁人無識量無道理之人之巧言。并另函請希庵兄代爲勸慰斟酌進退之宜，分別行止之要。軍興十一年，每誤於攻城，每誤於性急，不可不慎也。

致衞靜瀾侍講

甯國爲由皖入江浙之要，滌帥調募各軍，先後會集；已派張凱章出旌德，鮑春霆出涇縣，分道馳救。援師未至，而甯國已於十二日失陷。此後東征之師，必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賊計必於皖南作守局，而以悍賊竄食浙西，兼窺江省，又挾大股渡江，圖解懷桐之圍，以求逞志於皖北，又必分三四枝多

方以謀我。楚其旰食，憂患自此始矣！捻匪現已出巢，縱橫於霍山信陽之間；鄂之孝感黃陂黃安德安各郡縣均與豫緊鄰，而襄陽之樊城老河口等處尤捻匪之所垂涎，鄂省腹地空虛，新募未集，戒備難周；前敵懷桐圍師，不惟無可抽調，尙待彌縫其闕。逆賊日多而兵日少，餉項尤爲至絀，中夜旁皇，憂心如擣！前請老兄所募虎士或百人或百五十人，均惟斟酌行之。惟懷桐合圍已久，賊之來援必速，務乞老兄速選樸誠勇敢知恥尙義之士并購馬匹鞍韉尅日赴鄂，以資助剿而保危局。實所感企！

致葉介唐太守

頃得東安縣稟報以石逆餘黨竄擾全灌，留止閣下，并新募兩營在藉防堵等因，殊深駭異！刻下甯國已失，皖南軍事日緊，滌帥在此乞援，不能不分兵往助。此時賊計必堅城堅壘，阻遏東征，而以悍賊竄食浙西，兼窺豫章。近日大股渡江，圖解懷桐之圍，以求逞志於皖北；又接臨淮袁午帥八月十三日書，賊已西趨，來援必速。且老兄系奉特旨擢守安慶，雨亭因病卸篆，尙在懸缺以待，君命如天，民望如歲，務祈閣下迅即督率新募兩營，尅日來皖助剿，以保危疆而固大局。軍情萬緊，幸勿刻延！

復多都統

攻城之不可行，傷士卒之必有大害，地道已爲賊所覺，必不能破城，前數函已詳言矣。兵事以審

機爲上策，兄知賊已準備，內築月城，而猶欲僥倖於一旦，殊覺不解。兵事以保士卒養精銳爲上計；昔年李忠武三河之事，其病在九江之士卒多傷也。兄久閱軍事，深明機略，愚人又直言再四而不採納；兄之所統已萬人，爲皖北楚北第一良將勁兵，若以此損傷銳氣，不日援賊上犯，一萬傷殘之卒，必爲狗賊所噬，竊爲兄危之恥之。希庵萬人恐臨時須調援他處，兄處懷桐之要，一萬人須顧全數路，若不速信鄙言，後悔噬臍，尚乞思之。又兄爲統將，非營官哨官貪功好勝人可比；凡事當有遠謀有深識，堅忍於一時，則保全必多。況安慶合圍，援賊必來，只爭數月半年功夫，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戒貪小功而誤大局。弟盡情直言，尚乞諒之。

復余會亭副戎

得二十三日稟，報定遠圍軍潰退情形，均悉。然則有圍師而無備，則備戰之兵，可以戒矣。貴營現在霍山，而援賊將至，應斂兵自守，不可株守花板橋，應自行審量移近十數里，據樂兒嶺等處之險，以昌字六營，獨當一面。即十萬賊來，只講守法，不講戰法，但遏之不使西入山中而已。該營前調此霍山紮營地，不自審慎，殊失期望，乃歷時許久，又不早改意，不過想我添人耳。殊不知我只五百人在此，從何處添人哉？獨領三千餘人不能守險而望添人，幸凜之戒之，及早思患預防也。

復多都統

攻堅之無益，地道爲賊所覺，應請停止；兄爲大將，以審兵機全軍旋顧大局爲上策，得城與不得城，均不足介意也。定遠大營全潰，其患在有圍兵而無備剿備戰之兵，與江南軍事同一覆轍，可爲殷鑒。祁門無仗可打，探報賊已渡江，希庵應爲皖北援剿之兵，或以逸亭李二營前往，我希庵限定二十日往返一次，應請速酌。總之，東南半壁，只此一軍，當養威重蓄銳氣以破援賊而全大局；至攻壁之有害無利，地道之斷斷不能有成，請思鄙言，速即停止。蓋僥倖以圖難成之功，不如堅忍而規遠大之策；老兄智識過人，深明兵略，故敢盡情直告，尙乞鑒察。

復松滋縣汪省吾

承示捐項，於秋節前先行批解助餉，苦心至爲可感！足下學力堅定，胸次宏遠；惟時事艱難，人心頹放，賢者能盡一日之力，即爲民造一分之福。盜賊縱橫，吳越巴蜀淮南燕東，所在皆是，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也。皖難未已，宿松亦非桃花漁者之境；所謂「悠悠我里，亦孔之痗」也。不如盡力民事，以明吾讀書之志；部例扞格，我不顧也。方今天下之亂，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在愚民之難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噫！此非大亂之實證乎？表揚節孝，亦風俗人心之一端，如示辦理。目下

餉稍匱竭，兼値水災，兵飢民飢，萬分焦灼。隄工應俟秋汎平落，切實舉行，諄諭鄉民，當可望其踴躍輸將。未知大官大紳肯一力提唱相與有成否？

復多都統

二十七日奉復一函，以攻堅無益，地道不能有成，應請停止，詳悉縷陳，計邀鑒察。愚見攻兵圍兵，此兵家之切忌；近十一年軍事之敗證；若不講守法戰法而再蹈十一年已往之陋習，則賊匪終無平定之理。旣據各路探報，狗逆已挾大股渡江而北，應請老兄審察兵機，蓄養士力，準備大戰；幷請貴部專作戰兵援兵及備勦之兵，實爲至要。老兄所統已萬人，兄爲東南第一良將，應以顧全大局爲主；若誤信營哨官言以攻堅及地道等事爲可僥倖，則異日必貽大禍。昔年李忠武以地道得九江，而士卒多傷，兵氣頓弱，卽得桐城舒城而不得手也。嘗論孺子之戲豬脬，貫以氣而縛以繩，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金脬皆消。兵事以氣爲主，兵勇之氣，殆如孺子豬脬之氣；此中盈虛消息之故，及蓄養之法，節宣之法，提唱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將能知之。彼營哨各官，賊未來則欲攻，則勇氣不可遏；賊果來則殊不能戰，勇氣又減去大半。此積年之通弊也，戒之戒之戒之！

書至此，又於二十八日亥刻奉二十七日卯刻書，知地道已停工，私心稍慰。從此距城稍遠，休養

一月或二十日，援賊果至，須另移河西至要之地，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以整待散，戰不戰之權操之我，而不操於賊，則講究地勢尤為先務矣。兄得弟前此愚直之言，卽從善如轉圜而立止地道，兄眞智者勇者也！佩服之至！

再據韋志俊報，援賊四眼狗已到廬江，皖處已函諭韋游擊，續探飛稟，尊處亦可就近函詢之；大抵援賊果到，我軍總須堅忍不遽戰，憑壘靜坐，安排槍礮挫其氣，俟審察賊情，幷力大戰，則我軍之氣愈遏而愈厲；切忌零星試戰，零星試戰，最誤事也。

致多都統

用軍之道，全軍旅為上策，得土地次之；殺賊為上策，破援賊為大功，得城池次之。卽如八年楚軍血戰一月，連克四城，迨至援賊來犯，四城又為賊有。又如此間去年臘月至本年正月，合馬步四萬人之力，克復二城，而功效仍在破援賊；援賊已破，城池自得。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為喜，而以破援賊為功。蓋髮逆自粵西起事以來，尚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故賊日見其多，兵日見其少；賊處乎有餘，而我轉處於不足。善乎李左車戒韓信之言曰：『頓兵城下，情見勢絀。』實為古今不易之論。老兄智識過人，將才為東南第一；值此時局日艱，務堅忍以保身體為主。蓄

士力以待異日大戰爲要。卽遲得城池，功自在天壤也。

致左京卿

貴營分起行走，相間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隊遇賊先戰，非必勝之道也。應於近賊之處，飭前茅後勁中權會齊並力，乃可大勝。

致曾欽使

近年賊情動輒六七萬人，斷非二三千五六千人所能獨當一路。凱章一軍，應請速與左軍相會，則兩軍均可得勢；臨陣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此一定之兵情也。左公六千人，分三起行，須擇一至要之地會集大戰；軍事忌圍忌攻忌零星試戰，求鈞酌戒飭之。

致官揆帥

皖北情形，九十月之交，必且警變迭出；桐城各營兵將均強，如臨陣能敬畏戒愼，不貪小利，不圖近功，先示弱以懈賊之心，後堅忍以養官軍之氣，自可力遏凶鋒。惟是軍興十一年，未得之城，賊以死守，苦於盡力仰攻；已復之城，官軍血戰而得之，又苦於委棄不守。且官軍以仰攻挫銳，賊匪乃乘虛他圖；官軍注意於前，賊匪繞襲其後，此天下之通弊也。懷桐後路運道，莫切於潛太松梅，自春及秋，幷無

一卒守禦，城門夜啓閉若無人；設援賊上犯，以數千百人先行襲踞，則前路官軍，難察虛實，必致速撤大隊，回援後路。軍需偶有驚疑，必難應期轉運；即令大軍回剿，尅期驅賊出城，而貽誤已多。

查皖省無官兵可以分顧，仍是我軍之責。應由桂車河酌撥一二營專守潛山，於青草塥酌撥一二營專守太湖，幷由本營酌委邢道往該處，於附城四隅要地，添設空心碉樓，以護城池而節省兵力。在大營前後少一營，無礙於戰，而後路運道得一二營預先守之，則足以伐賊謀而杜奸計。如賊計不敢繞襲，臨時調入前敵助剿，不過二日之程，於前敵軍勢無損，於後路根本有益。至派入城守之營，應責成守而不戰，須挑選細心謹愼之將，不可專挑驍果敢戰之將。蓋守兵不可輕出，城壘乃爲穩固，此魏武所謂爲將須有怯時也。

復多禮堂都統

得書具悉。逼城之師，移紮稍遠，可以養銳待戰，欣頌無似！來示總期運掉靈活一語，已握用兵之要害，而尤爲此日軍情賊勢對病下藥之良方。擇地審機，必得馬步可以盡力施展，則士卒無不以一當十，制援賊之死命，而城賊不攻自走矣。刻下賊情趨臨鳳鑪橋一帶，將來恐是先繞北路，竄出後面，以掣大軍之兵勢。先機以備之，堅忍以持之，養精蓄銳以勝之，相時而動，知麾下自有權衡。此間本擬

移營黃梅以實江岸後路，因慮六霍麻羅警變，暫不移營也。

復葉介唐太守

兄歸數月矣，皖南北軍情日壞一日；徽甯蹶陷，江右可虞，定遠潰圍，壽六均警，加以吏情決裂，又復催調鮑軍，北援畿輔；正如千瘡百孔，糜爛不堪。兄早到一日，卽可早定一日之彌縫，延望麾幢，度日如歲。兄來函言來此亦無濟，弟等讀書學道，積苦半生；處此時艱，豈宜安坐？弟則自問本無濟於事，惟義不容辭耳。兄前之必應歸里者，扶植人倫之道；而今之急宜救皖者，悲憫斯世之誠，投袂而起，義各有在，夫復何疑？席硯香如可來營，卽請擊楫同舟，實所殷盼！

復惠吉兩總戎

賊蹤四出，來去靡常；閣下督率練圩，齊心協守，具佩藎勞籌畫，董勸有方，至以爲慰！惟練勇圩丁可與言守而不可與言戰，祇宜斂入圩中，授以堅壁清野之法。尊處應擇勁兵一二營，築堅壘於埘城險要之地，以護糧道；賊至仍須堅忍以待，不可輕與交鋒。俟其既倦而乘之，無不可以取勝；度其難勝而仍以靜鎭之，必無他慮。尊處軍火必當竭力助之，至來示請援一節，俟李方伯郁門回軍，卽酌量援應。刻下總以堅守爲主，不輕試戰爲要爲囑！

復多都統

得書具悉六營回駐河西，其餘仍舊穩紮，尚是活著。俟探的賊情，再行移駐，亦未爲遲。廬舒賊黨，來去靡常，似是小股游魂作疑兵以牽制大軍之計，其實大股尚未來也。操練餘丁以備挑補，月需口費不多，待月報咨明，亦無不可。麾下公忠體國，豈肯浪擲此飢軍艱食之苦銀，卽弟亦斷不惜目前之小費而忘他日之大用。知兄自有權衡，自能撙節也。

致金逸亭觀察

接伍汝孫來稟，六安之賊，不下萬人；惠吉兩鎮，屢次請援。若該逆急切攻城，必難穩站穩守；賊苟得志於六安，麻羅實受其病。希庵方伯未回，無可商酌。鄙意擬欲及此大股未動之時，撥兵援應，救此危城；是否可行，是否有濟，力量能否必勝，往返二十日程，限能否不誤？應一面斟酌可否，一面速復，以便補札。請閣下酌帶十營，由青草塥取道潛山山內，行至霍山，幷酌帶余會亭之勇四營，來去均應迅速，使六安之官紳兵民感激思奮。穩圖守局，已預飭霍山張令六安鄒牧，備辦米糧，以待旌麾之至。

致多禮堂都護

得示敬悉，口糧不畫一一節，是林翼之誤；查五六七等年，步營是北岸王國才一軍章程，其時尚

不知能戰能守否。玆經老兄申明紀律，悉心經理，去弱留強，戰功最偉；應如尊示加增，以歸畫一。查滁軍希庵一軍，均是滁帥章程；弟軍有楚軍行坐章程，鄂軍行坐章程。至唐與鮑，各有私立章程，又在各營之外；應請老兄斟酌，弟必加添也。斷不敢膜視，亦不忍歧視。從七年改隸老兄，變弱爲強，而章程至今未能畫一；弟未經預思函告兄，亦直至今日始直告弟自知錯誤，決不自飾也。

一，援賊大至，弟軍萬人，已分布九營入天堂，七營駐石頭嘴；其在陳德園者，不過三營耳。天堂能否支持，尙難逆料，當盡力以謀之。如弟力不支，尙乞以之純四千人來援；應待從容酌商，仍請示復。一，鮑唐應由兄節制調遣，儻兵勇不遵約束，不服調度，弟必直行陳奏，弟斷不致掣兄之肘。其蔣道一軍，本系迪庵希庵舊部，撥援太湖；在太湖之日，即由老兄調度。惟希庵一軍尙單，恐異日仍須撥歸希庵也。何如？一，此次不妨姑舍太湖之賊而幷力援賊，援破則所得必不止太湖一城，放城賊入安慶而專打援賊爲是。一，老兄前函言勢均權分，實爲可慮；目下援賊大至，城賊負嵎，尙乞尊意藎籌，委曲求全。弟異日必以步兵萬人專隸麾下，以伸老兄滅賊之志。

致諸將及各守令

隨州雞鳴山捻匪，現據該州稟報，已經剿散；所有梁守各營，應飭毋庸前往。六壽均警，英霍六安

商固均爲長淮根本，空虛無備；應令梁守回駐麻城，以二營城守，以二營紮兩路口之大小界嶺。其梁守統帶分駐岳口之陳游擊一營，暫駐原處候調，以鎮沔陽。樊城城濠，現經陶營官督勇趕修，較委員委紳實可迅速出力；應由道府督催，按照工程提用房租，加以犒賞。工成之後，請顏軍門飭兵丁千人力爲守禦。軍門昔年捍禦粵匪，營壘堅定如山，不可動搖；況烏合捻匪，豈能輕犯其鋒耶？應請傳飭營中，毋貪小利，毋好近功，守而不戰，以逸待勞，總可保護市廛，杜遏窺伺。其老河口土城壕溝，已函囑吉令黃丞、喬丞速爲興修；俟樊城工竣，或另有警報，即以陶允中移駐老河口，專司守禦，則捻匪無可搶掠，必能保全。再舒副都統前撥馬隊，應不必前往隨州，仍駐黃岡之下巴河，整飭操演，可壯內地聲援，以固北門藩籬也。

復孫樹人

得書並圖，均悉。稠內尚未派人，是有險與無險同；賊勢已逼，幸妥愼提倡而警戒之。一二正紳，均有始勤終懈之意，是大可慮也。潛山安得不守？守於城外何益？山中之兵，總以堅壁自固，不得妄求戰功爲要；槍礮須若干件，可開單到此間走領，不必親勞往返。弟心中懸念各關卡，如同鄉下老人夜臥不寐，在牀叫喚子弟諄諄然囑其關門也。兄幸鑒之！以時警策，常惺惺法，是保心保身保家之第一妙

義；有不聽令，則董之以威可耳。介唐之勇，尙須十餘日乃可到，到時仍撥入天堂爲穩。

復孫樹人司馬

弟前言守碉守卡，須有專責，有專汛，作爲靜局；戰兵援兵，須有定力有定勢，作爲幷力援應之局。應如何辦法，有無變通損益，尙未奉復，祈深思遠慮之。設險之法，莫如堅壁不戰，用鄉兵之法，莫如斂民自守。李牧治趙，教民作保，卽俗字之所謂堡也；自李牧開此法，馴至明季熊袁孫諸君，將均以築關設保斂抑自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潛山山內不失，則太湖蘄州蘄水均可無警。此地不肖籌畫二年，心力頗瘁，用例外之賞，行法外之法，亦惟弟乃能執其咎。近人無此揮霍手筆，亦不耐此煩瑣也。總宜著勢山內，二三年之間，不得更變吾法；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高屋建瓴之勢。中樞獨運，妙利無窮，足下可以此函告之潛士，幷紓桐邊界之士，其洗滌私心，一力奉公，毋背我法，毋負我心。來函已寄存省局，可另備簡要圖說通稟存案，庶後之覽邊者有所考鑑焉。

致嚴渭春方伯

鄂人非甫田之詩也，是以開拓爲守禦，乃防剿第一高手；凡邊宜有守兵，仍須有戰兵。守兵不動，久亦並不能守；戰兵不戰，久亦並不能戰。其心散，其志弛，其力隳也。嘗之寫字讀書進德修業，非猛進

卽乍還;遊息只須半時半日,則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經月經年不求精進,未有不懈不荒者。彼文事尙然,況用力之事耶?

彼武侯北伐,豈不知必爲司馬所阻?其力量亦實不如魏室明矣。汝霖連呼渡河,彼豈不知力之不足以敵初起之金人哉?又如襄陽被圍五年,隔杭州二千里,然襄陽失而宋亡,賈秋壑特以酣歌湖上爲樂耳。胡三省註通鑑,於此事深致怨恨。三省,浙人也,知南宋之大局在蜀在襄陽在淮甸故也;公知蜀之與鄂安危與共,何其明也?乃不知皖南皖北之與鄂切膚,又何其不明也?臥榻之旁他人鼾睡,猶不可爲;設日夜在臥榻之旁叫號譟呼,吾恐楚人欲一息之安枕而不可得矣!

總之,戰事守事當必講求。圍攻則綴兵力而傷兵氣,須稍稍斂抑。賊圍我而敗,我圍賊而亦敗,如寶慶與金陵之勝負可覩矣。設去年因三河桐城之事,不援寶慶,則荆宜一帶今日豈能安處哉?今年二月,力請分萬人交滁帥援浙,或疑擠滁帥之行,殊不知四月以後,仍分出萬人而又無由望吳越之門戶,並無由補京師之倉廩,亦且失鄂省之財用矣。凡人總當樊勤,千般苦楚,均要人肯喫,無自便之策。我斂一步,賊進一步,可爲寒心哉!

復蔣文若

前寄營務之議，疑不能決；來函有恤民之心，子其與乎？上之不信，久矣借字不靈；林翼知世事萬難，惟義是趨，毫無意見，亦無固我。惟近十餘年頗刻厲作人，歲寒晚節，不可居於人下，要在同人共相告誡訓勉之。兵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謹愼，處處不能謹愼，歷觀古今戰事，如劉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均日瀕於危，其濟天也。不當怕而怕，必有當怕而不怕者矣。賢之高明以爲何如？幸憐其愚而鑒其志。

復六安州鄒季棠

得書具悉，城營固守，堅忍相持；圩練齊心，不可作戰兵以嘗賊，只可作疑兵以懾賊。或令於賊匪攻城之時多張旗幟，遠站山岡以助聲勢；或密令於賊匪盤踞之地，多舉夜火，緣山四出，使賊終夜驚惶，不得安枕，皆所以疲賊制賊之法。援師一節，本擬俟南岸軍情稍定，李方伯祁門回軍，再行撥兵赴應；連日陰雨，李方伯尙未回營，暫難成行。弟處另行籌兵，一出霍山，一出流波疃也。

復余會亭

六安之賊，不攻城而遽退；天堂山險，爲英霍潛太桐舒樞紐所在，自宜預爲之防，已飛致逸亭觀察偵探確切，相機援應，便宜行事。三石嶺亦入天堂旁路，應由弟處確審賊蹤，以大隊敎護練卒；仍祈

請飭該練等穩守險要，斷斷不可出戰，輕犯逆股之鋒。惟該地距樂兒嶺程途遠近，如何兼顧，如何調撥之法，一面先行函致，一切請便宜行之，兄不遙制也。至所稱撥勇一哨，似覺太少；或以一哨主守，仍以大隊援之亦好。但未親履其地，不能審察確切；應由弟臺酌量爲是，總以守險伺僻爲主，以逸待勞，鄉兵可守不可戰，官兵援應，亦宜審機勢而後戰，不可零星試戰，此一定之法也。

致左季高京卿

連旬苦雨，已到祁門否？北路警變，尚是小股；試證雨後擬試打之以覘新兵之好醜，勝則增益不能，敗則不能濫竽也。公屢言南岸兵少，誠然。希庵渡江，鄂人臨警呼救於五六百里外，勢必不能。三河之事，救援不及，可見撥調之難；惟賊圍我城，則心目志力牽綴一處，不能移易，不能變化，則發兵救援可以應手。如寶慶之破石達開是也。賊之於金陵，破和春，亦是此法；都將軍與林翼今年議論，言和春，今春三月若先撤圍以自保，較之敗後潰退，其禍猶小也。但名城不圍，則賊不來救，亦必不能得戰。故有兵一萬圍城，須另有兵二萬五千備戰；此鄂力之所以艱難而遲疑不決者也。如滌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尚須添兵；公或北援，南岸無調度之大員。萬不得已之計，與其謀新兵而不能戰，又苦餉竭，則不如撤安慶之圍師，尚是舊伍可用。惟元公不願隳棄前功，此則須滌丈與公與希庵公商會議乃可決

斷，林翼不容有所適莫。

又兵事本無萬全之策，謀萬全者必無一全。且滌帥奉命已久，吳人喜極生怨，六月於茲矣；水深火熱之情亦無怪其日夜引領。凡將帥之是非，朝臣之疑謗，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論民情，却宜顧念。吳人好歌謠善著作，顧亭林言明史最精確，林翼讀明史則嫌其誣罔不信，明史均吳人手筆也。滌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爲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大約幷力以萬五千人深入徽州，以求與賊交戰；又速分水師陸師入揚州，毋需以待賊，毋疑以自餒，是即保全大名之道。愛人以德之大法。丈其沈思之。林翼久病，不祈死亦不怨生，惟義是趨，此心坦然，而精氣遜異前數年矣。丈亦宜量自節衞，作梅可謀事乎？實明白，吾見亦罕也。

復李希庵方伯

前聞狗逆未動，六安賊不多，頗及暇時打開，嗣因天久雨，逸亭未撥營之先，弟已飛函飛札止之，蓋恐爲賊所牽綴，急切不得回顧桐懷耳。且逸亭獨行，弟亦不放心；恐其高興而適中賊計。十九二十日函札，均如公來信之所慮；公到青草塥，須與禮堂商酌。如禮堂能獨力支持，則天晴十日再救六安而松子關之七營到六安亦不過二百里；如禮堂不能獨支，異日六安不失，商固亦失，再行回救羅田

麻城亦可。六安即令能救出，然亦不能代守也。弟前此調撥，迫於人言，本未甚妥，致煩遠念；來書乃言戇直狂妄等字，至好如兄，萬無不聽良言之理，幸勿如此謙抑也。

復余會亭伍茨孫

三四唱渡河守嶺，未悉其地勢情形，殊嫌不妥；若謂救全天堂，則不如函致彼處戒嚴。天堂非湘軍不能救，以介營新到，兆營散漫，而介唐又未來也。足下扼守山險，不輕出戰，保無疏失，切不可孟浪渡河；足下之隊伍，尚未十分嚴整，不可不知。天晴五六日，尚有變局，臨時再函報。樂兒嶺六萬寨，即十萬賊來亦儘可守；所患者爲他人之不知兵情者，妄行調撥，則必以嘗試誤事耳。戰事之要，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如無把握，則堅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一見賊即心動，不能自主，可戒也。已凜之思之！

復陳作梅太史李少荃觀察

近日賊竄六安，已入霍山城中；青草塥距麻城五百里，距松子關三百九十里，距霍山二百數十里，距六安約三百里。而霍山距六安又止百里，異日救五百里三百里之麻城羅田，與今日救三百里之霍六，議論尚多，遲疑少決，天晴十日，當有他證。再請希庵主持調度，或親往營中商籌。如奉旨不北

援，林翼或馳往太湖，或移入天堂；至皖北大局，希庵既作游兵，遲速總在霍山羅田松關麻城三處分枝救人，義也，分也。多禮堂一軍在前，力非不強，將本至勇，然亦僅能獨扼一面；賊若以一枝入桐城潛山之內，而出襲潛山太湖石牌之處，以一枝從練潭襲懷甯之後，以正枝牽綴多軍，使不能分。賊力有餘，而我力已覺不足，必至囂然不靜；謂楚而制賊，殆是近人浮夸之弊。若多李二軍，幷力於前，而酌分天堂之二營。守潛山太湖，尙虛石牌一處；若霍山及潛山之險，羅田松子關之險，麻城之城，及兩路口之險，均能堅守三月五月；不告援不分兵，則前路萬分可恃，告之余成粱三將，恐未肯應也。竊料賊計亦不若是之愚。以上各情，乞沉思博訪示復。

復霍山防營分函

霍山一帶，應戰應守機宜，均請會亭自行主持；賊多則專以守爲主，五月之久，亦不得退卻一步。賊少可雕勦，酌量以游兵擊之，仍不拔營；即三四千之賊，亦須敬慎以出之，防其包抄，防其埋伏。至六萬寨應尅期修理，而寨中無倉無屋，糧不入寨，民不入寨，是浮慕結寨之民，毫無清野之實；近日賊所擄食，系何人之米？入霍城所擄稻穀包穀，系何人所留？其在鄉所擄，更不計數；妄稱窖藏，皆掩耳盜鈴之詞矣。桐壽又言碉內各堡有穀無米，已礱者不肯起，已斂者不願售。昌營僅敷日食，必得賊退，米穀

始能暢銷。然則昌禮之守霍山樂兒嶺者，異日若援賊大至，地方之穀米必不足以供軍食；我欲會亭堅守五月，必有飢餓潰散之虞。設欲派援兵協勦助力，亦必有停兵待米之慮。米穀用價採辦，尚不能應手；則是不毛之土地，何必月費二萬金之兵餉以代爲守禦哉？又次蓀屢言軍米艱難，欲請從英山運米到霍山英山，亦山地也，三百里山路運糧，自走拙路，只有就近運辦之理。如桐壽次蓀辦米不到，異日寨中不能儲積百姓官兵五月之糧，則此軍當撤往有米之處，另行籌防籌勦，信到各自稟復。

致黃安麻城霍山羅田各令

近日賊擾六安入霍山城，尚是小股初試游魂；天晴十日，另有舉動。樂兒嶺以會亭七營，麻城兩路口以湘帆五營，松子關以武臣五營或七營，扼險設防，必能堅守五月；賊不入山險，又必境內不失關卡，不告援，不請兵，則前敵乃不紛心不分力，吾事濟矣。其餘各碉各卡，不能零星分佈，以弱戰守之力。前經疊次函札，囑平時以十人臨警以三十人，確探嚴防，以資堵禦；一切槍礮器具，想製備齊全。麻城城中米糧軍火，亦須預爲積儲，以期有備無患，祈速將如何辦理情形，縷晰示復。此尚是先事預籌之方，臨時警變，總以賊到商城作爲臨警之日，各卡乃添足三十人，麻城乃閉城門也。先事講求守具，積蓄穀米及應城守之物，須可支五月，仍非警變，不得支用，此非就一月所能辦理也。其速籌之至。霍

山六萬寨須嚴勸穀米八寨有廬有廠，足供半年；可以古之田疇，今之儲璞爲師法也。

復李希庵方伯

所示六安撥吳幹臣蕭翌入守，本極妥善，亦必可穩守；惟吳至今未到，六安近已無賊，似不必撥兵前往。異日則仍以保六安幷爲代守，乃是勝著。六安失則羅田麻城終年備戒，不得一日安枕也。賊萬人盡在霍山及舒城山邊，卽潛山與舒霍交界之山外也。賊已作窺伺天堂之勢，天堂山內袤斜二百餘里，硐卡謹嚴；介字二營似應移守天堂之龍井關內，以兆營本單弱也。霍山之賊，亦尙未據城，城中本空虛。禮左蕭翌現得三石嶺，如果三石嶺樂兒嶺山險不失，則英霍均可無虞。石牌爲安慶之要道，若異日抽兵北援，分兵南援，安慶之圍萬一須撤，則石碑乃太湖潛山之屏藩，亦荆橋黃宿之捷徑，不可棄也。來示欲隳僞城以省兵力，亦有深意；隳城須用民夫二三十日乃能集事，恐懷甯民力正在修補安慶牆濠，必無餘力可分。弟意多禮堂兄撥二營守潛山，掛車河之兵尙不爲單，兄處酌撥崇如等如等二營守石牌，後路均可無虞。其太湖一城，弟處守請卽與禮堂速行調派；其米糧只要先得十日存積不動，兵到之後，逐日加增。天堂山內二百餘里總名四天堂，處處有險可派守，處處有路可通，實英山蘄州蘄水之門戶；不僅潛山太湖二城依爲屏蔽。孫樹人有硐卡圖，其總圖可請査閱。米糧旣

足，賊所慣走之地，亦賊所必爭之地也。又伍令探報廬州之賊已上犯，如果狗逆上犯，賊數必不止此，或尙有後隊未到也。伍令所言賊之情僞，頗有可採，乞詳察之。

致羅田縣潘堯臣

昨佈一函，先事講求守具，計已入照，碉卡之設，所以節省兵力，予地方官民以據險愼守之方。有守土而無守人，雖天塹不能恃其險；有守人而無守具，雖賁育無所展其長。頃聞羅田各卡，僅設盤査，一應槍礮利器，毫無準備，將欲使之徒手搏賊耶？抑謂外壯觀瞻，賊遂望而却步耶？松子關成鎭五營，分駐兩卡，即聞警再撥留英之二營，以成戰守之力，亦斷不能零星分布而自弱其勢。各卡守禦確探嚴防，皆地方官紳民之責，臨時賊至，方可由成鎭撥兵救應，若無軍火器具，何以穩守而待援？不能穩守，亦何必以有用之錢，爲此無益之浪費？足下其熟思審處之。總之，羅田松子關一路，祗成鎭五營或七營，必約爲五月之守，不告援，不請兵，方能盡心力於前敵，而境內一碉一卡，仍不容稍有疏虞。救援不力，責在將士；巡防不確，探報不實，責在官民。惟足下爲未雨之綢繆，趕緊製備軍裝火器與民守之。平時十人臨警，三十人取用，有備恃以無恐，可破賊而亦可堅持，是所企囑。

復余會亭

狗逆未到壽六，而梁園柘臯之賊，每路萬人；由合竄舒，似尚是狗逆前隊，其直犯懷桐，窺伺天堂，或再犯霍六，均未可定。至麾下之衆，總以穩紮穩守爲主；勿以賊少而輕出，勿以賊敗而窮追，最爲要著。軍糧接濟，必與桐封次蓀設法採辦，並囑將六萬寨工程修築完固，勸令居民搬糧入寨；蚩蚩者氓，未事而有畏心，將事而有離心，及至形迫勢禁，勉強從命之後，則又相率蒙業而安。必事過境遷，始知損我者之實以益我，責我者之實以愛我也。子產爲政，褚衣冠而伍田疇；而孰殺之歌，終思誰嗣，此則用寬之必先用猛也。此意尙與桐封共領之。

致余會亭

三石嶺靜而不動，或必可守；樂兒嶺則本可守之地，萬一三石嶺眞力不能守，則歸併樂兒嶺，而以一營守士地嶺，亦未始不可自保。儻三石嶺軍心可支，則又不如不撤，免致擾亂。此中機宜，兄不能遙制，弟自酌之。伍次蓀欲此間添人，此不知兵事之甘苦者也。凡軍事無論多寡，總以能聽號令爲上；不奉一將之令兵多必敗，能奉一將之令兵少亦強。湘軍之營，多半皆大官，非吾弟所能約束。英山只有桂字一營，尙可拔也。然亦患其輕進隨大隊之後，助戰必勇，獨當守地，尙恐其不免見賊而煩躁。其人有膽氣無智識也。

復劉印渠中丞

得惠函，具佩碩畫遠猷，扶厈起廢；處滋蔓難圖之勢，奮臂爲雄；服嶺以南，從此馘斗巢窟，不容藏疾納污；境宇廓淸，功德遠矣！承示山陝協餉緩不濟急，欲爲變通之計；秦晉解鄂，楚皖解粵西。一轉移遲速間事，苟可以勉強應命，當何如竭力指措，以助戎機；惟是水陸馬步六萬餘人，鄂力本不敷供億，加以本年分兵濟餉搜括尤多，而錢漕釐金又復因鄰氛水患大覺減色，遂至前軍欠餉，二百萬巨款空懸，計無所出。迭次奏請秦晉蜀三省月協餉五萬兩，秋冬又加奏請山東廣東兩省月協三萬兩，終年未得分釐。刻下深拓皖疆數百里，陸路轉運，飛挽不繼；軍食尚難敷衍，而冬令多寒，征衣未授，追呼日迫，士卒頗有怨言。曾滌帥入祁門，徽軍甫集，而徽甯疊陷；袁午帥定遠潰圍，賊由壽鳳而趨六霍，而舒廬伏莽，羣與不特東征無進步，亦且飢潰堪虞。我公身在行間，久嘗苦況；已得之城池，無可棄置，深入之軍旅，無可節裁。甫田遠人，力小任重；來示屬以澄淸之任，慚愧滋多。林翼初撫殘疆，亦皆藉鄰封接濟，救我於危。公今日事爲其難，豈肯飾詞以謝不敏；無如力不從心，惟有慙恨耳！尙祈鑒察。

復曾沅圃觀察

圍城營壘，雖於處處湊拍；局勢緊嚴，雖疏密相間，而仍須一氣卷舒，留活兵以備匡救彌縫之用，

而後能戰能守，無有他虞。其因地制宜，皆在卓裁審量。祇如來示，營節靈通，自能首尾相應，匪同笨伯也。牆濠修築，有備無患。據鄙見狗逆現在廬江之說，尚是虛聲；狗逆必聲稱三四十萬，其號稱十萬，仍屬小股游魂。特我軍戒備之心，固不必以狗逆之去來爲起止。敬慎不敗，儒修之要領，亦兵機之上策也。

復余會亭伍次蓀

賊徘徊猶豫，欲誘我軍先動耳，或尚待下游大隊。狗逆如果竄來，斷不止六萬七萬之賊也。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賊謀而勝者，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勝者；此時應待賊動而後應之，躁者必敗，靜者必勝。三石嶺樂兒嶺總是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作爲定局；渡河浪戰、軍家所戒也。

致余會亭

賊已逼近桐城，僕所不放心者，是三石嶺一處，及天堂之近桐近舒近霍凡三總；與潛山毗連之山險，恐尚疏虞耳。介營兆營皆新軍，恐其紀律疏，步伐亂，高興出關以逞雄；又恐其不耐久戰也。介營新集，尤爲可虞。戒備之法，須嚴須靜，須堅忍；大約異日最險要之處，仍在樅陽練潭等處。愚意欲自守太湖，防他處之稍有所疏；而太湖潛山，或可堅守不失。尊處三石嶺樂兒嶺山險可恃，則僕可不紛心

北路，便專意前面於桐城聲息易通太湖城守，亦微有益；或由英山再派一營守土地嶺以爲後勁，速即酌復至麻城松關二處各有五營；近日賊勢尙不趨重於此，嚴密敬愼，當可無患。

致李少荃觀察

連日頗憂鬱，奉二十九日書，尙未能復。希庵原以備策應救人，然以一萬人救一處必勝，以一萬人救兩處亦難必勝。據報六七萬賊集於桐城，而蟄伏不動，動者必躁，靜者有所待有所謀，不可測也。近一月或十餘日，樅陽練潭水深，尙可無患；若冬晴水涸，先險者是霍山余軍及天堂之近舒近桐山險；後險者是樅陽是懷甯多李尙隔二百餘里，當妥愼謀之。賊不分大枝入麻羅，希庵必不動；賊分大枝，則楚之腹地驚擾，堅忍不望救，恐非近人所能辦到也。樅陽河水是經流，非李忠武潯江湖水平流可比；如以擾山倒海之力制之，尙可堵塞。經費毫無所出，前已札飭懷甯望江宿松太湖，竟不我復；桐城半爲賊擾，潛山畝費養兆營，尙日日苦饑。此二處尙未札飭帶兵人隔省辦事，人已嫌之；隔省辦錢人尤不應。辦錢較他事爲尤窘，恐呼應不靈也。鄂餉極虧，昨又先解十萬赴京，司道亦因此與弟日日爭餉，彼尙不知前敵之危險也。

春霆勇悍敢戰，而胸無道理，爲小人壞種所愚弄而不知；有密件一函，乞兄密閱專人送去。弟初

欲不與說明，然仍是說明爲妥。尊處待此等人，總須剴切詳明，時時訓迪；不可以其愚而不教，或自嫌繁雜，則彼乃終愚矣。時事本無把握，賊來打一惡仗最好，近日軍報乞示知。

復鮑春霆軍門

得惠函，知休甯城外二十八日戰狀，左縈右拂，指揮如意；有此一捷，足褰城賊之膽。楊逆李逆分路來援，自當嚴爲防範，有守兵而無戰兵，有圍兵而無剿兵，則外寇猝來，軍力不能靈活，無以制援賊之死命。弟與凱章合籌剿辦，審愼機宜，師克在和，當可得手。兄處步騎，祇桂營五百人，鄖陽馬隊二百八十人，此外並無一人一騎，當亦弟所深念也。且徽甯一帶，萬山叢薄，馬隊尙難施展，歧路雖多，祇在確探賊情，相機堵截，斷不可過分兵力，自弱其勢，惟卓裁審之。

致曾欽使

奉手教，敬承一切，並恭讀鈔寄廷旨，及與左公往來書；靈活之說，機勢之論，左公意在雕剿也。事理固有可憑責之，皖北軍情，亦頗未中。惟林翼愚慮，兩岸兵力已集，不必再望添兵；添兵則不僅無餉，亦且無將。又兵事不宜長顧卻慮，太謹愼則嫌於拙滯；進兵求戰，約不過五六分可靠，便應放手放膽。丈策左公速進屯溪是也。見及於此，卽求決行；至大府規畫之地，總須寬博有餘，取魚鹽絲枲布帛菽

業百物富饒之鄉，先爲措置，目前即苦枯寂，異日仍可發揮。聚人曰財，此尤兵事機勢之要。丈意欲速至淮揚，如取道六壽，則請咨明皖鄂兩軍，須先固守六安壽州，則淮水淮來可無阻滯。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何嘗不可富強？人自棄之耳！

致多禮堂都護李希庵方伯

頃營務處議出霍山之說，鈔奉台鑒。霍山賊數不多，其爲牽制之師，防我軍由山內出擊之計，情跡顯然；若以松子關之成鎮七營出流波䃥，與昌營七營，鄖陽馬隊二百，并舒公馬隊三百，亦是避實擊虛之用。應請卓裁籌商示復。再安慶賊匪，是久困象；此賊結局，恐非投誠，即夤夜亂竄耳。

復駱中丞

萬人軍食裹糧未豐；蜀道殊難，征途可念。石逆闌入楚邊，應請台旆由寶慶辰州進發，聲威遠播，該逆或畏而不敢前。若逆謀借境入川，雄師中道截擊，擁脅援桴，縱橫痛殺，絕其思蜀之謀，即奠南防苞桑之固。一舉兩全，功德遠矣！川中探報，鈔奉清鑒。

致閻丹初農部

潛山縣志一冊，惟不應附災異耳，已致書樹人刪之。言災異則足以蕩民心，而又有不仁之惡念，

其殆戢犯上作亂之漸乎？樹人採皖樵之言而不知察，弟故嚴諭止之。惟其辦碉之勤苦，並其率作興事之功，戶口扼塞之得其實而居其要，亦不可掩其善而不嘉予也。弟思處事應物，惟無私心者乃當於理而得其平，願與丹初勉之，並乞果臣梅村兩碩儒以時匡救不逮。

復多都護

承示擬待逆壘漸近，察其虛實，并力痛剿，可謂老謀；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忍而解；此次堅忍以待大戰，各路又均有布置，即代賊爲謀，亦頗苦難於著手。軍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此其大較也。賊知安慶望援甚急，恐不能忍至一月二月之後；我軍人力地勢可堅忍自持，幸公商之。

朱副將希廣，以獨騎一人帶親兵三人，見賊即追，致受槍傷。查朱希廣黃勝日兩副將，均是副將何紹彩之哨官，從何紹彩營中分出；何紹彩九年春，因勞致疾，現已精力復元，其人打仗勇敢，現在英山帶親兵百人，爲弟護衛。弟即日札飭以百人前來桐城，總管朱希廣黃勝日兩營之事；二營均係其舊日卒伍，能用命也。如希廣傷未能速痊，即請札飭何紹彩并管新左營合成六百人，亦必得力。道州之勇，宜於衝鋒，不能持重；即如此次以三人追四十賊馬，勇而輕進，是其弊也。守城則應用穩練之營，

不宜用輕銳之將，驍果之士也。鄙見不必與潛山調換為是。

復曾沅圃觀察

得書并所與將士約法之章，想見亞夫營整齊嚴肅，非同兒戲；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欣慰何如！一時傳觀諸人首肯，不獨星槎歎服已也。希庵不願接印，欲以專心兵事；特念皖北上游吏事民事，十年無人過問，無吏何以撫民？無民何以守國？公與滌丈能勸其兼顧郡縣，以固根本，則呼應亦較便捷。易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君子不用也。」未審尊意以為何如？桐城之賊伏匿未動，尚難審察機宜，惟在多李兩公見機而作耳。霍山賊股，往來牽掣，擬以松子關之七營，由流潼會合昌營出擊之。

復彭雪琴方伯

練潭孔城白兔湖塘田張溪鎮各路，分飭戈船，到處擊賊；冬令水涸，天助雄師。而南陵一戰，保護名將，尤徵弟與厚庵軍門見幾明決，全數萬生民之命，造福已多；而無意中竟得此堅忍強毅之奇材，厥功更偉。天下危注意將，何地無才？特患不求耳。饑軍脫於虎口，解衣推食，自是急需；來示謂棄南陵出江，以圖再振，若得養銳一月，必可成得力之軍。厚庵兄與陳鎮軍斟酌情形，相度地勢，當能妥當矣。陳鎮軍處，另函慰藉，乞即飭遞為荷。

復孫樹人司馬

得惠函，井井有條理。霍山衡勇，舒桐和勇，營制所定簡而易從，具見董勸有方，用心良苦；而民情踴躍，戮力同仇，實堪嘉許。惟團訓在民而不在官，來示頒給關防一節，適滋流弊。成營之後，仍囑穩守要隘，萬不可輕出而與狂寇爭鋒；果能愼守無虞，卽附於官軍記功議獎，或由地方官稟報，皆屬可行。介字二營，應暫留天堂山內要隘，以爲兆營策應。

復閻丹初農部

潤春寄兄信已閱，此事弟不應於小節條例中著意；潤春才力精神，大可有爲，惟望其學德日進，勉爲名臣。若如近人之志，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則是卑俗誤人之交，非君子相規益之道，是在兄之互意勸勉矣。

致曾沅圃觀察

近日以來，湖南北並無勇可添，卽添亦是游勇之蕩佚不受約束者；不可戰，亦不可守。水涸河淺，卽添三百人，亦屬不成軍勢。或欲以重兵駐於賊必來之路，及我必走之路，而故開一角，設兩翼以夾擊之；又前路迎剿而尾追之，蓋謂人道天道，古事今事，無七八千人同爲一邱之貉，同歸浩劫者。厚庵

謂欲陣鎮大富助防，或有此意；愚人無識，所見所言，不必其果有可取，仍請以此體說質正滌丈厚庵希庵。蓋昔日患其相通，恐其疏而古人古事總以圍師必闕爲訓，其理何如？幸酌之。

復閻丹初農部

王翦用六十萬人，日以美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椎牛饗士而不欲戰；養之久而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近三月水陸各軍，應請傾囊倒篋而出之；待餉則拔營不動，討賊必無功也。賊數不至如常州人所供之多，此春間少五六萬人耳。

致多都統

頃得滌帥寄件，南岸之捷，事勢已穩；桐城二十五日合剿，諒已有軍報在途。弟思荀悅之論兵也，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爲兵事之至要。老兄與希庵合謀，二萬餘人如一人一心，大功必成。弟不妄出主意，不掣秋毫之肘，惟其是而已。

復王壬秋孝廉

來書以天下形勝宜重西北而輕東南，深識偉論，欽佩無旣。荊襄爲南北咽喉，誠得兵力以設重鎮；訓練生聚，接應亦復不窮。羊叔子之教卒收平吳之功，抑非人莫與屬也。諸侯守在四境，而鄂疆孔

棘，頂踵腹心，無一可恃；皖氛尤爲甚惡，非敢爲甫田鶩遠，欲以靖邊氛而固吾圉。已如騎猛獸不能中下，岌岌乎時有反噬之虞。況責以蜀道秦關，遠爲控制。鄂中之力，或恐未皇。抑又思之，江淮爲天險，而地利亦從此流通；天塹之雄，賴有楊彭水師一氣貫注，而長淮一帶，扼守無人。壽州名城，非特楚師犄角牽制，亦幾不爲我有。幸而得全腰膂，而髮捻勾結，悉銳以抗楚師。桐城之多李兩軍，霍山之成余十四營日有戰事；惟冀遏此兇燄，徐圖恢復，要非廓清江面，扼守巢湖，而兵事給難運掉耳。刻下積欠各軍餉需在二百萬兩外，食粥不飽，敗絮無溫；我士無譁，殊爲可憫！來示陳君卹賞一節，自二年至於八九年，節義局先後查報奏案十七次，每次多者數千人，少亦數百人；庫如懸磬，前後各藩詳定，於軍務完竣，始準給支卹銀。即湖湘將士之大小文武戰歿於鄂潯江皖者，均未能給卹也。陳公之事，應由原籍具領；弟卽札飭所司，亦不得分文之實惠。鈔票等件，鄂中本未頒行；陋邦貧困，其細已甚，大雅所鄙笑矣。

致余會亭

戰不可急，須定乃戰也。羅田襄陽勇丁，有奮進之志，却須防其紀律不嚴，站脚不穩也。凡兵勇不難於進而難於站穩，此堅忍之實在功夫，多歷戰事，兵勇乃有進境。

復劉霞仙司馬

承示軍政與吏治相表裏，此論誠然。籲帥入川，處事權不屬，呼應較難；楚蜀相依，關系匪小。然外間大任，天心確有主宰，非遠臣所能知。剡下石逆竄擾湘南，尚須盡籌，逆量分途截剿；可以紓桑梓之患，亦即以絕其思蜀之謀，則造福爲不少矣。川氛屢挫於楚師，而用之者尚未能盡得機要；若再添萬衆，而將士復有所主持，擣蠹亦自易易。第非速紓南患，鼓行而西，則繁富要區，傷殘殆盡，乘其敝者，愈覺無可措手耳。

致帥各守令

桐城援賊，自十月十四日起，經多禮堂都護迭擊獲勝；二十八日李希庵方伯，率萬人戰其前，多禮堂都護率萬餘人擊其後，斬馘不可勝計，賊隨棄壘宵遁。查六安霍山，賊所垂涎，霍山附近本有另股分竄之賊，恐賊必歸併一處。應飛函致六安州牧武臣鎮軍會亭副將，嚴密準備，或戰或守，相機妥辦。其六安州縣，尤以慎守嬰城待援爲囑。如敗賊蟻聚過多，應另派援軍來助，並函語老兄或由潛山入天堂，出霍山，或請由太湖英山入霍山，以重北防，而顧六安霍山之要。其李方伯一軍，如應救援六安霍山，應於日內審察賊情，由李方伯主持審決。由潛山山內行走，如待賊入內地，始從麻羅迎剿；其

道里較今日之勢，轉爲遼遠，而勞費正等。討賊之要，不可吝費；若以轉運爲艱，英山轉運局當勉力任之。惟望各路軍營馬探迅報，事有宜急於援剿者，不必候此間咨札，并飭步撥日夜循環，依限速遞，足不停趾，以利軍報。

復官揆帥

奉手教，敬承一切；粵西竄匪，伺湘軍之趨重常寶，而疾趨衡永。鄙見料之，衡永均無足慮；是欲急趨江西以合於下游之賊黨，石逆並不在其中，已無疑義，長沙爲可無患，派去破船，亦可壯聲威耳。下游水師，實不能分撥；舒營如有弱兵，可另函問之，再行遣撤。所錄廷旨，奉到，賊尚不要緊，吏治不修，比賊更害民也。援賊經多李前後夾擊，斬馘無算，退得甚快，心不固也。六霍之北防，及樅陽江岸，尚可慮耳。

致李希庵方伯

二十九日賊遁，如前數日所殺不多，則尚有他計也。恐六安霍山更多防備，亦恐由廬江江岸入樅陽，以迎安慶之遁賊；一切情形，道遠難於遙揣，當機立斷，惟在老兄。舒公似可撥入霍山，金逸亭另帶一營，似可先入六安；城守賊至，則堅守待援，庶援師可以從容就道。六安一州，爲滁帥異日入揚州

之要道，而麻城松關，尤爲切近，故悲人獨憂念及之，非「甫田遠人」之詩也。如何辦理，老兄明決酌度示遵，并祈先行札飭速辦。

復多都護

得書具悉一切，蠢茲醜虜，棄壘遁逃；創鉅痛深，人心稱快。士卒踴躍用命，或保二成，或二成半，均聽尊處斟酌，弟不敢問；至於餉項所欠，總須清繳，不能久懸。必俟懷桐克復，裁去萬五六千人，鄂力乃可支展；否所長在窮鄉，終無足食之期，軍心必懈。惟得力兵將，必不裁減耳。飛虎左營，卽可減去。凡營之不得力者，若不撤遣，則視爲鐵帽子，不能感愧奮興。近五年弟所招營約百數，所撤者亦將五十矣。穆副將正春，打仗可靠；添募一旅，事屬可行。惟近月以來，各營兵額太多，滌帥添募亦多；湖南覺無勇可募，擬俟懷桐克復裁勇之時，挑選成營，則勇丁較多較好。蓋無論如何壞營，只是哨官；哨官不能得力，好營必有膽怯之勇，壞營亦必有膽壯之勇也。

葉介唐尙未到皖，其所募介字營千二百人，勇丁甚有驍果之士，兼有鳥槍好手，山民行走如飛，能耐勞苦，惜其所委營官，約束不嚴，紀律不熟，恐難成節制之師。弟擬俟介唐到後，與之面商，撤出此千二百人。若尊處委員挑選，必有四百精兵。凡勇總要撤後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現在營伍而易將，

舊營伍而易新將，猶束散枝以爲薪，不能枝枝葉葉相對相當生氣勃勃也。撤後卽日召募，則耳目精神，歸於一人，如活草活樹，枝葉自然相生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彭濟臣廣文

漢口爲通闤稠市，五方雜處，誠不免奸人溷跡其中；而稽察不勝，巡防不密，祇能責之文武員弁，與在汛營兵施游擊帶兵數百巡防彈壓，是其所司；若另挑百人安營住守，則此外分巡之兵，必生懈心。況現際軍餉大艱，前敵萬分竭蹶。來示酌加口糧之說，殊不可行。局丁竭力辦公，杜偸漏而無侵蝕；須發功牌以獎勤勞，卽可開單照給。至以救生之餘資，澤及江岸枯骨，無令暴露，應如來函辦理，卽候具稟批行。

復翁祖庚中丞

得手書，感荷縮懷雅愛；欲使連營六蓼，擊柝相聞，楚皖邊防，呼吸一氣，且得時傾積愫，私願何如。惟霍山英山之中，各路文報，道阻且長，而產米亦甚少，似祇可遣將爲之。現在成余會師，舒公馬隊，五六日亦可到，必能穩謀戰事。六安有警，此間或可力援，屢函請鄭牧與二鎭妥謀守具，賊不得逞於桐城，尙防其轉徙而爭我北門也。桐城援賊數十萬，多李兩公，諱言其實，以定後路之虛驚，而免人心之

惶惑。自二十三日誘賊之後，審慎賊情，謀定夾擊。二十八日李軍以萬人戰其前，多軍以萬人繞出其後；衝腰截尾，八道俱攻，斬馘不可勝計，賊以宵遁。二十九日跟蹤追剿，軍械委積於道路，搜殺傷殘，解散裹脅亦多。狗逆入桐城，捻逆走廬江，非經痛殺，不能得賊退如是之速。然困獸猶鬬，而軍士忍飢苦戰，須稍稍養息以備逆謀。安慶城賊似是困象，俟懷桐克復，當請我公速鎮省城，以復國朝定制也。讀大疏兩稿，如讀賈長沙治安策，字字皆血淚，忠藎彌摯矣！

復曾沅圃觀察

滌帥一軍，倚江西為命，聞賊踞河口，失饒路之大宗；而石逆東安一股，亦為豫章南路之憂，至為焦急！昔軍未能守建德，而彭澤湖口不能無憂；潯陽為江鄂門戶，李忠武苦心孤詣，戰血未乾，斷不可不設法慎守景鎮大路，僅恃李把總團練扼截，何能有濟？祁門近日文報不通，未審軍情何似？霍山之賊亦遁走舒廬，未經懲創，江岸之樅陽潛霍之山險，楚之北門，在在皆宜準備矣。林翼焦思萬狀，又病風寒，八日頭重不能舉，坐臥皆不得適，連服細辛湯，始稍稍啜粥耳。

致成武臣余會亭

霍山賊遁未遠，尚徘徊於舒廬之間；仍當轉徙而謀我山險，窺我北門。六安之防，必須預為之備；

樂兒嶺三石嶺仍作守局，諸佛庵留營與仍留松子關原營，孰爲優劣？幸示之。二軍能有餘力，分三營一千五百人前往六安，入城堅守三五月以待援否？應由足下妥速籌商，自度其力之所愼，并愼擇營官之能堅忍設守者，可爲麻羅屏蔽，而聞警應援，遲速皆有可恃。據鄒牧來稟，六安城守米糧尙可趕辦；如有人可派，即候酌復。

致李希庵方伯

湖口緊要，求兄即以善守之將二三營兼程馳往湖口入城踞守；并囑各路敗潰兵丁，不準入城，入城者斬之。至尊處戰事，此間尙可拔營前來；以重兵剿賊，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弟心以爲是，公欲灊師以圖建德，須告之厚庵，準備一切；並須兄面告多都護，擔承北岸山外一月之事，堅忍爲囑。賊尙眈眈逐逐於安慶也。

致李希庵方伯

昨得彭雪琴書，請撥兵救湖口；十五日又得雪琴書，彭澤於十二日失守矣。湖口危在旦夕，陳鎭軍之二千人能速趕到否？湖口爲江鄂緊要門戶，不能不救。兩寓書請尊處撥二三營渡江，力守湖口；即萬分爲難，一營亦好。如實在萬難抽撥，亦望迅賜示復，以便函寄雪琴也。弟意陳大富一軍，尙欲留

以備安慶對岸之警變耳。皖南如此糜爛，祁門文報，又復梗阻；其籌策湖口九江之法，亦望指示及之。

復余會亭

得書，具悉一切。六安兵力三千人，屬以嬰城三五月待援，不必派人助守；我軍仍爲收斂固齒之計，甚是穩著，亦是活著。應如來函辦理。霍山城應隳，房屋應拆；爲大將者不可煦煦若老嫗，即妥速爲之，使該逆無藏身之固，則附近居民，亦可少免於焚掠。是亦君子之愛人以德，不以姑息者也。

復孫樹人司馬

賊遁未遠，戰事方多；兄萬不可離天堂，方百里之要地，責之足下一人，方倚以爲長城也。皖南建德，彭澤相繼失陷；係南陵一股會合池州之賊；狡焉思逞。普軍以五千人望風潰退，使逆餘得躡其蹤。彈琴方伯率水師堵禦湖口，並調陳鎮軍二千人入守新城，惟冀此城不失，事尚可爲。祁門文報梗阻，不得滌帥咨信者十有八日矣。皖南無犬跡，皆僞輔楊逆，僞侍李逆，僞忠李逆，詭言狗入皖南，公何稱之不確耶？其眈眈於桐廬之間，非四眼乎？病已十瘳其七，又須暫活，請不注念。

致楊厚庵軍門

得希庵書，以皖南文報不通，欲帶八千人七成隊，即日潛師渡江，襲取建德。鄙意亦以重兵剿賊，

較分兵防守，有活笨利鈍之不同；心然其議，然必須往返神速，庶兵無滯機。此間兵力一動，狗必全力上犯也。天堂堅守二十日三十日，以待希庵回援。希庵渡江時，應請仁兄速為準備，以舟師輔之行，或可出賊不意而攻其未備；但希庵能打而不能守，應以餘庵守之，以北岸之賊，尚眈眈逐逐於安慶也。狗捻蟄伏未動，必當再遏狡謀；青草隔雖守老營兵力已不能及遠。其桐城樅陽各路，必須禮堂兄設法兼顧，力任一月之防；當由希庵與禮堂兄面商定議，爰方啓行。而安慶城圍，仍求沅丈力謀穩守耳，

致李希庵方伯

得手教，拳拳以弟之未移太湖為念；而因此以緩建德之援，弟罪大矣！弟病十日三乃轉，近經作梅診治，十愈其九；然弱不可勝，食粥食飯，均汗出不止，必不可再冒風寒。弟俟兄拔營後，帶張劉李文盛等一千六百八人，并鄱陽兵，移往太湖；大約須十日八日六日之後，乃可見風，乃可移營。此六日八日十日，必無驚變，兄可先行拔營，以救建德，以通祁門，以全危局。弟所慮者，不在英山而在懷甯桐城潛山耳。大約老兄拔營半月，北岸必驚；能二十日陸續回援，大局尚可保全，至多不能逾一月耳。至多公能否堅守一月，須堅與之約定；山內之天堂樂兒嶺麵城松子關，均弟一人之責也，求兄不必過慮。兵事不宜長顧却慮，求兄放手放膽行之；至應如何酌帶隊伍，或分成或整營，老兄自能籌定，鄙見整營

六七千人爲宜。

又渭春來此，自言升任豫撫，無兵無將，欲求趙國香一營，又求於梁湘帆吳幹臣二人酌委一人剿河南；弟意滁帥心欲幹臣，弟欲令其久依麾下，學戰以成材，滁處弟尚不允，況其他耶？其梁趙二人須另函公商。又弟意余營中頗有將才，或可調去二營也。

復曾制軍

二十一日欣知唐君克復建德之功，心以爲喜，而又深以景德鎭爲憂念矣。先是希庵來議，以屯住靑草壩，則一月之內賊仍不動，離靑草壩之後，賊乃漸逞。擬以二十日率六千人渡江攻建德，往返以一月爲期。希庵之意，亦如尊旨；以北岸地勢遼闊，狗逆盤伏蟄藏，尙有狡謀。布置甫定，而唐桂生捷書已至。作梅在此預策建德不煩希庵，而謂賊勢全趨景德饒州，如能舟載陸師八千人，從湖口乘風拊其背而破之，乃是上策，惟不可拘定日月，須以三月爲衡。作梅言安慶之圍不可撤，則惟禮堂元公二軍，亦獨力難支耳。林翼思之，亦難定議。

復陳餘庵鎭軍

得惠緘所論戰狀軍情，皆質直可敬。麾下以飢困之師，乍離苦海，而士卒猶能踴躍用命，自當竭

力贊助，以冀振刷從新，養成勁旅；萬串之數，已於十五日從蘭溪起解，計日內已到東流。帳棚想亦同時解到。應請兄台即日親率所部，往建德妥速設守。東流不可棄，而建德爲南北文報往來之地，較東流形勢爲喫重也。如貴營現在之衆，尚嫌力單，請函商雪琴方伯，酌察湖口情形，前所派去之千五百人，可以撥回，則兵力自厚矣。

致官揆帥

奉手教，敬承一切。建德已復，湖口已穩；雪琴帶陳大富之千五百人到湖口，兵未到而賊已遁。刻下湖口兵力有餘，所可危者，饒廣景德鎮等處耳。鄂省之力，恐不能及於景德等處；以四眼狗尚在桐城，日夜眈眈逐逐，伺吾之釁，乘吾之瑕也。希庵曾有密信寄我，此次賊多且悍，迥非昔年可比，即戰勝之後，禮堂希庵之恐懼，更甚於前。北岸之賊勢，更大於南岸；特以兩大將和衷同濟，一心一力，故有二十八日之捷，然尚未可自恃也。

冬月水涸，懷甯處處可通，沅圃尚非強兵，多李有應接不暇之勢。成鎮松關，爲緊要門戶；有兵未必有賊，無兵則必有賊，不可輕易調動；須審實賊情，果與懷桐交戰而無意於羅麻，方敢調成鎮協剿他處耳。道州之賊，專意歸併江西，以合大股；與石逆不睦，而仍歸於江南原夥。唐鶴九不可留，留之徒

湖口說；應俟到祁門一行再定。

弟刻下各病已除，而弱不可勝；甚矣憊，亦憊甚矣！年未五十而衰頹如此，恐非佳兆。只盼懷桐軍事了畢，便當乞請仁恩耳。竊料賊勢全力西犯，懷甯一軍，仍恐不支；祁門一軍，亦岌岌其殆。餉項日竭，明年更可危。懷甯桐城克復之日尚早，心竊憂之；恐事未成而兵已飢潰，又成江南之禍，是則私心之所日夜恐懼者也。病後氣力極弱，草草恕不詳愼。

致多禮堂李希庵

賊趨樅陽，蓋知韋部力單，又值江水漸落，舟師恐難久留湖面；韋部不支，則安慶必警。先拔樅陽，與後拔安慶，較爲得力，且直捷也。應請兩公就近籌商，審度賊情；如果該逆專注樅陽，能否以萬人搗之，皆仗卓裁相機行事。弟不悉桐城一帶情形，不能遙揣也。至韋言進攻桐城，以分賊勢，則可不必。希公馬隊在太湖，請公就近咨調。軍情瞬息，與時遷移，惟二公酌商，即可便宜行之。

復閻丹初農部

近日狗逆攻樅陽，韋軍告急；禮堂復信，賊以另股伺我，欲官軍之救樅陽，而間道以撲安慶之圍。圍師之危殆而不安固如是。希庵來信，十日之外水涸，丈船不能留內湖；則安慶之環壘滿地，而桐城

一軍，將有應接不暇之勢，以爲危機莫大於是。前月二十八日之捷，所殺未能創艾；故狗逆尙能脅制其黨，而不使潰走。希庵曾密函言賊愈打愈多，亦愈打愈難；非親歷行間，不知甘苦也。希庵以桐城後路虛懷甯果急，則且鹿不擇陰，挺走無方；堅欲林翼入太湖城，言至再四矣。南岸亦警，變時至，滌帥請援之書，或日再至；然未議分援，而北軍已可危，竊謂力必不及，非惰之恕也。

各營放錢能至一營二千串，已屬萬幸；否則仍守湘軍之法，一營每月一千五百串爲穩。兵事只宜府公家能喫虧耳，若算及兵勇便宜，若輩萬事皆愚，獨於切身之利，則至黠而至慧，彼固爲此而始來也。恐不能專意於此。十二月須發全餉，并搭放正月錢文，歲寒後彫，晚節自厲，此可責之君子；彼小人則曰年荒歲莫，飢苦戰士將起而怨官吏之不恤其私。故年內一批，須多須早，毋使怨聲溢於軍中。希庵治軍，向不計較餉事；今頗以參差爲言，徐當曉之。年內餉速請潘臺鹽道糧道迅濟，冬雪風寒，早爲起解，猶可及也。至明年春三月之飢潰，智者不能爲謀矣。賊挾全吳以乘楚，而欲以涓滴之餉，供奉此軍五六萬人；以飢兵禦強寇，人心又日卽於宴安，譬如履春冰臨白日，豈不殆哉！幸與司道公閱，迅圖之，毋遲。

復翁祖庚中丞

兩奉賜書，具承一一。賁皇奸情畢露，而衆叛親離，天亦將以益其疾而奪之魄也。惟執事與午帥善自爲防，俟其黨類漸散而謀所以制之耳。六安增兵數百，尚祈諄囑，穩設守備，儲峙芻糧，堅深以自固，立於不敗之地，而後可以勝人。麻羅屏蔽，實利賴之。現値江水大落，樅陽築壩未成，舟師恐難久駐；安慶圍軍亦將大警。賊謀狡險不可測，桐城踞匪猶多，尚未知多李兩軍能援應各路支撐不敗否？兵事不能遙揣，未可恃也。英宿提餉，已遵命札止矣。

復多都護

樅陽爲賊所必爭，即爲我所必救；逆謀狡險，亦自不可不防。韋部力單，而樅陽地勢可守，令其堅壁勿戰，俟十餘日後，賊之狡謀畢露而後圖之，實是勝算。但彼中形勝，弟不能悉；賊情變幻，亦不能懸揣而知。惟在卓裁隨機應變，審度行之。

致李方伯

別後依依不舍，殊難爲情；公愛我過深，惟以彼此保養相報。天堂似尚無警，霍山已警，松關麻城亦必警也。孫樹人函來言賊十萬盡歸霍山，弟未敢信，成處無信，梁處信來，亦尚言分布長嶺兩路口，城守則力薄也。此時難於縣撥，只可令其堅守；弟氣弱神疲之外，並無他病。

致李方伯

二十九日霍山失利，已另抄寄上。賊到英山，則無處不通矣。奇在將敗而營中死守者尚爲賊所隔。應商者列於後：一，元亭撥隨舒公無一步隊，力太薄也。一，尊處若可速撥三四營，迅隨舒公，力乃稍厚。一，尊處多撥營，賊必由霍山通天堂之處橫截入山，再圖出山此事令弟無法可思議。一，議者言鮑鎮已復建德，可調來一助，公意以爲何如？一，擾商固者另是一枝捻匪，即孫葵心餘黨，爲毛髮所嗾使也。以上求飛示迅決。

復李方伯

潛山得沈胡助之，可不失守；太湖得崇如來督籌一切，共計一千五百人，足以堅守。弟積弱，又不能親履城上，如得崇如兄來此督理，弟可放心。成武臣本欲調元亭前去，因舒公行時以無步隊爲慮，故暫以元亭爲助舒公隊伍到時，恐英山已不守。賊情瞬息千變，不能遙揣也。餘意囑壽山詳致。

復李中丞

初五日午刻得初四日午刻書，知翁杳已到；此時以艱鉅自任，即應隨摺奏請賢才，以期共濟。俟台旌到太湖時，可即商定拜摺也。聞賊有竄松關處之勢，蕭爲則一軍，明日可到，當由陳德園先進，公

軍拔勦，賊謀必早已報知陳逆矣。如松關麻城能守定不失，公軍倏忽又回桐城，乃是兵家妙計。元亨舒公已咨札速往松關矣。

致李中丞

本日據英太步機，及何紹彩馬蹄鋪來稟，言賊入英山，該副將百人，及舒公馬隊均未曾趕到；是蘄水蘄州羅田黃岡均已喫緊，尊處頭起蕭為則六營，明晨可到，當由陳德園進剿，以保兩蘄。二起三起，次第可到。弟前兩日咨商鮑鎮北援，姑備一說。茲聞李秀成潛師出上清擾撫州，幷恐擾及臨江南昌，是鮑鎮必難分助矣。蘄黃得湘軍全力，復得公為之，可轉危為安；惟懷桐二軍，悉大股趨重，轉為不支，此為中情耿耿耶！

復曾使相

賊由霍山入英山，從此蘄黃十縣均警；另股竄商城松關，麻城亦危。希庵撫軍以八千人，初四初五初六日三起上援；吾恐上援未至，而偽干王與偽英王復折而入桐城懷甯，則希庵亦回援不及；是用耿耿耳。地大兵單，將才太少，為之奈何！前皖撫翁今豫撫嚴尚奏乞楚軍，不知楚人自身難保也。鮑鎮必難援北，元公之背，終恐危而不安；元帥大纛，似可駐東流，地勢與建德等耳，東流較為易守。賤恙

非藥力所能被救，神明已竭，氣息常喘，其能久乎！

致曾使相

李秀成擾及上清，撫建均危；是前乞鮑鎭北援，竊恐萬不能行。大灘早駐，江濱善地，尙可籌撥三千八，以益北岸雕剿；楚疆有希庵回援，當可轉危爲安。賊已破英山入蘄水界，其另股擾松闢者成鎭大吉力量亦單。此番楚疆大震，竊料必有數處失誤，以空虛無一卒一兵，大勢爲賊所覷也。希庵新得皖撫，必念助之以才，亦苦困乏耳。

復曾使相

賊入英山黃州，十邑皆震，亦皆可危；尤苦者，松關麻城之成鎭深守，捻攻其外，粵繞其後耳。希庵明日可到太湖，擬由張家塝一路進剿，以顧楚疆，遇賊則戰事必捷，但歧路有歧，殊難分剿耳。前兩日尙擬留鮑軍北援，聞李秀成深入江西腹地，不復希望；恐江西僅左軍援剿，尙不能支也。多與希庵面晤之後，乃分希庵全軍西援；若多公能堅忍一月，事乃有濟。林翼分應救鄂，而病不能起，皖撫代之，其力百倍於我矣。

致曾觀察

賊開離邑壙小港，豈將遁耶？狗入英山，蘄黃均震；李奇庵中丞全軍回援，遇賊則必勝，但恐另有狡謀耳。鮑君恐不能北援，以李秀成竄撫建，江西腹地均震；滌丈之視江西，猶林翼之視湖北也。

復曾觀察

賊五萬人由六安霍山攻松闢成鎮二千五百人，初四日大勝；然賊勢甚盛，心以爲危。其踞英山者，尚在蘄界之外；初五日之報，不敢深入也。李秀成入江西腹地，滌丈之兵，實苦難撥。滌丈駐建德不駐東流，蓋江濱亦有討嫌之處，鳥跡獸蹤，交乎中國，聖人獨憂之矣。此意出於鄙人之妄測，病重未能時寄郝門書，望告之一二。

致李中丞

賊偸入黃州，武漢震驚；恐又假冒官兵，擄船偸渡江漢矣。有謂宜請公處分兵三千，不帶帳房，馳守省城者；弟思分去三千人，必難力戰，且賊踞黃州，是避野戰之意，一切情形，弟無從遙揣，惟是亂變甚大，弟自懇得罪鄂人，公臨機應變，調度之方，隨時決行，遠道不必相商也。

致曾觀察

賊蹤飄忽異常，武漢殆且不免；多公欲自帶六百馬隊上援，曾力止之。舒公則欲林翼自行，此義

分之自然；然病勢甚危，不僅恐成進退失據之勢，亦恐毫無神明決斷，不足以有爲也。

致李中丞

迭次探報，賊於初九日似已竄出黃州；過而不留，則其爲急搶漢口無疑。尊處分途偵探，隨機剖決；此時以急請彭楊二人水師回援爲要，弟已三次發信矣。尊處軍火軍米，均靠水師乃能貫輸；又有謂賊勢內狃松子關孤守無益者，應撤隨廳下以便分枝。弟心中無智慮，而人言嘖嘖，不知所裁，一切請兄酌定。

復曾使相

李世賢一股自休甯竄至婺源，是江西之警變當更甚於湖北；尊意欲鮑軍於瑞州奉新武甯義甯之間，似可先飭移營九江，應請酌定速行。英逆四眼狗從英山犯蘄水，舒公馬隊初九日已從間道回蘄黃，繞出賊前；希庵中丞、初十日可至張家塝；另股五六萬人撲松子關，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扼之。初四日大捷，初七日亦捷，我軍亦受傷三百餘人；然賊勢甚盛，舒公李公速援，尚可爲也。

復曾使相

鮑軍留援集賢關及九江二處，尊見極爲定靜有法，實無可易；多公誓言即被賊合圍，食米軍火，

足支二月。囑希庵專心辦賊，不必以挂車河爲慮。初八日賊假官軍號衣頂戴入黃州城，次日卽分竄上游；希庵十三日乃能到蘄水，隔賊數百里，如武漢不失，則賊從豫境回舒桐，前敵之警在四月；如武漢已破，則事變尚不可知。

致曾使相

據成鎭來稟，襲逆大股四五萬人，於初八日退竄，賊供欲由英山會同前往打黃州。査由流波𥕢至英山，計日約到英境，自英山至太湖直走安慶，無險可扼。林翼僅有守兵二千，無出隊打仗之兵；現在希公已遇蘄水，上援武漢，不能兼顧潛太安省一路。頃奉手示，鮑鎭視南北兩岸喫重之處，相機應援，數日內英太若警，卽一面咨調鮑鎭徑赴集賢關迎頭痛剿。此股擊退，仍返南岸，以備策應；臨時往返函商，恐稽時日，先此豫訂，懇函致鮑鎭爲荷。若全股上竄，則局面又變。希公得手，另由北路竄回，則此舉無庸議矣。武漢尚未得信，計水師上援，非七八日不能到也。

致曾觀察

安慶近日納降，深爲可慮，應請加意防備，設法遣渡他處，切不可留一人於營中。賊情奸險，我聾聵以不殺爲主；而營中則斷不可留一人，且須遠而又遠，切求採納。滌帥之議，以鮑軍備援集賢關及

九江，所議極靜定老成。

復楊軍門

武漢大震，安危未可知；求尊處迅派水師上援，并請公與雪公酌移一位，在武漢督辦。十一十二日均已八百里函懇，計已接到矣。盼望力救危局，不勝股企！江岸民船太多，湖北划子又太多，此心殊耿耿也。

致曾觀察

今早奉滌丈初八日書，言安慶有賊，許以鮑鎮來援；九江有事，亦許鮑軍來援。昨據成鎮自松子關來稟，松子關外襲逆一股，叠經我軍擊敗，於初八日退去；比獲賊供有由霍山趨英會同四眼狗前往黃州等語，刻下尚未確知其何往。如果此股竄入英山，直走太湖，此間城守甚堅，賊必不能攻入；或改撲集賢關大橋頭等處，卽當於英太交界之際，先明探明，飛函請鮑軍至江。今日復滌丈函，亦言賊若竄入英太，圖犯安慶，必速調鮑軍，不候祁門回信，仍候逐日發探，前往英山探明賊勢所趨，卽當專足前往鮑軍。一日可到，此時豫思於此耳。

致李中丞

賊既假冒官軍以愚黃州，恐暗伏山谷，又假冒鄉勇以誤官軍；祈告之前茅後勁，一體戒愼。賊無異本領，此番自知力不能勝，欲以詐取耳。仍求我公不可焦勞急切，只求不改安閒整暇之規模，必滅此賊矣。

復李中丞

前因成鎮稟報，初八日松關大股已退，惟廬漢口空虛，上游無兵抄遏；因札梁守留二營扼守麻城，餘十營由孝感一路急援漢口，或與公作夾擊之勢。今接來示，知逆股皆在巴黃一帶等情，是留松關各軍可以杜賊西竄，僅存英霍一綫為賊竄走之路，所見甚卓。弟之意，恐公軍過巴河而西，我軍得手，賊必由蘄州黃梅宿松一路下竄安慶，以遂其解圍之本謀。賊剽輕而狡，一日之間，情形數變，弟無從懸揣。茲復札成鎮梁守，如已拔動，扼守何處，由公就近調撥；如尚未拔營，仍遵公教，穩守關隘。一切調戰守機宜，弟未敢遙度，公徑自相機愼密為之可也。近聞有賊入羅田縣，亦分擾牽綴之意。成鎮之軍，書現在阻隔，須專差致送也。

致李中丞

得書大患不患，大亂不亂，否則笑人，吾甚愧之，敢不自勉以遵格言。前札成梁會保漢口，心念漢

口也。得公書今日作札專送,酌量而行;軍情一日千變,本難遙揣也。太湖大營,武昌有眷屬者居其大半;日前議論紛擾,責我不仁。若某者可謂武漢罪人,又可謂一國非之而不顧也。

復曾使相

左軍分三路,必嫌其單;鮑軍援江西,情理之正。如丈得早駐江濱,尚有三五千人餘力,聽丈指撥。得希庵十二日蘄水信,武漢聞尚無虞,賊屯黃州上巴河孫家嘴及城中,希庵囑以大患不患大亂不亂,毋使人笑林翼愧之。

致李中丞

昨日奉書後,省中文報已通,得初九日以前各件矣。調襄陽兵荊州旂兵入守,使相又調成梁入援省城,梁行否尚未知也。聞另股入羅田,蓋賊欲以羅田松子關爲出路;此次巴河以東,蘄水英山羅田之山谷中,必另有一股賊伏其中,欲俟前路交戰,假團練以驚吾軍之後。賊力絀,專龔狡謀,公以節制之師一戰而定矣。

復曾使相

上溪口大捷,則左軍之勢亦壯矣。今年黃州之失,黃州以上無一卒一將;武昌忙亂不可言狀,情

形與七年蘄州八年麻城遇異謀之不滅，願任其罪。希庵回援，自可了賊，特必不能救省城之擾亂。臨警募勇，剃髮者潛入城中矣，尤爲可慮。

復官中堂

十六日奉初十日大咨催兵，查舒公七百人，李公萬餘人，且到蘄水；賊勢全力均在羅田邊界，及上巴河孫家嘴黃州城，幷不敢分兵他援。希庵數日之內，必有大仗，一戰而勝，尙可爲也。林翼前調成鎭槼守回灘口漢口，而希庵謂爲不可，中堂亦早已札調矣。但此時羅田道阻，林翼之札，是否送到，倘未得有回信；尊處之札，非專差亦送不到也。近處州縣，無論賊之眞假遠近，只有先期逃走而已，人心不固，至於如此！希庵處交戰在卽，必難分兵；林翼只有千人，已分五百前來，仍借桐城兵一千五百以守太湖。林翼義應回省，而病重不能行一步；且一搖足，則桐城潰矣。賊力盡注於楚，楚亦不支，惟謀事失機，信余際昌失當罪在林翼矣！

復多都護

十五日來示幷咨，敬服敬服！蕭畝如何可搖，卽分兵一萬，萬來不及；弟尙不敢離太湖，況老兄之蕭畝砥柱乎？揆帥信仍奉還，弟今日處萬不得已之勢，又將太湖城守曹日昇撥援武昌矣。現尙有二

千人，即任賊圍攻，亦必不走。

復唐方伯閻副都

今日已將調派情形另文行知；得丹初初七日信，清圃之論兵多兵強則可行，賊少賊未入內地則可行，此時不如責成專守麻城也。余際昌另起，後一日退回天堂之三營內；一營是禮左，非余部下也，弟尙留之其潰退之四營只留三哨。該營聞已留四哨，初至英山而賊至，繼至羅田而賊又至，近又不知所之矣。湘軍到黃州地界已數日，希庵之行兵也，不肯速戰，戰則必求其勝，十日內又見分曉矣。弟氣促神散，死已晚矣！然而太湖一步不可動也。

復曾觀察

賊供情狀已通行知照矣。外濠處降賊，公策原無憾；惟愚人所慮更深，如能推而遠之，使之渡江，則異日所全更大。公倘可俯採芻蕘，矜愚人千慮之一乎？

復閻丹初副郞丁果臣學博

彭雪芹自率二營進省，其成發翔左光培二營十六十五日必已抵省；此爲橫截江面，保護口沙口漢口之大宗。再得成鎭梁守數營守門，則可保固。希庵全軍渡江，此著又錯；應以水師擱江面而分

二千餘人守城守門，幷催調梁守入守。希庵勁兵渡江，則賊卽全竄以拊安慶之背矣。弟處文報，終必阻隔；然城中米支四月餘，糧盡賊亦盡矣，斷不可輕走一步。

致濱江各州縣

飛啓者：李中丞全軍渡江以援省城，固根本而便於迎頭截擊，賊敗必卽下走宿松黃梅。縣應安排城守一月米糧，幷傳令將城外四十里樓梯盡行收入，或收至城中，或收沈湖底。其廣濟蘄水無城，應擇要以利文報爲主。沿江自望江黃梅等至興國大冶武昌，飛划遞文書，實爲要政。

致曾觀察

石牌洪家鋪一路歸總於集賢關否？集賢關外之地勢，與關內侯營壘相隔若干里？可全局照應否？應請詳示。爲感省中一空，希庵回援，先顧眼前勢也；我因文報不通，不知亂狀，使相奏言存城兵二千，馬隊八十，戰不能戰，守不能守，林翼只得酌帶一半出城，於要隘扼守，幷飛調各軍上下夾剿。噫，皆林翼之罪也！計武昌若未失，則二十一日賊必回竄；以二千人守黃州，牽綴官軍，而風雨馳驟，二十五六可到太湖。太湖能嬰城自固而已，擬卽調鮑軍預紮集賢關。

復曾使相

十七日得希庵十五書，探報上巴河孫家嘴之賊，由馬鞍山新州等處上竄；於十六日同舒公陸續拔營，由下巴河渡江，取道武昌縣，馳赴省城等語。李軍既全數渡江，則北岸打賊無人，賊意不過欲試竄，將勁兵調遠，乃直下安慶以捎圍師之背耳。欲防省城，應賴水師橫截江面，或撥陸師三四營足矣。此舉適中賊計，然已追之不及；應請飭鮑軍移守安慶後路，或候敝處探的再行，或先期預備，出自尊裁。除安慶外，決不調到他處，亦決不忍羈留一日也。太湖城守尚完，禮堂亦自守有餘，均未能出援他處也。賤恙桐城王醫與作梅均言心肺模糊，此是最重之證；用一分心，卽增十分病，用一日心，分增十日病。然願卽軍中以畢此生，無他念也。能請假交印，不管事三四箇月，或可望痊。葉公能來，更感高義矣！

復葉介唐太守

希庵業已全軍渡江，追之無及；下游不死守，又豈能亂跑乎？尤異者，省中截留沅圃南勇，使相信致沅圃，沅圃駭怪，幷無其事無其人。十四日日間文報尚通，尚無事；十五十六十七三日，省城不失，則十八日幹臣七營必到，十九日希庵亦到。希庵此行，不可爲非也；賊已上竄，而省中似不知其水師尚在黃州一帶，卽雪芹派去水師，十四日已到黃州，亦只遵前札而拘守黃州，不知軍情賊情也。省中亦

不知調催上保武漢，禮左如能撥入潛山而調介營入山爲是。石牌倉卒設防，一切不能周備；梁成力單，猝與賊遇，原恐不支。奈何奈何！

復曾觀察

十九日奉十八日兩次手告，閱官相裁留南勇之事，汗流浹背；只盼十六十七十八日三日不失武昌，則尙可救也。公守志堅定，則功在南北岸者與泰岱同壘。鄙人因惡背寒，縕縕然過計，非爲太河謀，非爲潛山桐城挂車河謀也。

復楊軍門

洋船通賊，義應攻打；惟此事應商之滌帥，恐目下尙非其時。中朝無人左右帝室，一搆釁洋人，不與戰敗之處爲仇，而與中都爲仇；我輩又不能救京師，恐非計也。沅圃口硬而力實怯，希帥全軍渡江而南，終須渡江南北從下兜勦，力固不及，從上追勦，仍是尾追耳。賊尙踞黃州幷擾及黃岡上游白菓宋埠舊街新州及麻城城外。十七日夜間省城文書已到，武漢尙無事，當可無虞。太湖城守官米支三個半月，私米支三個月；此數月之中，可以萬分放心，任賊如何，不請援不告急也。惟安慶之背，終惡風寒。滌帥如駐東流，或可以四千人援護集賢關，臨時再以禮堂馬隊八百助之，猶可補救也。弟病太深

太久太甚，神氣已去，藥餌不靈，卽神醫亦難下手！

致李中丞

賊於十七日陷黃安，十八日陷黃陂，近日必又陷德安矣。所到之處，官吏先已逃走，怪不得賊也！若以一二處城賊綴我兵力而四處竄擾，禍且滋甚。官軍且不管城賊爲妙。尊處因欲迎頭而渡江，卽渡江一次，仍是尾追耳。不得卽見賊面，爲之奈何！賊曾一到麻城城下，城中開一礮，賊卽訝曰：「此中有妖！可退去。」

復李中丞

軍事不能代謀，卽謀亦不當；時賊以分枝，飄忽爲奇，勸公不必拘常格守定法，隨宜剿辦可也。

復曾觀察

希庵一軍，終是不能見賊耳，奈何！竊料上下游之賊，均必於三月中旬後畢趨懷甯境內，艱鉅之任，惟元公獨當其難耳。祁門近三四日無信，深以爲念，乞示之。太湖城潛山城必不失，必能久守；此時不難於守城，而苦於無兵援剿耳。

致蘄州李牧

蘄州城僻在江濱，然有險可守，兄毋專意於野，亦須以千餘人謀城守爲要。兄所處之境，與羅田廣濟無城者不同也，幸勿自誤。

復李中丞

此次十五營同爵公進剿，亦可屬其猛力前進，不可過於持重，過於持重，則此次無一戰之功，而徒有奔馳之苦，只要有七八仗之軍火五八日之糧，卽不必長顧却慮。官軍本在賊後，不能迎頭，且打仗之事，銜腰擊尾本無定相，亦正不必迎頭。李續遠添一百二十八，不待詞說；此外應添之人，卽請老兄酌行。有餉無餉，總須添兵也。弟意兄之舊人，不能不攜以自隨，然安徽巡撫，豈能年年月月爲湖北打仗？應請於彭星占王載驅二人中另開營伍，留保湖北，其才能各帶若干，兄自酌之。湖北之安，皖省之利也；湖北之危，皖省之害也。公意以爲何如？弟夜燒吐血，自分必死，然大吐之後，神氣稍清，或是留一息以待與公見面乎？安慶一軍，終是可危，倘賊勢下趨，駱公與霞仙趕到，則會處仍須撥人同武臣來援安慶也。

致李中丞

自公趕到蘄水，本與賊不遠；賊欲避公之鋒，稍稍引而西犯，然猶可及也。逸亭創爲議論，搖惑軍

心，渡江赴省徒勞十餘日，而無絲毫之補。紮營蘄口，賊又犯西北之德安等處，以引公軍北趨。官軍本從後追剿，永無攔頭之日，卽不必從攔頭著想也。弟意蘄口只須留二營，隔水爲陣，與水師相依，使賊不得徑渡漢口而已。公須親帶中右二營督戰，若以軍務委之逸亭，逸亭議論多而成功少；朱巖雲尚不願讀其信，兄亦何可依爲謀主哉？撫臺本不宜時時親戰，然方急難大事，非公自戰不可；否則非失於遲鈍而不前，卽失於浮動而不固。公異日必悔恨而追思鄙言。有復逸亭一函，請兄閱後交去。弟吐血如前，手草代繕，尚乞採納。

復曾觀察

徽州卽得，亦恐分守爲難；少荃之議，先清江西內地，原是勝算。江督賜履，不僅宣歙也。惟滌丈之志，必不肯回江西，或仍勸駕駐江濱，較守領爲易耳。

致曾使相

鮑軍初四五啓行，計十日內外方可抵景鎭；然祁門餉道已斷，公之部下，何可久饑？而樟鎭失陷；吉安等處又在喫緊，江省方自顧不暇，安有餘力及公？此間有進策者，欲請公併軍合力，先清江右腹地，公則駐節東流建德以策應之；其意蓋謂江省爲公軍根本之地，一有阻隔，我勢卽孤，守嶺雖嚴，亦

殊無益。況精兵分布各嶺，未免散漫；賊時時窺我一嶺，則各嶺之兵俱爲牽綴。若如尊意進攻徽州，以通浙米而仰食於人，終非長策。且浙米挽運入徽，運費多於米價一倍，不若乃守嶺之軍爲一路，與左鮑分途進勦；其得手必易。江右完善之區，未至糜爛不可收拾；俟嶺外有賊竄入，乃合軍擊之。而公駐東建，兼可保湖口九江一帶矣。是說也，林翼亦不知於尊處事情當否？然其不分軍之意，似仍遵公教，故特縷陳以備採擇。

復曾使相

春霆之援景德鎮，林翼催之甚力；其前月杪偸看林翼之病，責之亦甚嚴，此間幷無二三游移也。左公在樂平尚穩固，春霆近三日必已合力夾擊，可大捷也。近日狗逆陷黃梅宿松，十五日以游騎二百試探太湖，知其有備，又遁去。林翼處太湖勢易，而元公處安慶事勢艱難；所幸元公堅忍強毅，如亞夫，或可從容以待援師之畢至也。賤恙忽減，居然出門巡城矣。

致曾使相

攻徽州不得手，愚意欲請再撥三千人以助左鮑之力；且將樂平景鎮肅清，再謀臨吉，尙乞採納。

江督兼欽篆，則江西爲專責，非僅宣歙使聞。鮑之新募三營，官帥留攻黃州；不知鮑力甚單薄可慮，湘

撫新放毛驥雲，其幕中人才，及一切賢否，求丈示及為荷。愛桑梓而敬恭，非有他意。狗逆陷黃德各郡縣，兼及隨州，折而趨於麻城，試攻一次，為梁守湘帆所阻，即折而陷蘄州黃梅宿松，以騎賊二百到太湖五里外，一覘虛實即遁去；改由荊橋趨石牌，十八日抄安慶之背，一月之中，行二千里，官吏以聞風即遁為得計，官軍以持重狐疑而失機。元事二公，實處艱難之境，必為悚愧！幸元公堅定，林翼調來成武臣七營，并抽太湖守兵，又糾會禮堂，擬即日援集賢關；約賊目之來安慶者，其精銳亦不過數千人，此間援師將及萬人，當可支也。希庵以上游事重，止飭成鎮下援，蓋尚不知狗逆親到關內，并已與誠賊通也。成敗之機，只爭此一二旬之內；太湖仍留有可恃之沈俊德歐陽正墉二營，並昌左桂勇共二千人，尚可定守不失。

致曾使相

朱鮑二鎮，果能迅速援安慶，以鮑之六千人合成胡五千人，林翼可不強求於李多矣。成胡十營皆精銳，鮑軍新來恐飢，林翼當設法助之。瑞州失守，昨擬調新霆營三營入潯堅守，未知尚能守否？守兵亦須慣戰之營，乃不慌亂，但將不可過於驍果耳。

復城守糧臺公局

老河口居民早幫捻來，旋即打退，無傷元氣；隨州之失，即德安分股耳。顏軍門各函，均早函復；弟於此公本無疑貳，其復信均有日月可查。此次鄂中文武，凡有城而不能為一日之守者，可一筆勾去；黃州有文有武有倉有穀，只須閉城五日，大兵即到。乃德安黃州，竟不能作半時半刻之守，傳之天下，豈非第一笑話哉！公函致襄陽，均囑以守城為主；陶允中吳佑棠本可戰，顏軍門本善守；分任戰守，乃為得宜。

復官使相

三月初十日奉初六日申刻手教，敬審布置之密，武漢不失，大局總可支持；特餉糈日竭，殊苦無法耳。路帥分兵援鄂；希庵又親自援鄂；湘皖兩撫同辦鄂賊，而為鄂撫者乃以病軀在皖作死棋，不顧家之人，不亦大可愧乎！各府州縣失守文武及省城逃去之各員，均求中堂密察分別甄劾，文武不能為一日半日之守，殊令人無顏對人。巡撫衙門應辦之事，皆地方例應尋常公事，不關大政，林翼遠在太湖，求中堂作主施行，感頂之至。藩司錢糧奏銷，南漕奏銷，秋審秋闈，均請挈銜會奏，分別展限。仲遠初九日到營，其言病狀甚悉，仲遠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希庵貴速戰，莫因賊在城中牽綴而誤兵機。

復城守公局

希庵能親自督師，不專爲持重之計，不爲諸言所惑，則賊可速平也。狗逆與張樂刑及各逆目均在上游分踞數城，是以城爲牽綴之計作疑陣也。官軍應剿，賊不應先顧攻城，城中實無多賊也。

致多都護

頃據探報，狗逆分股竄兩蘄交界之所，距廣濟僅數十里，其勢將走黃宿一帶，直趨安慶；以狗逆之母與妻孥及賊目之妻孥均在安慶也。賊到太湖，必試攻數日；太湖城守，萬分穩固，賊必不能久攻。賊若力攻太湖，非二三萬人不能合圍，非五六個月不能得手；賊之力量不能如此，且必不耐也。惟賊匪知太湖之不可卽破；必由潛山直走安慶；希帥既駐油湖，大軍均已上剿；急欲回援，勢不能及。弟病漸愈，若坐待賊之橫行而一籌莫展，置安慶於不顧，則貽誤大局，殊深慚懼！刻下擬調成鎭七營，從下巴河出江面，由橫壩頭來太湖。此間城守五營，俟風浪定後，尙可抽撥兩營。天堂介兆等營，雖非精銳，亦可助威；尙可抽四五營，共得七千人。弟躬自率領至潛山會合齊隊，爲進援安慶之計；應請閣下親帶馬隊六百名相助，或分步隊三千人同行。尊處挂車河一軍，定作守局；一切布置，請閣下自酌，以穩爲主。至所分步隊，能否如三千人之數，亦聽尊裁；惟馬隊六百名，則必不可少。此事自旁觀之，疑爲險著；然賊匪近月以來奔走已疲，且不意我軍之能出而與之戰也。況閣下有戰必勝，馬隊精銳六百，可

撫步隊數千，同心戮力，必可得手。特此先布，容俟成鎮到時，並候賊匪試攻太湖後，再行飛請閣下尅期至潛山會合也。

致曾觀察

茲將寄多副都護一函，抄錄呈覽。此謀若成，公軍堅守十餘日以相待，則大局穩矣！林翼若株守不顧大局，則心必不安；然必須太湖試攻三五日，風浪定後，乃能親赴集賢關。大約步隊八千，馬隊六百，必可大戰有仗可打，病必全愈。賊計賊謀賊志，只在安慶耳。

致李中丞

探報賊匪大勢趨併兩蘄，廣濟若攻太湖，須二三萬人五六箇月乃能困我飢我；賊之狡詐，必不爲也，賊之力量亦不能也。然試攻數日之後，賊必以小枝綴我疑我，而以大枝直搗安慶之背；安慶必可穩守十餘日，弟擬調成武臣七營，并函商禮堂兄派馬隊六百，步隊二三千，共得萬人，少亦八千，必可力破援賊。其太湖城守仍留千五百人，潛山城守仍有千人，保無他患也。如此布置，安慶之背不致久虛而無人捍衛；即公上游之兵，亦不致瞻後顧後，可以壹意專辦上游之賊矣。弟病漸愈，氣亦漸壯；此計可決然無疑，公亦可坦然無慮。致禮堂兄一函，鈔稿奉覽，大致如此，臨時亦不過小小增益耳。

致成武臣鎭軍

昨據廣濟方令及黃梅覃令，探報賊匪下竄，離廣濟六十里，而未能確報多少之數；貴處及蘄水蔣令亦未專報賊情，究不知何若也。弟思若非二三大股賊匪必不敢直犯安慶，亦不敢試犯太湖；若是零星小股，則必徘徊於兩蘄之間，故作下竄之勢，而實不敢遽行下竄也。貴處耳目較近，偵探較切；其拔營遲早及應否拔營，應由兄自行審度賊情賊勢，乃不致虛此一行，空勞往返也。賊之下竄，若以小股試竄，則太湖及多公各營，儘可置之不理；卽貴營亦不必卽行拔動，卽大股下竄，必先攻黃梅，次攻太湖。二處如不得手，乃敢直下安慶；爲期尙早，貴處儘可從容來援，不可太急。又賊如下竄，則黃州城中必尙有二三千人，故作堅守之勢，以疑綴官兵，儘可置之不理。又賊如全力下竄，貴營由水路走橫壩頭至徐家橋，是一捷徑；或由龍坪走黃梅來會，亦是捷徑，總不可使賊知我有一枝奇兵來會，則更妙矣。水路下行，則須與左副將蔣令商量，乃能有船，乃能出賊不意也。貴處應探實此次下竄之賊，並確查多寡虛實之數，乃可斟酌拔營也。

致官揆帥

十三日探報賊由蘄水下竄黃梅，傳聞十二日混入黃梅縣城，尙無確見情形；是賊勢已經下趨，

但未知其多寡之數耳。且麻城黃安已報無賊，林彝已調成武臣備援；安慶下游，桐城廬江之賊，又已大股上犯，勢將上下并起以圖我軍。所慮者下巴河至九江以下，均無水師巡防；已函懇厚庵派營上援，并函致左副將及雪琴兄分營下巡，以防賊匪由廣濟黃梅內湖侵犯外江，兼入潯陽與國。

林翼自前月二十六日以後，吐血十日，精氣大勝於未吐血之前；仲遠之藥，已服三帖，亦尙相安，足慰遠念。看來兵力若齊，仍可出隊，不比從前之一息奄奄也。下游漸警，得武臣及潛山天堂挂車河抽撥各營，當可大戰。太湖嬰城而守，守有餘力；惟驛路梗阻，音問不時耳。

致李中丞

賊以小股入城，疑綴官兵；而大股下竄，逸亭一切謀議，弟之愚陋，總不謂然。孔城一帶援賊已至，亦尙可支，私心總是系念安慶耳。安慶爲異日駐節之地，此次能堅守，事乃可爲；不能堅守，弟亦嬰太湖而堅守四箇月，必無他虞也。所念念不忘而日夜籌思者，尙欲以兵力援集賢關耳。

復多都護

據探報黃梅宿松已失，恐賊由石牌竄擾安慶；承示金公帶馬隊七八百名援應皸城，甚爲得力。刻下情形，似須步隊到齊，乃可合力剿辦；其緩急機宜，臨時再酌，安慶必可堅守以待援也。

致李中丞

十四日奉寄三函，計均在途。戌刻得禮堂并沅圃書，所籌均爲有見，另抄寄上。老兄原有此約，惟現在駱軍來鄂，兵只五千，未必能紓內顧之憂；其多公所言萬勿以城賊受其牽制一節，應請斟酌隨時審察。如見賊有趨重下游確情，卽請貴軍分兵尾下，以爲皖軍之助。該逆先來小股破黃宿，必由荊橋趨注安慶一路，或分趨望江，以期多方誤我。如禮堂所派馬隊，竟與賊遇，或可大挫賊鋒。太湖尙無賊，卽令有賊，必可嬰城自固。沅圃原信必待賊情畢露，挂車河可以鬆勁，乃與老兄議定來援；蓋盧禮堂同時喫緊，不能分援，以穩守自任，殊爲心慰。鄙意賊既趨重於下游，救皖之情似已畢露；我公及輔廷兄能分兵迅速尾至，二公既至，則禮堂暫不分援，而爲桐城游剿之用。緣上下逆氛，相約同發，其疲我誤我者必多也。

復曾觀察

十五夜又得十四日手教，專以大局爲重，大哉公之用心也！成鎮數營，路梗尙未得囘信；探報狗在宿松城中，已到下游之賊，將逾萬餘人，而徘徊未定，尙是游魂試證耳。次奉公函及多函，昨已專二人抄送希公、舒公，未知何日得到？二公有一人來，或分一枝同成來，則力亦稍足。天堂一軍本不甚銳；

得好兵爲主，則弱兵亦可誘戰而試賊，亦顧用之何如耳。如猛退乍退，而以精兵橫衝之類，皆可破賊；惟不可恃爲腹心之用，恃爲腹心則必誤事。總之上游速得手，事更萬全。公之深慮誠爲至穩。林翼自得病以來五月有餘，見客不出房門，送希庵雪琴亦不出大門，今豈可巡城矣。

復楊軍門

頃奉手諭，以狗逆來援安慶；弟與多公挂車河之師，不能遏其旁道，不若均撤至集賢關，協力防剿安慶，則上游之賊亦易清楚。弟思安慶固緊要，而太湖潛山二城，亦斷不可棄；倘得安慶而失潛太，則其失相等。惟挂車河之師，似可移駐，而多營米糧子藥皆足備數月之用，臨警移營，必至輕棄，則其勢亦有所不能。刻下四路偵探，尚未確切，惟賊之游騎已至太湖城外，又有分股往石牌一路，料狗逆已自率精銳悉來下游，巢爾則湖北之德安黃州不過留有守城之賊。略中丞分援之兵，近日想可至德安，希公可分一軍駐黃州，餘可合成武臣之七營，齊赴下游救援，業已飛致希公，酌量速來；若元公能爲一月之守，則局勢必無大礙也。

致李中丞

厚庵建議，欲林翼與禮堂并力以保集賢關，志在必得安慶也。然潛山太湖兩城，設守數月，米糧

軍火油鹽，足支百日有餘；若一旦委棄而拱手送與賊匪，賊得之又可守半年或數月矣，豈非代賊謀乘哉？若付之一炬，則以一萬數千人仰食於沅公，亦恐接應不及。得安慶而失潛太，江岸雖活，又須以兵力再圖潛太，非一二年不可克也。仰爲得不償失。林翼前擬自率成武臣等軍以援集賢關；其太湖城守及潛山城守，仍堅固不搖，戒備不懈。緣今日之天下，得城難而失城太易，即如潛太二城，亦費九牛二虎之全力而後得此破瓦頹垣之一城，是二城之斷斷不可再棄也。至禮堂兄營中米糧軍火，足支數月；若一旦拔營，民夫逃散，恐不免稍有遺失。且恐安慶一營，不能兼支禮堂之軍食也。然多軍行止，則仍應請多公自酌。爲今之計，仍望上游大兵，莫以城賊之牽綴爲意，而專意野戰，莫以逸亭次蓀之瞻顧議論，指東畫西爲謀主，而專意速戰，或可速分馬步，約會成武臣速援集賢，必可不誤大局。所深憂者，賊若偷渡南岸，則與國大治必亂，九江武昌皆危；故以水師上下分巡爲急務。

復多都護

厚庵欲弟舍太湖，弟不敢行；至尊處應如何辦理，自應由兄細酌，弟意則動不以靜也。兄所示賊若掘湖水逃去一節，深合兵機；天下無一二萬人死於一城之理，尊意所籌極爲得法。想沅圃必能照辦矣。

復吳幹臣

接來函，知孝感於初八夜克復；惟狗逆此次自駐黃安十餘日，知武漢警備，即暗將賊中精銳，全數領趨安慶。十六日大隊至桃花鋪，兩日即可到安慶矣。自德安以下，黃州蘄州黃梅宿松，有城可守之處，賊已到處分人據守；若必從頭攻下，節節掃清，計非二三月不可。如此則曾沅圃與多公，將皆不支，而我軍盡中賊之詭計。故爲今之計，惟有請李中丞與舒公酌量於德安黃州兩城，少留數營，以相牽制，免其出城肆掠；其餘城邑，且概置弗理，但當星夜趕來速援安慶；安慶之賊敗，則各城中守賊當聞風逃竄，亦不在用力克復也。多公處探報舒桐之賊，業已發動，故救安慶尙嫌單弱，惟日盼希公之軍速來，以救大局。

復多都護

近日賊蹤奚似？傳說從石牌竄大橋頭，確否？金溫之隊，諒已收齊，且休息十日，再看機宜何如。天雨寒暖不時，閣下辛勤在外，尙乞保重；賊勢如此，不能性急也。有致沅圃一函，如曾處尙能設法繞遞，或交水師繞遞更好。

復多都護

成舒李三人，自十三十四吝札催援日行二三次；聞初九日二更，孝感城賊夜竄，次日官兵即追向德安一路矣。希舒未必即能趕到；成必於數日內可到；太湖堅守有餘，可抽三營，步亦二營，此皆穩固可靠之兵。潛山可以兆營同建威代守，而抽趙國香一營；天堂鎮尚有介字昌左三營可抽，介字營勇丁極奮勇而無節制紀律，猛進有餘，而恐難穩站。然用兵之法，強弱均有用處；躁進之兵，可使誘賊，而以精騎伏於旁路，俟其站脚不穩，横出截之，可大捷也。又難打之賊壘賊隊，亦可使之猛攻，取其冒勢有勁耳。成鎮到時，弟必撥至潛山石牌，請兄指揮，亦必另撥三營同行；惟迭次專札專函均無回信，殊可怪也！再此次上游用兵，著著不得手，只是為賊所疑，為賊所誤耳。兄慮兩路幷發，欲打退一路，實是妙策；然亦必須候成鎮到時，乃可指揮如意也。

致多都護

二十二日得成武臣十六日回信，尚以李希庵之批詞信語，遲疑未行；計迭次飛札，十七十九日諒必起程矣。希庵言我等兵多，自帶兵少，則官相或徑札止成鎮，亦未可知。殊不知打賊以打頭目為主，不打賊頭，則萬年無成也。賊中精銳，只四眼狗一枝耳，他何足慮哉？

復蘄水蔣令

成鎮十七日尚未拔營，豈迭次文書均失耶？狗逆實自來石牌，舍狗不打而爲城賊所疑綴，適中賊計；吾恐安慶之師覆敗，又爲金陵之續耳。弟去年痛罵何桂清，此次安慶如不可支，人將何以議我？太湖尚能支三月，三月以後，非我所能爲也。安慶兵將本弱，地勢亦艱；以五千人守前濠，以五千人守後濠，袤斜十餘里，力已至薄，說者乃謂其多兵，何也？不知此一萬人圍城，則一萬人已爲賊所綴，謂之無一兵可也。此信可寄省局一閱。

致李中丞

攻孝感而得，衆人皆喜；弟則曰此可偶爲而不可常行者也。如使豐攻；而楚北之德安黃州隨州蘄水黃梅皆復，兄軍精氣大傷，殆恐病更甚於下走矣！

復多都護

成鎮聞已起程，到此必速；此即二月初四日打死雙瞎子者也。計成鎮三千三百八十人，胡鎮合禮左信左一千五百人，介營一千二百人，新前五百人，加以麾下驍騎，可及萬人；若合幷一處，相機攻剿，亦可成屠狗之功也。但剿悍帥頭目，須幷力不宜分兵，須防另調他賊以斷我後路米糧軍火，故出兵之路，最宜審察，尚祈通盤籌思，速即示及。若尊處能先打退桐城一路，更爲妙著。

致潛山守城各營

潛山爲大軍根本，斷不可稍有疏虞，昨已調介副營八守。二十四日閱青蒼寄營務處信，言同明多都護，以建威新前各出五成隊伍助戰，留五成隊伍守城，又囑之調介營反復之令，我旣難行；且兩蒼殊視守城爲輕事，大屬非是。查成鎮卽日可到，而太湖又可撥三營同行；如得多都護馬步會勦，必可得力。潛山尤關緊要，應責成兩蒼堅守待援，毋許分兵；其趙國香應否抽調五成，或竟不抽調，請多都護主持酌行。各營均多精銳，且係老營；惟介營輕剽，未能老練；運用之妙，約束之嚴，全在多公之神明耳。

致曾觀察

多公昨勦僞璋僞玗大捷，報稱殺斃溺斃實及萬人；則半月之內，桐城援賊必難卽振矣。多公又調四營，連前已到高河鋪之八營，又調新前及介字二營，此二營是東安勇丁，恐其勇而無剛，然使用以嚮寇，如公子突之謀，未必不可大捷。多公銳意進援，然打璋玗宜速，打狗宜遲宜持重。賊內外無米糧，迫而蹙之，彼必求戰，彼求戰而我應之，必大捷。若多公不失機宜，尊處穩固，不過半月，賊必如吳王濞之自潰，潰而斬之，較易得手，可成屠狗之功也。竊計自去冬十月以來，孫葵心、龔瞎子一伏冥誅，一

被成武臣破子打死；此次若竟屠狗，則事勢定矣。

復多都護

得捷書，喜而不寐；惟愚見亦有應商之處，備錄於後：惟冢採擇一二爲荷！一，成鎭明日可到，加以胡鎭，達軒三營，均是老營久經戰陣，如尊處調幷一處，即請酌量照會，必可供指臂之助，亦斷不致怯弱遲玩。一，打璋逆玕逆，須得老兄昨日之神速；打狗則須稍持重，狗逆較狡較悍，且所帶各起，頗經挑選，較他處整齊。雖明知其必不能當麾下之精銳，然賊目之妻孥均在城中，其救援之心旣切，則其死鬬之力亦必比平時爲甚。尊處十二營百戰精銳，然七成隊伍，不過四千之額，似以調成胡幷力爲宜。一，宿松黃梅蘄州均弱賊，即使調來斷後，亦須五六日之久，況其人必不能戰也。尊處分兵剿之，即可盡滅；若調黃州之賊，非十餘日不能到，可以無慮。一，成鎭等自帶十日米糧軍火，弟又運潛山十五日米糧軍火以濟之，即使有賊斷後，我軍米糧軍火不竭；狗逆關內關外城內城外之賊，必難久支，十五日仍可無慮。一，此番尊處兵精將勇，又得老兄調度，必可藉成屠狗之功，應請預留馬隊多名，於空闊寬展之處，設爲三伏以待之。步軍亦可酌伏，俟關內關外城中賊匪妻孥潰出，橫而截之，大功可成也。一，此次賊匪意在速戰，務求尊處漸次逼近，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則賊計必窮，賊之醜態亦

必畢露。待其逼近求戰，而後從容應之，未有不大捷者也。賊無糧而我有糧，賊不能久而我能久，賊不能忍而我能忍，此機惟老兄能明察之，弟姑備一說以待採擇耳。以上管見，求高明鑒察。

致多都護

連奉兩書，且悉一切。黃文金本領，非四眼狗可比；去年與左鮑戰敗而竄回池州者，即此人也。惟有此一股，則老兄進援安慶之師，是否先援安慶，次打黃文金，抑係待十日之內先打黃文金再進安慶，尚祈細心審酌，明以示我。多一層牽綴，必難剋期剿辦；而沅圃昆季之望援，又恐其迫不及待也。

復曾沅圃觀察

奉手書，不望援兵之速至，而望援兵之厚集；扼狗會去路，穩紮穩打。大哉公之謀，勇也，欽感之至！二十七日多公先剿黃文金成胡十營，二十九日到石牌，黃賊破敗，則多公會援必速，力亦加厚矣。南岸應以先清臨吉袁為要，大帥餉路根本在此，斤斤以宣歙使者自囿，恐非可大可久之計。

致鮑軍門

成武臣調遂軒昨日拔營到黃泥港，即進石牌；吾弟此番來援，總要會合以厚兵力，持重以審賊機，不可孟浪速進，恐中其埋伏包鈔之計。賊在關內，關外本無多糧，利在速戰；官軍應四面包裹，不敢

此狗外竄，只須堅固守，持重不戰，賊必自來求戰。迨其氣竭力疲而後起而破之，狗可屠也。開仗之期，約在四月中旬此時斷不可太急急則狗賊必遁矣。弟軍久飢，前此宿松僅解八千餘串，兄心日日念之；此次由何路進兵？兄應速籌備錢米糧，以供軍需。俟吾弟遠來兄應到營一看，蘄示以老營住所爲要。

復胡達軒咸武臣周壽山

奉書，知定計紮石牌多公明日書來，又言石牌爲是，是前說亦未有定見也。春靈寄滌公書，有初三渡至紅店初四打集賢關之語；查近處並無紅店地名，或是渡至洪家鋪耳。江水可通洪家鋪，然一時安得許多船隻？又恐春水尚未泛漲也。如由陸路，則必由石牌會合，屆期尚須量濟錢米，彼固飢軍也，姑派人前往四鄉謀之。此軍倍道來援，日行百里，其忠勇救難之心至爲可敬！然太勞苦太忽促，亦兵法所忌；應函請到會合之處，歇息兵力採辦米糧軍火數日之後，乃可齊進。

復曾制軍

狗逆激怒各賊目拚命來援，以賊目妻孥均在城中也。來援之心既切，則致死之力亦專；元分久勞，以一萬八分守前後各十餘里之濠壘，名爲萬八，實不抵平日結營高山專制一面之力此中甘苦，

惟丈之用心專，乃能明其情狀。元公口不言苦，安人心而固大局，非其力之果能有餘也。成胡十營，力尙稍薄；再得五六營，則專意速進矣。希帥決計不下援，多公爲黃文金所牽綴，丈飭春霆在下隅阪歇力二三日，風雨連宵，正合天意。愚見如九江勢重，即請丈速決札，行以春霆任九江戰守，而朱雲巖之二千人，入守長濠，則必不可少，且不可遲。如九江稍遲，鮑公北渡以攻其外，十餘日懷甯可定。此間決無忍於羈留春霆之人，若中立徘徊，心意既屬兩歧，兵機必致兩誤。劉靖臣已經希帥札飭獨剿隨州，距興國且八百里；隨州未復，官使相李中丞必不應命。霞仙謂靖臣未可獨當一路，須益以他將，尙乞籌之。丈謂春霆不可遠離旌麾，竊計鮑軍必須遠剿，不能近守，乃合兵機，以張左均滯邊隅腹地，剿兵舍鮑莫屬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鮑軍昨兩日爲風雨所阻，江風甚大，或未能畢渡也。然近日必至石牌，石牌形勢爲至要之地，斷不可空虛，而樹人兄謂十營在石牌，狗且必飢而可烹，似又不盡然。援師不逼關與賊鬬，則賊不可得而破滅，且名爲援人，而相距九十里，曰吾已搤其吭，而賊必斃於吾手，人既嫌其不誠，我亦嫌於不義。弟意春霆武臣二軍合併，亦且萬人，均至精至毅之師，石牌形勢，可請達軒以三營扼守否？如三營力

單，又不可以好營置於危地，異日轉無實濟；如三營之力，竟可制賊不得渡，則大軍運道，目前無虞。敗賊奔潰，亦怯於石牌之有兵而不敢由荊橋一路以歸於宿松；似乎賊舍潛山太湖正路，則並無去路矣。禮堂能速擊援賊，則賊必盡在網羅之中。弟擬介堂兄於援兵進關後，即自飛調各處團練，與各城城守約定，屆期稍稍以城守半營一營領帶埋伏，聊以遏奔潰而殲敗竄之餘黨，未審此計可行否？然總看石牌能留營，乃可行也。石牌不能留營，則賊即敗逃，仍歸上游，亦無堪擬；以上游之賊，其技不過如此。安慶若復，大局已振；每城分團，每處分剿，尚可謀也。以上所擬，弟無成見，仍請配度。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石牌緊要，弟已商定；以達軒兄三營設防，以通前後路集賢之餉道，並杜後路黃梅宿松之援賊。惟前接多公信，高河鋪東去十五里唐家橋地方緊要，其地可杜狗逆及城賊數萬人之去路，又可杜黃逆等之來路，非勁兵良將，難以左右支持。愚以為若大兵入關，任賊從唐橋竄去；不僅前勞可惜，亦且後患方多。此次兵力極厚，若尚不能屠狗，則秋冬又將生變。管見二條，開列於後，以備採擇：

一，連日陰雨，不能開仗；竊料狗逆力窮智絀，必且引城賊併力竄去。多公兵精將勇，馬隊尤為得力；擬以其軍分駐唐家橋，而以鮑軍七千人并武臣兄七營入關剿辦。此賊竄出，必為多公所擒；則振

拔秦皖數千里生靈，均出自仁人之助，較之克一城二城，功力百倍。隨營將士，應請加一等二等保舉；聲明非此不能克復省城，功在克復省城之上。此一說也，似爲確切必勝之算。

一，鮑軍如與多公一同入關，則關內外正路必能得手；特多公所慮唐家橋旁路，甚爲可虞。賊無翼本領，有虛處可走，有隙處可乘，必定由虛處隙處脫走。十年多公克濟太戰功至偉，所殺至多。十月二十八日之戰，賊膽甚寒；然不過半年數月，賊之故態復萌。我輩久苦行間，精疲力竭，功少罪多；總是賊之頭目不能擒斬，故八年之久，用力既勞，而賊之忽生忽滅如故也。擒賊擒王，必在今日。如多鮑會合入關，應請籌撥馬隊五百，步軍五六營，協會武臣兄防守唐家橋。武成兄戰守可恃，屢爲多公所稱；然所部不多，能近攻而不能遠剿，能制賊之猛撲，而不能制賊之狂奔，以兵力不能四處游擊也。是說也，可使賊疑，可使官軍不敗。然狗自內奔出，虎自外襲入，未必能一一成擒也。

復曾制軍

前示留營石牌，胡遂軒已允遵辦；回書言三營儘可堅守，足慰藎念。春霆初二日尚未渡江，天雨泥滑，恐狗逆聞知先遁；今日函商多公，擬以鮑成入關，以胡守石牌，以多扼唐家橋，則正路旁路均無所逃。石牌阻河水，三營能守，當非虛語；唐家橋爲集賢關內翻山捷徑，多禮堂言若以勁旅守此，則狗

不得出，虎不得入。已囑成胡二鎭，妥爲審察；如多公必欲同鮑入關，以成盛業，則成鎭尙可移此也。愚見黃文金未退，地旣扼要，且利於騎兵，似爲多軍長技，成功一也。加一等旌功亦可，只以擒賊擒王爲要耳。鮑成同行，正路當可無虞，均請鈞度。

致多都護

奉賜書，一切敬慰。只愁鮑軍遲我兵機耳。到日弟必飭令由大橋頭進兵，尊處且駐高河舖，再進圖子嶺唐家橋爲感。老兄所料賊情，百不失一；弟只恐近二日賊又換入入城，而別思遁計耳。無如鮑軍之不速到何？此次所爭甚大，弟心甚爲焦急。

致曾觀察

昨夜今朝，六函催鮑，計程當於初五日抵石牌，而偏姍姍其來遲何也？鮑之軍中，各有眷屬；每次行至舟畔，必多意外勾當。零雨東山，鸛鳴婦歎，固元公所深念，而昧緩急之機，忘袍澤之誼，又林翼所不取也。林翼前囑春霆勿急性，恐其見賊即戰，隊伍不齊，氣力不定，蓄養不足，節宣失宜，非欲其遲進也。頃得初四日書，幷抄錄滌丈及丈復書，丈之所言，理勢精當；林翼前致鮑公信，乃大誤矣！竊看賊情，狗已退去，寬博有餘之地，以爲戰敗卽遁之計。林翼調兵殊不稱意，擬卽先催成鎭進紮大橋頭也。

致成武臣胡達軒周壽山

春霆初六日必到石牌，初七日可同武臣進大橋頭；鮑若未至，武臣可先進否？如沅急則會同春霆援集賢；如賊攻多，則或急援多，亦隨機酌度。大約速由大橋頭入集賢關爲宜。到大橋頭，似已扼制總路；多公擬由唐家橋入六龍山又分一枝由岡子嶺進齋人鋪，其策良是也。但初四日狗已傳令罔戰，未知能扼住不使速遁否？此番交戰宜持重而進兵，又宜迅追；穩紮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矣。

致各營

如果狗逆遁去，機會實屬可惜！風雨所隔，道阻且長，實非此時應請應援之不速；鮑軍門已於初六日抵石牌，請會同成鎭七營速進大橋頭，不走洪家店爲是。如賊由僻路東犯挂車河及樅陽，多都護偵探必速必確，應彼此函會知照。當以鮑軍門駐大橋頭爲入關之計，而以成鎭七營速會多部護剿辦狗逆一股。如賊另有他計，軍情不能遙揣，亦不能遙制。尊處得信後，卽迅速馳援，或分或合，隨機迅剿，不必候林翼商酌。惟石牌胡鎭三營，爲轉運咽喉；太湖留守之營，城守已定。此二處均不動不移，卽有賊至，亦不必馳援。總以迅速剿賊爲上策。狗逆知機，鮑軍未能早到，天乎天乎！殆又留此脅爲吳

[illegible]之患。吾輩精力漸老，奈何其能久支；十餘日以來，頗思合圍以成功，焦勞批答，日或二三十件，又成畫餅，豈不可恨！

致成胡兩鎮軍

狗逆練潭阻水不得進，折回冷水鋪，猶可及時成擒；已飛催鮑軍門追進大橋頭，與貴營會同進剿。蓋高河鋪無賊，兄必由江家嘴速進大橋頭也，即乞速速打之！

致周壽山司馬

此番進兵，力既不薄，兵將又極勇敢；惟初七日進兵，尚可稍速。初八日進兵，即須整隊，再進一步，尤須持重，并力前進，以厚其氣勢。臨陣分枝，以杜其包鈔。防民房賊館之埋伏，應燒者即燒之，毋為婦人之仁；防山僻小徑之鈔襲我後；賊來求戰，不宜速戰，待其變證畢露，醜態畢露，然後應之。得勝不宜遠追，不可離營壘太遠，穩立不敗；安排二十日，步步為營，賊必不能支。昨兩日之速催進兵，恐其遁也。此後又不可催，應由春霆武臣妥商漸進，壽山入營公商更好。

致各營及周壽山司馬

鮑軍門已進大橋頭，應傳頓觀察以審賊情，不宜速進。多公已進唐家橋，又擬分兵岡子嶺；惟馬

踏石一路無人，賊必由此竄去，我亦不知此路在何處，其能否分駐，亦不能定也。多公深以此路爲慮戚武臣能否分駐於此，請即公商斟酌，林翼亦無成見。總之，賊在關內者三分之一，在關外者三分之二；且狗逸自在關外，則大軍總不宜急切進關。大橋頭之潘家祠堂，爲形勢之要，儘可穩紮也。

致曾制軍

前訂十一日三面剿賊，賊乃預作走計；避實遁虛，猾賊伎倆，至此發極。此番援犯，凡有一二千人之處；賊即避走，專意蹈虛。見李舒到蘄水而即日上竄，見多鮑逼關外而即夜遁走；擾害日久，餉用必竭，是吾憂也。關內外尙有賊可打，容再與春霆武臣商辦。春霆未可久羈，而銳意攻堅，恐傷士氣。多約十一日會剿，並已預告沅公；而多於先夜追賊啓行，諒元公必能體察，不致因成約誤兵機也。念念！

致鮑軍門成總鎮

頃於午間奉寄一函，切囑莫攻賊壘，而於距城壘二里外以兵力分，前後左右圍之；每一面只須三營遙遙相制，邀截樵汲。靜待十日，賊必無水無米無薪，自行奔潰；仍另留六營五營，以備策應援剿。緣攻堅必傷勇士，賊壘有四，每壘必不過三百人；即令四壘殺盡，不過千二百人，若我勇帶傷三五百人，即屬不値。賊是賤物，勇是國寶也。況春霆不日即須回援瑞州九江，武臣不日即須協助多李二帥

以剿桐城及黃州之賊，尤不宜多傷士卒也。

致鮑軍門成總鎮

得壽山來函，知春霆弟已定於十六日同武臣弟進兵，可勝欣慰！結壘須從石湖尾，及於集賢關，作大包裹之形；又須安排六七營作游擊雕剿之兵。狗逆棄四壘而自竄於桐城，凡孤壘無援，必無守法；此狗逆之以術愚賊，非兵法也。如果十日八日有援賊來犯，或他處另有調度，則尊營改撤，幷非難事，望閣下卽速定計，不必疑也。

致葉介唐李雨蒼沈偶堂

沅圃抄來賊供，狗酋回桐城後，謀攻潛太及挂車河甚急；挂車河兵力尚厚，太湖亦次厚，惟深以潛山為念耳。請聚兵入城，堅守不戰，切勿以挂車河有援可恃也。賊如攻潛，必另有大股與挂車河交戰牽綴，使多公自救不暇；潛山城外尚有營孤立山頂，恐一旦賊至，不能獨戰，不能獨守，徒長賊氣而隳兵威，幸深思之。城內僅有雨蒼一營，其協防之營，能否堅定，幸先察之。如必須速調國香回城，幸卽飛函多公。潛山太湖二城，萬不可失也！

復多都護

李公牘，飭調成軍移紮三安鋪；其時成軍及弟處又接滌帥咨札，調成紮菱湖，以遏中空之賊壘；並保安慶後濠。成軍以兩處咨札不同，意難自主，來此請示。弟意桐城挂車河急於安慶，而滌帥之意，似留鮑作剿兵，以成助沅圍之不足也，仍反復不能自決。又太湖城守尙有二三營可恃；而潛山城守僅止兩營，前請調國香助戰，此次賊必以大股與公求戰，而另有一股謀潛山。潛山之城守，弟深憂之，求斟酌撥回國香爲穩。若賊得潛太，軍火米糧守具可支半年，大兵他日之累也。弟處精疲力竭，無一兵可分；卽胡達軒挑戰之營，亦已拔入石牌矣。

復鮑春霆軍門

關外四壘孤懸，圍而不攻，十日八日，賊必渴死；其米麥薪柴，尙足支十餘日，水則難支三五日也。桐城來賊分三股，一股已犯挂車河，十五日多公破其一股；沅公厚公及愚見，均欲乘勢圍關外之四壘。多禮堂十四夜咨調成鎭，恐難如約，尊處亦未必卽行；惟十四日會大帥咨札，請弟進紮高橋嶺，武臣進紮菱湖一節。如札到在足下十六日未拔營圍壘之先，自必棄壘不圍，遵會大帥札飭辦理；如到在十六日已拔營圍壘之後，愚見且圍數日，則賊之四壘不攻自破，惟切不可逼近傷人也。如近日探實，援賊果至，弟與武臣卽可舍壘不取，而專意剿辦援賊。弟軍極強，然須與成軍合力相離不遠，乃更

妥當；凡戰陣之事，恃強者即是敗機，敬戒者是勝機也。

復曾制軍

讀左公書，知東路無患；欲進婺源，規徽郡，此非目前所急，仍以請左軍暫移西路，速救瑞州以保潯陽為是。鮑軍恐暫不能南渡，劉軍又不能來；坐視其裹脅蔓延，為兩省之大患，非計也。懸揣南昌若警急，左軍萬無按兵不救之理；則何如早一步，所全多而費力省乎？徽州可不取，而饒廣不可無大兵顧之。

致各大帥及各營

頃據崇陽縣報，四月十一日，賊路義寧州；查義寧距平江通城崇陽均不過百里。又據防守九江吳道稟稱，瑞州之賊，擾及奉新靖安等縣，已至武寧；是武昌一府，上下四旁，均廣擾竄。且蘄州黃州之賊，聞風搆划船以備偷渡南岸，江西之賊未至，勢且觀望。如果賊至，勢必乘礮船之稍懈，南北通氣，打成一片矣。又二十二日得禮堂兄二十日來函，知偽玕偽瑨偽虎等，均向東北路竄去，桐城只剩狗逆數千人；又聞安慶近得奸商艇船接濟，賊志不在前鬬而在據後，不在急戰而在久持。我軍若不速清黃州，速防南岸武昌，則後患無窮，餉糈終竭。太湖潛山城守完固，可以放心，應請速酌剿賊機宜，明晰

指示。

又林翼太湖城守已定，擬帶成武臣由張家塝一帶速剿游氛，或由江面急趨南岸，然亦只能顧一路；今有數說均可備採，請希庵中丞酌撥二三營，即以前撥成鎮之劉長槐等歸於成鎮，以厚其力，一說也。禮堂兄或能酌撥二三百馬隊同行，尤爲至妙。又一說也。輔廷之馬隊不多，然在德安城下，能野戰不能攻城，能剿流竄之賊，不能圍株守之賊，不如速調南岸，酌量野戰，與林翼同辦一事，最妥。如南岸事定，再以全力圍剿黃州，或於大局稍稍有益。此又一說也。再公局來信，言南岸有警，希庵中丞前議籌撥三千人備緩急之用，似專指省城根本之地云云。如能分上下游巡剿，與成軍分路，一管興冶，一管崇通，尤爲保全之策。祈速示可否。

致多都護

黃州賊勢，延蔓於野；江西賊勢，并入於邊城。賊幷不強，而官軍已因牽綴而不得勢；此間似應以太湖責成業守歐陽守沈鎮，以潛山責成沈丞趙鎮。其餘成胡各營，應回剿鄂中之賊，或黃州，或武昌，均應顧全也。請禮堂兄深籌全局，明以教我。再爲遲延，吾恐兵勇有坐困之勢矣。

復多都護

得來教，荷承廑念。弟病體未痊，恐其難履行間；毅然欲以分援武昌南岸，及黃州各屬自任，實深感佩！弟反復籌思竟日不決。繼思兄之威名方略，賊所深畏，如兄上援，功效必速。然大軍上移，恐成鎮不敵賊，而沅圃觀察更成孤立，沅圃尤必不以為然。即太湖潛山氣勢亦覺稍孤。數年籌謀，得此尺寸之地，皆兄獨任艱苦，血戰得來，不可棄也。弟思欠餉已及半年，籌餉之事，本地方官專責，狗逆及各路援賊，經兄五次大捷，賊膽已寒。弟率各營由張家塝曹家河直搗蘄州，南岸興冶事急，即渡江專剿南岸，如南岸事緩，即圖攻蘄州，兼籌各州縣速籌軍餉，較之遠在千里數百里音問梗塞者，或稍有補益。所有應商事宜，開列於後：

一，敝處分撥已多，現札調成鎮，胡鎮十營，即日拔營回顧楚疆；如欲兼顧南北兩岸，尚嫌稍單。因思雷正綰經兄教訓多年，人極明白，可請撥雷正綰一營，督帶曾克忠之忠字營，趙既發之勝勇營，為南岸統領；再由弟處札飭南岸各營歸雷統帶，如南岸得手，則仁兄之功德也。其進兵之路，或由江岸坐船，直至富池口，或會集張家塝，請酌之。如此三營必不可撥，則請撥督標三營，亦可會同出力。穆正春亦佳，惜少兵耳。

一，舒輔廷馬隊，分於德安，又分於新州以助希帥，又分於崇通，恐難再分；應請量撥槍手一起，帶

隅突騎營馬隊約計二百餘名，亦可聊壯聲威。速撥爲幸。

一，尊處之能否上援，總以安慶撤圍不撤圍爲定。如安慶撤圍，則兄處可備大戰，幷可乘銳襲近處二城；運用之妙，方略之奇，兄才高於林翼十倍，不煩弟瑣言也。

一，成胡已照會撥營，鮑軍現圍關外四壘；其鮑軍之行止，久違滌帥沅公主之，弟只候雨止即行起程。弟是鄂吏，任鄂糜爛，心實不安，前二月請希帥代援，實因病重難行，現經兄處兵威擊退援賊，此間無警，囘顧鄂疆，亦是情理之正。四郊多壘，豺虎在野，弟應專打湖北之賊也。

一，太湖潛山米糧軍火，可以支持，旣已責成歐陽守，及趙鎭等，仍請兄隨時策應督率之。其李雨蒼主事一營，可飭令啓程也。以上各情，統祈裁度，酌撥馬隊，尤爲感念。

復曾制軍

禮堂自請囘援鄂疆，作函欲復，遲疑未行；繼思安慶圍師，亦恃前路駐有重兵，乃不患背寒。卽板橋竹作籬笆之意。成胡二軍代多守挂車河，能固守不能分剿，兵少一倍，又無馬隊，審度地勢賊情，亦不如多之智略也。如安慶米多，必應奏撤，亦應分兵堅守潛太石牌，而後以多公重兵囘剿鄂疆；如安慶可不撤圍，則先調成胡十營，由蘄州趨重興國，連旬大雨，溪澗滿盈，未知何日乃能起程到防，實深

焦憤！鄂餉久竭，各軍皆飢，林翼自行，頗思籌餉，又恐終無補益。無端去來，殊自愧恨！南岸情形，實未熟悉，求深籌之。

復成武臣鮑春霆周壽山

得壽山來函，三壘均降，只餘一壘；後降者應殺，先降者可赦，精銳者自不能盡數遣歸，武臣弟酌量簡用，或添數百人亦可。其布置鈐束之法，却宜深思；其應隸春霆營者，亦請簡選鈐束，以補各營之額，或添足一營亦好。總祈細意斟酌，可使降賊畏死出力；不使降賊有權有勢，乃得之矣。劉瑲林即去年守太湖攻金陵之賊，悍鷙著名，四眼狗所依賴；此次不降，須盡法斬之，亦除害務盡之意。

致曾制軍

劉瑲林就擒，四壘老賊，誅戮殆盡，功抵塔忠武岳州李忠武九江矣！武義之賊，已入興國；林翼不能不回顧本境，擬遲日卽由水路出江，駐起之所，尙難遽定。總以能照顧南北兩岸軍事爲主。成軍今日啓行，潛太如舊留防，石牌亦酌量留兵守之。賤恙久而且重，每日咯血至二百餘口之多，公牘均廢，近三日尤劇。

復蘄永縣蔣文若

羅龍元準其投城歸順，德安之路，希帥已緊住，只要羅龍元能斬賴逆獻黃州，即許保副將；一切舉動，不煩官兵，不可洩漏。鮑軍尙欲留集賢，又欲調江西，宿松應以多軍打之。滁事持重，思議不定；楚中不可靠鮑軍，而集賢爲安慶之背，滁必愛之矣。弟吐血頗劇，至遲亦不過十七日由水路上行，速則十一十二亦佳。來函中密事，即請酌定，其母生潮南何處！可詳詢之。

復嚴渭春中丞

周家口造水師，據長淮之上游，功德甚大；已以尊意函託厚帥雪芹矣，必願助力。李雨蒼及穆正春，爲禮所羈；雨蒼尤甚，費筆墨脣舌，乃先啓行。其志在南陽襄陽，另添二千五百人，乃可試戰；僅六七百人，不能戰，亦不能守。假以一二萬金，寬期八月，當可練成一軍，切勿欲速。此間軍事稍順，上游仍梗，弟當自行回剿蘄黃也。頃病又加劇，存亡生死，以我視之，盬如晝夜，毫不動心，亦請勿勞垂念。

復蔣文若

咸武臣十營約二日內可到張家塝，諒必由蘭溪巴河一帶渡江；初五日賊入興國，興國通山大冶無城，賊難久踞，所患通城崇陽武昌三城耳。十營應打通，則須從省中徑走咸甯也。軍情難於遙揣，不分兵而遇賊，則十營總可有爲，鮑不能援興冶，徒須口舌耳。但請速商同左將備船，以便咸十營渡

江，約十四日必到江邊。羅龍元之說可行，即得蘄州，亦準所欲；以副將畀之，恐未能耳。

復曾制軍

彭縣，失守；興國通山亦失；希庵先以六營駐魯家巷，待成鎮十營十三十四日渡江，即可酌度賊情，并力會剿；本擬派成胡同行，緣二人均爲總兵，成率撫標六營，胡率撫標二營，頗有不協。太湖守城原派胡沈歐陽改歸一處，則氣味同而心力齊；一倘可抽一營入守石牌，此又近日改撥之情形也。書院田租，五月以後，截領養廉便足；近一二年各事均應酬，均簡；幸租石已定，容再謀堂構耳。

致曾制軍

揆帥欲希帥以六營辦二通崇蒲，以成鎮十營辦興冶；希帥力單，必不能行。應函商希帥，以三營鎮守魯家巷，不勦不變；以十三營合力剿城，兵力已屬不薄，尚可戰勝也。李公言忠逆一股，雖非至強，而官軍之力，亦無有強於賊者；此言雖得賊情。日前唐口口稟報賊匪本弱，彼臨陣退怯者，每好大言，固不值一哂也。有要事二則，敬祈速酌示復。

一，瑞州之賊，已併入鄂疆，鮑軍可不必到瑞州；或以鮑留守集賢關，而分多公挂車河一半馬步迅剿蘄黃，似爲妥善。如下游賊熾，多必速回。一說以鮑專辦兩蘄黃州之賊，如德安速復，則湘軍即可

抽撥更調。以上二說，似屬必不可少；否則兩岸賊匪，聯成一片。水師中流防範，必無百日不疲之精力，後患且不可言。

復官揆帥

南岸賊氛大熾，不僅州縣力不能敵，即兵勇亦不能盡加責備，皆賤體因病遷延之罪也。連旬希庵初六日渡江，武昌縣初八日已失；若使希庵六營獨當通山通城一路，希庵必不能遽成鎮十營，當幷力以剿之，處處分布，恐終不敵賊；近年探報不實，渠並未嘗見賊蹤，或少或多，均無定也。林翼即日飛行，或可另籌他軍，亦未可定。一息尚存，無所逃罪。

致多都護

得探報，知南岸賊匪，已竄探興國通山；並蔓及武昌縣，現已飛催成鎮一軍，迅速渡江剿辦。希庵中丞，已從新洲率六營回顧省城，弟即於明日由水路回援，惟成軍勢難兼顧南北兩岸，北岸空虛，賊必與南岸鉤連，爲患甚大。閣下前次本有帶隊上援之意，近又擬剿宿松，以目前情形而論，似應先剿蘄黃一帶之賊。城池縱不能遽下，亦必不敢肆其狡謀，庶得專力南岸，以固省垣根本。閣下可否即帶九營由張家塝出蘄水，相機剿辦，弟處尚可撥一營倂入部下，所留桂車河老營作爲守局，能否不至

疏虞，統由閣下斟酌並乞酌帶馬隊若干同行。至鮑軍現紮集賢關，若十日半月，桐廬援賊果分股內犯，鮑軍當能抵禦也。

復曾沅圃觀察

城賊米糧不足自保實情；得水師嚴密防範，使艇船不能接濟，誠為要著。多軍不動，其馬隊可在高河鋪馬踏石一帶時常偵探，如菱湖壘中果有股匪冲出，即便截擊，倘能如劉瑲林之壘無逃脫者，亦差快意耳。

致李中丞

鄂之南岸幾無完膚；會垣處處阻水，兼有公在，當可無虞。鄙意擬以成鎮十營歸併部下，專辦省垣以南；鮑軍剿武昌與冶，專辦省垣以北，蘄黃且可置於後。如此則收功似較速。兩路分剿之說，鮑軍南渡後，方可行之；然鮑軍陸路出江面，總在十日外。武臣先至，自應攻打武昌縣，必不能舍武昌而遽圖省垣以南也。請公深思而妥籌之。黃郡不宜久淪於賊，是鄂中菁華之地，餉項所在，德郡未卜能否速下？若能騰出此軍，規黃郡，則諸公較易著手矣。

復曾滌帥

前信已訂鮑軍留備援賊，不爲渡江之行；但宜囑其相機防剿，毋銳於攻城爲要。希庵駐軍魯家巷，已派成武臣蔣之鈍毛三新於前月二十八三十兩日先後率十四營由山坡金牛進剿興冶等處之賊；其咸蒲一帶，則中堂派何紹彩帶三千餘人前往矣。

復曾制軍

南岸之賊，退竄江西，已調成武臣諸軍渡江，先清蘄黃掠野之賊，即便規復黃州；據各處探報，四眼狗及僞輔王由英霍擾及蘄水，未知確否？總之該逆百計竄擾，無非欲解安慶之圍。菱湖賊壘既平，沅丈防守，較易爲力；然據鄙見，鮑軍仍以安慶克復之日專辦江西爲妥，請公酌之。書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興造須六千金；刻未興工，鄙人不死，明年春夏可肯堂構否？則須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志稿尚缺祭祀宮室二則，俟上，請訓正發刊，病勢已至八九分，深自懼也。

復鮑春霆軍門

軍情瞬息千變，似待安慶克復後再行上援，更爲妥善。刻下崇通咸蒲各邑，俱已次第克復；成蔣諸軍，由金牛保安而進，忠逆雖尚踞興國，聞亦有退竄江西之意；弟此次沿江而上，九江有警，即應便道援之。如九江無警，行至富池口，體察興國情形，請斟酌會同成蔣諸軍合力夾擊；若能迅速克捷，弟

師由興國出武甯，掃蕩江西腹地，以符滌帥原擬。兄則請希庵中丞調成蔣諸軍合剿蘄黃，如此辦理，軍謀始一，免致異日彼此調遣有疲於奔命之勞。兄計已定，務祈不必來省，至囑至囑！

致鮑軍門

今午接孫樹人初六日探報，軍情又變；貴軍仍以駐北岸剿援賊，待安慶功成，再行上援爲是。惟兄處相去較遠，不能確知賊蹤所伺，然總宜先據形勢，方爲妥著。似須與禮堂沅浦二公妥善籌之，并須謹遵滌帥教令，即使下游賊未動，樹人之探不確，麾下業已登舟上駛，切不必由興國進兵，或由九江取瑞州亦可。蓋此時鄂之南岸咸蒲崇通，均已次第收復，興國之賊，亦退竄龍港，貴軍掃蕩江西餘孽，即所以保固鄂邊耳。

致官揆帥

南岸收復，仍只須守定魯家巷；不能各處分兵，亦不能遠剿江西之賊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何紹彩等營應請尊處斟酌調遣；成鎮等營應調入黃州。次青一軍原係浙江所募，應請批飭速剿江西之賊，速由徽州入浙江。鄂中無餉支應，且次青之兵，亦非強也。湖北全恃鹽課及百貨釐金，若如英國新議，則湖北不能收一文之利，湖北即不能養一萬之兵，更何能平定東南乎？有稿一件，敬求鈞正。

復曾制軍

援賊已由石牌赴集賢，沅公脚跟穩固，當能自立，然恐不能退賊；若多公爲桐城所牽，不及策應，須於徽景各軍中撥兵渡江，始能破此悍黨也。又此次援賊不急於攻撲圍師，意在絕多公之餉道；自應設法撥兵，以掣其勢。然成蔣諸軍甫行過江，若遽令舍蘄黃而下趨宿太，不惟失半載望救之民心，且蘄黃以上數百里，賊又得乘虛滋擾；而德安新復，我軍方追剿餘孽，勢且暫難兼顧。此希庵所以再三審顧而不敢輕發也。其意欲俟德安遁賊殲除既盡，舒金馬步稍有餘力，乃能分兵而下。如此未免多需時日，誠恐緩不濟急，奈何！

復曾制軍

奉書敬悉。皖城於初一日克復，沅丈之勞苦可念，其堅忍尤爲可敬！從此援賊喪膽，當亦不能久與我持。希帥擬於初間渡江而北，并已調德安諸軍下赴黃州；縱賊有犯鄂之志，亦不得逞。春霆豐城之捷，殲賊甚多，江右當可無慮；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新式標點 水滸

精裝的——兩册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的——四册大洋一元六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小孩子落下娘胎來，天便給他一份新產業；是什麼？是『人權。』如今這產業被帝皇貴族軍閥官僚土豪資本家……劫奪去了；這個債，我們要去討回來。水滸便是一篇人民索債檄的宣言書。……」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分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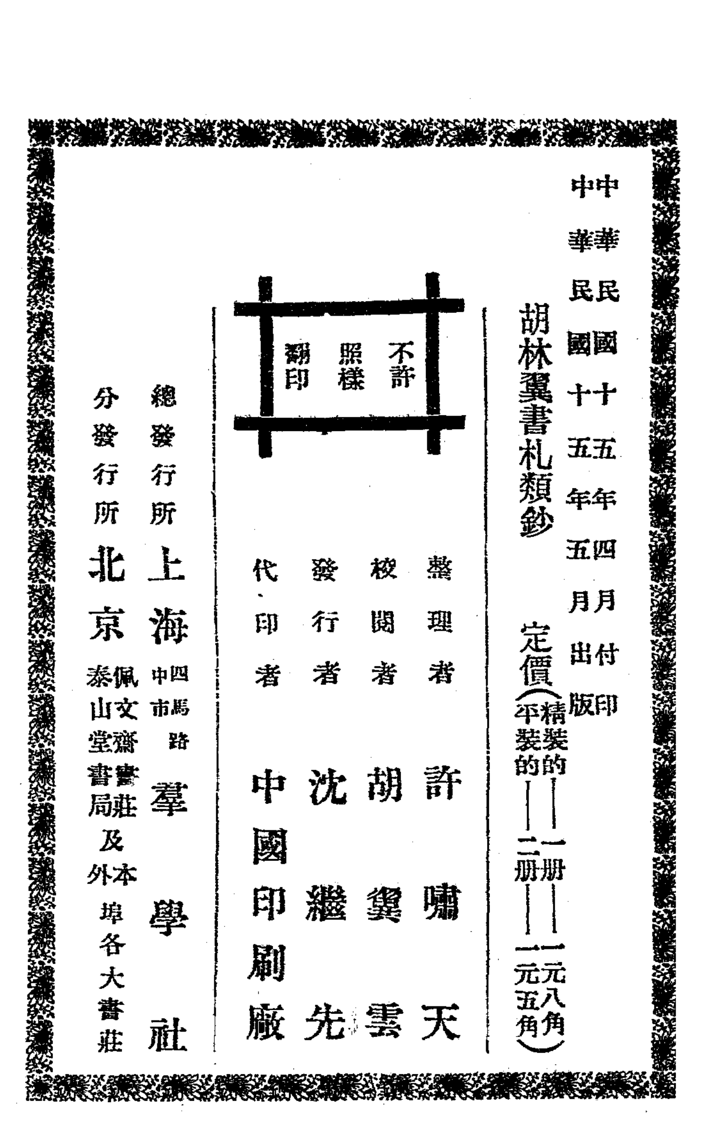
鏡花緣

精裝的——一册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册 大洋一元三角

鏡花緣這部書是反男權的宣言書他把女子所受精神上身體上的痛苦一一加之男子身上都要叫男子去一一領受這雖是他的寓言雖也有過火的地方但他是忠實的報告我們須虛心靜氣的去讀他從這裏面看出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政權的見解爲我們討論婦女問題的一助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出版

胡林翼書札類鈔

定價（精裝的一冊一元八角／平裝的二冊一元五角）

整理者　許嘯天

校閱者　胡翼雲

發行者　沈繼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佩文齋書莊泰山堂書局及本外埠各大書莊